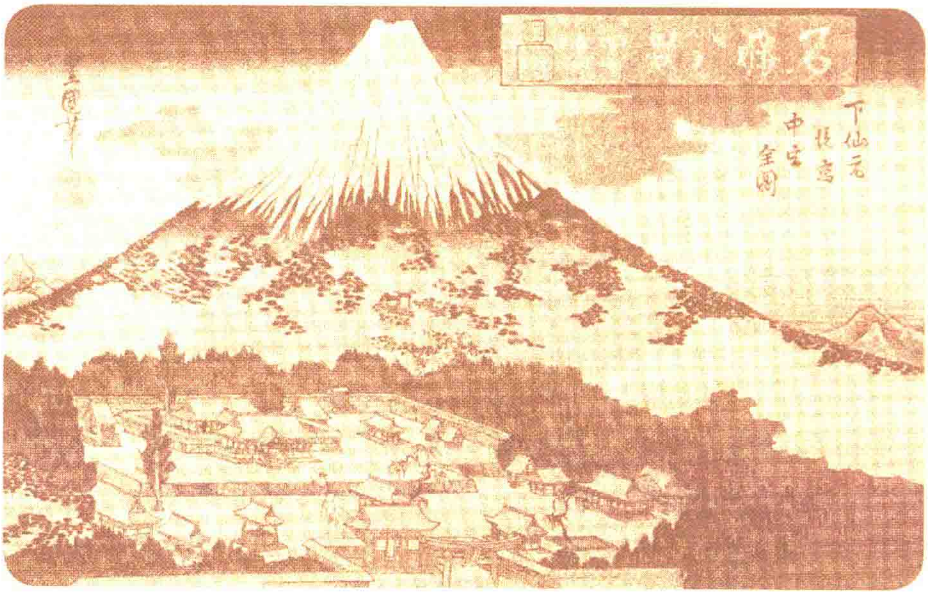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史評

二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62册）

安積信（艮齋）編

史論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東京府田中菊雄刻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東京府田中菊雄刻本影印

序

文章之有補乎政教者其唯史論乎蓋歷代君臣之行不一而其是非善惡之分亦不復同矣世之論史者商量擬議揆時勢考事實甲優乙劣必辨別之子長丑短必明白之是非之難分善惡之難定者皆謂以參驗稽決歸公平至當之論然後直書大書特明褒貶焉後之為君臣者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大率皆有所取舍而國家政教於是乎興焉史論之功非淺小也故幕府儒員安積良齋所著史論分為上下二卷其人始苞道稚郎終豊臣大閤其事自王代而至武家或議世變或論成敗或辨人物之好醜故舉一人而旁引衆人斷一事而曲證庶事美刺勸懲寓褒貶於其間焉讀者熟復沈潛法彼而戒此鍼砭其身砥礪其行能施其政教豈曰小補之乎哉雖然良齋博學高識有名當時矣若天假之年使仰維新之政於今日頌揚贊美歌治教之休明其功豈止於此哉

明治辛未冬十月

京師 梅窓城萬文撰

史論上

稚郎子

東輿　安積艮齋著編

予讀史。每至稚郎子讓天下。未嘗不慨然掩卷而泣也。稚郎子。應神帝次子也。帝愛之。立為太子。帝崩。太子讓位於兄大鷦鷯曰。大王仁孝。宜為天下之君矣。且兄上而弟下。賢為君而不肖為臣。古今之常經也。大鷦鷯固辭不受。虛帝位者三年。太子知其不可奪。遂自盡。大鷦鷯悲悼不肯立。王仁作梅花歌諷之。乃踐祚。是為　仁德帝。昔者伯夷叔齊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

賢人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夫孤竹氏之子。所讓者。蕞爾小國也。而孔孟美之。後世稱之。至于今不衰。稚郎子乃以天下讓其兄。而不受則遜于菟道。而不受則自盡。以決其心。使孔孟聞之。必當感歎贊美之不暇。況生其國。承其遺澤者。焉得不掩卷而泣邪。或疑太子之讓則美矣。獨皇兄何不追泰伯之高躅。而相讓三年。使賢弟自盡也。予謂皇子王孫與小國子弟不同。太子固不得遽入首陽。皇兄亦豈可遜于荊蠻。且皇兄不慮太子至此。而太子自盡以決其心。此吾　邦英烈剛果重義輕死之風。自古以然。又安得以泰伯議之乎。太子知

帝德。可以子萬姓。而　帝果不負其知。以彰讓德之美。踐祚之初。登高臺見炊煙稀疎。知民產之不厚。蠲繇役。減租稅。宮垣頹而不修。屋宇漏而不葺。粗衣菲食。宵旰圖治。未數年。海內清平。民物富庶。觀登臺宸詠。可以想見其盛矣。及其久也。風俗醇厚。囹圄空虛。二十餘年未嘗刑一人。雖舜禹之治。何能過之。後世追謚曰仁德。洵為名實相副矣。夫　帝之所以德化四海者。與太子之所以知賢而讓者。雖由天質之粹美。而問學之力蓋亦多矣。初　應神帝之御宇內也。百濟使阿直岐獻良馬。阿直岐頗涉經典。諸皇子師之。後百濟王仁入朝。獻論

語十卷。諸皇子又從受業。由是　本邦儒學始興。則太子兄弟固已聞聖人之道矣。嗚呼此聖帝明王之所以貴乎教學也歟。

億計王

億計王。履中帝之孫也。父市邊押磐為　雄畧帝所殺。其臣曰下部使主奉王暨弟弘計。避難播磨。使主知事不成。自縊死。皇孫為奴。會國司至。主人饗之。弘計欲以實告國司。得濟拔。王懼禍不許。弘計慨然曰。吾寧遇害。不忍久為奴也。酒酣。主人命兄弟歌舞。弘計因歌示意。國司大驚。亟馳奏。時　清寧帝無嗣。大喜以為天賜

矣。迎立王爲太子。帝崩。太子讓弘計。弘計遂踐祚。是爲 顯宗帝。顯宗帝以兄億計爲儲君。帝崩。億計立。是爲 仁賢帝。議者或疑王自閭閻升爲皇嗣。而以天下讓弟。恐非所以重大統也。 顯宗帝以兄爲儲君。無乃名分尤不正歟。予曰。道有經有權。權者濟經之所窮。而能應變以合于道者也。故經立而權有以行。權而不詭于道。謂之經可也。若離經而惟權之行。是機變桀黠。無忌憚之甚者矣。 清寧帝既以王爲嗣。王當立。是固天地之常經。王豈不知之。然避難而流落于民間。自分不復見天日矣。當國司宴饗之時。弟欲自告。而不肯許。

顧能製歌詞。彰天潢於樽俎之間。遂得以免奴僕。登儲闈。其功皆出於弟之雄斷也。功之所在。即位之所在。且其賢明仁厚。足以君臨四海。而廓 祖宗之業。是知賢克讓。乃所以重大統也。故牢讓固遜。而不肯踐祚。弟亦豈不知天倫之重。然以大義讓天下而不受。則往昔稚郎子自裁之患。將復起於今日矣。故不辭而受之。以完棣萼之恩。此皆處變行權。而不詭于道。乃古今之通義也。昔者泰伯知太王有傳于王季之意。乃逃于荊蠻。而孔子以爲至德。王季偃然踐兄之位。而詩人以爲友其兄。後人稱之。至于萬世不衰。嗚呼孰知媲美於泰伯王季而不愧焉者。遠出於吾 東海君子之邦也哉。第弟以兄爲儲君。則名分誠爲不正矣。然上古禮文未明。風俗簡質。有以女姪爲后者矣。有以姑爲妃者矣。而天下不以爲非。此其風習使然。未可以周道議之也。論古者當畧其迹而論其心焉。今觀王兄弟相授受之際。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其以兄爲儲君。其意不忍獨享天下之樂。故以兄爲儲君。與同天位與食天祿。此亦出于仁厚迫切之心。而無自私自利之念。誰忍拘其迹而輕議之哉。唐建成惟無此心也。故欲殺有功之弟。而自致禍。太宗惟無此心也。故殺適長之

兄而奪之位。豈非人之所欲莫大於天下。雖以太宗之賢。猶推及於同氣。而不肯顧也耶。王兄弟之心皎然爭光日月。尤可於此焉見之矣。

聖德太子論

予自爲童子時。則聞古者有聖德太子者。聰明仁厚。君子人也。及年稍長。讀史書。往々載太子事。贊美極矣。後始讀日本史皇子傳。然後詳其顚末。憮然自失。慨然投卷而歎曰。嗚呼是一暗弱太子耳。曷足稱聖。甚矣千古流俗之眛々也。夫道出于天。而具于人。其要莫大於君臣父子之倫。修焉而至者爲君子。背焉而馳者爲小人。

堯舜之所以爲聖。桀紂之所以爲愚。未始不於此焉分也。彼太子者。聖歟愚歟。以此律之。白黒昭然。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大子　用明帝之子。而　崇峻帝之從子。　崇峻帝不喜佛。又惡蘇我馬子姦狡擅威福。欲誅之。可謂明主矣。太子與馬子以佞佛相黨。故固諫而止。馬子聞之大懼。使盜殺　帝。太子苟知君臣之義。必當聲其罪。肆之於市朝。而不惟不討之。反阿附之。何哉。晉厲公無道。欲誅趙盾。其族趙穿弑厲公。春秋書曰趙盾弑君。以其不討罪也。試以春秋之法律之。太子之事宜何如。而書也。然太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靈蠢之物。莫

尊於佛。苟不信佛者。是佛之賊。而王法之所加誅也。帝不信。又欲誅信佛者。是自取禍。所謂夙業之報也。果如此。苟不信佛。雖君父。有所不顧焉。豈非大亂之道乎。夫吾所謂道云者。出於天。具於人。而不外乎君臣父子之倫。彼所謂道云者。悖弃倫理。絶滅綱常。奉丈六之銅像。而崇敬之。欲以生於天堂。是何道也。凡天子公卿之所宜崇敬者。吾國自有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靈焉。豈可祭西番妖濫之鬼。而間祖宗之常祀。至若三世之説奇幻荒怪。茫如捕影。其誕尤甚矣。而太子信之。聰明君子固如是乎哉。先是　欽明帝十三年。高麗始献佛像

及梵書。　帝以咨群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仗大義諫之。事遂寢。　用明帝二年上病。群臣請禱于佛。物部守屋勝海連亦諫止之。凡此諸臣之議。轟々烈々。與日月爭光。太子所宜從。而乃切齒不已。何哉。且太子亦不仁甚矣。　帝之遇弑也。其意蓋謂　帝素不信佛。則是佛法終不可興也。　帝崩。而女主登極。已與馬子執政。則於興佛法乎何有。是以坐視其死。而不援。置其賊。而不問。若反幸其短祚者。及　推古帝立。果攝政。日夜與馬子晉議。大敷佛法於天下。建寺四十六所。度僧一千三百八十餘人。前古未嘗有也。自是而降。異端邪説。澶漫

四出。擾亂天下之耳目。淪浹生民之心髓。有以萬乘之主。祝髮受戒。火其遺骸者矣。有以台鼎重臣。披緇稱入道者矣。有以淫蕩僧豎。穢亂宮闈。殆登帝座。其他狂髠黠緇。挾勢逞威。雖天子之命。小不適其意。輒披戎衣提兵器。鴟張螳怒。蹂躪輦轂之下。至使歷世天子。宵旰不安。發鴨水采齒之歎。而國君城主。受其輕慢。被其禍害者。固不可以計數。向非織田公赫然大怒。燒浮圖。戮僧尼。蕩其巣穴。除千歳之宿弊。吾未知其禍亂所底止也。晉范寧有言。何晏鄧颺之罪。甚於桀紂。桀紂之害止於一時。邪説之害流於万世。太子佛教之害。其慘烈視何

晏鄧颺輩有甚焉者。豈可勝慨歎哉。抑太子信佛建塔廟。非求福田利益也邪。太子枢骨未冷。其子山背王爲蘇我蝦夷所屠戮。子孫無噍類矣。夫求福而得禍。愚莫大焉。世乃以爲聰明仁厚君子。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北條泰時執政。有僧請建伽藍。泰時曰。汝不見天照皇之廟乎。藁然茅屋。而德澤遍寓內矣。汝乃勸我建伽藍。費財勞民。以飾土木。豈治國之道哉。汝在鎌倉必煽惑小民。使失其業。是國蠹也。急命吏逐之。嗚呼孰謂聰明仁厚之太子。而其見反出於鎌倉一執事之下乎哉。黑田長政麾下某年既七十矣。病將死。室人環而

泣且請曰。君結髮臨陣。殺人不可勝計。盍亦禮佛以資冥福乎。乃出銅像。使拜焉。某瞋目勵聲。奮拳倒佛像罵曰。我爲國家致忠節。大小百餘戰。摧堅挫鋭。未嘗待一人扶掖。今死命也。何假此區々小銅佛之力。爲嗚呼孰謂聰明聖智之太子。而其勇竟不如一武弁之士乎哉。

眉輪

安康帝以無罪殺皇叔大草香。取其妃爲后。眉輪以母故。養于宮中。帝嘗幸離宮。謂后曰。朕雖愛汝。竊恐眉輪生長。有復讐之心。眉輪時年七歲。嬉樓下。聞之遂弑帝。匿于大臣葛城圓邸。皇太弟率兵圍而火之。眉輪及圓皆燔死。或問眉輪幼弱不足論。然復讐之事關係甚大。其是非何如。予應之曰。眉輪胆氣壯烈。可稱奇童矣。而其罪不容誅也。或曰。禮云。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帝殺叔父。又取其妃。虐矣。眉輪手刄之。復不戴之讐。而曰罪不容誅。何也。曰。禮經之言。謂民殺人而不義。子可復讐也。非謂君殺臣而不當誅子可復讐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臣者天下之大分。君以無罪殺其父。父果賢乎。當甘受而不怨且怒焉。子乃復讐。是悖于父而紊上下之分也。父果不賢乎。怨且怒焉。而子又復讐。是重父之過也。自古人主過殺人者不少矣。其子皆復

讐。則是禍亂接迹於天下也。或曰。春秋公羊傳論伍子胥曰。臣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誠可。則眉輪亦可矣。曰不然。平王殺伍奢。雖不當誅。而君臣之分定。奢不可以怨君。子胥不可以讐君。乃掘平王墓。鞭其尸。嗟亦甚矣。我顯宗皇帝怨雄略帝殺父。欲墮其陵。仁賢帝諫曰。雄略君臨四海。我父雖皇子。人臣也。尊卑分定。禮不讐君。顯宗悟。而止。大哉王言。可以爲万世法矣。公羊氏吾不取也。但有司矯殺。不辜其子手刄之。自東歸罪。若唐徐克慶張審素之子。謂之臣不受誅。子復讐。則近之矣。然韓愈尚以爲不可行于今。況犯君臣之

大分。而弑天子乎。予故曰眉輪可稱奇童矣。而其罪不容誅也。

大化之政

租庸調之法。昉於宇文周。成於李唐。吾邦大化之初。天智帝爲太子。輔政。倣其制。定賦稅。洵天下之良法也。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戸則有調。皆就民之所有而爲之制。凡給田男二段。女減三之一。每段輸禾二束二把。凡田方六尺爲步。三百步爲段。十段爲町。一段得米五十束。束得米五升。段米二石五斗。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也。每六年檢戸籍。班田。謂之租。正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謂之庸。每戸各隨土宜。出絹絁綿。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五寸。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準絹。布四丈。長廣準絁。一町成端。又有戸別調。一戸布一丈二尺。亦隨土宜。謂之調。當此之時。國置國司一人。隨郡大小。置大領小領。其黜陟與奪之權。悉總于　天子。天子以一人馭六十人之吏。而吏馭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君民合爲一体。有寬恤賑給之惠。無奸贓誅求之患。視唐制。更有簡且精焉者。　列朝相沿。莫之或改。是以數百年之間。海內富庶。熙々如也。及王政之衰。文恬武嬉。紀綱不肅。上下漸趨於奢靡。國用不足。至減百僚之俸。陵夷及于　白河帝之世。而奢益

盛。民益窮矣。夫人主警戒弛則物欲肆。物欲肆則奢侈盛。雖有先王之良法美政。民力不得不困。禍亂不得不興。必然之理也。是以保元之亂。已胚胎于　白河之時。而禍機未動耳。及　鳥羽激之。　崇德攻之。而潰亂四出。生民塗炭。遂爲將門驅天下之民。而倒授太阿者。奢侈所致也。自將門執權。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更加賦稅。而先王之法廢壞矣。至于足利氏有天下。則大小諸侯星羅碁布六十州之間。而兵士之多。百倍於古矣。租庸調之法。變而永貫之制。興其所貢。非其所業。而賦歛之重。徭役之煩。又什倍於古矣。民將安所得衣食。其敗亡無足怪者。或曰租庸調之法可復行乎。曰不可。創業之主。考古揆今。立天下之法。一定而不可變也。　祖宗之法。使民不至甚饒。亦不至甚窮。頗得斟酌之宜。弟治民者。率以厚歛爲能。民亦桀黠欺上。加之倣都會之風。流於奢侈。惰於稼穡。捨本趨末。資財愈困。而田疇愈荒矣。是陸贄所謂時弊。非法弊也。夫國之有民。猶屋宇之有基礎。基壞礎頽。而屋宇之不顚覆者。未之有也。故先王設官。莫重於親民之職。職得其人。則守法行惠。民力足而田野闢矣。職不得其人。則緣法成姦。日削月朘。其名爲贍國用。而其實惟囊橐。是富民安得不窮。且盜爭

故善慮國者塞奢侈之源擇親民之職察於時弊之所由生而革除之弊除而利自興生民皆蒙其澤矣若奢侈充廢職不得其人雖行租庸調之法亦何益於國秖足以紛更舊制而卒致騷亂耳。

吉備眞備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揚善而隱惡嫉訐以爲直者然擧世罨之而不知其惡則天下之是非將廢而不明矣故聖人不得已輒議之以明是非之公非敢務以相高而求勝也管仲之治齊臧紇之治魯擧世皆以爲賢大夫万口一辭無復異議故孔子亦管仲爲器小

擯臧紇爲竊位然後天下之是非始白矣吉備眞備以宏才博學歷事三朝屢奉命入唐唐朝禮儀文物傳于我邦有力焉其他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亦卓々可稱是以天下後世稱賢相甚至比狄梁公而不知其實多可議者也予聞大臣之事君必以其道不可則止孝謙帝以女主治天下寵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夫太政大臣位在三槐之上人臣之貴寵至此極矣苟非道德參天地勲業高四海者不得在此位而彼道鏡何人哉以緇髡之身獍梟之姿出入宮禁汙穢宸極是天下之大賊也眞備居端揆之重乃依違于其門不肯發一言既而 帝益爲道鏡所蠱惑將以皇位讓焉天下非常之變社稷生民之禍其斯爲大眞備尤宜極言直諫啓發宸聽以明天下之大義不可則奉身而去此乃大臣所以事君之道而反媚淫髡受其頤使諰々然惟恐觸其怒而喪位也向微和氣清麻呂 祖宗數百年之神器忽爲狂髡所攘奪而四海皆爲瞿曇氏之民矣眞備之罪其可贖乎先是 聖武帝之在位也皇大后寵僧玄昉藤原廣嗣上言昉以左道蠱太后 帝方嚮釋教信玄昉不疑玄昉懼讒廣嗣貶爲太宰少貳時眞備已立朝優柔取容不能諫止廣嗣憤怒上表極言玄

昉眞備罪惡請誅之 帝不省因擧兵而反欲除君側之惡遂敗死於是玄昉謫於筑紫眞備亦貶爲肥前守然其心固服廣嗣之蹇直且畏其靈爲祟也親至其墓祭之爲立祠曰鏡宮歲時薦奠又建一刹以資其冥福夫大夫守道秉義俯仰無愧于心何鬼之足畏第彼大有所愧焉故致此諂媚若婦女子然蓋其爲人雖有才學文章而優柔不斷隨人俯仰惟以固寵持祿爲念此亦張禹孔光馮道之流耳世不之察至比狄梁公然則虛名亦可以欺天下後世也夫。

延暦遷都

古帝王之都。其初蓋小者也。屢遷寢大。遂至于千門万戸。極天下之壯宏而不可易。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其子孫五遷。而盤庚又遷于亳。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至平王遷于洛邑。秦漢以降大約以長安洛陽為都。雖或居或不居。而二京終莫之易。吾 邦
神武天皇創業。垂統始都橿原。以至于 元明帝。凡四十三世。而京師已十八遷矣。迨 桓武帝恢弘 祖業定鼎山城。實為万々世不易之都。余嘗疑帝王遷都豈易也哉。凡宮闕之經營。臣民邸舍之區畫。以至轉徙搬運之煩擾。其勞民費財不可勝計。而屢遷者何哉。嘗讀書至盤庚而得其解焉。殷湯洎于祖乙已五遷矣。而盤庚又遷于亳。宜其巨室舊族不欲遷。熖惑細民。相動以浮言。物議囂然。盤庚諭以祖宗之舊例。諄複懇到。亹々而不倦。然後獲遷都者。出於不得已也。耿之為都。瀕於黃河。壤沃物阜。人之所共趨。定鼎已數百年。閭閻之密。人民之稠。一歲甚一歲。風俗益奢侈。人心益媮惰。浮浪之民自四方輻湊。遊手坐食。饜膏粱。被錦綺。大賈富踰王侯。桀黠無頼者。逈伏竄處其中。放火竊財。物價翔貴。上下不能給。而諸州惰農棄本趨末。爭入都者繦屬。良疇美田廢為茂草。戸口逾減。租稅逾耗。其弊不可更僕

而數。苟非赫然一振盪滌而廓清之。則不知其所底極也。是以遷都之事雖勞且費。而盤庚自斷於中。不顧臣民之怨咨。遂奠居於山谷巖險之地。使臣民捨奢而就儉。棄佚而即勞。風俗悉歸于淳樸。其恩慮至為深遠。豈獨避河水之圮哉。善乎鄭玄之言。曰。祖乙圮耿奢侈有踰禮。其見已有以窺之矣。和漢遷都雖未必皆然。而若桓武之遷山城。安知其不由於此邪。然則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成哀之世。安順之際。其弊極矣。何不於此時遷都而振刷之乎。曰。堯舜至文武。帝都局而不甚大故易遷也。自秦皇并六國。天下之大勢一變。而宮闕之

壯宏。人民戸口之稠密。百倍於古矣。苟欲除其弊而遷遷之。物情騷然。禍亂或由此起。故一定而不可遷。此其勢異也。惟聖帝明王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擇賢任才。尚儉禁奢。抑末敦本。勸之以賞。懲之以罰。摩之以歲月。擧數十百年之積弊。悉革除之。風俗丕變。政教維新。以立中興之大業。若 天曆帝及周之宣王漢之宣帝。乃是矣。何必勞海內之民。費天下之財。以遷舊都。然後媲雍熙於堯舜也哉。

和氣清麿

朋友之交。非有君臣父子之恩也。非有夫婦兄弟之愛

也。而於五倫居一焉。何也。水無當五色。五色不得則不明。鼓無當五聲。五聲不得則不和。朋友也者。相講以道義。相攝以威儀。君臣得之而義焉。父子得之而親焉。夫婦兄弟得之而別且序焉。其關于人倫也大矣。予尤於和氣清麿見之。　孝謙帝寵僧道鏡。欲讓皇位。遣清麻呂受宇佐八幡神。道鏡刼之以威福。當是時道鏡帝則清麻呂可以爲大臣。不帝則罪不可測。而清麻呂不爲利回。不爲威怵。直奏神教。遂被貶謫。其浩氣直詞。震撼天地。使紫色鼃聲不濫廁于皇統之間。至今凛有生氣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然其所以能守道者。蓋以真人

豐永激成之也。初清麻呂之奉命赴宇佐也。豐永謂之曰。道鏡果登皇位。吾何顏事之。吾有從伯夷而遊耳。壯哉豐永。足以激忠義之氣。賢哉清麻呂。能從其言而守道。朋友之所係。顧不大矣乎。唐武后嬖張易之。易之陷魏元忠。引張説使誣証之。宋璟謂説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説遂從其言。正與清麻呂相類。然張説非守義者。特篷麻之勞至此耳。清麻呂忠鯁出于天性。而激之以豐永之言。宜其感奮激昂。雖万死不顧也。朋友之不可欠也如是夫。抑予有所感焉。自有遣唐之使。吾　邦衣冠文物典章之儀。取諸彼以潤飾之。彬

彬乎其盛矣。而弊風陋習亦往往傳之。若　孝謙帝寵僧道鏡爲大臣禪師。猶武后嬖僧懷義爲削方道大總管。廢　淡路帝而自復位。猶武后廢中宗而自立。群臣上尊號曰上臺寶字稱德　孝謙皇帝。猶武后自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又以四字改元。曰天平勝寶。猶武后改元曰天冊万歳。凡此類莫非踏武后之覆轍。其心豈不曰唐朝即　皇邦所矜式。而其帝既已行之。朕何憚而不爲乎。則唐朝之流毒於吾　邦也亦多矣。

三善清行

治亂興廢之理。固已懸定于冥々。而其機甚微。非若人

事著明易見也。然李淳風觀緯象。知女主之亡唐室。邵康節聞杜鵑。知南人之亂天下。聰明絶特之士。往々察之於未然。其術疑於神矣。然天道遠。人道近。其術雖巧發奇中。而人主或以此生疑惑。殺不辜。小人或由焉以爲陷君子之資。則占候之妙。適足以貽害於天下。可不愼乎。　醍醐帝昌泰二年三善清行上疏言。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刻賊之運。此周易革卦之變也。伏望塞其邪謀。抑其異圖。又以書諫菅丞相。使退避丞相不納。越明年正月藤原時平譖菅公。遷謫之。其言果驗。亦疑于神矣。然予竊謂清行此疏。安知不爲時平

陷菅公之厲階乎。夫所謂革命者、天下之大變、王者易姓改命、若湯武之於桀紂是也。豈人臣所宜言哉。今清行以才學文章仕百代一姓之朝、而遽以爲當革命之期。聞者孰不震駭。況帝聖算尚少、踐祚日淺、而菅公適自儒紳登台鼎、威權赫奕。一旦聞革命之言、得不疑惑而恐懼乎。牆壁之基先壞也、材木之根先朽也乎。時若允害者、一夕風雨暴至、水潦驟漲、則牆壁之頹必先壞者也。材木之蹶必先朽者也。革命之言既入宸聰、頗有疑懼之念。時平群宵又從而脅動之、曰道眞有異圖。將癈帝立其壻齊世親王。此言正與清行之疏相符、若持左契以要于後者。故　帝爲其所眩惑、遂貶菅公。人徒知時平讒構之可惡、而不知清行之言乃爲其厲階。是咎風雨之頹牆壁、而不察其所自也。夫清行之言本出于憂國愛君之心。將以弭亂於未萌、消禍於將來、而事之相反至于如此。故聖人不語怪、而罕言命。

菅原道眞

菅原道眞以儒素之身致位於台鼎、雖無覬之者、宜以盛滿自戒。況三善清行以書諫之、尤當竦然感動、從之如轉圜也。而道眞不納、遂貶死西裔。夫以道眞之德量而執拗至此、可怪也。予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焉。蓋道眞之心、卽周公之心也。周公輔相成王、以治天下。三叔娼疾之、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當是時成王幼冲。頗疑之。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盈溢之戒、而顧興六師東征、以誅三叔。其言曰、吾弗辟罔以告吾先王。蓋周公之事君、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周自后稷以來、積德累仁、以至于武王奄有四海、而一旦失之兇竪之手、豈武王託周公之意也哉。故周公不避嫌疑、不顧死生、直行其志、前跋後疐、綽々如也。道眞亦有類于此。自　神武帝興造丕業、以至于　清和帝凡五十六世、禮樂征伐皆統于人主、而大臣不得專權。清和帝冲齡踐祚。藤原氏以外戚攝政。由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其手、奕世相承、以至于　宇多帝々天資英邁、欲挽藤原氏之權而歸之人主、環視群臣、莫可倚仗者、獨道眞可以屬大事、故擢之儒素之中、不次超遷以至台鼎。又與　延喜帝密議、欲委萬機於道眞。其知人之明、待賢之優、雖成湯聘伊尹於有莘、高宗擧傅說於版築、無以尚焉。道眞感其知遇、殺身且不辭、尚奚置心於區々通塞之間哉。且道眞非不知盛滿之可戒也、非不知萋斐之可畏也。業已以身許國、不復顧死生榮辱、方將與天子同寅協恭、除累世之積弊、而措社稷於泰山

之安。此乃周公東征之心也。但周公幸而成。苟不幸而敗。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然道眞之殁。天動風雷之變。以開金縢之悔。儼然廟食于百世。此又可以見道眞之心。與周公无二軌矣。後世名賢之士。一言不合。即引身而退。天子留之。輙抗疏論辨。不肯奉命。其勇退之義則善矣。獨奈社稷何。視道眞之與國同休戚。不大有徑庭乎。彼清行者。雖未知公之心。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三公。直諫不諱。亦可謂天下之奇士也哉

保元平治之際

儒者有恒言。曰。治天下之本。在於脩身齊家。聞者笑曰。此老生常談耳。古人糟粕耳。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功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邪。盍亦通觀宇宙而察之。神武帝而下至于　後白河帝。凡一千八百餘年。其間或叛臣擧兵。或梟雄倡亂。或蠻夷侵邊徼。非無騷亂也。然皆在遠鄕僻陬。而京畿晏然。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則僅以二三數。是以海内清平。民不知兵革。巍然出漢唐之上。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自保元元年。迄于慶長之初。凡餘四百四十年。騷亂相尋。寰宇悉爲戰場。積骸如山。醲血成川。死者不可以萬億計。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夫人主之於萬姓。尊卑之

分雖異。而疾痛痾痒莫不相關。譬如一身然。叛臣擧兵。蠻夷猾夏。是手足癬疥之疾也。身不脩。家不齊。是心腹臟腑之疾也。心腹之疾必發于五臟。不和。然或傷其一。或傷其二。猶可以湯藥補之。及五臟全傷。則雖俞跗扁鵲復生。將望顏色而卻走。保元之亂何以異此。　鳥羽帝強使　崇德傳位於太弟　近衛。以致憤怨。而父子之親壞焉。　近衛崩。　鳥羽爲美福門院所蠱。又舍嫡孫重仁。立　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　近衛　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昆弟相惡。而長幼之序壞焉。三公燮理陰陽。翼贊萬機。乃天子之師友。而居其職者。婾娶淟涊。不能獻可替否。而朋友之信壞焉。八省諸寮。皆所以治天職致啓沃者。亦徒依違其間。不敢致忠諫。而君臣之義壞焉。有一于此。未或不亂。而五倫之道全壞。國家之元氣日耗。其敗亂四出。癰决疽潰。而不可救。無足怪也。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上所好。下有甚焉者也。藤原忠實憎仁厚之忠通。而愛凶險之賴長。平清盛貪功賞而殺叔父忠政。源義朝父子兄弟相戰。遂至弑其父爲義。自是以降。禍亂相接。閲四百餘年之久。天下塗炭極矣。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而尚謂之老生

常談乎。常輅有言。老生者見不正。常談者見不談。世之為人主者。能脩身齊家。勿以老生常談忽之。則天下治矣。

平重盛

平重盛今古所稱為大賢也。然議之者不少矣。蓋論人與待人不同。待人當諒其心。而恕其罪。論人當責備賢者。以求義理之至當。非敢徇俗見。而阿古人。又非敢好為高論。而毀先賢以自侈也。故予擧議者之言而折衷焉。議者謂。清盛欲殺頼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為頼朝所滅。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

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然。彼傑然孤兒。何所能為。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之事。仁者不為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逞凶虐。雖有百頼朝。安得濟其事。不幸蚤世。清盛凶虐益熾。頼朝得投釁而興。是非頼朝滅平氏。平氏自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為諸侯。武庚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乎。議者謂。清盛無道。致族滅。塗之人擧知之矣。重盛獨不知耶。平氏滅。　安德帝獨能立天下乎。重盛宜幽清盛以安社稷宗廟。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計不出于此。可謂賢乎。予謂此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聵。夫子拒父不孝。　然衛即祖宗之衛。非出公所得而私也。蒯聵入則衛存。社稷為重。君為輕。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此亦大義所在。雖冉有子貢之賢。不無疑焉。故子貢擧伯夷叔齊之事質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夫伯夷叔齊讓國則賢。則出公據國拒父。不可為賢也。何則人之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然君臣義合。故君無道。則伊尹可以放太甲。霍光可以廢昌邑矣。父子天属也。故父雖無道。宜白不可以囚幽王。申生不可以幽献公矣。孟子曰。瞽瞍殺人。皐陶捕之。則舜竊負而逃。視棄天下。若脫弊屣。蓋父

子之親。有重於社稷者也。由此觀之。平氏雖滅。社稷雖亡。重盛不可幽其父也決矣。故曰。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惘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　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擧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　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史記載武王觀兵于

孟津以威殷紂是齊東野人之語馬遷採焉陋矣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議者之言不可廢也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微士變之祈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孝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啻 天子不止當是時從父乎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爲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

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喻父於道清盛未必不從其言或不從而興兵犯闕則移牖下之死于清盛戎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變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頼朝上

治亂盛衰之機非一朝而發焉其所從來者遠矣雷霆之震人聞其轟々然起于天半以爲暴發而不知陽氣久已蔚積于地中乃乘時而出也大山之崩人見暴風劇雨之震盪以爲其所致而不知土壤已朽釁隙欲裂風雨乃動其機也 王室之衰兵權之移亦已久矣頼朝特投其機而得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皇朝以文武爲一途有事則 天子親率六軍征之或大臣受節刀以討之天戈所指莫不摧靡可謂盛矣自釋氏之說盛行乃以殺爲戒凡戰鬪之事委將帥而武威始衰矣自有遣唐使倣李氏制度禮樂典章文物之美雖備而文武之官始分矣左右近衛大將即武官之長而任之者不諳韜畧其討叛亂皆差遣下僚武人不肯親監

臨其弊遂貴文賤武唯以詩歌絃匏蹴鞠相尚此亦襲漢土風習而武威益衰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執凶器臨危事天下之大難也今公卿莪冠長裾趨蹌于殿陛之上視武人如奴隷一旦有事則使之蹈湯火冒矢石犯天下之大難矣及其成功而歸也不過加一階半級此豈人情所樂也哉平將門之叛平貞盛藤原秀郷之功大矣而褒賞不過四位平忠常之叛源頼信討平之而亦不過四位猶之可也至若頼義父子征陸奥則前後十餘年百戰而僅克之尤爲殊勳竟亦不過四位衛尉甚者至 朝廷吝賞而將卒不沾一爵其不重武

臣率如此。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平清盛自武臣起位極人臣。而頼朝遂得專兵馬之權。此理勢之所至。非一日之積也。抑頼朝之興。又有所從來矣。其祖頼信以來。三世相繼東征。輙率関左將士。與之同苦樂。施恩信。將士感戴。如父母。故頼朝擧兵。檄八州。三浦義継讀檄揮涙。使子孫致死力事之。其他八州豪傑起。群應之。如迅雷一震。百蟲啓戸而出焉。此祖宗遺澤之所淪浹者。亦非一日也。不然。頼朝雖智。安得勃興乎旬月之間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人主者。覩古今治亂盛衰之理。可以自警矣。

頼朝下

北畠親房有言。人每歎 王室之衰。而歸罪於頼朝。然向微頼朝。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耶。親房盡忠於王室。而其言如此。蓋審于天下之勢者也。夫勢之所至。如河水東注。滔々汨々。雖神禹。不可遏。故隨其勢而導之。鑿竜門。決呂梁。指數百里之地。播爲九河。豈好犯大難。勞數十萬人之力。蓋不如是。不足以除水害。而天下之民將淪爲魚鼈也。王權之移勢也。頼朝隨其勢而操持之。上以安社稷。下以綏萬民耳。不然。政出于 朝廷則河決隄壞。汎濫衝突。天下之民。竟不知所底止也。其功亦大矣哉。自時厥後。騷亂相尋。英雄互興。然皆因其綿蕝而爲之區畫。莫敢問鼎之輕重者 王室雖微。尚有万世不拔之固。故曰。親房審乎天下之勢者也。且頼朝以流竄之身。倡大義於伊豆。一敗塗地。志氣不少撓。服廣常於一言。開覇府於鎌倉。使義仲入都。而徐制其後。遣諸將討平賊寇。無遺算。其大度雄才。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及天下甫定。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以爲帷幄重臣。其知人亦明矣。蓋驍將猛士。可與摧堅陷陣。而不可與圖大計。何則。能圖大計者。非博涉經史。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不可也。彼廣元者。頗讀書通曉

古今。凡頼朝之所經綸擘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悉出于其手。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然則頼朝更無可議者乎。曰否。昔足利直義謂楠正成曰。佐々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々木諸士姑置之。且道頼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畧者。不能也。直義悦。因問頼朝用士之術何如。曰。頼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略。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並可以誅頼朝之心矣。孔子稱管仲之功爲仁。以其一匡天下也。孟子擯五覇爲三王之罪人。以其尚詐力也。出于忠厚

則後世受其慶出于詐力則子孫受其殃頼朝之功大矣而未免用詐力故殺子弟戮功臣卒之外戚專權子孫魚肉三世而亡悲夫。

源義經

凡用兵之法。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爲難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爲難也我整隊伍嚴號令以臨敵々之變化每出於吾意料之外其勝敗未可必韓信以背水勝申砬以背水敗田單以火牛勝卲青以火牛敗馬燧以車戰勝房琯以車戰敗戰之不可素定而逆料如此故曰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

爲難正々之旗堂々之陣龍蛇虎豹變幻百出戰必勝攻必取孫呉韓白諸將皆優爲之而守道秉義之心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功蓋世而身益危威震主而不善其終遂賜杜郵之劍受誅於鍾室故曰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爲難也今語人曰我與汝千金汝當爲我仰一盃酖雖三尺童子掉頭而不肯嗚呼運籌出奇制勝於千里之外而其智勇三尺童子之不如不亦大可哀乎義經之於源右府親爲骨肉其亦知右府之爲人矣乎右府外寬而內深阻每自知用兵之不如義經忌之次骨況擁精兵數千儼然爲帝都守護是益觸其鱗

甲雖無梶原之譖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且義經之討平氏豈獨爲右府竭力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讐也平氏既滅平生志願畢矣若能追子房之辟穀尋范蠡於五湖風蹤雲影莫知其所之則梶原不能容其喙右府無所用其忌心迹雙清功名俱完巍然超出于韓白諸將之上孰與夫流離困頓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天下之治亂盛衰何常之有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天下之忠臣義士扼腕憤鬱而力莫能制焉義經於是時自山澤起攘臂一呼群雄雲從如疾雷擘山而神龍翔紫霄之上區々時政一豎子誅之

易於封豕然後輔幼主令天下撫群臣安百姓察揄之功與伊周爭光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嗟乎挾百戰百勝之威而不能自克其私函首千里爲天下笑何也。

史論上畢

史論下

東奥　安積艮齋著編

元弘建武之事

王室之不振久矣。貞觀而下。政出於外戚。平治以來。權移于武將。至于正治以降。則陪臣擅天下之柄。冠履顛倒。玄黃易位。何皇綱之不張。一至於此也。　後鳥羽上皇震怒。欲召兵誅北條氏而不克。　三帝蒙塵。其慘有不忍言者。逮　後醍醐帝慨然將戮鯨鯢而張皇綱。雖一旦播遷于隱岐。然誥勅之所感動。海內豪俊爭先赴義。卒能殪北條氏。以雪先帝之宿憤。而數百年已移之權。復歸于　王室。可謂英主矣。特惜其紀綱不肅。而竟不能恢鴻業耳。夫國家之有紀綱。猶人身之有筋脉也。筋脉井然。經緯錯綜于五臟六腑百骸之間。而無所結轖。則血氣灌輸。肌膚充盈。毛髮皆有光潤。故明君必以正紀綱為主。綱以提其要。紀以理其細。凡生殺與奪。黜涉賞罰之類。莫非紀綱所理也。若夫紀綱不正。則賞罰錯亂。以至于亂。　帝之播遷于隱岐也。北條氏餘怒未弭。其威暴之烈。如猛熛迅雷之不可遏。而天下之將士奮不顧身。棄妻子。辭墳墓。百戰而殪強虜。將以受茅土之封。傳榮利於子孫也。然而天下甫定。帝侈心即生。惟

遊宴是耽。其賞與者。蔟擁闕下。而主司者不敢轢班賜。行賄賂者得重祿。不行者不獲一級。或與又奪之。或封之東。還移之西。新田氏楠氏中興之元勳也。而與二州。足利氏功不及二將也。而與三州。甚則奪赤松則村播摩守護職而賜之。以佐用莊。后妃僧尼歌童舞兒。非有汗馬之勞。而皆賜食邑。天下殆無餘地。賞罰錯亂。將士解体。是以足利氏攘臂一呼。則天下之士不復問順逆。應之者如影響。而天下復歸于亂矣。然楠氏新田氏並竭力於　王室。而忠臣義士角立于海內。苟委楠氏而經畫之。天下之事尚有可為者。而帝不聽其言。遂馴致于楠氏殉國。宸輿駐蹕芳山林壑之間。當是時。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矣。推究其敗亂之由。無他。以紀綱不肅而已矣。嗚呼。　帝以英武之資。投千歲一時之機。殆復丕業於盛世。而竟以紀綱不肅敗。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三歎息焉。

護良親王

（良俗ヨシト訓ス非ナリ）

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　後醍醐帝誅北條高時。其策雖出睿斷。亦親王所參決。　帝幸南都。賊兵追擊甚急。親王力戰拒之。　帝得入笠置。後　帝狩隱岐。楠正成據千劍

彼城賊酋督百萬之衆圍之當是時未有一人提戈而赴援者親王擧兵於吉野以敗犁勢絶賊粮道海内忠義之士聞之響應皆親王之功也新田義貞倡大義於關東直擣巢窟而討滅之元惡授首群兇就戮者以受親王之令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夫親王之功赫々如此縦使有大過猶當据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姫譏之皆誣罔之言　帝不悟遂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

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冤則　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人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爲所魚肉何耶史載建武二年親王謫於鎌倉尊氏弟直義鑿土牢幽之是秋直義使淵邊義博害之牢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儒書見義博蹶然起曰汝欲殺我乎直進奪刀義博斫其膝踣之將斷其吭親王縮頸嚙刀折鋒寸許即拔副刀刺心者二遂斃義博提頭還示直義面如生懼而棄諸竹林中侍女南御方索獲之目未瞑云嗚呼親王以堂々　皇朝之聖子而爲兇竪子所害極其慘毒讀史至此孰有不髮竪眦裂欲爲直義々博之胸而食其肉者耶因竊謂勲勞節義之臣皆有褒贈誠朝廷之盛典國家之美事當時　帝未察其寃故無矜恤猶可也及尊氏已叛親王之寃始白宜首加褒贈而寂然無聞焉爾後數百年未聞　朝廷有此擧竊以爲闕典若世有仁賢君子爲請褒贈建碑於鎌倉土牢之址如湊河楠氏墓又造直義々博像縲之蹲其前如岳飛廟置秦檜萬俟卨像則可以少慰親王於九原而快萬世之人心矣此亦昭代之盛擧我將且暮

遇之矣

北畠親房上

吾邦上古文武一途自皇子以至公卿入則翼賛鴻猷綜理機務出則建旄擁兵平盪叛亂才與德並茂文武惟其所用也中世文武之途始分近衛大將中將之職雖設而宿衛寡弱名存實亡加之以泰平日久風俗柔婉如婦女子然昔梁朝士太夫戴冠高履莫能乘馬者建康令王復見馬嘶歕大駭曰虎也誰謂之馬耶侯景之亂百官皆束手受戮吾　邦搢紳殆類之矣然惟非不能也特不習焉耳當　後醍醐帝蒙塵公卿相從

下騷亂之中耳孺目熟皆兵甲戰鬪殺傷之事故能通武畧若藤原隆資藤原實世之徒足爲一方干城而親房尤傑出者矣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徃鎮奥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乎賊親房走保関城當是時関東八州皆皈足利氏其屬　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々之衆内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

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强冠屹爲　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虚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晋春秋以規桓温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　王室掲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奈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孰爲不然耶

北畠親房下

道也者原乎天而具乎人非聖人造之也特敎之爾矣天生五穀邃古穴居野處飮血茹毛之人不知也聖人敎之曰是稻也宜下隰是麥也宜高原是黍與稷也宜衍沃然後人知其爲稻爲麥爲黍稷而耕耘播種之法始立矣三綱五常天命之人受之而倥侗顓蒙之民不知也聖人敎之曰是孝也是忠也是仁與義也如是則得其性不如是則失其性而後人知其爲孝爲忠爲仁義而講學之法始立矣然則圜顱而横目者莫不有道也奚獨至於吾　國而無道乎哉鴻荒之世典籍不傳其道不可得而詳焉果有道則神聖所敎乃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曷嘗有二乎哉北畠親房有曰上古神聖　天照皇以三神器傳諸皇孫神鏡也者象正直者也神璽也者象仁慈者也神劍也者象決斷者也此言蓋有所受之也仲尼稱乾之德曰其動也直稱坤之德曰直方大稱人之德曰生也直々也者合三才而一焉者也仲尼贊易曰顯諸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洙泗所敎魯典所陳皆仁也仁也者盡人之道而參天地者也仲尼擧三達德而勇居一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剛勇云剛云決斷是也正直以爲幹仁慈以發之決斷以行之三才之道備矣聖人之事畢矣三器之訓鄒

魯之教。如合符節。何則道也者。原於天。具乎人。未嘗有東西彼此之異。故斯心同也。斯道同也。神往聖遠。斯道不明。異端邪說。得投其間而肆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脊々亂矣。豺狼塞道。龍鳳潛竄。正成之仁焉。而死義貞之忠焉。而死顯家長年之勇焉。而死。堂々天子。削迹于京師。駐蹕于吉野。雖有親房。不能善其後矣。豈神祇不靈歟。世益下。而人爲鬼魅歟。其無乃神靈之道不明。而邪說有以害之也歟。安得起親房於九原。而商榷之。

新田義貞

好利。人之恒情也。苟不好利。而惟義之從者。千百人蓋一人而已矣。利莫大於得天下。蘇張之所辯。良平之所謀。劉項之所百戰而爭。皆此物也。苟不以天下爲利。而惟義之從者。千萬人蓋一人而已矣。彼義貞者。獨非人乎。何其不好利。而好義之甚也。當　朝廷紀綱不脩。武人思亂。時義貞一搖足。則天下不歸尊氏。而歸義貞矣。然不以利易節。保護天子。於艱難之間。誓不與賊並存。雖屢敗。而志氣不撓。以圖恢復。既而　帝爲尊氏所欺。不敢與義貞議。竊講和。入京師。令之赴越前。其負心亦甚矣。而無幾微憤怨之色。擁　親王。入越前。日夜竭力於兵累。欲以取日於虞淵。其盛族臣僕皆致死力相從。不幸時不利。先後殉國。莫肯一人降賊者。其忠誠義烈。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維持萬世之綱常。較之貪一時之富貴。而遺臭於千歲者。奚翅天淵之相懸。哉。夫義貞之大節。赫々如此。雖有小失。竟不可以累之。故修史者。於傳中不載其失。爲賢者諱。極得春秋微旨。予則責備賢者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尊氏大敗奔西州也。賊勢爲之奪氣。當是時。卷甲而追之。可一鼓而擒。此　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

義貞顧妮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燄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爲身死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嚮爲得天下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夫恒人妮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蹶于泰山。而蹶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爲義貞道乎哉。

藤原藤房

曩予偕門人小王伯宣浴伊豆熱海温泉浴後步履村中有古刹焉曰温泉寺南臨滄海雲濤萬里遠帆浮鷗明滅夕陽之間孤島蟠踞儼如蓬壺浩然有遺世之懷住持僧延予晤語指庭中老松曰是開山祖授翁所手植也授翁即中納言藤房掛冠後潜入伊豆創此寺居焉而世終莫之知也予感歎久之而返則夜已二更矣海氣凄然不能寐因與伯宣論元弘人物曰 南朝雖多文武忠勇之臣而可托天下之大事者藤房也正成也親房也之三人者出處不同世咸疑之然其不同者

迹也其同者心也善觀人者不於迹而於心焉夫藤房以文官事 後醍醐帝相從于播越顛沛之間至三日絕粮遂以此爲兇黨所竄逐及 帝誅鯨鯢復宸極而不思其舊功禮接無所加焉然不敢觖望益致蹇蹇之忠嘉言讜論知無不言而 帝弗聽賞罰錯亂武人皆抱憤怨藤房知天下將復亂因天馬之事極諫時政失失 帝大不悅去之可也雖則去矣未嘗不顧其君之悔悟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咈乎天理之公可謂仁矣正成以武臣受知遇擁孤城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救賊復職正成屢進奇計爲佞臣所沮終弗用死之可也雖則死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 王室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咈乎天理之公亦可謂仁矣親房以文武長才承優遇於 後村上帝言聽策行位又陞準三宮固無可去之義但時機已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然致股肱之力鞠躬盡瘁至死不渝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咈乎天理之公亦可不謂仁乎之三人者其迹不同而各自靖獻于先王則其心曷嘗有異乎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於 南朝君子亦云伯宣以爲知言距今僅十年伯宣已化爲異物而予亦髮種種矣意者藤公遺愛之松獨鬱如也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鋭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 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室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已亡 帝論功頒賞以尊氏爲第一爲三州守護實爲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匿爪偵伺時釁譏良

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横加讒構帝不察捕親
王幽之是愚 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
自稱征夷大將軍施私恵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
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
成飛揚跋扈之心滋甚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
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鬩 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
言自道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喩
又陽爲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爲
王師所敗蒼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
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 廢帝之勅以壯士氣是非特

愚九州將士並愚 廢帝也 王師不競駐蹕于叡山
乃詐乞降固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 帝也其他
天下將士皆爲其所愚弄獨屹然與之相抗而不受籠
絡者楠氏新田氏而止耳名和氏菊池氏而止耳世謂
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
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
不自悟術亦狡矣然則尊氏愚人之術何如曰利者人
之所欲也苟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孰肯輕棄利而爭就
害哉當是時 帝怠政事惟婦言是用賞罰錯亂除
中興勲臣之外排抑武弁將門士類降爲編甿憤怨思

亂者盈海内矣尊氏察時勢以爲天下之土地人民非
吾有也城池兵甲非吾有也名位爵秩金帛貨財非吾
有也夫非吾有而與諸人以得天下則天下之土地人
民甲兵貨財將捨我而安往於是視貨財如瓦礫視土
地人民如草芥擧以皷舞一世之將士將士喜其利也
躍然相率歸之如魚赴淵獸走壙況 帝復驅而就之
此其所以愚天下籠絡之也雖然我以利誘之彼亦以
利應之有利則就無利則去故直義弟也而叛之直冬
子也而叛之高師直足利高經腹心也而叛之山名氏
清仁木義長爪牙也而叛之其他將士忽服忽叛踰如

亂絲終其身不能混南北戢騷擾其餘毒延及子孫雖
閱十三世而叛亂相尋遂無寧歲以迄于亡是以聖人
之得天下以誠不以詐以義不以利國祚綿延維持鞏
固數百年之久而無一旦土崩之憂正爲此也彼尊氏
者何足以語之

足利義滿上

足利氏以詭謀奪天下是逆取之甚者其子孫尤不可
不順守焉且天下之基業雖由其祖創之而定一代之
制度致國祚於長久則適在三四世之際周武王討殷
紂定天下至于成康而禮樂乃興焉漢高祖平秦亂開

帝業。至于文景而德澤始遍矣。尊氏之取天下固不得比周與漢。而義滿之承統。則適當成康文景之際。寧可不爲百世鞏固不拔之大計耶。義滿以雄畧和南北。誅叛臣細川山名仁木大内諸將雄跨于一世而不可制者。皆既剗鋤。而列侯脅息不敢出聲氣。當是時義滿能正一代之制度。馭群臣以禮。鎭諸侯以義。使其兵權潜移默奪。而無跋扈飛揚之患。則子孫之禍未必如此其慘烈也。義滿定幕府官制。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夫管領者。執政之職也。擇賢才宜莫大於此。彼三氏者。皆勲舊貴戚。其所領連數州。兵力精强。加之以宰執之權。是傳虎翼也。苟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必專權弄威福。視人主如弁髦。不亦太危乎。往時源右府以外戚時政爲執政。天下之權終歸之。然義滿蓋謂頼朝任一人故權歸之。我令三氏更掌之。必無患焉。殊不知不擇賢才而唯三氏之任。是生三虎也。況使其管轄數十州之諸侯。是委虎以肉也。故應仁之亂。自管領起。而諸侯分黨相援。數十萬之兵。蹦藉于闕下。禍亂之烈。振古所未有。豈非大臣專權之患耶。漢光武定天下。大饗功臣將士。增封更邑。然不敢任以政事。唯鄧禹李通賈復與三公參議國家大事。故功臣皆保其祿爵。使義

史論　下　十三

滿有見于此。吾知其能正官制。而無大臣專權之患也。尊氏急於取天下。不惜土地人民。以餌諸將。待之如驕子。故諸將挾土地兵甲之力。視君如同列。少不如意。即闔視而起。然彼豈不欲子孫之榮久哉。善駕馭之。孰有不收手而服從者哉。賈誼憂諸侯强大。説文帝以分封其子弟。帝不從。遂有七國之亂。後主父偃以此説武帝。始分封子弟。而諸侯衰矣。宋太祖懲藩鎭之弊。與趙普議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義滿知之。則處之必有其道矣。　南朝正統所在。玄黄相戰。五十餘年。幸而講和。苟不負其誓。則兩宮相輯睦。而　南朝諸將必無憤叛之憂矣。且　南朝忠臣義士。裂首決腦。殉社稷之難者多矣。其子孫茹艱苦。飲泣血。竭死力於　王室。是亦大可嘉賞者。若能旌其忠節。恤其孤寡。結以恩信。彼亦必知理勢不可抗。相率以服從。而天下帖然矣。凡此者當時之要務。天下大計所係。而義滿曾不之察。喜虚文而不求實功。尚豪華而不顧禮分。要高爵。僭乘輿。攀花鄰金閣。通使於明。受其封號。此猶紈袴子弟。鮮衣華腕。盛其騶從。以自誇耀于閭里之間。眉間栩々有得色。不知自君子觀之。大可鄙也。其識見如此。故當正制度。開太平之秋。而不能爲子孫定大計。卒之一再傳而天下

史論　下　十四

大亂矣。不亦可慨之甚哉。

足利義滿下

夫定天下之大計者。心辨天下之大勢。何謂大勢。建都是也。建都者。國祚脩短之所係。風俗美惡之所由。治亂興廢之所関。故賢主尤致意焉。周文王都于豊。武王都于鎬。並在雍州之境。及平王東遷于洛陽。而周室不復振矣。漢高祖初居于洛陽。聞婁敬之策。即日駕而遂于長安。可謂能辨大勢矣。宋藝祖沿五代之舊。都于汴。然其志欲遷于長安。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秦王光美諫止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後果有靖康之

變。魏孝文帝去平壤。遷于洛陽。群臣或諫不從。元魏之勢由是衰矣。天下猶器也。置之安處則久存。置之危地則不久而壞。況所置已危。又玩撫之。震撼之。其有不速壞乎。今夫鎌倉乃吾邦之長安也。負山帶海。土壤衍沃。士馬精強。天下莫能尚焉。往時頼朝建覇府。北條氏襲其舊。而尊氏亦嘗創基業焉。然則足利氏所都。莫鎌倉若也。尊氏何不遵頼朝故事。身居鎌倉。建府於室野。遣有司護京師。以定百世不拔之大計乎。然是時南帝駐驛於吉野。互相交兵。勢不得不居京師。迨于義滿混南北。定海内也。無復　王師之憂。若能遷覇府於

鎌倉。以八州為巣窟。以奥羽為羽翼。以駿遠甲信為爪牙。無事則可以鎮京師而朝諸侯。有事則可以西面而鞭撻之。非百世不拔之大計也歟。自頼朝執權。天下之大勢業已割一大鴻溝矣。固不可以京師之風治武人也。決矣。京師建都已數百年。風俗日益以華靡。人情日益以優柔。且其地形類洛陽。四戰之區。足利氏不察而奠覇府焉。故為京紳風習所帆轉。驕奢僭擬。職此之由。武毅英悍之氣。亦易銷鑠也。鎮鎌倉則不然。頼朝之遺風餘烈。猶有存者。士皆相尚以勇悍。相競以弓馬。隱然有宰制天下之勢矣。惜乎義滿慮不及此。仍置義詮子

鎌倉。而其子孫皆恃富強。抱覬覦之心。至於持氏。遂分裂不可收。而室町亦已壞亂矣。

細川頼之

為君之難。莫難於知人。有才不足而節有餘。有節不足而才有餘。捨其短。取其長。器而使之。天下無棄人。獨至於托幼孤。寄國政。則非絶倫之才。不可奪之節。兼資而俱備者。不可也。三代以下。惟漢武帝蜀昭烈知人能任。故身没而社稷安。若唐宗太托孤非其人。遂啓武氏之禍。知人其不難乎。足利義詮非有雄傑之姿。曠世之智。顧能擢頼之為管領。托以義滿。其知人之明。視武帝昭

烈不多讓焉。頼之果不負顧託。擁幼主於南北騒擾之際。理政教。脩禮義。重名節。励廉耻。梟將悍卒莫敢枝梧。士風為之一變。尤可奇也。何則尊氏以叛逆争天下。南北分裂。互尋干戈。士之守忠義重名節者。属于南。桀黠嗜利無廉恥者。属于北。尊氏又啗之以利。豢養如驕子。是以將士悖慢不恭。無上下之別。禮義大壞。廉恥掃地。振古未有如是之甚也。頼之欲違變其風。如以一簣障江流。而執政未久。風習頓革者。其才力氣節有以鎮壓之也。當是時。玄黄相戰殆五十年矣。　南朝忠臣義士。横屍暴骸於草野者相枕藉。而子孫繼其志。奮赤手張

空拳。以當百萬日滋之師。視死如飴。頼之以為吾力雖足以殲南軍遷神器。而名分不正。忠臣孝子之心亦可憫矣。因奏請成和。　南朝不聴。頼之不以介意。不敢復加兵者數年。其通於國体。明于天下之大計如此。且諸將狃於豢養。如豺狼之不可覊。地大兵強。有跋扈飛揚之志。頼之先修禮義。欲以漸除之。不幸為讒人所構。義満不顧乃父之訓。怨逐之。弟業氏勸挙兵圖廢立。頼之不許。恬然上道。退居於阿波。若將終身焉。後義満感悟。復召為管領。則起應命。山名氏清之叛。與義満決策一戰而誅滅之。以除大患。其出處進退之際。能剛能柔。專為社稷盡忠誠。曾不挾震主之威而營其私。非有絶人之才不可奪之節。安能至此哉。吾嘗通考足利十三世之間。諸將驕恣。少不如意。輙圖視而起。甚至行弑逆擅廢立。其能守名節。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惟頼之一人。可不謂賢乎哉。義詮知而任之。其明亦不慚於漢武蜀烈焉。或曰。任頼之者。基氏薦之也。

足利義政

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小。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時政。義政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

朝廷者。皆么麼斗筲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淟涊。惟固寵持禄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為其戒。天下之勢駸々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為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侃々不少回避。雖斷首聯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直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闔朝皆斗筲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

下之脂膏、推生民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焉。悼天下之將乱、怨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啾々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歎奇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仲尼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建四聰、謗木諫皷、以達下情、惴々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

堀秀政移封于越前、有人書其闕政二十餘條、揭于通衢者。有司見之大怒、以示秀政曰、下侮上、誹謗政事、罪莫大焉。請亟搜索以致顕戮。秀政取而視之、默然良久、俄起盥漱整衣、再持而捧之曰、是天使民言也。乃會諸有司、覈其所言。凡政事之不便者、悉改之。一國大悦。天下稱爲名賢。嚮使義政從諫改過、如秀政之用心、則天下奚患不治、國祚奚患不永、而士民奚患不安也哉。

北條氏康

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爲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惰歸而出輕騎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擧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撥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盖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擧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

勇勝者也。昔者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渭水。亮屢挑戰、懿堅壁不肯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其麾下皆以爲怯。既而亮死、蜀師退。此亦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懿之討孟達也、六隊並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是兵法之所甚忌、而遂拔堅城、斬孟達。是豈真怯者也哉。梁韋叡禦魏師於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議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魏軍乃退。夫審彼我之勢、知强弱之情、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因時變化、不拘故迹。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者。當於是焉觀之矣。氏康頗通韜畧、故

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頼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愎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予特表而出之以爲世之專勇者鑑焉

北條氏政上

明主之治國擇忠良而任之其立制定法必以經常簡易爲要經常則易守簡易則易從故民安而國治及其衰也職不得其人法令繁多文簿塡委勾稽期會不勝其煩是以吏愈多而事愈亂向者一人理之而有餘今則數人理之而不足向者一日治之而有餘今則數日

治之而不足簿領之叢脞訟獄之冤滯稟祿之冗費苞苴之交通莫不此之由也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豈不信然哉北條氏親以羈孤窮悴之身披荊棘立基業法令簡易士民悦服氏綱氏康承其緒遂龕定八州迄于氏政不思祖先蓽路襤褸之勞妄自尊大好奢靡近小人氏親之業衰矣時有浮圖通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問之曰三五十年前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陪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不亡何待由是觀之氏政之亡不在于豊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耽宴遊喜聲色譬猶臥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隆々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爲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爲可貴是以傫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矣雄畧不世出之豊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北條氏政下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爲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豊臣氏之遣使

趣其入覲也趦趄不果亙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孰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盍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絶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及乃父豊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

麾下名將。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强。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覇天下。不求其危而返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爲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覲。即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函根下。一軍自韮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贏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徼倖万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

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是爲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函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之殪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於上策。又不出于中策。顧以下策爲得計。其亡無足怪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半歳。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爲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織田氏

名教之不明久矣。足利氏凶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人之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乱。其輔將軍尊天子。焚叡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勲業赫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教。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誘殺丹波國主

秦秀治。激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間耳。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能无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非光秀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既數百年。唯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禮樂爲何物哉。子舉聖人之道論之。猶奏韶簫於鶏鷗之側。被狙猿以三代之衣冠。彼不駭然怒。則啞然笑。甚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万古一日。不以堯舜而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无此心。皆化爲鬼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々史籍。

亦足見民彝物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无仁義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拓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讓之曰，汝爲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正大光明，足以扶植方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久秀與光秀者，乃爲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甚，慢罵之，楚撻之，如仇讎。蓋雖一時爲利害容忍之，竟有不慊焉者。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氏不爲利害錮其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天下，抑免弑逆之禍也。惜夫。

豐臣秀吉上

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縱指示，使其當勍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鬪之間，群雄皆爲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爲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爲餌，吾餌有限，而群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爲餌，是所以待鄙夫纖人，而非所以待群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須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驩然以我爲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群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嘗遊于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

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眞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睨々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譎，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胆，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勍敵，或挺身入悍獷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群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微權，假焉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爲迥然不侔

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為秀吉也歟。

豊臣秀吉下

天正十三年。豊臣氏歳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乃分金五千枚銀三万枚於諸將。十七年復分金銀各三十六万五千两于文武百官。予謂。豊臣氏此擧可謂英雄之度也。昔者董卓貯財於郿塢而敗亡。徳宗豊瓊林大盈之積而出走。聞太閤之風可以愧死矣。特嘗其不頒於所當頒而頒于所不當頒。何則諸將有封國。文武百官有秩祿。乃優與之。而天下無告之民反不沾一金。是継富不周急。何與聖人之言相反也。

豊臣氏起自人奴。諤々然恐諸將之早其寒族而叛己也。故不倹土地以啗之。又屢為駭世絶俗非常之擧以震動天下之視聽。欲使其畏服而不肯叛焉。而不知民之可重甚於諸將也。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千古奇論。亦千古確言。雖聖人不能易矣。蓋孟子之時。天下大亂。人主惟知屠城略地之為利。而不知斯民之重。故孟子以此激發當世。而至理亦不外乎此矣。吾邦元弘建武以降。四海悉化為戰塲。至足利氏季世壞亂極矣。英雄割據者三十餘名。視孟子七雄之時。更有甚焉者。男子終歳不釋耒耜而不足供兵糧。女子窮年不下機杼而不足充征衣。加之以潜軛之勞。徭役之煩。其凋弊亦甚矣。且王室租税之制。大約二十而取一。及鎌倉置守護。於正税之外每段取粮五斗。織田氏六民而四公。豊臣氏縮畝數廣税額。又有課役賦調地子錢之類。不翅什倍於　王室。奈之何其不窮且盜也。然無赤眉黄巾闖賊之禍者。封建之勢已成。守護地頭皆武人。提干戈據城壘。故勢不得起也。勢不得起而憤怨慘戚無聊之心則有之矣。況無告之民。倀々乎無所哀籲。遂瘠骨而為溝壑之鬼者。不知有幾千萬也。為人主者。詎可不惻然動心思其所以救之之道邪。　王室之

隆免一年半歳之粗者。史不絶書。鎌倉以還。惟聞増賦加税。未聞能蠲半歳之租也。豈或有之而史不書歟。抑軍國多費用。雖有賢君明主。勢不能免租税歟。當是時豊臣氏以其頒于諸將百官者頒賜於天下民悅之如大旱之得雨。仰之如赤子之於慈母。其遺祉流慶于子孫。宜何如哉。百官諸將雖不受其賜。亦莫不手額相慶曰。天下不世出之仁主。又何怨叛之足憂哉。雖然豊臣氏此擧可偶為之。而不可常也。聖人之政則不然。曰惠而不費。

史論下畢

明治十三年一月六日飜刻御届
仝　十三年三月出版

著者　故人　安積艮齋

飜刻　東京府士族　田中菊雄

出版人　東京府管下伊豆國附大島泉津村

賴襄著

新策

大阪府伊丹屋善兵衛舊刻本

據大阪府伊丹屋善兵衛舊
刻本影印

刻新策序

余舊藏山陽先生新策謄本。時樂讀之。頃見一活字本。間有繆誤。乃欲校正以刻于家。請之先生令子士剛子春二君。二君曰。是先人少時所著。係未定書。後刪定為通議廿八篇。不復留此本于家。其為僞狗可知矣。予何以刻[illegible]。余曰。然。先生晩年文益精。識益確。固不[illegible]言。而此篇明言快論。一讀輩人々先讀此後及通議。以見其文與識之所變。且定亦未必無裨於學者。況既有濡版行世。不行則止。行而有繆。二君其無意於校訂乎。二君頷之。乃得其可校付之剞劂。剞成因謹識其由於簡首。

安政二年乙卯秋七月

後學杉本貞健 [印] [印]

墨隱大亦韶書 [印]

新策　序　賴氏正本

新策例言

賈生曰新書陸生曰新語謂之新者謂其一人創意之私言非天下素行之公議也今亦以新名書乃是意爾然新書新語今也已爲通行之名莫以自別焉故曰新策策書策簡策之策非策略籌策之策也或曰書内多論載國事則以爲史策之策如何吾對曰要之三義吾隨人人所取應之

六略論本朝制度之沿革綜其槩略自便觀省但曩時乏書率出諸臆爾後稍稍得故典籍考之其無大差謬者皆因其舊不復改竄

八議之首總議一篇十七歲時所作文体晦澁特以其足括餘議故弁其首

二十三論蓋試擬彼場屋体以泛論古今者非敢爲出位之言也其詳疏於其部首

新策例言畢

新策總目

賴襄 子成著

畢

新策卷之一

六略上

安藝　賴襄　子成著

○輿地略

皇和之邦。處于大海之心。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故其地脉起于中。而左右偕中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皇化興西南而漸東北。故邃古能西服海外之朝鮮渤海諸蕃。而東北則連山斜限之。連山以徃弃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踰連山而東征而闢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

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東西爲日縦。南北爲日横。凡爲國百有四十四。爾後相繼竟有四裔。而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勢。分爲六十六國。曰山跡。山背。河内。和泉。攝津。凡五州。合稱畿内。畿内之地。拖于尾西北海中。其南濵得國七。曰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合稱山陽道。其北濵得國八。曰丹後。丹波。但馬。因幡。美作。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合稱山陰道。山陰一曰景背。山陽一曰景面。景日景也。山跡之南得國一。曰紀伊。紀伊之西北海中得國一。曰淡路。其西南得國四。曰阿波。讃岐。土佐。伊豫。合稱南海道。南海之西

山陽之西南海中得國九。曰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合稱西海道。日向爲神武天皇所興。興日向而都山跡。仁德都攝津。天智都近江。元明都山跡之平城。五帝因之。其它遷徙無常。而不出山跡也。至桓武天皇。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縦北海而東北上得國七。曰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佐渡。越後。合稱北陸道。自山跡緣南海而東上得國十五。曰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伊豆。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常陸。合稱東海道。南海北海之間得國八。曰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毛。下毛。

陸奥。出羽。合稱東山道。東山謂其多山也。而其信濃與東海之甲斐爲所謂連山斜限者。賴襄曰。余生畿内。居山陽。長游東海。還至東山之信濃。然後知地脉之起在此也。乃測而揣之。其起而左降者爲上毛。上毛之脉。劃陸奥出羽而東北。伏而復起至毛人而極矣。起而右降者爲美濃。美濃之脉。分爲二。其一經越前若狹。蜿蜒千里。伏而復起。至薩摩大隅琉球而極矣。其右爲山陰。其左爲山陽。其一經山跡。伏而復起。至伊豫土佐而極矣。故東面一頭二尾。皆有脊梁骨。而左右裔漸海。梁骨之散殊出没者。皆爲山水之發

于深胃中而左右注海者皆爲河兩裔之稍廣者皆爲土田如關左八州及陸奥山羽參河尾張其最廣者也山之截者爲關兩裔之彎而水注焉者爲津爲城邑如淀川之注攝津利根川之注銚子口岐蘇河之注桑名港筑後河之注天草港其最大者也東西行旅皆緣兩裔而濟之以舟舩其道于梁胃中者獨東山道故一曰中山道南北遭運由于河東西之運由于海而往來聚散于其四傍是立國之大勢也桓武之詔曰雖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其改曰山城之國其都曰平安東曰左京西曰右京各領三十坊南北九條皇城在中四面十四門乃置六關有相坂于近江有鈴鹿于伊勢有不破于美濃有清見于駿河以控其東有須磨于攝津有赤間于長門以扼其西以六關制七道道以統國國六十有六國以統郡郡六百有四郡以統鄉鄉一萬有三千國有五等曰大上中下小郡亦如此七道之驛三百九十三有八十餘于東山有二十餘于南海有九十餘于西海有各五十于山陽東海有各三十餘于山陰北陸西海特建太宰府備西蕃四邊之塞四十里一堠海內輻湊歸向中都其盛極矣然其實非中也處地脉之

降裔而控制其頭故東北三道末大不掉清見足柄以往沃野千里類爲蝦夷所巢穴桀黠時起乃建鎭守府于陸奥以習其方土而威信素著者守之而其後百年之間鎭守子孫擁七道之權則所謂蝦夷所巢穴化爲天下都會而畿之名虛矣源氏是也源氏據相摸武藏伊豆安房二總二毛此謂關八州也而定居于相摸之鎌倉而降武門司權者四氏北條氏仍居鎌倉足利氏居平安之室町織田氏居近江之安土豊臣氏居攝津之大坂又城山城之伏見館平安之聚樂而源氏三世北條氏九世最治足利氏十三世概亂日也織田氏豊臣氏不能二世蓋形勢然也凡海內之形勢及風氣民俗大抵畿內以西之民勤農而少熟東北之民惰農而多熟皆仰漁鹽蛤蠃之利畿內及阿波讃岐播磨以東伊勢以西其風氣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柔軟好機利其言語浮俳其産則織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俠而要之非用武之地也甲斐信濃越後越中其地大險其民沈毅精悍業工及蠶其言語深重其産則巨材金鐵文絹佳鷹關八州尾張以東諸國其地大沃其人爽達果斷喜武其言語斬截其産則竹箭利刀善馬昔王制諸國

之牧。凡三十九所。而在武藏上毛甲斐者三十二。隸
左右馬寮。後皆爲鎌倉所收云。常陸陸奥出羽其地
大險大沃。其人似關八州而樸摯。其言語前卑後高。
其產則巨牛善馬。其樸摯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極者。
毛人之國。其大三分中國之一。其地所謂脊骨之盡
露者。固澤鹹鹵。不生五穀桑麻六畜。其民茸毛。婦人
黥面文身。男子挾弧插毒矢于頭。射熊羆獵虎豹鮭
魚以爲食。無文書。刻木結繩以爲約束。獨知敬日景。
曰是天皇所宗也。毛人北與魯西亞夾海相望。自魯
西亞。以西南緣海數十番。璃古畨韃靼滿洲女直兀

良哈朝鮮渤海及遼氏。其最著者。與中國之北陸山
陰西海千里相望。山陽山陰西海及伊象土佐。其風
氣略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鄙瑣。其言語卑賤。其產
則薦席緻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頗有大險大沃者。其
民頗類信濃陸奥。陸奥西海其人長大。山陰山陽其
人短小。肥前管清氏及紅毛。榜葛剌暹羅咬吧諸
蕃交市。肥前西北有二島。曰壹岐。曰對馬。對馬薩摩
管朝鮮琉球二蕃。二蕃與毛人。景行以來皆服皇朝。
經源氏足利氏而寢倨。豐臣氏而降復。故皆貢方物
焉。胡馬海東青虎皮及水銀朱砂瑇瑁翠羽酪酒諸
物華于征夷府。朝鮮之地倍毛人焉。琉球三分毛人
之一。其人文於毛人而柔弱。非毛人比。琉球最纖軟
易制。故其執禮尤恭。蓋地勢之右降者極於此。非如
左之强也。朝鮮琉球與毛人。間北海而相去者四百
余里。是故皇和之邦六百里磬折矣。

賴襄曰。吾嘗適平安。瞻先王之遺風。遂濟淡海。歷三
關故趾。踰函根。而至關八州之野。左俯東海。右望中
山諸嶽。亦睹覇之略也。於是嘗圖天下山河。指謂人
曰。此非某氏據者乎。此非某氏與某氏戰者乎。而吾
衰。云以行焉。則誰於歟。余悲游之不可復。聊叙七道

之略如此云。

○封建略

本朝封建。其來久矣。邃古之史。往往有稱其國君者。蓋鴻荒而來。相襲爲君長。此豈封建所源邪。景行成務而後。稍鋤强梗。蕩一海宇。國置造司。猶因其國人用。至大化白鳳之際。則每國分守介掾目治之。考課易置。而海內爲郡縣矣。當斯之時。上下田祿。皆屬虛封。而等以五。曰食封。曰祭田。曰功田。曰職田。曰位田。位田職田。詳諸官制略。食封凡十八等。皇后東宮各二千戶。一品親王八百戶。二品親王四百戶。無品親王二百戶。內親王減半焉。太政大臣三千戶。左右大臣二千戶。大納言八百戶。中納言四百戶。參議八十戶。致仕者減半焉。正一位三百戶。從一位二百六十戶。正二位二百戶。從二位百七十戶。正三位百三十戶。從三位一百戶。自正四位上至從五位下。給麻布絲綿而已。凡封戶之租。分爲二。其一納諸縣官。其一納諸封主。此食封之略也。所謂功田者。大臣之有功而賞之也。凡四等。曰大功。曰上功。曰中功。曰下功。下功止其身。中功及三世。上功及十世。大功世襲之。如近江公越前公是也。然於近江州某郡。賜功田若干町。則號曰近江公耳。而封建之勢未見也。自相門世

權非大上功者。亦以其閥閱世襲采邑云。古者五等之田。皆給官符。收其正税。而獄訟諸政。不得犯國守之權。至其後則不然。加之西藩之叛。被我皇土。所在僭封。出先王之制外。因襲蟠屈。如封建然。然而寢擾國守之令。而各自治。廼剎龕之大者。或負險睢視。甚則植柵執兵。動抗王命。貴人乃倚以爲重。聲氣相結。守介則束手而旁觀焉。是故後三條帝之矯王政也。首奪莊園之籍。莊園者。世襲之謂也。天皇晏駕。矯者復寢如故。鳥羽天仁而降。各國莊園。居其十八。而武人號令所及纔一焉。甚則國守終不赴任。而遣所謂目代者。權以其國之豪族武人爲之目者也。是目亦非眞目也。天慶貞元以來。武官之權。積重不回。至保元以後。則朝廷賴之以伸其所欲。而酬賞之典。勢不得不多。於是平清盛之邑。連播磨肥前等五州。族屬所食。殆亘海宇之半。則往往遺家人採税。而目代亦廢矣。源賴朝之起。起於目代家人相淪之釁。自略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伊豆信濃越後。而朝廷不禁焉。又賜大功田百町。又因其請賜豊後。皆世襲焉。又因請各國置守護以護公田。置地頭以監私采。皆逐畝課糧米。則所謂家人而世襲薄祿者。碁布海內。

倣其主所爲。痈蝕其傍。近薄者寖厚。以終北條氏之世。郡縣之制以壞。而封建之勢漸爲。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則封足利氏兄弟以武藏下總常陸遠江。封新田氏兄弟以上野播磨駿河越後。封楠氏以攝津河內和泉。封名和氏以伯耆。封千種氏以三大州。其他朝官皆賜一二州若五六莊。而世襲之。源氏而來守護家人所食。許其仍舊。令世襲之。特其係逆賊親黨者。盡奪之。併其三十四采。賜諸朝士。而封建之勢寖爲。室町之起也。足利尊氏大樹營施。狡謀奪中興業。是以陷城拔國者。從而與之。子

孫皆襲其遺謀。至其中世。既一海內。而其親族之分封者。鎌倉食關東八州及陸奧出羽。此其最大者。斯波氏食越前美濃尾張。亞之。其家臣則細川氏食讚岐阿波攝津丹後。畠山氏食紀伊河內越中。大內氏食安藝周防長門豐後等諸州。赤松山名二氏分食但馬播磨備前伯耆因幡美作石見等諸州。京極六角二氏分食近江出雲隱岐飛彈。而一色氏食伊豆。土岐氏食美濃北邊郡。武田村上諏訪諸氏分食甲斐信濃。今川氏食駿河遠江參河。其他西有大友河野諸氏。東有佐竹結城千葉諸氏。中州有北畠氏。皆

因其服封之。而封建之勢成焉。先是山名氏自尊氏時。叛服無常。以略有但馬播磨等十一州。世謂之六分一。義滿討而削之。至於義政。復封以數州。與細川氏爭權而鬬。自是而降群牧樹黨。割據其食邑。不復朝將府。將府不能禁也。其更相吞噬。稍爲强大者。如武田氏之於諏訪村上氏。長尾氏之於富樫氏。其他大友龍造寺氏之類。皆是其傾擠攘奪者。如三好氏之於細川氏。兩上杉氏之於鎌倉氏。甲斐織田朝倉三氏之於斯波氏。皆是豪傑暴起。乘隙取之者。如北條氏之於上杉氏。毛利氏之於大內氏。長曾我部氏之

於三好氏。皆是。以至天文永祿之交。海內合爲八爭。納亡命。育猾之士。競務富强。帶甲各數十萬。積累如丘山。至元龜天正之交。織田氏稍鋤豪傑。寸攘尺取。以併近畿十有八州。始以穀祿多少。差其功最。其親族之分封者。二子信雄食伊勢十五萬石。三子信孝食其五萬石。弟信包亦食其五萬石。其餘諸州悉分諸功臣。功臣最大者。柴田氏食越前。瀧川氏食上毛。明智氏食丹波。丹羽氏食近江。木下氏食播磨。將用以四出盡芟海內豪族而代。家臣充之也。而其志未成。爲明智氏所弑。木下氏誅明智氏。立信長嫡孫

秀信。以近江三十萬石爲湯沐邑。而其餘遺地與
公族同僚。便宜分之。信雄取尾張。信孝取美濃。柴田
氏取近江北邊郡。丹羽氏取若狹。木下氏取丹波。已
而木下氏悉併公族同僚所取。以掃蕩四方。更姓豐
臣。乃見彼寸攘尺取如彼艱難也。於是務爲粗略。以
歲月定海內。其服降者因而撫之。削而存之。酬功勞
者。輙舉數州數郡而封之。其南征也。封其弟秀長于
大和河內和泉。封其姪秀次于近江。封蜂須賀福島
生駒三氏于阿波伊豫讃岐。長曾我部氏以土佐降。
焉。則因而撫之。其西征也。前田氏以備前美作。毛利

氏以山陽備中以西十州。島津氏以西海六州服焉。
則皆削而存之。龍造寺氏以肥前降。則因而撫之。封
小早川黒田加藤小西四氏于筑後筑前豐前肥後。
當此時。北條氏據關八州。富强甲海內。甲斐信濃等
五州亞之。豐臣氏結五州諸將。以滅北條氏。舉北條
氏故地。以封五州諸將。舉五州以封信雄。辭之。乃逐
信雄。放之出羽。奉秀信于美濃。封秀次于尾張及伊
勢北邊郡。加藤氏于甲斐。中村氏于駿河。池田田中
二氏于參河。堀尾山內渡部三氏于遠江。仙石石川
毛利日根野四氏于信濃。上杉氏以越後。前田氏以

北陸三州。佐竹氏以常陸。伊達氏以陸奥服焉。則皆
因而撫之。獨伊達氏削其南邊郡。以封蒲生氏。隷以
百萬石。以鎭東國諸將。而封建之勢定矣。蒲生氏者。
近江土豪也。豐臣氏嚮擢之。封以伊勢十餘萬石。至
此乃加以九十萬石。謂之曰。守我東門者。非若無可
者。後數年因事奪其八十萬石。以遷上杉氏。豐臣氏
之幸天下。概此類也。其能速定封建之勢以此。其不
能長持封建之勢亦以此云。故其季年諸牧長遷徙
加損者。猶令不悉舉。大抵初以粗略之計併海內。
海內之地已盡。而功臣尚有不可不賞者。故奪此予

彼左支右吾。於是丈量田畝。一變古法。蓋本朝之制。
造於孝德帝時。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
十段爲町。六町爲里。豐臣氏變之。以方六尺五寸爲
步。三十步爲畝。十畝爲段。十段爲町。三十六町爲里。
此法傳至于今。此固封建之勢而變者也。其封建之
級四等。亦存至今。概百萬石以上一級。十萬石以上
一級。五萬石以上一級。三萬石以上一級。一萬石以
上一級。三萬石始得列於執政之臣。五萬石始得自
通于本朝。
賴襄曰。和自守而侯。漢自侯而守。宇宙之略云爾。漢

有柳生者。嘗論侯守之際。曰封建勢也。非聖人之意也。吾生封建之國。究其世變。以知其言之信然。然哉之勢者。大江生實成之端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顧人謀如何而已。吾作封建略。恨不使柳生目我今日。又恨不得起大江生與論其謀也

○官制略

神世以上尚矣。神武帝時有將。有相。有國造。有縣主。至成務帝。始置大臣。國郡置長。縣邑置首。又置屯倉首。其他有倉部物部土部服部等名。以其邈也。不得而詳云。仲哀帝加置大連。與大臣列。而十餘世因之。孝德帝時始備官制。廢大連。定置左右大臣。亦加置內大臣。終置太政大臣。天智文武之際。官制大定。蓋比推古舒明始通隋唐。簡質者漸趨於文。以冠服采色。定其位叙。推古帝創十二階冠。孝德帝制七色十三階冠。天武帝改爵位。號定朝服采色。至稱德帝。一

變官名。光仁帝即位。盡復其舊。今不悉記焉。特就其大定至今者。叙其大略。曰。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從爲六階。自四位至八位。各分正從。而正從又各分上下。爲二十階。從八位下之下有大少初位。各分上下爲四階。凡三十階。以叙諸臣。別有自一品至四品四階。以叙親王。別有勲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凡位階皆以少者爲貴。位階之略如此。曰神祇伯。曰太政大臣。曰左右大臣。曰內大臣。曰納言。曰參議。曰外記。曰左右辨。納言辨皆有大中少三等。是爲內文官。曰近衛府。曰兵衛府。曰衛門府。

皆分左右近衛將有大中少三等曰左右馬寮曰兵庫寮是爲内武官曰太宰府曰按察使府曰國守曰郡領是爲外文官曰征夷將軍曰鎭守府將軍曰軍團曰牧是爲外武官曰彈正臺曰左右京職曰伊勢齋宮寮曰加茂齋院司曰修理職曰勘解由使曰撿非違使曰鑄錢司曰左右修理宮城防鴨河造寺施藥院四使曰奬學淳和學館三院别當曰内竪所内教坊内膳御厨子大歌所樂所七别當曰記錄所曰藏人所齋宮以下是爲令外之官曰妃曰夫人曰嬪曰宮人宮人之下有十二司曰内侍曰藏曰書曰藥

曰兵曰闈曰殿曰掃曰水曰膳曰酒曰縫是爲後宮官曰東宮傅曰東宮學士曰春宮春宮之下有四監曰舍人曰主膳曰主藏曰[illegible]有五署曰主殿曰主書曰主工曰主兵曰主馬是爲東宮官曰文學曰扶曰家令曰從曰書吏是爲親王官曰大别當曰執事曰年預曰判官代曰主典代曰官人是爲院官百僚之政統諸八官曰中務曰式部曰治部曰民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大藏曰宮内謂之八省屬中務省者十有三官曰侍從曰内舍人曰内記曰監物曰主鈴曰典鑰曰中宮職曰大舍人寮曰圖書寮曰内藏寮曰

縫殿寮曰陰陽寮屬式部省者二官曰大學寮屬治部省者三官曰雅樂寮曰玄蕃寮曰諸陵寮屬民部省者二官曰主計寮曰主税寮屬兵部省者一官曰隼人司屬刑部省者一官曰囚獄司屬大藏省者一官曰織部司屬宮内省者十有一官曰大膳職曰木工寮曰大炊寮曰主殿寮曰典藥寮曰掃部寮曰正親司曰内膳司曰造酒司曰采女司曰主水司八省之政統諸大政官大政官有三局少納言左右辨是也左辨管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右辨管兵部刑部大藏宮内左右辨局左右大史掌之少納言局外記掌之

凡百官屬皆分四等諸省曰卿輔丞錄諸職曰大夫亮進屬諸寮曰頭助允屬諸使曰長官次官判官主典諸國曰守介掾目彈正臺曰尹弼忠疏四府衛曰督佐尉忠太宰府曰帥貳監典鎭守府曰將軍副將軍軍監軍曹獨諸司三等曰正佑令史諸省之輔丞錄諸職之進臺之弼忠疏四衛府之尉忠太宰府之貳皆分大少遣唐使征東大使征夷將軍之類皆臨時所命在此外焉官職之略如此位曰叙官曰任諸官所叙之位大抵大政大臣爲正從一位左右大臣内大臣爲正從二位近衛大將彈正尹大納言中納

言太宰帥爲從三位。神祇伯參議左右大辨八省卿。
四衛府督藏人別當。及頭東宮傅。諸職大夫。諸使長
官。概爲正從四位上下。少納言侍從監物。大上國守
鎮守府將軍。諸寮頭親王家令。槩爲正從五位上下。
大外記。左右大史。大內記。近衛將監。諸司正。概爲正
從六位上下。其他可以類推焉。其除目則春秋二次
秋除京官。春除外官。太政官式部省司之。大納言大
辨八卿四督彈正尹太宰帥之類。係勅任。其餘皆係
奏任。大納言以下皆有權官。以德行才藝勞効三者。
屢上上至下下九等考課之。以秀才明經進士明法

等科選舉之。非三位以上。不得昇殿。而四位五位或
特賜昇殿。秀才明經上上第者。進士甲第者。皆授八
位。明法甲第者授初位。藤原氏以門地爲叙任有攝
家清華名家羽林家等之號。以至于今。其叙任各有
定例。百官之制。至此始壞焉。院政以降再壞焉。其所
謂代者。猶曰權也。大凡百官之田祿。凡十四等。一品
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五十町。四品三十町。正一
位八十町。從一位七十町。正二位六十町。從二位五
十四町。正三位四十町。從三位三十四町。正四位二
十四町。從四位二十町。正五位八町。婦女叙位者減

三分之一焉。謂之位田。又有職田。大政大臣四十町。
左右大臣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職田止於重職。職
之重者。莫若太政官。蓋上古始有大臣。而仲哀帝畏
其偏重也。故加置大連以分其權。列四五員。而轄諸
天子。孝德乃立兩大臣。其置內大臣者。寵異藤原鎌
足也。於是終置大政官。以皇子司之。稱曰知大政官
事。乃廢帝孝謙以大臣任之。曰大政大臣。而至文德
以後。則藤原氏以外舅世襲焉。藤原基經之廢陽成
立光孝。光孝特勅博士令議太政大臣有職掌不。當
唐何官。帝蓋將使答曰。古制無職掌。當唐太師。當時

博士不知出此。蓋答曰。其職掌天下大政。當唐丞相
同平章事也。於是詔曰。萬機之政。盡關白基經。朕垂
拱仰成。爾後乃有攝政關白及內覽宣旨。准三宮等
之號。至藤原伊周之免罪。又置儀同三司。位亞大臣
云。大臣之外。職尤重權尤隆者。爲大將。上世大臣兼
大將之職。軍國一致。而以重臣握兵柄。不能無太重
之弊。乃有眞鳥馬子之禍。大化之廟謨。蓋懲焉。故別
置近衛府。立大將以抗大臣。分其左右。多立其屬。而
皆轄諸天子。然及至藤原氏之盛。有自爲大政大臣
而以其二子爲左右大臣大將者。藤原氏衰而平氏

與其所爲皆倣藤原氏平氏滅而源氏與爵位不及二氏而威權過之先是源平氏雖有武功不過四位國守白河以還乃至刑部卿至中納言至太政大臣至世襲征夷大將軍而兼右近衛大將而後天下一變矣爾後八省百官悉屬虛器而諸國司有守護莊園有地頭天下之民厭朝官而喜守護地頭之武斷其所在不決者亦皆取決於鎌倉府府開廳受之賴朝初置公文所及其爲右近衛大將則改曰政所政所之官三曰別當曰令曰寄人又置問注所問注所之官一曰執事又置侍所侍所之官曰別當侍者

士也故侍所之官獨以武人爲之政所問注所皆以京師儒生來事者爲之政所掌大政問注所掌四方訟訴皆主公文以土肥實平監京及播磨備前等五州北條氏承之世以四位相模守輔將軍攝天下之政自稱執權其告成事於朝廷以連署行事或以一署後世稱老臣曰加判列者蓋本於此後定政所曰評定所廢問注所置引附番每番有頭人既而復問注所與引附參爲承久之後置府京六波羅以子弟掌之以監京又置評定所爲遣宗族一人於筑前號鎮西探題董西海一道事務又遣一人於長門號中

國探題董山陰山陽二道事務又數遣使諸道察守護家人之貪廉鎌倉官制大抵盡於此簡而盡矣是以天下粗休息無爲而建武之政亦復王家舊制而參取武典朝廷百官如故而廢攝政關白後置征東征西二將軍其他官制見於法律略其酌量時勢頗有得宜而天下之心已簡便武典久矣見朝官制苦其拘束則皆趨于足利氏足利氏復其簡便而較諸鎌倉則詳焉尊氏義詮之際東國有管領以宗族爲之世襲焉京有執事以舊臣之習政治而親信者爲之後改稱亦曰管領爾後百度頗具義滿分其宗族

舊臣及諸牧長之門地等爲十二級曰一族曰大名曰守護曰外樣曰評定衆曰御供衆曰申次曰番方曰國人曰奉行曰末士別置探題檢斷二官以管遠地大名者鎌倉而來所以呼土豪里正也外樣者謂敵國服屬者供者謂衛從也申次者謂不得自通於上也又立三職七頭撰舊臣充之皆世襲焉曰斯波曰細川曰畠山此三氏更爲管領號三職曰山名曰土岐曰京極曰上杉曰一色曰赤松曰伊勢此七氏分爲奏者武者頭侍所別當京奉行號七頭奉行猶曰使也頭猶曰長也先是北條氏欲殺京官之權也

已分皇胤爲兩統。遂分藤原氏。所謂攝家者爲五流。分所謂清華者爲七流。更任大臣大將納言辨等官。自執奏之。更互錯綜。如奕碁然。蓋亦收其予奪之柄於己。自爲德色也。故每東吏入京。一家痛哭。一家歌舞。而苞苴集北條氏之門。然所謂五流七流終爲後世定例。而足利氏亦僭擬之也。而鎌倉管領亦倣宗家例。自稱御所。御所者室町所僭號也。稱國老上杉氏曰管領。稱小山佐竹宇都宮結城千葉等八名族曰八館。蓋室町開府寄邇王廷。聞見文物爲顧視其家制有甚質略者。故日繁其文。文之弊弱。終爲所謂

管領者所制。爾後管領亦僭。而管領家臣專其政事。制度之紛窮。而後織田豐臣二氏出而糾之。織田氏分其家臣討略四出。而一蹶不起無復官制可言。豐臣氏之世置五奉行。其三人掌法憲。一人度支。一人管僧祝。後簡天下牧長尤強大者五氏稱五大老。次強大者三氏稱三中老。分麾下兵爲十二組。組猶部也。乃置十二頭。五奉行之所不決。決之五大老。五大老與五奉行不合。則三中老調和之。官制之可概見者如此而已。亦尚簡質也。自源氏而下。其官制皆軍國一致。重臣握兵之禍甚於上世。自足利氏而下。其

重臣皆有封土。權力兩降。故簒奪放弑之禍項背相望。而後世謀國者仍不改焉。是其所以不永世也。而後名器棼亂。愈降愈甚。比鎌倉剏立。武士皆以其所繫朝官。加姓名之上。以便稱呼。而至室町而降。則妄取朝官之號以爲別字。往往數人同稱一官。或封在讚岐而稱武藏守。稱越前守而問其邑則播磨矣。以至于今。不可改也。然至王朝。尚猶守故器云。攝籙五家更爲大臣。以與武門上將抗。而八省百官衆如古焉。武門上將職位。源平足利織田豐臣五氏槪以左右大臣爲極。特平清盛源義滿豐臣秀吉至太政大

臣。義滿以降其叙任次序每有定例。大率爲嗣子時。叙正五位下。任左近衛中將。累遷四位三位參議大納言。及其代立則遷正二位若從一位。轉内大臣若右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補淳和奬學兩院別當。兼左馬頭。凡本邦尚族文武世官。故自古有氏長者之目。類爵名焉。藤氏長者必爲攝政關白。橘氏長者必爲學館院別當。而源氏長者必爲兩院別當。兩院別當之職。掌遷舉。左馬頭之職。掌天下馬政。故武門管天下。雖其勢力乎亦資於名器也。而其家臣門地素隆者。亦得拜朝爵。室町時有叙位三位

任大納言。是爲極貴。至豐臣氏則專挾朝廷以令天下。故武人牧長往往至納言參議。而其舊臣至四位若五位。所謂五大老家宰亦或有拜五位者。武門官位與公家自別。每高一等爲其儀服則大納言中納言。參議。中將。少將。侍從。服直垂。均於上將其四位者服狩衣。五位諸大夫服布直垂。諸官長服布衣。諸士服素襖。而平時皆服便服無背襠。便武事也。特帶二刀以別於庶人。蓋上世雖庶人皆有衣冠之制。鎌倉之時。其遺風猶存。至室町之季。而後悉亡。

賴襄曰。吾讀林朝典籍。考其官制。想見文物之美。及

見於今之民俗。則未嘗不大息也。今也齊民往往自稱兵衛衛門。是何稱也。蓋嘗思其故。上世諸國軍。民從征有功者。拜四府尉。遞加姓與行榮稱於其鄉。此豈今民俗所由邪。甚哉名之褻也。雖然是猶以爲先王遺民乎。

新策卷之一終

新策卷之二

六略下

○兵制略

賴襄曰。古稱六十六國之兵。每國五千騎。大凡三十三萬騎云。此以中朝以後之制言之也。上古之世。文武一途。擧海內皆兵。而其元帥則天皇。其偏裨則大臣。此是國勢所以秩萬國也。及至中朝。制度漸繁。乃特置將帥。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有頭監焉。又有兵庫

寮者。天下兵制。乃可概擧。而兵農一致。未有所謂武士者也。大率沿邊之國。諸郡皆有軍團。四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至文武朝改之。三分取一。兵一千人者曰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領之。六百人以上者。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毅一人。二百人者。校尉二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者。隊正一人。十人者。曰一火。五人者。曰伍。伍二曰火。火五曰隊。隊二曰旅。旅十曰團。凡兵每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每一火充六馱馬。其便騎射者。爲騎兵隊。其餘爲步兵隊。每隊選強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者向京一年。

向防三年。向京者曰衛士。向防者曰防人。如舍人帳內資人事力。亦兵士之名。而與衛士別。其衛士者隸左右近衛者六百人。隸左右衛門者千二百人。隸左右兵衛者八百人。又有隸撿非違使廳者。是皆其尤强幹者。國郡簡點貢之京師。而自餘衛士號曰大番。不在此限。皆造歷名薄二通。一通在國司。一通在兵部省。每年有司據薄以次差遣。若有征伐之事。令沿道諸國差發。其二十人以上者。須契勅。有關之國。須契。其餘符勅符勘合。遣之。凡征夷一萬人以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

千人以上。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減軍曹二人。各爲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凡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約束者。皆聽其專決。還日具狀以聞。於是以勳位十二等。論功酬勞。而奪其兵權。散兵復舊。凡其器仗。建兵庫藏之。諸國並有庫。出納以時。皆與兵部共其事。蓋兵部掌內外武官名帳。考課選叙位。記兵士以上名帳。朝集祿賜假使。差發儀仗城隍烽火等事。而不得干征伐之事。將帥臨時被命者。事征伐之事。而不得常握其兵。六衛之將。督常握其兵。而其力不及臨時將

則其權不及兵部諸官。朝廷防亂之制如此。嵯峨淳和以降。百度弛廢。藤原氏世相。而源平氏世將陸奧七國之兵。及關東八州之軍民。世屬將家。蹔當時而自稱武士。武士之名。於是乎起。鳥羽之朝。下制符七道。禁諸國兵民屬源平二氏。而不可止。後白河帝乃假二氏之力。以固其位。而二氏更相吞噬。天下兵馬之權。竟歸於源氏。源氏以降。天下之人。咸隸武門。無役兵制可言者。猶上古之世。而兵農之分又自此始。當二氏之相傾也。各私其兵。編爲家人。家人者。世相領屬之謂也。而源氏世樹功邊陲。其家人什倍平氏。

是其所以終覇業也。家人有大名小名。大名者。名主也。蓋其始豪戶大農。多蓄奴男。所謂歷名帳此戶之丁居其半。故謂之名主。而百度之弛。因仍苟且。差發不次。其彼差發者。亦喜切徹。貢終至不自辦。而役使下戶。已則稱武士。專習武事。自源賴義爲將。士請賞與。而朝議靳而不與焉。源義家拊循有方。恩威並施。然後東國之大小名。皆爲其家人。以及源賴朝。西伐東討。皆憑其力。覇業以成矣。其有征伐也。作書檄下諸道。則所謂家人者。帥其私卒。不日而集。私卒有家子郎等（侍從者）之目。皆謂其同族子弟也。其器用有需。

皆資給其主。而人人以畜牧爲務。騎步隨便。散而自戰。終以此得意天下。而以家人爲諸國守護地頭使各自守。守其土而食其毛。農食六分而兵食四分。兵農之勢隱然分矣。而其兵尚猶地著也。源氏北條氏之世。兵馬精強。非後世所及者。以其地著也。降至足利氏。承源氏北條氏守護之制。而做中興封建之典。兵馬事體漸變其故。加之軍役頻興。諸國武士稍離其故土。常就其將率。遞而轉徙。而天下之兵。漸不地著。至其季世。群雄割據。務競進取。往往招納亡命之士。以爲爪牙。收其奉養於農。農不給焉。則使亡命之

徒略其外境。以自封。兵之與農。始不得自織田氏以至豐臣氏之時。則將校之執數數紛更。於是常聚其士卒于城府。以便遷徙。其不地著者定。而兵與農全分矣。故其所謂士者。自非職事官。皆更直番衛。猶古之衛士。而貴重異焉。士之下有徒。徒之下有卒。士有扈從馬廻之目。皆戰國時呼麾下者也。卒有足輕與力同心之目。皆戰國時呼所納亡命者也。自士以下皆分部伍。置頭領之。此類槩謂之兵。而士與徒也襲祿。作卒賤役也。簡點罷免。一任其頭長便宜爲之。其或有所闕乏。乃驅農民補綴之。當是時。以穀課之

多少等其兵役以兵役之衆寡等其貴賤大率一萬
石者百六十五人十人一伍伍長一人騎馬爲十六
騎五十騎一隊併步卒雜兵爲五百人一隊之陣鳥
銃居先弓次之長柄次之鎗次之雖多至數十萬騎
以此推焉然織田氏豊臣氏居畿内多步兵少騎兵
不類源氏北條氏與關東習騎戰者而當時言兵者
槩宗武田氏武田氏蓄國甲斐信濃其地險阨不使
騎戰其騎馬徒取致遠而及戰則下馬徒步豊臣氏
之西征也令其三十萬人爲一萬匹爲蓄騎戰之廢
始于此時而士有祿三百石然後得畜一馬故三十
三萬騎之數不得與古比云

○財用略
我中國上古蓋謂之食足之邦云至新羅高麗猶皆
或貸我穀種數萬石播之其土足以見其治之貴穀
矣韻襄曰余廣視宇宙無不錢穀爲重者而古貴穀
今貴錢今貴錢者彼此皆然哉是以古之時獨有穀
而無錢亦猶彼田中之市抱布貿粟也已夫孝元帝
上尚矣崇神帝敬天崇神轉災爲吉疫息而大熟其
二年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於時稱泰平泰平者穀之
周也爾後列朝之策穀亦必書穀熟必書以爲太故
焉垂仁帝始詔諸國修池沼置屯倉以備水旱是垂
仁之所以爲仁也仁德帝都攝津之難波登高津之
臺望炊烟而不起以爲重憂也於是乎室不堊椽不
斲菲其服食悉除天下之課役厲精求治者三年登
臺望之爨之不起者如朝霧之氣帝喜作歌民至今
誦之登臺之章是也帝猶以爲不足也乃鑿茨田江
築堤開田所謂鑿江也亦鑿大渠于山背以漑其田
遂置茨田屯倉定舂米部其餘備池沼鑿溝渠開墾
田代代之策不絶書焉是仁德之所以爲仁也後乎
安之得民乎千載之下也蓋源于此也自是其後列
聖相承無不以穀粟爲治之本顯宗以遺孽久潛微

饑饉知民間疾苦。及即位。勤政從約。以富百姓。歲比
大稔。米石一錢。其崩也。民如失其父母。以武烈帝之
猛。尚使皇后親蠶。詔天下課種桑。桑且然。農可知已。
安閑帝最專意乎此。以前代蓄積米廣也。於是欲天
下國郡莫不置屯倉者。而中道崩。宣化帝繼先皇之
志。遣大臣蘇我某等。延拔諸道列置屯倉。詔曰。食者
天下之本也。金銀萬貫。不療飢也。白玉千箱。不補寒
也。其貴穀也如此。以至孝德之朝。其治民之制。始可
得而記云。五戸相保。一人爲長。以五十戸爲一里。每
里長一人。滿六十戸者。割其十戸立一里。置長一人。

新策　卷之三　七　賴氏註本

不滿十戸者。隸大村。田五尺爲步。長十步廣十二
步曰段。一段之田。獲米一石五斗。凡度以秬黍中者
十粒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也。凡量以
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
爲斗。十斗爲石也。民自二十二至六十曰丁。丁男一
人給田二段。女子減三分之一焉。謂之口分。其賦三
等。田有租。身有庸。戸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
升。庸者丁男一人每歲十日役使之。調者絹絲綿布
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
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不預調課。謂之

不課戸。每六年。撿戸籍班田。而有災必蠲。有飢必除。
有屯倉。有義倉。有公廨田。屯倉以備凶荒。義倉以賑
貧困。公廨以塡逋欠。蓋倣李氏制。而仁厚過之。此時
蓋始有錢。與穀竝用。而獨税穀不税錢也。自從大化
白鳳劇欲慶雲和銅之際。錢幣之用漸盛。金爲上幣。
銀爲中幣。錢爲下幣。置鑄錢司于京。歲鑄之額十萬
千貫。用銅五萬一千餘斤。鉛一萬五千餘斤。凡權
衡以秬黍中者百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
斤也。蓋承平之久。商旅四達。始貴此賤彼也。金銀之
製。難得而知。而和銅貞觀寬平延喜錢猶有存乎。

新策　卷之三　八　賴氏註本

今者土掘以純銀若銅。有輪郭肉好。徑一寸七八分。
初廢銀錢行銀錢。後銀銅竝行。蓋初昔錢輕物重。後
嫌錢貴物賤也。其後令伊賀伊勢等諸國始輸錢調。
延及諸國。稱德之朝。工役繁興。刑法嚴峻。吏民始彫
弊。方帝之時。京城東西市糶籾米斗百錢。始令民輸
錢於官。以拜爵位。而漕陸奥出羽之穀六萬餘石以
賑飢。既光仁桓武繼之。革諸弊政。自聖武以來。東北
多事。及至於此。遣征東將軍坂上田村滿等。發東海
東山兵二十萬。伐陸奥夷。勅二道運糗糧十二萬石
于多賀城。而糴價賤於前朝數等。禁輸錢取爵。當此

之時六十州守吏以官爵賞罰之。民部省總天下上
計。天子親聽之。海內富庶。烟火萬里。而王家之權漸
趨叔季。禮文日美。物力日絀。末民豪權之徒。起民產
始不均。嵯峨帝創遣吏括識旬富商之錢。以散給貧
民。帝始不親與政。民部諸官概世官子弟。不習下情。
而委諸守吏。班田之法漸廢。民產愈不均。及至文德
清和之際。相家專政。藤原良房為清和帝之外舅。請
帝幸其第。召農民作耕稼狀。使帝觀之。曰欲示稼穡
艱難也。相家之結人心。自此時始。而上下相習奢侈
漸甚。延喜帝欲行儉富民。與藤原時平謀。使時平盛

其車服而朝。天子則大怒。禁其朝請。大夫震慄。從
儉。而未幾復故。後三條帝明達勤儉。以富民為任。諸
弊大革。自班田制廢。相家專權。權門莊園交錯。淪下
守介之政不得周民。及帝之時。乃收七道莊園公文。
而悉銷廢之。錢穀上計。莫不親聽。而御守不永。白河
堀河以還。新園復故。土豪兼併田地者。錯居其間。與
守介相結。冒為姦利。縣官不能禁。元本朝制兵農一
致。每有軍興。兼併之徒。多出兵賦。往往有功效。則方
面將吏倚為爪牙。又挾其利。收攬小民。背源平二氏
為最。皆世將也。保元之變。朝廷徵兵四方。而安藝守

清盛。下野守源義朝等挾兵威徼功賞。卿大夫束手
聽其所為。而食粟之權。竟全歸將家云。文治元年。源
賴朝用大江廣元策。請制曰。畿內山陰山陽南海西
海二十八州。不論權門勢家莊園。每一段課米五升。
以充兵糧。以追捕亂徒為賊。制曰可。此為將家執兵
食權之始。後又請其所私置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
房伊豆等諸州。去歲以往逋租盡行蠲免。以復流民。
天下州郡盡准之。朝廷又可之。源氏之結人心類如
此。北條氏因之。益重民事。泰時時賴為最。其衣食皆
儉薄。多人所不堪者。天下是以富庶。其後世亦驕

逸不親瑣事。而委諸嬖佞。民政浸壞。而王家乘此以
復其權。後醍醐帝恢復之初。濮恩濫賜。而天下土田
不給。錢穀之本已不均焉。建武元年。輿卒數千人。修
造大內。乃徵諸道守護家人釆地租稅二十分一以
充其費。又多女寵。好珍異。冗費亦鉅萬。乃鑄錢。又造
紙錢。是為本朝交鈔之始。民間不便之。廢不行。縣官
令不能行者有所。民怨於之。居無何。足利氏事起。帝
南遷。而民不思也。建武之政。封建官制兵制法律。其
弊多端。而其大失。天下之心。而遽為足利氏所簒之
其最大由也。足利氏創再以武入乘而奪之。爾後載

猶不明無可記也大抵十三姓終始擾亂中。其民政
固不暇如北條氏之密。知徵税充餉而已。而尊氏義
滿數主猶當草創時。自安薄約至於中世。版圖漸廣。
而奢侈漸長義滿專興造之役。借京畿富商之錢號
曰藏役專藏因次。以四時配取。蓋後世牧長國用盡
仰商賈者濫於此也。義教之世。奢靡甚衆。費用累起。
藏役愈加。一歲十二次。以十二月配取。至義政奢靡
興造皆倍前代。至室町府殿上之役。一費直六十萬
錢。紙障一具直三萬錢。當此時藏役頻繁。無復常度。
至歲之十一月九次臘月八次。又不能償之則立稱

貸不償之法。號曰平均徳政。加之徳政三十七倍前代。
後世重歛之首。亦濫於此也。又重天下牧長贄獻既
室町時有特禮。課牧長以供其經費。號曰大儀。大儀之
舉或九歲一次。五六歲一次。以爲常。而義政時至五
歲九次。海內騷然。是以發爲應仁之亂。則牧長各保
其國。競務耕戰。鑄山煮海。擅有其利。而室町氏坐困
矣。至其季。併細川三好松永之徒紛紛而起。要管京
畿利權。而最後織田氏與。盡併其權。蓋應仁而降。京
城內外。悉被兵燹。宮闕鞠廢。公卿大夫往往散之四
方。寄食牧長割据之國。而共御無所仰。列朝即位之

禮或舍而不舉。後柏原帝朝。本願寺僧納錢於官。而
禮以舉。詔以僧准門跡。門跡者。皇子爲僧者也。後奈
良帝朝。周防主大內義隆又納錢。而禮以舉。詔以義
隆爲太宰大貳。正親町帝朝。安藝主大江元就獻金
助之。而禮以舉。詔以元就爲大膳大夫。兼陸奧守。繼
其祖廣元之位。自稱徳帝至此。再舉此政。及織田氏
平定京畿。自貸私錢於京城富商。令每月輸其息。恭
朝廷以資供御。至公府家計。無不措置焉。永祿十一
年。遂發卒數千人。興造大內。以美濃一歲租充其費。
豐臣氏繼起。襲其遺業。庶興廢典。其以來改幣也。鑄金

五千枚。銀三萬枚。於公府。以賜諸牧長。其已改幣也。換
金三十七萬五千兩。皆發其私藏也。二氏之得以施
而暴起。蓋由此類也。然豐臣氏性奢遠大。視錢穀如
糞土。天正中起大佛殿于京師。發十三州卒六歲
而成。其他興造稱之。又屢游觀。幾竭天下物力。已紬
而征伐亦不息。文祿元年。遣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
十六萬人伐高麗。令出羽越後諸州負海之郡運糧
轉輸高麗。文祿四年。檢天下土田。蓋前古所無。亦出
於索糧也。已而兵連不解。二歲賦役煩重。西南騷然。
肥後州盜起。尋請和。慶長二年。和破。復遣十萬餘人

齊衛吏四出，糴發糧餉，不論公私封。天下糴米價石八九十錢。會豐臣氏遺言止役。而天下錢穀已竭矣。先是大佛災。豐臣氏後主繼造之，以銅鑄佛像。天下見行錢少，錢貴物輕，小民大困。而其度支使石田三成等侵盜縣官。又欲分其罪，則每有軍興及大徭役，千貫之費，與五十貫錢於下吏。蓋官承風掊克用事。征斂無藝，而天下叛心愈離，以至滅亡。然豐臣氏先生起微賤，知民間疾苦，非後主之比也。蓋武門之制，官民貿易，不與上古調役之制均。是故古人主奢傷民，儉益民。後世不必然。實是故先王之數興土役，蓋於天下未一之時，以此蓄海內，而散財於民，以總攬其心也。故當時其弊不甚著，而民乃有便之者。若其租稅，大抵以什之四為率。其幣則金銀銅三物。金有大鈑、小鈑、小方三品。銀有大鎚、碎銀二品。銅有慶長通寶錢。鎚銀、碎銀及錢，蓋因前代。而大小鈑金造於天正十六年，其生前也。小方金造於慶長四年，其死後也。蓋皆出於其意。蓋前代金銀二幣，大如今大鈑。特此圓彼方。方者創而用之。此小方所以作也。以小鈑金為公私通用之幣，而大鈑金以為牧長贄幣軍興之費。小方金、鎚銀及錢，皆以小鈑金為母，而權

新策　卷之二　十三　賴氏正本

之。小鈑其重四錢八分。小方金以下稱之。小方金一錠直千有五百錢。小鈑金一兩直六千錢。大鈑金一兩直四萬有五千錢。銀則以其鎔形大小輕重為直。小方金及銀及錢，皆因時價升降其直。而小鈑金之直，一定不易。凡諸幣皆純其質，不多款識，以防盜鑄。民頗便之。施行至今。大凡自兵食之權去王家，其貴穀賤錢之俗猶存。源賴朝之造大佛于平城也，其薦福之金，不滿五千兩。當時以為盛事云。自足利氏錢幣之用漸盛，至豐臣氏而極矣。相模之役，餉二十萬石而金萬枚云。蓋攝津者，德之舊都焉。其俗尚貨利，多豪商。其地勢，播磨右，和泉阿波左，抱東海而西中，如巨江。和泉阿波之交中斷者，亦如巨江。諸道之漕船，輻湊于兩巨江，而萃于攝津者，以萬數。攝津者，攝其津也。大豪據以為窟宅，賤糴貴糶，以收大利。自足利氏將門牧長，且資其稱貸。豪商操利權而翕張之。至豐臣氏時，天下牧長集大坂者，以其商為便。錢幣也，則悉仰于此。行長三成之徒，或起商賈而執吏務，則與此爭利。其政賤穀而貴錢。其後天下漸平，諸郡國復流亡戶口，滋息田土，加闢鹽鐵之利加出。而其習不改。蓋先王之制，藏兵於農。經於源氏北條氏

新策　卷之二　十四　賴氏正本

而未變馬故丁尺有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不
費一手餉有事則合事止則散歸田畝衣食器用自
足於其土而及足利氏以降亂離相踵兵常合於將
以漸封建之形封建之形成於豐臣氏又數遷其封
故兵之常合於將者益甚終至住其城下猶寄寓之
人衣食器用不得不資於商賈乃悉敗其祿化穀爲
錢則爲民比周射利其間分據天下城府各置壇坫
四達閒利諸州農亦自捨業改產集于城府城府之
勢日盛寄寓之人益急而天下之物力偏枯是以糴
價常貴動至石七八十錢其最賤者亦不下三四十

錢鹽醢薪炭諸物之價亦騰踊不可禁而錢幣之權
漸輕凡天下之糴陸奧出羽最賤關東次之攝津次
之天下貨權常以此三所爲準漕運相資以時升降
而其賤穀貴錢之習如一是猶大化和同之際邪[illegible]
升平之習自古爲然人而生此抑何幸也吾聞近世
明主嘗誦宣化帝詔曰王言之爲天下之法也如此
歟又下鮮能知之貴無益之財備怨盈庫謂之良吏
何其謬也故其下皆愛民不求富云有嘗上言曰[illegible]
貴義政遺器臣以爲不祥猗歟君臣相戒如此欲不
興得乎余欲使天下之民知其生之幸也作財用略

○法律略

上世刑法之書四曰律曰令曰格曰式亂離以降多
殘缺者其詳不可得而知云今記其大槩律十二[illegible]
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
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刑五曰笞曰
杖曰徒曰流曰死皆五等自十至五十杖五等自六
十至百徒三等自一年至三年流三等安藝越前爲
近流伊豫信濃爲中流隱岐土佐伊豆安房陸奥佐
渡爲遠流死二等爲絞爲斬大罪之目八曰謀反曰
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

不義謂之八虐除八虐之外皆得議請減贖贖以銅
特議之目六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
曰議貴贓罪之目六曰強盜贓曰枉法贓曰不枉法
贓曰竊盜贓曰受所監臨贓曰坐贓令之目三十曰
官位曰職員曰後宮職員曰東宮職員曰家令職員
曰神祇曰僧尼曰戶曰田曰賦役曰學曰選敘曰繼
嗣曰考課曰祿曰宮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營
繕曰公式曰倉庫曰廐牧曰醫疾曰假寧曰喪葬曰
關市曰捕亡曰獄曰雜令其條凡九百五十五條大
略如此律懲肅也令勸誡也格量時立制也式補其

闕而捨其遺也。吾先王謂民命所繫。故如此。其周云。凡律令格式之書。緒於大寶。而成於延喜。弘仁貞觀延喜三代各有格式。蓋成乎藤原不比等。清原夏野大江音人。菅原是善。藤原冬嗣。藤原忠平等諸人之手。諸人祖。厩戶皇子之憲法十七條。皇子則祖種子命之中臣疏也。故本朝法律。雖倣李氏之名。其實本祖宗所自有焉。故刑之不上於士。優彼成周。而漢唐宋明不能望我萬一。上古之世。天皇無不親莅錄囚徒。不忍見其慘而委諸臣下也。雖中古以下。皆承其旨。重刑獄事。刑部上省最謹其甚。鞫訊斷案。必再四

覆審。再四奏。試視。須獲旨。乃敢處刑。吏之失出者無責。誤深者有罰。至貪墨舞文者。則放之。獄死刑則苟有可宥。百方解釋。不能釋者。天子猶不決也。吏則走出衍法之日。雅樂寮過鼓吹。故孝德天智之際。聽民誹謗。問民寃枉。沙汰諸國吏。平獄放囚之舉。史相望也。蓋上古之法。止於流死二刑。而文武以後。參取隋唐制。加以笞杖徒三刑。亦出愍念。非欲其繁也。凡中古以上。天皇每昧爽。出御於殿。椅而南面。大臣以下百官椅于左右。設高案于階下。置箱焉。五畿七道訴人至極小民。咸登入于闕。而群聚于廷。以次進投

狀箱中。而退。左右大少辨少納言史外記。以次取之陳諸御前。而讀。群臣議而判之。天子時出一語決之。告訴繁多。或至日昃。則即朝堂進御膳。群臣亦食於次殿。一日之訟。盡斷無餘。天皇乃敢歸燕殿。歌舞娛遊。群臣亦敢歸安私第。訟獄中有事體重大不可一日斷者。則盤遊皆廢。蓋帝之心。以伸民枉自民冤爲天下之事莫大焉。是以法司諸吏。人人自勵。不能以其私心折律。迨至大同時。未嘗廢此制。而及至弘仁時始廢焉。委諸外朝諸臣。而自居深宮。置藏人以司傳宣。然猶設虛椅於舊位。藏人坐椅旁聽群議出入

相違。遂致天下之權柄歸世相之手。天長時。始置撿非違使。又分其僚屬六十餘人。巡按諸國。至延喜以後置廳焉。刑部省彈正臺。皆爲使廳所奪。而相家概以黨人充焉。法紀益偏。雖然忠厚之俗。猶存天下之心無不一於王室。即相家竊柄。亦姑息爲宗。自藤原良房曲赦死囚以後。雖常赦大赦。民輒謂出於藤原氏。藤原伊周射華山上皇。律當斬。而減一等處遠流未幾召而還之。授以美官。法紀之偏。可以知焉。而[illegible]之仁厚成習。當時之人。蓋不甚怪也。故後三條帝開記錄所。親聽民訟。振其紀綱。以奪相家之勢。然其宗

忠厚戒覆薄者猶如故焉。爲制五位以上及皇親獲罪判法吏者。設別座分之。凡罪人五位以上當死者聽自盡於家。不加執縛。自弘仁時藤原中成以衛將犯謀大逆律以至保元時三十六帝二百四十餘年。下士以上無抵死刑者。保元之亂。藤原通憲建議曰。非常之變。非常之政。祖宗之制不必襲也。乃論判官源爲義等以斬。平治時權中納言藤原信頼。左馬頭源義朝作亂。殺藤原通憲。平清盛誅之。其後後白河上皇假清盛手。以流新大納言藤原經宗別當源惟方。自此清盛遂弄威柄。公卿不便於己者。輒執

新策　卷之二　一九　頼氏正本

縛流投。遂流關白藤原基房等。然猶籍朝威而行。至壽永文治之際。源頼朝開府關東。不從王令者以軍法從事。西伐之後。雖京畿西國無不從其約束者。而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世將之手。平氏殺虜者皆致諸鎌倉。斬右大臣宗盛于美濃。先王風化至此而盡。然中世以降。淫縱弛惰。上下相習。法律不足以取信天下。源氏乃倍賞必罰。以振其弊。又援朝廷儒生明法律者。爲其僚佐。參酌時勢。立簡約法。以新天下耳目。蓋至此有笞杖徒三刑。其餘律條悉廢不用。北條氏治之不華。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陪臣之手。時政

義時兇逆無忌。凌轢朝官。至府僚則其不便於己者。輒中以危法。然其竊府權襲藤原氏故術。勉以仁厚攬人心。泰時制貞永式目。東西評定所皆承行之。而時頼貞時之徒。因守不變。此數輩大抵皆長者。以伸民枉自民寃爲己任。時頼嘗擢青砥藤綱者爲引付衆。藤綱爲人廉明。數爲時頼指陳諸法吏姦狀。時頼輒拔其尤姦猾者黜免之。姦吏少衰。後時頼讓政時宗。而老乃削髮爲僧。野服獨行。周歷諸州。覘察士民寃枉。貞時亦景時頼之政。數遣使者。察諸州守護貪廉以黜陟之。已而廢遣使者。又專威權爲不法。受守

新策　卷之二　二〇　頼氏正本

護金不以實還。及延北條氏耳目未之及也。會紀伊道士某至鎌倉評定所。告使者不法狀。貞時驚盡罷免之。及其老則微行親察之。北條氏之愼刑獄收人心此類也。至高時世。法憲寢弛。貪墨進用京時奥州安藤某與其族人爭訟。族人爲曲。高時嬖臣長崎高資納族人賂。曲某也。某怒。北歸據其寨。起兵。泰時時頼以來天下武士背北條氏者。始於此。高資猶弄柄不忌。攝津之渡部氏。紀伊之安田氏等。皆叛。海内訟屈而天下之威柄得暫復於天子之握。後醍醐帝初做後三條後白河例。置記錄所。親聽民訟。銳意從

事以公怨收民心以與北條氏相形而恢復之業成焉業成之後記錄所仍舊補名和太田富部諸氏以將臣特旨入直焉天皇時親蒞大訟大獄聽斷於此置新決所于郁芳門左右卿相以下大史外記兩判事紀傳明法兩博士直焉直日一月六回以聽斷四方雜訴而內謁旁行近習之臣無時潛奏以助其黨源北條氏而降爲將府屬僚若諸國守護者中興以來率與其權朝士近臣乘勢凌辱之其采地租賦者率籍制侵之於是衆訟則一一所斷令如故而內旨歸諸侵者海內又役輒屈而天下之威柄再歸將家之手足利尊氏以大度資濟以威斷雖法紀不定時無明制而懲中興之弊勉持公平至義滿之世其管領細川賴之令今川伊勢小笠原三氏草將家法式號曰三議一統大草紙圖有十一位禮節書其文書則有御內書下文公帖御敎書奉書數等其號令有遵行施行打渡等名於是徵天下敎書其出於尊氏義詮親手者循故其出於權臣高氏佐佐木氏者則斥之天下大悅義持之中世乃罷赤松滿貞曲斷訴訟氏之訟而威令漸廢義敎之始政復禁權門請謁署管領應日凡訴事者得奉書後十日出對過期者勿

聽已而自倦政又以姬人小辨者之讒殺一色義貫將吏人人自危義政繼之使伊勢貞親司傳宣內謁之行猶中興時終開天下分爭之端而天下之威柄移其權臣而歸其陪臣之手織田氏與三好松永諸氏角而勝之識曰室町所以不能馭其臣者在於廢法律耳於是以家臣分司京畿訟獄皆宗酷猛其性忌克殺冷將吏舊罪亦招將吏自危之禍而天下之威柄移而歸其將校之手豐臣氏性比織田氏稍大度而其猛暴相若也京畿之政一循前世及至爲關白則朝廷百官及天下牧長皆奉其所制其平日待牧長以下士大夫及治黔首可以軍法從事而其慘酷視前古毋比凡大逆不道以至銖兩之姦一切斷死號曰一錢斬謂竊一錢者亦斬也於是重罪之戮無復可擬則加立梟首鋸首凌遲磔炮烙鼎鑊等戮褚於等科差而擬之諸爪牙將吏承風皆以毛鷙持頗不能末年處其從子秀次於大逆律令自屠腹刎其子疑其有遺種也其後宮婦御無少長皆斬之人莫敢言其冤豐臣氏初置五奉行兼掌訟獄戒之曰大事五人皆議小事二三人決之必慎必審毋愛富而惡貧凡人有三病私欲也挾讎怨也溺嗜好也而

私欲爲之根。法輩苟愈其病根，治可幾也。於是其始政猶有可觀者。其用法雖酷，能執柄一時，蓋由此也。凡自武門執天下之威柄，概婾爲一切。其時勢然，不獨豐臣氏也。特北條氏承大亂後，天下小康，故式目頗肖。然亦勸誡之令，非律比也。其用法大抵因斷例而擬焉。足利氏以下皆然。方元龜天正群雄割據之際，武田氏用山本晴行之說，創立律五十餘條，施之甲斐信濃諸州，務耕戰便進取。而其民畏而不愛，其國暴蹙。蓋本邦之運，未至如西蕃之季，雖戰國爭奪之時，而風氣朴，民僞未閑。故律令格式，雖謂本祖宗

之法，亦多視外國而誤傚之者。故王家之詳，終不如武門數氏之略爲愈也。而忠厚之風，我邦所自有，故雖如源氏豐臣氏，而其不上刑於士，有罪則聽其自盡者，猶尚如故焉。此則王家武門所一，皇和之俗所以絕萬國也云。

賴襄曰，吾作法律略，而悲藤原通憲之意久矣哉。王法之不振也，而有由焉。由之不求，乃獨振之，如之何其不及也。吾聞通憲少負才學，嘗題其扉曰，吳桐何日遇知音。夫使通憲而不遇，則後之人將論而弔之。唯其有遇，乃爲天下之僇。士之不遇，未必可悲已。

新策卷之二終

〇八議

〇古今總議

天下之大勢。治則不能不亂。亂則不能不治。然而治亂之變。必有所以然焉。我邦治亂。其源遠矣。上古明王。創治定居。歷二十餘世。無大變亂。當此時也。制度簡易。天下皆兵。而天子爲之將。大臣大連爲之偏裨。因俗而治。務結其心而已。然三十世後。因外國制。立八省百官。而至五十世。政權爲世相外家所竊。當時之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天下軍團更役六衛。有事

則遣將合之。事止則散其兵。以奪其權。及相家之專也。選人於流。文武世官。加以鎭守府多事。關八州土豪。世隸將家者。因襲之久。如君臣然。然而至七十世。綱紀益弛。二帝爭統。則世將之臣。投釁而起。挾兵力要爵賞者。始于平氏。而成于源氏。遂托總追捕之名。碁布私隸于六十州。以網收兵食大權。而天下之大勢始變矣。變而未幾。其外家北條氏。陰結人心。以竊其權。傳之九世。而朝廷乘其失民心。以收復舊權。然濫封汰賞。以失其術。又爲足利氏所橫奪。而大權之歸將家者。益定。封少子于東。分功臣爲世襲守護。而

天下之大勢再變矣。而六世而降。大臣爭權。守護不服。割據呑噬。淆亂塗地。而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其將豐臣氏繼之。挾衰王而馭群豪。分山裂河。以成封建之形。而天下之大勢三變矣。三變之治。原再變之亂。再變之亂。原始變之治。治亂之變。易於天下。皆有不能不然之大勢。大勢。其猶長川大河邪。當其未變也。雖深淵不可測。而懦弱可玩。及一日洪水騰湧而至。則合億萬之力。莫能制其暴。而問其始。則可玩者也。故治水者。不諉之天災。而治天下者。不諉之時變。苟求所以然。則時變可豫制也。夫變亂始定。君民相近。

文武不分。故雖有姦雄。莫得而窺其際。而治之久也。制度日文。而國日弱。君日尊而民日遠。所以內相據其隙。而外將利其弛也。豐臣氏而上。至王家。槪無不然。而王家及足利氏。爲最甚焉。皆其子孫之罪也。然有不可專罪其子孫者。上古之制。立左右臣連。以分其權。而轄諸天子。馭臣之術。固宜然爾。中朝乃倣唐制。置太政官。而足利氏豐臣氏。亦立管領大老之族。更轄其政柄。皆使權臣扼其子孫之吭也。然王家郡縣之世。其權臣猶之文吏耳。至封建之世。則其權臣皆挾土地兵馬之力。織田氏所以被禍。亦由此也。夫

封建非失制也善獨其本末則封建乃所以制權臣也當夫中朝苟分封皇族小而多之使其力足維本而不至勝本則可以壓權奸之心可以控制如源氏者源氏亦徒務強本弱末而不知出於此所以孤立自覺均於王家也足利氏之封建也蓋似知此矣然不小而多之而大而少之急於攬其心而不知中與所以失豪傑之心乃由此焉而織田氏豊臣氏亦復因之宜矣三氏之末大不掉也且夫封侯維本者也權臣馭末者也馭末之權臣不宜與維本之力而維本之封侯不宜授馭末之權權力相持而人君得以

制其間今三氏之馭末者即維本者是其所以常亂也三氏之所以常亂不獨此也封建之世最不可不擇其居也居之得便者莫若源氏北條氏蓋本邦地形東北爲腹背西南爲股臂據其腹背而制其股臂是二氏之所以勝王家也而後之三氏因王家而居誤矣王家自有可因者兵制是也源氏北條氏因之一其兵民彼七馬所以精強不徒地利然也及大勢之再三變也閫兵于城而取餉于民其民弊其兵冗其將持權而動王家上古詎有此邪然王家之中葉業已漸不守此制也彼大勢之所以始變而流爲五氏原乎此而已矣吁使夫上古明王出於中葉則其居不必乎此也其制不必郡縣也然其制兵也一文武也維氏心也分大臣之權柄也因之者治不因之者亂故唯上古之制爲少缺也夫制近上古而事便於上古者苟善守之其治豈有涯哉故治天下猶治水捕蛟龍搏黿鼉過萬里奔流而放之大海者創業之主也守其防者子孫也中葉及五氏其創業固失其宜而子孫亦有招橫流之變者後之人乃誘諸天下之大勢不能不然而不知制之之術甚易見也術者何乎曰因其所以治而革其所以亂是之謂能制

天下之大勢

○平安議

國勢之衰。每由舍我所有而倣人所爲焉。夫我所有。便於我者也。人所爲。便於彼者也。便於彼者。必不便於我。猶便於我者必不便於彼也。況彼我共便者在我。而彼我共不便者在彼。乃舍我而倣彼可乎。平安勢衰。奪國於武人。原其所由。安在乎。保元建久之際。將帥之勢積重不回。乘釁而起。邀功賞而不可制。又從而相噬擠。至却朝廷而要私利。由此而衰歟。曰否。天安而降。執政大臣藉外戚之親。以一人管轄諸政。而天子贅于上。選才以格。列植私黨。蟠據要路。牢不可拔。由此而衰歟。曰否。弘仁之朝。始置傳宣之官。天子不親政。盤舞歌咏肆於上。而兵農訟獄壞于下。由此而衰歟。曰否。然則平安之衰果安由哉。曰嗚呼何迂哉。由倣唐制也。我皇和自有制度。貴簡質不貴繁文。有縣主有屯倉首。有郡長有國造。而皆轄諸天子。獄讞税政。無不親聽。大臣大連分四五員。而左右之。有阻化方命者。則親征之。不則親王代之。公卿爲裨。齊民爲伍。雖其常乎。籙弧以莅雜臣民角獵其簡質也如此。是國勢所以懾四夷也。自從大化馴致天長。始數通李氏。美而倣之。彼有專相。故我置太政一員。彼有六曹。故我置八省。彼有守令。故我置國司。彼有北衙六軍。故我置六衛。彼有節度府。故我置鎮守太宰諸府。彼有內侍。故我置藏人以司傳宣。然後黃袍巍冕。高坐深殿。都兪吁咈以治。驅闔國之民而衣冠之。造刑律以束之。其繁文也如此。君民於是漸隔。而天子終不親政。政權於是漸偏重不一。而外戚終蟠據要路。文武於是漸岐。賤武溺文。官政偏枯。而將帥之勢終積重不回。至不可制。則海內人情安武人之簡質。厭朝政之繁文。而國奪於武人矣。夫便於簡質而不便於繁文。萬國之通勢也。而舍在我之簡質而倣在彼之繁文。平安之衰。職是之由。後之治國者盍鑒焉。然而世之拘儒瞽生。動美西土而陋皇和。欲以衣冠文物變祖宗馬上之制。使人主從之。則幾何而不爲平安哉。

○前鎌倉議

壞王權而不自操之授之於己之僕是源氏之業也王家之制州郡之政分之守介掾目藩府之政分之將副監曹而皆總之八省諸司兵食大權常在天王之握而于文治建久之際州郡之政悉爲藩府所總而八省諸司從爲虛器王喪其權天下有大盜而攘之矣源氏乘綱維之弛而竊據形勝之地開府置曹自取將帥與其謀主謀請各州守介之外莊園鄉保置地頭國司置守護逐畝分稅以充糧餉以護王土而道捕亂後之盜賊朝廷劫于其威悉聽其請則分

黨入于七道而自總之一舉手而悉攫取分食之利是乃彌捕盜而自爲盜也彼經營辛苦以收千載以來不拔之權而後悉收天下可疑可慮之人殺其外而强其內蓋欲傳諸子孫使長操其權也而至承久之際禍發其所慮之外子孫悉斃於姦臣之計而嚮之所辛苦而取者瞬息之頃又墜于人手原其所由則源氏自授之也源氏世食武藏相模等九大州而天下糧稅不與焉是宜分以封諸弟或分授遠方數州守護握重兵于外以壓內姦之心苟根本之力十倍其所分彼此犄角犬牙相抵以犄制之則諸弟雖有雄略亦何能爲凡創業之主慮其子孫者必强其內又固其外內外相形然後長久外無親藩宗室之固則內之姦臣無所顧忌王家失權亦出於此也而不改其轍姦臣之所忌吾代而刈之以安其心使其殄容然扼吾子孫之吭而奪之權雖其盜攘之報宜然而非源氏之授而何故曰攘王權而不自操授諸己僕是源氏之業也

○後鎌倉議

天下之事。有分有勢。天子在上。群臣在下。下至陪隷胥徒等級分明不得悖而亂之。是所謂分也。然在上以其能撫下也。不能撫下則民心去矣。民心去則天命變矣。天命變則在下者或升在上。代撫其下。人莫能爭之。是所謂勢也。故在上者。宜畏其勢。而在下者不可以勢爲口實。在下者宜敬其分。而在上者不可以分爲憑恃。分之與勢。常相持。而天下之事無不當也。此說也。吾於北條氏得之。北條氏之悖逆甚矣。以陪臣執國命。始欺其主之孤兒寡婦。設陰謀以使其

主之骨肉黨與相屠。相屠而至漸盡。然後袖手徐起。以收其權。然猶狼顧惘凝憚公議也。乃取主人之子代以爲主。而陽尊之。然幼輒立之。長輒逐而更之。求趙如狗豚。天子憤其然。謀討滅之。則擧兵犯闕。取而幽之。廢一帝而流四帝。終分皇統爲二。要互錯綜如棊奕然。其悖逆不亦甚乎。而總攬六十州之權。在萬民之上者及九世。何也。以撫字其下也。北條氏之撫字至矣。自儉而豐民。級租稅平獄讞。以使海內之民各得其所。爲已之任。屢發使巡按諸道。問民疾苦。而察吏之勤惰貪廉。信賞必罰。粗無偏私。至有水旱蝗

飢則輒發賑之。凡中世後武人爲大君者衆。而無北條氏若也。何其撫字之至也。而其斃也忽焉泯焉莫之或救何也。以悖逆其上也。雖悖逆之甚。以撫字而暫存者。不可爭之勢也。雖撫字之至。以悖逆而驟斃者。不可亂之分也。彼當其未斃也。蓋口實其勢。自謂天下莫能爭我。以至悖逆無忌亂乎其分。而自取亡滅。然中朝帝王。自憑恃其分。驕逸日甚。其所以爲政止於歌詠禱祈。至撫字下民之任則如不聞知。視武人如奴隷。而視陪臣如糞土。豈圖我之糞土視者乘勢而興。代執國命哉。吁乎後之爲人君者。常鑒北條

氏之所以興。而爲人臣者。亦無忘北條氏之所以亡。則上下之福豈不兩全焉乎。

○中興議

役使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背我，是果何術以致之乎。高爵以勸之乎，顯位以勉之乎，大國廣邑以維其心乎。此皆非也。高爵彼將適惰，顯位彼將適安，大國廣邑彼將適飽而去。此豈其術哉。元弘之事已成復敗。議者皆謂帝賞武人不足，所以取敗。我獨謂賞武人有餘，所以取敗。何則，足利尊氏游移觀望，挾其閥閱而投帝之危懼艱難之時，以期殊寵。帝果大德之，降把寵護，唯恐失之，唯恐傷其意。高爵之，顯位之，大國廣邑之，無功而爲群帥之上。彼諸中

等得，始有藐視朝廷之意，陰窺竊望，待隙而起。一去而不可復維，是由有餘而背上也。新田義貞有將才，而器量讓於尊氏，竭力以殪大猾者，不過欲伸其積屈，取一王爵以光榮門地而已。帝知其功過出尊氏之右也，是以不得不使比之，乃亦高爵之，顯位之，大國廣邑之。由其望外，彼始也翹然自喜，中也怏然自足，終也偃然自安。山門之挫，不究追尊氏，以誤大機宜，者頹之已甚，莫可復勸勉之也。是由有餘而不爲上用也。帝之失其術，恢復所以敗，莫大焉。且夫彼之有餘，此又必欲有餘，故不得不厚賚於諸有司臣也

有餘於彼，必不足於此，故不得不已與復奪加說與利也。種種敗端，皆生於賞武人有餘也。議者又謂蓋獨見其已與復奪者，以爲賞之不足也耳。於乎，使帝知其術，則雖賞之不足，足以勸勉而維其心，何必高爵顯位大國廣邑爲哉。彼尊氏義貞，武人之最雄鷙者也。最雄鷙者已勸勉而維其心，則如彼赤松小貳小豎子輩，鏡使其怨怒而背，使此轉彼，猶餓鷹之於弱禽耳。議者又謂當時之勢，不以高爵顯位大國廣邑，則彼最雄鷙者怨背不爲用，滋甚矣。此亦非也。當時若承於北條氏乎，北條氏盛時，武人未有過五位

者，未有全食一州者，而未有一人怨背之者，未有一人不爲其用者，亦在役使之術如何也已。

室町議

制天下之勢者必重其本又強其末末不強無以維本本不重無以御末故擇地之外險內沃而兵精者而居之使海內士民偏聚于此末日輕而本日重以重爾輕所以御之也擇宗族勲舊封諸大國而列植四裔裔末強固則本基不搖所以維之也末雖有強國為本所御故不能叛本雖有重臣之變外敵之患為末所維故不能肆且横本末不相通而相形是善制變者也室町氏之制其勢其有見於此乎論者皆誹其封東藩貽京府害也吁封東藩乃貽京府利也

尊氏何不知關東為便京畿為不便乎而棄彼居此者慮南朝也既不得居之亦不可與人故舉其宗族封焉使與京府相形而犄南朝強末以維本也故京府四世外患有如南朝如菊池北畠氏內變有如師直如道誉如時氏國清義弘而隨興隨熄本基不至動搖者東藩維於其末也然自義滿已猜而圖之及至義敎終乘其內訌而滅之東藩已滅鋑血未乾而有南孽之變有滿祐之禍有宗全勝元之難禍害延於七世竟為權臣陪隷所覆者失末之維而本以搖也夫權臣之性豈忠於義持以前而邪於義敎以後乎亦外顧有禁其心與不也已是尊氏所以豫制勢於其末也夫氏滿輩用八州精兵而不敢遂叛者海內士民固偏聚京府其勢日重雖四散畀弱之地亦足以御其末也且也八州不隷甲斐信濃則不為國何哉沃而不險也故自古未有以無甲斐信濃之八州而能得海內者也尊氏之豫制勢於其本也亦如此何得誹之以為貽害子孫乎子孫變尊氏所制滅夫東藩自絕其維故至生害耳所謂變制者不獨滅東藩也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亦其一也尊氏之世師直賴章之徒為執事皆封不大者也封之

大者特取於其強末而不授以根本之權而猶或至倍叛至義滿則立管領三職以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為之斯波為宗族細川畠山為勲舊皆封大國亞于八州而強末者也而授之以據本御末之重權其可當乎義敎以後之禍害已成勢於此矣況加之以東藩之滅此輩亦何所顧忌哉是之謂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已絕其維又墜其御室町氏之所以失勢其恐出於此歟

安上議

創業之主封建其國者。無不欲其長服我而不背叛我也。於是乎悉芟昔者之外藩而周酬今者之家臣。而後其國盡爲我僕妾也。以爲是可以長服也。而背叛相踵焉。其或存外藩而家臣其半者。猶未盡爲我僕妾也。惴惴焉恐其或叛也。而長服何哉。外藩家臣相半者。外藩漏於芟者也。必少而大。家臣欲酬而不充者也。必衆而小。以衆而小者見少而大者。則其勢猶有主客之分。而常有内嚮陪屬于上之心矣。夫然後足以威服外藩。是外藩家臣盡爲僕妾也。悉芟外

藩而周酬家臣者。家臣之封少而大。其勢比肩外藩。而抗于君焉。有欲爲君所爲之心。所屬外藩亦恐終被芟。疾視相危。是外藩家臣。盡不爲僕妾也。故盡爲僕妾適盡不爲僕妾也。不盡爲僕妾適盡爲僕妾也。盡爲僕妾則服。而不爲僕妾則叛也耳。安土氏之弑於叛臣。人皆謂由其太薄於臣。我以爲不然。安土氏亦所謂欲盡爲僕妾者也。故屏東諸侯。而芟西諸侯。屏西諸侯而芟東諸侯。其所芟盡賜家臣。四五臣各封二三州。何爲薄乎。然外藩固多叛。而家臣之勢亦與君抗衡。是以刻責一下。乃忤視而起。噪而噬之。自

代其位。其餘二三臣僕亦相踵角立。争奪君之遺業。視君之胤子。如狐豚腐鼠。捽而去之。噫向使安土氏不盡芟外藩。因而撫之。衆封家臣而薄小之。則外藩易服。而海内早定。必矣。而家臣亦皆自視異於外藩。而嚮服之。雖被詈罵。而謂僕妾所當然。不敢以怨。雖怨。而其力不能叛。雖叛而其餘者畏外侯之窺覦。其勢相合相保。立胤嗣而共護之必矣。唯夫欲盡爲僕妾。是以太厚其力。唯夫太厚其力。是以至離叛而不合。故安土氏之亡。由其太厚於臣也。非由其太薄於臣也。

大坂議

人主之所恃以馭世者爵祿而已可以貴人可以賤人者謂之爵可以貧人可以富人者謂之祿人主操貧富貴賤乎人之權而人臣待之以貧富貴賤矣不然何以能馭之乎然不善操權褻而濫之使爵祿輕善操權者節而時之使爵祿重爵祿重則一紙之文數升之俸受之者踴躍而得之者感戴爵祿輕則今日割十郡明日割十郡朝廷之上除目如雨受之者以爲當然而得之者不德乎上以爲當然不德乎上則其心各自爲之踴躍感戴則其勢羈紲于人主

苟使天下有羈紲于我之勢而無各自爲之之心則爲善馭世者矣大坂氏之馭世變而定之總而攬之功烈之盛近古所未有也而二世輒亡蓋天之啓眞主也然原其所由亦使爵祿輕也歟挾天子令天下以朝廷名爵爲濟私之具武人卒吏或至列朝班用此而四略劃三備躪播津批越前刈紀伊鋤四國擣九州肇關東而壓陸奥四海之内頃刻爲其所有動舉數州之地以封將校賈豎賤人或至爲司牧海内之土已不給則又欲包朝鮮而取明氏以之窮兵力失民心國祚愈促非爵祿之輕乎是故以此富以此貴者皆以爲當然不德乎上乃有各自爲之之心彼枢肉未冷而社稷爲墟者出于此也世乃稱其善攬英雄嘗譬之捕獸餌其所嗜者邀而捕之然操餌於我節而與之然後可以羈紲於我散餌於地饜飽其腹則始也雖驟來乎終也各自奔躍而去矣彼輕爵祿者亦徒攬諸一時耳豈百世常馭之術哉雖然當其攬諸一時也弄大猾于股掌百萬之兵伸縮起伏唯其所麾應仁以後百有餘年之亂乃以頃刻定之抑何雄也其輕爵祿亦頃刻定之之計耳吁其所以得天下於頃刻乃其所以失天下於頃刻也夫

新策卷之三終

新策卷之四

二十三論上

客讀二十三論。問吾曰。子何不自揣。爲若出位之言乎。且吾視子之常。何其迂也。吾未知子言世務何如已。曰。否否。我以擬其文也。非以做其實也。以泛論乎古也。非以切言乎今也。吾結髮受書。唯古人是述。其迂其直。非所識也。客曰。我之文鮮及經世。子之擬之亦宜矣。然子雅稱秦漢。而此文也方而滯。沉而弱。求諸秦漢。未見其肖。豈倣韓非國策

而誤曰邪。曰唯唯。吾嘗謂擧業病於文。又利於文。我之所謂文。曰記。曰序。曰柬牘。是而已矣。時覯雋者焉。而至五六百言。則補塡耳。亂雜耳。彼之操觚則萬言條達。無他資於擧業也。吾故擬彼場屋之文。一日課一篇。務其達。不求其雋。今而視之。雖我亦厭。每欲毀而棄之。而二十三日精神亦不忍沒之故紙簏。所以貽是識。識者不止子也。請書子之識以防之。文化甲子孟春賴襄識。

〇君權内治。

總攬萬人之命。而制之於一人之手。是人君之任也。語物之少。以一人爲至。語物之衆。以萬人爲至。人君以至少總至衆。一失其所攬。其勢將紛亂解散。不可收拾。可不懼哉。苟知其可懼。亦何得自宴樂而逸豫哉。然後世之君。以宴樂逸豫。而招紛亂解散之禍。爲姦豪所劫奪者。項脊相望。何也。蓋其心常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是以肆然蕩然。沉宴樂而溺逸豫。宴樂逸豫固多其類。而其沉溺之最者。爲内廷。凡百之禍無不源於此也。人君將謂内廷自内廷。外朝自外朝。我退安内廷。何必害于外朝之政。是其所以招禍也。請極言歷代之弊。蓋

内廷者。人君退安之地。其始也。嬪婦内豎。厘厘數人。任侍御掃除之事耳。至後世也。則爲外政之源。何謂爲外政之源。蓋人之情。勉強於堂階。而誠實於枕席。易疑於誇誇之言。而易信於刺刺之語。以易信之語。而投於誠實之候。以勉強之心。而聽易疑之言。則必資於易信者。以斷易疑者。而外政始源於内廷矣。是其弊之大本也。紛亂解散之勢。已萠於此本。蠹而末腐。固其機也。故其始也投於君之心耳。其中也。請謁於當路諸人。當路諸人自知此之易疑而彼之易信。常有畏之之心。則不敢不受其託。某忠而才矣。某邪

而不才矣。雖邪而不才矣。而為彼之所託。則不得不用。邪而不才者。不得不用。則忠而才者。不得不舍焉。當路之常者猶然。況其姦者乎。忠者賴以舍焉。邪者賴以用焉。而內廷之黨碁布於外。當路諸人間有憂國者。不受其託而爭之。則以夫易信之言。瑕不受託者。而瑜受託者。以誠實之情而聽。無不瑕其瑕。瑜其瑜。即不然而訪之外人。外人已為其黨。則如合符也。然後黜其瑕者。而委其瑜者。而內外上下無非私黨矣。人君以一人孤立其上。枕席之中已為敵國。況堂階乎。況四境乎。其所攬者已去其手。而紛亂解散之

勢乃極於此。然而其心猶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宴樂之益沉。逸豫之益溺。而不知天下之姦豪已窺其後。嬪婦內豎其為禍猶淺也。至姦豪則不然。夫彼姦豪者。當英明在上。則伏而不見。匿而不出。然其染指垂涎之心未嘗止也。將待上之有瞶主。以伸其所大欲焉。而其眩惑乎君也。未嘗不因內廷也。其心蓋謂我欲竊權。而固獲於權。則君亦必生固守之心。於是遁焉自引。如不有意於權。畀然自伏。如畏於權者。縱君之所為。而如不聽知者。君乃以為彼無如我何也。我權常在我手。人無

之能爭也。於是乎始沉宴樂溺逸豫。而後彼姦豪者始得以竊其權於外。又從而結其所宴樂逸豫者。酬彼之所欲。而使助我之所欲。使君不得覺權之漸移。又恐他人之爭己權也。乃鼓其好利競榮之心。使內外上下紛爭而不辨。則其勢不暇及我。然後我得以專其權而久持之。久持之則其威牢定。而其勢積重。內合內廷。外援萬人。內外聯絡。如膠漆然。以萬人膠漆之臣。窺一人孤立之君。其為禍豈可測哉。是歷代所同也。夫雖至昏極愚之君。豈甘此不測之禍哉。蓋亦不能知禍源而塞之。人君自疑我退安內廷。何必

害外朝之政。然而其禍害至此極也。然則禍源專在內廷。內廷果可去乎。曰何其然。嬪婦內豎廑廑數人。任侍御掃除之事。獨取於其廣繼嗣。而減冗員者。勉強於枕席。而誠實於堂階。每疑於刺刺之語。而每信於諤諤之言。則雖有姦豪。而將誠伏于其明。尚何廑廑者之患。何紛亂解散之有哉。唯夫宴樂逸豫沉溺於此。是以為禍之源也。然則禍源專在宴樂逸豫。不宴樂逸豫則可乎。曰何其然。不原所以宴樂逸豫者。而徒欲不宴樂逸豫。是亦勉強耳。雖得宴樂逸豫而不敢然也。不敢然者。有時而蕩。不得然者無時而肆。

彼其始之所以肆然蕩然沉溺於此者無他其心自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禍源所窮在此已矣人君苟知其以至少總至衆則謂天下之可懼者無若人君矣以天下之可懼者爲已之任雖欲宴樂逸豫而可得乎人君唯謂天下之可樂者無若人君矣夫是以自釀不測之禍授天下之姦豪以已之權而不悟也

○大臣監官

權柄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君握權柄以馭其臣是以能制闔國之命與其臣以權柄而使專之是自喪其所恃也何以爲君乎故權柄在上則盛下移則衰下移而不回則亡和漢古今之事如星羅也知所略而燭然也古昔明君知其如此也於是以其經艱險老事機之智而立其憂後嗣防禍變之制制之一立延於百世世之俗儒者乃容喙其間動援經義紛紛不止以謂如古制則使人臣謂人君猜我殆非所以任使賢公名卿也夫執政太臣孰有不忠謹者哉雖

然凡治國者不賴人而賴法古制之慮大臣也非待大臣以邪横而常猜之也今雖皆忠謹也而何知百世後不有邪横者哉故立之制使後嗣常守而不變則雖有奸人而不至專權是法之所以可賴也所謂制者不獨以慮大臣而亦所以保全大臣也爲人臣者皆知其所以保全我也孰敢謂猜我哉况賢公名卿與國同休戚者亦何視其所憂慮者以爲猜疑而變更之哉人君固不恥於俗論也苟恥焉乎不喪其所恃者幾希人君宜斷然謹守古制也已雖然其於古制當求其所以立焉之意所謂意者在不喪其所

特而已矣而古制之中亦有足以爽焉者非智之疎也由密而過也曰何謂也曰有二其一曰執政以輪直宰爭也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原祿重權不可並授其授權也亦當分而授焉庶幾不至專横也於是勲舊巨室與以厚祿者特取於其內外相形鎮壓奸邪之心而不使參預機務乃別擇俸祿不太厚者以爲大吏以攝制群士即雖巨室而進止奏請一因其傳宜然所謂大吏者亦置六七員復置其副而皆統之於君可謂善制哉俗儒乃謂以卿攝於大夫經義所未聞也且我之執政即彼之宰相宰相必專任一人

而後可展厥才宜以卿一人攝制大夫以下以統政權噫夫秦漢丞相唐宋同平章事元左右丞相皆專任一人而動至專横也朱明懲胡惟庸之禍歸政六部尋置閣臣五六員視草是其所以軼前代也我之執政酷肖閣臣蓋衛帥肖吏部騎帥步尉肖兵部計司郡司肖戶部市司肖刑部工司肖工部謁者肖禮部粗存六部體貌而執政亦不以一員統之明君所慮蓋暗符邪我王家古置大連大臣四五員尋增內大臣其後有所謂大政大臣者然猶非親王不任焉中朝乃以大臣任之至立攝政關白內覽宣旨等名

則上下安作極矣其稱賢公名卿者獨淡海公一二人耳其他皆專横如彼蓋誤取唐制以自招此弊也而室町氏亦取其弊餘之制置管領職一員以細川斯波畠山三巨室更亢之厚祿重權並以授之而七頭三司者皆受其攝制其稱賢公名卿者獨細川賴之一二人耳其他亦皆專横如彼大凡管轄諸部之政而其總合歸一之處人君以一人操之是人君之所以不可無也而業已有以一人操之者矣則無君可也有攝政關白而天子如弁髦不亦宜乎今乃謂執政宜專任一人是使百世後有弁髦其君者也然

使弁髦其君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古制六七大吏以一人宰一月之事輪直循環周而復始此亦不使權柄常在一人也可謂審矣然雖不使常在一人也有時而在一人何若使常分在數人哉欲使常分在數人則莫若廢輪直之制耳夫所貴於列署攝政者以其分權也當夫直月也銓選食貨兵營工作典禮之政盡總合於一焉今也無非忠謹者則權愈專專愈成也百世後遇彼横邪者則幾何而不弁髦其君如夫攝政關白管領哉又何在其爲分權也廢輪直則猶明閣臣協心贊輔矣不獨不弁髦其君亦可

以絕苛簡推諉之弊矣難者將謂如此則百世之後
六七員之中宿任望隆者常爲計議之首易至專權
而新進望輕者不得與之抗君則受其弊矣是習染
之見耳如此而後雖新進而得以抗宿任者耳當夫
直月諸政總於一人之手孰能抗之廢輪直而人人
爭議取決於君君則始足以禁其專橫矣其二則曰
監察之勢輕也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君而無耳目群
臣忠邪庶民疾苦無由而知也於是立監察之官以
親信可倚公忠不偏剛亮之徒隸副焉掌伺察事其
於都市諸曹不時出入毋得拒之是以人君獨坐深

宮而臣民微事無不悉知也非常之變可以預備而
無危也人君權柄是以益隆可謂善制哉俗儒乃譏
三代無監察之官是叔季之法生人臣自疑自危之
心者也宜廢此官推誠心於群臣腹中臆我王家古
置彈正臺其尹或以親王充之常爲法紀之司朝綱
由之振肅而中古徒供文具至或闕尹不置執柄大
臣僉無忌憚若彼朱明亦置左右都御史以統衆監
與閣部抗爲三焉世宗以小嫌抑臺諫而法紀漸萎
愚者論明初未有閣臣專權者而至嘉靖中嚴分宜
父子乃有人小丞相之目終釀禍變而其君不得保

全之者起於憲部之勢輕也夫有此而輕猶且爲姦
臣之地乃謂宜廢此□是百世之前豫爲姦臣之地
也然豫爲權姦之地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古制監
察皆糾於大吏蓋所謂監察猶我之少弼彼之殿
中侍御諫議而所謂大監察者如我之尹彼之大夫
左右都皆宜直糾於君矣而不然也故其勢太輕此
制也蓋慮其恃爲君耳目或至橫肆也是以縱諸此
而操諸彼可謂密矣然監官之橫肆孰若巨室大吏
之橫肆何若其重勢糾諸君使足抗大吏如夫尹
與都哉則百世之後雖有權姦者而常有所忌而不

至專橫自簡一入無不落膽矣夫所貴於立監官者
以其察群臣忠邪也與其勢太輕其建白報告槪由
人宜達是何在其爲察忠邪也小臣之邪不必害國
大臣之邪必至危國苟重監官之勢則大臣無不謹
飭也奚翅大臣然也小臣何有不風厲者哉奚翅大
小臣然也亦足以抗諫於君也故監官之任當以察
君之非爲第一察巨室大吏次之察小臣爲下難者
將謂如此則君之耳目獨及於上而不及於下民庶
疾苦何由而知焉是淺露之見也如此而後耳目不
獨及於上而得及於下耳夫臣民微事知之何益今

察人君及大臣之非則人君及大臣□非皆關民庶疾苦者也人君之德日進而其權柄益固矣噫權柄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故明君立制其意甚密使後嗣不喪其所恃焉而大吏之以輪直爲事也監官之勢不重也皆有足以喪焉則密之過也後嗣不遁於俗論而守古制固美德也然徒守古制而不知古制所以立之意而副之謂之守古制不可也賢公名卿其亦盡慮此故廢輪直重監官者似不守古制也而不守古制適所以守古制守古制適所以不守古制則何必守古制哉

○銓吏革弊

必宜有也不必宜有也有則有以司事不有則無以司事是非必宜有者乎有則足以助事耳不有則不足以助事耳是非不必宜有者乎古之善治國者以長官爲必宜有者以胥吏爲不必宜有者故事古而不弊後世則反之請言事之尤大者夫計曹者國用所贏縮也郡曹者國本之所安危也市曹者國法所弛張也古者國用司於計司而計胥助焉耳國本司於郡司而郡胥助焉耳國法司於市司而市胥助焉耳今者籌錢穀算緩急委於計胥監豊耗督徵比委於郡胥審問擬理盜賊委於市胥而三司發於上矣是之謂三大事弊然此三者其始或有便於國之勢而未有弊於國之形是弊之所以不去也何則胥吏之體近於其民而嫺於其曹民之情僞如擢髓也曹之案簿故事如指掌也上之人視其然也以爲便焉使其久焉而不變長司之體遠於其民而疎其曹民之情僞如惟面也曹之案簿故事如望洋也上之人視其然也以爲不便焉使其不久焉而屢易屢易之至旦暮遷如客其曹不變之至襲子傳孫如主其曹以主其曹者之心受客其曹者之令以惟面望洋

之識御擢髓指掌之情而弊乃起矣計曹之弊蠹郡曹之弊刁市曹之弊墨貪緣籌算之際不誤其稷不爽勾覈而暗有所蠹貪緣監管之際動厨傳擾閭里刁勤下戶而銷鑠豪族透鐵洒換之處亂之而侵貪緣審理之際所欲甘心雖有可末減者而舞文巧詆必致刻深所欲報德雖有可痛懲者而折律戴端必附解免蓋其俸薄而其員少其任久而其權專故雖廉且厚者不得不然也其始也猶於案簿交錯之際爲紛紜眩人之計使長司不得覺至其終也箝制之術漸熟爪牙之黨漸廣高下起滅唯其所爲及至此

新策　卷之四　○十三　頼氏正本

也上之人非不知其爲弊也而如無見也何則以其必宜有也至若夫長司也詮選甄別槪拘資格起於紈袴而遽幹劇務唯胥吏之成是仰體專勢孤則袖手旁觀耳即有強幹精明者欲察其弊而釐革之而客主之勢已不可較甚則衆謗囂騰識彈倒起生仕途之梗焉是以游移遷延以三曹爲傳舍推諉於後至而汲汲於前陞及至此也上之人非不知欲革弊者之爲是也而如無見也何則以其不必宜有也同弊而至此其勢誠不可夫邪盍反其始勢者在上之所制嚮之制也誤矣苟同其勢漸而釐之則何有

于紈袴而贅焉者罷免之詮計司必取其堪籌算詮郡司必取其堪監管銓市司必取其堪審理而資格不論也皆使久而不易焉近焉嫺焉必至彼擢髓指掌事其任責其成不苛察而掣撓之果便於國乎時增秩下賞鼓舞其氣使不怠倦則彼其心必欣欣然有所聊賴司國事不異私事視計曹如家產視郡曹如家圃視市曹如家廳措置營設不敢苟簡乃以視[illegible]弊也雖不至襲子傳孫而終身於此不除惰焉亦無憾也夫而後嚮以爲不必宜有者今也以爲必宜有矣至胥吏則察其貪墨之甚者斷而逐之然

新策　卷之四　○十四　頼氏正本

後擇其稍謹敏忠朴而無黨援者厚其俸而分其權悉聽於司之所御果弊國乎且至而暮遷可也夫而後嚮以爲必宜有者今也以爲不必宜有矣是之謂同其勢勢回而弊去何患事之不立又何患彼國用之不贏國本之不安國法之不張乎哉

〇分祿等位

三代之法未必可則也。夫世祿者三代所共，所謂王政也。其祖有功勞，其孫宜受之報，於是乎世其祿，使其常在於上，與宗社相終始也。然有功勞者，所謂才者也。無功勞者，所謂不才者也。不才者之子孫，未必皆不才。聚皆才矣，才者之子孫，未必皆才，概不才矣。蓋祿而在於上者，無不驕逸。不祿而在於下者，無不艱難。無不艱難則無不才，無不驕逸則無不不才。是不才悉在於上，而才悉在於下也。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何哉，彼不才者，無在於下之慮，則謂已之所當

然，而不德其上。不德其上，則將自肆。彼才者無在於上之望，則謂已之所當然，而不勸其上。不勸其上，則將自棄。才者自棄，不才者自肆，其無危乎。欲使之勸其上，則不得不祿在於下者也，不得不祿無祿者也。欲使之德其上，而不宜降在於上者也，不宜奪有祿者也。而國不絀者，未之有也。何哉，昔之才者祿而至今，今不得奪之也。今之才者祿而至後，後亦不得奪之也。遞至百世，其無絀乎。國之祿有限，而國之才無窮。以無窮之才，而資於有限之祿，在於不才者之祿有餘，而與於才者之祿不足。欲不與於才者乎，無詭也。欲剝取於民乎，無惠也。弊而至此，非三代之法致之乎。夫人君之所恃以御臣民者，爵祿而已矣。善御之者，使臣民德乎我，勸於我，雖數升之祿，片紙之文，無不躍然來趨焉，無不欣然感戴焉，而後億萬之人唯我所御。苟不德不勸，自肆自棄，則其勢各自爲之，將謂人君之權不足重也。人君將何恃御之。然而猶謂之三代之法乎。世之論王政者，曰列國之法有世祿有否。否者非也，是殆不知用權之術也。以愚觀之，否者國是矣。世祿者雖其祖法不可忘易，而宜我爲融酌，以不使至危與絀。夫彼周者爲世祿，秦漢者僕

王之外，以時上下。唐宋明清者皆以科舉之法御億萬臣民，昨不厭糟糠，而今也食於連府。今食於連府，而明也不厭糟糠。唯其才不才是視，何嘗不世之。故天下之祿不至不足，而天下之臣民常勸常勸之。弊至奔競虵薄矣。本邦先古報功之祿，有上中下三等。或世或否，及至後世，乃一援采賦與宗社相終始，臣民之祿常有餘，而臣民之功勞報簡。靖忠厚勝漢土萬萬，而其弊也自肆自棄，痿痺偏枯矣。痿痺偏枯之與奔競虵薄，其爲患均矣。即患之，欲以斧取漢土之法，何特國勢人情之不可爲，亦開易法之端，導僥倖

之途也。故無若就世祿中稍爲融酌也。融酌者何如。
立之期限也。分之等流也。曰。自昔至今其祿者世之
如故。曰。自今至後其祿者不許世之。等其職術而殺
之。不才而無職者有常祿。才而繫祿者。增其祿。及其
身而奪職及其子孫而不得襲者。皆失其增祿而
復其常祿。有罪辜則更損其常祿。有功勞則更加其
增祿。如此則彼不特不怨之。而且德之勸之。然而舉
其才。宜如科場。每歲令世祿子弟於各隊長之家。試
其射騎鎗劍。試其陣法戰略。試其時務之議。簡其俊
者。薦諸執政。執政每三歲會而再簡焉。薦諸公。每

六歲親會試焉。授之職祿。止於甲科一人。如此則上
之貴祿至少。而不至不足。下之德之勸之至衆而不
至有餘。庶幾享和漢二法之利。而不受和漢二法之
弊乎。是所謂融酌者也。所謂融酌者之外。又有法之
可立。漢土古今有祿有爵。本邦先古亦然。先古之爵
自正從一位。至大少初位。凡三十階。遇才而有功勞
者則等而報之。而所謂位記者。亦片紙之文耳。然受
之者無不欣躍也。至於後世。武人質魯。所恃以御臣
民者。獨止於職祿。而祿無不世之。則至使其不德乎
我。不勸於我。鎌倉二氏未全有天下之祿也。故其分

祿雖皆世之。猶嗇而節之。受其祿者。亦頗德之也。至
室町氏及近世速泯氏。則天下祿利之權全歸其握。
故其分祿大濫太侈。又從而世之。受其祿者。不惠之。
有功勞者。不勸之。以至危且絀。而止此。豈獨世祿之
弊也哉。亦由不知有爵位之法也。從政者知爵位之
爲諡。而欲立其法。亦宜斟量古今情勢。就舊有之職
銜。假其名而虛其實。以定其階級。遇才而有功勞者
則等而報之。其他或就彼之佩服儀衛。或就我之書
記。敘命立之文章制之等差。此數者皆取方今體貌
稍存者。因而定之。新臣民之耳目。而不至駭臣民之

耳目。則無非爵之類也。如此則亦上之貴祿不至不
足。而下之受祿不至有餘也。我籍古法有其可傚如
此。而不知傚爲漢土古法有其不可則如彼而乃則
焉。非不知用權之術也乎。今君苟能知此術而融酌
世祿。亦定爵位以輔其祿。自重而用之。自節而出之。
不至濫與侈。則才悉在於上而不至艱難。不才悉在
於下而不至驕逸。德其上而不自肆。勸其上而不自
棄。無痿痺偏枯至危與絀之患。而數升之祿片紙之
文。足以籠絡鼓舞舉國之豪俊也。

〇用才取人

治天下國家有術。得才而已矣。得才有術。不求備而已矣。夫治術之急務。莫若得才。才苟得乎。理法禁。制財用。御衆吏。撫細民。何政不可備。何事不可舉。才苟不得乎。雖有法禁。弛而不振。雖有財用。壅而不阜。雖有衆吏細民。怠惰衰削。而不可御且撫之。人主徒有脩政舉事之志。而莫能副焉。是故得才與否。天下國家治亂否泰之所決也。天下國家之治。人主無不好也。天下國家之否亂。人主無不惡也。而去其所好。而就其所惡。比比皆然。夫去其所好。而就其所惡。豈人

之情也哉。暗昧有以致之。後世人主。坐享祖宗遺業。而妬已力得之。驕逸怠傲。爲目前十數人所求奉。不知外事。法制弛也。財用壅也。衆吏怠也。細民衰也。而坦然内顧。曰。國家已治。何必汲汲焉以求才爲務。是暗之上者也。後世人主或曰。吾非不求才。如無才何。是暗之次者也。暗之上。皆亡論也。已暗之次。猶愚將言其所以暗焉。夫有非常之能者。必有非常之失。善于此者。未必無不善于彼。備百能而無一失。具百善而無一惡者。則天下何有此乎。故其明者有一能。從而用之。而其失不問也。有一善從而取之。而其惡不論也。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下至新進府吏胥徒。皆奮躍磨礪。不至自棄也。是則不才者亦將至於才。況其才者乎。其國之富才也亦宜。政以脩。事以舉。天下國家豈有不治焉哉。其暗者反之。遇一能則曰彼有某失。未可用也。遇一善則曰彼有某惡。未可取也。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下至新進府吏胥徒。皆無不銷沮自棄也。是則才者亦將至於不才。況其不才者乎。其國之乏才也亦宜。政以不備。事以不舉。天下國家豈有治焉哉。明者之所以爲明。暗者之所以爲暗。不亦較著乎。甲斐山本晴行有言。曰。明主試之。暗主

論之。譬之刀劍。論之則名工所鑄亦不保無瑕。試之則雖屠者所棄。或有利器。由此觀之。人主之以謂無才者。亦不試之也。人之才有長短得失之偏。有細大煩簡之殊。不可以使撫細民也。而或善御衆吏矣。不可以使制財用也。而或善理法禁矣。人主苟察其能之所當。而數試用之。則天下之利器出矣。夫已得利器。則國家事務。雖有弛者壅者怠者衰者。縱横紛亂而不可備舉者。而以此臨之。則裁割斷制。迎刃而解。何難治之有。故曰。治天下國家有術。得才而已矣。得才有術。不求備而已矣。

○均田釐籍

戰國之法存至治世無不便者以其簡而近民也世之腐儒動稱三代是古非今是外國非本土欲以禮文度數變馬上之規夫馬上之規存矣是以不崩馬上之患變馬上之規能不崩馬上之患哉然則馬上之規悉便乎曰馬上之規悉便矣而有一事不便也是何謂也治農之法是也夫所貴於馬上之規者以其簡而近民也治農之法簡則簡矣如不近民何不近民將不便民民之不便國受其弊是可不爲之慮哉何謂不便民產不均也黃籍不精也民產不均者

何古昔平安之治倣李氏制天下之民皆有口分二段之田周之井地此爲近焉中世以降縱民私賣買田貧者日貧富者日富加之神計佛資淆雜其間守介之令有所不及而田制始壞矣戰爭相踵無復有明制至豐臣氏町畝丈尺一變古法而田制再壞矣豪戶有田至數十頃至窮戶或不及一頃勢力相役收大半稅東家連倉列廠牛欄馬槽星羅其內禾稻器械繼次其外而西家則鶉衣百結一髎之麥淆以草芥夫妻分之夫天下之田固足以分於天下之民而有餘也然而如此非民產不均乎均之之道欲如

古之口分田則事情有太不可者至若井地之制彼之地夷坦平曠此之地形則腹背隆而潤首尾卑而狹其勢不可倣也欲强倣之方邪豐殺高卑迂直之形籌之至艱分之至煩且掉攪豪戶苛擾窮戶怨讟紛起不致禍患者幾希矣是聖人之制用以釀亂也斷不可倣矣故宜酌古昔量今時稍爲之等限徐視其功效耳每一家田一頃是爲定限過之者不許買而及之者不許賣過之者之中其不盈二頃者不分於子弟而盈二頃者許分於子弟無子弟者豫畫分之待有子弟而分之或使不及之而極窮困者佃

而耕之如此則數年之後自然融通無不均矣是均民產之道也黃籍不精者何古昔平安之治最重戶籍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五十戶一里每里長一人六年一造撿其加減夫彼周漢而降亦無不重版籍至明清而甚詳明清之法戶丁籍曰黃冊土田籍曰魚鱗冊黃爲緯以定賦役之法魚鱗爲經以質田畝之訟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甲十戶一甲十甲一里里之長一人曰老人董一里之事糧長三人督公稅貧而老者司木鐸守令監其勤惰而升降之每一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獨不任

公役者帶管於百卜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
每十年一大造其他三門九則之法爲至詳悉本邦
後世亦非無此制也特略而不詳戶籍之法附諸頭
陀郡曹計曹之所司民數穀數田祿分等之簿每郡
不過領其大槩流寓逃散惟其所爲其所樂則聚爭
尺寸其所不樂則汗萊不治而保首里正鄉長大鄉
長之類或以一人管數里權重而情苟或以一家襲
數世其庸愚者藉上之威武斷鄉曲聚稅之外不知
有職助富民而困小戶結納胥而蔽罔上司是以
小民散漫莫或親睦奸僞日長逋欠歲多種種弊端

不可摟數衝劇之郡因衝劇爲奸僻曠之郡因僻曠
爲奸要之皆坐數簿之略也非戶籍不詳乎詳之之
道欲分差官吏搜撿釐革則煩擾民情而多寡廣狹
因略而成弊其上下而肥其中間也必矣宜因今日
素有之制參酌明清之法以定其法概小自五戶大
至一郡體統相包管轄相攝帶管畸零其從明清制
每一鄉編爲兩簿一簿錄男女廬舍牛馬之數一如
舊法一簿圖各戶頃畝之田及東西南北四至界次
及丈數若干斗額若干每八歲替查之分立前管新
買除責見在四目今替之前管卽先替之見在防奸

於流轉之際也年月頃畝略於除賣而詳於新買防
奸於嚮產之際也如此則混淆之弊革矣凡一糧升
降穀祿分等貧富之證爭訟之質亦可按之而定也
是詳黃籍之道也黃籍已詳民產已均則夫不便民
者悉去乎曰未也所以不均不詳者由不近民也國
之處戰爭詳於外防而略於內治故司令之級在帥
尉之下以罷軟者充之以充之爲羞也以一人攝數
十里取於其多供軍糧而止延至治世猶不改也其
屬隸胥吏以食升斗祿者五六員總攝數十縣一歲
之中徵比監撿往來數返供帳相望需索百端雞犬

爲之不寧民盡釜鬲日竭而公之倉廩不必實也故
斗升纖而富比素封矣而其御之者非罷軟則乳臭
聽其橫肆概焉不察巡視統領徒充文具延領望遷
如是而已英君誼辟苟察其爲弊乎則斷然創法升
郡司於執政之大升郡舍於帥府之上重其詮選選
才充之使以充之爲榮取其能宣德意聯民情而嚴
急掊克能奏羨餘則不取也咎其不能陳力凶荒庇
護其下而暫遲逋欠則不咎也厚胥吏之俸有廉謹
勤幹者則時增俸錫金或列書司令及賤吏姓名於
公之燕室日夕省之以爲簡黜察其勤惰貪廉而黜

陟之八察此之法後世唯無時差憲部僚吏而訪之體不重而事不擾固善法也然唯聆聆然遺利是摘適足以生郡官之猜疑而增其培克也而其供帳相望者與彼郡胥無大異同則何在其不擾乎且此輩之與郡胥同為聲應則均之歸蔽悶耳莫君誼辟宜擇親信授德意專問其貪與惰或破前格規見賤胥而問民事或托射獵以輕裝行僻郡召見老農親問疾苦如此則上下可通源澄流淨民產日均黃籍日詳而不便之政革矣或曰使民以其簡也今之所陳無乃如上羊而九牧乎無乃如煮小鮮而屢撓之乎

無乃繁腐儒之辯乎曰誠然然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揭畫一之法嚴禁其煩苛使如一母一子必不相苟則不前戒不警導單車裹糧毫不累民舊法似簡而擾此則似擾而簡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且也民皆知上之貴農如此則背本業末之俗衰矣則此法也不獨富民亦所以富國也富國之術無他其源在均民產詳戶籍之法而已矣

新策卷之四

新策卷之五

二十三論中

○財利之謀 凡六則

虛斂非不美。民未堪其斂也。虛治非不具。國未堪其治也。治國斂民。可不求其實乎。何之謂實。曰財。財者國家之所以安危也。四民之所以叛服也。苟充其倉庫。足其衣食。則何治不可為。何政不可施。實之已立。文斯從生。是情勢之自然也。世之談治者。每曰先王之仁義。三代之禮樂。治國之所當然也。而富國之說

則概謂之曲學。殊不知倉之乏也。[illegible]之匱也。飢而未興。荒而不發。上之趨利。不異商賈。而啾怨之聲塡草野。而猶謂之仁義禮樂乎。世之談政者。每曰庠序以訓忠信。師儒以諭孝弟。是敎民之所當先也。聞富民之說。則槩謂之卑論。殊不知飢之無食也。寒之無衣也。逋欠不得不多。巧偽不得不滋。仰事俯育之資無由而給。而[illegible]壯之習。行于家庭。而猶謂之忠信孝悌乎。是治也者亂國。而敎也者導民於姦也。然則治云斂云。皆不可為邪。曰何不可為。吾徒惜夫先虛文而不求其實者耳。實之已立。文斯從生。惡憂其

不可為實者何。充於國也。足於民也。夫國之倉庫已充。則施於下可以漸仁。國之倉庫已充。則取於下可以漸義。國之倉庫已充。則爭奪之風息。而豐享之氣洽。可以漸言禮樂。仁義禮樂之實已立。則仁義禮樂之文。斯乃有可興之勢。因其勢而參酌之。何啻其虛者哉。夫如此。故能保其富。故能長安而不危。民之衣食已足。則奉其租稅。可以漸忠。民之衣食已足。則對其吏胥。可以漸信。民之衣食已足。則供甘旨而給輕暖。有同襲相恤之力。而無分門割戶之患。可以漸[illegible]孝悌。忠信孝悌之實已立。則忠信孝悌之文。斯乃有

可興之情。因其情而誘導之。何啻其虛者哉。夫如此。故能保其豐。故能長服而不叛。國之長安而不危。民之長服而不叛。治敎之至也。而所以致此至治至敎者。悉在於財。財者治敎之實也。治敎者財之文也。夫以保實。實立而文從。譬如畜馬。豐其芻豆。其毛自澤。策而馭之。折旋周馳。無不如意。彼治國斂民者。不求其實而虛文是洗。侈華釆章。謂之美矣。不省其府庫之益竭。煩苛碎細。[illegible]不恤其衣食之益削。是策飢馬而責其毛之不澤。欲施之金羈玉勒而馭焉也。彼惡乎堪之。非顚而仆。則蹄齧而走。危矣乎。

○財利之計

量入以爲出。古昔之制用也。量出以爲入。後世之制
用也。古昔之所以富有。後世之所以匱乏。其皆出於
此乎。古昔之所以易得民。後世之所以易失民。其皆
出於此乎。吾觀古昔之制國用也。取民以十一爲額。
至歲之抄百穀皆入之時。則以地之大小。視年之豐
耗。以計來歲之所出。今歲租稅。分之爲四。以其一爲
經費。餘其三爲儲蓄。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通融三
十年之會計。則九年之食斯餘。蓋一歲之入。充十歲
之出而有餘也。故所入豐則所出或豐。所入約則所

出必約。約其常也。豐其變也。是量入以爲出者。非邪。
吾觀後世之制國用也。取民槩無常額。唯費用是視。
少費用則已。苟過多費用。則橫斂暴征。無所不至。今
歲租稅。盡以爲來歲之經費。爲儲蓄之不暇。亡論無
九年之食。所謂六年三年之食。亦不能存焉。蓋一歲
之出費。於一歲之入。而不足也。故所出豐則所入必
豐。所出約則所入或約。約其變也。豐其常也。是量出
以爲入者。非邪。是故古昔之倉庫。雖水旱飢蝗。而不
至匱乏。況平時乎。後世之倉庫。雖平時而不至富有。
況水旱飢蝗乎。是以古昔之民。雖水旱飢蝗。而不怨

叛其上。況平時乎。後世之民。雖平時而疾視其上。況
水旱飢蝗乎。豈天地之生財。贏於古昔。而縮於後世
歟。人民之懷德愿於古昔。而黠於後世歟。蓋亦在制
用之得術與否也。已夫財生於土地。而成於人民。其
所生成。入之於人主。人主取之以爲己之出。是人主
所得於天之分。然天之立君。豈取於萬人。而供於一
人之用而已乎。亦使一人慮萬人之用也。用度之數
無窮。而生成之財有限。以有限者。充於無窮者。以無
窮者。資乎有限者。一旦遇不虞之事。將不可悔焉。故
節制其無窮者之源。而經紀於有限者之內。以立萬

人之表。又蓄此之有餘。而備彼之不足。是之謂能以
一人慮萬人之用。不能以一人慮萬人之用者。之人
猶且愧之。以一人之用。困萬人。謂之何哉。

〇財利之計

國之多事也計不必告縮國之無事也計不必告贏贏縮之由其可不察邪草創之日多事泰平之日無事多事則供億無究無事則經用易給供億無究則不得不罔利剝民經用易給則不待罔利剝民而足焉是必然之勢也然事乃有大謬者夫彼草創之日如何版圖未全收貨幣未全通軍旅未全息餽餉未全絕其倉庫之入何啻百減於無事之日邪其費用之供何啻百增於無事之日邪而加徵民租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征關禁澤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告

緡錢數舟車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籠治興壙權酤筭茶稅鹽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非國計之告贏則何能如彼乎夫彼無事之日如何邪版圖既全收貨幣既全通軍旅既全息餽餉既全絕其倉庫之入何啻百增於多事之日邪其費用之供何啻百減於多事之日邪而加徵民租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征關禁澤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告緡錢數舟車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籠治興壙權酤筭茶稅鹽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非國計之告縮則何遽如此乎天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水旱蟲賊之災彼或甚於此地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地力未竭於彼而無不盡於此人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民力未聚於彼而無未聚於此然而如此吾不能知其所以然豈泰平之日天下更有所洩泄而然歟有所湮壅而然歟姦胥貪緣爲欺罔攫竊而然歟租稅之逋欠歲月相因而然歟蠹於廩歟蠢於廩歟古有妙筭秘籌之吏而今不得之歟此數者皆無不慮而防之募而求之矣而計之告縮仍緦緦然利愈不得不與民愈不得不剝者其由果何在曰由文侈之習長而閑冗之官滋

○財利之計

海内之財產用諸海内之事而有餘也猶一家之財產用諸一家之事而有餘也而天下常苦財之不足何哉一家之中有妻有兒有兄弟有奴婢衣服飲食之需以至諸器用玩好皆仰一家之財矣主一家者計其產所入以爲其用度如此者比屋皆然然有用而有餘者有用而不足者用而有餘者不必富也新聚之家槩然也用而不足者未必貧也久安之家槩然也新聚之家宜不足而有餘久安之家宜有餘而不足是何故也蓋人之情新聚則凡百之事皆從苟

簡久安則凡百之事漸趨具備是比屋之財所以有有餘不足之異也故善爲家者其制產也雖迨久安而常如新聚之時限其用度嚴爲之節有不可無者有可有可無者衣服之於體飲食之於口屋宇之於風雨一奴一婢之於役使釜鬲刀鋸耒耜皿盒之於器用是不可無者也其他玩好之具皆可有可無者也其不可無者猶必從其苟簡粗惡況其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耳如此則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而有餘雖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而不至於流離不善爲家者新聚則然至於久安則忘其本恥粗糲

而非粱肉不食也恥大布之衣而非絹縠不服也屋宇奴婢器用亦皆稱之其不可無者已然至其可有可無者亦求其具備我不以爲侈矣而人以爲常也如此則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而不足苟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則必至於流離雖邦國天下亦猶此乎天下之財非有古今之異也而守成之天下天下之財或用於天下之事而不足而回視創業之天下不然也蓋創業者新聚之家也守成者久安之家也是知彼國用之有餘不足亦判於從苟簡與趨具備也已夫守成之君自好奢侈者無論焉即其號恭儉者視諸創業之君則已侈矣豈盡其罪哉情勢

風習漸移於冥冥之中而不自知也珍貴也繕造也禱祀也濫賜横賞也左右使令之員後宮侍御之選有增無減也自大吏至府吏胥徒每遇一事則加一員世其祿而不削也比例典故創於中世者因仍踏襲有冗費之大而不察也可有可無者已不從苟簡則不可無者能不求其具備哉乃至會計告不足則自食租衣稅以至末征雜課無不盡取而廣求之求已廣取已盡而計猶不足不幸遇非常之災其焉不竭乎苟有英斷之君出反其本而思之凡百之事一

切苟簡如草創之時。其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特在其不可無者而嚴爲之節。庶乎其可救也。噫。庶人之家用財無節。以至失產。猶可借貸於比隣。海內而不得其計。以至失其財產。則亦有可貸之比隣歟。

〇財利之計

利不必興也。害可必除也。興利而害至。除害而利生。故善慮國家者。日求害而除之。而其不善者日求利而興之。求利而興之者。後害而救害也。求害而除之者。先利而生利也。而世之言理財術者。每喋喋然以興利爲說。某地開鐵冶。將得利若干。某處開鹽場。將得利若干。某關筭舟車。某市榷酤酒。將得利若干。某山剗而興墾。某池塡而課耕。某河口。某海鹵。築塢起隄。以爲舉爲津港。將得利若干。凡爲是說。國用之不足也。國用不足。經費之無度也。經費無度之不問。而取於民。興乎事。欲以補苴之。此非後害而救害者乎。古之言理財術者。殆乎異於此。以除害爲說而已。某典作爲無益。是害財若干。某僞造爲無用。是害財若干。某賜爲濫。某賞爲橫。某官員爲冗。某典故。某比例。自何世始。自何歲興。爲非所宜因襲。是害財若干。苟從是說。經費將有度焉。經費有度。國用將有餘焉。國用果有餘也。利何求乎。先利而生利者。如疏水流之。刷其淤而利其壅。因勢而導之耳。後害而救害者。如撲火滅之。隨撲隨燃。適足煽其餘。二者未可同日而語也。是故除害之說似無術。興利之說似有術。有術

之術人見其跡是術之末至者也無術之術人不見其跡是之謂天下之至術術之末至者煩勞人力擾動人情功效雖著於赫赫之外而物力已屈於冥冥之內術之至者無一所煩勞無所擾動功效雖不著於赫赫之外而物力已息於冥冥之內息於冥冥之內爲社稷者而著於赫赫之外爲其身者也取爲其身之說而棄爲社稷之說豈能慮國家者也哉雖然爲社稷之說亦有眞僞焉眞者獨欲其息於冥冥之內故嚴於上而緩於下詳於大而略於細以徐觀其害之除其僞者仍欲其著於赫赫之外故嚴於下而

緩於上略於大而詳於細以急計其利之興徐觀爲儉急計爲嗇唯其嗇矣是以其煩勞人力擾動人情者尚猶議財之流也慮國家者其亦自省思此果爲社稷邪將爲其身邪

○財利之計

富國之術莫善於節用度而愛民力蓋財用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無者也有焉則安無焉則危安危之機將於是乎在其孰忽之自古國家常苦財用之乏才之可以殖財利用者無不求也政之可以殖財利用者無不張也而國計之告乏自若也是其弊未可以知其所窮歟彼殖財云者果何爲哉必暴取於民或虐責逋欠或加徵常租吏之悍急苛酷者稱爲才能吏之緩和不怒者稱爲不才不能苟稽遲則罰從之矣苟搜索剝擿爬羅剔抉則賞從之矣則天下之號

牧民者乃皆困民者也如此而財之能殖者吾未之能信彼利用云者果何爲哉必煩興乎事開礦也興治也墾荒蕪也堙汚澤也改作錢幣以爲陽予陰奪之法也懸新令撓市井而爲扼吭拊背之術也如此而用之能利吾未之能信何則民者財用之所由生也其所由生保而護之愛而養之猶且或至於庳況暴之乎譬之木欲其枝葉之茂則宜先培其根不培其根伐而蹙之幾何其不胥而枯也彼暴取于民者自以爲殖財焉吏之責愈嚴而租之逋愈繁民之力漸弱而地之利漸遺是其殖財適以蹙財也事者財

用之所由輸也。其所由輸省而闕之。節而制之。猶且或至於冗。況煩之乎。譬之人。患其精元之耗。則宜先節其慾。不節其慾。而徒欲服金石以補之。幾何其不撓其臟而涸其髓也。彼煩與乎事者。自以為利用焉。而一事之興。一弊必從興。一利之生。一害必從生。當其始握籌也。工費之當無不較量。而其終也。其所失或不償其所得。是其利用適以損用也。損用也壓財也。乃詘詘然自得也。謂富國之才莫我若。而富國之政莫此若。而國計猶告乏。則謂取於民與乎事之未至也。將求其所未至而張之。是斧纔存之根而劉纔

潤之髓者。非邪。然則富國之術何為。曰莫善於節用度而愛民力。

〇務農勸耕

一農捨耒。海內將有受其飢者。一婦破機。海內將有受其寒者。況十國中之籍。末其八而本其一乎。農夫織婦。國之根也。士與商工。國之葉也。葉之茂人能見之。根之深人或不見之。其所見而重之。其所不見而忽之。是世之常習也。背其所忽。嚮其所重。是人之常情也。變其習而回其情。以富其國。非有識者其孰能之。有識者之所以為富。無識者之所以為貧也。無識者之所以為富。有識者之所以為貧也。有識者之所以為富如何。誘天下之民而使其自嚮田野。苟可以

殖稻粱之與桑麻。則寸地不遺也。苟可以課耕耘之與繰織。則一人不置也。稱為賈者。取於其足以通有無。而都無冗賈。稱為工者。取於其足以給興作。而邑無冗工。衣食之數。多於貿衣食之具。生衣食之人。多於資衣食之人。而受其治者。多於施其治者。故見其都邑索如也。見其田野鬱如也。而無識者見其末焉。而不見其本焉。則其貧之也。亦宜。無識者之所以為富如何。誘天下之民而使其自聚於都邑。苟可以置肆店之與器材。則寸地不遺也。苟可以執籌之與錐刀。則一人不置也。稱為農夫者。取於其足以責租

稅。而田無餘農。彌爲織婦者。取於其足以供文釆。而野無餘婦。貿衣食之具。多於衣食之數。資衣食之人。多於生衣食之人。而施其冶者。多於受其冶者。故見其田野索如也。見其都邑鬱如也。而有識者置其末焉。而察其本焉。則其貧之也。不亦宜矣哉。然而彼無識者。猶不察之也。見其鬱如者。謂國之富在此也。保護之。其索如者。則不知恤焉。抑制禁防之政。不敢無故而加。買豎之巧術日長。輕重之權操於市井。而無知奪之也。獨租減額之典。不敢無故而舉。農民之耗散日衆。膏腴之土棄於山林。而無知墾之也。習以爲

常。不知重末忽本之爲非也。闔境之民。見上之所重在彼。而所忽在此也。乃日捨其耒破其機。厭其田野而樂其都邑。側肩躡足。有如流水。競殖錢幣。遊手而食。情之所常。無知背本嚮末之爲非也。是以其末之勢日益厚。而其本之勢日益薄。國內之仰哺而資給者日益多。則督責剝括者日益急。削其根柢而滋其枝葉。根柢之力居其十二。枝葉之力居其十八。制量海內一歲之所生。纔足以資海內一歲之給。不幸有水旱凶荒以加之。其何以備之。然而猶恬然以謂黄白圓方之幣。皆我所作。大賈膏胥之庫。皆我外府。穀

粟之乏不必憂也。布帛之匱不必恤也。噫彼庫中物雖千億乎。不過貿衣食之具耳。一鄉之凶。一國之飢。猶可諉曰糴於外。當夫海內之田荒。而海內之廩竭。菜色塡野。道殣相望之時也。其煌如鱗。如箱溢而貫朽者。不足以飽於一日。不足以暖於片時。欲持焉以貿焉。何從取之。根斯蹶。枝葉能獨不枯哉。

裁商榷酤

邦國之所以安危者財也。財之所最重者穀粟也。穀粟生于地而成于天。而助其生成之功者則在于人焉。天地之事不可期。而人民之力可權。不可期者雖聖智而無若之何。而可權者則明哲之所用其心也。曰水。曰旱。曰蝗飢。是其不可期者也。曰士。曰農。曰工商。是其可權者也。知其可權而裁之。知其不可期而備之者。是之謂人君。不裁而使其偏重。不備而使其飢餓者。是之謂君非其君。夫古之天地猶今之天地也。古之人民猶今之人民也。天地人民無古今之異。

而穀粟之生于其間者。有古今之異。吾不能知其所以然。何者。海內之土。固足以食海內之人。而有餘也。苟有餘乎。則雖有水旱蝗飢之災。宜不至飢餓焉。然古者不至飢餓。而後世否焉。古者明王之君於海內也。當其平時。海內殷富。家給人足。穀價常輕賤。而氓隷之食或飧稻粱。不幸而災乎。公私之所儲蓄。足以賑而支之。是以雖至壞山襄陵流金鑠石之時。而民無菜色。雖欲背叛。其可得乎。後世庸主之君於海內也。當其平時。海內有殷富之名。而無殷富之實。人之家於都者。日收奇贏。人之家於野者。日憂不給。穀價

勤騰貴。而氓隷之食非麥則菽。雜以草芽木葉。不幸而災乎。公私之所儲蓄。不足以賑而支之。是以雖不至壞山襄陵流金鑠石之時。而途莩相藉。雖欲不背叛。其可得乎。夫古之歲非歲歲而豐也。後世之歲非歲歲而歉也。古之生齒非加少於後世也。後世之生齒非加多於古也。海內之土固足以食海內之人而有餘。而古食之有餘。後世食之不足。是獨何歟。曰。由民力之弱而已矣。民力之弱。由海內之勢偏重於都邑而已矣。冗官世祿者。連甍相望。而大豪素封者。列據衝要。尸位素飧之族。兼併遊惰之徒。如此之多。則

供其耳目口鼻之娛。釣奇射利者。如雲而起。乘其曠間無聊之隙。惑志亂心者。亦如雲而起。奇技淫工。歌童舞妓。海內之籍十居其三。禱祈符章僧道巫祝。海內之籍十居其二。凡是皆徒手食粟者也。是以沉湎之俗。玩戲之習。日長月增。槽壚羅醉之具。倍於耒耜之數。珍禽奇獸之畜。倍於耕牛之數。凡是皆無故糜穀者也。徒手食粟。無故糜穀者。聚於都邑。都邑之勢重。則鄙野之勢不得不輕也。且夫好遊惰而惡勤勞。人之常情也。使勤勞而飽。遊惰而飢。而人猶將苟安於遊惰。況在於鄙野。則勤勞而不得自食。在於都邑

則游惰而取食於人乎。使勤勞而貴。游惰而賤。而人猶將苟安於游惰。況在於鄙野。則勤勞而比於奴隸。在於都邑。則游惰而通於士大夫乎。故農民耕隸舍其耒耜。賣其耕牛。背於鄙而嚮於都者。歳以千數。而其所餘尫頭鵠面之民。蓋歷歷然。輕者日以愈輕。重者日以愈重。而民力弱矣。唯其民力弱矣。是以地力未盡矣。唯其地力未盡矣。是以海内之穀粟。不及於古之有餘矣。舉國内人民。成之者三。糜之者七。譬如以銖兩稱鈞石也。如以寸木支大樹也。穀價安得不騰貴。民隸安得不食草木。至有水旱不可期之災。安

得公私所儲。足以賑而支之乎。是豈古人預備素計。制其財用。以助天地之功之意乎。是豈所以計長安乎。憂之則何爲。曰。天地人民。固無古今之異。亦在人君之爲之而已矣。曰。人君之爲之何爲。曰。如古之明王而已矣。何爲則如古之明王。曰。限都鄙之章。限士與工賈之數。又嚴限歌童舞妓僧道巫祝之數。而禁背於鄙而嚮於都。不禁背於都而嚮於鄙。自今以往者。在於所限。自今以來者。在於所禁。願爲農者。官爲貸牛種籽糧。緩其税而勸其墾。業商賈者。重其征賦。而賤其品流。不得通士大夫。則徒手食粟者衰矣。糟壚罎醅之具。盡收諸官。官榷而鬻之。少於舊額而賤於舊價。其所獲之利。不納諸公庫。特造庫于街衢。儲之以爲賑貸新農之資。使舊酤家易産。産之未殖。官或助之。珍禽奇獸。悉逐而絶之。則無故糜穀者絶矣。徒手食粟者衰。無故糜穀者絶。則海内之勢偏重於鄙野矣。偏重於鄙野。則民力強矣。民力強則地力盡矣。地力盡而穀粟不及古之有餘。穀粟之價不至輕賤者。未之有也。是所謂可權者也。裁其可權者如此。則於備其不可期者乎何有。古之明君。其亦爲之而已矣。曰。衰徒手食粟者。絶無故糜穀者。利則利矣。恐

其梗時勢而逆物情。且穀價至太賤。則或有傷士與農之患。而自今以往。射利於糶糴之間。以爲産業者。將焉爲生。曰。然。雖然。因所謂時勢。隨所謂物情。而施其術。則梗時勢逆物情者。亦無不可行矣。穀價至太賤。官以術而少貴之。則士與農亦無傷矣。且穀粟之太貴。農豈有餘可鬻焉乎。若夫射利於糶糴之間者。猶彼盜鑄私鹽之徒乎。概姦民也耳。姦民易産。而四民富財。邦國之所以長安也。凡此類亦皆在人君深思其由。廣求其説。而徐觀其效而已矣。

○平均穀價

併邦國之利權而操之者君也慮人民之資用而備之者君也民操利權而不知禁民困資用而坐視之惡在其爲君也利權之在邦國無常形也或貴或賤因時而變何者人民之資用有豊乏之異也資用之於生民無常量也或豊或乏因時而異何者生物之本有凶穰之變也世之無遠慮者無若小民當其穰也粒米狼戾誠有餘也彼以其有餘也視穀粟如糞土有食而盡之者有鬻而貿之以爲日用器服之資者賤者益賤無儲其廩也當其凶也藜藋不充誠不

足也彼以其不足也視穀粟如珠玉雖欲食而無可食矣雖欲鬻而無可鬻矣貴者愈貴轉於溝壑而止也是之謂民困資用世之兼併者無若豪民取之於其糞土視之時而予之於其珠玉視之時不以其緩而貴取之且乘其緩而百減之不以其急而賤予之且乘其急而百倍之寓巧術於取予之際而併利權於緩急之間是之謂民操利權民操利權而不知禁民困資用而坐視之惡在其爲君也故古之明君立之法曰歲穰則貴取之畜而待之歲凶則賤予之以救其乏凡所以準平時價裁節物力以使農與末皆

無傷使穰與凶皆無困也古之所立猶可行于今雖古今之勢異乎上之人揆而酌之舉而施之詎有不可行者哉苟有慮上憂下之君輔以識古通今之相定議創事就港汊總會漕輓輻湊之處各開平糴務列置倉廥皆計司總之斷棄緡金數千鎰以爲糴本就計曹與郡曹各選廉明之吏一人分遣各處司之厚其俸給責以大義不必伺察也而使其自選齊民中諳糴糶之事熟耕作之道者各十數人以爲其屬常候時氣之變移察市價之升降撿諸穀之熟否上熟則糴三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飢發小熟之

所斂中飢發中熟之所斂上飢發上熟之所斂共若古法或不能然也則穀之太賤時不必糴三舍一糴二糴一稍貴於時價而買之穀之太貴時不必以上熟中熟下熟之價稍賤於時價而賣之民亦謗其利無不率而趨且其糴之也不必糴米粟也太小麥大小豆黍稷之類隨其價賤而糴之其糶之也不必待歲飢而價貴也紅腐陳蠧不可久藏者量時糶之或運漕諸乏且貴之地而糶之以所糴之穀爲所糶之備以所糶之錢爲所糴之本輕重斂散操其樞機於上而運動伸縮之誠如此法則庶幾小民之不困資

用乎有便利之法如此。而不知擧焉。使夫兼併厚畜之徒翕張小民豪横都市。可勝嘆哉。然假使人君有欲行此法者。而吾知其不能也。何者。是法非官帑金錢有餘。則不可擧焉。古者量一歲之入。以爲一歲之出。用度之外猶餘數年之積。故立法興事。無所爲而不擧矣。民蒙其利矣。而及其終也。官亦有利矣。後世量一歲之出。以爲一歲之入。用度之內猶有不足者。況能爲貴糴賤糶之法。使民蒙其利哉。夫已不能貴糴而賤糶。則或將賤糴而貴糶。是徒能操邦國之利權而不能慮生民之資給也。則商賈之雄耳。君之所

爲。已可窺其跡。則民不肯趨之。若夫小吏屬隷之類。橫暴攫竊。挾上之威權。而凌轢群下。上下共無所利。而其中飽矣。所謂興一利而生一害。是詎若不興之爲愈乎。噫是古之所以貴於節用也夫。

〇窮盡地力

民力之未聚。地利之所以有遺也。地力之未盡。民利之所以有闕也。墾荒之說。其可不講乎。古者明王之爲制也。計地以布民。計民以分地。地無不有民之地。民無不有地之民。知民力之所堪而聚之。地利是以無有闕焉。後世之習則反之。吾請得詳言之。昇平之俗。貴末而賤農。重金錢而輕米粟。相習相率。不知其不可也。是以捨耒耜賣牛犢而遊四方。易其業而改其產。共求爲商賈百工技藝之人。遊手浮食。太半於天下之籍。而地著食力之民壓壓焉。民力之未聚如此。地利其不有遺乎。惟其然。是以僻地遠邑。不能無

汚萊之區。膏腴沃肥生穀之土。捨於山林。而無之或墾也。逋逃離散之餘。淹潦旱涸之後。爲草蕪。爲磽确。爲沙淤。爲菹洳。爲鹵蕩蘆葦之場。而無之或復也。地力之未盡如此。民利其不有闕乎。欲民利之無闕。則無若盡地力。欲地利之無遺。則無若聚民力。墾荒之說其不可不講也果矣。果欲講之乎。不必擾廢民也。不必煩廢官也。或差民有司練熟民事通曉地理者數員歲巡視可開墾之地。徐誘夫遊手浮食之民而趨之。約而勸之。區而分之。動况而鼓舞之。量地境之

高卑度種樹之宜否無水之處激而取之多水之處宜而洩之斗門閘牐激水之具無不廣求其術而講焉而皆使以便宜行事無一所撓掣授其資而責其成褒其效而作其氣禁絶其聚議不決推諉相茍之端則墾荒之事可以不煩擾而集矣或檢國内之籍籍其失業蕩產之民變爲遊手者而招徠之貸其耒耜之具助其牛種籽粒之費約之以幾年之租盡捐而與之如此則應募者必踊躍而聚趨耕者必人人自奮墾荒之事亦可以不煩擾而集矣誠如此民利何闕之有地利何遺之有盡者固後世之弊不獨地

力之未盡而在地力之太盡不在民力之未聚而在民力之過聚墾荒之說誠利矣但恐其無所施愚曰不然口分之制久壞戶籍之法不明萬民不地著而縱意所之唯其所安之地則蹤是而集雜沓重疊山陵邱阜無不耕者尺寸之地不得更休而其所不要則雖膏腴地播不知耕即知耕亦因其故常之安憚其興造之費不敢墾也有司號稱開墾興利者亦就其雜沓重疊之處計增區區是以海瀕河臼多增田而僻遠之地否焉即田畝之價貴於此而賤於彼彼之不察而此之見存謂地力未盡民力過聚其亦漏於習俗之見耳我是以益信先王之制慮後代之深也

新策卷之五

新策卷之六

二十三論下

○水利之術

利之最博者。無水若也。害之最大者。亦無水若也。水利興。而國內之民無不被其利。水害生。而國內之民無不被其害。古人之所以難於治水。蓋有以也。天下之利以穀爲大。而穀無不生於土。土之所以能生穀者。資於水也。一日無水。是無穀也。故自川而澮。自澮而溝。自溝而遂。以爲灌漑。天下之田無不皆然。資其

潤膏。以能生百穀。水之爲民利。其不亦博乎。天下之害以民之失業爲最。而民之失業莫迅於水患。堤防之不愼。疏濬之不加。卒値淫霖。或決焉。或溢焉。稻粱菽麥。廬舍牛馬。瞬息蕩然。或至數千萬頃盡爲不毛。流離傾散。天下皆然。水之爲民害。其不亦大乎。是民之利害。盡萃於水也。爲民上者。安可不治水。治水之術不講。則民害不除。民利不興。然先除民害。則民利從興。未能除其害焉。而欲興其利焉。則謬矣。民之害於水。其原何在。蓋水之爲害。有出於天時者。有生於人事者。出於天時者。猶可以人力救之。況生於人事者乎。吾將先陳其生於人事者。夫辭高就卑。行於其所不得不行。赴於其所不得不赴。是水之天也。水之常勢也。苟任其天。順其常勢。則水固不能爲民害矣。唯夫不順其常勢。而加以私智。是謂以人逆天。夫以人逆天。而有不生民害者哉。以人逆天者何如。或欲便漕運也。乃塞順流之口。使其徙而近於城邑。或欲興田畝也。乃埋之以土。添其岸而隘其流。或苴澤汚地。水之所旁洩休息之地。亦埋之以土。以興田畝。或束其入海之口。以興田畝。使其委之幅員。殆狹於其原。或山之旁川源者。肆樵其木。使沙土崩下。日淤其

流。或築塲塢。不得地勢之宜。適使水激而抵衝其旁近之岸焉。或合其當分者。以增水怒。每少霖雨。輒決焉。或分其當合者。以弱水力。下流日淺。每少霖雨。輒溢焉。大凡所謂以人逆天者。不可勝指。而此數者其最大者也。是皆水害之生於人事者也。吾將陳其出於天時者。夫治水者。雖任其天。順其常勢乎。加以非常淫霖。滿川之量。踰川之限。不得不旁溢。卽其不然。經歲月之久。河身海口。不能無沙淤之患。是亦水勢之自然乎。抑天之託於人君也。水害之出於天時者。此數者而已。出於天時。生於人事。二者皆可以人力

救之也吾將陳其所以救之之術蓋生人事者誠能
知其非水之天則反爲復其天而已矣不必求他術
也唯眩惑於興利之說貪戀於尺寸之土而不察工
費之積所得不償所失者不能斷於此夫明斷之主
遠慮之輔加以熟知水勢之吏度其經費徐爲之區
畫措置不至擾動下民招致人怨則庶幾其暫勞而
永逸也水害之出於人事者不亦可以人力救之乎
至若夫出於天時者尤不可不求其術以答天之所
託也後世之稱善時河者槩峻其堤防是術之拙者
耳蓋我邦海心一大嶋也故其地形梁脊高而四下

漸海雖其稱平地者所謂四下之裔稍遠者耳天下
之川皆各出其梁脊之中紆回兩山之間而入海其
勢險其節短故其水力自刮泥沙不至淺淤不用堤
防而無決溢之患視諸西土治水者尤易爲力也唯
其四下之裔稍遠者多因斥鹵以爲都會城邑水至
其地勢之險者稍變爲夷節之短者稍變爲脩則水
力不以足刮泥沙而日淤日淺且斥鹵之地因闢田
畝造閘于河身以掩淡水造閘于海口以洩鹹水則
上潤下浮其土輕脆泥沙愈淤加以霖雨不能不決
潰旁溢然則不獨出於天時也堤防之說於是乎起

而其患猶不止也則謂堤之卑以加其峻數溢數加
水底殆乎高於平地噫是猶築夾墻而蓄水豈可乎
如此者無若濬而浚之濬而浚之雖人力乎猶爲近
於天焉築墻而蓄豈天乎哉苟欲爲其近於天者則
得所謂熟知水勢之吏數員以督衆工以招募夫貧
困浮食之民區分而授其工鼓舞而作其氣則不必
大興役而彼疏淪塡淤剔抉湮塞之功可計日成矣
苟海口之形稍卑於上流則其餘不必用人力而濬
矣何則彼勢之夷者復其險節之脩者復其短而泥
沙之在於河身者不能勝順流之力而獨留也是其

功速於加堤其費亦少於加隄而其利豈不亦愈於
築夾墻而蓄者哉是濬而浚之之說也至救所謂非
常之淹潦則亦無若牖而洩之也苟審視地形就其
厚堅之地多穿股渠等其淺深作石牖於其口以時
蓄洩雖有非常之淹潦以此備之分殺水怒其勢必
不至爲太害也彼分宜合者常則能弱水力霖則不
能殺水怒者詎可與此比哉是牖而洩之之說也水
害之出於天時者不亦可以人力救之乎濬而浚之
牖而洩之不特以去淤而備霖也古之賢者有取河
身之泥淘去其沙以布於磽确之田者數千萬頃資

其膏潤化爲沃壤稍粱菽麥畝收一鍾此術也或可揆其土之便宜而用也古之聖王有制爲澮洫溝遂之等者自大達小縱横布畫灌漑上田資其生殺之力以阜民利此術也或可揆其土之形勢而用也何特此二術哉平底尖船以便漕運之法古人用之實施於穿渠作牐之後也是數者皆除民害而民利從興者非邪苟能知此則水之爲博利庶幾其被國內之民乎

〇錢鈔之制

錢幣者非天下之寶也所以疏通天下之寶者也然則何謂之天下之寶曰米穀也布帛也無之則饑無之則凍若夫錢幣有之不飽有之不暖故米穀布帛不可一日無焉金幣錢鈔可百年無焉可百年無焉者官何汲汲於造之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曰以米穀易布帛米穀不可合勺分也分則耗矣以布帛易米穀布帛不可尺寸裂也裂則棄矣而夫數石之重數匹之大不可輙轉挈矣不可分裂不可轉挈則不可一日無焉者或將不給矣是所以汲汲於可百年

無焉者也金幣錢鈔可折之分釐而資日用可藏之襟懷而行千里輕以轉重微以輸大以通天下之有無以發天下之滯聚可百年無焉者於是乎亦不可一日無焉也民是以汲汲於得之民唯汲汲於得之故官汲汲於造之故規民之利而造之且以裁天下之貨權利於民即所以利於官也規官之利而造之不足以裁天下之貨權弊於民即所以弊於官也金幣錢鈔之利弊可以是兩語而斷也請歴陳古今造幣之因革所謂利弊可以就其中而見也本朝近世之事不敢言焉以西土事言之夫三代而上所造錢

幣有利而無幣者何也無他規民利也秦漢而下之
錢幣利弊相半者何也無他或規官利或規民利也
彼周之大錢秦之半兩漢之白金皮幣三銖赤側王
莽之二十八品孫權之大錢共廢而不行者蓋皆欲
懸虛聲而欺民以增官之利或官之奢侈究而國用
竭於是淆雜他物以益見數以薄爲重以小爲大以
無用物爲有用物欲藉威强行之也其民始受其欺
中覺之而勉從之終乃斷不用至此則雖威疆不可
行也官之所造竟歸於無用物而止徒規官利而不
規民利曷足怪焉彼漢文武共縱私鑄宋王安石勉

錮禁似仁而有弊武帝乃收銅於官非三官錢不得
行周宋之主亦嚴銅禁皆似貪而有利蓋或不必利
於民或不必利於官也唐宋金元造交鈔亦皆以無
用物爲有用物也而官民共受其利者規民利而非
規官利也宋季元末有交鈔之弊而至明清鈔法終
不行者因規民利者而漸規官利也吁乎利於民即
所以利於官也弊於民即所以弊於官也其驗不亦
歷歷乎明哉後之造金幣錢鈔者歷鑒於此無徒以
規官利爲利而深知規民利之爲利則庶幾亦有其
利而無其弊矣曰漢唐宋明其專規官利者其弊固

如此然其中亦有規民利而官又利者矣而盜鑄一
弊終不能止者何也曰此亦規官利之念未絶也何
則官之鑄錢欲用銅少而得錢多是以或小其體或
淆他物是以致盜鑄之患也苟不愛銅而重人其體
如漢五銖錢唐開元錢則民知工費之與利不相當
也而盜鑄之弊自止矣交鈔僞造之弊可以此意推
也官已絶規官利之念而民猶盜鑄僞造則自甘刑
辟者也斷而誅之何庸傷曰錢幣也楮鈔也共不規
官利而造之也而錢輕物重鈔輕物重之弊常不能
止者何也曰是則權也已矣非規官利之咎也物與

錢錢與楮皆如秤也此輕則彼重此低則彼昂非人
力所及也雖然官之所造苟規民利而非規官利則
所謂人力所不及者亦可裁其權也錢多而易得則
錢輕而賤錢輕而賤則物重而貴是秤衡自然之權
也於是設術斂錢於官以準平之錢之分釐重而低
則物之分釐輕而昂是亦秤衡自然之權也鈔多而
易得則鈔輕而賤鈔輕而賤則錢重而貴是秤衡自
然之權也於是設術斂鈔於官以稱提之鈔之分釐
重而低則錢之分釐輕而昂是亦秤衡自然之權也
雖然此非虛聲欺民淆雜多數侵本錢抑糴價屢革

擾下者之所能也。惟規民利而不規官利者能之。其造之之始。已有人力與自然之異也。大凡自然者可以自然裁也。故準平獨提有能定民心焉。其自然者不可以人力勝也。故威強禁令無能行官志焉。蓋行金幣錢鈔於民。固欲以此易米穀布帛以發滯聚通有無耳。蓋以彼有之不飽有之不暖之物。易於彼無之則饑無之則凍之物。以此可百年無焉者。易於彼不可一日無焉者。以彼疏通天下之實者。易於彼天下之寶也。然而民利之者。知金銀銅之可珍貴也。其於楮鈔。亦知其爲本錢之劵。而珍貴之也。故能規民

利者。因民之所珍貴者而爲之制。故謂之自然。不規民利而規官利者。循珍貴以粗賤。或棄珍貴而行粗賤。欲藉威強行之。故謂之人力也。後世之造金幣錢鈔者。不以人力而以自然。則彼錢輕物重鈔輕錢重之弊。何患其不可止哉。

○銅工之禁

以無用之事。費有用之物。以無限之工。糜有限之貨。是天下之大弊也。夫金銀銅錫者。宇內精英之所凝聚。百歲而生。千歲而成。爲地至珠。爲體至剛。明智之主。乃節而採之。聚而淘之。甄而鎔之。以爲寶貨錢刀。因其貴賤輕重。定其數而等其章。以母權子。以子權母。使天下大小之民用爲交易。轉大運重。排滯散聚。皆莫不資於此。此非有限之貨有用之物乎。及至後世奢侈之習長。而朴素之風銷。男子之於刀劍。婦女之於釧釵。以及宴遊戲玩之具。無不以金銀飾之。貧

賤已然。況於富貴人乎。甚則至銷其已爲貨幣者。加之僧道之徒。鼓游惰之民。寺院道場之創也。莊嚴彫鏤。百倍古昔。施及齊民之家。無不置佛龕。其像其器無不用銅。每戶口之增。輙增一佛龕。是以天下都邑每有以鑄佛像佛器爲生業者。而無不以致富。甚則至銷其已爲錢者。此非無用之事無限之工乎。英察剛斷之主。苟能洞察其弊。則可不嚴立之禁哉。雖然世習人情。因襲爲常。欲驟禁之。則局翅不可禁焉。或閧驟擾之端也。宜徐出明諭。以漸革之耳。若夫鐘曹刀鎗。及耒耜斧鋸鍋釜鍼刀鎬鑰之類。四民日用

不可闕者皆用鐵而足矣燈燭盃盂之類則用陶而
足矣其餘凡不得不用六物者特定其節至所謂無
用之事無限之工則一切絕之凡天下之以銅爲佛
像及佛器者盡以官錢購之銷以爲錢凡天下之以
金銀爲器用者盡以官錢購之銷以爲貨幣器用之
節禮制不得不備者代以骨角毛羽采色之類佛像
及佛器民情之不得不存者代以陶與木石飾以金
彩使諸僧道諭其無異同以銅工爲生者官爲助之
使漸易產或因以爲官工使伺察私鑄之徒則上下
俱享其利矣而彼采取之業急漸屬緩徐精英所聚

成滋息於礦不至涸竭有用之物有限之貨廢幾不
糜費也或曰銷器用以爲貨用可也至銷佛像及銅
器以爲錢則雖其利甚博而或有錢賤傷賈之患曰
然錢與物相爲輕重相爲貴賤錢賤則物貴物賤則
錢貴物賤傷農錢賤傷賈農之傷國之害也賈之傷
何必害乎國且夫權物價制低昂盡在上所爲而已
錢少則重重則貴貴則散之以法使其多矣錢多則
輕輕則賤賤則斂之以法使其少矣亦何患焉而所
以能制斂散多少之權者亦由於銅禁之嚴而得焉
耳苟弛銅禁縱民鑄冶而無知其泄耗之端則雖欲
權物價制低昂其可得焉乎然則嚴金銅銀錫之制
者豈非革弊之急務邪或曰世亦有貴殊方之物而
賤本土之貨者罽絨緜綾瓊瑤翠羽果爲有用邪金
銀銅錫鐵鉛之屬果爲無用邪何爲乎貴彼賤此今
是之不問而區區器用佛像之察無乃明於小而昏
於大邪器用佛像猶尚在於海內彼闌出殊方者豈
亦可購而求乎曰不敢言已

○征課厚薄

有所厚也而後可以有所薄也有所重也而後可以有所輕也是之謂明主取於民之法是之謂明主均乎民之術何以謂之明主取於民之法曰將薄於彼且厚於此將輕於彼且重於此不厚無以爲薄不重無以爲輕民知其所以爲薄也故雖厚不怨民知其所以爲輕也故雖重不恨不怨不恨是以謂之取於民之法何以謂之明主均乎民之術曰厚云重云民情之所常苦也薄云輕云民情之所常樂也民之所趨民之所就則懸其所苦而示之使其厭而去之是

以不至偏衆民之所厭民之所去則懸其所樂而示之使其趨而就之是以不至偏寡不偏衆不偏寡是以謂之均乎民之術寓均乎民之術於取乎民之法是古昔之國所以富也蓋後世之患莫大於民之不均而民之不均由取於民不得其宜昇平之久民之習俗漸好游惰去田野而就都邑厭農夫而趨商賈是以食力者日寡而游手者日衆生財者之力日衰而靡財者之力日盛此非民之不均乎昇平之久吏之習俗愛於近而苟於遠厚田野之斂而薄都邑之征重農夫之租而輕商賈之課是以食力者不享其全利而遊手者收其畸贏生財者常遇徵求而靡財者常漏禁網此非取於民不得其宜乎唯其取於民不得其宜是以民之不均益甚是後世之國所以貧也吏民之習於昇平不得然也歟雖然吏民之習俗無常也亦在人主之所爲而已苟有明主出求均乎民之術而行之其何患焉均乎民之術宜寓諸取於民之法也取於民之法宜厚於都邑也宜重於商賈也游民所收之畸贏宜收諸上也靡財者宜使不得漏禁網也緡宜告也舶宜筭也煮鹽之場治鐵之礦酤酒之壚宜皆關務榷之置關征之也或曰嘻是皆

非哀世暴主所爲耶今也爲之以招怨恨何以爲明主之政曰何其然如此則經用足矣經用足則田野之斂可以薄也農夫之租可以輕也暴主奢侈農租之不足以充經用然后爲此政以招怨恨其所爲同而其所以爲有天壤之異苟知其所以爲則誰敢怨恨且古之明主使民慕悅者求諸西土三代後莫如漢祖漢祖實重商賈之征而困辱之當時未聞其怨恨也後世亦不得目漢祖以暴主目西京以衰世也亦顧其所以爲如何而已然則今也擧而爲之何可不以爲明主之政哉且夫爲之數十年民之風俗皆

嚮上之所尚向之所厭今則趨之向之所去今則就之十國內之籍而食力者生財者居其八九經用益足其富無比假使其怨恨怨恨者一二耳其八九則皆感戴於我以八九敵一二加以富足之力何恐之有。

○貨權輕重

有慮乎民而立法者有利於上而立法者慮乎民而立法者百世可行也利於上而立法者不一日可行也然嚮者之法慮乎民而立也而今者舉而用之欲以利於上矣則百世可行者不可行諸一日也嚮者之法利於上而立也而今者舉而施之欲以慮乎民則不一日可行者可行諸百世也故法一也或博施濟衆為明君賢相所舉或陰謀潛奪為暴君貪吏所舉顧其意如何而已雖明君賢相之法乎使暴君貪吏用之何往而不為陰謀潛奪之歸哉故雖暴君貪

吏之法乎使明君賢相舉之何往而不為博施濟衆之歸哉今有一法舉而施之足以濟衆而不察也民利之不均未始不由此也明君賢相可不為之慮哉曰何法也準平貨權之法是也何之謂準平貨權請略陳之夫民之始非偏富而偏貧也而至素封之家役貧弱而驕王侯者出貨權之不平而所謂貨權之始亦非偏輕而偏重也而貴賤之低昂常不至平者何也時有緩急而地有歉足也時之緩也地之足也貨物太賤不足相支時之急也處之歉也貨物騰踴不可制止狡賈猾民買之於其太輕之時以待其時

賣之於其騰踴之際。以收其利。積貯倍息。不厭千倉。轉販擊移。不憚千里。而其巧術之委曲變化。殆乎無知端倪。富者以愈富。而貧者以愈貧。其不均也。至如莚楹。無他其相倚仗相因積勢之所必至也。是故明君賢相從其輕重而常平之。使貨物不至騰踴。不至太輕。又使民不至愈貧。不至愈富。是準平貨權之法。所以休何已也。苟欲立其法。以得人爲先。必擇仁恕公平洞知下情者一人。而委任之。次擇明交周廣練熟買術者數人。而爲之副。以次相薦。多置屬吏。分居衝要。皆體德意。以使民不至大貧爲心。酌量時勢人

情而奉行之。其法俱沿古人。就所在撿察。凡百貨物有其價因時太賤者。則官悉買之。待其價太貴而賣之。使農民計其地之歉足。而相委輸灌澆。至如商賈之爲。皆償其價。所在豫置倉庫。以儲其所獲。使民明知非官代商賈而網民利也。然後以之爲勸農課耕之資。賑貸貧民。薄息而緩取。至其極貧困者。則棄而予之。誠如此則時無緩急之殊。地無歉足之別。物價常不至騰踴。不至太輕。而貧民免其因苦。狡賈猾民無所施其術。積貯轉販之利爲上所奪。而失其贏王侯之勢矣。貨權之平如衡之準矣。故曰今而施之。

足以濟衆。此法是已。明君賢相盍少察之。或曰。陋矣哉策也。是非桑弘羊之所請漢武者乎。漢武爲暴君。弘羊爲貪吏。往古爲之者。宋有神宗。而神宗又爲暴貪之歸。且夫漢武宋神。皆以此法施乎天下。爲陰謀漁奪之術。而戶口衰耗。民心騷擾。其始似利。其終則害。如合符也。汝其忍汚其吻焉哉。乃欲使明君賢相擧施諸民。陋矣哉策也。曰。小白亦衰世之明君也。夷吾亦衰世之賢相也。夷吾輔小白。博施濟衆。致驩虞之化。職是之由。書諸簡爲百世可行之法。何則慮乎民而立之也。漢武宋神之所擧。無非此法也。然而屢

擾事沮。不一日可行者。利於上而立之也。亦顧其意如何而已。後之明君賢相苟慮於民而擧此法。則其致化猶夫齊也。何必概棄之哉。曰。小白夷吾覇者耳。準平貨權之法。功利苟且之說耳。而汝何謂百世可行乎。曰。慮乎民出於至誠。則王者之政也。慮乎民出於苟且詐僞。則覇者之政也。亦顧其意如何而已。世之腐儒善立畛域。自謂非三代聖人之法不言也。殊不知聖人起於盛世。天下之變未多也。後世之處衰而救之以術者。亦何可闕哉。而聖人慮周萬物。故處於盛而豫於衰。後之明者。巧法千變。不能出其範。

彼儒者自守其範而虛其實矣。周官司市辨物而平市。亡者使胥師平貨賄。泉府買滯貨。待時貴之。是則後世平貨權之法已寓於此矣。彼儒者亦謂之功利苟且之說乎

○法律因革

羈制天下之民。使不敢叛其上。不敢逞其欲者。法律是也。蓋民之為物。如悍馬然。少紓其備乎。將蹄齧奔逸而不可禁。善馭馬者。知其如此也。於是制之羈絡具之銜勒。而後鞭策而驅馭之。唯我之所欲為。故法律者。馭民之銜羈鞭策也。天下之論民政者。無不言制法律之為便者。而吾未之盡信也。蓋法律之制。其來久矣。吾嘗昔學之。而粗記其名也。請言其概。彼鄭之鑄刑書。其事邈遠。不可詳焉。其後尤著者。魏有李悝。悝之律六。曰盜。曰賊。曰囚。曰雜。曰具。四有二類。繼

作之者。漢有蕭何。何之律加以三。曰戶。曰興。曰廄。併為九章。魏晉六朝稍更加之。至於楊隋。承宇文氏之法。而唐亦因之。定為十二。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昏。曰廄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用刑也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宋元亦因之。至於明。重釐正之。五刑仍其舊。而律則分其類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故分戶昏為二。曰戶役。曰昏姻。分鬪訟為二。曰鬪毆。曰訴訟。分廄庫為二。曰廄牧。曰倉庫。分職制為二。曰公式。曰受職。[illegible]定其目。為四百六十條。清亦因之不革。而今之談律者

專稱之。凡唐以來讀律之例八。曰准。曰以。曰皆。曰各。曰其。曰及。曰即。曰若。其後亦有十六字訣者。曰加。曰減。曰計。曰通。曰坐。曰聽。曰依。曰從。曰並。曰餘。曰遞。曰重。曰但。曰亦。曰稱。曰同。蓋歷世所因革。雖有增損。大抵世愈降。文愈密。亦勢之不得不然也。如我中邦文武帝之朝。敕藤原不比等。撰定律書。而今也殘缺亡失。不可得而考其詳。然令書則全然猶在。而格式之編。亦有存者。律令格式。皆唐氏之所以名刑法。而本朝倣之也。今也考諸令及格式。概模倣唐制。則當時所謂律者。亦倣唐律。而稍出入焉耳。唐律即明律之

新策　卷之六　〇宝　賴氏正本

所因也。然則今之談明律者。假使其倣而制之。亦仍如我上代而加其繁也耳。平安失御。亂離相踵。刑政之事悉歸武人。經鎌倉室町數世。皆無載籍可徵。則其所建置。莫得而知。其所見獨有北條氏所作貞永式目者。而其文簡質。視諸所謂律者。不可同日而論也。然中世以降之法。率因其舊。皆以所謂簡質為宗。相襲至今。而天下之士方以制律令為說也。夫法律之制。和漢古今之可槩見者如此。然有制而便者。有制而不便者。蓋無律文立。則聽訟斷獄。徒因比例。天下之法。空虛無據。而吏或為姦於其間。以意上下。至

不推究。民之耳目無所向準。而小惡細姦不無漏其細。天下之情散漫放逸。各自為之。不受上之馭使。苟制一定之律。等其文。立其目。則可以使斷獄之吏有所憑據而考式。可以使天下之民有所持循而規避。上之所欲為。民不敢不趨。是制律之所以為便也。然律之為文。起於彼之叔季。故繁苛如彼。碎細如彼。義例精微。或一事而兩端。制行之久。弊生意外。姦吏貪緣。資為舞文巧詆之具。人民渇弊。巧偽愈繁。上下相遁。至瘝視其上。如讎隙。是制律之所以為不便也。要之。二者便不便各居其半。吾之不盡信制律之說以此

新策　卷之　〇　賴氏正本

也。雖其有明智之主出。察時宜。酌人情。因其風土氣俗。以裁簡明嚴確之律。使吏民曉然知所去就。則善矣。苟不然。而驟取彼繁苛碎細者。不察時運土俗之宜。而徒欲施諸民。而求其治。吾不知其可也。且夫所貴於立法者。使下之耳目曉然於此也。今彼律者。讀例解訣之屬。雖老獄吏。則未易通達。蚩蚩者豈能悉記。而每避焉乎。夫是之謂陷民於戾。而導吏於奸矣。陷民於戾。而導吏於奸。豈上之所欲也哉。律有以致之。且夫制律之說為便乎彼。所謂笞杖徒流死者。視諸我中世以後之法。易笞杖徒三者。以驅逐境外之

刑。死刑者至近世有絞斬梟磔鋸炮轟等。而要之其
意大同。但未立其目耳。自名例至斷獄。較諸我中世
以後之法。大意亦同。但未著其文耳。所謂制律之說。
亦不過立其目著其文。而欲立其目著其文。自非明
智之義衷。則其勢不能不至繁苛碎細。繁苛碎細。則
陷民於戾。而導吏於奸而已矣。是究其說所至。始乎
屬贅言矣。夫凡中世以後之法。質略簡易。濟以武斷。
不貴文罔。然國勢民情亦宜之安之。即回視上代之
做唐制者。乃如不若今之便。替益戰邦氣運未至如
彼澆季。故上下之俗。厚篤樸摯。刑不上士。罪人不孥。

新策 卷之六 〇 圭 顯氏正本

乃此皆非彼所敢望也。以如彼之法。施如此之俗。宜
乎其不相纇也。由是觀之。彼制而不便者。什八九。不
啻居其半也。夫治民如牧馬。擇牧人而任之。深察其
好惡喜怒之情。養以簡易質略之法。齕草飲水。嘶鳴
群居。其悍惡害群者。痛杖而除之。如此而止。不亦可
乎。雖不盡爲我用。而亦足以剗限于我。因其性而全
其天。天之所托人君。亦豈非此乎。苟伊特其銜勒羈
絡之具備。不務察其情。而煩策苛鞭。拂其天性。則雖
能貐制諸一時。而豈長安之計也哉。

〇訟獄利害

斷訟之政。其可已矣哉。民有不平而告上以求其平。
不告何以得其平。民有寃枉而呈上以求其白。不呈
何以得其白。彼斷訟之官。其司直也。如權衡以稱之。
其用明也。如職日以照之。然後可以使民得其平。可
以使民得其白。訟獄之不可以已也。用法之政。其可
已矣哉。剔朽蠹而良木斯茂。不剔將蝕之。芟蔓草而
嘉穀斯長。不芟將損之。夫用法之官。讁伏如神。去一
而護百。示威如火。收一而懲百。然後可以儴良木蔵
以使嘉穀長。用法之不可以已也。斷訟用法豈不

新策 卷之六 〇 圭 顯氏正本

可講其政之得失乎。斷訟之政何爲。曰。政救其弊耳。
後世斷訟之弊在强折。服之以威。以習善斷訟也。甚
强之也。非斷之也。然原其所由。蓋由用法之官兼斷
訟之官也。夫用法之官。慣於嚴急威猛。而少簡靖和
平之度。其聽訟也。亦用嚴急威猛處之。故主以强爲
斷也。苟於法司之外。別立聽訟之官。必以簡靖和平
近於民而體其情者充之。吏胥皂隸之役。拷掠搒箠
之具。凡所以威民志而究虛實者。盡如法司。見有可
擬罪則拏送法司。以正典刑。則以强爲斷之習改矣。
後世斷訟之弊在上下之太遠也。法司之宮。高據城

上遼深森嚴民已憚之雖有寃枉不平而不敢告呈
之苟告呈之如升天然如攀鬼神然上官坐於層壇
縹緲之間聽審取供唯吏之任一言囁嚅搒掠從之
豫陷吏胥則曲而得直袖手而去不豫陷吏胥則直
而得曲必毒痛搒而告狀稟案到單審語無不以其
意爲增減饋而少錢者每屈健而多錢者每伸民豫
知其如此也是故呑聲忍氣以其安於寃枉不平爲
愈於求平求直上官乃坦然以謂我能使民無訟惡
矣豈戰國厭煩之習也與而仍用諸治日不可也者
於衙衢衙要之處別開聽訟之局使民得容易搜禀

官日莅親聽斷之吏胥皂隸唯供其使捕寫詞而
已如此則庶幾無覆盆之不照乎古者平安之盛實
天子親斷訟矣自弘仁廢之民心以離可不鑒乎今
假使不親斷而猶使斷官親斷則庶幾矣後世斷訟
之弊在於以喧噪也官吏之斷訟者非技蔓其辭則
盛怒折之蓋以爲導而使言嚇而使吐實也今夫有
鬪於途者途之人不知其曲直在帷中者知之有鬪
於巷者巷之人不知其勝負在樓上者知之何則以
不喧噪者待喧噪者也今技蔓其辭盛怒折之則先
自喧噪矣何以剖人之喧躁乎適足以使下窺測上

意惡在其使言而吐實也苟以簡御煩以靖待動則
於剖曲直乎何有凡欲明剖曲直不在聽訟之時而
在聽訟之前豫於獨處之際取原告被告呈狀以平
氣讀之以其身置於兩造之地而體察之此事之起
由於如此干證之者由於如此某詞爲僞某詞爲情
情之所歸蓋欲如此也里居姓名年月物件無一不
記然後莅堂寫供吏以外不許一人侍至訟人則不
使同時進也不先問兩造也使同時進而問兩造則
黨類同口也故先進原告之干證問之待其出而後
進被告之干證問之兩證口供視諸呈狀察其同異

乃進原告被告如前合而察之則曲直之槩已剖矣
然後森列皂隸與掠具使兩造兩證駢進而對質其
詞平而其色常者爲直其詞支而其色沮者爲曲於
是上官出一言以指其竅則彼無不折服矣其他誑
誘鈐制之術皆在上官豫摘其伏而時應其機而已
豈可悉言哉後世斷訟之弊在縱奸民而無禁之也
奸猾之民無恒產業而諳練獄訟之道善持吏之短
長者幸人家之有事唆而嗾之鼓而煽之使必告官
結搆告狀盡出其手揣摩而教之曰汝告之如此則
官詰之必如此乃對之如此官復詰之如此則汝復

對之如此事無不濟矣輕浮者信之聚衆抗訴彼傷
觀其間以規大利至形迹敗露則飄然引去而害止
於當事者至以觸刑戮凡如是者所在不少苟上之
人訪察得其實嚴治痛懲剪其根柢諭告齊民明示
利害則無實之訟息矣夫斷訟之政多端而其大要
在此數者用法之政何爲曰政救其弊耳後世用法
之弊在吏徒之苦民甚於盜賊也奸僞之覺也故緩
其逮捕之期以娭苞苴得焉則舞文爲解不則鍛鍊
歸重或株連蔓引以爲大獄盜賊之獲也敢援平民
羅織無辜以擊其所欲甘心者民不忍一時之苦無

不順而承焉其他奸猾不可勝數吏之害民也如此
法司皀隸其徒甚繁囊橐盜則隱其逮捕而輕其拷
擊囊橐虛則凌逼酷虐無所不至或者賊宿盜數獲
數免多識其面者盜亦以此爲倚賴聲氣相結入獄
則慫吏新囚在外則蠹害市里而徒隸常爲之地其
他閭閻小民之遊手而通非類者巧黠而善徼訐者
官因以爲耳目系徒隸之屬遠邇相聯如蛛網然雖
民間釜鬲之中無不洞然而通官也及其有事遞鄉
緝訪在數千里外者且命而夕獲其相應也如率然
而官之擿伏如神者蓋無不用之然此輩亦常爲奸

盜之地賄之窩盜之窖業已獲之矣而出其不意以
虛喝之以網收其利收其利者數則官之所欲逮則
豫報知之使遷而避之至則無獲矣雖然是其害民
害猶爲淺也其平居自恃其爲官之耳目也使平民
微知之擿其陰私而脅之則不得不稻厚利以緘其
口即娼坊劇場凡衝劇之地黨類碁布而店鋪之業
不賂於此無以得焉其痛悍者藉於官權見細事不
法輒呼號糾壓以責需索民之困之豈淺鮮哉吏徒
之苦民也如此苟精明之士官密訪得驗就吏徒之
中擇其貪墨奸黠尤甚者各一人取付捕拷以懲其

餘則無不震慄改餙矣凡所貴於偵訪者以其使人
不覺也今至恃官權以閑平民則果何益乎宜一使
人覺者立奪其權擇他人任之也寧徼訐不巧愈於
困民矣然後廉公矜持以率其下則吏徒何有不化
者乎後世用法之弊在於保甲不詳也蓋後世之法
郡縣村野必五家爲保以相聯屬而若都市乃無其
法或十戶爲一保或七八戶爲一保各街異法而稱
伍長街胥老人大老人者不過管其大綱耳或其權
不重或其體太尊街中之事不得自制徒經其手以
過之耳故街中有伏姦而耳如不聞蓋亦以所謂上

下太遠。法司太嚴。故憚呈告也。豈小民細吏之家錯雜其間。動爲撓擾。長胥之令不得均一。是其法雖似簡便乎。禁網疎濶。不足以絶姦猾之蹤也。苟申保甲使綱紀明截。則無蠹矣。申保甲之法。亦因舊法。而如營耳。自五戶。至二百五十戶。管轄而上統之市司。官吏之家革於別處。隷士人之坊。不得錯雜五戶之長有牌書五戶姓名丁口。爲何生産。何年來住。生齒增減。因爲塡林。街胥老人大老人所管皆如之。而統其全藪於市司。凡戶之遷徙屋之鬻賣訴訟之狀。稱貸之券。皆經長胥老人之簽押。自非大事。任其聽斷。不必一一請焉。凡賭之窩盜之藪。在閭里中。知而告者有賞。知而不告者連坐。凡驛遞之外。不許私留羈旅。有浮遊無籍蹤跡可疑者。或乞丐之徒爲姦盜導引者。則立捕鞫詰。可逐則逐之。一保之首。作一門。保中丁壯輪而守之。捕盜賊鬪鬨。閉其門。遇失火。則街胥老人帥所管丁壯以防之。市司監官等官人以外不許他街之人混入。雖親戚相救者。而不許也。凡各保之牌。每歲切督之。以按丁產升降。如此則其始如苦其煩者。終以安其便。而奸猾無容足之地矣。且夫厭村野趨都市。背農桑。來後世之通弊。則假使苦其煩。亦

足以改民志變民俗也。用法之政多端。而其大要在此數者。夫巳革斷訟之弊。亦革用法之弊。而民之不平者未平。民之寃枉者未伸。朽蠹猶蝕良木。而蔓草猶須嘉穀者。未之有也。雖然民有不平而平之是矣。而何若使其無不平乎。民有寃枉而伸之是矣。而何若使其無寃枉乎。剔朽蠹去蔓草是矣。而豈無絶朽蠹蔓草之方乎。不能使其無待其有而舉之。雖如權衡如鑑日如神如火。而抑末也。此豈能斷訟用法者之責也哉。蓋有任其責者。秉彝之民孰不知懿德乎。我示之以偏。彼之偏苟有甚於此。我示之以曲。彼之曲將有甚於此。我示之以詐僞貪殘。彼之詐僞貪殘將有甚於此。有甚於此而責之。亦盍示之以廉平正誠也。蚩蚩之民。誰非我赤子乎。飢之而責其奪食。寒之而責其奪衣。亦盍豐其衣食也。我巳示之以平與正。而彼猶偏曲也。我巳示之以誠與廉。而彼猶詐僞貪殘也。夫而後斷之訟可矣。我巳豐其食。而彼猶奪食也。我巳豐其衣。而彼猶奪衣也。夫而後用之法可矣。吁後之爲政者。勿獨以斷訟用法爲不可巳也哉。

新策卷之六　大尾

男　復醇　同校

三都書林

東京　京都　大坂

東京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両国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二丁目　出雲寺万次郎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本石町十軒店　播磨屋喜兵衛
京都三条通　出雲寺文次郎
寺町通　丹後屋徳次郎
大坂心斎橋通備後町　近江屋平助
河内屋徳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蔵板

會澤安　著

新論

安政四年（一八五七）江戸玉山堂刻本

據安政四年（一八五七）
江戸玉山堂刻本影印

謹按神州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曁、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跛躄、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地之在天中、渾然無端、宜如無方隅也、然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當其股脛、故奔舶走舸、莫遠而不至也、而至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其民愚戇、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是其理宜自隕越以取傾覆焉、然天地之氣、不能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者、亦其勢之所不得已也、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為天下論其大計、天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溺舊聞而狃故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寇大敵應之無遺算、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為自遑自逸者、果何所恃也、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船也、非為深患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來也、不攻也、所恃在彼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茫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免於誣罔、將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已、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戎狄覬覦之情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此矣、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畏服万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

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
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　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
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　天祖之傳神器、特
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為　天
祖之神、　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
即　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　天祖、於是乎盥薦
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
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　天祖既以
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
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

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
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教之存於不言、百
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　天祖在天、照臨下
土、　天孫盡誠敬於下、以報　天祖、祭政維一、所
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　天祖者、尊
祖臨民、既與天一矣、故與天同悠久、亦其勢之宜然也、
故　列聖之申大孝也、秩　山陵、崇祀典、其所以盡
誠敬者、禮制大備、而其報本尊　祖之義、至大嘗而
極矣、夫嘗者、始嘗新穀、而饗於　天神也、古者尊称則曰
天祖、該羣神、則亦曰天神、　天祖得嘉穀之種、以為可以生活

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含繭、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為萬
民衣食之原、及傳天下　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
所以重民命、而貴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祭、烹熟
新穀、以殷薦之、大嘗之歲、豫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稻實及禰宜卜部、臨田拔穗、以為供御飯、
自餘為黑白酒、其飯則臨祭舂而炊之、　天皇親就嘗殿、奉粢盛而薦之、皆所以致其孝敬、存其質、而不忘
其本也、其幣則繒服荒服、太玉事於　天祖、天日鷲為之部屬、而造木綿、　神武帝
亦使其裔孫、俱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嘗、阿波齋部進荒妙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蓋
皆所以報本也、御禊所以致潔也、　天皇徒跣不警
蹕、敬之至也、日蔭鬘帛御衣、至敬無文也、當　天祖
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　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

兒屋之後為中臣氏、太玉之後為齋部氏、故祭之日、中
臣奏　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累世奕葉、
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　天祖也、天祖使兒屋太玉等
五部神侍　皇孫、建神籬、以護衛　皇孫、猶天上之儀、　神武帝平天下、亦建神籬、令兒屋孫種子太
玉孫　天富、奉鏡劍陳幣帛、而　歷世所遵奉、莫非是儀也、及　崇神帝祭　天祖於笠縫、以石凝姥裔事
天祖而鑄鏡、目一箇為作金者、故命齋部、率二氏之後模造鏡劍、以奉安殿內、即踐祚日齋部所奉之物是也、
其永存舊物、不敢失墜、如是矣、其他供凡百之具、亦莫非齋部之所掌、
而至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世不墜、駿奔承事、毫無
異於　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太玉
統領日鷲手置帆負彥狹知櫛明玉日一箇等、以奉事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予盾諸物、大嘗之

日、日鷲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一如其先世之舊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車持之執菅蓋之類、
亦莫非世其職也、夫以 天祖之遺體、而膺 天祖之事、
肅然儼然見當初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乎如
在 天祖之左右、而羣臣之視 天孫、亦猶視
天祖、其情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羣臣也者、亦皆
神明之胄、其先世事 天祖 天孫、有功德於民、
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古者故家名族、為國造縣主等
者、各統其族人、而祭其先、若大已貴之後為三輪君、而世祭大已貴、思兼之後為秩父國造、而世祭思兼之類
凡舊族莫不皆然、至 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所稱氏宗者、而亦因舊俗而潤飾之也、後世鄉里所祭之
神、稱氏神、其土人稱氏子、蓋亦其遺俗也、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

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氏、皆不失舊職、
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其諸國齋部者、即如日鷲之後為粟國齋部之類是也、而亦莫不奉其舊
職於祭祀之日也、惻然悚然、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 皇祖
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乎孝敬之心、父以
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
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一、教訓正俗、不言而
化、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
知敬 天祖奉 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
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 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
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

祖、承體於父祖、稟氣於天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
夫愚婦、不能無悚動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
報祖之義、則民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
氣壯、故億兆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
則人所以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
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
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反其始、久而不變、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
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觀者上觀於下、下觀於上、上下交相觀也、學記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撓方
物、去來無方、莫凝而不散、莫密而不入、有教學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神道也、天之道、陰陽不測、而生

物不貳、故四時不忒、不貳者孚也、不忒亦孚也、為有孚顒若之象、覆幬持載、川流敦化、命從上入、而下順之者、
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莫誠於鬼神、而人神相感、在盥未薦之間最為至、天下之誠莫以尚焉、故
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德、而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遂言修祖廟、以至於郊社禘嘗、
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其論聖人之孝、亦以周公郊祀及明堂之祀為大、其意亦其
可見也、陰陽合而生物、精者為人、其體即父祖之遺、其氣即天地之精、同體一氣、交相感應、故鬼神之德、體物
不遺、洋洋如在左右、人神至誠之相感、固自然之符也、聖人因以設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本反始之
義盡矣、祀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
視天、王者之德被兆民、而兆民一志、同崇奉之、亦其至誠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反始者如此、其
孝敬之心達於上下、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事其先、惻然悚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已、故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師民、必本天慎祀、故堯之政、始於曆象授時、而其授受之

間、皆以天之暦數為言、陳謨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啓之
征伐、則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行天之罰、湯之伐
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之遷都、則曰、迓續乃
命于天、殷人諫紂、則曰、天監下民、曰天棄我、武王伐紂
則曰、天視聽自我民、曰自絶于天、曰恭行天之罰、箕子
陳洪範、則曰、天陰騭下民、周公自禱、則曰、有丕子之責于
天、成王大誥則曰、予造天役、封康叔則曰、宅天命、曰畏
天顯、營新邑則曰、稽天、曰及天之基命定命、告多士則
曰、天命無違、戒成王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天棐
忱、天命不易、告多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籲俊尊
上帝、顧命則曰、無壞命、作刑則曰、作天牧、命晉侯則曰、
上帝集命、尚書毎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
則類禋望徧、巡狩則柴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
祖考來格、治水土則九山刊旅、盤庚遷都則曰、大享于
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諫紂則曰、天胤典祀、
微子則曰、攘竊神祇之犧牲、伐紂則曰、謂祭無益、
曰、昏棄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自禱則曰、能事鬼
神、誥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用牲于郊社、稱殷礼
記功宗、禋蒸于文武、告多士則曰、明德恤祀、告召公則
曰、殷礼陟配天、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典神天、顧命
則受之廟、尚書篇篇無非所以慎祀者如是也、故論語
篇末、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暦數、湯伐桀則曰、簡
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天慎祀也、故礼記
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古者所以使民敬鬼神奉
祭祀者、亦可見矣、蓋　神州之與漢土、風氣素同、而人
情亦甚相類、故設教之
意甚相似、亦如此也、
昔也國造伴造世承祖業、而不
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其爵位、下及近
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
孰敢不敬　天胤、故擧一世皆知　天位之不可犯、
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
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
而　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　乘輿或播遷、而未

嘗有一人敢朶頤　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
權、而亦不敢簒其主位、　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
餘烈之猶在人者如此、則　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
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夫　神聖之建國也
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
教之所曁、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
理、今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槩而論之、其大端有二
曰時勢之變也、邪説之害也、欲矯枉擧廢、二端者得不
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　天祖肇基天業、愛
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畧下土、而民
知奉戴　天朝矣、然天造艸昧、四方未底平、土豪邑傑
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　大祖神武天皇既
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悉維之以名
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　朝廷、天下大治、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
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
不統也、地官首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
所不統也、二官經紀四時之官、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
礼政刑之事也、夏官制軍者、用人民也、冬官司空土者、
治土地也、孟子以土地人民與政事並稱者、其
旨甚深、而古者重土地人民、其意亦可見矣、　及歷世
既久、紀綱漸弛、或有背叛、　崇神天皇四征不庭、大
敷政教、校人民課調役、益封國造、以鎭撫遐陬、拮据經
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洽、土疆日廣、而土皆　天子

之地、人皆　天子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
習安無事、廟堂無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
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標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亦各
置私田畜私民、土地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
中宗天智天皇既誅戮亂賊、在儲闈輔政、革除舊弊、而
布新制、因其封建之勢而一變之、以國司統治國郡、而
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　朝廷、天下無一
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
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
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為己有、所在驅良民以為

奴隸、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據之勢成矣、及源賴朝
為天下総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
町之為將軍、雖時有盛衰治亂之不同、而槩皆據土地
人民之權、動逆　朝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
土地人民、以相爭奪、弱肉強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
姓靡爛、而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為其主死、而
名義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
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為王臣、而稱臣於
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下之權、而
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　天朝如藩臣、虧國體也甚矣、

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地、而君臣之義廢矣、民俗日
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
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以為己子、他人可以為父子、則
父子可以為他人、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
雖皇子皇孫、悉為薙染之流、使　天胤不絕如綫、而
天下無之怪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

皇子不宜為緇徒、熊澤伯繼新井君美論之極詳矣、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瓜瓞蕃所供億難給、而君美辨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算數、消息盈虛、非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曰、宜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弟為之師長、則天胤之不億、可有以處之、二子所論極是矣、且古制皇子為親王、親王子孫為諸王、五世之後、賜姓列為庶臣、則亦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詳、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

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

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孝俱廢、而天人之大道委地矣、
然而一亂一治、天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英傑並
作、豐臣氏起匹夫、平定禍亂、以關白號令天下、統土地
人民於一、以翼戴　帝室、　東照宮踵興、專以忠孝立
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不墜、以時帥
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　天皇褒賞、授官賜爵、當
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於一、海內一塗、皆
仰　天朝之仁、而服　幕府之義、天下之勢、可謂治矣、
然昇平已久、則倦怠隨生、天下有土之君、生則逸、凶荒
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莫之禁、戎狄伺邊、而莫之

虜、弃土地人民也、天下士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
以謀國家、怠傲放肆、以忝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弃、
土地人民何以統一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
之鼓舞天下、唯恐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
之或動、故務粉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為漁商、上
下相蒙蔽、適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晛、糊塗自智、將
相率自趣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
不吞聲而竊嘆之乎、今　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
摧之、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
不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

下有封建之勢者、固　東照
太祖之所以制治也、東照
宮以忠孝立基者、　天祖之所以垂彝訓也、苟能因
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之規制、原於　神聖所以
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
親、範圍天下、以為一身、豈甚難為哉、此乃千載之一時、
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革者、不得不眷
眷於時勢之變也、何謂邪說之害、昔者　神聖既以
神道設教、所以緝收民心者、專出於一、固有成規焉、而
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報本反始之義矣、
大祖奉　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時、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　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
天祖、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
朝廷如　天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
以惇矣、至　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下、其
書言堯舜周孔之道、其國隣　神州、風氣相類、其教本
於天命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　天祖之彝
訓大同、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治國示掌者、郊社禘嘗、而其礼與義則曰事帝祀先是也、亦與　神聖立教之意合矣、
若能因而益修明　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烈
將有不可勝言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巫覡之

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西荒耶蘇之說、及他所
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　祖宗之秩祀典、所
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彼此、而故家
舊族、或因襲家說、陋習未盡除、偏方下州、或私奉淫祠、
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世之守陋好奇者、
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糅、遂為巫覡之流、至後
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為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
者、既非　祖宗所以報本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
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民志於是乎岐焉、佛法之入
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

奉之與皇子廐戶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為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
聖武 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為政、為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仰者、悉為胡神之分支末屬、變神明之邦、以為身毒之國、駈中原之赤子、以為西戎之徒屬、內既自衰、國體安存也、故以
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為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忠孝之廢、民志之散、可謂極矣、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災祥、語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称得聖道、並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衆教化、妄說罪福、官司知而不禁止者、依律科罪、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物餉遺官人、若合構朋黨、擾亂徒衆、作音樂博戲者、服用

綾羅錦綺者、僧房停婦女、尼房停男夫者、阿黨朋扇、浪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苦使有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尤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 夫聖賢教人、莫非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體、任意談說、其如牽強經義而競新衒博者、如舐毫鬪詞以釣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名義、稱明清為華夏中國、以汙辱國體、或逐時徇勢、亂名遺義、視 天朝如寓公、上傷 列聖之化、下害
幕府之義、或毛舉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為經濟之學、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則鄉原、忘國家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 祖宗之訓、亂於巫覡、變於佛、黴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時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為境內奇袤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耶穌之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慊也、及其益猖桀、既傾覆呂宋瓜哇、遂朶頤 神州、嘗煽動西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瓜哇者、而加之 神州、其邪說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為境內

奇衺民而止哉、幸而　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無復焦類、邪頑之徒、不得易種　中土者、二百年於此、使民免於妖夷之煽惑、其為德澤也大矣、然　神聖之大道未明、民心未有主、而内之奇衺猶尚依然也、其所適從者、非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氣未復、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内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近時又有一二蘭學者、其學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鮮其語耳、本無害於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之説、盛稱揚之、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及他珍玩奇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人反

欣慕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復變於狗羯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氷、漸不可長、其所以為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為之防哉、今夷虜包藏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説之害、稔於内、百端無窮如此、養夷狄於　中國、天下嗷嗷、民有淫朋、人有比德、舉而大觀之、果為　中國耶、明清耶、將身毒耶、抑西洋耶、國之為體、其何如也、夫四體不具、不可以為人、國而無體、何以為國也、而論者方言富國強兵守邊之要務、今虜乘民心之無主、陰誘邊民、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而天下既為夷虜之有、所謂富強者、既非我有、而適足

以借賊兵齎盜糧耳、勞心竭慮、富強其國、一旦舉以資寇賊、亦可惜也、苟稍辨事體者、誰不扼腕切齒共憤之乎、今　幕府斷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濟、不使黠虜得肆煽惑吾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知黠虜狡謀詭計可惡可醜、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　至尊則儼然　天祖之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　天祖所愛養之裔孫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　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事天祀先、報本反始、因以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橐籥萬民、以為一心、豈甚難為

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説之害也、夫英雄通變神化、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為之事、而　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者、天人之大道、其文可變、其義不可易、則　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説之害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顧所以處之之方何如耳、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詰戎方行、由來舊矣、弧矢之利、戈矛之

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一、故號曰細戈千足
之國、　天祖授中州於　天孫、使押日帥來目兵
從行、　太祖征戰、亦專以來目為折衝之用、遂平定
中土、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衛宮城、鎮國土、　崇
神天皇遣將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豊城命治東
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
歷朝遵奉、土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
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強之實、於是乎見矣、至　仁
德朝、海內無事、兵革不試、　履仲　安康而後、漸
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　中宗

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臨行營、經畧任那、而終不能克、
然當時事東畧、大攘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今西蝦夷地有止利別山、蓋古後方羊蹄地、嘗聞此山中本有路徑、蝦夷恒往來之、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是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易依阻以為變、故禁其往來、而古者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虜也、）遂
以征肅慎、其事則雖在　齊明天皇世、而蓋　中
宗在儲宮、佐英畧、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強
之實、復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汙、而迨　桓武
嵯峨朝、遂平陸奧賊、蝦夷屛跡海外、則猶未以為衰弱
也、夫攘除寇賊、開拓土宇者、　天祖之所以貽孫謀、
而　天孫之所以繼述　天祖也、故祭　皇太

神、祝詞有稱、　神明之所照臨、窮天極地、狹者俾廣、
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化之日
被四表、而　天朝建國、尚武之意、亦可見也、然事逐時
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古者用來目
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有兵、以保民社、
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為軍團、再變為募兵、
於是乎兵皆世業、號為弓馬之家、而兵農之分、始起於
此矣、及天下為戰國、而英雄割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
亦隨而變、此其大畧也、兵制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
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神社、每征戰必礼祭神祇、是

雖　天子不敢以自專、而必受命於　天神也、是
以民志一而其力不分、是　天神之兵也、及身毒法
入　中國、而民志遂分、其敬戴　天神也不專、而其
所以受命於天之意不明、兵專為人事、一變也、源賴朝
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
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游四方、禍亂既
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
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其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
而　天皇受命於天、是天地人合為一也、苟能因而
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戢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鬼

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奉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統兵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内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所可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水、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也、故　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其為强、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船、拔朝鮮之國都、兵威之震海外、猶尚如此也、豊臣氏患天下之太强、舉有土之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日養强於其國、　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强本、而弱末令武士各聚處都城、俾之不得一日養强於其邑、俾庶民耳不聞金鼓、目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弱、而一時人豪、屏息聽命、英算偉畧、所以獨運天下者、其效可謂速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必至於不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　東照宮之立基、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皆重名節、尚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弱、而通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既

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趁時好、逐花利、珍恠奇異莫不備、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如是、而至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礼義、故富而無教、則驕滛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貪、貪與弱相依、貧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恥、國無廉恥、則天下無生氣、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歩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劇、種樹挿花、羅鳥釣魚之事、習撃刺者、不過以為私闘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冑槍槊、以為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狭死生、不知其為何物、武夫以筋力為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堪渇、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郷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為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靡麗相尚、飲醇茹鮮、身體豊滿、手足輭弱、可以周旋筵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

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間民、以充騶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税、以養兵士、不可復點為兵、而其為民者、亦畏懦自弃、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中視之、則似衆似強、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為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養生息、為日已久、戸口倍於

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之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強之名、而居衰弱之實、包桑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日趨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狃侈惰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尫怯、而首唱者不知兵也、姦民橫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天下弱矣、愚黔首而黔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

畏戰則雖豎子知其為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為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內地、而一水之外、直為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蹙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強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犬羊之性、雖不足與較長短、而其俗殘忍、日尋干戈、勢不得愚弱其民以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為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為寡也、各國戰爭、民習

於兵、未可侮以為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為愚也、而今欲應之、豈可徒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為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為衆、更弱為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勵士衆、必倣傚 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興膂

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邉、庶幾不忝國體矣、或曰、使末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脱覊絆縱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揺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命也、今天下既知　幕府英斷、感憤激勵、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着、其見雖卓、

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腐敗、今秉擯虜之機、使各養其強、養強者、任之以事、用其強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強者、責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疏數、

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濵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衂、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磬控、其機在斷與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況所行乃鬼神所祐乎、昔　東照宮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呑併、遞出並至、以窺人邉境、其勢猶尾甲相之隣濵松、

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虚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　東照宮之興也、濵松之強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為濵松、而鳴於殊方絶域、則亦足以奉　東照宮磨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立政明教、兵必受命於　天神、天人為一、億兆同心、覲光揚烈、宣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　天

祖之貽謀、　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
焉、

國體下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
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　天祖仁澤
之所曁、而土亦宜於穀也、夫　神州位東方、向朝陽、
帝出於震、於五行為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為春、所以生
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飲血茹毛之俗、則自古號
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　天子受嘉穀於
天神、以生養民物、天神授齋庭穗於　皇孫、皇孫用以饗於　天神、其說粗見上篇、

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
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
受其弊者、不勝枚擧、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
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　天神、然後與
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　天神所須
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
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
而朝政時有盛衰、人或自私其富、　天智天皇革除
積弊、令天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
度大備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
過、通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之甚狹、及　朝廷漸尚奢
靡、而貶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
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權、
而權勢之家、營私儲蓄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稅以
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者、又私
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移於武人
焉、然兵也者所以鎭民社、天下武士各養私卒、亦未為
冗食、故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也、今天下治平、
而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下之財不得其道
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多養卒、故雇閒民於市井、以

充騶從供工役、閒民充斥都城、緩急不可用、坐飽粱肉、
其為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五十万、通計僧尼及奴隸
不知其幾百万、唐傅奕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餘万戶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及東都留二寺、節鎭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提提蘭若四万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數千万頃、奴婢十五万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　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尚以為夥、則　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大廈崇甍、窮極靡麗、工商之徒、仰閒民及僧
徒以自衣食者、亦為不尠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
長孫者、天下不知其幾何、博徒橫行閭閻、又不知其幾
何、假巫醫卜筮、以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
不知幾何、其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

餅餌麪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遝都會、四方運輸、火災所燬、波濤所沒、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茶蔫若紅茜蕉科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如彼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甚豐穰、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於貧者、亦可異也、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甚多者、其勢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万家而鬻之、陳万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為夥、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

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惰亦舉歲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鬪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

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亦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產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西夷亦謂自西洋通東方諸國、所謂亞墨利加者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為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絕、是戎狄之智、亦猶知多金之為累、今在中國、反未之知、可乎、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

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倍卒、亦皆習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卒、而歲買奴隸、（俚語所謂年季者是也、）奴隸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富民、豪姦大猾、操貨財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　帝王之所甚重、雖　天子之尊、必報祭

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糶糴之權、一委之賈豎、王公大人、俯伏聽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係市人之手、凶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為怪、拱手環視、徒患米穀之多、何其惑也、　天祖之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其所食之粟、即　天祖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嗇之、方且患海內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棄之海外而後已、生而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為重、投畀犬羊、而以為得計、豈臣民所以報天祖之心哉、夫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棄之海外、理之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万石、通上農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為農二百五十万家、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為米二百五十万石、今大坂終歲所糶糴、大率不過二百万石、（天明初、大坂商賈記其所糶糴之數、從寶曆癸未、至安永庚子、所糴糶之數、大約二百万石以內也、而其見在大坂、寡者三四十万石、多者亦不過百万石、然商賈事、未知其詳、聞之商賈可也、）其他都會之地、亦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糶、歲減二百五十万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蓄、則欲穀之不貴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糴、而其用可給、糴之益寡、則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愈寡、而天下之穀愈

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穀愈多、而人不困者、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海內自有其所、何必棄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內、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則民有恒心、民有恒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力、因天地之富而同受　天祖之賜也、

形勢

變動不居、天地之常道也、而萬國之在兩間、形勢之變、

豈有窮乎哉、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一則中國及海西諸國南海諸島是也、其地東起京師以東二十五度地、西至京師以西七十五度地、或称曰亞細亞亞弗利加歐羅巴者、西夷所私呼、而非宇内之公名、且非天朝所命之名、故今不言、一則海東諸國是也、西起京師以東五十度之地、東至九十五度之地、或称曰南亞墨利加北亞墨利加者、亦西夷之所名也、而其中各分區域、自相保聚者、即所謂万國也、古者人文未開、夷蠻戎狄、若禽獸之相群、未足以論其沿革也、中國舊建國造縣主、各守土疆、中變為郡縣、又變而英雄割據、沿而又成封建之勢矣、而如虞夏商周之為國、亦嘗封建諸侯、秦漢以後為郡縣之制、世代相襲、小有沿革、虞夏商周治統於一、如

春秋則交相為盟主、戰國則七雄交相攻伐、爾後變革不一、具見史書、而古者其所称戎狄者、禽舉獸走、不過時為寇害、而玁狁之禍、虞夏之所無、若匈奴、商周之所未有、吐蕃回紇、則秦漢未有之、契丹女真蒙古、則隋唐未有、而至如西洋諸蕃絕海万里而相併吞、則亦宋元之所未嘗有也、人文漸開、則夷狄者亦漸知設條教立規制、其高城深池、非古之穹廬、鉅礮大艦、非古之騎射、回回邏馬之教法、非古之威驅利誘、麕至鳥散者、各雄據一方、合從連衡、欲舉宇内歸一教、非復逐水艸轉移之類也、故古者就一區中、而分為戰國、今則各區並立、

交為戰國、是以除中國及滿清之外、自號稱至尊者、曰莫卧兒、曰百兒西、曰度尓格、曰熱馬、曰鄂羅、是舉字内列為七雄、非分雄於一區之比也、蘭學家說、以上七國、西夷皆稱為帝國、而其他如亞毘心域、馬邏古、暹羅、及瓜哇之瑪谷郎等、亦稱帝國、然亞毘心域特以其地域之廣大、馬羅古特以回子之正系、而自雄、然一則黑人愚陋之俗、一則衰亂削弱、而暹羅則其國雖富、而兵力劣弱、瑪谷郎則雖諸蕃要會、而國最弱小、皆不足以爭雄、故不論也、蘭學家謂前數國之王為帝、即西夷所稱奚瑟爾者、原出於邏馬先祖之名、蘭學家譯為帝者、特假漢字以分尊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之字也、夫古者夷狄為邊患者、熊襲也、隼人也、蝦夷蝦狄也、及其馴服、而海外脩貢者三韓也、肅慎渤海諸國也、其為寇賊者女真蒙古、女真既破契丹、將侵宋、寬仁中寇筑紫、世稱為刀伊賊、後二百

餘年、蒙古强盛、稱雄西北、將併宋、亦寇筑紫、是其為寇害者、皆在彼圖南之時也、而阻狂瀾怒濤、卒不能為深患、當是之時、神州四面皆海、號為天險、今西夷駕巨艦大舶、電奔數万里、駛如風飈、視大洋為坦路、數万里之外、直為鄰境、四面皆海、則無所不備、向者所謂天險者、乃今之所謂賊衝也、而保疆安邊者、豈得執疇昔之跡、以論今日之勢哉、方今戰國、其挾回教以强其兵、廣其地者、莫卧兒度尓格也、而度尓最張、然未嘗一窺中土者、其俗專務騎戰、而航海之術非其所長也、西洋皆奉邏馬法、佛郎察伊斯把雪際亞諳厄利其尤者、而熱馬為之祖、然熱馬既衰弱、諸蕃特以

名位而尊奉之已、若鄂羅斯、亦嘗與佛郎察等比肩役屬熱馬、至近時則猖獗特甚、新稱至尊之號、其地包諸國之東西、綿亘　神州之東北、每與度爾爭雄、然猶僻在窮髮之北、未得志於南方、百兒西嘗衰亂、鄂羅為興復之、合兵擊破度爾、百兒亞與鄂羅合、則度爾斷其左臂、鄂羅素彌亘大地之北、而為之領襟、今又聲勢震南海、中斷大地、而扼其咽喉、使度爾不得與莫臥兒合、滿清之威亦限乎此、而不得西被、撓隣國之權、而以啣四方、假繼絕興滅之義、以鳴其盛、熾焰所煽、百蠻震恐、是其勢非席卷宇内而盡臣之則不止也、且自古病漢土

者西羌北胡、前有五胡之亂、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遂至踐其地而稱皇帝焉、今鄂羅既兼挾羌胡之勢、其勢不得不圖清、然清猶強盛、未易間、故顧而涎於　神州、彼其勢欲得志於　神州、然後驅我民以擾閩浙、如往時海賊明人所稱倭寇者、而羅瞰清之東南、乘釁而取哈密滿洲等地、直衝北京耳、如是則滿清亦將不能支、虜能得滿清之地、則覆莫臥兒、提百兒、而殪度爾、如拉枯也、或東方未易間、而滿清亦未可以遽克、則彼將先事西方、西方有釁、則與百兒圖度爾、若能克之則南襲莫臥兒、與滿清爭準噶爾故地、而長驅臨清、既得克清、則將連艦以偪　神州、此二策者、或自東而西、或自西而東、虜將相時察變而用其一、一能有濟、則臣宇内之形成矣、是以於二策者、欲先其易者、故數窺伺　神州、以嘗難易、而航海之術、固其所長、無忌於狂瀾怒濤、既挫度爾於陸戰、收諸島於海外、方與　神州為隣、由此觀之、其所以為深患者、非復女真蒙古之比也、可知而已、保疆安邊者、豈得不審古今形勢之變、而求所以應之之術哉、夫方今舉宇内列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雖異、其勢亦有絕相似者焉、鄂羅度爾土廣兵強、接壤爭雄者、秦楚之勢也、滿清富強在東方者

齊也、莫臥兒及百兒亞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熱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諸國相伯仲、大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熱馬自西洋諸蕃視之、則有似東周之勢者、然自宇内大觀之、則非有宗周之尊、故云爾）而　神州在滿清東、猶燕之蔽於齊趙、然今四邊皆賊衝、則亦不能如燕之獨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且如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諸國、其所奉法皆與鄂羅同、（或云、諳厄利所奉、與伊斯把等異、然皆同宗別派、非有大異、而至其假法教以逞吞併、則一）矣、則其動與相合、必然之勢也、而各國皆既併南海諸島、吞海東之地、大地之勢、日就侵削、則　神州之介居其間、譬如獨保孤城、

隣敵築境、日將偪之勢也、故其殊不得不擴者、莫若鄂羅、而若度尓能以勢聲與東方相為犄角、則其力足以禁鄂羅之東侵、莫卧兒亦得與度尓勠力、同爭百兒西之地、則亦有足以制鄂羅者、若夫未嘗沾染於回回邏馬之法者、則　神州之外、獨有滿清、如朝鮮安南等諸國、亦頗能特立、未變於妖法、然其國弱小、本不足數、故不論也、是以與　神州相為脣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畧如此焉、至如於善處其勢應其變、內以設守禦之備、外以施伐謀伐交之計者、則曰擇任將相而已、

虜情

西夷之跋扈海上、幾三百年矣、而土疆日廣、意欲日滿者、是其智勇有大過絕人者歟、仁恩甚洽於民歟、礼樂刑政莫不脩備歟、抑有神造鬼設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歟、而皆非然也、彼其所恃以逞伎倆者、獨有一耶蘇教而已、夫彼所謂教法者、邪僻淺陋、固無足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易以誑誘愚民、巧言繁辭、誣天以為敬天、滅裂人道、以為曉倫理、時行小惠、以市仁聞、日誇張其說、鼓舌眩世、誕妄迂怪足以濫耳、故世之好異者、道聽途說、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染者、心蠱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簞壺相迎、莫之得禁也、而民為胡神致死、相欣羨以為榮、其勇足以鬪、傾資產以奉胡神、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為副胡神之心、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吞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衒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各國益强梁、乃始覬覦　中國、其首入內地者波尓杜瓦、波尓杜瓦者伊斯把屬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東之地最多、以次來豐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蠢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為所欺罔、大友小

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法漸浸淫中州、夷輩因而賑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曉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織田氏之創胡寺、其臣刑部正則諫、不聽、盖欲用以傾隣國、如遣耶徒離間荒木君臣是也、既自悔曰、凡信佛者、檀家奉財物、以布施僧侶、未聞僧奉於檀家也、且其初來、以貿易為名、今不為收利、而賑恤是務、必將傾人國家、正則之言果驗矣、至豐臣氏、駈胡僧及愚民汙夷教者、盡出諸海外、東照宮興、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諳厄利諸蕃相踵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東照宮嘗遣西宗真者於西洋、三年而還、台德公亦遣揖斐其至西洋、七年而還、皆所以探偵虜情、盖由此而得審識異言云、所以痛禁絕之也、大猷公亦嘗遣譯官往天竺、視精舍、疑亦有深意也、寬永初、下令鑄胡神像、使愚民悔過歸

正者足踏之、外夷亦自度不得脱、望長崎股栗、清人或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為言、（西湖志・臺灣志等所載、大約如此、）國家之興隆天亦保佑之、故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一城、一掃殲之、餘燼不得再燃、實由此也、當是時也、西夷之唱妖教甚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以王之姪而入、入輙皆就戮、於是乎夷輩膽落、相告曰、日本人有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明人以戊寅歳筆是事於書、實寛永十五年也、本注云、再到日本開教、被其而殺、故云、今按、此似指那勿蠟波羅泥、而那勿蠟王以寛永丙子就戮者、其年暦正當戊寅前二年、如波羅泥王姪就戮、則已卯年事、後於戊寅一年、疑有一誤、又按、島原賊伏誅、亦在戊寅年、是亦足寒虜膽、而明人所言不及島原事者、蓋西夷既知而畏之、適明人未聞也、）

及升平已久、海内無事、而夷復窺　中國、諳厄利重乞通商、（長崎夜話載是事、大畧云、諳厄利往年通市舶、至元和中、自罷其通舶者、蓋有深知時勢者也、及世移時改、而又欲有所徼幸、以延宝癸丑復乞通商、不許、今詳其語意、亦似非泛言者也、）而暹馬亦遣僧潜入、竊唱夷教、亦皆未能得其志也、至近時、則鄂羅殊張、誘蝦夷以邪教、蠶食諸島、遂伺内地、而諳厄利亦頻來、潜誘邊氓、然則其奉胡神以覬覦　中國者、豈獨波尔杜瓦而止哉、夫西夷並立為戰國、同奉一神、見利則相連和、以濟其欲、分其利、害則各保疆場、固是其常、故西方有難、則東方無事、難平則各畧地四方、東方於是乎不得寧、如鄂羅、亦既平西荒、乃東攻止百里潜

入黑龍江、而滿清尚强、未能得志、轉而略蝦夷地、欲先取其易取者、然後爭其難者、是秦司馬錯取蜀之策也、及其喪師於控噶尔、（控噶爾未詳其為何國、疑熱馬之別名、余別有説、今不贅、當時熱馬不甚强大、蓋以其為西夷祖國、故近旁諸國與共助之、同擯鄂羅、而清人傳聞、以為强大國也、）講和既成、而益事東略、豈非欲有所取償焉乎、而其窺　中國、於是乎益甚、（元文中、鄂羅船抵陸奥安房、然是後亦未屢來、以明和七年與控噶尔和、明年鄂羅畔辨者經中國東南、測海深、造東洋圖、遣書荷蘭商夷、言其將収蝦夷諸島之意、又明年與蝦夷爭獵虎島、啗以物、遂役屬之、取失母失利島、尋潜入訥加麻、唱夷教於月多頼、誘蝦夷日甚一日、於是　幕府聞蝦夷之議興矣、）其初也、出没洋中、以測吾地形、闚吾動靜、而又誘吾人民、尋而厚礼、以乞通商、及黠計不行、乃劫蝦夷焚

吾官府、掠吾戎器、而又更要通市、是其闚伺有漸、而其請求、或自飾以礼、或啉人以兵、百方兼施、其術莫不至、而其意亦可知也、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特欲米穀、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之肉而不粒、猶我民之粒而不肉、其無稲米、於彼何歉也、（虜非無所用稲米、然其用之不過以為餌餅而已、）且使彼欲稲乎、則其國中及他属國與其與國、産稲之地、亦為不尠矣、而何必至懇請如此之甚也、（如印度諸國、及南海諸島、其地皆産稲、他諸國在南方者、亦可推知、且而近時大抵為西夷所併、有其不乏稲米也、明矣、）彼欲因互市以窺閒、以售妖教、固亡論已、而交易一開、則其東邊如東薩噶烏抱等地、由此而得致富庶、是其

於增兵衆、以圖東方、勢為甚便、則一舉而兩利存焉、以故浸淫漸漬、日甚一日、是其勢宜必得所求而後已也、而一旦絶聲息、闃無形迹、於是諳厄利突然而來擾長崎、闌入浦賀、常往来渟泊洋中、夫鄂羅之懷禍心、百方窺伺、殆將百年、而飈去電滅、不見影響、諳厄利者先是其来甚踈、而忽與鄂羅相代、偪人之側、捜人之懷、不亦甚可怪乎、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則將安知非鄂羅內自潛伏、誘諳厄利為先驅、深其機不見形迹也、（尾張漂民嘗為諳厄利所拯、薩摩漂民為鄂羅所拯、洋中相遇、諳厄利託鄂羅同護送之、唐太月多賴戍卒、嘗為鄂羅所捕、押送至東薩加訊鞠、時諳厄亦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丁卯之虜變、適有撲斯動商舶至長崎乞薪水、撲斯動者海東新諳厄利地、而其府所在也、鄂羅擾東壯邊、而新諳厄利窺西邊、其機深矣、）昔諸葛亮將伐魏、先征南蠻、以足兵甲、而魏君臣寂然無聞、兵出而朝野震動、今虜亦將襲亮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我未之察也、嚮者　幕府嘗喻鄂羅以國法曰、番船近邊當摧之海上、今諳厄利常常停泊、而未之駈、雖其登陸者、亦慰撫遣之、使外夷聞之、將謂國法何也、而諳厄利者、亦倘徉自肆、圖畫吾山川、妨害吾運輸、而誘吾人民、啗以貨利、眩以妖教、異日脫使姦闌愈多、而接濟不禁、則變之寓於不測者、可勝言乎、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為漁為商、固其常事、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

航海萬里、而伺人國家、不得不因糧於敵、故所至或商或漁、莫非以為屯田之用也、不然使彼徒欲獲鯨乎、則其近旁海中、捕鯨之處亦多、而何必遙遙度絶險、而捕之東洋也、（卟兒狼德等地、與諳厄利隔一水耳、而海上鯨甚多、諸國人皆往而捕之云、）而其為舩制、可以漁、可以商、亦可以戰、則惡知今日之漁舩商舶、果不為異日之戰艦也、且彼停住往来我海上、其針路之難易、港嶴之曲折、風土人情、莫不諳熟焉、使彼獲由而據東南諸島、（東南諸島、接近小笠原島者極多、）以次及八丈披玖種子等島、盤踞以為巣窟、則其於圖　中國、勢甚為便、是亦一舉而兩利存焉、故其與鄂羅合謀伺我邊徼、欲與濟其欲、分其利、亦勢之可見者也、然則其漁商海上而不肯去、亦欲襲趙充國制氐羌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　我未之察也、夫天未弃　神州、廟堂之議、幸洞察黠虜之狡謀、嚴禁接濟、塞禍源於未流、而蹈像之意可繼矣、令諸侯拉虜於海上、而嚮以國法喩鄂羅者、終不為飾辭、威信立而三眼之威可宣矣、英略雄斷、所以奮士氣破虜膽者、豈不偉哉、然而庸俗之論、猶未曉廟堂有深遠之慮、乃謂黠虜者撫之以恩、則恭順馴服、畏之以威、則怨恚生變、甚矣執頑守迷者、雖曉以　幕府之令、其卒不可得喩乎、夫虜之假妖教以顛滅諸國、

其欲呑宇内、而盡之、為日久矣、則其喜怒既已定於數百年之前、而豈以一恩一威之故、俄易其素謀哉、而其或出於忿恚者、足使人恇怯不敢拒、恭順者足使人怠情失守、二者遞出交發、則所謂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亦可以為彼之術也、窺人者之情、窺於人者固有所不知、故虜善形人、而我喜懼隨變、心悸眼眩、屢為所誤而不自知、亦何以得知廟堂有深遠之慮也、而庸俗又謂自昔　神州之兵精鋭、冠萬國、夷狄小醜、不足憂焉、夫　神州士勇兵鋭、雖風土使之然、然世有汙隆、時有變革、戰國之世、士卒習戰、進退疾徐、自合機宜、故搴

旗斬將、其勇可得施也、今士卒不見兵革二百年、一旦臨事、虛實之變、奇正之用、誰能素練而熟習之、而怯者先走亂陣、勇者徒死傷勇、所謂精鋭者、未可恃也、昔蒙古之寇邊、世未忘戰、然軍容戰法、皆我所未見、猛將勇士、素練之技無所施、豕突沓至、以致敗衄、故兵之勝敗在主將方畧耳、今講兵法席上、所講者亦槩甲越陳迹、而海外之兵、目未之睹、耳未之聞、一旦接戰、得無有所扞格乎、而徒恃往昔之精鋭、不為今日之計、未見其可也、庸俗又謂虜絶海遠來、其兵不得甚衆、自試螳臂、不足憂焉、夫衆寡在勢、善用勢者、能因敵衆以為吾勢、法

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善用勢者、以吾衆助敵之勢、其衆不足恃也、昔西邊姦民、闌出為盜、適明國衰亂、群盜相嘯聚者、引以為援、號稱倭寇、陷沒州郡、略無寧歲、及其就戮、　我邊民在黨中者、僅二十五人、用以助聲勢、亦足以蹙朱明之命脈、故兵固有先聲、而衆寡無定形、夫善用兵者、豈獨因糧於敵、而亦可以因衆於敵也、虜用妖教詭術、以誘人之民、万一使彼引我民以援其勢、則彼之寡與　我之衆、亦惡可恃也、明人言西蕃機深謀巧、到一國必壞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歷呑已有三十餘、庸俗又謂夷教淺陋、可欺蠢愚、而不可罔君子、不足憂焉、夫天下之民、蠢愚甚衆、而

君子甚鮮、蠢愚之心一傾、則天下固不可治、故聖人設造言亂民之刑、甚嚴惡其惑愚民也、昔夷教之入西邊、誑惑愚民、所在蔓延、未百年、而詿誤陷戮者二十八万人、其入民之速如此、万一使愚夫愚婦為所詿誤如往日、而或有巨姦大憝、如大友小西之徒、引邪徒以自為謀利、亦如往日、則逆熖之熾、誰得而遽撲滅之、而一二君子、端拱於橫流中、未見其有益於世、則其不能罔君子亦惡可恃也、庸俗又謂今日耶穌之禁嚴甚、民不可得詿誤、其自衒小智、不足憂焉、夫夷虜之不得騁伎倆、以至今日者、實　幕府厲禁之所致、而億兆生靈之大

幸也、然神姦之潛行、其名可變、其狀可更、而其所以蠱
民心者自若也、則彼其為術、豈必膠柱刻舷、以踐往日
之轍哉、民之好利畏鬼、其情之所不能免、苟有所以潛
移其心者、則雖嚴刑峻法、亦有不可得而詰者焉、今如
博奕及徒黨、國有明禁、然無賴姦民、橫行村里、夜聚曉
散、飲博相煽誘、莫之能息者、因其好利也、禱祠呪咀、假
神姦以喚友聚黨、隨除隨生者、因其畏鬼也、如不受不施蓮花往
生等徒、前既就戮、而近時或因淫祠、或假佛說、以相朋比者、不可勝計、如所謂冨士講者、亦其聚黨、蓋既至七
万人云、亦皆因其畏鬼而相聚結者也、万一使虜因利與鬼而變名更狀、
以蠱民心、其術每出於刑禁之所未及、而民心暗移黙

傾、則亦惡可獨恃成法、而不之慮也、夫小智曲慮齷齪
不知大計者、心放眼眩、相率入黠虜術中、而不自知、自
古庸俗之徒、長舌巧辭、終無窮極也、如此、孔子曰、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正謂此也、夫西夷之窺　中國者、前後
接武、各國遞至、其國雖殊、而其所以敬事尊奉者、則同
一胡神也、故耶蘇之闚　中原三百年而不變、而　中
國所以待之者、則係時論之趨舍、或出雄斷、或出姑息、
是其闚閒者始終一意、而應之者、前後異論、以一意者、
闚異論者、安保其能久而無閒之可乘乎、然則欲使時
論一定、無可乘之閒、在審虜情哉、在審虜情哉、　卷上終

新論下

守禦

凡守國家、修兵備、和戰之策、不可不先定、二者未決、則天下汎汎然莫知所向、紀綱廢弛、上下偷安、而智者不能爲謀、勇者不能爲怒、日又一日、坐使虜謀稔熟、拱手待敗者、是皆坐於內陰有所懼、而不敢斷故也、昔者蒙古嘗加無礼於

我北條時宗、斷然立戮其使、令天下將發兵征之、

龜山帝以萬乘之尊、而祈身代國難、當是之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天下孰敢不以必死自期、故億兆一心、精誠所感、能起風浪、殲虜海上、是所謂

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古人有言、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也、臣故曰、和戰之策、先決於內、斷然置天下於必死之地、然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今虜但請通市、未至戰、和戰之策、似非所論、然世不知通市之害者、其心畏戰、其策必出於和者也、能痛拒絕通市者、雖其勢至於戰而不畏者也、凡事豫則立、二者得不豫決哉、令攘夷之令布天下、和戰既決、天下知所向矣、[illegible]臣請陳守禦之策、夫天下宜釐革者有四、其一曰脩內政、其目四、興士風也、禁奢靡也、安萬民也、擧賢才也、夫士風之敗、由國無廉恥、而所以勵廉恥者、則在賞罰之

用也、故其制刑賞予奪、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苟可賞也、雖卿相之位、國郡之封、不吝、可罰也、雖貴戚權勢、不避、道之所存、義之所在、則雖無法之賞、無政之令、無行而不可、而其平居所以激勵士大夫者、雖一顰一笑、而未嘗不足興起惰頑、故其勸勉懲戒之、必如

東照宮及當時名賢磨勵士衆者、則士風有不興乎、奢靡之於國、士民不得不貧、風俗不得不壞、請謁以行、怨讟以興、故理財正辭、量入爲出、邦用有常、尊卑有分、身自率先群下、治宮壼、清府務、損冗官、除煩苛、省土木玩好無用之費、此古今之通論也、今如必欲息奢靡、

則當使人去虛飾、而尚至誠、欲人去虛飾、則當使人相憂恤、如同舟遇風、欲人相恤、則當示以天下之大患、勵以嘗膽坐薪之誠也、簡練兵旅、脩備軍實、上下黽勉、常如臨戰陣之日、天下知所警戒、然後奉制度、尚勤儉、則奢靡之習有不革乎、建治初、既斬元使、將伐其國、下令省公事、行儉約、休民庶、以備軍實、其令民如是、則上下決意備豫、而後勤儉之政可得行也、農者民命之所係、故抑末貴本、制產須職、時使薄歛、均田里、除兼併、去姦民、懲罷惰、通情好、恤患難、明其什伍、敎之保任、富庶而孝弟、使老幼孤寡有所收養、皆所以安民、古人所論具矣、今欲必施行之、則當使上下知恤、欲上下知恤、則當動民以

實事而不可喻之以空言故修戰備峙軍實其重儲糧常如凶荒之後相勸勉勤苦如保聚避寇之日同心一力無或懈怠然後發政施仁萬民有不安乎賢才之在國古人譬之虎在山其所在隱然人畏之故舉而措之廊廟則內重而外輕逸而在艸野則艸野重在邦國則邦國重外有重者則天下將有輕視廊廟者焉是以聖賢拔天下俊豪收天下重望而措之廊廟盡天下之謀議使天下仰廊廟如騃子之慕父母然後大業可得成也古者舉賢才不限以門流至大寶制令亦使國學得入大學試用且如虞夏商周學制亦備矣而諸侯亦有貢士之法皆所以旁羅天下俊賢而不遺也天下之事固不一端而取士止於一國一都則其國都之間俗所慣習風尚素同而其所謀議布陳亦不甚相遠言多雷同其於天下之事偏舉一端而不能兼天下之善故聖賢於所以致天下賢俊者尤盡心焉故禹曰萬邦黎獻惟帝時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苟能致思於此則舜之所以取於人以為善者與其所以無為而治者亦可見也今欲必致天下賢才取士之法不可不得其要取士之法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而已天下之士皆得有所敷納以盡其所蘊泄平生欝勃之氣誰敢不感激爭陳其言明庶以功則言可底行而智愚賢不肖能否以判空蹟之士不得冒進而謙讓廉退之風興矣車服以庸則實才者立實功而受其榮天下誰不敬應於其大有為之志如此則天下賢才盡集廟堂兼天下之善以布於天下天下

誰敢不知廟堂之重而敬戴之也其二曰飾軍令其目有三汰驕兵也增兵衆也精訓練也夫兵之貴精也固矣而驕兵之於國居則蠹民傷俗戰則恇怯喧噪動犯軍律取敗之道也故謹察其驕奢淫佚不可用者盡沙汰之使兵皆精銳然後可以守可以戰也兵皆聚都城坐銷穀祿所以不得多養故善察古今兵制之沿革兼用土着之制使兵數衆多用之不竭則可以應無窮之變也且夫外寇之與內患必相因者古今之常勢也今無行之民帶長刀提銃鎗烏聚星散飲博劫盜以賊害良民者充斥村野流賊之形成矣或有水旱疾疫其變未可測若使外虜乘機投間引以為聲援則變之又變可為寒心焉今善通其變土有兵地有守則流賊之漸可息外虜之應可絶然後可以防不測之變也訓練兵旅者非花法兒戲之謂而其可施於實用之宜講也故教以陣營之法習以旗鼓之節悉除去無用之虛文至易至簡易知易從而試之田獵用之追捕勞之工役狃之險阻艱難風雨寒暑負重走遠之事使士卒習進退輕險阻不以軍旅為難事所以練其膽膽練而後遇事不慴得臨機應變如此然後緩急可用也其三曰富邦國天下人牧率皆怠傲驕奢誅求無常用財無制以自

致貧困、是皆由其長宮掖婦人之手、生則逸目唯令色、耳唯巧言、未嘗知艱難也、今列國各守封疆、大小相維、以藩屏國家、勢如百足之蟲、足以免土崩之患、如能因而勸勉激勵、分以天下之憂、責以方面之任、使之戒動繕脩、常如與虜兵對壘、而時視察其勤惰、以行黜陟、輕重有權、不拘以常格、要使邦國盡知所憂恤、乃使之亦興士風、禁奢靡、安百姓、舉賢才、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國豈有不富且強乎、且邦國所困、糴糶之權在商賈、而不得不仰給焉、百需皆資於市、而每患物價之貴、歲時所獻　幕府、除其國土所產外、魚蝦餌餅之屬、多出市人手、其爲物、非如銅鐵鉛錫箭幹膠漆有益實事者之比、而必待賈豎印封、以驗其信、騶從必雇於市井、置之前行、宴飲待市人刀匕、然後盡其歡、及他宮室衣服婦女玩好、凡奢侈之所以糜財者、視以爲故常、謂之大名役、雖其君相、謹守舊習、不或敢易之、而邦君皆空其國、以家江戶、鍾天下膏血於都下、則其民亦爭離鄉土、徙而家之、野荒民散、國得不貧乎、今欲轉貧爲富、固不得拘習俗、俗以為不可廢、而有不可不廢者、以為不必興、而有不可不興者、斟酌損益、去虛文、而就實功、亦英雄所以相時弛張之權衡也、其四曰、須守備天下

大名聚會共守江戶、其重內輕外之意則有在焉、然兵常無事而食、驕奢淫佚、足以弱天下之力、而天下要害、有所不守、則亦非所以待夷狄之備也、夫京師者天下之首領、而江戶者其胸膈也、大阪者其咽喉、而相摸及房總者江戶之牙脣也、伊勢熱田者神器之所在、而天下神氣之所寓也、皆宜嚴設守備焉、而守兵之規未盡立、救應之約未甚明、有有城壘者、有無城壘者、皆非所以聳動天下、使知所警、守備之方、不可以不議定也、長崎者番舶所輻湊、守備素設焉、如今日、則虜無所不可至、而舉海內皆為長崎矣、其所以守之者、亦與長崎何異也、且如海外諸島及蝦夷地方、亦自非時遣官員率兵往來巡視、則無以察聲息、無以宣威信、無以固人心也、蝦夷之地、自世俗視之、如得之無益、棄之無損者、然我棄則彼取、必然之勢也、異日使虜盤據以為巢窟、以逼松前、則奥羽必騷動、往來寇沿海、則天下亦騷動、故我棄彼不取、特以為棄地、則猶未為大害、使虜有之、則彼有大利、而我有大害、所以不得不盡力而守之也、若能立之經制、使沿海諸國及諸島無所不守、則兵之坐食於江戶者有所分、而粉華奢淫之習可革、邦國君臣往來守海上寥落之地、不得耽宴安於都下、兵卒亦日習勞苦於征役、庶幾緩急可用、而要害之地守備始全也、夫內政脩、軍令飭、邦國富、守備班、則天下所宜釐革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

其瑣瑣者亦將隨而振起焉夫英雄相時處變昔時所未設而今日所宜創立者亦安得不熟思而講明之也以臣策之曰設屯兵曰明斥候曰繕水兵曰練火器曰峙資糧是五者不可以不創立也所謂設屯兵者何也方今濱海之地無一區非虜衝一旦有事發兵奔赴徒自罷弊固已靡及矣故保障之設屯戍之兵不得不豫講其制也慶元以來令天下大名毋得國過一城是所以抑強梗塞禍源號令畫一不可得變者也然今欲備夷虜之變而緣邊之民無障塞以自保聚則無恃以固其心無保甲以管轄則無恃以用其力兵之為道進退

有節鼓舞有術苟善用之雖婦女可以助防守之用可以赴水火否則雖壯夫而崩潰離散莫得而用之寇至則民逃散山谷為狗羯所蹂躪誰能救之也故古者邊郡有城堡之設軍防令凡三邊諸郡人居皆於城堡內安置其營田之所唯置莊舍至農時堪營作者出就莊田收斂訖勒還其城堡崩頹者役當處居戶隨閑脩理義解云堡者高土以為保障防賊也今其制雖不可盡用而斟酌商議必將有適時宜者也兵之不地着所以弱天下杜釁端然緣邊無屯戍非所以待外寇之備也今分城邑之兵往守之則兵卒罷勞而沿途騷擾募民充兵則民習奢惰唯知貪厚俸且特備寇而非臨陣進無以博奇功退無以畏重誅故所得

者非老廢跛蹇之卒則惰遊無行之民固不可用欲以屯田則田皆永業不可奪彼而授此且如要衝之地其利亦隨而有焉民亦未甚貧而閒田亦不甚多地不足給養卒以俸米則先稅於民而又須之取與之閒其費數倍於授田不可以多養之授田佃之一夫除五六石之地稅亦足以給兵役今諸國其制或有如此者如給以俸米則非五六石之稅所能給五石之入以公四民六率之所得不過二石無田而食二石米其不能給一家終歲之衣糧固亡論已故二石之米不足以給兵五石之田可以養卒田與米之差如之如此者皆議者之所困也今因民之所利而設之制則其費可省而民可收焉田之廢者必稅重而地薄者也地之空閒者必土瘠而少利者也二者雖要衝區

所不多有而濱海地亦未不往往有之使兵卒就而佃之稅重者或除其稅少利者或授之田器及他什器如其土民應募入伍者就其田量畝除其租如是則屯田之意可用也利之取而不竭者海也為之舟楫給其網罟之費則水戰之用可得而寓也是資利於海以教吾兵因糧於地以食吾兵苟得其人而講其制度壯強之夫素練之卒未必不可得也然防海之備不可獨責之防海之卒欲兵之可用則當均其勞佚也屯戍之卒耕田漁海暇日則講武寇至先鬭豈不勞乎而其在城邑者飽食煖衣驕樂終歲則誰獨樂於防海也故磨厲士

衆、訓練兵旅、習之以田獵、追胥行役土功之勞、不得獨受奢淫之樂、使農工商賈亦皆知四方有事、勤儉趨令、如新免兵禍之日、使防海之卒知天下莫不勞、攘臂奮身、如臨陣爭功之秋、然後兵可得而用也、故堡障之制、保甲之令、屯戍之兵、勞佚之用、皆防海之要務、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明斥候者何也、今濱海之地、非無候望也、然其布置甚稀疎、而無列墩之以相應、無烽燧旌旗號砲之以相望相聽、器械不備、號令不明、雖有瞭卒、而不過用以望風帆遠洋、及虜近地方、則報告以脚力、虜船瞬息數十百里、而徒步報告、其不及事也

固矣、古者邊郡置烽、號令明備、分丁守瞭、置長檢校、載在令條、軍防令、凡烽從便宜安置、但使得相照見、置長二人檢校、晝夜分時候望、晝狼烟、夜放火、前烽不應者、即差脚力往告前烽、問知失候所由、申所在官司、其賊衆多寡、烽燧節級、具有式、放烽有參差者、告所在國司、勘當知實、發驛奏聞、明戚繼光晝守哨法、每墩以軍五名守瞭、備碗口銃、小手銃、火箭、大白旗、草架等器械、每日分三人、巡邏、極外海邊、遇有警、晝則搖旗放銃、夜則放起火、放一銃、墩上即便應接、如天晴則車起大白旗、鄰墩亦如之、一路只至總督所在之處止、一路至本衛所城地而止、如天陰則將艸架舉火、冤到之墩、一面差一人、徑到本衛所、并陸路官處、報敵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而墩軍失候者、治以軍法、備錄條約事件、每墩一本、付軍讀誦、背記誦熟、限一月外、考背、生一句打一棍、官司查點、或繳來查考、或沿途暗往親驗、治罪連坐、具有法、什物軍器、補備有式、極爲詳密、宋應昌亦議、緊要海口、每三里築一墩、以兵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撥防口民兵守之、按明一里當今五町許、三里則十五町許、其置墩可謂密、此等皆異邦備豫大畧、令觸類長之、則可以備參考矣、今如仍而加脩飾、連墩足以相應、目有相望、耳有相聽、號火走報、必有法、點檢必謹、賞罰必施、則庶得以無疎虞矣、夫事情之宜、彼此相報告者、則驛遞之法、不可不精、凡置鋪甚疎、則役民雖少、而往反遐路、人馬多疲倦、甚密則役民稠、而百姓疾苦、遞替頻數、而事亦易遲緩、今置驛多密、而無用之人、不急之事、動役使百姓、甚者廝徒養卒、釋器仗、乘驛馬、而莫之詰、平居無事、其奪農時、竭民力、不可勝言、而至於飛驛急遽之事、亦只跨耕馬、乘肩輿、曾無健夫快馬、以供迅速之用、緩急恐失事機、清人自謂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荊州西安

五日可到、吳三桂反、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曰、休矣、未可與爭也、又謂宋時設急脚遞、金置急脚鋪、並日行三百里、自古郵傳無至五百里以上者、固由俗狃便安、不習馳驟、亦在上者立法未善也、國家制度超越于古、羽檄飛馳、驛遞六百里至六百里以上、絶域所至、指授機宜、不爽晷刻、據此則驛遞之遲速、亦在立制之善否可以見也、慶元以來、海禁極嚴、而至近時、虜復漸潛誘邊氓、故蠢蚩隱欺之蔽、狡黠接濟之姦、發之甚難、自非保任連及備得其制、廉問司察悉得其人、恐難以審邊海事情、故墩臺之設、驛遞之法、破蒙蔽發隱匿之術、皆事之關斥候者、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繕水兵者何也、水戰之於防海、猶陸戰之於守城、其不可以已也固矣、今虜以海濤爲家、於水技最熟、而其拒之者、

船艦之制、不可不精、水操之法、不可不講、固亡論已、令欲繕水兵、不必團聚一處、日教戰法、要在於使天下將士平居習於水、其操巨艦、如行短航、視狂瀾怒濤、如坐衽席上、然後乃可用也、故或漕運或捕魚、宜常有事於水上、而其針路之迂直、港嶴之曲折、潮候之逆順、日月星辰風雨晦明、凡占度之用、莫不諳熟、是皆所以使將士習於水也、今宜賦邦國、興造巨艦、其工役以軍令從事、（賦邦國供工役、如今世所謂手傳者是也、）其制堅緻精密、必使可當虜舶、配以邦國之卒、臨事可以戰、（營繕令、凡有官船之處、量遣兵士看守、）監以幕府之吏、重其選、厚其責、爵位足以御眾、祿秩足以養廉、無事則以運天下米穀及諸物、使糴糶之權在於上、邦國不仰給商賈、然後以歲時訓練教閱、使足以截虜海上、庶幾臨事不懾、虜者亦不得驕傲自肆、我之欲戰也、虜不敢避、不欲戰也、則不敢逼、如是然後操縱之權可由我而制也、今論者則止曰、列巨銃於海岸、寇至擊卻之、夫巨礮大銃、非不利器也、然長兵之利在短用、而用火之術、則在於擾敵乘勢、苟無戰艦以相迫水上、無銃兵以速應之、徒以遠勢而相持、則一發之銃、足以陷堅陣拉勁敵乎、且舶之在洋中、銃發不必中、而虜艦堅實、雖能中之、亦非一二彈丸所能摧破、今水戰之不講、

乃欲遙遙居陸地、安坐而摧之、非所聞也、故列銃海岸以為固、則港嶴停泊之處、賊船必由之徑、正可設神器以使彼不得肆鼾睡耳、若夫沿海萬里、豈可悉恃列銃而以為防海之至計哉、（慶長中、有馬氏燒虜舶、用火船逼之、享保中、黑田氏之燒虜舶、蓋亦如之云、戚繼光水寨操法、發狼機火箭、以五十步為準、猶謂此遠勢、非逼近勢、如臨敵、則自有一船逼近用標石火藥、擲傾近攻、凡明人水兵戰法、大率是類也、而西夷水戰、亦大抵船船相觸、而發火砲、或用肭船而相逼攻、至如鄭成功之摧紅夷船、則從銃窓突入船腹而焚爇之、其逼近急攻如是、則遠勢之不足以決勝、亦可見也、）

或曰、水戰者虜之長技、非我所恃以制虜、必致之陸地、然後可戰也、其言固是矣、然虜亦習戰、不敢妄自捨長技、而與人角其所短、則彼將停泊洋中、妨害運輸以伺可乘之間、熟視虛實之處、風至電去、邀之無方、逐之無蹤、是虜外無所忌、內有所恃、東聲西擾、安坐制人、而我兵寸板不能下海、徒手奔走陸地、自取罷勞、縱虜眼前、不能發一矢、倉皇狼狽、致於人之不遑、何以能坐致敵於陸地也、且戰勝在氣、內有恃、而外無忌、則士卒膽氣自倍、若使我技有不與彼抗者、則未戰而氣先阻、猶何能從容挫虜氣於擊刺馳突之表乎、夫舶船之用、昉於神代、以弘化海外、而海運者、則　崇神天皇之所新創、以為百姓省費興利、歷百餘世、未嘗患外虜妨害、今以洋夷之故、而一朝逡巡、雖列國所漕者、不得容

易下海、而時論亦或至欲開渠東國以廢海運、人情亦皆安之、其畏懦恇怯、既已如此矣、古人有言、我退一步則彼進一步、而孤島之在海中、如壹岐對馬及種子掖玖八丈等、或使虜進而據之、以為巢窟、而拱手不救、安然環視曰、吾長技不在於水戰、可乎、或曰、運用之妙存一心、雖小船亦莫不可用以制勝也、其言固是矣、然此使天下將校悉曉妙處、而其長技亦皆出一途則可也、不然則以脆小之船、而當堅實高大之舶、非所以使天下將校悉得制勝、而人之才能、亦各殊所長、將安能保世無長於用巨艦者哉、且自古以小船制巨艦者、多在

港奧狹隘之處、若其在大洋、則如螻蟻付鯨鯢、鰭鬣旋轉、一碾輙沈沒、其張翼相圍、如羊兔之遇巨蟒、頭尾繚繞、一嗑立盡、是皆非勇怯巧拙然殊、而船制使之然、則巨艦之利、其可廢乎、弘安之於蒙古、文祿之於朝鮮、其或失利者、不在陸戰、而多在水軍、是其將士非不勇也、而所困者船制低小、不能以抗巨艦大舶耳、明屠仲律云、倭長於陸戰、短於水鬭、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俞大猷以水戰為禦倭之急務、請修備巨船尤力、戚繼光亦云、福船高大如城、倭舟矮小、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鬭船力、而不鬭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倭船亦如福船、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此亦可以證水戰之利害在船制之得失也、故用小船以摧巨艦者、一時戰畧、在主將方寸、可付之其人、而非所以畫

防海規制也、且如鳥銃、原西夷所製、及 中國採而用之、其制之精更倍之、明人畏之、號為倭銃、其不稱番銃而稱倭銃、亦可以見我民之巧、則如船制、亦善取於彼以為己之用、製造之精、何獨在於他人之後哉、鄂羅汗伯得勒者、嘗微服為船匠、間行到荷蘭、習造大舶、鄂羅善用大船、精航海之術、蓋是為始、實元祿年間之事云、夷虜用心、猶尚如之、況中國而反自弃不為乎、故曰、用巨艦以壯軍容、使士卒有所恃而不懾、虜有所忌而不敢肆、此水兵之宜急者也、故水操之法、巨艦之制、皆海國之先務、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練火器者何也、火器亦虜之長技、非我所恃以制虜也、然大礮之用、所以摧堅在攻城守城

必不可闕、而水戰者以巨艦相當、猶兩壘相抵、大礮之製、不得不精、精者莫遠而不達、莫微而不中、固長兵之利、然長兵短用、決機在其人、夫大礮一發、所殺幾人、而其聲猛烈、震天裂地、若使敵獨善用之、我無以應之、則兵刃未接、三軍先讋、何能鬪乎、 中國自始有火器、其用之止於鳥銃、至大礮、則其法始傳、未幾而世屬升平、故鑄造之極尠、而銃家者流亦皆秘其法、發放之術、將卒不得知、以銃家有限之人、而奔走於東西百戰之地、其不給也明矣、今自非令邦國大鑄造巨礮、士卒能通曉用法、則莫以壯天下之氣、而所謂利器者、亦不足以

為守國之用也、若其制作與架法放法、宜易簡便捷、而不宜繁巧遲重、如其奧秘妙訣煩難不易曉者、不足恃也、且虜之駕大艦以逼人者、運城壘於水上也、以守為攻者也、拒之之勢、可執一而無變乎、故攻銃以摧賊艦、守銃以扼港嶴、戰銃以備馳突、及他火箭噴筒火桶火磚之類、凡所以與銃相參用者、宜使衆人習熟、而至其臨時活用、以盡長兵之利、則在其人也、若夫干鹵以輔甲冑弓弩以副銃砲、鐵石以佐鉛銅者、抑亦有說焉、戰國之世、士卒輕死、有不待干鹵者、然亦往往用之以自扞蔽、攻城者、必束竹樹之城外、以遮銃丸、號曰竹束、朝鮮役、加藤清正等用龜甲者、其制如轒轀車、其他

攻戰所以自遮蔽者、固不可枚舉也、銃丸之迅、雖莫不洞徹、而既洞一盾、其末力未必貫鉄甲、則士卒可恃以壯其膽、清正嘗遣兵攻守土、将士撤民舍戸扇以自遮蔽、猶得以立於飛丸之下而不懾、況干鹵之堅實、非戸扇之比乎、且虜銃一發裝數丸、比之單裝一丸者、其力稍微、未必一洞堅盾、而又更貫鐵甲、亦試之其物可也、然干鹵之用、不在其洞與不洞、而在使兵卒不見敵銃、曉兵機者、必能知之矣、令以習安脆弱之卒、一旦臨事、挺身於飛丸道箭之間、無自遮蔽、而能無懾乎、則其既蔽以甲冑、又遮之以干鹵、以固士卒心、其制不可以不講也、虜周流海外諸國、鉛錫銅鐵硝黃之屬、資之諸國之產、其用固不窮、而我内自守、必發山嶽之秘以用之、則彼此多寡之數、其不較也亦審矣、明人防寇、招集屯駐、當時汪汝淳云、所苦人日衆、而衣甲器械不繼、火藥更不敷、則此火藥之易生者、亦猶患不敷、

況今銅鐵鉛錫其生有限者乎、故或參用弓弩、不必專恃火器、其用火器者亦不專恃銅與鉛、其銃身或鑄或木、其彈或鐵或石或餅或和以銅鐵之滓海上沙鐵之類、而以為餅、雖朽繩敗布爛網破罟、亦採以供鍊造、無不可補其乏者、收藏棄物、以待有用、試之平素、使士卒習知之、臨事百方參用、庶急遽以不致匱乏也、當用其所希生者、將以有所大用、至其用以應機制勝、則自有將畧而存焉、此特可為曉兵機者論、而非所豫論於紙上也、如戚繼光水戰法、弓弩標石與火器相參、而如火器、亦其一船應備火藥五百斤、而鉛彈不過三百斤、火藥之用、不止發鉛彈可見、而參以火箭噴筒藥桶諸器、不專用鉛彈、則火器之不必恃鉛彈亦可見、故大礮之制、干鹵

之用、弓弩之技、與夫鐵石雜品可採以供用者、皆用火之術、不可以不及間暇而審議之也、所謂峙資糧者何也、凡軍之所需、貯之府庫者、可以備守城之用、而不足待戰陣無窮之需、資之市廛者、可以供平居演習之用、而不足應一旦不虞之變、故硝黃膠漆皮革枲麻、凡水土所產、宜使諸國多生之、而不容仰之遠境也、甲冑干鹵、刀劍槍槊弓矢銃礮、凡人工所作、宜及間暇多繕之、要在愈用愈不竭也、金銀銅鐵鉛錫玉石、凡山嶽所藏、宜惜其用、而禁其糜焉、今梵宮裝閣及他玩好諸物、以至閭閻用器婦女衣帶、莫不塗金抹銀、則銷金之禁、不

可不嚴也、西土史書所載、有出其府中黃金銀物、以供軍用者、有禁金銀薄者、有禁織成金者、古人所以用金銀者、在此而不在彼可見、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宋時禁糜金以飾服器、又禁金銀箔線貼、金銷金、盛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治宋主所用、悉送官、諸州寺觀以金箔飾像者、自齎金銀工價、就思文院換給、又禁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為塔像、又禁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戧金、解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撚絲、裝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庭臣庶家、悉皆斷禁、是他歷代申禁、無所不至、其重發天地之藏之意、亦可見也、屢改貨幣、爐炭所燬損、不可不愛也、番舶交易、多屬無用、而棄金銅海外、不可不停也、其他由俗之奢麗、致銷鑠金石者、指不勝屈、不可不為之限制也、上下尚奢、工商競便、室屋器財、以銅鐵代竹木之用者、為不尠焉、礪砥燧石、軍國必用之物、而

新論　卷之下　十七　玉山堂

細作纖巧、朝成夕毀、錐鑿刀鋸、徒致磨礱、真鋼之精者、礪砥之良者、發掘將盡、俗貴磁器、不好漆器、硝子亦盛行於世、而燧石之佳者、為之銷鑠、亦不尠、如是之類、其所以銷鑠金石者、不可勝計、宜及其未盡、而審求其所糜者、悉去之也、能擇其無益實用者、而盡去之、山嶽之秘、庶不速竭、而海內之神氣亦不甚耗也、至米穀則民命所係、在軍旅而糧食莫重焉、令其狼戾都會者、可以充孚冗佚樂之奉、而不可給兵行不貲之糧也、故欲峙糧食、其務本業、貴米穀、蔵之民、儲之國、固亡論、說見國體篇而浮冗之民、不可以不漸歸於農、酒餅餌麪之銷穀者、茶蔦紅苗之妨農者、不可以不稍制其節、如常平之倉平準之署、其有可斟酌以行於今者、不可以不講其制也、輕重

得其權、米價得其平、使姦商猾賈無專操利柄、販夫販婦無獨失其業、善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邦君以及士民、其穀可多藏、而經費亦可以給焉、士民俱富、則商賈亦隨受其利、糶糴有制、而上下俱便、所以導利者周也、官府及民間所取予貿易、多用米穀、而與金帛相參、則米穀流通人間、而不腐陳於一方也、本於義社之倉、因以為取陳食農之制、則細民不乏、而其穀新舊可相換也、凡如是之類、古今經制、各有所宜、能擇其有益凶荒軍旅者、而盡行之、嘉穀盈溢海內、海內元氣、可以無餒也、凡理財穀、其術不一端、今欲行之、興一利則一害隨生、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論之、故如其詳、則將別有所論述

新論　卷之下　十八　玉山堂

今特舉其一端、不詳載其說也、故水土之產、人工之作、山嶽之秘、米穀之儲、息其糜、廣其生、害者除之、利者興之、深謀遠慮相時弛張、設之權衡、立之制度、將待其人而後行、凡此皆資糧之峙、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夫屯戍設斥候明水兵、繕火器、練、資糧峙、則其所宜創立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其瑣瑣者、亦將隨而作興焉、經制之昔存而今廢、紀綱之昔張而今弛者、盡釐革而振起之、規模之宜立而未立、禁令之宜設而未設者、盡創立而作興之、臣所畫守禦之策、大畧如此矣、然而智者之舉事、其慮之也、必雜於利害、故謀議畫策、既知其利亦不可以不

知其害之所在也、請竟論之、夫天下之事、有是利必有是害、二者莫不相倚、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苟自非以義為利、則所謂利者、未見其為利也、今欲興士風、而義利不辨、則忠邪混淆、其所以賞罰予奪者、皆失其當、可以擾世、而不可以勵俗、欲以禁奢靡、則上下怠慢、貨賂潛行、而勤儉之風難致、欲以安萬民、則物情壅蔽、上下相睽、而所以戒慎勤苦非其實、欲舉賢才、則請託以行、汰驕兵、則怨讟以作、增兵衆、則冒進以開、訓練兵旅者、不過用以為文具、富邦國者、適足以生驕心、班守備、則隨成尾大之患、設屯戍、則兵卒横暴、蠹民傷俗、立墩臺、謹驛遞、則徭役繁多、以擾百姓、製巨艦、運諸物、則姦闌難詰、鑄大銃、製干鹵、教弓弩、則空疎衒技之徒進、生材備物、則欺罔釣利者聚、保畜金石、則民或失其業、權輕重平物價、則貿易生姦詐、夫若此、則事無一可為者矣、語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苟使義利不辨、小人而乗君子之器、則天下之利、未見其不變為害也、臣故論守禦之策、必首於興士風、欲其以義而率天下也、欲以義率天下、則宜仗天下公義、以示其好惡也、今攘夷之令布天下、因天下羞惡之心、以明大義於天下、天下知所向矣、固宜感憤激勵、日夜相勸勉、智者獻謀、勇者致死

大有所振起作興、速驅除驕虜、以立大義於天地也、而偸惰之俗未改、其能以必死自期者、蓋無幾也、夫去佚樂而就憂苦、本非人情所欲、習安懷居、滔滔皆是、攘夷之令雖布、而世未有實攘夷者、守禦之策亦未聞大有所釐革創立、則民未知號令之必可信、其衆心未決於戰、而天下兵士未甚陷、不亦宜乎、兵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故北條氏之刎元使、天下兵士一朝甚陷、其所以使之不得已者、出於率然也、今實一攘夷、則天下泄泄者、聳然知所警矣、然後使玩愒歳月者、如登高去其梯、所以投之無所往、而其欲使兵士不懼、莫要焉、且古之人君欲大有為、必赫然震怒、以身先天下、蚤夜坐外朝、日謀議天下大計、或巡視屯營、躬親撫循、或引布衣庭陳謀猷、慨然漓瀝肝膽、示天下以大有為之志、與天下共其憂戚、夫如是則天下智勇之士、亦皆奮然輸赤誠、宣忠力、誓不與虜生、東西馳驟、爭自報效、萃天下之智勇於廟堂、廟堂一揮、令行如響、義氣溢天下、然後可以大有所振起作興也、

長計

英雄之舉事、必先大觀天下、通視萬世、而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規模先定於内、然後外應無窮之變、是以變生

而不愕、事乖而不困、雖百折千挫、而終歸於成功者、其所由雖萬塗、而其所趨、始終一歸、而未嘗有間斷也、昔者　神聖之所以攘斥夷狄、開拓土宇者、莫不由此道、故　中國常有一定之畧、以制御夷狄、有不拔之業、以宣布皇化、而夷狄者時大時小、一叛一服、遂以歸於版圖、彼無大計遠圖以自立基業、而固不能以抗於中國之據長策者也、夫善經畧天下者、志氣恢廓、必先觀於大勢焉、而地形人情、兵謀戰畧、了然如指掌、然後措置計畫、次第而施之、天下形勢、固我握中之物也、太祖之定中州、兵未發、先知其地形足以恢弘大業、而

所以經畧天下者、固既了然、規畫先定、然後動、是以旌旆所向、束手聽命也、　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揚國威、時先被海外化、（天皇夢神告曰、海外之國亦當歸天皇、是夢蓋亦有不偶然者也、）近畿猶有未平定者、未及勦絶之、既制天下為四道、以經營四方、蓋有見於其大勢也、是以近者先平、遠者踵來、遂成中興之業也、從茲而後、　列聖相承、據基業以服荒俗、土疆日廣、海外有截、降及　元正朝、亦嘗遣使靺鞨、觀省風土、亦猶未忘遠畧也、（養老中、遣度島津輕津司諸君鞍男、）　神聖觀於大勢、以經畧天下、規模宏遠、奕世遵奉、餘烈猶存者如此、則　神聖志氣所蓋者、亦可見也、（唐堯之開基業、先命羲和、居四方極遠之地、而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既經緯天地、極其遠大、然後舜禹諸臣之功、次第而施之、非先審其大勢則不能也、周禮天官首以六典總制邦國官府萬民、天覆之也、地官首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地載之也、周公之營洛邑、初至其地、用牲于郊者、最先於百事、所以天覆萬姓者、最宜以先也、漢祖入秦、先收圖籍、遂得以審地形而蹙項籍之勢、所以觀於大勢而決進取之策者、宜急也、）

後屬　中國多故、而遠人不至、廟堂無遠大之畧、土疆日蹙、而　神聖所以經營天下之意熄矣、至若近世則夷狄强梁、亦有見於大勢、挾素定之畧、以逞其吞噬三百餘年、傲然敢舐糠於　神州、欲倒用　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畧、反以謀　中國、而　中國未畫一定之策、朝野之論、一是一非、不免於因循苟且、以為姑息之

慮、以赫赫　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陸梁我邊陲、不亦可羞乎、夫君師億兆、其氣足蓋世、胸臆足容四海、從容處天下之事而有餘者、制人者也、所見不過目前利害者、事多出於思慮之外、不能運天下於胸中、制於人者也、海外之事、目之所未嘗見、故黠虜得以吾思慮所未及者而侮弄之、亦不足怪也、今夫欲決一定之策、宜觀天下大勢、以審察彼此之虛實也、四海萬國形勢、臣既粗言之、今既觀於其大勢、則宜以八洲為城、滄海為池、因天下全形、以為戰守之畧也、欲察彼此虛實、則宜審主客之勢、以制操縱之權也、夫虜萬里而窺人者

客也我內自守者主也然虜每出於長策從容制人者變客為主也彼客而無饋糧之勞者或漁或商活用因糧之術也無破車罷馬之費者乘巨艦駕長風也其能坐使我民罷於奔命者則不戰而屈人兵之謀而以夷教誘我民者則全國為上之策也且法曰十則圍之今虜絕海而來縱令彼大舉奄至其勢未至圍我而我八面受敵不免如在圍中者彼專而我分也我沿海無所不備故分而為十虜獨往獨來恣其所欲為知戰地知戰日每在彼之掌握故彼專而為一時分一兩船往返海上亦能得騷擾我民如是者其孰實孰虛不待智者

而後知之也今誠欲去虛就實則莫若乖其所之也欲乖其所之莫若使虜備我也夫攻守一而已古人有言攻者守之機我有攻之勢則虜必備我而權在於我也今若守備已備乘機而截虜外洋則虜雖欲驚動邊境而豈敢分少船寡卒而公然睥睨海上哉彼若群處衆行不敢分則亦不能東西出沒以擾人而我所備者約矣彼久聚一處則不能漁商以收其利其勢亦不能常常停泊如今日彼無恃以為術而恣睢無忌之心沮焉且我居內地以待敵者散地而虜入未深者輕地也法曰散地吾將一其志今能決一定之策使民知所向以

一吾衆心而擊其居散地者破之不甚難何憚而不講所以摧折之之術也且夫所謂攻之勢者亦豈必頻兵覆軍以爭其城邑而後乃謂之攻哉要我自為不可勝以求敵之可勝而已誠能恢廓志氣而觀於大勢外以伐謀伐交設形格勢禁之畧內以大脩守禦之備兵力足以制虜政教足以變夷彼其伺邊乎奮擊殲滅以揚威萬里若其歸順乎東漸西被以弘化四裔而使蝦夷諸島山丹諸胡相踵內屬日斥夷狄拓土宇所以為不可勝雖未戰隱然必有足攻其心者焉而後批吭擣虛相機乘之如從天而下所以應乎其可勝則虜不得不

備我而變客為主之術窮矣是所謂乖其所之者而變實為虛轉虛為實如此則　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畧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擾我之術我將倒用之然後操縱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御夷狄者即　神聖之所以御夷狄內有一定之畧而外無可乘之虛雖使黠虜千群窺我將何以得陸梁我邊陲也（大猷公嘗遣譯官島野兼了者於天竺兼了乘荷蘭賈船周流諸國遂往東海三千里得一大國以為是國宜屬神洲因立碑題曰日本國中當時規模之宏遠亦可見也海東三千里者疑即西夷所稱亞墨利加洲者也）夫我有一定之略以御夷狄既足以一民志矣今若欲益振起而固

結之、有可感激奮勵効功於一時者、有可漸磨積累期成於久遠者、効功於一時者、投機應變、在主將能否、期成於久遠者、非達觀長視千萬世、而立不拔之業、宣布皇化、則不能為也、是故慶賞威罰、所以鼓動一時、而典礼教化、所以綱紀永世也、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畏之者一時之威、愛之者永世之固、故又曰、善教得民心也、夫善維持萬世者、念慮永遠、必先立其大經焉、而天命人心、物則民彜、瞭然如觀火、然後教訓化導、循序而施之、萬世之典常、固我胸中之事也、昔者 天祖以神道設教、明忠孝以立人紀、其所以維持萬世者、

固既瞭然、始於太古、而垂於無窮、天孫奉承、以弘皇猷、莫非 天祖設教之遺意、 太祖征戰、每仗神威、以成武功、太祖之平中土、先礼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而進戰、其如提韴靈劍、及以頭八咫烏為郷導等事、皆奉 天神之教者、而祭天神地祇於丹生川上、敕道臣祭高皇産靈尊之類、莫不皆伏神威也、及定中州、立靈畤於鳥見、報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初擊長髓彦、得鵄瑞而遂克之、故號其地為鵄邑、即鳥見也、則其立畤於此、蓋有以也、崇神天皇即位之初、人或有背叛、時方襲上古風、祭 天祖於殿內、 天皇敬畏不自安、乃移而奉安神器於笠縫、顯然祭於外、使天下有所瞻仰、其所以敬事尊奉之意、與天下共之、而天下皆知尊 天祖以敬

朝廷、祭於殿內者、可以盡誠敬於內、而未可以明所尊敬之義於天下、 天皇乃祭之於外、公然與天下共敬事之、誠敬之意、著於天下、天下不言而喩焉、夫以一身而盡誠敬、猶可以感神明、況萃天下之誠敬、以奉一神乎、古人云、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亦可以譬是義、故周人嚴親之至、亦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為大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與其九州共敬事之、不獨享之廟中而止、蓋亦是意也、祭大物主倭國魂、因土人所敬尊秩其祀、而畿甸民心有所繫屬、以同奉 朝廷、大物主神、始平國土、有功、民尊奉之、故擧其孫主祭、而民知 朝廷以民心為心、屬望於 朝廷、而其祭之之義、則與周人所謂大社者有相似、礼記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是也、社者祭土地神、而有功者配焉、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倭國魂者、蓋鎮大和地者、當時都大和、故持祭其神、其義與周人所謂王社者、亦頗相似、礼記云、王自立社、曰王社是也、土地者民之所依、土地之神、民之所敬、而 天皇旹祭之、則民心有所統屬、是其所以歸於一也、擧是義達之四方、定天社國

社、天下神祠、莫不統、而天下民心有所繫屬、以同奉朝廷、古者諸神之称、其 天祖之胤、及其輔佐朝政者、總謂之天神、舊族大姓、平國土者、称之國神、即天社國社也、令義解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祭神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是也、即亦 天社國社之謂也、定神地神戶、而百神供奉、各有常、民知 朝廷敬神祇、用兵器而祭神、因以寓軍令、而險要有守、民知 朝廷之不可犯、而益畏敬之、按垂仁紀、納弓矢及横刀於諸神社、兵器祭神祇、始于此、然 崇神朝、既以楯及矛、祠黑坂大坂神、蓋二坂皆險要地、而因祭脩戎器、以暗寓固險之意、至 垂仁朝亦襲是意也、民尊奉畏敬 朝廷、而叛者自平、如埴安振根之徒、不旋踵就戮、神道既明、而列聖繼紹、班祀典四方、咸秩無文、延喜式所載神名、宮中及京師畿內七道、

總三千一百餘座、大四百九十二座、其三百四座並預
祈年月次新嘗等祭案上官幣、就中七十一座、預相嘗
祭、其一百八十八座、並預祈年國幣、小二千六百四十
座、其四百三十三座、並預祈年案下官幣、二千二百七
座、並預祈年國幣、其秋祀、概
如是、天下羣祀、莫不該也、征討則記功宗、以鎭其地、
古者有所征討、則祭其有功烈於地方者、使其子孫主
祭、以鎭民物、如鹿島神以武功鎭東方、而常奧地分祀
其神最多、式所載陸奧國中、以鹿島及鹿島御子爲號
者八社、格載鹿島苗裔神、在陸奧者三十八社、蓋建雷
命及其子孫平其地、而有功、故世祭之也、大己貴命平
出雲、豊城命平毛野、子孫皆鎭其地、而世主其祭、諸神
如是之類、其在諸國者甚多、因民所瞻仰、以鎭土俗、所
以使萬民生恭敬之心也、周人營洛邑、咸秩無文、記功
宗、以功作元祀、其意亦頗有
與、祖宗法相類者也、以純民心、而斥夷狄變獷
俗、是以德化日洽、黎民時雍、其群神百祀之在京畿及
諸國、以鎭護地方者、民至於今瞻仰敬礼、有足因以復

寓報本反始之義者、神聖立大經、以維持萬世、典
礼既明、奕世遵奉、舊物猶存者如此、則神聖念慮
之所暨、亦可見也、後及異端並起、而大道不明、廟堂無
永久之慮、朝政陵夷、民心日漓、而神聖所以維持
萬世之意乖矣、至若近世、則戎虜狡黠、頗有似立大經
者、執左道以蠱民心、雖非善教、亦以教爲號、足以得民
心、所至焚燬祠宇、瞻礼胡神、以傾民志、故逆焰所煽、殆
遍六合、悍然敢試毒於神州、欲倒用神聖所以
變夷俗之方、反以變中國、而中國未立不易之基、衆
庶之心、離合聚散、不過於架漏牽補、以爲一日之計、以

赫赫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欺罔我人民、不亦
可羞乎、夫物莫威於天、故聖人嚴敬欽奉、不使天爲死
物、而使民有所畏敬悚服焉、物莫靈於人、其魂魄精強、
不能與艸木禽獸澌滅、其於死生之際、亦不能漠然無
念、故聖人明祀礼、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憑以安其神、
生者知死有所依、而不貳其志、民既畏敬悚服於天威、
則不誑於誣天之邪說、無歉然於幽明、則不眩於身後
禍福、報祭祈禳、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則敬君如奉天、
追遠申孝、人輯其族、而情盡於內、則念祖如慕父、民心
純於下、而怪妄不經之說、莫由而入焉、祀礼廢則天人

隔絕、而民生易慢、游魂不得安、而生者怵於身後、民無
固志、冥福陰禍之說、由此而入焉、徼幸於死後、忘義於
生前、避政令如避寇、慕異言如慕慈母、心放於外、而無
主於內也、身後禍福、目所未嘗覩、故邪徒得乘民心所
怵而恐嚇之、亦不足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其昭
明焄蒿悽愴者、自非有祭祀
以安之、則死者不能有憑焉、使死者無憑、則於生者心
亦不能無歉然焉、如衆以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有憾
於冥冥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且生者亦以其死之無
所安、而內無恃以自強、則不能無惑於身後之說也、故
有祭祀者、以安之、父祖之與子孫、固同一氣、父祖即其
前身、子孫即其後身、則其游魂者去子孫而奚乎往也、
故以子孫祭父祖、莫不感應、而昭明焄蒿悽愴者、賴以
安焉、天者昭昭之多、而人在天地間、天地之氣常潛行
於全身、而以生活也、故人之與天地、亦同一氣、而其元
氣固與天地通、以人而祭天地、亦莫不感應、而昭昭之

多者、賴以著焉、是以聖人事天祀先、幽明無憾、而天下服矣、後世慮不深遠、事天祀先之事、視以為文具、民生而無所畏敬、亦不知死之有所憑依、而疑懼之心生焉、疑懼生而民必無主、於是西夷得以陰禍冥福怵之、是所謂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今夫欲開不拔之業、宜立其大經、而明夏夷之邪正也、

神聖建國之大體、臣既粗言之、今既立大經、則當以四海為一家、萬世為一日、因列聖遺緒、以圖時措之宜也、欲明夏夷之邪正、則當闡天人之大道、以為趨舍之準也、夫神州位於大地之首、朝氣也、正氣也、（神州本日神所開、而漢人稱東方為日域、西夷亦稱神州及清天竺韃靼諸國、曰亜細亜、又曰朝國、皆因自然之形體而称之也、）朝氣正氣是為陽、故其道正大光明、明人倫以奉天心、尊天神以盡人事、發育萬物、以體天地生養之德、戎狄者屏居於四肢、暮氣也、邪氣也、暮氣邪氣是為陰、故索隱行怪、滅裂人道、而幽冥之說是講、褻天媚鬼、而荒唐之語是悅、寂滅萬物、而專由陰晦不祥之塗、今誠能反其道、變寂滅以生養、化陰晦以光明、易荒唐幽冥之說、以天命人心昭昭乎不可易之大道、而揭太陽威明、以照臨四海萬國、則爝火之耿耿、安得不熄、如此則其所恃以吞併諸國之本謀乖矣、轉所以變於彼者、而由變彼之道、豈非所以立大經之先務哉、彼戎狄而自道其道、自常情視之、雖措之度外可也、而彼今大逞非望、欲以夷變夏、澌滅正道、

汙辱神明、欺天罔人、傾人之民、奪人之國而後已、詭術之與正道相反、如氷炭、茫茫宇宙、戎狄之道不息、則神聖之道不明、

神聖之道不明、則戎狄之道不息、不變彼則變於彼、勢不能相容、深謀遠慮者、將安得不揭正息詭、以除害於永世乎、夫太陽餘光之所被、則仁人博愛之所曁、雖四海萬國、亦莫非人類、而妖教之滋蔓、棼亂天倫、泯滅人紀、使元元蠢愚沈溺、相率為禽獸為鬼蜮、豈仁人之所忍視哉、故覆幬無外、以夏變夷、使天人免於胡羯誣罔者、固仁人之志、而揆文奮武、光被四表、以覲耿光揚大烈者、仁人之業也、（古者聲教訖乎四海者、神禹之功、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內之溝中者、伊尹之志也、故洚水不為堯而至、而堯以為警余者、堯之仁也、平城之患不為漢武遺之、而漢武以為高帝遺我者、漢武之義也、擧此類、古人所自任可見也、）持其志而廣其業、務在於明國體、循大下、一今古、博廣悠久、以照臨夏夷、循細戈之名、而實之所以足兵也、循瑞穗之名、而實之所以足食也、明忠孝以淬礪天下、所以使民信之也、三者並擧、食足兵足、民信之、忠孝以明、天人合一、幽明無憾、以正易詭、以夏變夷、萬世而不已者、不拔之業也、今欲施行之宜、使民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若夫論所以使民由之者、則曰礼而已、礼之目五、而教民敬、莫大於祀、（周官以祀礼教敬、則民不苟、）祀礼有數、有義、欲陳

其斷當先明其義也夫　天子祭天神地祇其敬祭
天祖所以報天尊祖也祀地主保食神鎭國土厚
民生也唐虞三代之秩祀典所重則嘗禘郊社嘗者嘗新穀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者
祀天以其祖配之社者祀后土有功者又祀田正有功者曰稷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礼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論語称知禘之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孝經
亦以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為嚴父之至其意皆相同則亦可見其所最重在乎此也而　天朝大嘗之礼
祀乎　天祖而事天祀先之意並存焉亦猶郊禘之義也嘗新穀而薦之即嘗之義也故　太神宮之祀
是宗廟也明堂也郊也一祀而數義存焉而祭地主神猶社保食神猶稷也大神大倭等即社也渡會稻荷等
即稷也郊廟社稷天地之祭其大者如合符節蓋亦以下神州與漢土風氣相同而其事暗合者如此也山
嶽河海風雨艸木百物之神山祇罔象少童級長埴山艸野句句廼馳等皆其神

也而天下名山多祭　伊弉諾大汝大山祇等神皆鎭國土者也濱海祭住吉等神海神也及風神山口水分
等神皆列祀典者皆所以為民除灾祈年穀也如嘗與虞三代亦有四望山川百神之祭其義亦大抵相類
皇子皇孫名賢功烈有益於世者如大嶋二荒鹿嶋香取春日扗野等是也
漢土之俗亦祭有功烈於民者如柱句龍舜禹稷契等是也其祭法具有令典莫德
而不報莫功而不舉天地鬼神莫不該遐陬僻壤莫不
鎭也宮中御巫祭神代供奉百事之神座摩祭大宮地靈井神亦與之生島祭諸
國之靈諸島等祭所以保護　天孫以治國家也宮中祭神之外
又有宮内祭園韓神大膳祭食神火神造酒祭酒神主水祭雷神亦皆所以保護　天孫漢土亦有五祀其
義亦相類祀典之目踐祚大嘗為大祀　天皇即位大報
天祖最宜致敬也祈年以禱時令順序於天下諸社月

次以奉幣帛於天社國社如庶人宅神祭蓋天子以四海為一
家故雖如宅神而頒幣諸國神社且其所祭者及生島足島等神而其　太神宮祝詞亦以光被遐迩為言
不特為一家而祭也新嘗義如大嘗而歲行之以上諸祭皆為中
祀所以養萬民安國家報　天神者亦宜敬也　太
神宮則別有神衣而夏秋供神衣有神嘗九月神衣祭
日行之蓋以報　天祖頒嘉穀教養蠶之德亦皆中
祀也其他如大忌風神鎭華鎭火等或祈水澤或禳沴
風鎭疫神防火患如此之類並為小祀亦皆所以為國
家禳災祈福也周人亦有祈年有五祀有烝嘗有風師雨師山林川澤之祭其義亦與以上諸
祭相類有斯祭則有斯義行之　朝廷達之四方報本反

始之義與其所以為民祈禳之意舉而皆與天下同之
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顒顒然唯廟堂是仰而神姦不
得行民志之所以純一也古者大嘗之祭臨時卜定悠
紀主基國郡遣宮主卜部率國司以下及庶民臨田拔
其穗以供粢盛四國無不得供奉　天神者民皆冀得
卜食出力以供大祭之用而　天皇事天祀　先申
大孝重民命之意達於四方矣國司率其下護送之諸
道無不可得役其事者而其意又達於道路矣國別以
正稅一萬束充雜用諸國皆得輸其物而天下莫不知
其意矣遣大祓使於諸道而天下知潔清以事神矣頒

幣帛於天下諸社、而天下知國土之神亦皆統於
天祖、是　天皇既舉所以事天祀先申孝愛民之意、
而與天下同之、有斯意必有斯礼、是以民日由之、不告
而曉不語而喻、各輸忠於其所事之君、以倶奉戴
天朝、民志於是乎一矣、後世事從簡易、悠紀主基有定
國限、以近幾、其儀獨行於京師、而四方之民、不得知
天皇之意與斯礼之義也、所護送止數十里、而道路不
知也、雜用不取之各國、而國郡不知也、大秡供幣之使
廢、而致潔之意與　天祖統群神之義、世莫之知也、
則其所以敬重之之意、雖家譬戶說、而天下孰得而知

之、其礼雖存、其用既廢、可勝嘆乎、古者京畿及諸國名
祠大社所祭神、皆嘗佐　天祖　天孫、能成大功
者、而山川百神、鎮民物、起風雨、莫非所以助　天神
之功者也、故其土民固不得不報其功德、而　天朝亦
不得不有所報荅焉、是以有官幣、有國幣、每祈年月次
新嘗必班之、班官幣國幣諸社見上、其祭統之於　朝廷、而四方
百神有所係屬焉、今諸國以仲冬祀稻荑等神、盖古者及新嘗班幣、而諸國亦各祭其所在
之神、而遺風有猶存者也、是日也、民家爲酒食以相慶猶周人祭蜡之意也、蜡者所以息老物、龡豳頌、擊土鼓、
存古也、以是日養老正齒位、教民孝弟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養老飲酒、而
民一醉飽相慶、一國如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盖古人所以使民歡欣和樂者如

之、而此等之義亦可因祭而寓之也、神庫者所以藏神寶及兵器文書資
糧百物、以待祭祀、曰神威以制民事、利用厚生之意可
以施、軍國不虞之備可以寓也、古者寓政教於祭祀、藏兵器於神社、如前所言
而國造縣主等、祭其國土之神、有稻置以儲稻、今做此設制、凶荒可以賑饑、軍旅可以助糧、其可因神威以便
民事者甚多、臣別有所論著、今不具論焉、若夫周人亦曰祭祀而屬民讀法、或糾戒之、或以正齒位、或以書賢
能、皆於祭時爲之、而其鄉器有吉服祭器吉器之目、所以使民同力共事神祀礼、居於十二教之首、馭神亦居
八則之首、所以使民不苟、其他所以使民從事祭祀者不勝枚舉、至後世有義社之倉、亦足以便於民、凡如是
之類、苟能斟古今制度、曰神威以便民事、則固民心所嚮、其從之、將猶水之就下焉、今世或因佛事以聚民作
事、其應如響、亦可以見其效之速、况神威之可以動民、非佛之比乎、是以祭政一致、治教
同歸、而民有所屬望焉、天下神祇皆　天皇誠意之

所及、有斯意必有斯礼、民由此亦知上意所嚮、感欣奉
戴、忠孝之心有所係、而純於一矣、後世陳其數、而失其
義、群神百祀、無所統屬、而民所瞻仰者、不專礼之用既
廢、亦可惜也、　列聖山陵奉祀素慎、其親盡則無廟、
固其宜也、而如　神武天皇平定天下、崇神天
皇經營四方、　天智天皇再造區宇、盛德大業、功垂
無窮、民至於今涵泳仁澤、而無廟祀之以報功德、豈不
大闕典乎、世称賀茂社祭　神武天皇、然古書無明文、今或疑之、今宜下一新典礼、以大明祖功宗
德之義也、佛法之行、塋祭皆擴之故　歷朝祀礼、親屬未盡、
亦且無廟、而山陵亦多屬荒廢、可不謂之闕典乎、自古

皇子皇孫名賢大德其功烈垂後忠孝顯世者或未盡列祀典而其子孫亦或漂零沈淪不得血食亦闕典也若能斟酌古今廢者舉之闕者補之寓彝訓於祀典使天下忠孝之心與念祖追遠之誠油然俱生感戴之念與畏鬼敬神之意悚然俱萠非所謂使民由之者乎夫然後天下靡然咸相告曰　天祖治天職於上羣神勵翼平定國土今各礼國土之神所以荅其神之功德而報　天祖之仁澤也則群神百祀皆有所統一焉相告曰　天祖洋洋在上　皇孫紹述愛育黎庶大將軍翼戴　帝室以鎮護國家邦君各統治疆內使

民皆安其生而免寇盜今共邦君之令奉　幕府之法所以戴　天朝而報　天祖也則　幕府及邦君之治有所統一焉宗族相糾緝以祀其先則又相告曰敬宗所以尊祖其相與緝睦以共邦君之令奉　幕府之法戴　天朝以報　天祖所以繼乃祖乃父之志也則其念祖脩德之心有所統一焉若夫如此則　天祖　天孫之仁覆於海內　幕府邦君之義著於天下慈父孝子之恩申於永世報本反始之義明而忠孝之教立矣民日由之而不見異物周人以大司徒掌邦教施十有二教其第一曰以祀礼教敬則民不苟祀礼之於邦教其重如此君臣有義父子有親然後

百礼乃興於是乎謹夫婦之別順長幼之序信朋友之交使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親其上死其長則雖有百異端不能移其心而黠虜之焚燬祠宇瞻礼胡神煽惑蠢愚以肆其逆焰者莫得而施其術所謂上兵伐謀者實萬世之長策也而往日濡化傷俗如巫覡如浮屠如陋儒俗學之徒者亦皆中原赤子使之得皆安其堵適其意優游於大化之中以浴於　天祖　天孫寛深仁厚澤奉　幕府邦君之政令刑禁晏然樂以沒齒亦何不可之有也若夫繇聽西夷妄說稱揚眩惑以助長黠虜逆焔者則宜痛禁絕之其或有

犯禁者處以造言亂民之刑而見蠻貨蠻藥及氈罽之屬必焚燬破裂不許服用使民賤戎狄如犬羊惡之如豺狼天平中詔百姓有學習異端蓄積幻術壓魅咒咀害傷百物者首斬從流如有停住山林佯道佛法自作教化傳習授業封印書符合藥造毒萬方作怪違犯教禁者罪亦如此古昔禁絕異左如是所以使民知方者固宜然也今若揚武遏蠻聲教既暨百蠻称臣奉貢然後取其物而用之亦未為不可也告接濟之姦者與得敵首同賞匿而不發者與舍匿盜同罪邦國能破虜艦者功與陷敵壘均見虜不擊者論以逗撓此皆一時權衡亦足使臣民激發興起敬奉光訓矣而大脩守禦之備慨然示天下以大憂推赤心開至誠一憂一樂必與天下同之庶是以鼓動天下矣政令刑禁

與典礼教化並陳無施、而納民軌物、秉正氣而行正道、皇極既立、民心有主、民之所欲則天之所從、民從天從、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圖我之術、我將倒用之、教令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布皇化、即　神聖之所以布皇化、內有不拔之業、而外無可乘之間、雖使腥羶異類百方誤我、將何以得欺罔我人民也夫、天下大業萬世長策、固非朝夕之可就、　天祖之業待　神武而開、　崇神而大及、　聖子神孫繼述不怠、而皇化洽海內也、今畫一定之策、立不

拔之基、必當內自　中國、外暨百蠻、上原於太初、下要於無窮、導　神聖之彝訓、紹　東照之大烈、貽謀孫子、繼繼承承、千萬世如一日、必拯四海萬國於塗炭、使天地間無復有西夷之妖教、中原赤子永免於胡羯之欺罔、然後已、其規摸立於內者如此、乃可以外應無窮之變矣、夫仁被四表、兒視荒要、所以使荒要父瞻　天朝也、事法古昔、使今近於古、所以使將來與今不懸也、久近之不相懸、所以永遠無變也、荒要賓服、永遠不變、而天下志士仁人、亦皆憤激自效、爭出死力、以從事於此、雖事故萬變、不肯易其志、雖累代歷世、不肯少間斷、

然後大興敵愾之師、食　天神之糧、揮　天神之兵仗、　天神之仁、而奮其威、以方行天下、狹者廣之、險者平之、神武不殺之威震於殊方絕域、則正欲使海外諸蕃來觀德輝、亦何屑屑乎其伺邊誘民之患也、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有一定之畧、祀為不拔之業、實國家之大事、所以大觀天下、通視萬世、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者如此矣、夫明國體、審形勢、察虜情、脩守禦而立長計、實　聖子神孫所以報　皇祖天神之大孝、而　幕府邦君所以濟萬姓施無窮之大忠、臣謹著五論、非臣私言也、天地鬼神將與聽之矣、

右五論併七篇、臣久蓄之胸臆、未敢語人、非敢惜之也、謂天地者活物、人亦活物也、以活物而行於活物之間、其變不可勝窮、事逐時轉、機在瞬息、而世之人舉細故而遺大體、今舉大體則難之以細故、欲言其所以解難處變者、則今日所言明日未必可行、故一發之口則為空言、一筆之書則為死論、臣是以欲無言而止、然竊謂人無貴賤、自太初而父子傳生、一氣相承、臣雖微賤、亦世浴　神聖之澤、以至於今日、奉　幕府之法、仰　邦君之仁、幸而得養生喪死無憾、則亦何忍睨視天下之變故、而默默無言也、故特

舉其遠大者粗言之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至其所以臨時解難處變者則當付之其人而已

文政乙酉季春　　會澤安識

新論　卷之下　五十九　二ノ十　堂

蔀賤雄誌

會澤恒藏著

安政四丁巳年八月

京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水戸本町三丁目　須原屋安次郎
江戸日本橋南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三宅緝明（觀瀾）著

中興鑑言

大坂河内屋源七郎舊刻本

據大坂河内屋源七郎

舊刻本影印

中興鑑言目錄

中興鑑言

論勢

平安三宅緝明著

勢猶水也始乎消々而積乎漸々以至汗漫澎湃一決而去則雖防以千里堤亦不可禦也勢之去王室也久矣原其所由亦將何在邪蓋土地兵甲勢之實也本也禮度名數勢之文也末也二者不可相無之術而其能審輕重以制低昂者必先厚其本積其實豐大盛強有自弸於其中而以此而

行無所不可自凡正朔之頒爵位之等條教法象冠裳書軌之制上下遠邇唯恐奉行不及而勢斯張矣譬之飱粱啜膏有以實其腹而後風丰氣色外溢而旁達也不食則神羸矣失實則勢去矣我前神聖王灼知其故也其仁如天其明如日欽畏儉勤以定所止以創天下於跋涉討伐之餘嗣皇繩々仰遵貽謀民籍戎政柄常在上亘百千祀莫有敢違越者而昇平之久生為帝王者坐億兆之上長宮帷之中亢而不降日就逸樂為政則比例

用材則品流倭歌伶樂以為化俗之具賽神佞佛寵僧崇巫以為祈永命之資至夫軍國機樞之務與征行暴露之勞舉而委之賤有司者置乎不問不知天之立君將以愛斯民而民之戴我亦皆前王遺德所致乃昂然以謂天上之人足不踐土固吾職矣吁英傑之人何代無之不在上必在下藤氏之干政盤據專迫已不下咽因循之際上下日遠文武日離海内控弦之士隱然歸心於源平二氏畏其威懷其恩甘為之奴故時征討勅源平二氏調發州郡罷則散

還毋得永有統屬而二家典職日久威令寖布海内武人往々私相奉附如臣僕然不復知有朝廷鳥羽帝屢下符禁之不得止王室之衰實由此焉而保元平治間滔蕩委惰彌甚終至自隳三綱以造骨肉之亂焉則我常指為武人卒吏不可共齒殿陛之上者如源義朝也平清盛也既已假其手以濟其私則又不得不荅其功以塡其欲子弟清要盈於朝班食入郡縣跨於寰内上皇元相且遣呵斥幽廢蓄縮以止由是時也雖一旅卒靡得而制其命兵甲之權移矣尋源頼朝之起廟謨所幸賴其盜而除我寇延其

虎而驅我狼跋足義仲褫魄義經㤭悖姑息方逃其哮嚙吞噬之不暇而闗左之地全然既爲其所有開府領邑置吏命將攻撃四出唯其所爲蹂中畿鉏山陽撞南海鏖西紫兵之所加蓋無不偏而後恫疑虚喝刼以威虐卒出總守護之請一擧取之源義經居京師將起兵攻兄頼朝恐四方不附已乃請下追討宣旨聽之頼朝聞之大怒既而義經西奔朝廷恇駭不知所爲遽命近京諸郡搜捕義經頼朝與大江廣元謀專擅郡國丈制遣北條時政諷言諸國不設兵備則叛亡如義經者難時捕誅宜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以武人爲之自爲總守護職而官私並課支糧段別五升朝廷冀釋其怒所言皆聽或云賞頼朝功以爲總追捕使誤也

由此時也雖一莊邑莫不責其課土地之權移矣爾後天子所食提封有限如候國然而職田釆地神封僧業日就剗蝕如蠶食葉朝廷不知雖知不能問或懐寃者亦往訴鎌倉取其聽斷而上之所出正朔而已矣爵位而已矣其烏足以振乾綱而威民志乎哉後鳥羽帝以兒戲之挙試虎口之牙一敗遂廢祇足以煽其虐燄而後醍醐帝天資英毅自即位初思建明中興以雪國恥攘王澤未斬之餘而乘賊運垂亡之會始焉勤勵韜而不

發終焉難闗挫而不撓遂得天人合應而豪傑爭附義旗所指摧枯振朽以殲元兇勦宿猾而擧天下之民載其版籍稽顙于廷焉功德之盛未前聞也雖然土地大利兵甲大威小人之所畏而大人之所爭也假之々久人心風習背此向彼難可復返是以彼馴豢養傲功利慣爲悍驁以嗤笑衣冠者其心固快々有如易業喪產而深姦大志竊懷觖望以兒視朝廷者亦鷹窺狼顧將待以發於其間焉一時爲之上者自非固聰明神武豁如太度

驅策牢落大出人意表有以屈服之則孰能弭未萌之亂而完再造之功也而如帝怙令所得遺古所喪業就志汰益恣宴安土木珍異内謁濫賞競與縉紳取樂一朝意欲日廣國計告匱乃加徵租稅作爲錢鈔紛々不自支持雖有一諫臣藩宗而言不納也死不知也壅蔽之極處置乖錯以縱夫姦雄於闗外之野則黨舊聲類四面齊起眞埒土崩而瓦解不可収矣卒之車駕南幸將士日以霣墜境土日以削蹙僅擁虚器於窮山幽谷之間力

竭勢迫聽刧和而入舊都南朝滅焉而天下永為足利氏之有矣嗚呼事使之至不可為者一由人主不自為之而不可為之至雖欲為之亦不可得也然則後之為之何如曰勢也依而導之耳

論義

興復二條

後鳥羽院患北條氏強專朝權日替圖徼兵討之土御門院諫止不聽終有西海之幸及四條帝崩無嗣北條泰時乃立土御

門院子邦仁是為後嵯峨帝〻及攬位更懐滅北條氏以雪國恥以時未可不能有幾遂讓於長子久仁是為後深艸帝在位十三年帝性柔多疾而皇弟恒仁生英穎多材力有雄武之資後嵯峨院意冀藉其體胤有以濟志乃命代後深艸帝是為龜山帝〻生子世仁後深艸院亦先有子熈仁而後後嵯峨院特取世仁養在左右立之為皇太子臨崩賜手詔北條時宗曰朕

固卿家所援立自今而往繼代之事一依策定別留密勅于中言朕有所懐其以當主之裔世承寶祚新院特賜長講堂領百八十所以給子孫食沐後深艸院以位事故與帝不媾遺告時宗言已嫡嗣也子孫當得迭立先帝遺意本非專屬當主時宗密遣人問太宮院（後嵯峨帝之后後深艸龜山二帝之母也）太宮院答以先帝遺命實屬今上由是時宗始亦信之帝讓位皇太子是為後

宇多帝立十三年時宗更計設建兩統以制廢立之權請以熈仁為太子稱謂本院後深艸院嫡長無它過失其裔不宜永廢也（或云龜山帝以嫡裔不宜絶子養熈仁以代後宇多帝者誤也）龜山院及帝大以為憾而熈仁遂立是為伏見帝〻讓於子胤仁是為後伏見帝〻之時伏見院遺言北條貞時曰自龜山帝欲雪承久之恥未嘗一日忘懷其裔在位亂其至矣若朕家永與關東圖無事耳貞時因策定兩

宗迭嗣限以十年於是後二條（後宇多帝子）花
園（後伏見帝弟）二帝相承以立乃後深艸帝之
裔稱為持明院而龜山帝之後稱為檀林
寺矣初後宇多院生次子尊治龜山院愛
其穎悟亦取養之心常祈其獲位及花園
帝之立議以後二條帝子邦良為太子後
宇多帝不可而言朕有所慮宜先立尊治
次及邦良尊治已立是為後醍醐帝則夙
圖興復以繼後鳥羽之憤而畢後嵯峨之

志焉竊徵兵士不諧而止及皇太子邦良
薨北條高時請立後伏見院子量仁為太
子帝乃遣權中納言藤原定房後伏見院
遣權大納言藤原俊光于鎌倉對辨其事
定房陳言持明院家在位併有長講堂領
當帝家去位何所得給長講堂領既付彼
則皇統當歸我朕以關東請屢見易置設
建兩宗限以十年並非先帝遺意也高時
不肯奉詔帝怒遂又舉兵而北條氏就誅

滅云

中興之事其可已哉自源氏乘時亂創姦計竊有
我祖宗之土地挾威强而肆沮抑使其名為天子
拱手不能有為若贅旒然後鳥羽帝不勝之憤倉
卒有舉倍隸之徒則益猖獗抗旌指闕取而幽之
窮海終天不歸當時衣纓橫罹流投屠戮之慘者
亦不知其幾辱已甚也至後嵯峨帝常懷有以報
雪時非勢乖隱忍終身纔貽其意於孫子百年之
後庶幾有濟而後醍醐帝乃赫然奮怒糾合四方

嬰壁一戰破而不摧遂殄渠魁夷支黨幾無噍類
凡日月所照漸海極陸莫不奔走歸命則列聖二
帝在天之靈於以得慰矣其豈可已而不為哉賊
之再起殭圉失守則復抱負神器徒步南行披艸
萊以居擁手掌之地而敵滔天之寇寧以討滅之
為期其氣之所激及乎三世扶疲支倒紹述不殞
能一乘敵虛復神京而亡之已久遠裔遺孽或招
舊舉兵者（長慶帝之子小倉殿從後龜山帝于嵯峨會稱光帝崩乃奔伊勢與大納言源滿雅舉兵不克而降終于京師文安中後村上帝子僧圓胤起兵與畠山氏兵戰于紀伊敗死或）

驚闕奪璽者（僧金蔵主南帝之裔嘉吉三年權大納言藤原有光擁之稱太上帝夜襲禁内奪剣璽而去拠延暦寺中堂為官兵所攻敗死）或稱王山中者（後醍醐帝四世之孫長自天親王次忠義親王拠吉野至長祿中為赤松氏家士誘而殺之）雖山谷樵蘇之民猶能貢其橡栗以奉庇之竟戮銷散塵斷灰滅而後已至應仁聞蓋有南朝王子者存焉（應仁之亂山名宗全欵奉立南朝王子不諧而止）要之不知天命所歸應稱為願而其為志亦可悲也如其帝之德不終功不成祗以速王室陵替而五十年間百萬生靈致肝腦塗地者豈足之卹也夫義其烈哉

世傳帝在吉野手遺合子葛根為之或云松根為之至今以其器行茶者賓主之禮有加云夫南朝之事徵矣當時壤土僻狭四方梗絶供御且不能給前者紛奢繁華之娯一無所有而徒為雕刻器玩以效尚方細作之事用以過日其無聊亦可知然至其復讎反正之為念則雖日夕飲酣之次戲劇歌詠之餘毎寓其意懍乎不忘嘗宴至天明藤原隆資作歌曰玖和年古宇斗奈玖夜余志能〻夜麻加羅須加志羅毛志呂志於毛志呂能余夜

蓋按其音亦能振而不衰焉其能建偏安之業於垂危之際餘燼炎〻随撲随起延數世以歸乎盡豈不以此歟雖不能終君子哀其志而予其義

兩統

大一統謂之王王所有之位得之於天承之於祖至其推長擇賢丁巳之由不容它人得擬議也北條氏逞擅朝政斬刈公卿竄數天子於絶海陬島

所為自極虐戾而顧人心之未厭而太義之難誣也乃深懼巧計建兩統之義以謂期待代遷

之間未得者恐藉己力而我毎享擁援之功彼亦懐扶翊之恩既得者或背己令而我毎憑皇胤分争之名彼亦受貪位渝約之咎此可以永持䕶立之權弑逆幽作得有所諉也自茲厥後宸極之上如逆旅授受之際如更番雖有所生不得與以其有其入而為子者固有所迫而尊以為父者亦有所扶父子之親唯勢之徇而天統屹爾分立矣豈理也哉元弘之時持明院主果漏朝廷密計冀其遜位北條高時亦得䕶黜公行更有所立而至足

利氏一遵遺轍規以迷天下耳目而分首罪之責訐可謂狡矣

正統二條

統之歸與不歸朝廷之名分已定矣固非臣子之所可敢言而後村上帝之時有一保々中院公懼王迹衰極民之將迷其所仰嚮乃著神皇正統記本于肇國至于時主以推神器之有歸而揭皇緒於將絶論者或謂其顯微扶正幾得春秋之遺意云恭惟百王之傳嫡々相承係以授孫兄或及弟

神功之擅朝亦有應神之正儲武烈之絶嗣則得繼體之入立未嘗容餘閏簒僞汨其次而曠其曆而如平將門之梗命不旋踵就梟夷平氏之暴源氏之姦取之易如反掌猶能奉位號效臣節非有所戴則不可豈不以前王威德之烈與我邦人心之正實有以軼虞夏商周而足起宋主之歎愧者哉（宋太宗召見日本來朝僧奝然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曰此古之道也）特至延元搶攘之際南北瓜分各建正朔使蒼生戴兩日者凡幾十年正統之論作焉余觀公此書大

以歎世道之降云或謂正統之辨無以多爲以神器所歸卜之耳曰固也而未也若此器也祖考精爽所憑以護祚而鎮國不與秦隋僞製誇謂承天受命之比（後周有神璽有傳國璽神璽明受之于天傳國璽明受之于運並宝而不用隋亦有神璽宝而不用受命璽封禪用之）神人以之不離民物以之不移上常有崇畏弗墜之心下永無覬覦不逞之萌而器之所臨亦必在統當續而德足稱者焉統器之分弗判矣而淳朴之易散人僞之日闢及姦猾之徒起以謂世享富貴者何人可取而代之乃倖

世之亂政之弊肆其詐力一挈土地大利而去則我之所有黄袍袞冕者徒成虚貴器之德於是不能不輕也彼又以謂此前代遺物耳存與不存庸傷南朝有之乍而滅之北廷無之推而奉之廢立自由顯言尊氏剏也良基亟也雖或有擁傳國寶臨以制之者恝然已莫之郵而其勢遂將兵劫威迫奪諸正嫡之家而與諸庶孽之裔挾以令天下而後止焉當是時也我又謳以得聲而討之統之歸於是不得不辨也余故曰正統在義不在器

夫周成康全盛之時誰分德之與鼎也及政衰楚人来問乃答之曰在德不在鼎其亦季世之言耳後之觀余言者将益歎世道之降云

鼎已言統器之事矣及退而考其終始盖聳然祗感不知汗之浹背云夫神器之傳百王親相授受以至後醍醐帝北條氏幽帝迫傳新主不與再請乃授以鏡及偽劔璽其真自隨于海上尋光嚴帝攜偽劔璽東奔遺鏡宮中車駕歸闕三種復全而偽劔璽亦為護良親王奪之駕之自延曆寺歸足

利尊氏又迫取之時鏡劔璽皆豫偽造出以授之其真又自隨如吉野後村上帝攻京師悉收偽寶及後亀山帝之講和器終入洛矣由是觀之其器之所臨實在其統之當續者而爰及南北混一器歸統正萬々世下不復容姦臣賊子朶頤其間焉神之德昭哉可不畏哉（後花園帝正長三年南朝之裔僧金蔵主以兵入禁中奪劔並璽劔棄之路而璽入吉野至長禄中赤松氏家士誘殺南朝王子収璽上之）

論德

修身二條

久矣帝王之學之廢也而其緒之未至墜地者洵以前聖遺德洽在人心不可磨焉耳雖然所謂學者厥旨喩諸語言布諸方策而質諸事為文禮之末為哉盖天地之化如是行祖考之靈如是明而神璽（併劍鏡亦謂之璽）其攸憑人心其攸歸為之親子孫者惟慎惟直弗怠弗邪以體貽訓而奉遺器於同床共殿之上（語見神代巻）與之語與之默與之游行與之出徃與之坐内臨廷以統億姓而理群彙造次且不能容以私焉則我俊德之所𣓰昭者永與太

陽並懸而所以主乎身極於民者亦皆協帝之中而率天之常神人祖孫於焉混合無有間隔宜其祚之窮穹壤而不移也（語見神代巻）此謂天子之學而純古之教其為淵源豈不穆乎深哉世有所謂神道者流或云瓊以妙治天下鏡以明照山川劔以斷征不順（按此言本五十迹手一時所比物稱賀之詞而神皇實録天口事書神皇系圖援以為皇祖遺勅誣謬可見已不然作日本紀者安不載之神代巻而収之仲哀紀耶）或云瓊慈悲也鏡正直也劔決斷也或云瓊以修身鏡以正心劔以致知或云配知仁勇或云象日月星

或云則天地人或云以鏡為主或云以瓊為本或云心有三種或云三種分十種嘗考其說不勝縷擧而殊不知祖訓之所在敘亦可瓊亦可鏡亦可一之亦可二之亦可特此三者佩服寶重日常臨視以照其容其身之所親心之所愛莫如焉是以手而授之曰猶視吾也語見神代巻則受而奉者惕然誠敬聲響感通隨身與器之所在而祖考精神昭左右盈上下不可得而蔽矣是乃器即人人即天國脉由之而傳皇道由之而生所以使聖子神孫

臣工黎民畏保欽仰不能自墜而貴賤上下之位禮樂政刑之施遵其敘正其度不能自紊也厥豈須喩言論理而為者哉說者遠以其至易至簡無施口舌而為憂傚象假類援釋混儒紛紜支離畢使王教精微之旨鑿然日失豈不足歎也其他不流為巫祝資糈之術則雜為浮屠貴妖之媒讀梵典者指上世神明以為金狄所化講漢書者推國系源派以為斑呉出海聖之罪為罪何如至近世又取宋儒性命之說以張皇文飾之陽忌牽合陰

事剽竊誣曰理準四海不期而同則言誠似矣而真益亂矣帝王之學之廢也固久矣哉後醍醐帝之所以為學者果而何耶曰倭歌也古之聲何其希而後之詠何其繁在昔之時秉純實不雜之德施恭默無為之化內之所存常足外之所發必節而其値事物之感溢以為聲音響節奏至可歌者蓋時乃有之有之亦必樂不淫哀不傷以諧中和而歸敦厚矣宜其皇化之清而民歌之淡也世之漸遷趨尚澆淳內焉若搖外焉若熾每男女之交

悲愉之感駢集而互攻不能不藉其嗟歎淼濫之音與綺艶促切之詞以泄吾欝意至言隨不知制止而玩為流風毎世必有所編撰以為一代大典廟廊之上傾冕支挺俛焉吟哦過日凝思而費神於時花流景閨房帷幕之閒抑雖太平餘華有可足觀而誘淫泆資交弱弊亦多矣宜其歌以経夫婦而益亂而歌以美風俗而彌靡也帝尤嗜其藝專精刻意寢食不置所著不下幾千首雖當時專門之流難與爭巧信其安時之力不勝作歌之巧

陳後主工詩降隋從文帝飲賦詩及出帝見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之事乎而優游玩愒之態柔情曼容之娯因以潛滋暗長致使妾媵多言上下偷安亂階自此終乎不振則是學也與梁文之創宮樣而陳主之制新聲奚異梁簡文帝為詩謂之宮樣陳後主與妃嬪狎客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之新聲曰佛教也為君之職唯天是事承以布德行政祈以勵精致誠或遇怪異以被譴告又益恐懼脩省匪懈蓋其乾乾乎終夕之頃而孜孜乎一息之存務在此日遑貳其心此古之所以能使穹玄降豫群靈致和下免札

瘥之患而上歛壽康之福也自君心之非邪說由興其怠故上下神祇感臨日遠其暇故求難得之歆旁赴不經而咒詛之於災命厭離之於死生来乘吾虛信而且固嘗讀朝廷典禮一歳行事半在修法雖乃聖體或至徒跣練行周歷山林使夫精明之運將以經綸天下者一由枯槁誕慢唯恐不灰滅蟬蛻而機政之務將以鎮暴亂塞青咎者亦專委於祈禳厭蠱之小數矣此後之所以治曉法荒野多金革而國懷危蹙之憂也帝夙悟禪旨精

究法招僧人以詛鎌倉親修金輪法祈六波羅平而足利氏之强不知所以勝服延外國僧與之問喝行宮臨絶乃唱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以為要義而耽色崇財宮室狗馬且不能屏則是學也與宮中誦仁王經用唐代宗事而臺城為荷〻泣者用梁武帝事奚異以帝之亶聰也使之退省畜其聲以及節情之正慎乃位以盡奉天之誠絶溪蕩杜邪左澄然有以定其本源則既與同床共殿之器對越在前無所不肖而祖考所闢土地人類

亦將舉而付躬矣惡不可以振蒙古之業衷東諸國而並烈于神武哉神武紀曰是時運屬鴻荒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歟建帝王之圖而不講帝王之學惜哉帝王之學其果絶於今邪曰否余每讀帝顧命詔未嘗不毛髪竦起凜〻若視其容於前何其烈也苟列聖之緒業而懷二帝之深讐唯報雪之不忘始之圖北條氏左右文臣南北僧徒加以一二武人贊其謀畫後之拒足利氏人心重搖兵鋒仍挫率衣冠子弟敗亡餘卒以棲南山蓋其濟與否不

可萬而倖一其間圖于貔貅投乎魑魅衝煙燄踐
波濤親以玉體試水火而堪凍餓及既得復失叛
服忽變悼骨肉之罹慘而愕爪牙之並斃播遷狼
狽幽迫窮蹙僅與鳥巢獸窟相為鄰伍可謂危至
而帝特斷然必行固守不嘗為成敗終始之所移
至彌留勵嗣主以討賊曰是吾志也汝等不遵子
匪孝臣匪忠言訖按劒而崩焉是其一念之明至
斃不熄蔽而愈熙抑而愈躋帝之所以復有大物
於一旦之頃而奉持神器於五十祀之久者豈不

在茲邪擴焉則無所不至也帝王之學豈特行乎
古哉

治家 三條

天德之純所以王道之不息也帝固有多多之歉
雜乎念慮而云云之事吾已卜其不終何也曰內
寵盛而女謁行也夫妖冶之態長舌之厲速其本
心蠱荒神鑑昏蔽而讒斯行賢斯隱忠斯害雖屬
奠安階以創亂自古而是況以恢復為己責將伏
薪嘗膽之不及而女德之累先聲不美逮既濟之

後自倒維城亦由准后之膚愬也終逸臣寇亦由
准后之援助也乃至百度繆濫骨鯁避跡而將卒
離心亦皆莫不昏荒之由也成而復敗豈待異日
而知哉聖人所云終始惟一者謂其能立於始而
不動以要於終而不變也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者戒其終於始也至易之乾坤詩之關雎又將
以陰陽夫婦為垂訓之首則可見王業之克終在
於慎始而始之所慎正在於色治亂之機造端微
焉

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
國尚矣而聰察之主材智之臣每為其耽溺蕩不
復返以至喪身覆邦其不知而為之歟抑知而為
之歟帝亦千載英主已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
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
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又無之比而卒受厭
詒執兒付遺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
至乎茲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
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

親者也

邦之所以能治且久要在養其主之幼以正人而所以至亂亟短要亦在養其主以小人也三代隆盛莫不由斯治道之係切焉帝所生凡十有五人或早沒或為僧不顯餘唯七子矣幼皆擇有德望文學者輔之講古道習倭歌之為務而有事輙撤綺紈冒霧露以臨邊遠蹈行間未嘗以從前驕貴軟靡而待之是以首得護良之建勲義良之紹志而尊良則扞禦方面伏節白刄宗良懷良則橫身戰陣終始勤瘁恒良成良則年甫童幼遇賊手從容不辭又其溫雅風流皆可觀采則帝蓋亦識斯道者矣余曰謂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細川頼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頼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立威併吞南北如源頼朝驕養其子一再轉而亡豈足

與儔哉有邦者勿忽諸或謂足利基氏薦頼之于義詮用之

勤政

帝自踐阼親御記錄所聽訟而通冤出糴而救飢除關稅而利行旅其始初清明善政纍纍可記以致民觀萃人心而兆中興之謀也廣矣惜其不終也嘗考源氏設計以天下之權未易一朝而奪也請以其人為諸州守護俾我土地兵甲之威日張而號令制度之施日縮蓋圖漸以吞之耳未始顯然定制使朝廷無所參預專斷也不然當二帝盡攬朝綱壞弛之季時君親臨戎事錢穀租稅斷之宸衷而播之時政此正北條氏之所大忌豈可以傍觀熟視不得沮抑而止耶蓋當時有志之君猶謂可為而前者數主謀之然唯恐逢彼怒攝處偷過以安逸樂而已然則王室之不振皆由不自為之漠執乎咎

風俗　二條

所以多張禮樂教化之術而廣設刑政法令之具期以平天下者要正人心敦風俗如是而已也故

明主之於治每常超然遠覽顧天下之風俗何如其弱也吾將何以振之其偸也吾將何以警之而有所刑也則曰足以懲世之爲惡有所賞也則曰足以勸世之爲善創一法發一令未嘗不視諸廣遠悠久而後行而其所行之實則躬恭勤蹈節儉施輯睦而推仁慈于上勵廉耻張紀綱諧倫理而申忠厚于下其所施之序則誘而導之防而遏之鼓而奮之漸而摩之雖節目之或疎也歳月之或淹也卒使朝近限遠日遷不知舉而在吾陶鈞矩

矱之中焉是以安與天下之人心共安固與天下之風俗共固傳至子孫結而不解雖不幸有亂起隨就平夷國固自若也此謂治之至而次者往往好名傲察任吏治狥文末其迹如可觀功如可喜而率天下之民柔靡刻薄日喪淳心以速國脉之促也不如不爲之愈也又其次者恣意無執不回循則擾動法且蕩然無所持據遂使天下之民浮縱爭奪窮悲交起而方時禍發一敗不救此又不足以爲論也中古之風嘗嫰矣遵守之久漸赴陵

弛以喪邦國之有至帝奮用兵革有還復之而不嘗就今日之所得以繹往日之所失上下酣樂無復法揆當時有爲匿名書以詆時風者指斥歷歷可見而值尊氏之一呼辛苦經營之業不旋踵而墜矣中興之主猶且同轍共覆之不知慮則後之治天下誠能論及人心風俗之本者宜乎鮮也

帝之時天命一革其承而革之將於法歟於風歟夫法者所以持風之具而風者所以出法之源古之聖人能察其時勢人心之所移因其趨而矯其

偏立之中制有以定一世之歸於上則自凡紀綱所維令號所施以至賞刑黜陟文章器度亦皆有所考以創之而有所遵以守之至久不弊也故歸之則法隨矣未有徒革於法而能還天下之歸者也帝素有高世主之心自復大業多所變更其言曰今日舊例乃往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爲後日之舊例蓋或用式令之典或剗源氏之政或擴古或證今紛紛並舉而至夫君主所養臣士所玩奢佚靡弱胥以淪溺者則不嘗因仍方且扇熾

蔑講所以振刷更張定為大歸之道焉法来痛而
邦先潰豈不宜哉雖然欲正其風者必先正其身
是以難也

號令

不知則不信不信則不服此天下之常情也天子
乃深居九重之邃眇臨四海之廣居勢懸絶不可
以人諭戸説則特其言之得達下而下之仰以守
之者頼有號令爾其謀之于始也誠裁審慮率天
理副民志無所不用其至順要之于終也不以好

惡之私而中反不以貴賤之勢而乍輟懸一世而
亘百年亦無所不用其至確則君上之意洞如日
月徴如四時自遠自近入耳入心廣溥均浹孰不
覩而知之而又孰不知而信之聖人之能服人所
執在斯焉方帝之維新海内之民起而想其徳音
矣若乃源氏以来守護家人来萃闕廷者如失林
之鳥虚聲且驚思以偵政之向背而措身之去就
雖一文書行下傾耳潛聽而號令之發朝定暮改
彼奪此予内批廷斷毎為矛盾論功主吏依違渾

閣往々以數人爭一賞邑所在為之擾動是將俾
綸綍之言反覆泛濫不知適從而究其所由一不
過出愛贈蔽冒之私彼亦何苦坐受屈抑容不律
英雄創手以蹶起也哉當時已有妄綸旨之譏（有作匿名書歴詆時政者首曰妄綸旨）而赤松圓心拒王師亦以此為
詒帝之心表於天下何如邪

賞罰

徒賞雖厚天下將有不勸者徒罰雖嚴天下將有
不懼者必有要焉公而已矣夫人孰無設力出于

一鄉者志奪一鄉之食智出于一國者志規一國
之有縱其意望不知所節則雖授以天子之貴四
海之富而不足也是知天下皆私矣而彼能首出
庶物以持宰群品者以其至正無偏之心而行乎
至中不僭之道其未發之頃衡懸鑑空不可得而
窺其際而已發之後電擊風靡又不可得而問其
當與否及隨而跡其所施也則勸必勸之惰必警
之慝必懲之淑必奬之其所以折服鼓動皆已指
要窾而中節奏矣雖乃大暴亂徒焉得不首洗滌

矜奮從我所麾以奔走哉帝自恢復綏以田土散
給內御諸司若浮屠優伶之徒其所私已可見而
至夫姦若足利尊氏者則一切姑息割土假寵冀
安其意不復遑問其心之忠邪與功之殿最其亦
賞之徒者耳無厭之欲豈能飽而不起邪

御将二條

有順而為者如始于春而終于冬也有逆而為者
始斂于陰發于陽也故論教者常以德為本而至
其制下亦必以威為務威不立恩焉行當無事日

上之所自持苟非明睿剛斷有以立其威則固不
可使天下之民安分懷惠以銷惡于未萌而況分
爭控攘之際狙詐競立各欲為之而我盡驅集併
包不咎往不迎來覘以收效於一時方是時苟非
擇彼意狀難測勢力最強者取就拉折以伐倔彊
非望之意則又安得使其來就羈攝不忍叛去哉
源賴朝嘗用是術於平廣常矣（源賴朝初起關東將士應者尚少上總介平廣常率兵一萬歸之窺圖伺其形勢以決向背至則賴朝責其來晚列在陣後廣常大畏曰吾以大兵新至謂其喜迎不暇而遭譴如是真大將也終從之）
顧帝之所擇而施

之正在足利尊氏尊氏之觀望已久自計我就朝
廷則朝廷重我依關東則關東重持是歸順不得
不喜迎而寵待事因可濟矣帝於是若能奮然出
其意表下詔曰汝降嘉矣然來何遲也前日兵圍
震驚行在罪亦莫大其速建顯功以圖補效則片
言之嚴痛於針刺頂門彼且色沮神愕妥屈顯口
以仰我餔而偶得一顏色之顧受一爵祿之賜亦
將欣荷感戴不置焉大者如此小者何足為慮然
我勇之與智非有大勝人者則天下之姦固不可

得而挫折而帝志專在速成偷安見其望隆黨廣
者一時倒戈而至驟然喜躍信寵交加寧我降而
就彼而不能使彼來而求我處分所有足可窺測
為尊氏者復何所憚而不為矣易云童牛之梏積
豕之牙此道也豈霸者之獨用而聖人之不由要
顧其心若何耳
帝賜宮女於新田義貞鹽冶高貞其後高貞叛附
足利氏矣古興業之主皆躬殪勁敵於長槍大劒
之下矣而方其肇造反側之徒猶為旅拒者素在

吾計所策與之執鋭被堅馳騁暴露不即艾夷未肯休息此其餘勇之優已有使人歆叛不能即叛不可得而逃者然後渥之恩崇之禮申之以土地爵秩而啗之以子女玉帛一時之遇又有大出所望者則雖驍悍凶勃之徒形沮機移勢挫而氣泄馴然已隨呼至矣帝亦似知是道也然原其意徒惡干戈之倥偬而恐虓武之難制計飾美姝以副至意冀得内外欸密而已夫色豈天下所以雖失乎此可得於彼彼其殘饕猾黠功利之徇者固無

為一娥眉戀戀不去之理而况其去六未嘗失所愛也（高貞叛後仍以所賜宮女為妻）誠使所施無不如謀而其詭回屈弱可鄙之甚王者馭物之大體而謂可然哉

用人　三條

帝之初思有為也故能處心橫慮久察而潛試一視而深任以求可與共之人往往靡失其明尊良宗良護良等之於子弟藤原師賢藤原資朝藤原俊基源親房顯家等之於文臣新田義貞楠正成那和長年結城宗廣等之於武臣良忠聖尋宗信等之於僧徒智能謀力能戰信能守誠惻奮慨共濟艱難死而不厭者彙出而聯騁爭為之用是其所以克勤數十百年不拔之寇而獲復先王大業也其明誠可謂邁前古矣而逡巡之際矜意自恣暱倿諛納讒謁向之所以為賢可任者外其人拒其言翻然如水火不相容上下蔽塞亂從而至與昏庸主同歸以終嘗以一人終始之相懸也若此則用人之術豈可徒恃其明而為也蓋思則悚悚則明

病之能殪人者謂之痞禍之能滅邦者謂之蔽人唯知寒暑疹癘之為崇矣是猶可復也而至痞之漸深以成痼則醫扁無所用其力人唯知盜賊强僭之為害矣是猶可克也而至蔽之漸深以成風則伊周無所用其制夫蔽也者必有物而然也雖中庸主孰不欲治且安唯其利之所萃必有圖篡貪寵之人不招而至内也探其所好投而中之誘熾攬擾蕩心眩視又其藉宮闈結左右有昏夜之獻以貨聲譽則善唯日騰焉遑覆實外也假威揚

恩據位持法以箝天下之口又其羽翼耳目中外布滿察其異己輒圖構害則惡唯日稔禍由敗露而群小相承交結阿徇禁默以為守己隱諱以為效誠應和贊歎于前腹誹目笑于後其或反耻正言者相與嗤誹沮斥不得相容於是乎隔戶之言阻如胡越斷然不相聞矣毀譽亂而忠邪混不知也府庫竭而閭里窮不知也災害起盜賊起亂起陛闥而不知也且其情塞怨咽禍結毒釀豈得不一旦決裂以至疽潰癰潰而至是驚悟噬臍乎已

而切齒乎人亦何及矣不加之察明早屏其人於四裔而可哉帝聽尊氏之間囚護良護良上書乞伸理朝士畏旨莫敢以聞後以附尊氏弟直義東去不知其被戕殺以速於亂蔽之患一至此哉雖然物之蔽我未嘗不由自蔽也苟使帝無惑准后之色則我之明固足以燭彼姦彼之智何亦得窺我計為人主者所戒果將焉在也如彼足利尊氏術行志成固可謂得計而其他今古之間布寵持祿善能機構為蔽上者往々罹主一悟危不可保

而幸而暫免益以速邦家顛覆首亂之咎逃匿無地及刃已交頸而不知其亦自蔽之甚也此又為人臣者所當深為戒也若夫士遇壅蔽之特亦可哀哉亦可哀哉

所以療病者藥石也所以匡惡者諫諍也人誰無病藥則復故人誰無過諫則可改此理之所最易知而多欲之累與好勝之私相擊不勝以至自欺而怫人此又人情之所最難免是以治朝之設官賓延道德禮敬大臣左多聞右廉節虞朝夕舉措

講觀維持以抑盈溢之氣不失畏勵之志而又擇其方嚴直亮者立為司過接以和顏情恕誘以屈懷諦聞使之微諷廣陳力爭允得而後已亦冀其繩一旦之愆不終遂非而傾亡也是時也雖輿人之誦猶在所采況居其職進其道者悉從聽納施行無乎所吝則自凡艷治之蠱心儉諛之蔽聰由以剗除開撤令正而事熙主心通而下情達歡欣流布治無不洽如是夫言之有補於人主而益於天下也顧非其養士氣之有素也則實難得使其

下出身以言而偶而得之人主或勃色飾辭罪廢之至手死抑其以主嚴之不立邪上之於下拉而斃之易如割俎肉而彼其可否獻替將以正道何所施我威也以為誹謗之不可赦邪下之於上誰喜揚惡以罹怒而彼其瀝誠抽懷將以誘善何所用我怒也帝亦有一藤原藤房所諫皆中當世要務一切不聽以縱其去可謂愚而愎矣余又謂積威之下可以死人故順意者勢有所易雖中人以下可以得冒鋒鏑而蹈湯火至其逆旨者則方禍

亂未見君臣娛樂之秋正笏而進觸諱犯顏以極言人所不言其為勢難於死自非有先見之明發以忠慨孰能與焉且夫死者將奮力於已亂以敵一夫諫者將杜禍於未萌以翼舉國百年之治其功較亦何如哉藤房其忠矣

經國令職

自源氏之干政也法度紛亂載籍亦缺豈以武人質畧情與功為朝士遂末尚其儀文並遺沿革大體之所係歟抑其疽食浸滛無明制故不顯言歟

建武之治莫得而徵所見者大畧已盖京官之制遵依前代特廢關白武人改從直隷番衛京師其領郡食邑一仍源氏舊足利新田楠那和諸將領二州若三州身掌禁衛永住闕下置奥州評定衆關東廂番習知其方土之事者充之武者所以新田氏之族為頭人新決所公卿為頭人以總諸道事務而記録所則大史外記判事及楠正成那和長年等參直大事於此諮議取決天子親臨焉又有窪所以武人參直天子親臨不詳何為而設也鎌倉遣親王鎮之輔以足

利氏陸奥遣親王鎮之輔以文臣北畠氏武人結城氏嘗讀帝送源顯家詔盖亦有意併一文武以故州郡之制或用國司文臣為之或用守護武人為之或國司守護並置國司固兼兵備而守護亦釐吏務又其遇文臣固厚而於武人有中興大勲績者雖其子弟族黨須爵割土恩亦有加矣然以其始之賞賜大濫駕馭乖方終之狥私偏納請謁也是以文臣且聚議思返古時武人多被寵遇賞賜濫自及論軍功邑土不給或奪公卿舊封以充之搢紳相忿言曰天下不復公家更歸武家按或謂帝專厚文臣而

嘗武人而武人已缺望無厭欲起而用源氏之
者誤也
制焉其它觀望窮降之徒叨獲寵及赴義從軍攻
城斬級之輩黙遺叙録而除勤王外患傳家人之
號失職縮跡降均編伍雖嘗下詔云自非賊黨許
因家世襲封食然而有司奉行不明往往隨被削
奪而衆怨交起巨雄崛起國以速亂

行軍置防 二條

將當四方未亂無間可伺之時歆以首事起兵者
必當入死地而後能尋生路耳故帝之謀北條氏

招僧兵集烏合以懸守窮山濟則幸矣不濟往其
幽囚流徙而我忠義諸軍所在互出以擾中原使
彼多事奔命兵疲民苦自搖根本則內訌交噬之
禍不得不發因而可圖也果得新田足利之歸附
則鎌倉六波羅一月而平矣法曰死者生之根審
主客而量勞佚廣援翼而明期會然後兵可以越
境導氏之東還也其地則舊巢其人則親黨其猶
魚歆湖而虎縱野乃令新田義貞將四方懷貳之
卒副以京兵東山兩軍約齊應失緣道郡縣並無

以為後拒退步之虞而孤軍深入決勝一戰敗必
矣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兵
形倚伏能乘之者常勝而乘於進也易乘於退也
難當賊之聲捷西上震撞熛烈猋集山壓坐據京
城而仰攻良岳勢方銳矣而帝乃命駕烏起棲保
山椒終使將士奮勵戮力合謀以成掃勦此何其
得於難也賊之窘敗東歸且不能行戰累敗飄揚
客土勢已折矣而官兵十萬唱凱輙還不肯馳徧
師處之海上及其再來莫復奈何此何其失於易

也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曰天與不取還受
其咎捍于水者殺其衝拒于敵者扼其喉足利尊
氏乘再燃之勢水陸兩道散漫而進而拒者戰合
殘敗露次以守湊津之范藉使善禦水軍於前而
陸軍臨背固非楠正成孤兵之所能策應及敵前
鋒將就岸拔軍赴之步者如走舟者如追而接戰
已酣顧視所陳之處則闃乎無人縱其大軍徐上
矣是其地形之失要害不待知者而後知而朝議
以謂王師有天助宜拒之外境遽發援兵數不滿

千區ニ奮臂相當其猶十夫行堤以遏江河之决不淺何待且夫兵者豈恃天命而為哉法曰無附於水而迎客又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守城之道二急攻則利嚴禦以却之持久則利招援以解之尊氏頓大軍于京中分遣將校送侵行在其計將緩戰遠圍漸以迫之而初也幸藉與兵入援以得士氣百倍故勝終也不用正成夾攻之策以致糧路梗斷故敗法曰四鄰之援避之勿疑又曰令遠邑別軍疾擊其後帝之兵一勝而三敗勝者在居困之初敗者在得志之日豈不以國之大事不慎輙失而法所云戰勝而將驕者敗者果信矣

自王迹之西創也歷代遷建不知其幾至桓武帝相攸山城以奠神麗實占沖和之氣而極民物之郁山河之捧環在當時亦稱天險矣盛哉桓武遷都詔曰今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勝可制冝号宜改山背國為山城國子来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号曰平安京今宜從之續日本記時運自替而地氣東關往昔所云荒裔之服者今日正為用武之郊其地臨天下之背居高制卑襟東洋控北奧逆嶺一帶限畫于前而平原千里斥落于内其俗尚武斷懷桀黠果毅輕死喜騎射宅無能驍姿大畧閒生古稱舉天下之力不能當武相二州是以源氏首開府于鎌倉而北條氏仍之雖足利氏每懷左顧之憂分子弟以管八州歆西面以爭中原者未嘗不據以為根本也乃於今之時眷夫王京遠之舟陸通便四當戰衝近之層巘内迫可以資寇而一水前縈殆可騎渡且其所宅雖中不足以扼關左而人亦已弱矣佃多則土瘠坐久則席溦使帝苟有深謀

宏圖足以回世則其計一舉東遷以處上游跨形勝坐鎮豪傑以鞏金湯於億載亦豈可知也耶如其不能也宜停牆宇之工而給湟埤之備節簪纓之食而峙糧餉之儲山如山門男山水如宇治勢多衛援地方運輸衢路並起屯衛控制聯絡以屏帝居則中夜有警堅臥不動焉至一再縱敵平進如践無人之境而倉皇奔越救絶資彈自取困蹶哉修大内而不論守其亦仍舊貫而已

十

驕奢

天下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而唯驕能害其心、唯奢能敗其身。因依凝結、終以至併天下而喪之。是世主所宜懸以為鑑。而前者蹶、後者踵、累々接跡於青史之上、何其禍之難拔也。夫二者無所不至。余嘗觀建武之政、舉其一端論之曰、為人之上者生以天下之富貴、自享自繈褓齠齔、輔以保姆媵御、濟其怡憘、縱其叱詈、莫或挫折違忤。及其既長知己所指命可以生殺人也、則臣庶外內孰不畏威而希惠者、順從趨走、候顏刺旨、爭奉其歡、使其

目之所見、常狃側肩諂笑、而耳之所聞、每狎謝恩上壽、凶敗死亡語、且有禁舉、而有中焉則贊以堯舜莫及、不中焉則枉為之辭、謂為時宜、誘奬是務。玩樂日新、此將漢以向嬰兒者、還之而流風相承以為君臣之儀當然也。以是而養焉、得不驕、即使自有所省顧、謂謙抑已甚、而亢倨侈慢之著心者將有以倍乎他人焉、則禍之成根也固久矣。帝得天駒、則有藤原公賢、盛陳故事、以贊時瑞、而後以其馬充急驛、召敗兵于尾張、發援師、則有藤原清

患誇張主威、歸之天祐、而殺將僨軍、危覆促至。其上喜侈大、下尚逢合、相得旦夕之間、以至併天下而喪之、不知也者、吾不責之於其君與其臣、而將詰其素養之不訓、與世習之不正焉。

土木

人主之欲國多端、然為之也有漸。自小及大、自近及遠。聲色之娛已備、而營繕之巧必興焉。嘗以人家事觀之、屋居之為物、支上漏、防下濕、并容而兼覆、務慮寬深堅牢、傳之子孫不傾且敗。及舉而為

之、必盡產之半、而後可成、則其價之重而費之廣宜莫過焉。帝王之家、外有九門重城之固、內有椒房掖庭之設、朝宁寢燕、以至廟社臺省百司所湊、雖其常制不能無者、猶且每興一役、充以一州賦幾乎不足、則其價之重而費之廣、亦宜莫過焉。為人主者不察會要、不量出入、驟然一有以起心、則必以舊址為窄、輒就恢斥、正殿可陋、別創構築、極意逞巧、盈花石而飾金珠、其為費將不貲、而加之嚴督急期、照燭夜作、費故倍焉。吏胥夤緣、乘時侵

盜費故又倍焉終至以傾府庫竭貢賦而民亦窮矣奢之厲民而速者莫此為甚豈可以忽而不省哉秦以天下之力作阿房未成盜賊起為楚炬所焦而帝甫歸闕命廣大内成輒為賊火所燼昔人已為秦憐之而我亦將為帝悲之焉

聚斂 三條

窮而後作法者雖巧益弊亦盡反其本矣夫斂猶漏卮也不塞之釁終日沃不見盈今者以人主之求求每易給而媚以小人彼羅此起雖資以奕世

之業連府之財不得不至匱且盡有司者乃感窺擬籌百方取以奉副而財利之議始起焉誠其所計有補乎國而不傷於民也而利之深入甚乎油膩其竇一開上下變指教主見其可智取無心乎艾改而煎斂於封殖害一矣教臣伺其旨向以圖恩獎掊尅之令將疊起害一矣教貪吏黠民緣為隱漏欺罔事皆賄成取償於官有積于此實闕于彼句覈靡棄而消耗亦多害一矣遂教民心操競逐來任僞竊相傾奪利權下移物價不平以致天下之財不知其滞聚之處與泄失之端又其傚成俗無以為怪則雖峻法嚴刑莫知所施而仁君賢輔扼腕欲釐革之亦將有不勝焉者害豈可勝舉哉夫財也者不自天降不自地生萬無有不取於下而能足於上之理則所謂巧也者雖乃神算而鬼計亦必不出張設名目以欺刼之或漁山澤之細利謂之為收遺或爭市井之畸贏謂之為抑末或縮庶司之經用而減百官之食俸謂之為節用及責之民則立說謂薄取諸一人而厚收諸

四海是可以使下無甚傷而上有洪補也夫浚民之膏猶刺人之血刺一指血見其無傷遂以連臂及肩無所不刺則必將大損其軀以至喪命彼深指于民利者見一施行後天下未即困斃以為計之中每有不足仍發故智自田之租戸之賦榷于酒改于幣以至鹽場鐵冶茶絹舟車關津店鋪間架荷擔追債而豫徴倍舊而創新又從率貸而助獻將見其根枯全剝慘及膚露甚乎頭會箕斂焉則其害之極豈不至覆亡而後止哉古巧取民稱

桒弘羊然終以致戶口衰耗而盜賊滿山非輪臺之詔下恭主嗣立則漢之事且不可知而帝亦巧其術收守護地租二十分一尋行鈔又尋鑄錢鈔之作傭此也其法之行甫一閱歲而兵興國破南遷不歸想當時民間囊箱盈貯印楮抱以悲歎者幾何矣以倭漢之事觀之所謂巧而益弊者其言皆可以驗而世之談經濟者每以殖財為務雖學士大夫亦云可謂暗哉

情原乎下而制由於上則政可以行欲縱乎上而

禁加於下則其政不可得而行雖行不可保久而民擾事沮徒招愁怨以止其於錢貨楮幣之事最昭々可見焉蓋穀粟布帛天下之實貨凡有口體者之所必需而弗可闕而五金之為物飢不可以飽寒不可以禦特以其精氣所萃生稀而品尊故天下之心固已貴而珍之矣當古之時俗朴而事簡日中成市抱粟貿布民之生亦自給及至中世智與文開巧與偽生治則繁其飾而亂則虞其備苟非有移遠輸多發滯通壅之術以濟其不足則

家國之務將廢而強暴之冠弗防飲食器什之微亦將失其所資聖哲之君有憂之取夫天地之所稀生天下之所常珍者為之制而權其用至其黃白子母等而差之亦皆據物性自然之所存依人心自然之所趨有以示轉輕致重之為利則寅々之民靡然從之事立而生遂矣此三幣九府之所以通四海施萬世不可得而廢而後世以楮易錢其道亦與是同楮之為物圓不足以充啖食被服而其品之賤又非可與五金比然自唐以來有飛

券有鹽鈔有茶引齎挈轉行實便於錢而天下耳目知夫方尺之楮可以動萬金之貨亦既久矣至如益州則民苦鐵錢之重私為交子以行市里於是乎官因其情以建其制寄重錢于上而通輕券于下一府千里之民長以為賴而南宋北金經元迨明其法施及海內與錢貨並行無所復礙（錢實數而楮虛名也以故楮法姦弊易生上下相欺非四海萬世所能通行也明季其法日替亦物性人情之自然爾）故以物為本而錢權之以錢為本而楮濟之古之政其豈不揆民情不酌時勢而妄行其私者

哉若漢武之為政窮奢極侈至不足而後創皮幣其他歷代或鑄小以多見數（劉宋鵞眼綖環以致商賈不行之類是也）或造大以售虛聲（歷代大錢如當百一當五十所用銅料實減當數亦假子母相權之名以斂一時之利于上耳）及夫楮幣之為弊則折閲不換廢棄無用抑配糴價侵用本錢宋之時既蹈而行之元季終至以楮為母以錢為子之議起此皆苟且欺罔摶利目前而群下重困物價騰湧併國用以失其寔矣可哀哉帝之時天下孰知楮之可以易錢者乃以供御缺乏莫計可支故驟然取遠外之

法施諸一世以謂上之所命雖瓦礫可寶用也原其意之所由而推其害之所究當時雖使南幸之駕未促乎歲月而其斂利於上加虐於下以至怫物情聚衆怨官民並沮而不可行焉者亦當與前世同乎敗轍而況其傾覆蕩播之禍最烈且速者哉嗚呼後之行錢其能原於民情邪否乎

財之耗也始乎溪主之縱欲而終於汚吏姦民之冒利乎前已悲而道之而天下更有泄失之永患人々不知其所始與其所終建武之時僧兼好云

者審論而警之矣何其識之卓而見之遠也其言曰唐貨自非藥物皆屬無用古亦有言不寶遠物勿貴難得貨夫我邦五金之旺實盛乎萬國發為義氣內肅外剛懷廉知恥決于取捨而明于死生雖自以華夏文明而處者不能之若故金者斯民所稟之秀而我土所萃之精也精之所萃必待千年而後成其生也稀其用也貴固非如艸木沙石之蕃且殖而乃歲々發掘在々挑採以丘委于海次而番輸于舶底夫洋茫々一去不返蓋其所出

之數一年千則十年萬以至百年則萬而萬引之數世算成不貲勢卒不能不至乎盡猶之好侈者月入十金而日費一金也溺色者竭膏枯髓待斃于歲月而不自知也及其問所以為計也則果能用宋人茶馬相易之利邪蠻奴轉易之所得邪漢和明欵通關互市出不得已之謀以中其欲而緩其寇邪彼與浚然一無所當而又問其所易以得者則文綺細縠滌絲毳布以至寶貝珠翠鬆硃鈿礦奇香矜求不可得而衣食之物皆臻駢致殆徧

海宇而有之不見何所益無之亦不知何所損要皆不過耳駭目眩貪遠異以狥觀美焉耳唯其數百年來相承相效上下貴賤用是成好亦遂用是成禮商賈奴婢之輩莫不腰珊瑚而戴玳瑁近聞一富商蓄珊瑚大小數十顆以供觀玩而莫之佩別索外國無名宝玉以為腰具客問故答曰珊瑚易致估價有限若佩之者不為儕輩所鄙笑不可用也珊瑚且鄙而不御世之尚異極侈亦甚矣哉雖乃儉士達人之厭浮費薄祿賤吏之苦高價者寧且舉貸典賒負債逃逋而必收買以務誇鬪實亦迫勢之所然嗚呼民之惑亦尚矣雖然觀之美亦

人情之所不能無而先王之所因以修禮也苟有豪傑之主超視遠圖欲以移一世之觀者出於其間斷然不卹小害不顧小利麾夫珍異無用之物於萬里而去之然後因我所固有而致其飾就彼所嘗輸而立其制為之章程等差以施王朝候國而及士庶鄉閭之間倡以踐履之力示以得失之實施以緩急之序又有嚴令明刑以從之則歲月之後靡風頽習漸就革戢自凡衣服之章燕饗之具皆内足不外求而蜀錦齊紈戎罽蠻琛繼而日

臻無所復用天下之觀斯以移矣觀移則尚殊尚殊則侈成侈成則化久是其為道不止革弊于一時而遂將奮我邦之至寶於千萬斯年而靡失焉若夫藥料水土之不可課種而醫治之需不可得闕者我土所宜課農播種宜及冊籍儀圖可博考參取以資我實用而知彼情偽之類則宜貿以諸雜貨可歲生可力作之物而及其不給也乃棄黄白以副之是亦理勢之所不容已而刻金之歲出於海外者若是之寡則鑛之日息於地中者自當相償思多

寡相濟天地之常理苟能節而出之則土之所生豈不足移易以供民用哉苟不能然精寶之生生自有限豈復得以貿無用之玩而無盡哉予惡無好之為人矣然是言之有裨乎當世實足可嘉而其生適在後醍醐帝之時故併而論之

總論

帝之怠於德也多矣志滿而欲縱亂于本而忒于儀其何以正朝廷與百姓而法紀貿亂總攬失當佞人用諫臣徵復何以綜郡國而操機密由是祖

業再墜不可振復使許多忠義之士無辜之民委
鋒鍔塡溝壑禍緜〻不熄焉可不愼乎歷叙其德
以利而終孟軻氏之所戒吾其無感哉吾其無感
哉

跋中興鑑言

勢知不可而義有不可已者任義則事僨矣義知
不可而勢有不可止者徇勢則道缺矣當二者相
雜之際雖固權輕重審終始積慮殫智以徼倖得
中其機完其功而其能使勢默遷于暗〻之中義
順行于昭〻之上若春陽融物而疾風被草舉天
下事莫施而不如意者則特在德焉君子其可不
豫以養之哉仰惟列聖承化政與俗簡時稱無爲
自中世多故治亂相踵逮至後醍醐帝圖濟恢興
成而復顚則其處僭之方馭攬之術與夫閫閾之
遂貨利之細嬓惡得失沓然並集陳而論之大有
以爲世戒者今乃敷暢條次總之三節以造斯編
冀以儆漢廷之援秦暴而唐人之述隋奢也嗟以
予言之拙而議之陋也苟有願治之君以自照則
雖過千歲其明亦將有不蔽者歟

侄正誼校

發行書肆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一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兩國横山町壹丁目　出雲寺萬治郎
同　下谷御成道　紙屋德八
尾州名古屋本町三丁目　菱屋藤兵衛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河內屋源七郎梓

新井白石　著

白石遺文　拾遺

東京府舊刻本

據東京府舊刻本影印

白石新井先生傳

先生諱君美。字在中。初名璵。一字濟美。號白石。又有紫陽錦屛山人天爵堂勿齋等之號。（先生與佐久間洞巖書。多署竹谷。竹谷與筑後國音相似。蓋出一時遊戲。非別号也。）江戸人。其先新田二郎源某削髮爲僧。居上州新居。因以新井爲氏。新井與新居。邦音相通。父正濟。仕于久留里侯。（土屋利直。）明曆丁酉。侯邸火。正濟從寄居于內藤政親柳原邸。而先生生焉。侯因呼之曰火兒。天質岐嶷穎悟夙成。三歲時能書大字。侯愛其幼慧。召置膝下。一日盛岡侯（南部利直。）來。一見異之曰。吾無嗣

子。請養以爲子。侯曰。是侍臣之子。非吾兒也。曰必賜吾。吾待其長。當與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携觀戲劇。後諳之。於人一無所遺忘。正濟歎曰。是兒非常。將大與吾門矣。及十歲。常給事侯側。代書。殆若老成云。侯卒而正濟辭仕。嗣侯頼直無道。延寶四年。臣某等謀廢立。問之正濟。正濟不可。六年春。事發覺。頼直逐臣某等。先生亦坐父與謀。放逐且禁錮。時年二十二。先生倜儻不羈。自負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既而折節讀書。都下富人河村瑞賢欲妻以女。且請以三千金所買地。爲勤學資。令其男說之。先生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微傷其腮。俄而風雨晦暝。忽失所在。而有大龍先于他山。龍即嚮所傷小蛇。而其瘢幾一尋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小蛇也。後來與家之日。其瘢豈小哉。遂不從。於是家滋貧。而苦學不懈。通經史百家。久留里侯國除。後仕於古河侯。（堀田正俊。）天和二年三月也。會朝鮮來聘。迺詣客館。與其學士等唱和。韓人爲序其陶情集。中歲始遊於順菴木下氏之門。以該博見稱。後有故致仕。去之日。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

已。隱居都下。處貧晏如。順菴欲薦先生於加賀侯。適加人岡島仲通慼然語先生曰。僕多年遠遊落魄。而老母衰頽。倚閭待僕。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幸得君先容。得釋褐本藩。則吾願足矣。先生以告順菴。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舍美薦仲通。順菴嘆曰。衰世人情日趨偸薄。如卿實不易得也。乃推仲通。或謂先生曰。子嘗仕除封之人。且所師亦不遇之人。假令學優。恐無起身之期。須改所事。而圖榮顯也。先生笑而不答。喩之再三。先生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今吾既無君父。獨有師也。

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囬路諸子。豈從陳蔡之厄哉。元
祿六年。
文昭公在藩邸。召爲儒職。待遇日渥。每進講畢。必賜坐
使說國家遺事。十四年。命新撰列侯譜。七月起草。十
月脫稿。其譜三百八十七家。始于慶長庚子。終于延寶
庚申。凡八十餘年間。往來沿革備載之。乃　命曰藩翰
譜。寶永元年。公立爲儲副。將入西城。先生就間部詮
房言曰。凡天下之事。臣嘗進講。今亦何言。無忘則幸甚。
後　公謂詮房曰。君美之一言。予一日不敢忘也。先生

家居二十餘日。或曰。同輩皆薦擧。子盍求之。先生曰。予
乃藩邸之舊學也。不可不以禮進退矣。遂不肯。無幾召
爲侍講。如藩邸之時。撰俳優考進覽。蓋有所諷也。六年。
公繼　大統。賜采地。歲租五百石。命以文學給事
中。事無大小。必召而諏之。七年冬。以事使京師。八年春。
還報稱　旨。冬十月。朝鮮來聘。叙從五位下。拜筑後守。
命掌其事。凡驛傳供給之制。進見饗賜辭見之儀。所
建白多施行。詩文筆話。韓人服其敏。目稱甘盤云。十一
月。以前後功。倍賜采地。爲千石。金銀改造。海舶互市。亦

命與議焉。先生寢病數十日。使市正正直問病。歸報
曰。思慮傷脾。元氣頗衰。四花灸及萬壯。猶未有驗也。
公顧正直曰。嗚呼君美憂世之心。實深矣。豈特萬壯之
灸所能治哉。正德三年。公病甚。奉　旨有所議。十月。
大喪。執政議　儲君喪服。林祭酒信篤曰。　儲君年
未滿七歲。無服而可矣。先生駁之曰。　儲君雖襁褓之
中。而立承　大統。不可無服也。乃引證古義。與信篤辨
論。執政遂從先生議。初　公恨我邦久廢冠服。上下無
章。欲制禮改俗。屢與先生議之。先生乃著經邦典例。詳

記制度沿革之事。先生又請欲鑄造銅字活板。以周布
經籍于天下。皆奉　命未行。　公薨。無幾　儲君亦不
幸早薨。而先生漸老。無意當世。廼杜門謝客。日夜以典
籍爲樂。先生著述三百餘種。今所存者僅三之一。尤長
詩。其豐腴馴雅。直與盛唐諸名家相頡頏。由是四方爭
傳。以遠海外。清翰林鄭任鑰所序白石餘稿。今行于世。
年六十有九卒。實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十九日也。男明
卿克家。
論曰。先生自少肆力於倭漢古今典故。慨然有以天下

自任之志。而身際清明。得施其所蘊畜。聲播於朝野。眞可謂千載一遇矣。國史古事記等。往往聱牙難解。而國學者株説蔓論。誕妄滋甚。先生以博覽多識之力。精讀國史。其有可疑焉者。則或驗之人情。或參之漢史。故其所論著。大有裨於後學。後之讀國史者。折衷於先生。其可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白石先生遺文目錄

上卷

史論

垂仁皇后之禍

景行拜彥狹嶋王。爲東山十五國都督。

仲哀崩

古事記不係神后之事

應神非十四月生

應神位定矣

讀仁德帝紀

武內大臣釋寃

大連之亂

馬子弑帝

新羅質子

東史多訛

日本府建置沿革 原文失題

大化元年八月。縣鐘設匱。

孝德改新詔

天智崩 原文失題

下卷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弁省官員 原文失題

關白阿衡 同上

報在唐僧中瓘牒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祖遺日本書跋

題靖臺實錄

南嶋志總序

采覽異言序

題采覽異言後

蝦夷志序

與土肥元成書 此以下三篇。文不全。

論互市權場 原文失題

律呂說 同上

白石先生遺文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卷上

史論

埀仁皇后之禍

古事記略曰。皇后母兄沙本毗古王。開化帝孫。彥坐王子也。王陰蓄異志。因誘皇后。謀以簒立。卽授匕首。教之曰。方其酣寢。乃得從事焉。帝嘗晝寢。枕后膝而臥。后憂心惙惙。及此因思我兄所謀。若是之時也。不覺泣下沾帝面。帝驚寤曰。我今夢暴雨自沙本來。一小錦蛇纏我頸。是何祥也。后乃嗚咽。以其情告。苦請伏罪。帝曰。非皇后之罪也。卽發近縣卒。命討沙本毗古王。王嬰城而拒之。后徒跣而出。自後門走入于城。時后旣有娠。帝勅莫急攻之。及后生子。男也。后抱寘諸城外曰。天皇若以爲子。幸賜收養焉。帝乃募壯士曰。並獲其母。及后授皇子。因欲執之。髮髢衣珮。觸手皆絕。遂不能獲之。古事記云。天皇欲必獲皇后。乃選軍中多力輕捷之士曰。併取其母。若身若首。隨手所觸。急捉而獲之。后心亦疑之。乃自髡。戴其髮。玉緒

及衣。皆用酒令腐。故其所執皆斷裂。遂不能獲耳。玉緒者。絲繩貫玉以纏手。爲之飾也。帝使人問曰。凡名子。其母名之。此兒以何名。后對曰。當今城中火作而生于此。宜稱本牟智和氣御子。本火也。牟智貴也。和氣別也。古男子稱。又使問曰。養兒如之何。曰。宜擇于諸母與可也。又復問曰。后宮之事。當繼者誰。曰。妾聞旦波比古多多須美智宇斯王之二女。淑範懿行。宜皆爲內助耳。皇后遂與其兄。焚死于闉中。

古事記。智下。有能字。

嗟呼后與聞兄謀。其力不能回。亦不忍不告。旣以告矣。豈復忍令我兄獨死于罪乎。方其有娠。忍死須臾。使其生兒。幸得所託。天也。及城將陷。對帝之言。委曲周悉。皆當于理。非其視死如歸。而能若此乎。嗟亦烈哉。帝當其大義。則滅其親。而今觀與后相問。猶及其後事。何其哀也。雄略之世。有曰狹穗彥玄孫齒田根命者。雖行不軌如王。而罰弗及厥嗣也。泰哲曰。有罪無罪。予曷敢越厥志。古者仁人恭行天之罰。豈復有他哉。蓋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不可得而私。亦不可得而避也。帝於是舉。則仁之至義之盡矣。甲辰三月二十七夜燈下書。

敢下。恐脫有字。

景行拜彥狹嶋王。爲東山十五國都督。

初崇神命皇子豐城入彥。令治東方。及帝之世。東方大亂。天威一震。海外有截。帝乃使王嗣前業。莅于舊邦。蓋以東人之望也。東人傷王不來。竊取其屍以歸葬焉。嗟夫東人慕王如此之切。乃其追思前王。久不忘也。非皇子之化。及人深且厚。曷能至此哉。周人思召伯。而愛其樹。況於其子孫者乎。王之子御諸別王。克世其德。甚得兆民和。東人率服。來獻其地。卒使廟廊之上。莫有東顧之憂。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斯之謂與。厥後子孫受姓者三十二氏。世承其祀千有

餘年。善之所積。其慶有餘。豈不信哉。帝八十一子。未有一人受大國者也。而帝亦惟其德。委王父子以東山十五國事。是亦可以觀其無所容私于天下焉。昔賢論二南之化。以歸于文王之德。帝之爲德。可謂至矣。甲辰三月二十五夜燈下書。

仲哀崩

諸史帝紀事可疑極多。帝爲日本武子。而崩年五十二。可疑之甚。說見于前。帝嗣位之初。乃幸角鹿。去巡南國。遂討熊襲。至穴門國。駐蹕七年。莫有一事所紀焉。既而

即上。恐脫小字

度海。至橿日浦。進擊熊襲。軍敗而還。崩于行宮。擧皆可疑。而其尤可疑者。一旦宮車晏駕。事出乎曖昧之間。蓋是二皇子兵。所以問其故也。三史紀事。皆有少異。而古事記止言不聽神言。不言被中賊矢。舊事紀日本紀皆謂帝自擊賊。失利而還。而不言其所戰是爲何地。則古事紀疑近矣。美竊謂帝不聽神言。可謂英明之主矣。鄭人拒王師。射王中肩。漢祖擊黥布。爲流矢傷。唐皇征高麗。白羽落眼中。宋主伐契丹。兩箭中股。已而漢宋二君。卒爲之崩。事皆彰著。鍾巫祭神。春秋不書魯公之薨。柱

斧戳地。古今以疑宋祖之崩。我於帝紀。未免疑也。曰。武內宿禰請帝以夜召神。及帝俄崩。左右皆無侍者。果其然。則大臣亦與其事乎。曰。吾何知其不必然也。雖然。公時年百餘。元老四世。而其輔翼少主。亦猶有似陳相安漢。狄公復唐者。魏志曰。女王事鬼道。能惑衆。以予觀之。惟其非有神託后。而后能託之神也。安知后卽託斯人。而取信於天下哉。不啻一時取信於天下也。雖曰百世。能使天下之人盡信之矣。異哉。

古事記不係神后之事

舊事記帝皇本紀。終仲哀世。而列神后於本紀。自後六十九年。繫神后之世。日本紀仍舊史書。古事記則與之異。仲哀書崩書葬。乃繼之以應神臨朝天下。太后攝政。削而不書。蓋是其帝紀所以削僞定實。卽此書撰錄第一義也。美每讀國史而至于此。廢書而嘆。以謂實是國論之難斷者矣。昔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曰。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宋胡氏(安國)以爲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擧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遜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嗟我載筆之臣。原仲哀之崩國難。應神太后所出。而以恩掩義哀哉。然婦居尊位。以干天統。非常之變。豈翅夫人遜于齊之比哉。至若范氏(祖禹)唐鑑一書。則黜武氏之號。繫中宗嗣聖之年。後之說者。稱以爲深得孔子春秋之義。及考亭朱氏(晦菴)資治通鑑綱目編。故從唐鑑書。古事之作。於唐鑑書也之相先。三百餘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蓋其爲義則一也矣。嗟亦偉哉。古事所載。此非其作者之旨。卽天武勅語

也。故今此書。一從古事例。雜取舊史。亦惟所以廣其異聞也云爾。

應神非十四月生

應神爲仲哀遺腹子。天下以疑其非仲哀之子也。舊史則以爲仲哀九年春二月崩。皇后有娠。是歲秋九月。皇后西征。適當其開胎。乃自取石挿腰而祝之曰。事畢還日。生於此土。冬十一月。還自新羅。十二月。生皇子於筑紫。此蓋據當時流俗。解釋其疑之言而書。若其然則應神以十四月而生也。豈亦不可疑哉。且其取石之說。或曰。取之筑紫怡土郡。(見于筑紫風土記。筑前風土記。日本紀畧。與之同耳。)或曰。取之火國彼杵郡。(見于萬葉集山上憶良鎭懷石歌序。)或曰。取之對馬嶋。(見于八幡愚童訓。)或曰。取之新羅國。(見于古事記。)地之近遠。事之先後。其說紛紜。既已如此。且謂其石在逸都郡兒饗野西。(逸都。卽怡土也。事見于筑紫筑前等風土記。兒饗野。萬葉歌序。作深江村子負原。)大小二石。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八寸。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八寸。(見于筑紫風土記。)或曰。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重四十一斤。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重三十九斤。(見于筑前風土記。)或曰。大者。長一尺二寸六分。圍一尺八寸六分。重十八斤

五兩。小者。長一尺一寸。圍一尺八寸。重十六斤十兩。其大且重。豈此可押著婦女裙腰間者也耶。如古事記所載。則與之異。仲哀以壬戌六月而崩。皇后西征。還至筑紫國。始生皇子。遂至末羅縣。（卽今肥前松浦郡。）時當四月上旬。釣其河魚。後因爲土俗故事。（日本紀以爲仲哀崩年四月事。若據古事記。則仲哀壬戌六月崩。蓋其所謂四月。當是癸亥之年也。）因是推之。應神在胎。亦非歷十四月之久者也。（古事記所書。應神之生。不紀其月。若使其界爲冬十二月生。則去仲哀崩僅七閱月耳。若其明年始生。亦是去仲哀崩八九月之間矣。）蓋夫仲哀暴崩。應神後生。天下疑焉。古俗謬解。欲神其事。後史附會。以徵其言。是以愈傳而愈失。遂爲曠代疑義矣。天武詔。削僞定實。欲傳後葉。宜哉。

應神位定矣

古事記云。忍熊王死也。故建內宿禰乃從太子將禊。歷淡海及若狹國。至高志前之角鹿行宮而居焉。（淡海。卽今近江也。高志前。卽越前也。）夜夢伊奢沙和氣大神。（日本記。作去來紗別大神。）曰。我以吾名。易皇子名。對曰。唯命是從。神曰。明早與皇子。期于水濱。我則將易名之幣焉。乃寤。如期往。已有毀鼻入鹿魚。盈滿于浦。（鯙鮪。俗呼云入鹿魚。毀鼻。謂其鼻傷也。）皇子謝曰。賜我御食之魚。因稱其神亦曰御食津大神。今謂氣比大神也。（古食讀與氣比同。氣比又作笥飯。後隷敦賀郡。）魚之毀鼻。有其血臭。亦呼其地。云血浦。今謂都奴賀也。（角鹿。讀云都怒我。後還敦賀郡。）及還。太后置酒設宴。乃自作歌。建內宿禰代皇子作答歌。是所謂酒樂之歌也。（二歌並見古事記。酒樂之歌。猶言燕歌也。）日本紀曰。神后十三年春二月。命武內宿禰從太子令拜角鹿笥飯太神。太子至自角鹿。是日。太后宴太子於大殿。舉觴以壽于太子。因作歌。武內宿禰爲太子答歌焉。二史所書。皆可疑也。古事記則以爲太子祓禊爲忍熊王死之故也。日本紀則以爲太子至于角鹿。拜笥飯大神。而不言禊與易名也。唯其易名一事。僅見應神本紀注。若夫祓禊。以爲夾神常事。故畧而不書乎。然其令太子拜笥飯神。亦是何故也。果據古事記。則忍熊敗死。當在太子年十三四時耳。考之魏志。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正始八年。遣使說相攻擊之狀。卑彌呼。猶此云女王也。狗奴國。猶此言氣比國也。卑彌弓呼素。猶此云皇子忍熊也。（卑彌弓。猶此云日御子之語。呼素。猶此云忍之語也。）正始八年。歲在丁卯。仲哀崩年壬戌。以至于此。旣六年矣。古事記。仲哀崩後。

凡敘其事。皆不紀年。蓋此所以傳其疑也。氣比大神。史皆不言是何神也。然神與皇子。相易其名。則神之所稱者。太子初名。而太子所名者。神舊號也。日本紀注。以爲大神本名品陀別。太子舊名去來紗別者是已。據史成務同母弟五百城入彥（古事記作五百木之入日子。成務無嗣。乃立爲太子。太子先薨。）故以仲哀生品陀真若王。王有三女。長曰高城入姬（古事記作高木之入日賣）次曰仲姬。季曰弟姬。應神竝納爲妃。仲姬即仁德母后也。應神御諱與王名同。則知氣比大神。即謂品陀真若王也。初仲哀西征而不復。二皇子是問焉。天下亦疑少主非先帝之子也。王帝室懿親。於仲哀爲近。皇子皆沒。尚有王在。王故太子之子。與仲哀爲從父昆弟。仲哀二年春二月。幸笥飯宮。夏四月。親征筑紫。蓋命二皇子及王。留守行都。及後忍熊戰敗。駕船泛湖。欲走行都也。意者王皇子之黨也耳。建內宿禰欲徼福假靈於先帝。鎮撫百姓。乃修舊宮（古事記。建內宿禰造假宮。於高志前之角鹿。）翼戴太子及王以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且使王與太子。相易其名。所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也。於是乎則天下始定矣。古事記書太子還自角鹿。以終仲哀之世。乃繼之以應神纘承大統。其旨微矣。古文相因爲義。要自可以爲意通。亦可以有據耳。如氣比大神。史文不明。然參之景行成務仲哀及應神

等紀。則可以見是故太子之子。而一時宗盟。亦爲仁德外祖矣。古文亦多假借譬況之言。蓋以有諱直言其事也。如此一節。除惡爲禊。言將禊。謂其鮮仇也。歃血爲盟。言血臭。謂其共誓也。古呼王國爲御食國。言於我賜御食。謂其以天下授之也。太后酒樂之歌。其喜可知。蓋非平生之驩也。食津之爲氣比。血浦之爲角鹿。流俗傳聞事出二說。類亦惟多。不要強辨而可。凡讀古史。例亦當放此。

讀仁德帝紀

吾讀帝紀。而後知人君務財。天下之不仁。莫甚焉。帝之不仁。可謂甚矣。然天下號爲仁聖。無他。蠲除天下三年賦役耳矣。夫飢者莫擇食。渴者莫擇飲。民之苦虐政。殆有甚於飢渴焉。帝發政施仁。民被其澤。蓋古今之所不及。而帝親行之。宜乎天下之稱以爲聖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先王親其親而仁其民也。吾竊怪其澤足以被于生民。而恩無以保妻子兄弟。帝於其仁。是誠何心哉。史載帝作壽陵事。而今所存山陵陂池。其廣袤皆與諸陵式合。古者帝陵之制。未有如此之大者也。因此推之。帝嗣位之初。躬行節儉。以惠其民。蓋所謂將奪之。固必與之者與。史亦稱帝之末年。妖氣稍動。叛者始起。於是輕賦薄斂。以寬民力。則果其奪之矣。雖然帝不遠而復。修其政令。天下復安。二十餘年。嗚

呼帝亦英特之主也哉。甲辰。五月二十日。

武內大臣釋冤

應神戊戌年夏四月。遣武內宿禰監撫西方。大臣毋弟甘內宿禰以其兄反謀告。帝遣使誅之。大臣乃自嘆曰。嗟我無罪而死耶。壹岐直眞根子曰。公之無罪。天下共知之矣。躬自詣闕。披陳其情而死。未晚也。世人且稱吾酷肖公形貌。請我今代公死。卽自伏劍而斃。大臣悲慟。竊自脫身浮海。而南抵紀水門。直赴闕請罪。帝叟加按問。昆弟爭辨。遂不能斷。乃勅二臣。請神探湯。探湯。北史云。每訊冤

獄。不承引者。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卽此。弟則敗矣。大臣遂欲殺之。帝勅赦其罪。美曰。管蔡流言。周公以懼。雷風動威。成王乃悟。武內宿禰帝室懿親。勤勞皇家。歷事四朝。年殆二百。及其探湯。僅免一死。嗚呼君臣之義。兄弟之恩。雖曰聖智。亦爲難能也。其他則又何說。若夫壹岐直則可謂死友矣。豈亦易得者也耶。甲辰。閏四月。君美書。

大連之亂

大連之亂。史所紀多可疑也。敏達崩。有太子可立。而用明以弟傳位。其一也。皇弟穴穗部皇子。與大臣大連。共殺前

也下。恐脫殤字。

朝委任之臣。其二也。用明幸于河上。是日得病。瘡甚而崩。其三也。按字書。瘡。楚莊切。刀傷者。成瘡。南史。虎魄療金瘡。又瘍也。移長切。曲禮身有瘍則浴。此云瘡者。不知是何瘡也。有人告急。大連退去。聚衆於家。其四也。中臣連兕詛太子。其五也。大臣稱敏達皇后令。殺皇弟及宜化皇子。乃與諸皇子共誅大連。而太子不與焉。其六也。史稱大臣之妻。大連之妹也。大臣妄用妻計而殺大連。雖其事不詳。然大臣妄殺大連。大連之死。實非其辜也決矣。史稱皇弟欲奸後宮。大三輪君拒而勿入。皇弟忿之。遂欲斬之。亦曰。皇弟陰謀王天下。詐殺逆君。何其所

言前後乖異也。美竊以謂敏達七子。彥人最長。立爲太子。而非皇后所生也。用明本蘇我氏之出。而大連亦自利其仁弱易制。遂共定議。大三輪君受任前朝。久典樞機。皇弟與二相共謀殺之。除太子之黨也。至大連爲姦謟所構。與衆有隙。中臣連兕詛太子。及後其附于太子。而舍人乃殺之。亦其事情可以觀矣。用明旣崩。大臣又欲舍子而立弟。用明有六子。嫡弟卽崇峻也。其兄卽穴穗部。旣長。且多權畧。素善於大連。故誣以姦亂。而枉殺之也。大連亢厲凌物。無弘致遠識。無乃其取禍之道乎。萬勇敢義烈。能使

其犬爲已先之。而不能使一百人爲主先之。豈彼所乏。亦在將略乎。抑亦其所遇不幸也。大抵事以成敗論者。兒曹之見也。天下凡事唯有義之當否耳。中臣象二皇子之形以詛之。上宮刻四天王之像以祝之。其愚一也。幸而事成。則號曰聖吾未之信也。太子超然處外。不累於時。可謂肥遯矣。皇孫入承大統。以爲百世之宗。舒明是也。天之與有德者。豈不昭昭哉。甲辰八月二十日草。

馬子弑帝

美曰。馬子逆謀。自帝嗣位之初而兆矣。史以爲其聞帝

指猪之言。乃圖不軌。非也。曰。然則其立帝者何也。曰。大逆之亂。馬子殺帝母兄。當是時。帝莫有可加之罪。而并殺之。衆心必有不服者。故立之以慰其心。蓋亦不得已耳。殺兄而立弟。其弟非人則可。使其弟而果人也。則必報其怨。雖庸人孺子。亦知其當然也。況姦邪如馬子者乎。始其立帝也。獨計以爲我之於彼。有援立功。彼以怨報德。我必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帝有英氣。彼恐變必生肘腋。竊伺帝動靜。於是宮人左右皆爲之耳目。帝朝發一言。馬子夕必知之。帝心有所貯。彼盡已知之。豈必待其指猪之言哉。吾故曰。彼其建議復興任那。乃其逆謀已決之日也矣。征西之役。勇將悍卒。盡出在于外。譬之猛虎去其爪牙。匹夫搏之。猶僨孤豚。大軍一出駐師于外。內難既定。乃召之還。未始有使一矢加之敵也。其詐謀可以觀已。軍志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征西諸將仗鉞握兵。無敢一人反旆廻軍。以討其賊。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皆顧其家也。三輪君死。馬子曰天下之亂不久矣。蓋其逆勢既成。能使天下弗敢動。則彼先爲之措置規畫矣。甲辰八月二十四日草。

新羅質子

日本紀曰。新羅王波沙寐錦既降。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爲質。高麗百濟。亦皆稱藩。因定內官家。卽是所謂三韓也。注云。新羅王宇流助富利智干出降。一云。擒王斬之埋于沙中。乃留一人爲新羅宰而還。王妻欲得王屍以禮葬焉。誘宰以利。且約爲其妻。宰密告其所。王妻乃與國人共謀殺宰。埋之地中。舉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天皇赫怒。乃發大兵。旌旗舳艫蔽海而西。新羅舉國震恐。乃殺王妻以謝其罪。美按婆娑寐錦新

羅王號也。婆娑寐當讀如伐飡。錦當讀云尼師今。舊讀錦如字音者訛。據古事記及魏志帝紀。太后親征新羅。適當助賁尼師今之時耳。新羅稱君曰尼師今。猶言王也。初伐休尼師今太子骨正先死。及伐休死。大孫助賁尚幼。次子伊買之子奈解稍長。國人立之。奈解以女妻助賁。奈解將死。遺言以其婿助賁爲嗣。其俗呼王族爲伊伐飡。助賁以王族爲君。時稱曰伐飡尼師今也。微叱己智波珍干岐。一作微叱許智伐旱。東史作未斯欣。或作味斯欣。波珍干岐。舊說云冠名。謂其爵號也。干岐或作旱岐。伐旱私記云伐音勃。

是七干岐也。三品。伐旱一品。干岐東史作波珍飡。亦是王族之稱耳。註云。宇流助富利知干。宇流東史作于老。助富利知干東史作舒弗邯。職名也。史註以爲國王者訛。據東史新羅沾解尼師今三年四月。是歲己巳。太后親征後七年。當魏嘉平元年也。倭冦新濟。初倭使葛耶古來聘。王使舒弗邯于老攢之。舒弗邯職號。于老人名。奈解尼師今之子。訛解尼師今之父也。于老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王怒。遣將軍于道朱君來侵。王出居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致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人執之。積薪燒

殺之。乃去。後倭使來。輿地勝覽作味鄒王時倭大臣來聘。于老之妻。請于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倭怒。來攻金城。不克引去。葛耶古不詳。于道朱君卽大矢田宿禰。彼此方音轉訛耳。姓氏錄曰。神后西征。及還。留大矢田宿禰於新羅。爲鎭守將軍。將軍彥國葺命曾孫難波宿禰子也。彥國葺子大口納命。大口納子難波宿禰也。將軍娶新羅王女。生子。長曰佐久命。次曰武義命。佐久者。對馬祖。與史訛所云。留爲新羅宰。卽謂大矢田宿禰也。云宇禮妻誘殺新羅宰者。流傳之謬耳。東史以謂後倭使來于老之妻使人殺之。蓋得之矣。

東史多訛

初新羅納款。以微叱己智干岐爲質。太后攝政五年春二月。新羅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許智伐旱卽微叱己智也奏請曰。臣今聞使者之言。我主收臣妻子爲孥。而不知其情。伏願天慈。臣往而視焉。太后許之。乃遣葛城襲津彥送致之。襲津彥與使者共至對馬。泊鉏海水門。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載微叱旱岐令逃歸。結草爲人。臥于床上。曰微叱智病矣。襲津彥使人看病。乃得其狀。執三使者。焚而殺之。進至新羅。

本一作㮚。

次蹈鞴津。拔草羅城而還。爾時所俘者。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四邑漢人之祖是也。葛城襲津彥古事記作葛城長江曾都毘古武內宿禰第六子。蹈鞴一作多多羅。卽今朝鮮東萊縣多大浦也。草羅一作歃良。卽今朝鮮梁山郡地。桑原高宮並屬葛上郡。忍海後陞爲郡。佐糜後改佐備。屬河內石川郡。姓氏錄桑原三姓皆出漢高帝之後也。微叱己智東史作未斯欣。曰初新羅奈勿王死。嗣子幼弱。國人奉實聖而立之。實聖金閼智裔孫也。實聖常恨奈勿質己於高勾麗。及立爲王。欲害其子以報之。遣未斯欣於倭。卜好於高勾麗。以爲質。復令人殺其長子訥祇。訥祇乃殺實聖自立。明年春。新羅遣歃良州干朴堤上如高麗。迎其次弟卜好而還。是歲秋。復遣堤上迎季弟未斯欣。堤上詐爲叛者。浮海入倭國。於是倭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上未斯欣爲鄕導。行至海嶋。諸將密議滅新羅。執堤上未斯欣妻子以還。堤上知之。勸欣潛還。堤上獨寢舟中。晏起以俟欣遠行。倭人詗知欣之亡。縛堤上追之不及。倭王怒詰之。對曰。謀成吾君之志耳。倭王備極慘毒以脅之。終不屈。遂燒殺本嶋中。訥祇慟之。贈大阿飡。使欣娶堤上

後允恭下。恐脫安康。

女爲妻。堤上婆娑王五世孫也。美按國史載微叱己智事。與東史未斯欣事頗爲相合。微叱己智。未斯欣。彼此方音轉訛耳。東史以爲訥祇王二年事。三國史記。或以爲元年事。東國通鑑。他書則不記其年。並訛。參諸國史古事記。及魏志。帝初記。新羅以微叱己智爲質子。是歲癸亥。魏正始四年也。訥祇以丁己立。實是晉義熙十三年也。世之相後。百七十五年。是其訛一也。東史以朴堤上爲婆娑王五世孫。輿地勝覽亦同。卽據東史。婆娑王以漢建初五年庚辰立。在位三十三年以永初六年壬子死。自漢永初。至晉義熙。凡三百餘年。夫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果使其爲婆娑五世孫。豈有得爲訥祇時人也耶。是其訛二也。據國史。及訥祇立。稱藩大國。北史云。新羅百濟以倭爲大國。並仰之。是也。四十二年。訥祇當國。據舊事紀日本紀。直允恭安康雄畧之間。若據古事記。則歷仁德履中反正允恭雄畧之六朝矣。歸誠効順。奉職無闕。我安有聲罪致討之事哉。是其訛三也。凡此三者。其事昭晰。不待深辨。至如襲津彥。天朝宗臣。帝室外戚。履中外祖。功業勳績。著在國史。其所俘漢人。厥後子孫。亦有登于仕籍者。史書所稱。可得而考。或曰。東史載未斯欣質于倭。自倭還。卒贈舒弗邯。皆係

載上一有籍字

之歲月。其事必有據。且稱慈悲王四年春二月。納舒弗邯未斯欣女爲妃。其子炤智實爲未斯欣外孫。豈彼國乘不可信者也哉。曰。即據東史新羅王實聖元年春三月。遣未斯欣質于倭。二年春正月。以未斯品爲舒弗邯。委以軍國事。七年春二月。王欲遣兵擊破對馬嶋倭營。舒弗邯未斯品諫之。乃已。是後未斯品莫有復書。且不載其爲誰氏子。未斯欣未斯品。其名相近。流俗因訛。史載記書。遂承其訛。併而爲一。是其不審之過耳。未斯品蓋訥祇弟也。東史載訥祇十七年夏五月。卒。贈舒弗邯

者。舒弗邯未斯品也。慈悲四年春二月。納爲妃者。舒弗邯未斯品也。日本紀繼體二十一年九月。新羅遣彌至己知奈末貢賦。微叱己智。彌至己知。方音相同。然其人自異耳。東史作于高麗之世。號爲粗略。況於三韓籍無徵者乎。三韓載籍無徵。三國僅有國乘。粗畧大甚。出于朝鮮李克墩之言。天朝舊史。即謂舊事紀也。旣成于三國鼎峙之日。而本紀新撰世紀等書。雖係外史。亦皆當時實錄。互可以證。即謂百濟本紀百濟新撰高麗僧道顯日本世紀等書也。若彼東史之作。在乎千載之下。而出于三國之後。載筆之士。綴拾補葺。僅取于舊聞遺事。實惟存十一於千百而已。屬辭比事。尤多牴牾。豈可盡信哉。後云東史

訛亦皆做此。美亦按新羅使者汗禮斯伐。舊讀伐音勃。即是史註作宇留助富利智于。東史作于老舒弗邯。亦是彼此方語之轉耳。于老一死。史註以爲髖脚抽筋。斬而埋之。東史以爲擯相失言。執而焚之。眞是兒戲也。豈有若此事哉。今據國史。于老亦是坐死于未斯欣事耳。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即二人名。其中必有彼云朴堤上者。殊方異言。其詳難考。可惜哉。三國史記作堤上。余麻。東國通鑑作歃良州于朴堤上。他書皆作朴堤上耳。但據其文。則毛麻利叱智蓋斯人與。國史云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載微叱旱岐。令逃新羅。蓋謂其首謀者也。

日本府建置沿革

日本府建置沿革。史無明文。今不可考。私記引草本日本紀曰。日本府舊作倭宰。日本紀註云。凡王人奉命爲使三韓者。自稱曰宰。言宰于韓。如今言使也。考姓氏錄。初加羅東北與新羅間。中有上中下己汶地。方三百里。其土肥饒。二國相爭。更互攻伐。加羅使使來獻其地。請得一將軍。鎭撫方外。以紓內難。天朝乃得其地。始置彌麻那國。彼稱國宰曰吉。是崇神末年也。彌麻那後云任那。其治謂之府。其官謂之宰。猶後之筑紫太宰府帥。

韓一作魏。

魏志云。置一大率。撿察諸國是也。及神后西征。新羅服降。百濟內附。遂定比自㶱。南加羅。㖨國。安羅。多羅。加羅。乃取南蠻忱彌多禮等地。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邑。望風自降。蓋古辰弁二韓之域也。乃分南蠻忱彌多禮。以封百濟。於是每國置宰監之。乃置太宰於加羅國以治焉。是爲任那府。（加羅又作意富加羅。卽大伽耶。說見于前。後凡傚此。）凡其所屬十國。總而稱之曰任那。其官各有位號。宋書曰。平西征虜冠軍輔國等將軍。蓋謂之也。後十四年。新羅不朝。乃討其罪。天將受新羅二美女。移兵擊加羅而滅之。加羅

王出奔百濟。來愬于朝。神后大怒。更命將出征。復建加羅。（此云加羅。卽駕洛。又作加耶。乃是安羅多羅加羅等宗國也。伽耶大伽耶。史混而爲一。恐非。今姑從舊文耳。）自是之後。六十八年。新羅又不朝。削奪四邑。是歲仁德乙丑年也。其後二十六年。而伐百濟。先是百濟枕流王薨。王子阿莘尚幼。季父辰斯簒立。以故乃問其罪。國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莘爲王。阿莘立無禮。削奪忱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是後七十年。雄略大擧伐新羅。討其不朝也。天兵進入王城。王棄城逃奔。旣而諸將不和。遂引軍而還。後九年。高麗入寇百濟。百濟

王蓋鹵敗死。帝賜王弟文周久麻那利地。安輯餘衆。復建百濟。文周文斤相尋而薨。乃納故王蓋鹵從孫末多。立王百濟。其後八年。任那府宰交通高麗。欲據任那王于諸韓。百濟發兵擊而走之。後十四年。百濟廢王末多。而立斯麻。斯麻蓋鹵庶子武寧王是也。武寧旣立。內賂宰臣。請任那四縣。朝議以爲可許。遂授其地。是歲繼體壬辰年也。明年。百濟復請己汶地。伴跛亦請之。其地亦旣賜百濟。伴跛以怒。乃擧兵叛新羅。遂因取南加羅㖨己呑及卓淳等地。任那之滅。實本于此。後十四年。大發

兵衆。收復新羅所侵地。會筑紫國叛。海道隔絕。軍不能進。更命將出征筑紫。二年克之。先是百濟王武寧薨。子明禮立。是爲聖明王。聖明亦請以加羅多沙津。爲朝貢之路。乃依其請。加羅失其津要。深怨天朝。自是之後。遂絕不來。加羅一云伽倻。古狗耶韓。卽是安羅多羅加羅等宗國也。是年使使于安羅。令安羅風諭新羅。以還南加羅㖨己呑等地。初加羅與新羅婚。而後相失其驩。新羅遂拔任那八城。於是加羅王入朝以告。乃勅使于安羅者。和二國之怨。天使驕傲。新羅怒而復拔任那四邑。

加羅亦厭天使凶暴日甚乃欲逐之借兵于新羅百濟天使邀擊百濟兵舉城固守百濟與新羅攻之一月勢不可下遂拔任那五城而還欽明卽位之初勅百濟以復建任那於時任那非舉國盡滅也地壞日蹙無復往時矣古稱每國置宰至是惟有加羅安羅二國日本府已其他變衰亦可知也新羅自創開邊隙以來好辭甘言卽以昔初建國之制爲言輙曰百濟以割賜之地還于任那則弊邑亦還任那地尚復何論朝議紛紜初無奇策遂以興復委之百濟百濟乃議曰我豈敢違背明

詔遮斷貢路哉蓋朝旨亦及任那四縣加羅多沙津之事也當是之時新羅內犯高麗外侵縱使百濟撤南韓之戍（卽任那四縣也）則任那失守可翹足而待矣參諸東史加羅安羅送款新羅有年于此至如拜彼官爵受彼冠服本朝恬然置之不問而不知國實被其潛賣也當時議臣謀國如此其左尚何以興復爲望耶豈不謬哉百濟所論諸國敗亡之由悉得之矣其後任那之滅一如其料何其驗哉然其射一時之利基百年之禍釁端旣啓誰復救哉且其圖興復機事不密責讓安羅指斥其罪以激衆怨遂招外寇旣知王國之亡皆由乎內應貳心之人也殷鑒不遠何以復循故轍乎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其慮也深矣（甲辰八月初二源美艸）

大化元年八月縣鐘設匱

堯舜之事而義有可疑則學者何所折衷太史遷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如是而已世言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吾嘗疑焉而考諸虞夏之書孔子之言果皆所不言蓋其事始見管子書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尸子曰堯立誹謗之木漢文帝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王世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諸書所載皆有異同衢室之問事見列子文帝詔不斥其名諸註家皆謂堯時然也吾聞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鄭夾漈春秋考序語）蓋其言見於文帝詔而古稱以爲堯舜之事是以學者樂聞其言信而不疑習而不察然其實則非堯舜之事也虞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曰知人則孔

予所謂知也。安民則孔子所謂仁也。能哲而惠。則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舉皆出乎聖人之言。而其言之不與。猶且如此。而堯舜之德。巍巍乎所以後聖之不能及者。誠其在此。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蓋自唐虞之世。博求天下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耳。難者曰。九重深嚴。固非叫閽之可聞。萬邦遐曠。或有寃民之無告。故設謗木置諫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曰。不然也。堯咨四嶽。薦舜于天。舜亦咨四嶽。薦禹于天。乃

命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言君之善政由其臣也。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非君能自明。爲臣不能盡力也。夫冕之有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若夫聰明深察。不能任賢。以謂吾能使嘉言罔伏。勿虐無告。則非吾所聞也。曰。古者所稱。旣已如此。亦不足信與。曰。經之所言。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且管仲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稱。

焉。尸子晉人。尸佼撰。佼爲秦商鞅之師。而全書不傳于世。其雜出諸書。如曰。孔墨皆弇於私也。其言頗與鞅相類。而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耳。曰。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吾讀鞅書。然後知其師所以爲教。亦出乎告訐。假託聖人。以飾其說也。其爲法之弊。變爲誹謗妖言之禁。其勢有所激之也。至漢興。自除秦苛法之後。諸儒輩出。有誹謗進善之說。及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而不知其說本出於刑名之學。而非聖人之事也。曰。然則誹

謗妖言禁之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王遂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召公之言。是

而下恐脫經字

則夏書遒人徇于路之事而民之有口胡可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有議亦皆叔世之事耳魏太武懸鼓於闕左梁高祖置函於公府所以廣言路而達寃民也然南北二主皆不免其亂亦何望唐虞之治乎哉僞周武氏置四匭以受四方之言於是告密蜂起亦如秦之先也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雠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亂亦極矣因此觀之謗木諫鼓豈必爲堯舜之事也耶吾故曰世之所稱事出乎聖人而義有可疑者考之於經而所不言則其非聖人之事也決矣甲辰九月晦草

孝德改新詔（改新之詔前後凡三當通考已）

太古以來歷世綿邈文獻無徵不可考信已大抵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之時也中世已降亦猶漢初兼有封建郡縣之制也逮及孝德世天下盡變爲嬴秦郡縣之制矣昔在上世五方之國各有君長散在山海間大小强弱不能相統一神武開國之初封其有功乃命爲國造者凡八爲縣主者凡三當是之時王畿獨有中州之地國造縣主頗受封於其中其餘諸國唯與之正始耳崇神之世始封皇子鎭撫東方後定男女調役皇子分封邦國貢賦皆自此始景行丕承基緒以揚前烈四征邦庭大拓土宇而帝八十餘子受封者七十七人更封宗室爲東山十五道都督犬牙相臨統制天下於是國亦有別焉（所謂別王是也）成務嗣德始分天下國郡縣邑各置官長其爲國造者凡九十又四餘則不可詳考蓋猶周有五等國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藩輔京師（古事記云天皇定大國小國之國造大縣小縣之縣主日本記作令諸國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國造縣邑所來尚矣蓋成務所制國郡則有國造伴造焉縣邑則有縣主稻置焉與別通爲五等魏志云官曰多模副曰

卑奴母離多模卽伴造也卑奴母離卽夷守也夷守見景行帝紀北史云官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戸置一伊尼冀如今里長也十伊尼冀屬一軍尼卽國造也伊尼冀卽稻置也據舊事紀古者國造有一百二十餘人北史所書頗與此合稻置之制我史不詳北史所書最爲詳悉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耳伊尼冀之冀或作翼者訛）初垂仁始置倭屯田稱爲帝皇之田猶周人所謂天子之田也其官曰屯田司屯田屯倉卽始于此景行乃令諸國興田部屯倉蓋古者耕田之業猶不足食凶年荒歲最多艱阨於是勅令諸國制其土處其民務稼穡廣蓄積以備災害其制猶後之義倉也（義倉見令其始未考古言曰部卽民也此云屯倉猶言蓄聚之倉也）延及安閑制置屯倉於西南

諸國凡十三所。其中三所在東國耳。又乃令有司主掌其田租事。自是而後。經理寬閑之野。墾闢膏腴之田。分命官司。以掌其政。史不絕書。所謂兼有封建郡縣之制是也。景行皇子倭武薨。因定武部。曰欲錄功名也。名代入部。實始于此。厥後仁德爲皇后太子及諸皇子。定名代部。皇后湯沐邑。太子諸王食封。亦皆自此始也。清寧無子。置白髮部舍人膳部靫負等於諸國。白髮者。取帝名也。武烈安閑皆循其故事。謂之子代入部。蓋以其無子故置之。因謂子代。皇后無子。亦置焉。名代子代。殊號而同實耳。置之之

制。其詳未聞。亦猶漢時陵邑。徙天下民。與田宅守陵也。初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長陵邑萬户。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陵內器物。又有園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清寧無子。因定子代部。以憂萬歲之後。其祀遂絕故也。其置舍人膳夫靫負等。猶漢時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部曲之民。亦猶漢時陵户耳。凡名代子代。餘皆倣此。至於孝德創制立法。國郡縣邑。廢其君長。始置百官。制其祿俸。使天下之命。繇係於一人。改諸祖宗之也。亦猶更姓改物也。若其罷名代入部。詔責之以山川官族名。其所諱也。夫以諱事神周道也。我之前

世。未有所諱。猶夏殷之世也。夏人尚忠。殷人尚質。周人尚文。譬如夏葛而冬裘。是其時然也。若使周人責夏殷之忠質。亦猶責於冬者。責夏之葛者也。嗚呼其亦不思之甚哉。若夫名終將諱之。改其所名而已。晉廢司徒爲中軍。宋廢司空爲司城。魯廢二山。以其鄉名。未聞其併官與山而廢之也。晉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改具山敖山。以其鄉名山。古不墓祭。陵有園寢。自秦始也。古宗廟之制。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

新物。月令云。先薦寢廟是也。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夫送死之禮。卽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全也。旣以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後擧廟中之主。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愍葬卽遠。豈得已而爲之。

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於四時大廟之祭礿禘烝嘗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以爲孝之至也矣帝始廢陵邑似矣雖然大廟之制未之有聞則曷若仍其舊貫而愛敬之意猶有所存焉魯人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帝之似者其斯異乎魯人之所學與亦貴之以部曲官民分居國縣遂使父子易姓兄弟異宗一家五分六劃爭訟之起職此之由夫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枝分派別千塗萬轍且士類以氏族相尚厥來久矣允恭誇定氏姓事在于清寧置標代民之前然地勢相傾更相排詆古今之弊終不可改至其不肖子販鬻松檟依托富貴衰世之俗人無廉恥抑亦誰之咎與古者宗子之法所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也降及後世所以不重其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是以其族散而忘其祖遂至於父子無親而兄弟相訟若欲天下相與親睦必先自宗法始尊祖而敬宗先王之道所以尚之也若其廢封建詔以謂分

國郡縣邑各置已民割山川土田以爲私地妄作其主兼幷劣弱夫自太古以來有土之主皆神明之後其他亦皆社稷功臣帝室懿親也有令德以襲其封一尺之土一民之衆祖宗不以賞私德君長不敢貳于己亦何私己之有帝疾其兼幷而欲以天下奉於一人則其爲兼幷孰大焉昔秦併天下以爲郡縣帝亦併天下以爲郡縣其事雖同其義大異秦滅六國諸侯猶其敵國也廢三代制度猶其異姓也帝之所滅者社稷世臣也其所廢者祖宗舊制也秦之創制天下皆知其惡矣帝之

變法天下皆稱其善焉何則後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以其利爲自利之也故其流之弊以傳乎萬世天下亦皆不能知之也悲哉請試舉其一二而論之古者國郡縣邑之主皆神明之後奉其先祀者其後既亡其祀既絕不可得而考天下神祠著在祀典者凡三千一百三十二所此自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古之神人有功烈於民者也帝家宗廟置而不論其神明之後以奉其祀者獨有出雲國造焉耳矣其餘則不知其祀是何神而其後是何人也蓋此無他帝變法之後如

其神明之後。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況其衰門舊族。散徙四方者。歲時欲祭其先。則其祠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而其著在祀典者。官命有司。祭古之明神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也。上世以來。胙土賜姓。其載在史籍者。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事漏舊典。皆所不及者不與焉。此皆古者神明之冑。帝出之裔。冠冕之緒。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者。而今其姓氏以傳于世。僅存十一於千百。豈其君子化鸖。小人亦化爲猿者也耶。蓋此

無他。帝變法之後。高門右姓。名爲世官世族。無有尺土之奉。使其土無常君。其民無常主。況其衰宗落譜。亦皆栖栖爲東西南北之人。間有乘風雲之會。崛起於草萊。策名於廟廊之上。安知非其爲帝出之裔。神明之冑。而其德在人之後者哉。雖然遙遙華冑。其所由出。不可信也。因此觀之。天下有神多歆非類。天下有姓妄認遠祖。蓋亦可知也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夫受命於天。爲生民之主。而絕人之後。奪人之利。天下之惡。莫大於此矣。秦三世而亡。其族帝二世而滅。其宗皆反乎爾者也。夫自作孽不可逭。如此夫。甲辰十月六日燈下書。

天智崩

昔人相傳。帝幸山科。騎馬入林中。不知所之。又曰。帝馭上天。羣臣葬其遺舃。又曰。是舃化石。於今猶存。帝王編年。水鏡。揚鳴曉筆抄。或曰。帝之終不可詳也。故曰。升天云爾。史之所書。何足盡信焉。美曰。黃帝得仙。騎龍升天。帝亦其然乎。萬葉集載帝挽歌凡九首。中有如言昇仙之事者。豈非是所以有後世紛說邪。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辭。我史

於天智天武之世。亦猶定哀也。諱尊隆恩。臣子義當然也耳。雖然大津皇子以叛書。則凡纂逆之罪。見於斷例。亦自明矣。若彼上天之說。姑存疑而可也。

白石先生遺文

方恐而

白石先生遺文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卷下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初白鳳十一年八月。詔曰。凡諸應考選者。宜撿其族姓及景迹。方後考之。若雖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選之色。

古未有姓。唯有名號而已。賜姓命氏。自垂仁始。蓋其命之姓。貴其功德也。神后攝位。三韓內屬。而秦漢及韓人揚于王庭者。亦以其名號。賜之爲姓。（王吉師村主美吉之類此也。）是後士類相尚以其氏族。流習所狃。煽以成俗。貴種庶姓。紛爭莫定。蓋習夷貊之俗也。（天竺北狄其種姓耳。）貴允恭之初。乃下明詔。質諸鬼神。正其眞僞。萬姓一定。天下服矣。天智三年。制定冠位及氏上。氏上。猶言宗子也。立之所以奠世繫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注志謂國誌奠定也父子相繼爲世世所自出爲繫奠世繫則知祖宗之本源。）先是皇極之世。蘇我氏臨誅。悉取圖籍投火而死。姓氏亡譜。嫡庶爭長。至是家有異言。人有競心。

初蘇我氏亂。船史惠尺急收國志。而獻于天府。九年。乃因舊貫。編造天下戶籍。（所謂庚午籍也。）地望旣分。氏族自別矣。天武差第閥閱。始爲之制。凡有司選舉。不問賢能。必考氏族。遂改稱姓。以分高下八等。古語拾遺以謂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誠有故也。天武以纂弒而得天下。其高爵大祿。所以寵異之。皆其所謂壬申功臣也。至若別生分族。多所升降。加之以銓總人物。專任門地。天下靡然。好誇地望。其弊則狃勢利亡禮教。一如西北胡俗然。東方仁厚之風。於是變矣。（弘仁姓氏錄所載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而今猶存者。僅不過數氏而已。其餘則世莫所聞焉。嗟其帝出之裔皇別。神明之胄神別。豈得悉化爲鬼魅耶。抑古之名門右族。赫赫乎當時者。世胄陵替。貴賤無常。遂致此寥寥耶。蓋必有故也。我未得之辭。）

幷省官員

光仁寶龜十一年三月。太政官奏略曰。古者人稠田少。而有儲蓄。由於節用也。今者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糜費也。臣等商量當今之急。省官息役。上下同心。唯農是務云云。於是每司幷省。各有其數。

沙汰冗官。古之善政也。蓋古之時。天下之民。莫不有田。

亦恐衍

人生五年以上。皆給口分。女及家人奴婢。減三分之一。凡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其在官在役。租賦調庸。各有除免法。鰥寡孤獨。貧窮老廢者。收養給侍。皆有其法。凡無子者。聽養四等以上親於昭穆合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旌表門閭。悉除課役。五位以上。則有位田。有職田。亦有功田。有賜田。其餘則有祿俸。爲官解職免。則咸皆歸田已。是以官員增。則戶口減。農業廢。田園荒矣。故曰。省官息役。唯農是務。皆古之善政也。或謂當今之務。亦唯在并省官員。以足

國用已。蓋不思之甚也。及王政衰。文武異制。而兵農既分矣。於是民世其業而不從官。士類唯有祿。以代耕耳。今夫一奪其俸。亦將使之焉歸耶。孟子有言。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無不爲已。嗟其仰事俯育。皆失其所。父母凍餓。妻孥離散。彼將何苦。而惜其死。果其行之。適足驅而爲羣盜而已。古之善政。豈復如此乎哉。若欲彼善。則盍反其本矣。

關白阿衡

宇多仁和三年十一月。詔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基經。以關白萬機。漢宣帝卽位。霍光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關白之號。所由始也。或曰。光孝卽位。太政大臣藤原朝臣還政。乃詔令關白萬機。關白之號。自此而始。或曰。清和讓位於陽成。乃勅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攝行天下之政。元慶四年十二月。勅改攝政之號。爲關白。乃拜太政大臣關白。卽始于此。蓋皆可疑也。考諸實錄。貞觀十八年十一月。清和讓位於皇太子。勅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保輔幼主。攝行

天下之政。如忠仁公故事。元慶四年。拜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爲太政大臣。策命曰。攝政之職。猶自如舊。蓋太上勅旨也。是月。太上崩。八年二月。陽成避位。光孝卽位。乃勅太政大臣。百官總已。以掌庶政。凡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下。以其辭職也。仁和三年八月。天皇崩。是後史亡。其有所考。據扶桑略記。仁和三年十一月。宇多卽位。是月。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奉表辭職。乃賜詔曰。萬機巨細。皆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後奏下。太政大臣累表固辭。再詔有言。曰。實惟社稷之臣。

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太政大臣不肯視事。四年二月。勅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准三后。賜年官年爵。如忠仁公故事。太政大臣報奏曰。奉去年閏十一月勅。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但未知阿衡之任。若關白何。仍持疑久矣。伏聞博士等奏言。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則知阿衡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乃宣勅曰。朕之本意。關白萬機。頼其輔導。今省來表。驚嘆已甚。故今復述朕意。太政大臣自今以後。總掌衆務。兼領百官。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

下。朕將垂拱而仰成已。蓋此史之遺文也。由是觀之。前者之說。皆非其實也。夫伊霍之事。實非人臣之福。太政大臣躬當大任。顧託惟重。遭主昏亂。國家將危。敢決大義。以安社稷。蓋非其志也。而今承明詔。以遵霍光故事。其心不自安。累表固辭。亦申命之。阿衡是任。與懼愈深。失其舉措。及寵錫命降。遂不得已。奉表謝恩。遜言以辭。於是上亦曉其意。宣勅一依前朝之詔。蓋夫前朝之詔。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下。乃是關白之事。然是之時。未有其名也。乃至仁和詔。卽言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後奏下。又曰。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職名關白。卽始于此。後人追稱之。以謂光孝既有關白詔。非其實也。或曰。阿衡之詔。左大辨從四位上橘朝臣廣相所草也。時人難之。因勅博士等議。僉曰。阿衡殷也三公官名。三公坐而論道。無所典職者。太政大臣持疑累辭。以其無所職故耳。非若子之言也。曰不然。蓋時人難之。以謂商書曰。太甲不惠于阿衡。是則非美事也。然商頌有言。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又言。爾尚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何所難之有。且其博士議曰。阿衡殷

世三公官名。三公無所典職。亦非也。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孔穎達曰。以謂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豈是殷時三公之通稱也哉。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三公至是始有定制。而未嘗特置也。周公以冢宰兼太師。烏得謂之必無所典職哉。總而論之。則阿衡之言。未必失之。而博士之議。未必得之。太政大臣遜言以辭。其憂也深矣。享保庚子十一月十一日夜。燈下書。散位源朝臣君美。以呈新川平秀才。乞刪正。

報在唐僧中瓘牒

右牒見于菅家文草。僧中瓘表不可得而考。謹據牒旨。蓋朱褒欲通天朝。使中瓘爲之先容。且爲唐家問天朝修聘之事也。按唐乾符初。黃巢倡亂。所在兵起。朱褒本永嘉賊。以其中和元年秋七月。陷溫州。自稱刺史。寬平六年。是歲甲寅。卽唐乾寧元年。而褒領溫州。（此事在牒中。）十四年于玆矣。是後天復元年夏四月。褒卒。其兄敖自稱刺史。是歲辛酉。天朝延喜元年也。又據寬平六年秋九月。菅公奏請令公卿議遣唐進止狀云。在唐僧中瓘去

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之錄記。唐家凋弊載之具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雖區區旅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伏願以中瓘狀。下公卿博士等議。（今略此狀。）蓋是歲秋八月。以菅公充聘唐大使。紀朝臣長谷雄充副使。故公有此奏。廷議遂罷其使。東西聘問。此後遂絕。

謹考。魏晉宋隋之間。天朝世有隣好。蓋以西蕃諸韓壤地相接故也。唐龍朔初。新羅叛亂。與唐掎角。滅我屬國。以煩天討。結難累年。唐亦悔其過。遂立扶余氏之後。冠蓋相望。來請渝平。天朝兼前愆。復舊約。蓋亦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故也。初隋氏已前。彼此往來。路由遼陽。諸韓滅後。每從南道。海洋浩渺。風濤叵測。飄蕩沈溺。前後相繼。幸得生還。亦極其險阻艱辛狀。是以奉使之家。命下之日。父母妻子。憂念悲別。如送死然。顧其時縉紳諸生遊學之徒。以附行者往往有焉。經書藥材。凡百服玩。有無相易。以利生民者。亦未嘗無之也。當世之人。雖有知其弊而一切因循。視爲故常。無敢正言以建其議。蓋夫聖賢之道。載在六籍。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

則其政息。苟求其道。則文旣在玆矣。且天地之生。五方物性。各自有與其人相宜。萬國之人。養生救死。豈必資之於彼川廣藥材耶。（日本專尚川廣藥材。見于彼方書。）古之仁人有言。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何不反其本也。菅公拜其命之日。不敢以躬之故。避其嫌疑。直言正論。能除歷代之弊。以爲後世之法。遂使我天朝與彼謝絕西域。同其盛德。其功豈不偉哉。公之精識。天地爲之震動。斯人無容復置其喙。雖然夫人之情。安其所常爲。無故變其常。勢必不行。當是之時。若非有中瓘之言。其議或有所不行

焉。嗟呼若彼中瓘。異教之人。猶不能忘本朝於萬里之外。真可謂盡其誠矣。據菅公之謫〇己亥九月美草。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永元年。宋主附呉佑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誠。

右宋徽宗重和元年書。首尾文缺。見元永考例。謹按。永

觀初。僧奝然浮海而西。宋太宗召見焉。因獻本朝職員令。皇年代記。各一卷。太宗乃歎天祚遐久。文武僚吏世襲祿位。顧謂宰臣曰。此蓋古之道也。嗟呼宋主夙夜寅畏。不敢暇逸。苟易其玩物之心。爲祖宗求治之心。則豈有狎侮之至于斯也哉。燕雲之地。彼自不能取之。而欲徵方貢於萬里海外。抑所謂不知其量也。且彼自矜中國之大。而其尺一之詔。附之賈竪。亦何褻其體也。宜乎客死朔漠。非其不幸也。白石跋。

元世祖遺日本書跋

蒙古之禍。古今之大變也。我叔世已降。天下之權。以有所歸焉。言外戚之權。禮樂征伐。以有所出焉。言武臣之權。逮於政在大夫。指北條氏事。則其變豈復爲小哉。蓋其漸之所由來尚矣。指文德幼子事。立文永弘安之閒。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見于元史。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逆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殆庶幾乎。享保己亥八月。白石跋。

題靖臺實錄

辛丑之秋。亡友高子新來過小齋。飲酒娛甚。語及臺灣亂。矣乃戲之曰。今年市頭蔗糖增價乎。臺灣多出蔗糖。子新曰。何也。曰。頃歲唐船來說海寇梗路。皆是奸商射利之術也。子新曰。朱一貴明帝遺胤。臺灣鎭鄭氏故國。豈是尋常海賊比邪。曰。昔項氏起。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也。近時明制。宗室命名。必以五行字。今聞朱名。非所以從民望也。果使其爲明宗室。則是赤眉劉盆子耳。今者獲觀清人所錄靖臺紀事。吾愀然曰。恨不

與予新共讀是書也。然嚮使臺地米價莫有官吏出入。貴賤異用。客子雖獰。曷能倡亂。於傳有之。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嗟呼小人務財。其慘毒至此。而記者以謂。有此一蠹。亦唐虞三代。所時有也。豈其然乎。甲辰初夏中旬。紫陽源君美跋。實錄曰。廣越之人。其人多亡命。無妻子攜挈。臺中人名爲客子。性尤獰獷。○此四月。臺地米價。官吏出入。貴賤異用。民多蹋譏。奸民云云。遂與客子等。謀通爲亂。○又記多臺地災祥。

南嶋志總序

流求國古未有聞焉。始見於隋書。曰。大業元年。海師何

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後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天朝史書。不紀其事。然據彼所書。則知其國既通于斯矣。考諸國史。曰。推古天皇二十四年。掖玖人來南嶋朝獻。蓋自此始。是歲實隋大業十二年也。曰邪久。曰掖玖。曰益久。曰夜句。曰益救。東方古音皆通。此云掖玖。隋書以爲邪

原稿缺十二

遠。蓋此其所謂者也。且如後漢倭國列傳所載。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以爲倭國之極南界也。魏晉以前。天朝未有通中國者。所謂我極南界。卽是古南倭也。其傳併載夷洲澶洲。而鮮卑傳亦有檀石槐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之事焉。吳志又曰。大帝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等。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所絕遠。卒不得至。但得夷洲數十人還。是時亦莫有異邦之人。來擾我邊境者。據西洋所刻萬國全圖。本邦及流求蝦夷。竝在海中洲嶋之上。或絕或連。以爲東

方一帶之地。其他可以爲國者。如蹕丸黑子。亦未有之也。然則鮮卑所擊者古北倭。後所謂蝦夷。而吳人所至者亦是古南倭。後所謂流求而已。若彼二國。方俗雖殊。然方言頗與此俗同。如其地名。與此間不異者。往往在焉。且夫後漢魏晉以來。歷世史書。竝傳我事。而有與我不合者。蓋與彼南北二倭。相混而已矣。世之人。繫以爲其懸聞之訛。非通論也。初隋人名曰流求。其所由未詳。曰自義安浮海。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𪚺鼊嶼。又一日。便到流求。義安卽今潮洲高華嶼。後俗謂之東番。卽

今台灣。龜鼊嶼卽今其國所謂惠平也嶋。明人以謂熱壁山。又謂葉壁山。古今方音之轉耳。據此而觀之。流求本是其國所稱。而隋人因之。亦不可知也。國人之說曰。永萬中。源爲朝浮海。順流求而得之。因名流求。明洪武中。勅改今字。蓋不然也。隋世旣有流求之名。而元史亦作瑠求。且據野史。爲朝始至鬼嶋。其地生萑葦之大者。因名曰葦嶋。明人又以謂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出世法錄。蓋亦不然也。其國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爲流求。且謂國無文字。豈有取虬浮水中之義也哉。不强求其說可也。其國風俗。隋書所載最詳。後之說者。因而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往封其國。及還上使琉球錄二卷。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館。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爲得其實也。前者寶永正德之際。中山來聘。美每蒙　敎旨。得見其人。采覽異言。因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豈能得無訛謬於其間

哉。雖然美嘗據國史考之。於隋及歷代之書。證以其國人之言。古之遺風餘俗。猶存于今者。亦不少矣。乃紬繹舊聞。以作南嶋志。庶幾後之觀風諭俗。以有所考焉。享保己亥十二月戊午。源君美序。

按己亥其四年也。清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記琉球事。甚爲周悉。觀其序。則其書之成。在康熙六十年。而當我享保六年。然則後南嶋志之著。卽二年耳。

采覽異言序

昔天敎之來。起自番舶通利矣。法本出于大西邏馬國。西南諸國。鮮有不奉其敎者。蓋敎之之術。所以惑世溺民。其甚如此。我自國初。乃設其禁。而舊染汙俗。弊亦滋甚。及寬永間。嚴申戒令。諸番互市。一切沮之。嗣後番人來獻。以求關市。明正典刑。驅之出境。久之其黨少弭矣。寶永戊子秋。薩州管內。多禰海上。忽有大舶一隻。隱見出沒。已經數日。竟指西去。是日嶋中見一人被服如我俗。而語不可曉者。州卽報長崎。尋送到官。有司歷問海商。皆莫能曉其辭。獨和蘭以謂。蓋係邏馬國人也。及文廟嗣位初。降　旨長崎。起送其人于都下。和蘭通事從之。是歲己丑冬十一月。特　命臣美按驗事由。初長崎報

至時上居儲副顧問及此事臣美不敢對上復問乃對曰未審彼來求我言猶不通何日達志且彼方人耳苟有其言豈惟鳥語牛鳴之比哉至是上乃先試謂臣曰彼人將至以美前日之言故耳爾其問焉

因傳譯咨諏方俗。其言侏離。似不可辨。徐而諦之。西人用東語。唯其聲音隨方而轉耳。於是美就而問焉。彼於我言有所不解。輙出懷中小册。檢閱以答。其書則大西所刻。此方寄語也。他日乃示之以官庫所藏和蘭鏤板萬國輿地全圖。而其中有未盡譯者。使通事翻之以和蘭語。其說靡靡可聽也。居未幾。彼稍熟我語。略無滯疑。神領意得。如響應而鏡照。坐使絕域萬里。超然遠覽。歷歷在眉睫間。第如其人。實係邏馬教主使者。不惟陳訴彼寃。求開我禁。蓋亦欲爲諸番遊說。以求貢求市也。明年庚寅春。和蘭入貢。美復奉明旨。私其使者。質以舊聞。旁及時事。繇是每貢爲例。續以後語。筆之於書。（與和務八都底伊須多之呂底邏馬人也凡教門所稱宗派繫之于上族姓繫之于下八都底伊須多郎是其名懐中二册子其一曰比伊多散勢止流牟日本紀事也其一曰底幾之與奈阿與牟日本寄語也已流禰利須良流底務幾與底與牟保多務宇伊呂務和阿加末務須皆和蘭人姓名良流底務頗通天文地理録善番書保多務寓住仰度凡六年習其方俗二人皆其綱首也和阿加末務須老于醫者自少游學西南諸州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皆美所遇之人也西圖和蘭阿牟須底流多牟所刻與阿務不良阿撰阿牟須底流多牟即其國都名。）

（猥爲之辨曰五字一作敢爲大言耳美乃曰。）

若夫職方之氏。輶軒之使。辨其邦國。采覽異言。如我鉛槧之餘。亦何足錄焉。正德癸巳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序。

題采覽異言後

浙西李之藻刻萬國坤輿圖。萬曆年間。大西利瑪竇重修攷定。附以南北半球圖。事具二子所敘。而一時薦紳。楊景淳吳中明之徒。贊述焉。正德己丑冬。美得遇西人。乃按其圖。訪以方俗。其人曰。此圖明人所作。稍似縝密。然與地理不合。莫由依據。敢辭。美意謂彼不解漢字。强爲之辨曰。是則歐邏巴人利瑪竇所攜入于中州者。世稱其善。子無取焉。獨何與。曰。某未嘗聞我有其姓名者也。曰。西教東漸。自利氏始。子不知其人可乎。彼笑而不答。既而索得西圖於官府。以示之。披翫久之曰。是和蘭鏤版。蓋百年之物也。雖我西土。亦不易得。其與此圖。唯得三見之矣。於是左把右指。章步（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云云。）而亥算。（山海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豎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丘北。）使人不待窮夫轍迹。而周游乎八極。名山大川。舉望而出。殊方絕域。隨顧而在。亦奇矣哉。誠

吾井氏頭書曰。渟代一作野代城。

得其衛也。明年春。和蘭入貢。美私其使者以質焉。對曰。輿地全圖。舊有數本。此版弊邑所刻。去今既及一百十三年。先是西土佛來釋古者始唱天教於東南諸州。其塔今在印度地。香華之盛。一百七十年於茲矣。歐邏巴人未聞有利氏之子者也。美尤怪焉。嗣後適得金闔鐘始振闢邪論於新增大藏函中。因知竇本生於廣東旁近海嶋間。北學於中國者。實非西方之人。則前者之說。果不誣矣。李氏之徒。徒嘆其學在夷。而不知用夏變於夷也。故今我是編。所採其說。係之明人者。蓋從其實也。

源君美書。

蝦夷志序

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北倭出山海經。漢光和中。鮮卑檀石槐聞倭善網捕。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鮮卑東胡種。即今韃靼東北地。所謂倭人。即北倭也。夷俗善沈沒捕魚。於今亦然矣。夷多種落。曰渡嶋蝦夷。其在東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東蝦夷。其徙居于內地者。北謂越國。東謂陸奧國。曰齶田。一作飽田。今作秋田。曰渟代。曰梱養。一作城養。曰津刈。一作津輕。又作都加留。皆東北之

頭書曰。羽之新莊北有大山。曰陰内。過此則秋田之地。所謂大山者[illegible]蝦[illegible]之平仁。[illegible]地不入[illegible]倭[illegible]。[illegible]之蝦夷。故當[illegible]之[illegible]。

刈也。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唐書曰。倭國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總言其內外種落也。夷種分居內地。其始不可得詳。景行天皇征東詔曰。東夷犯邊界。以略人民。往古以來。未染王化。由是觀之。其侵犯內地。蓋由來既久矣。而叛服亦屢矣。齊明天皇四年。遣阿倍臣率船師伐蝦夷。齶田渟代酋帥迎降。渡嶋蝦夷亦來會。乃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而還。五年。復遣阿倍臣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乃徇其地。遂置治於後方羊蹄而還。後方羊蹄讀云之利邊之。即今南部之利邊之之地也。是歲秋遣使

率陸奧蝦夷。以聘于唐。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與蝦夷偕來。即此也。時高宗問我行人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麤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所謂三種。擧其在荒服及內地者而言也。出日本紀註所載伊吉連博德書。都加留即是津輕。是其在內地而遠者。麤猶言荒也。是其在荒服。即次遠者。熟謂其居內地而近者也。厥後凡稱蝦夷者。皆謂其在內地者也耳。天平寶字六年。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惠美朝臣朝獦刻石於鎮守府門。以誌四方道里相距近遠。曰。去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其石於今見在府城舊址。其石古俗所謂壼碑。則知宮城

郡北方數百里。盡沒于夷地。（古謂百二十里。准之今法二十里。）至其驅之荒徼。悉收東山地。因海爲塞。則征東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之功。蓋以爲大也。史闕不傳其事。可勝歎哉。（嘗聞之津輕人。坂將軍行營之地。往往而有焉。土人亦說其事。猶如前日。唯其文獻無足以徵者云。）厥後六百五十六年。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是歲嘉吉三年也。（信廣若狹國人。始稱武田大郎。後稱蠣崎。又改稱松前。蓋因地名也。）自此以降。子孫世世。據守其地。而迄于今。東顧之憂久絕矣。因輯舊聞。以爲蝦夷志焉。享保庚子。正月庚寅。源君美序。

與土肥元成書

所聞或引括地志云。則天武后改倭國。曰日本國。蓋因史記注所引正義之文而訛也。括地志。唐貞觀中。魏王泰命蕭德言顧胤等撰上。當時。豈有稱謂武皇后者耶。正義者。開元諸王侍讀張守節所撰。而其所引括地志。止係百濟國事耳。史註所引。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即是正義之文。而猶言武后改名倭國。蓋存其中國之體也。亦據唐書所載。咸亨元年。倭更號日本。此時高宗既委政武后。然則其后字下。或脫時字。亦未可知也。近世學士無史學類如此。吾輩可以爲鑑戒。

論互市権場

西洋諸番。盤據古俚麻剌加爪哇呂宋等國。皆以利誘之也。洋舶載貨。賂以珍奇。請置権場於要地。以通互市。夷中固安于無法。而其關防不嚴。因託盜賊水火。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既而內築保壁。外分其危戍。隱若一敵國矣。夫利之所在。權之所歸。富者爲之貨殖。貧者藉之衣食。恩與威行。皆其私人。攘臂一呼。聲應四起。客轉而爲主。反掌而已。南方之俗。古稱簡慢。利孔一開。奸詐百

出。真是七日而渾沌死矣。

律呂說

周禮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爲律。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爲呂。本朝樂譜。亦分呂律二調。而其所謂呂者。黃鐘宮無射商仲呂徵黃鐘商仲呂宮夾鐘商。（此則本朝所謂雙調也。樂家之說。以雙調爲無射徵。然今詳其聲調。果是夾鐘商也。別有論著。）仲呂商等也。所謂律者仲呂羽無射羽黃鐘羽角等也。按此與三代之律。全不相合。不知何據而制此名乎。蓋亦初出于俗間所呼。而承襲日久。不覺其

訛者已。

起請文考證

本朝所謂起請。蓋盟書也。按日本書紀。誓約二字。讀作宇計比。（三字以音）後世所謂起請。其字亦讀作宇計多都流。（五字以音）雅言則曰誓約。俗言則曰起請。其義相同。天德之比。前中書王有山亭起請。載在本朝文粹及朝野群載。其文非後世所謂起請。卽自誓遯世之辭也。同時又有叡嶽僧良源之起請。（源康保三年。補天台座主。滅後勅謚慈惠。）世謂之勸請起請。著聞集云。有阿闍黎賀縁者。與天台座主慈惠不

相善。妄稱惠以爲濫行肉食之僧。惠爲之作起請以披露。三塔薩戒記云。勸請起請。所悉載諸佛薩埵諸天善神之名也。卜部兼好云。勸請起請。自慈惠始。蓋後世稱盟書。謂起請文。權輿于此。然而貞永式目。起請裏書。載白河鳥羽之時。既有起請文。未知孰是。大治中。有太宰府安樂寺僧。爲起請以藏于北野神廟。其詞載在東鑑。蓋是昭告其祖神而坐氏族。爲僧之鑑戒也。高倉帝章嚴嶋之時。相國平清盛要帝與已盟。帝不得已。賜以起請。事見于源平盛衰記及平家物語。東鑑亦載源頼朝

疑其弟範頼義經等蓄異志。二弟各上起請。矢以靡他。但義經所陳不可得而考。範頼盟書。乃後世起請文之體也。貞永中。鎌倉幕僚相與詛盟。其辭見貞永式目條末。近代所用盟神之辭。以貞永起請爲定式。爾後亀山後醍醐兩朝。共有賜告文於武臣事。所謂告文。亦是所以告神而誓也。源義經與江廣元書。有書起請於牛王寶印之裏語。所謂牛王。蓋神璽也。所在名神之寶印。諸尺紙。俗稱之謂牛王。以載盟辭於其紙背。按璽字俗作玺。遂轉訛分玺字。以作牛王也。後人亦曰。古有歃血與

下手書。遂灑指血於押字。以爲之記。抑亦叔世之俗與。前所謂起乎白河鳥羽之時者。蓋指若此事而已。源璵考。

鞍馬寺所藏古甲記

庚寅之冬。奉使在京。獲觀源廷尉義經甲于鞍馬寺。他日京尹亦借得山中所藏敝甲。與我同觀之。訪之寺僧。不知何人物也。若其甲制。圖列于後。鍍金鐵冑三。皆失其鐙鍜。金銅刻鏤以爲冑飾者十有三。並如所圖。蓋委于庫中。歷世既遠。摧折斷缺。亦可甚惜。然其形製位置。

各有所相宜。可以想見舊制也。其一置大火珠於頂上。而眉子隱隱有波浪紋者。小乳鐵盔。俗之所稱星冑。裹以鍍金銅片。與左右珥有波浪紋者。龍之大小六。而蟠者立者行者。併是爲一。其二額上塗金飾者。小乳鐵盔。額上一面塗金飾。與眉子有雲氣狀者。左右珥有日月龍雲之象者。龍翔將降者。併是爲一。其三頂如米囊子頭者。小乳鐵盔。裹以鍍金銅片。溝文似尾蝨子殼狀。其頂如米囊子頭。與頂上眉子。及左右珥之飾。有寶珠雲氣狀者。併是爲一。以余考之。其一源將軍義家八龍之冑。而二龍則亡矣。其二亦是將軍物也。飛驒守惟久所畫將軍東

征圖中。其所藏卽是古人所傳八龍之說。頗有異同。或云。將軍東征日。刻金造龍者八。以爲甲飾。或云以飾甲冑。其孫廷尉爲義傳寶之。保元之役。以授其子下野守義朝。平治亂。義朝亦授其子義平。兵敗不知所在。或云源廷尉義經八龍之冑。刻銀爲之飾者。前後各三。左右各一。卽是先將軍東征時物。乃至保元季父爲朝所藏也。據今所觀。後說近是。龍首。如蘭陵王假面。額上飾者。當在前面正中。其尾繞出于後。龍身長與珥等者二。當在左右珥上。所謂前三而今所存。唯其右珥上者耳。龍起而立者。當在後面正中。龍身與之相稱者二。當在錏鍜後面之下。所謂後三而今所存唯其左者耳。龍身稍長者二。當在錏鍜左右之下。所謂左右各一。而爲朝所藏。自倣其制。而飾以金鋧也。事見于後。刻銀所飾。蓋廷尉在官時。復其舊物而倣之。猶季父金鋧者。並非眞八龍也。旣而廷尉不爲其兄所容。去赴南海。其將去日。舉而付之鞍馬寺。寺則廷尉幼時托身之所。而僧東光乃是其師。於是乎是物藏于山中久之。遂亡其傳也。苟非神物爲之呵護。則當與其不傳者偕亡。雖然其在輦轂之下。四方之會。而湮伏不聞於世。五百餘年。未嘗得遇識之者何也。嗟亦可勝嘆哉。

鹽竈社考

東陸州鹽竈社。祝號祭式。不載祀典。而文獻不足徵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或曰。昔在草昧之世。武雷槌神經津主神以岐神爲鄉導。征是四國。平定天下。後武雷槌爲鹿嶋神。經津主爲香取神。岐神止于此。神皆有功于是州。州人乃廟祀之。以鹿嶋神爲左社。香取神爲右社。而岐神爲別宮。總稱謂之鹽竈神社。或曰。鹽竈所祭之神。卽與南紀熊野鹽屋王子同。伊佐奈伎神子鹽土神也。曰猿田彥。曰岐神。曰道祖神。曰國勝事勝長狹神。皆其異稱也。美按神祇式。州之信夫磐城等郡。有鹿嶋

神社。牡鹿行方等郡。有鹿嶋御子神社。黒川亘理等郡。有鹿嶋天足別神社。又亘理郡。有鹿嶋伊都乃比氣。鹿嶋緒名太等神社。栗原郡。有香取御兒神社。黒川郡。有行神社。皆是每歲祈年祭。案下班幣。及國奉其幣者。而宮城郡。莫有鹿嶋香取岐神。及鹽竈神社焉。舊事古事日本紀等書。未嘗謂伊佐奈伎神有子鹽土神也。猿田彦或稱衢神。前說所謂岐神不與之同。長狹古之薩國主神。薩國卽今日向之州也。前者二說之言。未知是何稽據也。以余驗之。鹽竈神社。載在祀典。崇奉祇恪。不懈

益虔。所謂名神大社。凡皇家大祭祀。則莫不與焉。但其祀號。今昔與稱耳。蓋古之神聖。德被四海。廟祀百世。以到于今。按史太古二神。有男名宇比地邇。女名須比智邇。古之神聖。多稱切德。以著其號。古言宇比地邇。猶言煮海也。須比智邇。猶言煮鹹也。至後傳令字。以記古事。宇比地邇。作泥土煮。須比智邇。作沙土煮。蓋惟二神。始爲魚鹽之利。以贍民用。故名。州之宮城郡。有志波彥神社。栗原郡。有志波姬神社。方言志波。卽鹽也。鹹謂之志波波由斯。猶言鹽味也。彥讀云日子。姬讀云日女。日子日女。古男女至

尊之稱。則知二郡所祀者。宇比地邇神。須比智邇神。是已。郡名宮城。乃神所都之墟。而古史所謂高天原地。與州壤相接矣。高讀云多珂。天讀云阿麻。古言天謂之阿每海謂之阿麻。天亦呼云阿麻。其音之轉耳。原讀云播羅。播羅上也。日本紀河上讀云箇播羅。卽此高天原。乃言多珂海上之地也。古者其土壤最曠。後分爲常陸陸奥二州。凡讀東方古書。宜通古言。而不拘今字。則思過半矣。但其說極長。且我有其書。故略于此。後俗以鹽戶所在。故稱之以謂鹽竈神社。而古時祝號遂失之矣。其有二社。蓋配以其日女神也。古言和氣男子通稱。今字作別。別宮猶言鹿嶋香取等御子神社。乃神之子若孫。亦未可知也。或曰。按風土記殘編。是郡有

志波彥神社。有鹽竈神社。其所祭之神。本自不同。而俗以爲一。豈其然乎。曰。元明和銅六年。勅京畿七道諸國。撰風土記。天平初。書成奏上。而其所謂殘編載多賀城碑事。碑者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鎭守府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獦所建。相去風土記奏上。無慮三十餘年。安有預記是事乎哉。其餘則亦可知也。據僧仙覺萬葉集註釋。文永弘安間。風土記全書猶存。自是之後。其書散亡。於今則僅存一二。矣嘗觀所謂殘編二十餘卷。其書體裁。與原本不甚相似。且其文字鄙陋。實是兎園蠹册

耳。其中一卷跋云。右加賀國之小帳也。可以證已。虚夫上世之事若存若亡。正史實錄所不載。吾斯之未能信。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穀梁氏曰。疑以傳疑。聊述所見。以俟博古君子而質焉。

鹽竈松嶋圖誌序

天下名山水。世之所稱可勝數哉。而號爲神奇靈秀者。多在東西焉。萬物之生發育於東。擎成乎西。蓋天地英靈之氣所鍾。不在乎此。必在乎彼。理或然也。司馬遷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

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美於蓬萊言之亦然。其物禽獸皆白。黃金白銀爲宮闕。皆是燕齊怪迂之士。夸誕虛妄之言。今夫我東方國。於萬國之東。距此已東。寸土尺壤。似稊米粟粒之不在。則知古之所謂日下暘谷。蟠木扶桑。大平之人。君子之國。及神山羣仙之居。皆是我式圖之中。或今古異稱。或方言殊譯。不可得而考乃者。

文廟之世。美辱奉　明旨。屢遇西洋喎蘭地人。以訪四方風俗。喎蘭地人者。以善游布地。名于天下焉。且觀其國所鏤萬國地形圓毬半毬等圖。略聞其說。我在東方。則大地上下之極際。而我東方之東一邊地。轉出於彼所謂地平線下。蓋東陸瀕海之處。古人以爲天地之奧藏是已。美竊以謂是則陰陽晝夜之所分。而衣被日月之精華。最爲萬國之先。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天地之至美。必其在乎此。及觀洞巖源義和氏所撰鹽竈松嶋等圖誌。則知其果然矣。但其地名古未之聞。天朝地志載

亡久矣。無由考詳已。今據圖誌。其地則在大海之濱。曲岸回渚。連抱四合。隱若大環。獨缺其東十二。鹽竈之浦。在其南陬。而有左右二社。蓋是太古神聖。始作魚鹽之利。以贍民用。後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舊稱之曰志波日子神社。方言志波。卽鹽也。日子乃古之尊稱。皇家祀典亦與焉。郡曰宮城。卽神聖之墟也。去此水行一十二里。而到松嶋。松嶋在其西灣。海中洲嶼。大小凡百。赤崕白沙。棊布星列。登高望之。則鬱鬱蒼蒼。皆是青松之所蟠根也。故名云。若夫雲烟開斂。濤瀾起伏。鳧鴈飛鳴於

豈非其性歟一作豈是其天性歟

其前魚龍出沒於其下四時朝暮雨暘晦明變化倏忽不可盡狀古之所謂蓬瀛之洲其奇如此耳而前人之述亦備矣今復何言雖然有一焉東陸之洲古稱其俗勇悍好相殺略美嘗聞東方之人仁也其俗尚如此何其反也古者是洲爲毛人所據也久矣漸染之弊或其然也仁者必有勇豈非其性歟昔岐豐之地周人用之以興起二南之化秦人用之有併吞八洲之氣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矧洲之人士出乎天性者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安知其風俗之變罔俾其

山水專美於天下哉若其登臨遊覽之勝以此自多而已非美之所望也於是乎言

江關遺聞序

天地果不變乎古今果不變乎蓋自其變者觀之則旦暮而千載也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千載而旦暮也故以其不變而觀其變者則一日萬變未嘗知有其變也夫耳目之爲物也耳之於聽能聽其所聽而不能聽其所不能聽者目之於明能視其所視而不能視其所不能視者聽雷霆於百里之外者如鼓盆望江河於千里之聞者如縈帶以其相去之遠也故居于千載之下而求之于千載之上以相去之遠而不知有其變則猶刻舟求劍今之所求非往者所失而謂其刻在此是所從墜也豈不惑乎今夫江戶者世之所稱名都大邑冠蓋之所集舟車之所湊實爲天下之大都會也而其地之爲名訪之於古未之聞豈非古今相去日遠而事物之變亦在于其間耶蓋知後之於今世之相去愈遠事之相變愈多求其所欲聞而不可得亦猶今之於古也吾竊有感焉遺聞之書所由作也有客嘲之曰夫聽鼓盆於

百里之外者雷霆也螻蛄之聲豈其然乎望縈帶於千里之間者江河也潢汙之流豈亦其然乎詩書百家之言傳之百世以到于今唯其人也耳今子欲子之言以垂之不朽亦猶求劍之刻舟也何其言之相背戾耶吾笑而對曰古有里老好植果樹者鄰人與之戲言曰此及其結實則翁之墓木拱矣里老慨然曰我先人之言亦如子言是以我園中無有果樹焉以到于此豈我寧先尚爲兒孫計未晚也此言雖近可以喻遠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爲變者不可知之則子果知無有後之君

子詢言於芻蕘者哉。遂以爲序。

青山公奇石記

青山藤公出鎭河陽之明年。圖其所得奇石。求文於美以爲記。美發書按圖。其石大如拳。形似商著尊。其色黳黑。頂有白脉一帶。若蠟封其蓋然。可以奇也。世人之所共愛石者。多取峰巒屼崪坡陀之狀。公乃以此。不取於彼。吾竊疑焉。大凡天下所寶。皆其難得之物。蓋夫通都大邑。舟車冠蓋之會。兼有山水登覽之觀者鮮矣。是以賢士大夫。有幽人高尚之致也。托於彼以寓其意。方且欲之而不可得之故耳。河陽爲州。峻極之嶽。表于東海。群山環列。曠野平衍。大河之來。嶽下泉水。傾折駿奔。流入于海。道家所謂蓬萊之丘。其山河之勢。奇偉特絶。冠于天下。而皆是公几案間物。豈復待求諸外者哉。蓋尊之爲物。所以成禮合歡。而家所常有。亦其得之。固易求也。而猶有取於此何哉。今夫河陽。實惟我

太祖始基之地。陵寢斯在。猶周之鎬京。漢之沛邑。千秋萬歳後。　神靈猶思之。而天下之人。亦思其功德流澤。所以不能忘也。故獻祖已來。眷是別都。委以管鑰。乃惟當代信臣。皆所謂公侯干城者矣。公勲舊之胄。典領親軍。累擢給事左右。兼掌喉舌。歴事四世。乃拜是命。遇亦榮矣。公以舊德。當此重任。聲威所加。如此其赫赫也。實佐僚屬。以事到府。進則誾誾如。退則怡怡如。唯敬爾。當是時。公欲與親戚故舊。擧酒於一堂上。歡欣愛洽。偕樂登臨覽觀之樂。其又可得耶。美逮事文廟之世。望其風範。退而歎曰。公可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也。況今居守之職。匪躬之故。公不顧其家也明矣。

雖然天倫之感于情。有不自知其然而然焉。理固然也。且聞公得之於是歳孟夏初五。適是去歳拜命之日也。豈其爲祥乎。詩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美爲公賀焉。晉文公爲公子。在乎外也。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擧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舅犯曰。天之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於後公子復還。侵曹伐衛。遂取五鹿。天事必象。亦有如此。嗟予雖老。幸待公入覲之日。忝從子弟之後。尊壺洗爵。聽鹿鳴而筮南陔。以稱壽於堂上。尚未晩也。謹記。

問日持上人事跡書 代人

未接清顏。久欽香名。今次因新總管往蒞貴邑。敢奉小簡。以致意于左右。緬惟各位。道體佳勝。爲慰。抑我宗祖高弟六老之一日持上人者。駿州貞松蓮永寺開基之大德也。相傳暮年渡海而西。其事始末不可得考。近者蓮永寺住持日圭寄書見示。其略曰。日持上人本朝正應四年。歲在辛卯。正月朔日。（弘安五年。宗祖示寂。爾後十年也。扶桑倫類錄作貞應者。傳寫之誤也。）自松前開洋。至北高麗。遂建一寺。曰持統山博傳寺。其忌辰則十二月七日也。但未知何年。（此出於身延所

傳也。如本山則只以十一月朔爲會式耳。）持師法弟四人。曰敬圓達進日圓有故。不與渡海也必矣。其餘三人從否未詳。天和壬戌。朝鮮來聘。前住僧日閑以書問焉。不得其報。于時常山源義公亦問韓使以此事。如其所對。則未之聞也。正德改元。朝鮮信使來過本州。館于實泰寺。予因得一問。應接百端。亦無答書而止云。予竊按今謂自松前至北高麗者。蓋是女直地方矣。相傳上人初有入元之志。不知高麗弘法之後。果能入中州耶。正應蓋當元朝至元之末也。正應一作正和四年。未知孰是。貴邑之於朝鮮。殆爲密邇。傳聞所得。或有其據。設使質諸韓人。宜若易然。今謹揭問目于左方。

一日持上人渡海時。年紀幾許。當高麗氏何王之時耶。

一上人遷化年紀幾許。在何年耶。

一上人法流相承至今。有克振宗風者耶。

一所謂建一寺者。的在何郡縣。今尚存耶。

一倘有願瞻仰祖德。一拜遺址者。我朝廷舊制許之否。

以上五條件。請垂指教。萬一得聞其大概。則數百年來宗派之大疑。一旦忽祛。悉賴老師之洪廕耳。統祈恕亮。

不備。

告瀨戶神文 代人

伏以乾坤始闢。靈蹟從此而存。日月長懸。聖功與之不滅。爲德其盛。舉世所尊。須盡如在之誠。豈失可射之敬。是故禱爾之語。猶徵于今。瘞我之言。又錄諸古。作威且作福。同權皇王之治民。長之而育之。比愛父母之養子。上而一人。以祈永命於赫赫。下而群姓。以仰介休於冥冥。萬方齊觀。百世一致。恭惟本社瀨戶神位。地占勝景。天造名區。建彼玄宮。實爲一方之鎮。護此青土。固有三

嶋之稱。迓威亘古今而無窮。徼福達上下而不匱。峻命有降。明禋可欽。[redacted]禀性庸愚。慚未能克前人之烈。存心敬畏。冀不敢貽後葉之憂。依泰階之太平。請神德之蔭庇。一身非圖利達。合族只期平安。所願永使子孫不隕祖業之美。旁及親戚。無失家法之懿。進有干城之望。退有鄉里之譽。內無侵于百病。外無傷于千災。共錫康寧。同躋壽考。仰祈神鑒。俯賜下臨。

詩　詩草餘稿等不載者。錄于此。

竹石鎮歌

洛邑稻若水氏家所藏竹化石。蟠根一節。質若玄玉。天然鎮紙。邈絕人工。蓋南海所產數百年以上物也云。

穆王神駿若龍飛。周流八極逝忘歸。萬里一休玄池上。三日廣樂駐驂騑。宴酣手種蒼筤竹。白雲千載共依依。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說卦曰。震爲蒼筤竹。註。幼竹也。震雷一夕地中起。拔根折幹紛煙霏。蛟龍捲去鴟雲際。落星往往散珠璣。左氏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南部新書曰。秘省內落星石。碧水深沈琅玕網。三寸寒玉黯含輝。異魚圖曰。琅玕。青色。生海中。海人以網於海底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總龜對類曰。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鮫人夜合珊瑚市。傳到人間知者稀。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番禺雜記曰。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往往得異物。桂海石梅疑可比。占城黑竹似而非。桂海虞衡志曰。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質爲海水所化。如石鍾石蝦之類。湧幢小品曰。黑竹如藤長丈八尺。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若水先生今博物。聲名歘然振帝畿。一顧千金寧問價。案頭長對讀書幃。古來松柏皆能化。歲寒心事亦何違。白孔六帖曰。回紇拔野古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化爲石。色蒼。節理猶在。號康干石。○桂海虞衡志。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

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君不見君平唯識銀河石。天孫織錦著支機。博物志曰。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唐詩曰。壽河取石看支機。

寶永丁亥三月七日夜作。白石生在中甫。

奉壽臺老藤大人五秩生辰。詩壹章。伏乞政。

天地風雲會。邦家社稷臣。明朝當上巳。初度啓良辰。鄭國猶餘俗。嵩高此降神。三河名族舊。兩世主恩新。東洛周元老。南陽漢貴人。是蘭臨砌茁。桃李映門春。鶯鳥遷喬樹。龍魚躍要津。瓊林傳勝事。應是燕嘉賓。甲辰三月

初二日。源君美拜。

失題

八萬大衆繞座。人間天上丈六身。七重寶塔湧地。雲表天開百由旬。八萬聖經說法。過去未來十二因。四七達磨面壁。海南漠北九載春。東西曇摩浮海。一花五葉南北春。十八諸賢結社。溪邊橋上三笑身。六十放翁愛梅。樹開花下幾億身。

賀安子先七秩

周家太史卜熊非。乃見當時大老歸。君是今年纔七十。

陽春還自和人稀。

伏承特旨。近侍　御座。以觀朝儀。

扶桑日湧海雲紅。萬雉春城佳氣中。定識夜來天象動。一星近傍紫微宮。蘭案列仙傳陳摶遇宋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

天爵堂賞月。和鳩巢韻。

金風吹月上南樓。萬里江光烟霧收。鴻雁霜飛連地落。魚龍潮湧捲天流。霓裳欲問銀橋夜。仙斧應修玉戶秋。不厭望中雙鬢冷。老來偏喜伴清遊。

謝人惠壓尺

美人千里贈珍貨擬琅玕。珠蟆押銀蒜。玉鎮疏石蘭。披書風不動。照案雪猶寒。永荷丘山重。瓊琚欲報難。唐詩中和節詔賜公卿[redacted]云。捧觀珍貨麗。云。如荷丘山重。且酬方寸功。

聯句

失題

青冰松是冷。白石 翠浪麥方秋。雨足蟲簾早。蘭洲 雲膚潤礎幽。提壺宜勸酒。新川 撥棹欲求鯈。樹暗晚烟色。菊坡 蓮香夜月謳。天機霞織錦。石 雷鼓電撥矛。龍戰黍爲漢。川 鷹揚

殷變周。一人清四海。洲 二客泛同舟。黑霧家何在。坡 紅塵道共由。馬肥嫌策瘦。川 鳳去嘆歌留。衰矣霜披菊。石 美哉露洒荻。僧還還返照。坡 士尚尚名流。高臥陶窻北。洲 醉眠畢甕頭。竹聲鶯嘰嘰。石 柳陰鳥啾啾。棋罷隕星五。洲 醢爭亡國九。生涯粱未熟。川 老嫗鮓增憂。拜賜魚池吏。坡 論交燕市傳。泉飛虹勢白。石 潮湧日華緣。水則不容測。川 艸猶或似牆。曉行珠履滑。洲 宵飲玉杯浮。鱸膾萬錢箸。坡 鶴齡滿屋籌。桃從西母贈。川 芝爲上仙求。碧篆爐薰斷。石 朱絃琴曲愁。讀書聽身漏。坡 奮杖戲乇

毬。年吃初平石。洲 鵠哀望帝州。花飄春亦暮。石 葉密夏
方稠。知是新温故。洲 變能剛雜彔。唔呻東壁燭。川 娉婷
後宮鉤。吹管蝶隨幸。按○以下失

酷暑聯句

朱火燎原熾。川 赤雲煮海飜。流金虹截雨。洲 爍石水堙
源。池變枯魚肆。石 土焦羅雀門。午天眞畏日。洲 丁夜尚
温暾。月竊冰方解。川 雪山雹欲奔。稻畦龜兆坼。石 槐櫰
烏群毛。褦襶甑中苦。川 紗羅爐上蹲。奇峰尖出岫。洲 炎
霧黯成昏。渴飲袁劉酒。石 暍招荊楚魂。巫尫惶旱魃。洲
蠅蚋資煩冤。雨注臨淄汗。川 氛兼夢澤吞。仰憂鳶跕跕。
石 頓視鵜貫貫。十扇奴疲臂。洲 一餐老絕飧。火龍飛霹
靂。洲 燧象怒燉溷。有虐如炮烙。石 無焚不烈燔。熱腸寧
漱石。洲 炙背那窺園。疑益烈山澤。川 致轉賦陸渾。萬牛
皆閒喘。石 集鵬豈能言。商代望霖久。川 泰畤伏祀存。粉
將湯餅試。洲 書爲曬衣論。滿野朱提草。石 連家赤火盆。
鄭瓜心未鎮。洲 揚茘腹仍濕。穿岸應無地。川 履霜徒有
坤。忽凌頭痛險。石 焉徯氣蘇恩。不見九烏落。川 徒聞麃
草蕃。禋祀圭璧卒。洲 象服綃絺袢。雪白鼠毛布。石 景朱

犢鼻褌。昊天何赫赫。洲 熱客故喧喧。如燬傷王室。川 何
辜叫帝閽。憂心偏憚暑。石 咏嘆欲除煩。川

白石先生遺文終

鳩巢室先生傳

先生諱直清字師禮一字汝玉小字順祥号滄浪命其齋曰靜儉江戶人其先出自山陽丹治氏食邑於備之英賀郡者稱爲室氏盖因地名也父玄樸号草菴以剛直不遇於世自備徙攝遂徙武蔵先生于谷中里先生幼而聰悟有老成之氣象寛文壬子春加賀侯召講大學章句時年十四侯嘆曰眞英物也乃祿之令就學京師有神童之稱又遊順菴木下氏之門順菴毎稱曰師禮忠信篤敬有志聖學吾益友也先生又從羽黒成實

學成實之學出於山崎闇齋以故滋明經義元祿中先生在加賀得永氏廢宅在城西者買而居焉號鳩巢藩之士大夫皆矜式焉奇材偉器往往出其門著大學新疏發明章句之蘊又著義人錄使天下後世爲人臣者有所儀則焉正德元年以新井君美薦辟爲學職適朝鮮人來聘奉　命接之往復贈答之什積成卷袠時君美寵遇尤盛政事悉決君美盛名赫赫朝野翕然推之先生與書曰昔在延喜中菅相公起自儒家執柄三善清行諫以愼身遠禍之道夫菅公才德傑出古今居旦

奭之重天下之所畏服而清行以一介之賤士獨冐其威嚴而言之恭靖先生嘗與僕論此事曰清行天下之奇士也僕謂清行豈求奇士之名者耶實出愛菅公之深耳今吾兄德望之隆未知比菅公何如然而其於學術文章恐非菅公之所企及也加之遇　明主特達之知言聽諫行菅公之後未聞有儒臣若吾兄者也僕多年辱交誼眷顧日厚竊謂愛吾兄之深誰有及僕者乎清行能言之於疎交之菅公而僕以同學之故人豈可黙黙無一言抑愼迎接遠權利是常人所同知不足爲

吾兄言也吾兄於　朝廷將順匡救之功赫赫在人耳目然比古人有大勲勞于天下者孰優孰劣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以吾兄之明達豈有以是等內滿其志外見其面乎但盤根錯節遊刄有餘故其詞色之間剛鋭果敢之氣盛謙退抑損之意乏盖有不覺然而然者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功喪其功伏願吾兄不有其善矜其功孟之反策其馬聖人稱之馮異避樹下古今美之是吾兄所以可法也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位愈昇心愈降

譬如造堂上添一尺之崇則下增一尺之基不然必傾覆方今　明良在上如菅公之於延喜之事萬萬保無之然虧盈益謙天下不易之常理可不慎哉爰聞吾兄寵榮不以祝而以規伏乞哀愚察納（此書本以國語爲之今代以漢字）無幾　國家不幸君美遂不終其志果如先生言二年春賜第宅于駿河臺也以稱駿臺先生

有德公繼統之後領高倉館教授都下翕然嚮慕受業者日衆擢授　殿中侍講此職之設自先生始嘗受命疏五倫五常名義記以國字述六諭衍義大意　官

命鏤之布于天下先生嘗著論孟中庸及易經廣義未及考訂罹災而亡後感末疾不能重屬稿陳疾乞老者再三優　命不允猶帶職名家居以頤養爲事每吟上蔡詩云透得利名關方是小歇處人喩得此句則終身可以無憂矣病間著駿臺雜話有　旨上之時學風漸變横議載路詭譎險薄之言聳動人聽舉世靡然淳風幾息以故先生謝絶生徒掃迹自守蓋得否亨之道矣然有篤志來請者不復甚拒力疾指敎諄諄乎各因其材而篤焉著太極圖述弘闡精微俟後學乎來世是先生之絶筆也享保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卒于駿臺賜第年七十有七有鳩巣文集十三卷後編二十卷補遺十卷今行于世男洪謨字孔彰繼其業云

論曰我邦醇於洛閩之學者山崎闇齋中村惕齋二人而已耳然闇齋乏從容涵泳之味惕齋少苦心力索之功唯先生集其成者也歟當時物茂卿之徒出異説蜂起先生獨卓然以道自任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善類爲之踴躍斯道不墜于地者實先生之力也絅齋淺氏曰羅山子之功不在十哲下余於先生亦云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目錄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上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序

田制考序

古者聖王效天法地開物成務時莫先焉自堯命羲和定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舜在璣衡以齊七政禹陳洪範協用五紀蓋皆所以重民事也故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陰陽寒

暑無形而運于下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往來盈縮遲疾其抄忽微芒之閒亦有時而不齊積之之久不能無差繆是以曆象以來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理固然也不合則不一不一亦變其法以求其合故易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堯以天下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自殷周後革命創制修治曆數以改正朔而未始有改其時也故明之云爾孔子告爲邦於顏淵其始曰行夏之時蓋是王政之所先也先儒解之曰自曆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愈備矣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至於孟子論王政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其言頗與孔子不類何也蓋自黃帝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以至禹治洪水因定九州貢賦而後殷助周徹其法雖異其實皆是什一而經界井地未嘗有變其成也是以春秋之世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人曰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季孫欲以田賦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方是之時欲行夏時亦唯舉而措之耳延及戰國天下大亂諸侯惡

其害己皆去周之典籍而井田之制始已壞矣孟子欲行王政何遑及彼時也故先儒以謂孔子言經世之大綱孟子論濟時之急務言之不類其時之然也其於齊梁之君必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是與孔子之言不類者也耶秦并天下先王之大經大法盡皆亾滅矣及漢乃造漢曆以行夏時其後歷世皆因而無改之孔子之言實爲萬世不易之法而孟子之言遂不行于世唯有唐班田之法頗與古

制相近耳。雖然後之所謂用夏之時。建正於孟春以爲人統。其餘亦唯群忌苟禁。安在彼欽若敬授也哉。於是乎則知孟子果能學孔子者也矣。天朝曆法。其始莫聞。據史。欽明之世。百濟每貢其曆博士。分番交代。以供厥職。蓋其事自三韓內附始也。古者三韓。漢始定其地以爲四郡。亦因置二府。至後三韓鼎立。亦皆受彼正朔。由此而推之。天朝曆法。亦行夏時。其所由來。亦既尚矣。故今置而不論。欽明十四年六月。勅令百濟所貢博士等。宜依番上下。又以卜書曆本及藥物爲付。遞明年二月。百濟所貢五經博士王柳貴。曆博士王保孫等。省依請代之。是歲甲戌。當梁元帝承聖三年也。先是天朝行曆。蓋取大初四分三統乾象景[redacted]等法。而其用何法。亦未可知也。且百濟貢其博士等。分番上下。所始不詳。據史。應神之世。百濟始貢博士王仁。繼體七年六月。貢五經博士段揚爾。十年九月。貢漢高安茂。請代段揚爾。從之。其餘無有所書。而後見于此。蓋易曆醫卜等博士。依番上下。其所由來。亦既久之。史文闕畧。不可考。己後四十八年。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等書。亦兼通其術。勅分命諸生就學焉。陽胡史玉陳傳其曆法。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新曆。是歲當隋仁壽四年也。初觀勒所獻。蓋是宋何承天元嘉曆。因取其法用之。造曆。持統紀所謂始行元嘉曆是已。後八十六年。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蓋謂兼用二曆之法也。是歲庚寅。唐嗣聖七年也。儀鳳曆。唐所謂戊寅元曆。而彼已行之十五年于此。實錄云。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蓋其後遂廢元嘉曆。專用儀鳳曆耳。後六十七年。孝謙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勅令曆算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六曹。周髀。定天論等書。七年八月。遂廢儀鳳曆。用大衍曆。是

曆一作停

術一作衍

一恐當作二十

歲癸卯。當唐廣德元年也。大衍曆。僧一行開元中所作。後十七年。光仁寶龜十一年。遣唐錄事從五位下行內藥正羽栗臣翼獻寶應五紀曆曰。方今唐停大衍曆。唯用此法。明年天應元年。勅因改曆法。本朝司曆未嘗習五紀曆術。猶用大衍曆。五記曆九四十卷。唐寶應元年所作也。後五十五年。仁明承和三年七月。令歲頒曆。以是月爲小月。博士等議。各自不同。至是廷議。遂據七曜曆法。改爲大月。餘亦改其大小焉。初後漢光和中。劉洪作七曜術。而後陳隋及唐所述。九二十九家。所謂七曜之說。亦不知是何書。後一年。文德齊衡三年。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奏請用寶應五紀曆。廷議以爲國家據大衍法造曆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後三年。淸和貞觀元年。渤海國大使馬孝愼奉獻長慶宣明曆。因奏言唐家所用也。三年六月。眞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校大衍五紀二曆。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曆之術。漸以麤踈。又校唐開成四年。天平十六年等曆。不復與彼新曆相違。曆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方今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始用長慶宣明曆法。後七十五年。朱雀承平六年十月。權曆博士葛木宿禰茂經奏議。以博士大春日朝臣弘範所呈。明年丁酉曆本。爲多差謬矣。七年十月。乃命弘範茂經共議。明年戊戌曆。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大宰府寫呈唐曆。蓋記文類畧。其顚末不可考。是歲丁酉。後晉天福二年。先是乙未歲。後唐既亡。天下擾亂。蓋大宰無有所得已。自是以往。本朝司曆所業不精。僅有賀氏獨傳其家學焉。皇室漸衰。遂失厥職。民間所行。唯用宣明曆法耳。逮乎近世寬文末。始有建議以請改曆法者。貞享元年甲子十月。取用元授時曆。以造新曆。名曰貞享曆。始自長慶宣明曆法得行于此。凡八百二十三年而廢矣。

竊倣孟子所學之法。以作田制考。維我東方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也。中世已降。猶秦漢郡縣之制也。田賦之法。上世則猶夏后之貢。中

暗一作闇

世則猶周人之徹。而後做唐班田之制。及皇綱不振。班田始廢。亦猶周末諸侯去其典籍也。過此以往古之良法美意。亦皆蕩然矣。因叙歷代田制。以爲第一。凡二卷。

貨幣考序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耕稼佃漁之事。貨謂布帛金玉之屬。二者民生之急。食爲最急。而貨次之。皆所以養民也。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古者聖王之制財。所以利民之用。而非所以自利之也。所以厚民之生。而非所以自厚之也。政者正也。謂身正其德。率而教之也。仲虺稱湯之德曰。惟王不殖貨利。是其所以建中于民也。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鈞是財也。周之所以得民者。殷之所以失民也。顧其聚散何如耳。三代之後。號爲天下富強者。莫盛於秦與隋焉。秦滅六國。而得天下。隋併南北。而一四海。二君者。世之所謂英雄智勇。而非庸愚闇暗之主也。始皇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文帝每旦聽朝。日昃忘倦。五品以上。引坐論事。

衞士傳餐而食。二君爲政。其勤亦如此。然陵土未乾。海宇大亂。其富且強。所以自恃其力者。適足以顛覆其天下矣。由此觀之。天下大器。非力可得而守之者也。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夫天地生物。皆有其數。故不在乎彼。則在乎此。未始有其無所不在也。而利之所在。民之所求。求而不足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盜。夫居乎上位。爭民之利。法以奪財。至窮而盜。則刑以殺之。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是罪。民之徇財。其爲利急於水火也。其爲害亦大於水火也。哀哉。古者聖王之理財。所以仁民也。後之暴君禁非。豈必義刑之與義殺也耶。不可不以辨也。因作貨幣考。第二。凡二卷。

車輿考序

車制尚矣。其見於經。則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四代之制。可攷諸禮已。孔子告顏淵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夫孔子歷考先王之禮。以示後王之法。而特舉此二者而言。則蓋是

其於禮最貴且大者也耳虞書曰車服以庸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衮冕黻珽昭其度也亦可以觀之矣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周書謂之次輅孔安國以爲木路曰木則無飾鄭玄曰不鞔以革漆之而已禮亦謂之素車所謂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已或解孔子之言以謂殷尚質殷之輅則得乎其質之中者也以余觀之蓋此非特爲尚其質也亦以爲其稱也何哉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以此而言不止殷質夏未嘗不質而虞亦未嘗

不質也不止周文殷亦未嘗不文也且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故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然則孔子於四代之制取殷之輅非特爲尚其質也夫禮莫大於祭天祭天本質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如是而后宜蓋是所謂其稱也夫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哉特擧其貴而大者而言則自天子以至諸侯

及大夫士庶服器物采登降度數凡損益取舍以制其過固可以例推也夫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維我東方禮之所由起也故設官分職制禮作樂莫先焉蓋其禮之初以素爲貴而文物聲明莫不皆備間亦有與彼三代之制相同者唯其車制古未之聞中世已降乘輿用輦輦夏后之末所作名曰輿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使人所輦也秦以輦爲人君之乘漢亦因之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天朝之制亦唯使人而輦已皇后皇太子及王公以下車輿之制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乘輿

及皇太子以下鹵簿并附見焉作車輿考第三凡二卷

冠服考序

冕弁衣裳之制古未之詳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古者敬重冠禮三加彌尊始冠布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冕服之用自天子下至卿大夫凡奉祀朝聘大事則服之士之服則自皮弁以下而已孔子嘗稱禹致美乎黻冕又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遇之必趨夏后之質而致其美孔子雖褻必以禮貌蓋先

王之禮。象物制服。以辨尊卑。使服之者。以養其德。示民有上下之別也。非爲其觀美也。虞夏商周之際。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孔子於四代之禮。特曰。服周之冕。蓋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夫治天下者。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而孔子特舉其最尊且重者而言。則知其餘亦皆當以例推也。戰國之世。趙君胡服便于騎射。而先王法服。其制始變。秦出於西戎。素不習禮文之事。且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每獲其君之冠。以賜近臣。烏能參考損益先王之禮。以立一代之制哉。漢初高帝不好儒。用事者推魯無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因是西京二百餘年間。亦未能有其制也。及東漢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説。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説。以制冕服。郊天地宗祀明堂則服之。魏晉已後。亦因漢制。然皆非所謂先王法服者也。昔在上古東方之俗。男女以玉爲首飾。頗近卷冕簪珥之制。而古人相傳云。天皇冕服。自應神始也。若彼弁制。我亦有之。而其制之初。靡有所聞。蓋其來最久。

而失其傳也。因叙歷世以來。儀章制度。可得而考者。作冠服考第四。九三卷。

樂舞考序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樂也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然血氣心知之性。不能無其偏。哀樂喜怒之情。莫得有其常。故禮以爲之節。樂以爲之和。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陰陽始交。物猶鬱結。未能通暢。雷一震焉。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者。蓋天下之動。莫疾乎雷。物類相感。莫神乎聲。聖人觀象於雷。以和人心之形於聲者。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之舞。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莫不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也。及其至也。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萬民以之而諧。閨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故舜命夔曰。女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夏商之際。靡有所聞。周大司樂掌教

國子。其教之之法。周官備焉。蓋其聲歌各有所宜。亦猶舜命夔之職也。至春秋時。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周樂。見舞箾韶。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亦聞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傳曰。韶繼也。又曰。樂者德之華也。蓋舜之德。重華協于帝。夔之樂。克奮至德之光。方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其情文之備。聲容之盛。雖經乎千載。遺風餘烈。尚猶不絕。所謂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亦如此。故孔

子告爲邦於顏淵曰。樂則韶舞。且夫聲氣之感。各以類相動。倡和有應。善惡相象。是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淫過凶慢之聲。爲設禁焉。孔子又曰。放鄭聲。鄭聲淫。蓋此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當是之時。周室既東。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論而定之。所謂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雖然晏嬰之賢。猶毀孔子於齊侯曰。孔丘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不可以示其教也。陵遲以至戰國。魏文侯最爲好

章一作筆　獨一作袤

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臥。及聞鄭聲。余不知倦焉。自此已降。流污沉佚。遂往不及。及秦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卒於滅天下矣。漢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詞樂。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作武德文始五行等舞。或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大抵皆因秦舊章焉。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獨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世。鄭聲尤甚。哀帝性不

好音。及卽位。下詔禁之。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以壞於王莽。東漢之世。亦未有立禮成樂也。自魏晉以後。歷世皆依漢代遺聲。但改樂章而已。至隋併南北。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分爲九部樂。唐初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作大唐雅樂。又置教坊署。而讌樂清樂散樂之屬隸焉。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部樂。宋陳氏樂書曰。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蓋自秦漢以來。所謂雅樂。亦皆

異一作其

祀一作祂

非先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天朝之樂。有聲樂者。有舞樂者。其來久矣。蓋是其始出於祭天神也。郊祀朝享。各異所用。亦有若彼雅頌國風焉。歷朝制作。略亦可考。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而舞。助時生也。唐賈公彥以謂樂有二名。此間之樂。亦有是象而到于今。毎奏樂舞。其始則陳之。但其所始。莫得而考。隋七部樂。有倭國伎。不知亦是何如也。初自三韓內附。各獻其國樂。而貢其樂生。於是始有高麗百濟新羅及渤海等伎。

其後東西通聘。本朝伶官。亦傳彼樂。於是復有隋唐及西涼龜茲疎勒天竺林邑扶南等樂。而其所傳者。彼之所謂俗部胡部及散樂雜戲。故用之於歲時朝會燕享。而郊天祭祀。則不用之。皇室漸衰。古樂多缺。新樂迭興。猶周之末世也。而後之所謂古樂者。古之新樂是已。而其使後之觀者。亦唯恐卧。何也。馬氏通考曰。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敎坊之新聲。

聲一作衛

度曲皆任韎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事舛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而怒也。予竊疑吳札之所觀。非虞廷兩階之舞也。孔子之所聞。非后夔九成之奏也。魯國得用天子之樂。其僭也。陳氏有傳先代之樂。其奪也。安在其政和而世治也哉。雖然千載之遠。遺風所在。使人興感。不可以已。無他。其聲容之盡美盡善。以至於斯耳矣。且孔子之聖。所惡於鄭聲之亂雅。亦何其末也。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唯君子爲能知樂。子夏曰。夫樂者與

音相近而不同。馬氏之所論。聲耶音耶樂耶。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五。首叙歷代樂制。本朝樂府。前人之述。自有其譜。毋庸贅叙。次樂器。次樂曲。凡三卷。

職官考序

孔子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繼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蓋所以示若彼禮樂。必其如是然後可得而行也。戒飭之意。亦甚深矣。孔子深戒此二者。蓋所謂惡其似而非者也矣。靡移流蕩。五音皆亂。迭相陵替。可以知其聲之淫也。進俯退俯。俳優侏儒。獶雜子女。可以

知其樂之滛也若夫巧言如簧盜言如飴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何以知其佞而遠之也樊遲問知孔子曰知人問仁曰愛人樊遲未達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聞而嘆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由此觀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其遠佞人之謂與昔者皐陶陳謨於舜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言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苟能知

而仁則雖有佞人無所施其術矣善乎宋程氏曰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得孔子放鄭聲遠佞人之意矣因繼辨考以職官考第六夫唐虞三代其官也倍古今沿革其來尚矣故周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未有知後之文武內外淸濁之別也漢氏舉賢薦能古意尚存魏始創九品官人之法其弊遂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族先是漢立任子之法蓋是古者世祿之遺意耳王吉猶論之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亾益於已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而況於唯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乎降至南北南人有言曰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豈是先王立賢無方之謂也哉維我東方中葉已降皇室政衰職此之由亦不可不以辨焉凡五卷

尺牘箋序

竊覽古今文人雅士善於簡牘者必事據出處筆下數語或千里致情往往兢艷於翰墨之餘自若不假磨洗而盡極巧妙矣然其長短接續未嘗見有一字破費處置分明皆以其灑侶可掬焉余茲莽蕩雨窗寂寂倦讀之暇謾草所見不辭一刻僅與童輩是非者倘經大方一矚則不逞揜醜云旹貞享歲次戊辰仲春日白石子書于片雲僑居

采覽異言輿地總序 附凡例

美嘗聞西人輿地之說曰天形渾圓地居其中海水相

附共爲圓體猶雞子中黃孤居青內唯天包于外旋轉不息地凝于中確定不動而上下四旁皆有人居焉天之旋轉相爲其樞者如輪之有轂如磨之有臍名曰南北二極二極相距正中之界名曰赤道界之南北斜絡於赤道者名曰黃道黃赤二道卽是太陽經行限界四時寒暑晝夜昏曉所以相分也夫天地之體共是渾圓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但天包地外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每地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極星高低各差一度則知地之周圍有九萬里隨人所居之地太陽所照亦自不同居赤道下南北二十三度半之地者春秋二分太陽正過其上日中無影春分之後太陽漸北則其影在南秋分之後太陽漸南則其影在北其地常燠其人昏惰南北二十三度半以外截至六十六度半之地太陽所經不遠不近其地不甚冷熱其人亦多聰明南北二方自六十六度半各抵其極太陽餘照時見時隱隱見之候相爲晝夜因此推之其地甚冷若夫地既爲圓體固無上下方隅姑從人所居乃分五大洲以爲上下兩

界耳蓋南北極界亦各有大洲而生人已來足迹未到之所置而不論此其大較也附美擧示明儒所刻萬國坤輿平面半球等圖以問其說西人笑而對曰我方舊有地球圖近古已來和蘭鏤板山海輿地全圖盛行于世地形渾圓本無可畫以入圖譬如醫經有人形圖必要面背二圖始可明全體故其圖分爲二圖並以南北極爲經赤道爲緯周圍分度皆與天應凡五方四海方之各國海之各島其形勢之高卑曲直廣狹遠近道路之所由水陸之所產無不具載推步有法測量有度因小知大因顯知微盈尺之幅範圍天地可謂釋千古未發之秘矣近觀支那人擬作平面半球二圖不惟疎漏頗多亦其謬妄特甚若其所謂平面者地之圓體變成扁土至如半球最爲無理中分南北爲兩界縈繞東西爲四圍果如是圖則是其南界無北而其北界無南也且物象有圖要使人便于觀覽耳天壤之間人迹所及古今未有到于極星直在人上之地者則是圖不作而可也

凡例

一西人山海輿地全圖明儒所譯方國及人物名美質諸西人之言率多紕繆大抵西方音多字少故記其言字有合成而無音所遣中土字多音少故翻彼語音有轉假而無字可該且絕域殊譯歷代異稱而中土之人各隨所聞轉假用字其音所訛亦皆在彷彿間耳我今所譯其端在於別音凡聲音所象一如琴之有譜按譜而求音則殊方之言可盡譯也若其義例共詳于譜故不贅焉

一大西方國之言。亦自不同。其凡有三。曰邏馬語。蓋其中土正音也。曰意大里語。蓋其西南之言也。曰和蘭地語。蓋其東北之言也。又有波爾杜瓦爾語者。書中嵌注。邏意和波等字。要辨其異。其無所註者。蓋彼方通語也。

一西方之語。中土譯文。舊有異同。並今附註。若其舊譯。或有遺漏。或有疑滯。姑闕以俟。

一凡亞細亞諸國。雜見元明史書者。略取其說。以備參考。

集古圖序

虞夏商周之制。天子有宗器焉。諸侯有分器焉。所以茂昭明德。而鎮撫社稷也。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兊戈和弓垂矢之屬。及魯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愼之楛矢石砮。皆前代之物。歷世所以傳寶之也。迨于秦併天下。滅諸侯。燔諸書。壞禮樂。舉先王之制。與其器俱亡。漢氏以來。時有獲先秦彝器。亦唯供奇古寶玩之具而已。安在其茂昭明德鎮撫社稷者也哉。雖然後之君子。因之以觀其象。以考其制。足以徵先王之禮。或有之矣。恭惟本朝皇天眷佑。神聖兼統。永嗣無疆之大歷。服郊社宗廟之禮。生民已降。未墜厥典。逎至天府所掌。凡國之玉鎭寶器。莫不皆有。其他神廟佛宮也。臣故族之家所藏。亦各不失其寶守焉。是則天地古今之間。四方萬國之所絕無。唯我日東爲能有之矣。而我所閱者。亦不爲不多。每得傳摹圖寫。所以昭其度數文物。纖悉無漏。寖盈卷軸。非敢以器爲玩也。若夫觀其象。考其制。以徵其禮。則庶幾後之好古博雅君子。亦將有取焉。正德乙未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謹序。

停雲集序 附凡例

予昔從先師所與交遊。皆一時之儁。講詩書。談禮樂。旁及子史百家之言。遊息之餘。命酒賦詩。迭唱迭和。連篇累牘。翰飛墨落。風生雨集。如予材劣。執鞭周旋其間而樂。相得之歡。若張樂洞庭。大戰涿鹿。未足以喩其壯觀。然當斯之時。忽焉不自知樂也。不圖數年之間。山頹梁摧。交游日彫散。雖有二三新知之可樂。於其風流雅致。索然無復往時矣。是歲之春。挈家海濱。與魚工舟師雜

處。慨然寓匪兕率野之歎。適會都下有災。親戚義故。亦皆越在草莽。乃僦一廢館。以居從者數十口。僅庇風雨而已。居所當大江口。枕席之下。天水相接。雲帆出沒。烟笛四起。偶得故人詩二百餘篇於敝篋中。時時倚檻擊節。商聲歌之。波瀾為之洶湧。魚龍為之悲嘯。因思昔游。恍在心目。不復自知此身在困厄之際。既而觀其姓名。多為鬼錄。猶有存者。流離契濶。落落如星辰。嗟呼予於諸子。犬馬之齒。既居一日之長。而天不假年於彼人。憖遺一老。以有感斯文何也。遂錄其詩。都為一集。庶其不朽。且欲使我之後人。知先友亦有若斯之人也。丁酉仲夏。白石序。

凡例

一是編以停雲名。義取之陶靖節思親友詩題也。

一凡是編所錄。只係交友詩。至如先師子弟諸作。則不敢載焉。

一凡交友諸作。曾經梓行者。既傳于世。故不復載于此。
如和韓倡和集所載。及朝國華登東叡山詩。即此。

一平昔所得交友詩。各家篇什。其數不少。歷年以來。災

育一作百

火鼠蠹之餘。今所存無幾。是編所錄。即從其所存。或載曾所記者。故不免闕漏。

方策合編序

周官大祝六辭。一曰辭。二曰命。皆王言也。王者撫邦國。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必有其辭。而諸侯之邦交。講信脩睦。亦如之。是以草創討論。脩飾潤色。鄭國衆賢各盡所長。愼重其事也。故孔子曰。愼辭哉。聘禮云。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者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春秋之也。天子諸侯之辭。左氏所傳可得而考。蓋自周以上。莫有天子相告之辭也。至漢天子與匈奴單于相遺以書。單于猶漢言天子也。晉代已降。南北分裂。乃有兩朝天子通問之書。及宋於遼金。聘問往來。遂無間歲矣。也變至此。亦可慨哉。恭惟東方與西隣交聘。肇自神后併三韓始也。當是之時。我未有今字。使譯將命。唯有言辭耳。推古之世。與隋通好。於是乎則東西天子相聞以書焉。唐初太宗遣使修聘。我不受其書而却之。蓋以無禮也。高宗及新羅共滅百濟。既而屢請和好。自是而後。東西聘問。亦唯行人以言將命。若有故

則加書彼其書式亦倣漢於匈奴故事蓋欲存國體也天曆間吳越錢氏來聘以求天台教法乃勅左右丞相報以書幣本朝輔臣外交以書並昉于此永觀初僧奝然西游于宋太宗存撫甚厚賜以紫衣及還乃遣弟子奉表謝恩奝然本是方外之徒置而不論已昔者美遠事 前世幸遇盛際辱蒙 延對每預 顧問退而蒐輯 邦家典故參之時事庶其有論思之所補且如東西辭命可以賛野謀者合成一編變故已來投散事少間發篋所輯而閱之頗知其有挂漏竊自嘆曰是書之

編葢本乎 前世求聞師古之意豈以美之鄙而廢也於是博極載籍益加採錄凡其爲文二百一十七篇附以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七首總爲一十卷遂作之序以述焉己亥十月望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書

東音譜序附凡例

六書之作皆象也八卦之畫伏羲氏之字而已著頡因制六書鳥跡科斗古籀篆隸之文歷世損益變體百出迨乎兩漢雜以古文署篆八分爲之魏晉以還隸書遂盛東方文字之興由來遠矣唯其爲體列國不同始傳漢隸即魏晉之際耳當是之時古三韓地咸皆內附百濟初獻經典字書乃詔徵博士時應此選者其先漢人避亂於海外乃以中原之音爲傳世學至於天朝置史列國以迄四方之志專行今字而古文盡廢蓋是不但讀書講學而交隣使命藩國政令各適其用也若其國中所用則其例有二曰取義曰借音取義者不必用其音也借音者不必用其義也百濟復獻佛書會有一尼自吳地來乃操南音誦而傳之於是乎字音始有漢吳之別焉隋唐以降兩國聘問冠蓋相望東方搢紳從學

於中國唐嗣聖初有續薩兩生者而至于斯最精聲音乃詔並拜博士命大學諸生誦習焉音韻立學而置博士之員即始于此延曆間屢下制詔天下之學明經諸生皆正其讀一依漢音莫用吳音凡明經宏詞科當就試者必先習毛詩及爾雅音嗣是以來諸儒切韻之書亦從而出焉東方音韻之學此其大較也唐末之亂聘問遂絕而方外之徒西遊求法無代無之延及明季吳越閩廣人往來相踵以迄于今如其方音皆有異同學者疑焉我嘗觀魏晉以來歷世史書記我東方之言大

半與我不合。夫中國之書。本乎象。以形兼聲。故字多而
音少。外國之書。由於音。以聲兼形。故音多而字少。如我
東方。則兼有之矣。凡外國之言。與中國異。其字雖多。亦
非所該。故諸家方言之書。聲音轉假。多在彷彿閒。且所
用之字。古今方俗。各自異。豈能得無傳訛哉。美昔在
前代屠奉　明旨。訪問殊俗。采覽異言。竊自以謂五
方之音。本非文字之可該。音託於字。不如音托於音之
近。古者樂曲有譜。蓋尚音也。東方音韻之學。舊有母字。
今當借之以記其言。其字如琴譜。而五音七聲。莫不共

備。用之之法。凡一音一字。其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
從衡展轉。呼吸闔闢。足以括天下之聲。古人創意之妙。
亦至如此。豈其不奇也哉。美雖不敏。亦有取焉。略定其
例。因作之譜。以便覽我所記之言者。此年實享保己亥
冬十二月甲子。源君美序。

凡例

一東方音韻五十母字。蓋本于悉曇金剛文殊問。而有
數字重出者。猶華嚴母字兩阿藏。因今從舊圖。
一東方音韻母字。蓋做琴譜而作。但合字之法。不具其
體耳。琴譜字母一音一字。而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
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猶梵有半滿之字。於絃上
之音。曲盡其妙。故今凡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皆倣
琴譜。以立合字之例。
一外國字母。或取五十。或取四十二。或取三十。卽令取
二十四。至如東方所用之音。則唯有烏意阿邪牙數
字而已。其他無字皆爲二合三合之音。凡東方字母。
自古所用。一音一字。故今一皆依舊。不作新字。美昔遇和蘭人。獲觀其國字。因請以其字。寫東方音韻圖。第一行喉音五字。止是一音字。其他字並皆二合三合。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體。卽是方密之所謂外國喉音特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統于宮。亦以見此圖之妙。

一中國之字。其書下行。蓋以一音一讀。故耳。外國之字。
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故其書不得不橫
行。左之右之。亦從其俗耳。卽今所定字例。凡其音二
合者。皆從右行。以便合呼。
一凡二合音。與翻切法別。而有開有合。其音亦異。詳見
于譜。
一凡字各有發送餘收之聲。而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所
該者多。故今所定字例。凡一字之中。以發聲爲頭。以

餘收二聲爲尾送聲在其右傍而餘聲亦有初發之餘有送氣之餘詳見于譜

一凡收聲平上去則有唇舌喉三音入聲則有唇舌牙三音其平上去聲喉收者與鳥之餘聲相混唇收者有始終皆合之合口有合卽開之合口皆宜辨明

一凡平上去入乃清濁輕重並有舊譜一皆從舊

一東方字母音釋明人所註音多轉假而在彷彿間今所附注乃出於長崎市舶務各州郡通事所塡者亦多轉假且平上去入不甚分曉姑存一二以備參攷

一是書本爲記異言而作外國之音與中國異故今音釋取義亦多與舊說不合覽者恕焉

高子觀游記序

寶永庚寅冬美奉使西上初見高子道周於京畿之間後二年高子亦抵江東屢得見之矣高氏之先出自渤海數世之祖寓我西鄙厥後徙爲長崎人道周始出從仕旣去隱於攝城予因訪西土風俗乃知其壯時有志四方遊徧名山亦能言其山水之美登覽之勝使人俗然有上會稽探禹穴之想而不厭于聞焉居未幾而還乃自擇昔遊之最者爲之圖以贈且屬予爲記予少有高子之好而以親老求斗升之祿宦游以來奔走東西棲棲遑遑凡足跡所至殆半天下矣然未暇一登所謂名山以償平生之志旣而遭遇一時辱從大夫之後以迄于今志氣俱衰而又多疾幸得其所圖撫琴動操以使衆山皆響而已若夫高子所遊皆是天下之大觀非天下之至文孰能得傳其奇哉予之於學術文章亦唯知好之猶一丘一壑徒自往來于懷且古之君子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特以其人耳

苟以其文則予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予之淺陋亦非其人也高子請父子新氏以老於文學名於當時其所請不於彼而於此無乃好奇之過乎因辭高子屢請不已蓋其所欲我知之矣天下名山號爲奇偉秀絕者古之賢達勝士窮極幽險以傳之世然後非其爲奇偉秀絕也自有宇宙更千百年雖未有一人之至於其上然其所以爲奇偉秀絕固自在焉者矣譬如天宇開豁陰翳解駁巔崖秀鑒可以挾日月可以摘星辰而不加其高峻噴雲泄霧雷雨震電窅窅冥冥至無所見而不加

其幽峭。而況其所以傳之者乎。其文辭之工拙。烏能為之軒輊也哉。高子只欲得其同好者。以記其遊之歲月。而未得其人也。得如予之所好者斯可矣。不然則高子豈不知予之不文者也耶。何其所請。至于如此。高子遂矣哉。予亦何辭。雖然予嘗聞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昔者鄭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予今所記。則裨諶之事也。如其潤色。世多君子。高子其請焉。是歲享保庚子春三月。筑後守源君美序。

孫武兵法擇序

孫子兵法。魏武帝所註者。司馬遷稱孫武十三篇。是已。而班固藝文志乃言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為武所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後人因謂孫子亦有未盡之書。或謂孫子十三篇。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蓋秦滅先王典籍。焚詩書百家之編。至漢孝惠時。除挾書之律。孝武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厥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遷繼其父志。乃抽石室金匱。自成一書。而於孫武兵法。兩言其十三篇。且其言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孝成之世。秘府之書。頗有散亡。乃使求遺書於天下。分命劉向等校焉。而任宏校兵書。每一篇就。向輒修其篇目。錄其指意。向卒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之業。歆遂總括群書。著為七略。王莽之末。又被焚燒。世祖中興。又集新書。班固傳毅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藝文志。繇是觀之。漢書所著孫子八十二篇。乃併任宏所校遺書而稱焉耳。魏武獨取十三篇。乃

自為註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自晉氏亂中原板蕩。渠閣文籍。靡有孑遺。而後世所傳孫子兵法。與漢志不合。牧意以謂魏武所定。而非孫武之全書。予嘗觀其書。與管子越語相出入者頗多。蓋孫武齊人。而學管子兵法焉。又其為吳王所稱。十三篇者無疑也。自魏武後。世所傳孫子註。亦為不少。宋元豐中。集次武經之書。以孫子為首。天下之士。教習兵法。乃自孫子始。而世之議者。以謂武書所以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然武之所論。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冐危修道而保法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全爭於天下若夫利害之權奇正之變攻守圍禦之術一皆以爲末事也考其辭雖未盡粹要其歸與仁人之兵異者鮮矣昔者趙括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其變也兵書豈易讀哉後之讀孫子者大率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故武之本旨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辭而不發遂使其書以爲一切變詐奇詭之說耳世之論兵不復知夫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其流之弊以到于今

吾竊懼焉乃敢會衆說因校其可見者以俟夫講武者考而擇焉予豈好論兵者哉蓋有不得已也享保壬寅七月戊午紫陽源璵序（先生初稱勘解由勘堪音相近清鄉任鎗序先生集稱新堪蓋誤傳畧稱之先生亦有時自署云）

新井家系序

東方諸姓蓋古之世爵後因爲姓（新撰姓氏錄序云謹德考功胙土命氏國造縣主始號斯卽謂之也）於非若彼虞夏商周之世因所生地也然其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則其道一耳矣若夫賜姓命氏乃自垂仁始而後史不絕書天武改定天下族姓分爲八等卽始魏氏立九品之制差第其閥閱頗多所升降（古語拾遺云至于淨御原御朝改天下萬姓而分爲八等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卽謂之也）或同出而異等高下懸隔亦其紛亂不一而帝世所賜僅止五姓一百五十四氏其餘則莫有所聞迨弘仁初乃撰姓氏錄甄差群姓以皇族爲首國族次之番族亦次之凡二十姓一千一百八十二氏猶且有未定之姓氏云夫世祿之家以氏族相高天下之俗皆是也若我東方別生分族以其世爵則姓有尊卑氏有大小自古固然也至其弊也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唯論有門

地非復辨賢否擧世所尚權有所歸竟使嚮所謂帝出之裔神明之胄累葉陵替莫有著姓皇室式微矣世道之變一到于此可勝而慨哉當爾之時權貴之門其第所宅衣冠相推以爲其號亦其尊之也流習所徇煽以爲俗至若郡國豪傑各自相稱以其食邑亦猶古者別其族也降及喪亂之際故家遺族往往有世不可紀而不知其所自出擧前世所號稱之爲氏者夫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而族人子弟相稱相呼所行于家里豈此古者受氏之義也哉劉氏起自沛中

爲天子。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其名姓不傳也李氏出于隴西有天下成紀人之前不知何始其世系不詳也。漢唐之盛亦猶如此而況衰宗落譜莫有所考乎繫之地望而考其所出質之氏族而知其所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余家系所由作也且嘗聞之聖人之治天下也其不可得變革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尊其祖敬其宗收其族以序昭穆正昏姻。人道竭矣嗟亦是我所以望於吾後人也享保癸卯秋七月戊亥筑後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君美序。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巻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下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雜著

排佛論（中大兄皇子天智御名。誅蘇我父子）

教化之於風俗。所係大矣。豈可不愼哉。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佛氏之教。傳自百濟。初我俗未習。或廢或行。獨有蘇我氏之家。世尊信其法。及上宮皇子升于儲位。與大臣馬子大倡其教。造塔廟。度僧尼。講其書爲之疏。乃至製憲法十七章曰。是我所以流布諸惡莫作之教也。（出四天王寺藏發願文之語。）天下靡然嚮風成俗矣。夫天下之惡。臣弑其君。莫大焉。上宮己能爲佛討賊（事詳于發願文中）。莫能爲君報讎何也。（馬子殺崇峻帝。）大抵佛氏之教。其言善云者歸之也。其言惡云者反之也。忍辱柔和。是爲人因報怨無所發憤。（同恐脫無所字。）（瑜伽論二因緣云。何等爲二因緣。一忍辱。二柔和。云忍辱者。謂於他怨終無返報。柔和者。謂心無憤性不惱他。）而綱常倫理。置之不問。遂率天下。俾莫知有禮義廉恥之節矣。中大兄討蘇我氏亂。史之所紀。皇子與中臣連鎌子。同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於路上往還之際。乃定其謀。仲尼之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皇子天錫勇智。聿求元聖。與之戮力。雖曰未必由學。亦其有獲于古訓。蓋亦不誣矣。使之處上宮之地。元惡大憝。獲免天誅。亂靡有定。亦何至此。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上宮獨自信佛。忍其主辱。而使其子孫亦忍辱其宗。悲哉。或曰。上宮何可當也。當是之時。外戚之權。猶水之方盛。火之方熾。帝子皇孫。莫非其親也。卿士大夫。莫非其黨也。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積惡之殃。罪亦貫盈。中大兄撥亂反正。亦如摧枯拉朽耳。曰昔陳簡子弑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君。請討之。於傳有之。曰。魯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據史。上宮太子薨。諸王諸臣及天子百姓。長老如失其愛兒。少幼如喪慈父母。哭泣之聲。滿於行路。曰。日月暗矣。天地壞矣。自今以後誰恃矣。上宮果能有爲。則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而人心所服。奚翅齊魯之衆。中大兄擧事。其與之者僅五人耳。安任其能摧枯拉朽也。孔子既老致仕。而其弑君者齊人也。猶且三日齋而請伐之。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而況國之儲貳。

於弑我君之賊乎上宮素好善之人使其能自得師與聞周孔之敎無義無恥豈其若彼而已耶南淵先生乃古之隱君子益遯其世者史沒其名惜夫

樂山亭記

苟有求而得之於彼者非我固有之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其所同者物皆有焉非取之於彼也知者於水仁者於山亦是已水流而動知之類也山止而靜仁之類也故知者而樂水仁者而樂山若彼山之與水非能使人仁且知者也樵者日與山居漁者日與水游而不可

與之共語仁知者非其類也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其聲則峩峩乎志在流水其聲則洋洋乎其志之所在者非手非指非絲非桐得之心應之手以形其聲是則精之至也雖然譬之犀牛望月月形入角其爲之形有所由以生非其固有之也是以其爲之效唯止絃聲之洋洋峩峩而已安在彼樂與壽哉古之聖人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樂天知命安土敦乎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行乎夷狄患難無不入而自得焉況於其氣與類一者相合乎由是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豈不然歟吾友山順之官於泉州其燕息之居名曰樂山之亭益其起居飲食與東南諸山相接于几席之上因請美爲之記泉爲州當西南之水會治所在其海口古之時海外諸船輻湊所至所謂沙界之津者民物富庶百貨旁午而風俗之美於今亦都也其西則與大海接孤嶼長洲出沒于波濤蒼茫之間東南諸山若遠若近崎而爲嶽峻而爲嶺層巒疊嶂聯亘數十百里之外號爲山水清遠而若其諸山非州之所有也順之取之於彼而不取于此或疑其有求

於外焉美與順之結交幾三十年矣嘗識其在乎貧賤患難者而未始見其貧賤患難也苟非有所得豈其然心所樂果復如此且夫學也者所以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彼仁且知者其自少所志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宜乎其取類於山之深矣嗟乎吾衰既甚不及見其德之效也至若彼樂而壽則我望順之也久矣順之其勉哉享保庚子冬十月白石源君美書

記義奴平八事

國家驛傳之制沿路州郡守宰掌驛遞次舍供頓等事總以執憲司會之職各一員兼領焉延寶四年丙辰夏東路旱傷驛户凋弊官發金穀賑貸（每驛金三百兩糙米一百七十五石）委本管州郡每年出舉以其息利分頭量給旣而東海濱名郡所管白須賀驛爲郡違符旨不肯遵行不露實惠者十有八年元祿六年癸酉夏秋之交旱疫並行人亡馬斃不能爲役於是驛民具狀申訴衆推其長赴官以聞官乃聽於本郡陳告衆皆危懼曰我郡方命民苦

積弊以訴于官官輒下郡分理是餧肉於餓虎也蓋受賂欲庇之耳或有贓吏以及其言者明年甲戌春正月郡誣以誣告繫驛長於獄驛長有家生奴時年十八旦夕入視不離其側給飲食候言間者九十日郡忽縛奴拷問告狀首謀人奴不以實告郡遂放遂驛長禁入于都下及本管地方十里內田宅資財盡皆籍沒驛長家人奴婢不爲不多無一人敢從之者唯其家生奴與主及主母主婦俱去寓于三河鳳來寺山下一家四口羸身而來饑寒交至主家族人亦皆畏官不敢顧恤主婦之家稍稍以米粟給朝不及夕奴乃借錢於人販魚鹽及瓮缶之屬錢空則賣傭以供其事養焉十一年戊寅秋八月次相源君昌尹（米倉丹後守）奉使西上路過三河奴伏道邀訴主家寃枉居數年會鳳來寺僧將赴都下奴請爲之傭隸因託其僧得以附赦帳附赦帳者　國家赦例每爲祖宗追崇冥福大設齋會日行之先期凡犯罪家族赴于會場因請赦除導師具注其姓名於帳籍申送于官是故常也十五年壬午五月主家會赦聽還而其田宅旣歷没官欲還無所奴又爲人傭而來數邀

輔相藤君喬知（秋元但馬守）於衙門外以狀申訴且請所沒田宅藤君乃命於本管官府陳告官給引照回本郡責保於主家族人不聽主從去其所在叫訴寃枉蓋官指使之也寶永五年戊子秋八月藤輔相自皇京歸日奴邀中路泣訴而言曰初家主被誣竄逐九年會赦聽還奴以其無所歸稱訴于公再得罪禁錮亦旣五年藤君爲之惻然引來于赤坂驛給以食還之且使其人言曰當附赦帳耳奴因欲赴都下自慮若以情告主必也爲保人拘留矣遂逃去乞食於路上而來復出訴于藤君

君面諭曰。官各有職。當告於本管官府。君亦屬其官。官責以健訟。禁之逆旅舍一箇月。乃斷以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論。奴更自念。素情不遂。歸望亦絕。要有賣爲他家奴。所得傭直以充本主衣食之用而已。遂因逆旅主人自鬻。爲城東賣豆腐家之奴者五年。頗得造豆腐法。後去爲城西賣豆腐家傭作者三年。

文廟嗣位之初。郎下　明旨。行寬政。赦有罪。去事之妨民。于時先補蔭子者七百三十一人。次之赦有罪者八千八百三十一人。獨逋貸者鉅萬計。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因　聞諸路水馬驛遞運所以兼平

日久。事務日多。近驛郡邑亦或因之以罷弊。乃　命有司。議其利病。復置司會貳職二員參詳焉。正德壬辰春三月。改修驛傳之令。是歲東海一路。徭役所減。視之前歲爲人夫者一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爲馬匹者四千八百二十三。他路亦准之。前歲東海一路。徭役夫二十三萬五百五十八人。馬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匹。五年乙未冬十月。府中聚會。憲使某官語于同列曰。比年以來。有人行販豆腐。每見某輙下擔伏道。邑常悽慘。似苦煩寃無以自明者。諸君亦見之乎。某官曰。是奴爲故主屢以寃告者。事歷累政。案不可移。且

請所沒田宅。其情不可測也。憲使復問參郡官曰。君等以謂如何。菅君美雅荻原源左衛門曰。部職未審事由。憲使疑其有枉。當不得不理耳。衆皆以爲然。卽召奴勘問其狀。悲憤口不能言。憲使乃委菅君更加辨究。菅君因引于私庭。叩階除問其言。若無可疑者。參以都下前後主家之言。二人皆稱未始知其事情也。雖然彼其爲人誠信。必其靡他。乃至移于本郡。咨詢追問。具得其實跡矣。郡且報曰。籍沒家產。其田園則抄劄入官。宅舍則賣與某人。某官堅執前議曰。籍沒財產。未有放免之例。若聽其

所請。依價收贖。菅君駁曰。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者。本依犯罪論。無罪豈合沒其產。且依價收贖。猶贖刑也。舊寃既白。今日却斷輸贖。未知據何條例。衆亦疑以爲奴之本情未可測也。議不果行。明年丙申春閏二月。官遂斷曰。籍沒家產。在官者聽贖還。在私者聽和買。若其估賍則官據本管地方當時下等物價估計和買。亦不得過其原價者。奴泣謝而去。卽起本郡。先問其田應用價金一十一兩。始自驛長爲其民。獲罪於郡。二十四年于此。前爲郡者。亦以罪落職。其後任郡者。欽遵前符。賑

給如法。由是驛户之人皆無不憤彼寃而德之者。然奴
年少時從主而去。屢得罪於官。且逃其主家。主家族人。
亦猶疑之。其他無相識可以交錢物者。奴自懊恨而歸
都下。前後之主。爲之相識各出家財以假貸。奴乃請于
官。官依准。菅君使人問之曰。有田而無宅。汝主焉歸曰。
非所敢望也。其人曰。官既許之。何爲云爾。奴即歔欷掩
淚曰。嘗聞之。宅價三十金。非我力所能及也。菅君聞而
嘆曰。良哉。適有京師商客來於君家者。竊聽奴言。感泣
而去。他日奴復請其宅。蓋以京師之商。分其橐裝爲之

周濟故也。未幾菅君遷爲他職。是歲夏四月。
章廟昇遐。
上以
文廟遺旨入嗣　大統。秋七月。奴謝恩於官。且請曰。幸
沐鴻澤。本主得歸。雖然微爲後主者。奴亦不及此。且夫
買田買宅。實頼衆力之所助。報恩報施。豈能一身之所
任。伏請鈞裁。奴今所得者。並聽還本主。本主今年六十
又四。流離之際。殘喘僅存。別差一人代奴修業。以課公
役。下給私養。奴自嚮如初。周旋進退於都下兩主之間。

歲得顧錢。以償宿債。是區區之志。所以報恩報施之私
願也。有司至此。則始信非其爲己謀也矣。乃具聞事狀。
實封啓　聞。且請奴自贖得本主田宅。官出府金。照其
實價以給還。冬十一月。有　旨准請。嗟呼奴賤役也。非
知有君臣之大義。非知有忠信義節。所以見稱於世也。
而考其所行。寗俞之愚。晏嬰之順。亦何有加焉。豈不賢
哉。蓋如彼二子也之所謂也。臣巨室。嘗與其君同休戚
者也。奴所得於其主。僅不過一飯一衣而已。固非有爵
秩祿俸。可以望其報禮者也。後之士君子。爵非不隆祿

非不厚。信任寵遇。非不專且優。而所以事其君也。阿諛
逢合。唯身是謀。利之所在。不顧其義。忍恩負德。求容當
時。苟推其心。凡奴所處。皆所深避而不肯爲者也。獨怪
古之忠臣烈士。仗義勵節。至於其能全身以濟君。若奴
之所得者幾希。何也。豈其誠之未至耶。抑亦命之使然
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先
民亦有言。曰。匹夫而爲百世之師。嗟乎人之爲臣。唯知
有其身。而不知有其君者。聞奴之風。宜少知愧哉。奴名
平八。其姓氏未詳云。享保二年丁酉春正月之望。前筑

億一作意

後守源君美書。

奉答本鄉平先生問目 附平信如問目

第一條

東方文字其來尚矣。蓋太古已降歷世變其體列國異其制。而無由考詳。

歷也書體之變。猶書契以來變體百出且其爲制亦猶梵書右行。佉盧書左行。蒼頡書下行各土異俗耳。

俗間所謂神代文字美嘗得與聞者凡五或有其字不可讀者或有其體不可辨者或有如科斗書者或有如鳥篆書者古體之變蓋亦如此天武之世更造新字四十四卷其體如梵書又有肥人書有薩人書而肥人書一二字卽今猶有通用者古者列國各有其字亦可以證古之王者封泰山禪梁父管夷吾所記自無懷氏以下七十二家其六十四家無記錄者孔子亦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天朝國史自舊事始而舊事所記亦猶夷吾所記揚

朱所謂或隱或顯者耳而況如孔子不得而數者乎。

美竊以謂無由考詳卽爲之也

卜氏所傳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字。乃是灼龜之兆猶卦之有爻也。古人有言。曰。八卦是庖犧氏字然則方功義亐。以謂之字。亦可也。其實非所以代結繩者矣古事記云。應神之世。百濟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恐誤日本書記以謂諸典籍蓋有故也

千字文梁書豹周興嗣所選若其千字則鍾繇王逸少所書蓋有二說耳方魏晉之際豈得有是書哉記云其書一卷或是史游急就章類卽是爾雅小書之書後人因以爲千文而已

漢隷傳來蓋在乎應神之世美嘗考之不止漢隷始于此行書草書並傳于此亦同其時

日本紀私記云今按假名本也有二部其一部者和漢之字相雜用之其一部者專用假名倭言之類上宮記之假名己在舊事本記之前又云假名之起當在應神之世遣新羅招文人僅習文字之時也美謂此間之俗呼爲假名卽是草體則凡隷楷行草皆是

一時傳之矣。唯其謂新羅者訛。當作百濟。古者殿門額。即是飛白體。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張懷瓘以為本是宮殿題署者。空海逸勢之徒。親見唐朝之制。以倣其法耳。

第二條

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曰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書為隸。美謂此間之語。雅言謂之隸。俗言謂之

真。即是楷字。蓋傳唐人之語也。以八分為隸書。自宋歐陽子始。非古也。

第三條

美嘗觀四天王寺西門額。及寺寶上宮太子疏。楷書者一卷。其疏則元弘天子親寫太子書者。非其真蹟也。若彼門額。則寺僧亦以為野道風所書。美又嘗觀野氏三體千字文。草書神品。寺僧之言。蓋有受之也。

第四條

新唐書所載。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真人興能。撥史。實龜九年十二月。以布勢朝臣清直充送唐客使。天應元年六月。送客使等自唐還。是歲辛酉。建中二年也。興能即是清直。猶妹子稱因高。葛野稱賀能。以我方音相通。故耳。舊唐書以真人為天朝官名。新書又以為因官而氏者。並襲之謬矣。

第五第六條

楊億談苑。左大臣道長書。道長即太政大臣從一位。世稱御堂關白。于時為左大臣正二位。公家系乃載寬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入宋寂照上人書來。蓋其書則報

之也。國王弟野人若愚。即中務卿親王具平。村上天皇第四子。實是冷泉圓融二朝皇弟。世稱後中書王者。其所稱如此。猶寬平上皇賜渤海使人書。自稱野人。又稱無名耳。治部卿從英當作俊賢。其書則章草字體相似而已。據公卿補任。源朝臣俊賢。寬弘五年九月。為正三位中納言兼治部卿。治部省掌僧尼之官。故其書以稱焉。是年十月。叙從二位。

此間之人莫識俊賢工章草。猶不識清直善書。乃是王獻之所謂時人那得知者也。唐宋元明諸名家皆

以爲莫能及。豈其徒然也哉。

辛丑四月十一日　筑後守源君美謹書

附平信如問目

因源義和奉質白石先生問目

日本文字。起于何世。漢隸眞行草書。肇于何時乎。不詳其來由。如何。

愚竊聞日本元有國字。至于推古朝尚存。今卜部家藏而不可讀焉。蓋隸書乃今之楷書。按古事記應神十六年。遣使於百濟徵王仁。王仁持來千字

文。此千文者。非今之千文。魏鍾繇書。此時王羲之未生。則又非羲之千文。況周興嗣次韻本哉。愚管見如此。奉請是正。桓武以前。殿門額用漢隸。嵯峨己往。用眞行草書。事見日本後紀。

隸有秦漢古今之辨。見古學編。續日本紀已下國史。言隸者。似指眞行書。如何。

四天王寺西門額。世傳以爲上宮太子書。又爲小野道風書。此時草書不可有之。後說近是。如何。

新唐書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爲氏者。興能善書。紙似繭而澤。人莫識之。

愚按。眞人興能國史無所見。寶龜八年。遣唐判官有海下眞人者。十一年。隨新羅使而還。是年建中元年也。其餘寶龜中遣使。無稱眞人。或云。興能者藤原賀能也。然時代相後。新唐書其末王曰桓武。遣使是卽賀能也。如何。

書史會要載。南海商人船自日本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若愚章草之妙。中土能書者亦莫能及也。

愚按。若愚無所據考。然皇朝類苑引楊億談苑。載若愚與寂照書。其後題曰。寛弘四年。蓋具平親王冷泉圓融之朝皇弟。而寛弘六年薨。恐是具平親王歟。又或國王弟而稱野人。必出家隱者。愚按。本朝文粹延喜上皇賜渤海裴頲御書後。稱野人。又稱無名。然則具平亦隱者乎。

皇朝類苑左大臣道長野人若愚治部卿源從英凡三書。皆二王之迹云。　又從英與寂照書後題曰寛弘五年。

或謂寛弘二年源俊賢無治部卿俊賢二字草書與從英相似筆畫相類或云從英當作俊房從俊字似英房訓同然俊房非寛弘中人也

享保六年辛丑四月　本鄕平信如謹書

答友人

龍本天物豈必待西河一運水哉方其震雷猶在乎地向無寸雲可以輔飛騰之勢深藏於藕絲穴中蓋亦其時耳然唯其能潛亦以觀能德焉百蟄且有可扱況於衣被五色膏澤斯民者也耶謹答

題七賢盃

七賢盃藏在于洛東山銀閣一套七盃朱漆金書竹林七子姓字少壯者盃淺老大者盃深蓋是東山大將軍之物其字所自銘也去歳吾西上之日過寺得一見之以爲奇絕南禪長老晃公因爲余使工摸作器成見贈形制字樣一如其舊長老持戒而作酒器居士不飲而愛酒器二人者所爲如此可以發一笑也正德元年五月十一日

白雉帖題辭

古之名畫摹寫人物未有不出故事者使後來觀之者不問而知其事不名而知其人若所謂望而知伐莒然豈其使觀之者意而得之固難其觀之者意而得之豈獲易也吾聞東郭鄉齊人也素知莒之所以可伐故意而得設令晉楚之人望而視之焉則惡知其口開而不闔非莒與相之謂乎又惡知其舉手而指非爲雲煙飛鳥過于其前乎若使目不識聖賢之書徒觀夫衮衣繡裳負扆南面而立者混不曉其周公負成王之圖觀夫河目隆顙獨立儽然如喪家之狗者卒不曉其孔子立

鄭門之圖吾故謂繪事之可傳于世者亦不可以無記焉去年冬朝鮮修聘我其報禮有例附使者其中貼金彩畫屛風繪我古聖主賢臣良將勇士才女健婦名山大川宮闕廟堂鐘鼓樂舞等臣美忝奉　明旨遂識謂畫面無記事彼未必識其情乃　命臣高伕記其事凡十五篇如不須記者單志其名就俾使手題於屛書凡五體於是炳焉煥然能使外域之人一展眉目開了然識我古君臣之盛德偉業者猶如縉紳諸生之能識周公孔子之盛德偉業焉不翅如齊人之以微射明而已

矣。高氏二子。特以其州本五體勒石。因叩予請書其由。予拙於文辭。焉得書。然惟向者予幸得與末議。於義則似不可却以辭焉。若其書畫工拙。予素未識。且置弗論。要至于記文之縱横變化。無不各極其致者。予又安敢措言其間哉。正德壬辰春二月旣望。筑後守新井君美題。

附鞆記後

我俗所稱鞆繪。世傳以爲水渦之象。亦因借用巴字。非也。虞書藻火之火。周禮畫火以圜。及宣和博古圖所圖

古器。飾以圜紋者。皆是我所謂鞆繪也。鞆者古射著臂以避絃之器。源順以謂鞆俗字。當作殼。今撿諸書。並無鞆字。蓋我俗所製。從革從丙。丙字。俗讀爲火之兄。語與火之繪同。其器用革爲之。以火繪之。義取于此。火亦轉言鞆繪者。其所畫之象如鞆也。出雲州所隸畫雲郡古稱繪鞆。上古神人。相其地勢。似畫鞆之象。故名云。古之畫飾用火者最多。橋梁舟車。亦皆畫之。於今所存者。唯有樂鼓舞臺。及屋尾之飾而已。後人諱災。故稱之鞆繪。亦附以水渦之象。而其義亡矣。丁酉三月書。

跋那須國造碑

右那須國造碑。貞享中。故常山源公得之封内。摸而傳之。乃建碑亭。以置守戸。碑已埋没。九百九十餘年。而復見于世矣。嗟夫物之顯晦。固各有時耶。美今所得一本。所謂傳摸補足。非其眞者。恨未見石本也。其跋曰。元年上二字。不甚分明。乃摸印見之。永昌二字也。然本邦無永昌號焉。飛鳥淨見原天武朝也。天武有朱鳥號。永昌字形。稍似朱鳥。想是歲月之久。字體訛缺也。因推爲朱鳥號。後考之。朱鳥元年。歲在丙戌。而此曰己丑。則非朱

鳥也明矣。今按唐武后永昌元年。歲在己丑。而當持統三年。此時本邦年號闕。故假用異域年號乎。美竊疑以謂維我東方建國已來。未始有稱藩異邦。奉其正朔者也。儞周之號。亦何以假爲。若其果然。則文武四年只用甲子何也。以余考之。或以爲永昌元年者。卽是朱鳥四年也。持統稱制。無改前朝之號。蓋以其攝也。據史持統四年庚寅正月朔。始卽天位。亦足以徵矣。歷代緜遠。文多刓缺。不可盡解。但其四字。僅存三畫。而右旁轉折處。隱若挑勾勢。上頭一點。乃是剥落之跡。遂使觀者以爲

元宇耳越人以爲梟楚人以爲亂孰知鴻飛冥冥哉美譽闕之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仲連齊國一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帝秦之故也堂堂天朝豈復有假以僞周之號哉我學淺陋性且不好臧否人物雖然事之關係則重矣大矣敢不得不辨享保辛丑秋七月二十二日源君美書

題親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募緣疏

吾昔時家貧不能得書就人假借手自寫錄往往卒業焉慨然竊有蜀人鏤版之志而未果也頃聞雷山長老

慈海自幼誓以親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轉之誦之普濟群生功既及十之一乃得主席于是州藏國禪寺而寺原無藏經傳錄甚難方今欲併衆力募一本以訖其功請予題緣疏吾未與聞釋氏之說又未知其轉經功力果何如也雖然善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而我自恨學之不成志之不遂也矣且聞其寺蓋是我遠祖所搆造也義亦似有不可以固辭者故述其大略以慫所請寶永五年閏正月新井君美題

文昭廟寶鐘銘

奕奕　寢廟於穆皇清思文　烈考維德之行不顯不承祀事孔明皷鐘喤喤降福穰穰祈天永命萬葉無疆元子　元孫以孝以享

多賀城古瓦硯銘　應洞巖需

金玉其相如圭如璋德音無瑕何以不藏秉心塞淵曰求厥章以介眉壽萬壽无疆

偶記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者是也顧其賜玄圭以告成功則當在舜陟帝位之初

年然則即位之初告咨十二牧者仍其舊職也次咨禹者賞其成功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也虞史立言之叙可謂不紊矣不然水土既平之後尚安以濬川爲哉諸儒皆以鯀之殛死禹之治水爲攝位初年事而肇州封山或以爲攝位之末或以爲即位之初第弗深考遂致紛紜之說耳嗚呼在古之時未有列州舜始置十二州不久至禹遂以爲九及其受禪也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自是以降地名沿革方幅分合歷世或異而其爲九州則一也是禹之九州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

矣。辛丑八月初三之夜燈下書。

詩 詩草餘稿所漏。錄于此。

謹賦攝政大相國殿下文房四賢之詩

公新製文房四器。所謂劉司空者書刀也。胡補闕者法糊也。温平章者温器也。牙光祿者研光也。其刀製如斤而圓楷。烏木曲柄。鑲以鹿角。適筆誤墨汚。則可以刮之者。其糊煮海藻製之。束以紅紙。形如筆管而短。用時湯漬其頭。則和柔而黏。可以搨平其刀痕。不起毛也。温器以黃鍮作之。大如拇指。爐內煨而温之。熨其搨濕處。使莫之沾且皺也。研光以象牙作之。製與温器大同小異。二器亦以烏木爲柄。以鹿角爲鑲。四器皆有雅致可觀。而公命之以賢者。蓋視有其賢者之能也。

賓鐵凝霜免膽寒。青萍一片月兒團。研池雲起龍蛇出。走紙風雨黑漫漫。宋斤魯削已遷地。却勝郢人斲鼻端。烏鰂墨痕何足滅。蒼蠅屏上不須彈。碧海珊瑚枝尚短。金莖沆瀣露初乾。豹毛自澤斑斑色。獺髓能醫點點瘢。

香爐峰頂烟籠日。鈷鉧潭中水不瀾。玄錫磨瑩玻璃鏡。明珠走轉瑪瑙盤。天朝上公周冢宰。當今居攝總六官。吐握躬勞天下士。敬賢常得萬人懽。多才可繼考工作。文物典章絕不刊。玉堂新樣瑚璉器。巧成字字爍琅玕。衮職由來無所闕。補天五色斗間看。太平天子多暇日。爲寫小人稼穡難。

和泉南唐生中秋所思韻二首

故人南海月。萬里對秋明。潮湧金波濶。星涵碧漢清。龍舟飄笛曲。鮫室響機聲。忽寄絃歌興。相思舊武城。

今歲中秋夜。愁來負月明。先生天契濶。風露月凄清。孺子置芻色。隣人吹笛聲。感君千里贈。何以報連城。

丙戌春。自壽五十。

青春初度日。社雨潤芳菲。綺樹迎鶯出。銜茅待燕歸。當年寧學易。前事復知非。賴此治聾酒。翩翩舞綵衣。

和雍丘詩

故園花隔楚江春。客裏春兼白髮新。年年逢君花堪憶。今日相逢花若人。

勸君莫問東流水。花開花落春相似。不用花前不醉歸。

一曲狂舞爲君起。

失題

星軺一夕度天津。到處賓筵盛八珍。虎踞山川王氣壯。龍飛日月皇華新。三秋鴻雁同作客。萬里松楸更思親。却愧木瓜難報贈。詩成珠玉共璘彬。

謝崎陽人寄壽幅及王母下降圖

崑崙之丘赤水陽。青鳥西來萬里長。群玉仙人開策府。金簡丹書爛成章。二十八宿何燦燦。雲漢昭回日月光。瑤池忽降王母駕。白雲歌謠奏八琅。當日待詔金門老。

歲星隱見六十霜。應許他年一偸果。蟠桃花樸紫霞觴。

自註云。贈者九二十八人。

祝田翁八十壽　田翁祖朝鮮人。

丈人先世出朝鮮。不獨秦童採藥船。殷代少師餘故國。周家大老共歸年。龜疇五福先稱壽。鶴筭千齡豈問僊。看憶鴨江春水色。芳樽浮綠綺筵前。

自題肖像　時奉使西上

蒼顏如鐵鬢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南海祗氏曰。此公本色。

奉使西上。留別新友。用前韻。

鐵鎗丈八黑蛇身。驄馬驕行立若人。休折武昌門外柳。主恩須賜玉麒麟。

和搭巖詞兄中秋韻

雲物凄涼洗素秋。雨痕暮過庾公樓。斷鴻出塞邊聲早。積水連空月色流。北海盃樽違伏枕。西園冠蓋憶同遊。清朝[redacted]無歡樂。短褐誰歌寧戚牛。

靈山鎭

靈山開巨鎭。鄉月照雄藩。鐘鼓千峯動。貔貅万竈屯。出

師資上略。刻日復中原。一夕長星墮。年年哭嶺猿。

驟雨

百里雷聲動。蛟龍冲遠天。小魚并雨落。輕燕逐風旋。林下叢青靄。屋頭走白烟。須臾虹影斷。斜日亂鳴蟬。

次韻擬上元應制二首

淸都咫尺近天顏。紫極九重啓鐵關。五色彩雲盤鳳闕。一輪素月滿鰲山。珠簾高捲星辰上。寶扇雙開錦繡間。幸爲春和調玉燭。宵移巖仗擁仙班。

紫禁春城寶氣浮。南端傳蹕拜宸旒。夜珠光動双龍燭。

仙管聲來五鳳樓。天靜月中留綵仗。星回雲裏下紅毬。
聖明自有同民樂。共沐恩輝記勝遊。

次古寺韻

古殿崢嶸鎖化城。層巒遙隔世中情。龍歸陰洞行雲濕。
鶴踏長松落雪輕。滿壁青煤金像暗。當窓白日玉毫明。
傷心欲問前朝事。草沒殘碑綠蘚生。

燕

差池渡海津。復見畫堂春。不道滄波濶。歸來爲主人。

春日送人

楊花飄盡水生衣。可忍春歸客亦歸。不似雕梁新燕子。
風前猶作一双飛。

別後寄友人

一別河梁久索居。西風日日柳條踈。東流不到西山曲。
双鯉難傳尺素書。

題畫鷹

八月陰山白草寒。單于縱獵醉金鞍。聖明不奏長楊賦。
徒使秋鷹畫裏看。

閨情

菱花鏡裏綠鬟垂。遺却金釵意自疑。記得夜來明月下。
玉堦回首立多時。

征婦詞

將軍西出玉門關。搗練金閨素月寒。不見沙場征戰苦。
逢人猶問破樓蘭。

讀秦記

霜刄一銷皆入秦。咸陽銅狄爲傳神。莫言天下渾無事。
猶有江東學劍人。

烏江

散盡吳中兵八千。東來自許父兄憐。君王曾有上游計。
不信烏江艤一舩。

明皇乘月御笛圖

漁陽金鼓振潼關。萬乘旌旗入蜀山。夜到行宮吹玉笛。
不教胡馬月中還。

賦得雁有欲歸聲

京洛紅塵染素衣。滿城花柳自芳菲。一聲過雁朱樓上。
似勸遊人欲共歸。

賦得竹風如雨

玉立森森翠欲流。美人翠袖挹雲脩。細聽簾外微風動。十二巫山暮雨愁。

折楊柳

揚花綿白柳條青。笛裏春情不耐聽。莫恨江風吹作雪。猶成點點水中萍。

宮前螢

景華宮殿夜螢飛。亂點輦前歌舞衣。却恨江南烟柳晚。錦帆一去不思歸。

古意

香羅如白雪。出自鴛鴦機。裁爲身上飾。春痍減舊圍。朝採陌頭桑。行雨沾妾衣。沾妾衣尚可。雨晴郎不歸。

秋興

張翰初在洛。京塵化素衣。忽値秋風起。决然千里歸。八王方倡亂。晋室日衰微。滔滔天下是。三嘆早見機。使翰眞有見。胡爲受齊非。見機已晚矣。於去當庶幾。

和西山古風二十五韵。增至四十韵。

唐虞去我久。時運或否泰。浩湯汨鴻日。民罹蟲蛇害。伯益烈山澤。神禹濬畎澮。巢窟移平土。萬世繫其賴。有夏政漸衰。五子歌聲慨。玉食求龍醢。御龍旣懾竄。成湯雖懋德。太旱望滂沛。悲哉瑶臺宴。成林割炙膾。殷鑒猶未遠。賢聖六七外。象箸初開釁。玉杯極侈大。顧彼岐之陽。鸑鷟飛翩翩。皇天訖殷命。獨夫罔懲艾。成康光先烈。靈物在郊棷。黍離王風降。宗周亦顛沛。舊物復何有。秬鬯誰其賚。汲汲魯中叟。泣麟霑衣襘。胡爲絕代下。澆風日晻濭。秦刑及典墳。漢儀出綿蕞。遺編發墻壁。餘燼吹埃壒。諸儒頗傳經。白首兩眸昧。洙泗淵源遠。百丈泝急瀨。巍巍我東方。仁氣自藹藹。一姓億万斯。宸極御圓蓋。棣

穆君臣間。雝聲和噦噦。温潤蘊珠玉。誠信肅蓍蔡。逮乎善居喪。降志與義會。孰作桀桴計。聖心懸風旆。青牛不度瀛。菀祠那間厲。飄飄徐氏子。徒望五雲靄。万里漫求仙。于采芝草翦。桂舟何所載。幸未筐織貝。煥煥一百篇。文字新如繪。爾來二千載。儒風襲冠帶。環海聽絃誦。韶舞和鳴籟。教化祝鯁鮐。英材育松檜。寧誇雕蟲小。豈用蔽牛大。君今得所擇。綿蠻止蔚薈。逸步遇伯樂。何患困駔儈。春華旣數榮。碩實宜固蔕。長期廊廟上。金盤薦李柰。

西山呈朝鮮蔘餅於順菴先生。先生令嗣以詩見謝。西山依韵敷衍。賦古風二十韵。兼寄僕。謹以和。

象箸始製瑤臺起。被髮佯狂爲慟神。鴟云赤烏流王屋。誰抱寶器陸續臻。白旗一麾万丈倒。周雖舊邦維命新。東走何人超遼海。万里避地都邊垠。化行八條變頑俗。法授九疇肅來賓。遺風千載猶柔謹。往往人材毓席珍。冠辨衣錦及俎豆。塯鍘延埴貴朴淳。對海太守舊隣好。行人拭玉聘問頻。蓍簪鼻比傳物產。分得上黨五葉春。碧甌縹蔘極絕品。甄陶自如太化醇。西山家藏玉餅子。

秋瓜落蔕翠毬均。封豕彭亨豐腹滿。野鶴軒昂長頸伸。精緻堅密不呰窳。因憶有德在河濱。竹爐温酎靈籟響。依稀鳳鳴學伶倫。數爵解得相如渴。一洗胸中万埃塵。興逸百篇拂綃素。鐵畫蒼然楷法眞。竭來讀書薔薇洞。短檠守夜坐向晨。苦心已斷郗原飲。小槽珠滴未濡唇。書格筆牀當時急。不用奇玩雜前陳。樂只君子無限壽。好捧一杯長相親。

登淺香山

天符初剖九重關。大王聲華動東蠻。東藩將帥迎牙纛。怵韓弓劍道左班。瓊筵高會香山上。桂酒椒漿饌白鷴。獻酬百拜禮容肅。賓意未飽怒踈頑。近前美人誰家女。翠翹玉釵綠雲鬟。起奏清歌薦金爵。震威頓霽一開顏。亦知風刺感人遠。朱絃三嘆誰復刪。宴罷歌闋人何處。徒有遺響託人間。我賦東游秋風晚。長歌吊古登香山。山中古井無人識。幽泉下咽水潺潺。轆轤索斷銀餅碎。玉甃零落綠苔斑。不照當時紅粉色。但見山頭雲影間。雲去雲來山長在。日落千峯飛鳥還。

菊有佳色

千林搖落日。孤秀向嚴霜。百煉黃金嫩。三燒白玉光。應須看晚節。非獨爲重陽。況復東籬下。南山佳興長。

折楊柳

欲折綠楊枝。嬌嬈不自持。春風似相惜。偏向手中吹。

辛未中秋和韵

武昌樓上夜蒼蒼。鳴管吹晴興正長。金井新添梧葉影。珠簾忽動桂花香。連城還璧完無玷。明月投珠暗有光。王粲從來常作客。浮雲何處望家鄉。

蕎麥麪

落磬玉屑白皚皚。素餅團圓月樣開。蘆倒孤洲吹雪下。遂飄平野捲雲來。鸞刀揮處遊絲亂。翠釜烹時疊浪堆。萊菔葷葱香滿椀。肯將麻飯訪天台。

中秋小集。天瀞取得盤中蒲萄而歸戲簡。

西域蒲萄入漢家。並傳苜蓿石榴花。天瀞夫子真仙客。亦泛銀河八月槎。

春雨

羅幃繡幌曉生寒。卯酒醺來倚畫欄。桃李花明楊柳暗。春光偏向雨中看。

題丹生八詠卷末 丹生勢陽地名。

丹丘夫子白雲篇。八角垂芒星斗纏。願我挂冠神武日。安能洞裏訪神仙。

絕句

垂楊垂柳綠絲絲。花落何堪上舊枝。非是春風吹自別。人心不似待花時。

謝南紀祗伯玉贈金漆斑木枕

鷓鴣寶枕錦班班。原是南金欲報難。只有相思無近遠。清風明月夢中看。

春初和韵寄滄浪

漢廷聲望馬荊州。絳帳東開負笈遊。孤館聽鶯消白日。高城送雁瞰蒼流。五言曾識蘇卿節。八詠今知沈約樓。借問太玄千載後。有人門下姓爲侯。落句答來詩之意。僕曾有東門退隱供衰老之句。兄蓋用之矣。

和堀山氏見賀生孫之作

男婚女嫁事初成。復見兒孫數後榮。五嶽從今遊有日。名山到處掇芝英。

右三十四首。荻原丞嘱侍醫竹內宗甫所贈。聞今之新井氏者乃其門人也。故得之先生手澤。及鳩巢南海等所記云。

失題 此詩蓋先生所贈南國華者。

關山千里路。江海幾年情。夢寐思儀貌。人物擬莪菁。文字慕建安。壯密起劉楨。早爲觀國賓。非關魚尾頳。胸間萬卷書。腹腸可柱撐。逸足推驥騄。良材計松樫。挾簡登台嶽。盤紆出化城。雲樹欝森森。時聞仙梵鳴。白水流沸騰。青山繞纓縈。風景先瀟洒。有廬頗欲清。高門兀崔巍。微巧極毫芒。虹霓回蓬宇。翁仲立其傍。目中窮天末。脚

下縮地紘中殿殊崛崎珠玉相映明周軒臨絕壑延閣
連崇岡園中多竹樹定識來鸞凰凭欄試一望四圍総
翠蒼有時晝已昏雲氣似高唐鱗鱗起陰嶺衆風入九
閟蛟龍忽行雨颯然鳴屋桁瑞烟浮綺席佳氣傍朱楹
樹抄霞裁綺艸間露綴瑛一日一宮間氣候轉可驚寶
塔比鷲嶺玄宮擬雁堂掬水尋初地雨花迷上方蘭蕙
薫藻井日月懸綉甍衆禽奏鐘鼓和鳴聲鏗鏘惟嶽元
嶙峋岩嶤削不成紫蓋落水中六道白氣橫綠波蒸薄
霧寥寥可直蹬夭紹意未解忽聞千里飈雲霧一時盡

豁然氣崢嶸又聽江聲起瀧瀧鳴刀搶不知如此處奈
何得無生滄洲隔人間悠然思羲黃絡繹明鏡中人影
各激揚疑是水精宮何復間蓬瀛情景兩相得心澄水
更澄從此何所求昂[redacted]驕盈胸中容天地忽爾慜世
榮常恨揮大筆不成豪放名自悲才不及竦然心未平
看君抽祕思紙上[redacted]天台如面見笑却桃源行天
性自聰慧瞍眸有青睛知是杜家老應休傚比征若家
耽文字常[redacted]星泓今値治平節不須賦伐櫻平生好
寛弘未嘗爲相輕志氣復耿介獨立守銑銑何當攀仙

桂相逢歌野苹可羨子多能由來妙丹青風神最高徹
何人稱寧馨鳳雛雖終貴惜不早振翮爲道松栢姿不
似蒲柳零眞龍無人識相視爲蝘蜓郭奕心先醉一醉
長不醒談理盡微妙吐辭入窈冥文采貞繡虎嘯風生
晶熒把詩倚几案色映紫翠屏吟罷餘音在三日尚繞
梁明時生偉人堪光堯年黄懿德與瑞草千載共流芳
吾輩只碌碌資質偏沉瞑辭鋒舊自鈍因君發霜硎詩
病今愈窮因君加參苓南薫春草長往往夢池塘仍思
九罭魚何有漏鱒魴定期五色賦燦燦入明光詞壇早

破敵元功嘆崑煌恨君背來雁萬里趣行裝天涯已別
後雲雨各飄飄要知相思意月落百花場長天不可盡
徽茫隔參商此時怨應深何忍餞通莊羸馬一異群更
恐顛且僵君今比張仲孝友護萬祥歸期已將近北望
頻里鄉只愧將巳曲難堪酬麗章不如一樽酒相對盡
餘觴

悼亡

落月下階除飛螢影亦疎窗中人不見猶照架頭書

和寄寛齋韻

十年詩思向誰開風月只甘屬酒杯依舊寸心猶未已
郢中一曲起予來

奉賀洞巖源先生七十生辰詩三首

仙臺臺上五城樓河上仙翁向此留遥寄人間難老曲
長生何必訪丹丘

芝蘭玉樹滿庭香遍勸南山萬壽觴東望蓬來多五色
天風吹上彩衣裳

君言六月我生初七十當年慶有餘若是儒林尋故事
濟南口授典墳書　右壬寅六月朔旦作

六十生辰用五十自壽詩韻述意

六十懸弧日應知筋力微聖恩無復棄衰病未曾歸夙
昔甘盤舊流年遽瑗非羞將雙鬢白護自照緋衣

弔藤公實方墓

昔日藤公宅禪林一逕深東陲千里淚北闕百年心蒲
葉無人識松聲幾處尋山中墳四尺空有綠苔侵　丙寅八月廿一日過千歲山下賦追憶舊事茫如夢耳

和復菴菊花行十五韻

近者世賞大菊夏月開者亦似黃花盛時去秋
洛陽出異品三種其中有經一尺二寸者此方
所出亦三品有經八寸二分者一種焉

種松唯見老虬鱗種竹唯見棲鸞筍誰思種菊如種玉
徑尺花開可忘貧奇品歲增新菊譜劉王范史看成塵
焉知黃花非正色莫比幽姿是隱淪芳蘭還自爲蕭艾
杜衡亦能亂細辛南陽大菊介眉壽縱使中年踰七旬
花師巧奪天工妙何啻輪扁老斲輪龍腦鵞毛皆含舊
金盆銀盂不厭新百煉精鋼應繞指一點靈丹便通神
眞下恐脫一句押韻者
世間萬事何無有大禹惟聖猶裸體少康之子後文身

公孫盛開招賢館子陵徒弄釣魚緡古來萋斐成貝錦
蒼天豈必得勝人近見繁葩映朱日定期濃艷媚青春
君不見義熙年後人尚在頭上時戴漉酒巾

席上和祇伯玉韻

十年長鋏不堪彈萬里西風羇思寛示我清篇問叢桂
報君雜佩綴幽蘭紅楓江畔斜陽盡白雁洲前過雨殘
世事唯歸長嘯裏蘇門此去欲聞鸞

席上賦得十日菊

黃花杯酒欝金香盈把摘殘昨夜霜好泛落英留客醉

實心不獨爲重陽

冬夜會祗子宅

城西揺落日携杖夕暉時寧負黄金諾來吟白雪辭錦繡時薦酒銀燭共圍碁歡樂應終夜幸憑玉漏遲

讀書詞

貧家讀書子常苦少藏書富家讀書子常苦多藏書貧富二家子少長讀一書所見還淺深果是非其書讀書聊復爾況又難於書讀書行之始故要博渉書君子百行者不愧所讀書讀書能若此始爲能讀書爲告讀書人尚其能讀書

戲謝洞巖老惠金烟管二十韻

相思千萬里芳草旣爲烟遥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斑斑雙淚竹髭髭並頭蓮鸞管長且細螺杯小復圓彎如象鼻曲鬣若馬蹄翩聊比繞朝策那論武子錢碧篇宜共飲青簡豈須編王衍曾揮麈蘇卿本齧氊趣同餐蕨境狂似嗜茶顛絶勝擯擲醉要將桃李憐丁香香自結柳線線猶牽朱焰龍啣燭丹鑪虎伏鉛飛灰金琯內撃節玉壺邊流火歇燕雅薫風和舜絃帷中非借箸陌上是遺鈿不羨飡霞客還懐服氣仙吐成玄圃霧漱作白雲泉嘗慕心良苦紉蘭佩可捐徴陽囘黍谷尺寶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船

烏江詞

楚帝爲君楚王臣楚雖三户足滅秦沐猴何厭秦中苦咸陽宮室化成塵龍文之鼎黄金印印可刓兮鼎可扛剌剌猶説婦人語笑見鴻門白璧雙項莊拂袖爲誰起劍舞未終聽楚歌上游帝子今安在江東父兄奈我何

卜居作

今歳春初有司籍我宅將入官適値都下大火遷地海口到秋初卜郭北林居

滿城花柳半凋殘嘆息人間行路難烏鵲月中三匝急鷦鷯林下一巢寒還同東海乘槎去且對西山拄笏看楚客卜居堪可賦卽將秋思託幽蘭

移居內藤宿

青麥阡阡秀紅桃樹樹春烟中聽犬吠似有避秦人

贈南藩祗伯玉

宣化周南國正風及汝濆犬牙疆埸關鶉首列星分社

綬宗藩衞干城。大國軍𢹂陰光爽。葉棟萼吐餘芬。玉酒
蓍茅縮。金包橘柚薫。神山鼇共峙。滄嶼鶴成群。鵲渚靈
軿下。鳳樓仙管聞。朱門增氣色。畫閣借氤氳。園綠歌淇
竹。池香採泮芹。鄒枚皆賦雪。荀陸既披雲。府僚知多士。
才華見妙文。賈生年少傅。却恐未如君。

寄祝南紀祗伯玉五十

嘉賓初度會。春日正遲遲。南極新添老。西河舊得師。鹿
鳴卿飲酒。麟趾國風詩。學比陳良悅。賢推蘧瑗知。鶯聲
遷苑樹。蘭葉映堦墀。應是懸弧地。扶桑借一枝。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終

跋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

余總角讀先生答建部內匠頭書有云。合則鞠躬盡力。
裨補闕漏。違則深藏其身。高栖其志。於是始知其爲人。
竊有所慕焉。及長數閱遺書。多是國家有用之書。自非
博物洽聞。洞見古今。而尤明邦典。安能如此乎。栗山柴
氏曰。在中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非溢
美也。獨恨先生之後。明邦典者。寥寥莫聞。迩時有頼襄
者。好討論國史。其文可觀。而猶有未能出其範圍者矣。
嗚呼先生之有功于邦典。豈淺鮮哉。宜矣。至今百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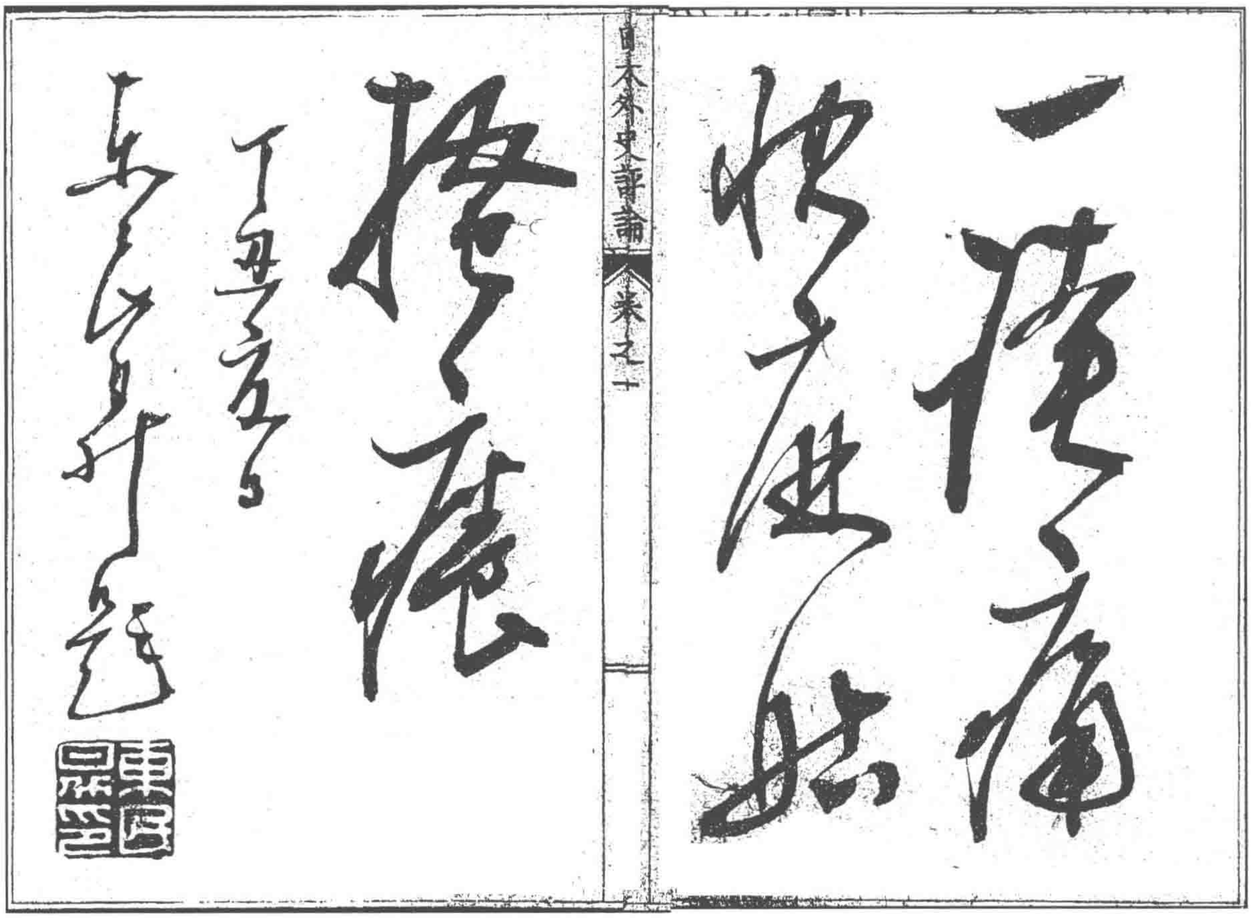
年。海內稱之而不衰也。特惜其遺書多罹火災。而今存
者。不及其半焉。余舊藏立原萬所纂遺文二卷。又求其
所漏。相繼收錄。頃檉宇林祭酒示白石遺稿外集輯錄
頗多。萬所纂亦悉收在其中。於是除其二卷既刻者。更
編其餘。并余所嘗收錄者。校其異同。合爲二冊。名曰白
石先生遺文拾遺。後之人補其所漏。則余所望也。
天保辛丑七月既望。節山板倉勝明書于安中城欝署
亭。

大岡讓　著

日本外史評論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京都賴又次郎等刻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京都頼又次郎等刻本影印



外史評論例言

一余嘗欲就襄史以集評論。因讀前輩議史之言。而有得余所欲言者。則鈔其的確者。歳月侵尋。殆充巾笥。比來删訂。遂成斯編。古人有言。自非胸中有定見有定識。何由裁衆言之殽亂。以就一是之折衷耶。余賤陋書生。固亡一定識見。故一事而存衆說。是欲使讀者去短取長。補偏救過。要歸至當也。

一斯編所錄。前輩論說。豈止於此。然域於睹聞。獨力搜羅。不獲兼之。必有遺漏。更有所獲。則當待異日而補焉。

一凡事。自卷首漸次皆舉大要。其欄外記幾葉。以便考索。讀者當先詳各家事迹。而後及斯編矣。

一山縣氏纂論。直錄論者姓名。今乃倣其例。若林道春山崎嘉是也。

大岡　謙識

賴襄。字子成。號山陽。
藤原肅。字斂夫。號惺窩。
林信勝。字子信。號羅山。薙髮稱道春。
新井君美。字在中。號白石。
室直清。字師禮。號鳩巢。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涯。
物部雙松。字茂卿。號徂徠。
左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杜注。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

祭賴襄文

嗚呼文才之難。自史氏令而下。獨推韓柳歐蘇。彼褒然稱名家者。世不乏其人。而其膾炙人口。犁然中心者。天壤之間。豈易得乎哉。以支那四百州之大。猶且如茲。則在我秋津瑞穗之州。歷歷罕逢。胡足深恠。神武以來。且措不論。逮德川氏之龍興。惺窩作倡。林氏繼起。既而新室伊物之儔。翩然駢出。樹幟劃溝。帝制自擅。然而大業盛事。委靡未振。以有待乎後人之闡發之也。至我子成。文才天授。別開生面。文宗八家。而不承其範圍。詩步趨宋元。而不墮其圈套。胸羅四庫之書。巨眇細昨。綜覈臚列。故其發而為詩為文為史策。奇正萬變。波湧電發。操觚之徒。相顧失色。加之潛心　皇朝。綱羅今古。理氣之原。沿革之由。莫不窮究。嶔崎歷落。技戟成隊。其在京寓久。文名藹然。衣被海內。讀書子仰之。猶瑞星祥雲。間有毀譽不公。且評變氛。而隱然執文壇牛耳者數十年。莫敢或爭。若其外史新策通議樂府者。實　神武以來創見之書。而其詩篇及雜著短章。悉備大家手段。其或恃才揮霍。未歷鍛鍊者。未必無之。而細瑕小疵。未足以訾議者也。要之　本邦自古及今。於詩文二途。未有駕而出

憖遺。謂強留也。
古賀燾。字溥卿。號穀堂。

其上者也。書畫雖其餘事。亦優入神品。可謂文苑全才。藝林鉅匠矣。余交子成垂三十年。其間久離暫合。不可勝數。而其合也。未嘗有淹三日者也。唯其臭味相合。而嬰懷最甚者。則去年嵐山之花。鴨河之水。抵掌驩以為千歲奇觀者。宛然在目。而遽為永訣。且通議之評。酬其深囑。而生前不達。冥冥之中。負茲良友。胡天道無知。不憖遺伊人。以福天下讀書子。而奪之之速耶。余將過三株之里。弔其遺孤。閱其文藻。覩物懷人。以侑薄奠。哭知已於九泉。而官守有禁。不能自專。姑陳哀辭。以代蘋蘩。嗚呼哀哉。

古賀燾　撰

引用書目

羅山文集　鵞峯文集
日本逸史　垂加文集
集義和書　本朝孝子傳
國朝諫諍錄　閑際筆記
愼思錄　日本人物史
保建大記　栗山氏弊帚集
足利將軍傳　忠孝類説
中興鑑言　舜水文集
大日本史贊藪　倭史後編

三忠傳　藩翰譜
讀史餘論　徂來文集
鳩巢文集　駿臺雜話
紹述文集　橘窻茶話
西溟餘稿　澹泊文集
湖亭涉筆　烈祖成績
新安手簡附錄　明霞遺稿
武家閑談　本朝通紀
蛻岩文集　紫芝園稿
猗蘭臺集　周南文集

常山樓筆餘　逸史
通語　中井氏弊帚集
國史綱目　思玄亭遺稿
淇園文集　素餐錄
冬讀書餘　靜寄餘筆
春水遺稿　精里文稾
高山正之傳　孤山遺稿
續蘭室集略　國史畧
拙齋小集　皇朝史略
明徵錄　續皇朝史略

征韓偉略　山陽文稿
通議　日本政記
山陽遺稿　行雲樓遺稿
讀史偶論　國史纂論
娛語　泰山隨筆
醍醐隨筆　南里文集
穀堂遺稿抄　泰庵遺稿
温山文　愛日樓文集
今世名家文鈔　磐溪文鈔
南山遺事　南山史

南木誌　近古史談
栗園文鈔　小山文鈔
鐵研齋餘滴　名賢言行錄
晩翠堂遺稿　日本外史補
名節錄　本朝名將言行錄
六雄八將論　佩弦齋外集
攄莞小集　宕陰存稿
白華文稿　須卬社集
讀史贅議　續國史畧

日本外史評論卷一

大阪 大岡讓 纂著

目次

前記後記目

巖村秩。字大猷。號南里。

巖村秩曰。蓋鎌倉氏以降。武人代管轄天下。故必受征夷之宣於朝廷者。而後乃得列正記。所以正名分而一統紀。其意固美矣。然新田氏未膺征夷之任。特以專兵馬之權。得列正記。而織豐二家總軍國之重。顧以無征夷之拜。置諸前記。一與一奪。自亂其例。有

牴牾。違戾也。

未厭人意者。然以大史之撰。其例猶有自相牴牾者。況此書曷用深推究也。

平氏

藤原秀鄉見將門

下野掾秀鄉 相馬小次郎將門 齋藤馨。字子德。號竹堂。 喋々。多言便語。

齋藤馨曰。秀鄉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鄉不敢舉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喋款語。畧無威儀。秀鄉出謂人曰。輕率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說者曰。秀鄉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然。秀鄉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舉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鄉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為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為關白。為大臣可也。聞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

伊豫掾純友

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為。故去而討。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畧修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耳。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

鎮守府將軍經基

鳥羽法皇立後白河帝

權中納言光國

源光國曰。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誓言無不聽。后以 近衛之崩。歸罪於 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故勸 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 後白河帝。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 後白河之於 近衛兄

蹀血。師古曰。蹀。謂履涉之耳。
詩箋。長舌。喩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
栗山愿。字伯立。號潛鋒。
關白忠道。慫慂。勸也。
伯仲。喩兄弟也。

也其事異於　顯宗　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繼弟。世嫡相承。在禮為正。衆心輿論。實歸重仁。而艶妻煽方處　法皇惑其言。而立所不當立。遂激　崇德之怒。陵土未乾。京師蹀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好色焉。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戮彝倫。法皇亦知　崇德之非己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不慈於　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易入。可不戒哉。

栗山愿曰。近衞帝　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為四子。而長於　近衞帝既十二年矣。昔　顯宗以　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將在所當立耶。應及於　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　近衞之後。皇嗣至重。天位至貴。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敘。衆心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道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乎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敘彝倫。規正

同上

晏駕。凡天子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晩出也。
邑虎傳翼。綱目集覽。傳讀曰附。著也。韓詩外傳。毋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鐵鷹飽肉。魏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喩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布乃解。
山縣禎。字文詳。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太政大臣清盛

宮壼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鬩。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傳翼。鐵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恇委靡。惟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崇德上皇舉兵

山縣禎曰。近衞　後白河之立。雖非　上皇意。然其父之所命。豈得違之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位。不義亦甚矣。如賴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隕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賴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徼幸萬一耳。後白河之於　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舉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速奉璽而上之。遜其位可也。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關白忠通輩。以與其弟賴長不相能。欲因事誅滅之。是以幸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

同上

清盛應召

栗山愿曰。平清盛母。乃重仁親王乳母也。鳥羽帝遺詔將士。而獨不及清盛。蓋疑之也。而清盛應女院之召不與　上皇異圖。比之源為義。明暗果為如何。

十葉

或謂清盛忍乎重仁將何所不忍曰。王法先義而不先情論公而不論私猶衡平鑑明也未來不迎既往不追視向善之方開改過之道是以雖姸媸不可逃輕重不可差而無敢怨之者如夫保元應召女院平治脫帝賊中皆清盛之功。以其後來之罪惡縱令日之忠勳豈王之大法哉。

上皇遷讚岐

又曰。帝既無莬道　顯宗之讓而　上皇亦乏之仁德　仁賢之德以母兄之親太上之尊欲託躬於叢林山野猶不得已也可勝嘆哉蓋　桓武遷都以

同上

中納言信賴

降。廢天子在爲未聞流天子也至是禍門一開因襲為例承久元弘陪臣之處天子每常遷之竄陬僻海而後已夫　上皇攜亂召兵醞釀積釁既如彼則六軍一敗髡髮乞降非悔非改過也非勢窮力屈也徒畏死耳其不知耻亦甚哉

藤原信賴作亂

又曰。後世人主禁中與居婦女也嬖幸也庸人邪人也平治之亂雖承于保元而職由信賴矣嗚乎男寵之害舊矣然未聞召禍如此之慘也　孝謙之廢皇太子以私通侍童彼其淫穢放縱顧不啻此也則其

十二葉

少納言通憲。剃髮號信西

青山延于。字子世。號拙齋。

左馬頭義朝

馴致。以漸而致。曰馴致。

廢責之詔蓋欲以構成其罪者而若信賴寵滿志驕以庸劣逞凶邪　上皇坐受之幽辱而不察信西所謂反臣在側而不知忠臣諫之而不悟者豈不為之發也乎。

青山延于曰。信賴庸劣包藏禍心藉　上皇之寵欲秉朝權為藤原通憲所抑不得逞其志竟誘義朝以為已黨至悖逆滔天原亂之所繇起蓋　上皇之不明有以馴致之也

清盛討賊

長井定宗曰兵猶炭火也火氣雖熾未徹炭心則浸

内大臣重盛

搢紳。搢扱也紳。大帶也。扱笏於

水可消覆灰可滅火氣已和炭心則不易消矣兵亦然也其勢雖盛衆心未和謀慮不一則攻易拔擊易破人心已和攻守備全則勝之難矣宜哉重盛欲及起兵之初而速馳討賊也若微重盛之決策則清盛失機必矣一失機則他日戰大勝　兩皇永陷檻穽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灰燼京師變為榛棘之地矣兩皇早脫虎口洛民早免賊害者重盛之計畧有得其機也。

栗山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昇平則搢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有

紳。以記事。謂廷臣也。

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下有
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鷙。以務乎

往往。非一也。

自效。而放橫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功以起身。
而終乎凶悖以亡家者。往往是矣。是時。車駕幸清盛
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將士。所忌義朝
擧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望之盛。源平以來
蔑有也。安知異日將相之權。不既根于此歟。又安知
異日赤族之禍。亦不已原于此歟。

赤族。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徐氏筆精曰。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赤貧是也。

後白河上皇請信賴死

闢義寧。字子弘。

闢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後白河之謂乎。已寵信
賴。因取顚覆之禍。而未悔。又為信賴手書請其死。甚
矣。其溺於人也。

中井積德。字叔處。號履軒。

中井積德曰。嗚乎。　上皇之溺於信賴。不亦甚乎。然
因此致邦家之疢。而弗悟。猶可也。夫以萬乘之尊。窘
於豎子之手。饑渴且不免。壓乎遁出。匹馬踏霜雪。以
脫虎口。其屈辱辛苦無比。雖欲不悔焉。而怒弗得及。
六軍奏凱。鼎肉在俎。則信賴之腹背身首。寸臠之猶
不足甘心。　上皇乃為之折簡飛節。戀戀希其免死。

折簡。謂短牘也。魏志。王凌傳。卿直以折簡召我。當敢不至耶。

何溺之至于此也。是特不可曉者。非耶。

清盛流源賴朝

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蔡注。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

林道春曰。或謂舜之行罪也。幽崇羽三危。皆得其處。
所謂五流五宅是也。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
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平氏於
是失刑矣。

安積信。字思順。號艮齋。

安積信曰。議者謂清盛欲殺賴朝。除後患。重盛諫止。
終為賴朝所滅。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
家遺澤之地。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

傫然。極困也。

然。彼傫然孤兒。何所能為。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
雄猜忌之事。仁者不為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
逞凶虐。雖有百賴朝。安得濟其事。不幸早世。清盛凶
虐益熾。賴朝得投釁而興。是非賴朝滅平氏。平氏自
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為諸侯。武庚挾
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乎。

中村和。字子臧。號栗園。

中村和曰。夫方義朝之擧事也。賴朝年甫十三。嘗勸
其父逆擊清盛于途中。敗走之間。馬上坐睡。且拔刀
斬土寇。此其膽氣勇壯。而大將之度量已備矣。雖庸
人愚夫。皆知苟活之。則異日必起雲雨。終非嶋中物

大納言頼盛

姑息。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也。何況重盛之智。而有不知之者乎。縱令池尼與頼盛。固請宥之。為重盛者。不可不勸清盛除之以絕後患也。若不聽竊奪而殺之。其誰謂之不仁。況清盛欲殺之乎。然同池尼固請宥之。是溺於姑息之愛。而貽後之患者矣。

二條帝納故近衛帝后

源光國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大臣皆諫爭。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條帝欲以太皇大后為皇后。群臣以為不可。曰神祖以來。未有立為二帝之后者。然履仲草香幡梭皇后再為雄略之后。事見正史。此雖非得禮之正者。皇朝非無其例。當時公卿偶失撿閲。而或有援武氏之例者。則益謬矣。武氏之事。固異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勣之言為是。其意亦謂此朕家事。不須問人。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法皇亦以為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為。其不馴致禍亂。豈非幸歟。

大納言經宗撿非違使惟方

清盛流經宗惟方

栗山愿曰。甚矣世多姦。而人多術。一邪之起。衆狡乘之。欲賣彼顯然之邪。以成隱然之姦也。蓋一邪之欲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也。

僕僕。煩猥貌。

有厭。而衆狡之禍不測。信頼一庸人也已。所希不過將於禁衛也。經宗惟方。固稱多智。其意將謂我帝之舅也。我帝之乳母子也。我徒可執政耳。信西何為者。圓首方袍。翫邦家于股掌也。其志將以勦除信西而歸罪信頼。因甇信頼併及上皇也。夫信頼之逆。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敗。二人之智。豈不知其終不可依頼。而當其起事。信頼曰。上皇可幽。二人亦曰可幽。信頼曰。大將可任。二人亦曰可任。躋躬戢翼。瞿瞿僕僕。若不敢為崖異也。信西既瞑。清盛還京。則翻然如改志易慮。驟擁天子。歸六波羅。姤也讒黜信西之児。終也離間二聖之歡。天子已以其親于己。而不之察也。百寮又以其功于邦。而不之罪也。其隱然不測之志。於是成矣。嗟夫。螳捕蟬。而雀伺螳。不知有清盛者。擁丸狹彈以擬其後也。姦人亦可以戒夫。雖然二人者猶在。則清盛不得專朝。二人者之竄也。固二人者所自取。而豈直二人者之禍也。亦王室之不幸矣。

阪井華。字公實。號虎山。

周靈王暴虐。

清盛察誹謗者處法

阪井華曰。清盛既擅天下。擇京童數百人。巡察畿內。有一言及己者。輙夷其家。周厲王使衛巫監其國人。

裁得衛巫使監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或曰是障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 始皇三十五年候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秦始皇坑儒生于咸陽無他其不善甚於佗人故其恥深於佗人也清盛之於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歳而其所為如合符節是亦孰教而孰使之也夫既有恥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而天下之治亦随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清盛亦終於亂亡者何也徒知恥其不善而不知充其善也

重盛徵兵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撊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於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卒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縣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撊然勁忿貌。

卒卒通急遽之貌。

貝原篤信字子成號益軒。

重盛祈死

貝原篤信曰重盛憂其父清盛之驕惡屢諫不見聽

不可若之何於此乎慮其家必亡詣熊野神廟祈先父而死歸後偶薨按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柳宗元誹范文子不知命誠是也如重盛固是善良彼苟不死則平氏之亡亦未可期也然先父祈死者為不孝請神求死者為不知命蓋質美而不學故不知其非也可惜哉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傚士燮之祈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幸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幽天子不止當是時從父乎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為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喩父於道

淪胥。相牽引也。

清盛未必不從其言或不從而興兵犯闕則移牖下之死於清盛或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變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山縣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卻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擧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傅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摩島長弘。字子毅。號松南。

摩島長弘曰君有累卵之危父有滔天之惡以一身之力任君父之安危天下望之兆民瞻之嗚呼重盛之任也固重矣方此時為重盛者當益竭誠盡忠維持保護死而後已是臣子之分也顧乃慘慘慽慽若無所容祈死於神是兒女子之事也夫重盛沈勇明斷能達事理何其遽然邪蓋尊崇浮屠沈溺寂滅之教視時察勢傷情疚懷知榮華之不久歎罪障之無滅蕭然愴然義氣消磨壯志沮喪不顧人事之可盡而求一死之免憂遂至懇祈諸神是惑佛之所致也嗟乎使重盛延生二十年確然守大義委身竭力為

旭日將軍義仲

跋扈。猶強梁也。詩皇矣。無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凶橫

平氏之棟梁則或不至以如主葬于魚腹闔族沈於海底惜矣哉然死生有命非神之所司祈死得死亦命也抑又天之所以棄平氏者乎

後白河法皇移鳥羽

山縣禎曰　法皇初為藤原信賴所拘再為清盛所幽三為源義仲所辱信賴清盛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常流　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為如此是以逆臣相踵興鴟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自恣陵人之貌。

右中將維盛

安積覺。字子先。號澹泊齋。

上總介忠清

維盛伐賴朝

安積覺曰梁臨川王宏伐魏自洛口遁去百萬之師弃甲投戈填滿水陸宏素懦怯勸之使退者呂僧珍也昌義之怒曰僧珍可斬時有蕭娘呂姥之歌維盛初無退意勸之者忠清也淨海欲斬之時有兒首衣緇之歌何其相類也又有尤相類者杜佑曰昔桓溫擧兵東下往戰烏圻中胥烏驚溫謂官軍圍之既而定桓宣武雄爽猶以鳥驚致奔宜維盛之潰走也

清盛遷都

林道春曰清盛有若董卓高歡朱全忠然自漢以來

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髙歡自洛陽遷魏於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卓不旋踵而死曹氏竟覆漢魏唐之祚終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来一揆也夫都城者和州為善是以上自　神武下至　桓武大率都焉如有間遷亦為不多城州之為地又益善故　桓武相攸于此為萬世不易之事然清盛誇元舅之權為遷都之事暴虐滔天壊民屋害人民者不可勝計故我與董高朱之輩列之

藤原長方建議

藤井臧字季廉號䫉齋
囁嚅口動貌
趑趄行不進貌
齋藤謙字有終號拙堂

藤井臧曰凡大臣威權之重同朝共國者不可不畏敬焉然倘至於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則可賤矣豈丈夫之態乎唯如漢公孫祿之於王莽楊彪之於董卓晉王祥之於司馬昭謝安之於桓温之類而後足觀也歟我左大辨長方之於清盛則有優於於此者為國直言而不避彼之怒毒及且令彼感悟已非略有悛心賢哉長方也

齋藤謙曰北魏爾朱榮既行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之事當與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諶國之宗

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洛陽宮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夫榮之虓暴靜海之狼抗忤之者死獨元諶以直奪其氣長方以智折其鋒能使暴人感悟改其圖抑亦偉矣

清盛燒二寺

齋藤馨曰自王政之衰緇髡狂横南都比叡其尤也當此時雖有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説靡然屈手折膝而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則是僧徒者蠹國害世之姦民而南

巖垣松苗號東園

都比叡者百世不拔之巢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亦足以落狂髡數百年張大之膽矣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其為心也私論其事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姦賊之巢窟其為功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比叡再燒於織田信長自此已來雖有餘姦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矣

清盛病煩熱

巖垣松苗曰盛衰記平語等佛者之作故以燒南都

中納言知盛

二寺為大罪。且記清盛病燒灌水奇恠其狀作者意。蓋為燒寺之報也。余謂清盛病熱之甚耳何可恠之有。又以清盛為慈惠僧正後身。其無定見固不足論也。

知盛不納源義仲請和

齋藤馨曰。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為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弃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讎積怨。宜銘肝

內大臣宗盛

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若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為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為平氏也。自為也。此時。義仲生釁於頼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其借其勢以制頼朝。苟得志於頼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日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

右中將重衡

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此。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

重衡被斬

巖垣松苗曰。鎌倉氏若仇重衡。則宜自殺之。而虜送諸南都。委兇暴僧徒。報燒寺之怨。非法也。豪雄所為。不宜如是。

頼朝召頼盛

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蓋

弥平兵衛宗清

恥之為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

藐諸。小貌。

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頼盛貪饕。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頼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顛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遁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救頼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倮然無所恃。以為藐諸孤復何能為。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頼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況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梟雄。綱目集覽。梟勇健也。雄武備也。仲馬曰。謂善鬬也。

上總五郎兵衛忠光

安德帝崩

源光國曰。平宗盛挾　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　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　帝之與後鳥羽皆　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　法皇以為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　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為　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遂廢　帝而名我為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　法皇速之耶當此之際使　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矣雖然　帝僅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　法皇所能料則亦未如之何也矣

宗盛非相國子

巖垣松苗曰。論者言二位禪尼恥宗盛鄙怯故云然恐非實事也余謂不然二位尼畏相國之怒故生涯不敢言至是始告其實耳相國梟雄何生宗盛賣傘僧之子宜其鄙怯林道春亦曰宗盛非清盛之子故昏弱也

忠光圖刺賴朝

趙襄子滅知伯。其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得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為報讐。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遺類。漢書注。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孑遺為無噍類。

山縣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為而為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之士也

日本外史評論卷之一終

二葉

攝津守賴光

恬熙。安和也。

八葉

鎮守府將軍陸奥守義家

中納言匡房

張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過老人。

日本外史評論卷二

大阪　大岡　讓　纂著

源氏上

賴光遺馬

賴襄曰。攝政兼家之落二條京極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為宴集盛事。前此所無也。夫賴光時為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虞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為務。媮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

義家學兵

齋藤馨曰。吾嘗以為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挹一卷兵書。自以為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教在

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閔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乃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漢高定天下。

關白賴通

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為亦然也。義家身為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為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鋭太露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師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慍而告也。為臣者且慍。而義家夷然不敢慍。即待其出禮。是其虛心聽人之速。不待如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教矣。蓋義家嘗自以為是矣。及聞此言也。陥然自歉之心忽生。自歉則臨事而懼。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事。匡房所謂兵略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役。義家見營外鳥亂曰。有伏。探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吾不學則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

十二葉

厨川次郎貞任
三郎宗任

卒、猶曰仕。

安倍安太夫頼時

義家私鬪

安積覺曰。武衡家衡之亂。義家血戰數合。敗而復振。卒能摧堅挫鋭。誅夷二虜。而奥地廓清。義家之功大矣。故其上解。稱武衡家衡之謀反。罪既浮於貞任宗任。請速下官符。獻首闕下。廷議以為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既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事遂寢矣。然以二虜之亂。為私鬪。竊謂不可也。陸奥出羽之士馬甲兵糗糧儲峙。皆公家物。而二虜徴發之。運輸之。疆場騒然。民不聊生。義家撃而平之。可謂牧宰之寄。不忝其職者矣。蓋二虜之搆兵。起於吉彦秀武憾真衡。而非有逆上之名。故當時視為私鬪。而其恣動干戈。攻剽國司。是亦反也。何得謂私。必若頼時貞任之塞衣川關。據鳥海柵。掠賦税。奪庸調。而後得謂之反乎。當事者當議師之曲直。不宜計較賞之有無。義家之舉非歟。則當黜之。罰之。是歟。則當優之。勞之。而以議者之言。不下官符。是朝廷吝賞也。何以能服將士之心哉。姚令言舉兵犯闕。李懷光與賊連勢。德宗播遷。而亂離相尋者。皆以恡賞也。設使義家部曲有怨望者。則朝廷將何以應之。吾未見其可也。雖然。為義家謀。則其請官符。當在繕兵赴敵之時。三年之間。歳月不

十三葉

同上

為不久而必待平定之日。然後奏其形勢。亦已晩矣。故議者得以弄文而沒其功。惜哉。

參議教長

髣髴。謂形似也。

鎮西八郎為朝

為義應召

栗山愿曰。源為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晝寢夜寢之所髣髴。所以一為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崇德上皇遣教長召為義。為義辭。教長曰。夢固無常定。故曰夢幻泡影。且身為武將。説感夢拘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辭之。為義言屈。遂赴調焉。雖自知死于是役。分釁胄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

為朝進言

又曰。寡不可以敵衆也。小不可以勝大也。不可勝不可敵者。常勢也。其敵其勝。奇也。故善之者。出奇無窮。不論小與大寡與衆也。且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而多多益辦者。韓信而已。趙括之於白起。王尋之於世祖。曹操苻堅之於周瑜謝玄。皆足以為兵多之戒也。源為朝膽勇明決。可謂善制奇者也。若頼長改志悔過。遏兵講和。策之上也。既不能然。任之為義。付之為朝。猶未失策之中下也。居然受敵宮門。非所謂無策者乎。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頼長用為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頼長不從。平治

惡源太義平

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頼。要平清盛於安部野。義平之言。固為奇策。使信頼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頼不從。頼長信頼。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

山縣禎曰。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略唯當委之武將也。而頼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陳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回之言。適足以貽姍於後世矣。

義朝殺父

淺見安正。號絅齋。

淺見安正曰。嗚呼北畠親房之論甚當矣。余每讀至

准大臣親房

為義言。義朝若托我而來。吾必當換吾命以救之。見神皇正統記。未嘗不廢卷而歎也。義朝於是乎可謂喪人心之至。而罪實通于天。鎌田正清阿意飾非。主臣淪胥。以陷于弑君父之大惡。吁亦可醜矣。

漢趙苞母為鮮卑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漢徐庶母為曹操所獲。庶辞劉

栗山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寧為歐血之趙苞。而不可為指心之徐庶。禍亂即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石碏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也。

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無益於事。請自此別。遂詣操。○衛石碏子石厚黨州吁弑其君桓公。石碏誅厚。

摩島長弘曰。保元之亂。義朝不能救其既降之父。其罪固不待言矣。然義朝殺其父者。出乎清盛之奸謀。清盛先殺其叔父忠政。為之倡。以使義朝殺其父。欲殺人之父。先殺其叔父。殘忍亦甚矣。故原其情。則清盛之罪固不在義朝之下。而史氏之論。獨責義朝殺其父。而不責清盛殺其叔父。是豈非先其罪而後其情者乎。

長田忠致殺義朝

庄司忠致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遯菴。

宇都宮三近曰。長田忠致何為者乎。累世仕源氏。受

鎌田次郎政清　一作政家

其恤。且政清妻忠致之女也。舍君臣之禮。離姻家之親。弑其君。殺其婿。矣不信不義之甚也。

栗山愿曰。摅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救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為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頼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

上總介高望

裁位致頼

漢書藝文志。小説謂之稗説。街談巷論。皆小説之類。師古曰。稗官。小官也。

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頼。列源頼光之上。頼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頼之胄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附之者有功。令將不惡噬人而惡為之附者。不亦悖乎。自源頼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説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真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摩島長弘曰。栗山氏之論。其意以為。義朝王室之巨賊。忠致為邦誅之。固天下之所同快也。豈可罪之哉。且曰忠致高望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是其辨忠致非義朝之臣。誠確矣。然察當時之勢。忠致雖不為義朝之家臣。亦得非嘗受其使令者乎。何以知之。忠致以女妻鎌田政清。政清義朝之家士。則其形勢可知也。況義朝平治之舉。不過欲壓平氏之權。以報其私怨耳。惟其所與謀不得其人。而妄蹀血王廷。故不免有亂逆之名。是淺慮之所致。而非寔有弑逆之心者也。然則忠致殺義朝。非為天下。而為清盛也。非為清盛。而為己也。清盛果為忠誠之臣。則忠

首鼠兩端。鼠性多疑。行則一前一却。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

源三位頼政

致為之殺義朝。於義或可也。然清盛者。其暴虐亦一義朝。則將何益王室乎。蓋平氏以重賞募獲義朝者。忠致為利所誘以殺之。後果貪賞無厭。反為清盛所折辱。且終身首鼠兩端。不知守義。卒為頼朝所戮。其醜行如此。則彼豈知其於義可誅而殺之者哉。是忠致之狼性豕心。可惡之甚也。故吾聞其為利殺人。未聞為邦誅賊也。

頼政説以仁王舉兵

源光國曰。源頼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頼朝殄滅平氏。豈非頼政首倡之力歟。

詩。下國綴旒。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毎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頼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

漢韓馥袁紹上劉虞尊號。虞厲色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耶。

襁褓。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褓被也。孺子。幼少之稱。

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　法皇。脅迫　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隷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　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徳曰。世之論以仁者。稱以仁首倡義誅亂。雖事弗就。實感發天下義氣。卒除平氏。其義大足稱。吁謬哉夫。　高倉帝之與以仁。皆　六條帝之叔父。當　六條帝之世。　高倉帝固不宜立者。其立也。平氏為之。高倉帝不宜立。則以仁亦不宜立矣。以仁於　高倉帝兄也。於　安德帝伯父也。亦皆無可立之機。抑賴政之舉事。為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宜立者。嗟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為然邪。是求為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也。以仁之戮。雖出於平氏之手。而亦天誅所不容。但其以誅亂為聲。宜乎後人之迷於茲也。故君子必探其源而誅

其心。

三浦大介義明
山崎嘉。字敬義。號闇齋。
次二郎義澄

三浦義明死

山崎嘉曰。義澄兄弟之不顧親之死。與漢之王陵趙苞異世同情之事也。可不哀哉。其扶父而去則既已不能也。儻與父共死乎。或與父共降乎。此皆父之不可許也。必矣。然則與其違父命而死無益也。寧相君而繼父之志者耳。使程子論之。則亦可與王趙同斷案耶。未可知也。

源光國曰。義明師子孫應義舉。及守衣笠城。自以身為行路累。戒子孫弃已去。其志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為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是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孰重孰輕。安得弃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爲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為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為義。乃恝然去之。弃而不顧。豈為人子者所忍為哉。可謂不孝之甚者矣。

和田小太郎義盛後左衛門尉
恝然。無憂愁貌。
伊豫守義經
梶原平三景時

義經見賴朝

摩島長弘曰。山崎闇齋黃瀨河詩云。昆弟久流離。相逢淚泫洏。不負此初志。惡乎有景時。此詩語雖不圓。

意則可稱賴朝之梟雄義經之精悍固不能相容然其積年流離卒然相會眞情之所發豈有他慮乎其相忌害夫友于之道者皆私心之所致也

源氏下

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

山縣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　安德帝尚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義仲請討賴朝宣

栗山愿曰。法皇於義仲無請而不聽苟不爲此至於亾身然存亡在天可否在此悖道苟免則非盡已順天者也賴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懟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已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已之非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誅已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驁悍無足道者反復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佐佐木高綱先登

室直清曰。高綱景季單騎爭先登事可疑此時二人皆將兵者也今也渡水先登必當率士卒赴之豈可挺身單騎而馳乎況二人以獨身入數萬敵軍決無生全之理也此必各以其衆渡中間或相先後而高綱以馬足健故遂得先渡也安有單騎相接而相告語而以言誤景季而後先之哉又聞兵家之語曰景季恐高綱先登先使人間之每待其報以爲警不知自視於人而擬之反落其後是景季之失也故自其臨川之時高綱已在景季先初非以智計先之也此說亦似有理不知然否

一士越後忠太能景　一士津和田三郎　濡滯遲留也　蠱惑左傳女惑男曰蠱惑於女色如彼惑蠱之疾

義仲二士諫死

藤井臧曰兵貴神速義仲惑色濡滯防戰失機其敗那足怪焉如能景之死雖似出於一時憤激之氣而自非有平生忠愛之實焉能遄至於此。義仲之訣妻藤原氏也情話移晷兵士慾恐其失機會趣之甚急。義仲不出越後能景慍曰。賊鋒已薄矣。何眷眷一女子耶若不急出吾恐君之死亡不得其所吾與其生而面視之寧先死以待君於幽途忽自剖腹死。津和田二郎亦諫死義仲驚而出。建武中。新田義貞當伐尊氏於海西而不伐其後在叡岳亦當攻尊氏於京師而不攻皆蠱惑於勾當內侍也未聞是時有以死諫義貞者今以此類觀之則能景亦希世之忠士乎

藪慤字子愿。號孤山。

義仲敗死

藪慤曰。義仲起亡虜。以寡勝衆。以弱破強。一呼而奪京師。抑何興之速也。入處京師。五十餘日。驕心一萌。一戰敗死。又何亡之速也。非知勇於始而怯愚於終也。蓋由乎得人心與失人心也。詩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其義仲之謂乎。惜夫。使義仲少損抑謙讓治御以道。則孰能禦之乎。

賴復字支峯。號

梶原景時請為逆櫓

賴復曰。源義經將攻平氏於屋島。艤舟未發。梶原景時進逆櫓策。進退兩便。義經挫諸衆中曰。求進而

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即夜自將舟師。襲平氏。遂克之。或曰。景時所言。實萬全之策也。義經不用其言。而克之。則出于僥倖而已。余曰。不然。義經所失在此。而所得亦在此。而其謂之僥倖者。吾不信也。何以言之。夫平氏舉族聚栖島中。我宜急擊之。不失其機。否則賊勢再燃。雖欲撲滅。不可復得也。其唯急擊之。何遑論萬全而待逆櫓之成哉。義經有見于此。是非景時輩所知也。所謂得者是也。雖然。所貴於軍和而已。夫能和軍者。使人人戴我同心戮力。如臂使指。若失其和。則縱令能成功。亦必將有忌功者。而乘其間。況景時

忌克殘忍。素好讒。而為源右將所信任乎。縱令義經善遇景時。猶或未免。而況辱諸稠人中乎。今有病犬于此。人過其前。彼將怒而噬。不必待投瓦石。而激其怒也。景時病犬也。而義經激其怒。是投之瓦石也。雖欲無噬。其可得乎。所謂其失者是也。嗚呼。義經不用兩便之計。孤軍單進。宜乎論者以為狂暴也。雖然戰而制勝。非僥倖之可得也。義經用兵如神。安知非其胸中有定算。而不顧人言哉。是其所以定數十百年之禍亂於朞月之間也。余故曰。義經所失在此。所得亦在此。而其謂之僥倖者。吾不信也。

攝政太政大臣兼實

義經請討賴朝宣

栗山愿曰。當義經請追討敕。法皇使人問藤原兼實。兼實因奏曰。追討敕不當用之無罪之人。宜敕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敕。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討無罪也。兼實之議。不曲折著明乎。法皇不能惇信義以持邦家。徇利食言。曾莫之恥。使賴朝肆其不臣。無所忌憚。邦之大綱墜矣。

青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

節度。節制。法度。

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悔於天下哉。且頼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頼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藤原俊兼以法皇比晋惠帝。良有以也。

山縣禎曰。頼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頼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頼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頼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為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遂意。是所以為頼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譖。自古而然。義經盍自罪自責。謹愼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

頼朝請置守護地頭

頼襄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强。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

大膳大夫　大江廣元

流。為奢靡。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頽。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

又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汚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令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為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霸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國司雖

仍出於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簒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為是不過六十六負。何能為。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

義經姫靜

齋藤謙曰。方源頼朝之得志。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為悲歡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捋虎鬚。不為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頼朝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戲。靜女不獨貞婦之德可稱。其義且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

桓桓。威武貌。

義經自殺

宇都宮三近曰。義經威武桓桓。所向得破竹之勢。二年之間。掃清天下妖氛。殄滅乃父大讎。可謂蓋世之功臣。忠孝之良將也。然恃勇功。持身不遜。使奸佞弄脣吻。兄弟搆難。終為東奥鬼矣。千載之下。至炊婦輿僮。惡梶原之讒。切齒瞋目。無不欲洗義經冤。於是又可見理義感人心也。

源光國曰。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偽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賫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

陸奥出羽押領使泰衡

機警。機變警悟。

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物部茂卿曰。義經不亡。頼朝不覇。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勳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菊池槇曰。天下談兵者。至言壽永文治之間。則必以源義經。瑣尾流離。死非其罪。為口實也。余讀其傳。慨然有歎曰。義經將畧有餘。而勇猛無敵。其公則爪牙王室。撥亂討逆。護神器於矢石間。其私則報不戴天之讎。以興乃宗。可謂功蓋海内矣。然有為可長大息者三。其一。朱殷平氏。頗極慘酷。而特納時忠之女。愛

菊池槇。字叔成。號衡岳。

大納言時忠

二十七葉

土佐坊昌俊

陸奥守秀衡

倖之是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其二腰關之寃未解。速還洛治第于堀河。宴安鎖日。及憎昌俊銜使命來也。要之盟。且竟斬之。其三竊謀矯太上皇詔。募海西兵。以襲鎌倉矣。有此三者。惜哉。功不足補其過也。不則雖賴朝剛愎强忍。雖景時噭噭罔極。安得其辭而徵之實乎。余於是乃知義經亦有罪者矣。

賴朝伐藤原泰衡

山縣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

二十九葉

霽怒。霽。雨止也。息怒義猶雨止。

孳孳。勤也。

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奥羽强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爲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

賴襄曰。賴朝定陸奥。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虓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孳孳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

三十葉

十郎祐成

五郎時宗

工藤左衛門祐經

河津三郎祐重　一作祐泰

曾我兄弟復讎

藤井臧曰。或問。祐親咒詛祐嗣。使之死。悉奪其邑。祐嗣子祐經。不勝其怨。使人殺祐重。祐重祐親之子也。不可不與父同謀。然則其死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彼兄弟不再復仇可歟。曰。祐親詛祐嗣時。祐重弱齡。未可必與其謀。幸有祐親在。祐經不能殺之而反殺祐重。則祐經之報。固不當矣。豈此所謂殺人而義者乎。公羊傳亦曰。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宜哉兄弟之報於祐經也。曰。然則賴朝曷殺時宗乎。復仇者。律無其條。先儒論之曰。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

乖先王之訓也。本邦從來。復仇者之得不死也。蓋據之曷殺時宗乎。曰。嘗按曾我記。賴朝哀惜時宗。以謂群下爲彼所死傷者最多矣。其子弟與夫工藤閭族。豈皆掣肘而與彼相生哉。然則不啻無益於彼。抑幕下之一禍亂也。不若忍哀而殺之愈也。是主將之權度歟。蓋與周官和難之意。亦何相遠哉。

安積覺曰。報父之讎。事勤而志烈者。漢有蘓不韋。唐有張瑝張琇。皆死於非命。何孝子之不幸邪。若曾我祐成時致。則又非此曹之比。故林鵞峰論之曰。祐成時致復讎。雖瑝琇。不可過焉。壯哉孝哉。所謂匹夫不

犛元皓。號大潮。

可奪志誠哉。

犛元皓曰。昔者曾氏死以復讎。生以易姓。邪夫不易其姓。爲長其身。所以事母也。不長其身。又爲復讎。所以殉父也。生事其母。死則報父。均之孝也。嗚呼。死生亦大矣。曾氏之子。實丁爲。故稱於時。膾炙於人口。傳以至今。則孝憤義氣。磨不磷矣。夫為人子。不宜若是否耶。然亦難矣。古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爲若彼兄弟者。能同乎其心者也。

中井積德曰。夫祐經者。實父讎也。殺之可也。業已得志。宜拘于司敗。以請罪。乃閒閧多殺傷人。遂揮刃赴

中軍。其意蓋有不可測者也。異日設令太史氏有復其業而秉筆。則何攻哉。果合於義乎。書實而名之可也。將為不義乎。宜盗而絶之。若義而不書實。忠孝節義之士。無以勸。爲不義而章。攻雖立權之人。將生心爲。是二物者。吾未能有之處也。

三十二葉

参河守範頼

範頼自殺

源光國曰。範頼不揣頼朝之猜忌。發言輕卒。不能自白。遂罹禍害。而頼朝亦推力同氣。自鍛羽翼。真少恩哉。

長井定宗曰。範頼之見疑也。是由無根之流言。佞豎

同上

平賀四郎義信
後武蔵守

之譖口者與。蓋頼朝之智。而非不察之也。然鍛勲臣之權。欲獨恣大柄者。頼朝之陰謀也。故使人傳言範頼反。乃諉其事。放殺之者與。

凡守國者當則義信

頼襄曰。昔鎌倉之興。以平賀義信善牧武蔵之民。手書褒賞。令諸國守護。當以義信為法。為義信者。寧不以為榮。諸吏於國者。寧不為其所鼓舞。彼右大將亦非以馬上得之者耶。

同上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頼朝

林恕字子和。號鵞峰。

頼朝薨

林恕曰。頼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

上總介廣常

藏人行家

一條次郎忠頼

安田三郎義定
後遠江守

盛。而其罪亦大於清盛。陽尊天子。垂拱恭已。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此其忍一也。範頼侗而無害。何為放之。此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益世之功。何為錮之。欺泰衡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何為食言哉。此其忍三也。納景時譖愬。屢辱功臣。何不察之。此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勲臣。而殺之。何罪爲。此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弟也。不授封邑。不加恩顧。共含怨以至於死。此其忍六也。忠頼者甲陽藩鎮。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而使懐怨自反也。此其忍七也。

斯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賴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鎩其羽翼絶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同姓之姦也賴朝不知親親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為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賴朝之謂乎可不戒乎

賴襄曰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入據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如曹操據兗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威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跡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勢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而不得一西其鋒者甲信為人所塞也賴朝蓋知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賴朝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為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世傳範賴不若義經之精悍而賴朝同視之又惡彼愛此獨遣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璽之善治疾者既用硝黃又用朮苓義經硝黃也不可獨用必配範賴之朮苓然後可以奏效一谷是也捕鹿者掎而角之掎者不縱鹿將覺而先逸也故先遣範賴掎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島壇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尤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為右手之功故賴朝善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南未定置奧羽於度

趙普曰。陛下少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適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国。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

外如趙匡胤之後大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為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奧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纂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剪手足以資其纂耳則是已亦為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三十四葉　二位尼政子

政子劄總守護地頭

三十五葉

比企判官能員

北條遠江守時政

征夷大將軍右中將賴家

安積覺曰。賴家昏庸。不能負荷基業。政子命去職。分天下地頭總守護於一幡與實朝。叔姪不兩立。外家爭權。雖中人以下。知其亂階。以政子之明敏。豈不策之。其意以為比企能員一幡之外祖也。彼恚其減割。慫慂賴家。從而斃之。我有辭焉。能員既斃。則一幡不能獨立於繦緥之中。外戚之權。歸于時政。而我得志焉。蓋能員之戮。不待隔障之語。而一幡亦不免死矣。

山縣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冢子兼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

北條時政殺賴家

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覇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為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蓋天道好還。乃父以詐力化家為國。跋扈朝廷。豈能久乎。

三十六葉

庄司重忠

相模守義時　五郎時房

畠山重忠死

源光國曰。重忠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三十七葉

忠鯁　骨鯁四支曰鯁故君謂忠臣亦曰骨鯁

武藏前司朝雅

論語朱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讒毀人之行也。

賴襄曰。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亦助北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他。亦助成黨爲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

時政謀弒實朝立朝雅

齋藤馨曰。實朝與朝雅。則此孫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顚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蓋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遣賴家

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威權在已。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為。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覬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

和田義盛敗死

源光國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內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

平太胤長面縛。謂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

猝然。倉遽也。

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己死地。猝然發兵。銳意一戰。子姪強梁之徒。唯恃勇力。無復籌畧。飄忽震盪。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不能忍。遽興怨兵。義時忍之。實為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決矣。

賴襄曰。和田義盛之舉事。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反為其所激而怒。輕舉以敗。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預求為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賴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不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談說耳。寵朝盛者。愛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誠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舉族噉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唾我罵我。我不肯怒也。怒

小次郎親衡

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壽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焉。故義時乘其畏而讒搆之曰。欲為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為強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唾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為之。非恃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

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實朝
駿河前司義村

以讒構義盛。爲而自用之也。

公曉殺實朝

又曰。北條義時之弑其主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脱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蓋義時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已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為不知者

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議諫實朝驟進官位。必畀禍殃又勸實朝及未昏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衆。以掩已知其謀耳。豈非欲揜益顯者哉

山縣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為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為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為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日本外史評論卷二終

十四葉　三葉

八牧判官兼隆

日本外史評論巻三

大阪　大岡　譲　纂著

北條氏

政子出奔

安積覺曰。平政子不禀父命。奔于頼朝。本既不正。焉能保其有終。然政子一流人。不可以此責之。當是時頼朝一覇囚耳。非平兼隆憑藉清盛聲勢之比。而寧負此適彼。不可謂無婁昭君識神武之風也。

後鳥羽上皇討義時

又曰。北條義時悖逆之甚。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然後鳥羽上皇寵任嬖幸。信用讒諂。殆使生靈墮於塗炭。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故三道進兵。震驚宮闕。遂有辭於天下。源親房以為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斯可謂公論矣。

長井定宗曰。北條氏無君恣權之罪。擧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之時。義時父子。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從服者。視之京師則有人有道。而　上皇不量其時。欲驟動凶器討之。豈能濟哉。　上皇若欲討北條氏。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懐。而後有討則東

十九葉

袁紹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擧兵南向。於義則違。窃為公惧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

軍詎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不時動則不威。不威則不勝。必然之理也。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擧事。臣倉卒應之。而守治勢多不守。　上皇蒙塵。群卿戮辱。嗚乎。可不痛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愎諫違衆。輕遽擧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豊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衂。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擧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　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　土御門帝亦諫止之。　帝皆弗納。蓋　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

衂潰歐血死。秦議大擧。或謂晋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衆其釁。勸之南伐。已而秦兵逼肥水而陣。晋謝玄等大敗之。

右大臣公繼

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株。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　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雷震危

齋藤馨曰。承久之役。大江廣元為關東謀主。而義時遇雷震。危懼不安。乃附會為說。使其斷然決之。則執　天子。幽　上皇。千古未嘗有之變。於是乎成。而其罪殆不容誅矣。故世之議廣元者。以為微廣元則義

時之逆。未始至此。而即有之。亦遇天變。必且氣沮心喪。而事或中止。今廣元一言。未決之謀已決。將沮且喪之氣亦大奮。是義時之舉。實廣元成之。而其罪在廣元。不在義時也。余謂不然。義時之姦雄。豈待他人之指畫口授而後決事哉。蓋其發源氏。而奪幕府兵權者。一家相承之謀。而固亦自知其有罪也。既有罪則朝廷必不能無問罪之舉。一旦王師來征。將何以應之。於是必有應之之道。而後可以有為。故其聞三浦義村報曰。我知有此事久矣。是義時犯闕之謀。已決於數十年之前。而萬不可易。豈雷雨一時之變所能沮哉。然而義時於是遽疑且惧。必聞廣元之言而後定者。吾以為是廣元之見用於義時。而不自知也。廣元三朝遺老。練達世故。一言以為可。則一府之士皆無不可。今義時之謀雖決。而衆心未全決。適有天變。安知無禍變乘之乎。於是義時陽為危惧之狀。使廣元分疏解釋。將士聞之。其心始定。是廣元定將動之變。而分義時獨擅之罪。蓋義時之術也。

義時徙三上皇

源光國曰。北條義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於是乎有以歎世道之大變而

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矣。

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土御門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後鳥羽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顔。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之。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虺蛇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土御門帝立。後鳥羽帝第三子守成。御為皇太弟。後鳥羽深愛之。因使土御門亟傳位。土御門雖意不懌。而無幾微形于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後鳥羽之討北條氏。土御門謂時未可。止之。後鳥羽弗聽。

建兩六波羅府

賴襄曰。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鎮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篝卒隷焉。名為護衛宮城。其實鎮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凡鎮兩

同上

武藏守泰時

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是可以為後世之法矣。

泰時訪高辨

泰時嘗見僧高辨。聽法偶及治國之談。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源。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愈。世之為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偽益起。風俗日偷。欲為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一政。躬自率厲。何不成之有。泰時曰。縱一人勉行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人薫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泰時大感悟。常謂人曰。我備乏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

論語朱注。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盗。民亦知恥而不竊。

安積覺曰。僧高辨之對泰時。務欲反已而以清心寡欲為本。其旨固美矣。季康子患盗。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聖人之言。炳如日星。當時學術廢弛。惜無有以其言告之者。故高辨本原其意而推廣之。反覆曉譬。誘披奬勵。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水也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唐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

廿二葉

同上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注曰。夫

可得矣。賢哲之言。古今一揆。高辨出世之人。而能為經世之言。苟有裨於世道人心。吾將取之矣。泰時能用其言。以身率下。政令簡明。紀綱整肅。盗賊屏息。士民富庶。貞永式目。至今立為準則。然使泰時能聞聖人之道。則以死諫爭。不使其父陷於不臣之罪。而鎌倉之治。益有可觀者也。刑賞忠厚之言。不出於儒者。而出於釋氏。世道隆替。從可知矣。

義時卒

菊池禎曰。關氏謂北條義時偽善者。而塗人之耳目。寘天下於術中。愚弄大寶者也。初其父時政奇貨賴

無用則無所寶。有用則寶也。無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覬覦。欲得也。又希望也。

尸位。言身居其位而無功可紀。與死何異。

朝子婿養之。因是興宗事既成也。賴朝懷鬩墻之心。放逐義經。疏遠範賴。當此之時。時政竟無一言諫爭者。可知其覬覦已萌焉。義時繼起。益修前業。且江廣基贊成之。其屠和田。噬公曉。及檻穿舊功臣。而歸惡平景時。咸出於其姦計矣。然而請王子於京。尸位奉之。身不去臣職。以號令天下。天下翕然無非之者。是能巧偽善者也。夫奪齊者田氏。分晉者六卿。豈獨咎北條乎。

大江廣元卒

賴襄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

也。雖然用而不得其當。不如不用之為幸也。夫吾才不可自用矣。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遇善人可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少。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為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

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擴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鬭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啗說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檄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辭。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為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簒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怪其不忠

齟齬。齒不相值曰齟齬。

同上

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擁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竄帝王。敢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己。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為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符堅。使之無侵晉。廣

桀黠。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也。

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朝廷者。豈為無計哉。嗚呼。豈為無計哉。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朱註。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政子甍

齋藤馨曰。甚矣乎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吾求古之女主幹事敗家禍國者。無如漢呂氏唐武氏。而政子之禍甚於呂武。呂氏負高祖約。遂王諸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於絕滅而無餘。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武氏雖奪位于一旦。而竟以自悔。反號復辟。唐祚尚存。此皆處心積慮之所為。然且有所憚而不敢壞亂敗

滅也。如此。政子乃以將家一老婦。而扶持二子。以守先夫被堅執銳之餘業。當內外兵興。霸府紛擾之時。坐為之鎭主。取舍群議。蕩定禍亂。置關東於不拔之固。是其智丈夫之所不及。比諸呂武。而不媿。雖然政子所守者。先夫之業也。非私親兄弟之業也。繼先父者。非二子而誰哉。二子令終。而先父之業固矣。政子之責亦塞矣。不幸長子荒淫。不堪其任。奪而與諸季子。尚可也。季子能繼霸業而不失。是政子之責也。今也賊孫弑季子于肘腋之間。而政子不能防。私親兄弟。日夜胥議于外。以為奪霸之計。而政子不之知。他

日克守關東於兵興之日。然其所守者。為私親兄弟也。非為夫家也。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猶呂武之於漢唐。則其事雖逆。其志尚雄。謂賢不可也。謂智則可也。顧政子之志。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失。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乃奪實朝而逐時政。其所以逐父而不恤者。為子也。所以為子者。乃所以為夫也。苟有為夫之志。豈無處之之術。今乃懵然託其子於包藏禍心之父。僅脫其命于咼俎。而又託諸大姦似忠之弟。使其借手他人。以殺之。忍視先夫為不食之鬼。而莫克救。猶且抗顏稱主。自率先夫訓練之將士。播

頼惟完。字千秋。號春水。

遷　天子。為私親建不拔之基。是無呂武之志。而成過呂武之禍。然則智耶愚耶。

泰時卒

頼惟完曰。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大凡以身負國家大任者。宜必兩全而不偏焉。蓋兩行者。實相為用。而不得相害也。雖然。負國家大任。能使之相為用。而兩全焉者。古今有幾人耶。平內府盖庶幾焉。而早殞其命。雖有可觀。幾希矣。獨若北條泰時其人也乎。其父義時之將抗王師也。泰時引義以諫。可不謂尊王之厚。愛親之周哉。獨怪回馬請命而往

何歟。其嘗諫之也。何故。豈非以其抗王哉。諫不聽。而及干戈。非敵王而誰敵。義時得　帝詧詔戮　帝左右餘忿未散。分處　三帝帝子於邊陬。遂專廢立之權。逆亦已甚矣。當是時。泰時就之。請疇昔之言。則雖逆戾如彼。惡知其不為戎衣尚緇之平相國哉。怡色柔聲。繼以號泣。而不聽。則　三帝汎海之後。建回鑾之議。亦可為也。不能為之於生。則為之於死。義時既逝。勢有不可者乎。其心苟有在焉。則二十年間。豈有不得其幾耶。　一帝既崩。　二帝猶在。使　三帝帝子沉沒海天遼絕之方。豈人臣而可忍乎。當其父專

易朱注。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
相模守貞時
相模守高時

廢立。不能使之踐前言。猶可恕也。及其既逝。遂不肯救其非。則有不可勝言者。是父而有是子。使是父終於逆。是子豈得曰幹蠱哉。不臣不子。責在一人。其惡至子孫而極矣。若夫貞時立二宗迭立之議。高時踐逆戾之轍。可以見也。彼雖皆犬彘。寧不識義時之罪耶。其心必曰。家泰時之仁人君子。且猶為之。則履霜之漸。啓之者誰也。世之於義時。貞時。高時。則欲食其肉寢其皮矣。於泰時。則北面稽首。執鞭之願。夫當其將出師而進諫。又面馬請命。及其戮王臣。頗有論救。臨分采地。已寡取之。就一僧受教請益。是皆仁人君

或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
艴然。怒色。

子之事。世欲為之執鞭。不亦宜乎。雖然。此數者。是小德耳。君父之際。大有可議。乃小德之美。君子措而不問也。修其小者。遺其大者。雖多亦奚以為。蓋其巧譎智詐。籠罩內外。回互纏絡。無計不備。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當時朝野。莫有一人執三帝帝子歸宮之議者。一人之手。能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亦巧之甚乎。今雖愚人。謂之曰。爾為義時之徒。必艴然怒曰。為泰時之徒。必欣然喜。猶不與平相國。而與平內府耳。然吾欲為內府之徒。不欲與泰時也。嗚乎。世之願執鞭焉。不燭忠孝之理耳。使泰時而可與。則天下之苟遂其

非。而忍其君。皆仁人君子也。皆忠孝之士也。噫。

初北條義時之欲發兵也。泰時諫曰。昔平相國暴横。罔君。故大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關東相承。世奉朝廷矣。而今無罪被誅。非議者之謬耶。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亭毒長養。無非帝力。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倘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不亦可乎。義時沉默良久曰。汝之所言。則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關東所管。獨免荼毒耳。關東夷滅。政出一塗。則置蒼生於何地耶。自下剋上。雖冥譴可畏。不為一己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關東得志。廢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鑒我心迹哉。且非震驚宮闕。鋤除國之佞倖而已。汝速發。泰時帥兵。遂犯京師。○山縣禎曰。泰時之諫義時。義正而言切矣。然而不能反覆熟諫。以極父於不義。舉兵犯闕。亦何能逭其罪哉。及京師陷也。獨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掊克。謂聚斂也。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堦。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誡掊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況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

而朝天下者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二十五葉

若狹守泰村
能登前司光村
秋田城介景盛

三浦泰村死

源光國曰。三浦泰村納弟光村之言。謀殺北條時賴。而畏首畏尾。反為所乘。雖由安達景盛之激成。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攝政道家蓋有所密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舉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嗜殺之過。不亦悖乎。其女野本尼欲以一婦人滅北條氏。而復父讎。其志可謂烈矣。

二十六葉

相模守時賴
征夷大將軍左
中將賴嗣

時賴廢賴嗣

山縣禎曰。强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王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發禪位。白河上皇以還。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備位焉。已至於其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

同上

左衛門藤綱
宇野髃。字士新。號明霞。

時賴擢青砥藤綱

宇野髃曰。藤綱之仕北條氏。可謂得君哉。盡言而莫間。違衆而無譏。當是時。西有皇。東有王。而政在北條。北條氏之事。君子難言之。而藤綱仕為其臣。雖然。能用其才。而不失其道。如以所仕賤其人。若董安于亦

廢矣。

齋藤馨曰。青砥藤綱。斷某與北條氏邑民之獄。衆皆曲某。而藤綱直之。及其報也。怒曰。斷訟持平。不特為汝。恐有以寃害政也。苟以我公平乎。相模公宜見報。何取汝報。嗚呼。藤綱之志。於是乎見矣。北條氏執霸府之權。將斷天下之曲直。而曲先在我。誰敢從之。今其者。賤士也。賤士之獄。小獄也。枉賤士之直。失小獄之斷。猶之可也。然因是而不悛。至刑政之大者。莫不皆曲。則天下之直。常屈於執權。而執權之曲。常加天下而有餘。是將得怨於天下。而敗亡之禍必至矣。於

是奮不自顧。闖難開之口。犯必激之怒。赴不可測之禍而不避。矛直於賤士。而斥執權之曲。挺然忠直之志。激厲一府。譏諂面諛之風。而為執權者。驕盈自是之氣。亦自此沮喪斂抑。而不肆。其為忠也大。宜乎時賴之任而用之也。

二十七葉

時賴卒

源光國曰。世謂時賴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閒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

跋涉。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耿介。劉良曰。謂執節之士也。

相模守時宗。

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衲敝履。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頼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頼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元兵來寇

又曰。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烏乎可。曰。不然。彼挾强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弩辯以脅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戰艦覆沒。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山縣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　皇祖之神威

征夷大將軍二品惟康

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貞時廢惟康

頼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棊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天之立君。為民也。非為君也。而暗君以為為己也。猶君之置相。為民也。非為相也。而庸相以為為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為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為當然。是以盜賊公行。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

衙。官吏階位曰衙。

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衙。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摸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為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無天道哉。

三十一葉

五郎三郎堯勢
又太郎季長

安藤堯勢與族季長反

又曰。兼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奧人安藤堯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衰。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衆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堯勢。是其故何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

三十二葉

而在其本。本弱則末絀。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蠹。蠹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為頑率奢傲。以失人心。則其招衰絀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堯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為後世之戒哉。

泰時立後嵯峨帝

巖垣松苗曰。泰時以 土御門帝嘗諫 後鳥羽東征之故。四條帝之崩。固請立其子為後。以秋田城介義景為使。義景問曰。先臣請關忠成王（順德帝子）立則如之何。泰時曰。若然則宜廢新主立 土御門帝子。何憚之有。甚矣其無禮。孰謂泰時為賢乎。

三十三葉

貞時廢後伏見帝

巨勢玄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一縣之主。亦非至惡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帝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專恣不可勝誅矣。

同上

二統

賴襄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為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我得權樹恩於其間。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基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析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惡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而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誡母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託使時宗貞時仗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為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憤皇國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為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為。見龜山有英氣材力。可以庶幾焉。觀伏見帝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兼久之事。立其後。非御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愛皇孫。祈其得位。猶

三十四葉

三十五葉

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

亹亹。不倦之意。

長崎長左衛門高資

倔強。梗戾貌。

後嵯峨之於已也。及花園之議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慮。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兩皇亦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恥。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

二階堂貞藤諫高時

源光國曰。二階堂貞藤諫北條高時。正議讜論。亹亹可聽。長崎高資一言以排之。成其逆謀。罪不容於誅矣。然貞藤志在尊王室。而終以反謀見戮。此又何耶。

高時徙後醍醐帝于隱岐

又曰。後醍醐帝之初年。皇太子邦良既薨。天下咸知冊立太子之為正也。北條高時不奉。帝之詔。立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及帝討己。遂使皇太子踐祚。承其旨。以遷帝於隱岐。彼將以為承久無所禀命而遷三上皇於海嶋。我奉新主之命。不敢自專。以帝廢帝。有何不可。故率意行之。無所忌憚。孰知天下人心之所嚮。不在新主。而在帝。跋扈倔強。罪無所逃不旋踵。義旅四起。鎌倉崩潰。百年之基。一炬焦土。高時昏憒。不修泰時時賴之政。朘民膏血。窮奢極欲。此

左馬權守時行

固不足道也抗拒王師無復人臣之禮自招天誅終致族滅世以陪臣執國命其禍至是稔矣

時行請討足利尊氏

又曰北條時行謀討足利尊氏以贖罪而朝廷許之其父既誅夷身亦為亂賊乃納其降而授之兵政刑何由立哉然時行窮蹙無所容身朝廷不受其降則折而入於足利氏此必至之勢也與其使彼用之更生一敵曷若使之自効以充馳逐之用此治世之與亂世所以施設之不同而當時吉野公卿蓋亦慮及之矣

日本外史評論巻三終

日本外史評論卷四

大阪　大岡　讓　纂著

楠氏

[illegible]

無禮講　後醍醐帝視北條氏失人心。謀誅滅之。與藤原資朝藤原俊基謀。擇武人可用者。每會議。脫衣冠。縱酒。為其歡。必稱曰無禮講。又憚外議。召僧玄慧。講韓文。事覺。訊俊基。無禮講。俊基曰。吾文臣。不知他。唯知玄慧講文。是文禮講。謬傳為無禮耳。

源光國曰。色聲貨財。交驩將士。兵家非無其術也。然從事於燕享之間。亦動以禮。而裁以義而已。未聞絕滅禮義。而能有成者也。藤原俊基。藤原資朝。以親臣與大謀。倡為無禮講。則先自取敗闕之道也。二臣豈不聞藤原成親鹿谷之事乎。意必蔑視彼之所為。而反蹈其覆轍。悲夫。

權大納言成親

五葉

後醍醐帝召正成

河内守正成

熊沢伯繼。字了介。號蕃山。

熊澤伯繼曰。不知而得乎天之謂氣質。知而為我有之謂德。楠正成兼智仁勇而有之。若使聞聖學。可謂文武君子矣。又曰。當時北條氏陪臣執國命。而正成之於北條氏。固無君臣之誼。其應召勤王。亦宜矣。若君臣分定。如今代。余未識其果應詔否也。

藤井臧曰。楠正成。本邦之孔明歟。後醍醐之為君。不逮昭烈帝遠。渠之所以不至將相也。

雨森東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幾乎。　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雨森東。字伯陽。號芳洲。徐庶謂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安積覺曰。楠公於高時。唯顧君臣之義如何耳。蓋金剛山下之地。係公家世襲之邑。而實為朝廷之臣。是其所以速應　後醍醐之命也。關原之役。高橋修理自足利氏時。領美濃北山數邑。拒石田三成之徵檄。而不出。當時諸國土豪如此者。往往有之。況方元建王化未熄之際乎。亦不足怪也。

高山彥九郎

高山正之。嘗見室直清所論著。至於論楠公以應召造笠置。為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以議之。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並起。當此之時。劉玄德者。故履織席之人。自稱曰王室之胄。豈能辨其眞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源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

六合上下四方。

心猶以為速。雖累百顧。猶未為緩焉。如楠公則異
於是赫赫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闢以
來神聖相承。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
皇民。而楠公則廷臣之裔。而畿内之民也。雖無召
命。豈視國家之難。恬然自安哉。聞　天皇蒙塵。奮
然投袂而起。安得效彼諸葛輩之為也。讀書如是
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投之堂下。

賴襄曰。我大儒某氏嘗議楠公曰。俗人以正成
比武侯。非也。武侯懷抱道德。三顧而起。正成則應
召即出。武侯用三代節制之師。正成則權謀奇譎

行危求成。正成不免為功名之徒。安得比武侯哉。
予始聞之。人即曰。是非某氏之論也。已讀其書。信
矣。則每讀之。未嘗不切齒。夫使公在亮之地。則亦
如亮。亮之時。天下瓜分。而公之世。則天下皆一王
赤子也。狗鼠之賊辱我父母。何得不狂奔盡氣持
梃逐之。雖不召而出可也。食君之土。為君之臣。當
君之危難。則深坐高視。藉菜披策曰。我懷抱道德。
君不三顧。我不肯出也。然後始免為功名之徒
耶。豪傑作事。因機制變。以少摧衆。轉弱為強。唯我
所長是視。權謀可也。奇譎可也。行危求成可也。亦

雍容閑和貌。

何所擇。當公之時。必以千百疲卒。而分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之伍。雍容指麾。以臨北條足利百萬敵。
曰是我三代節制之師也。有機會而弃之。曰君子
不臨危也。然後始免為功名之徒耶。設使為此論
者當公之時也。其所成可觀已。我嘗論公之忠與
亮不相下。而其才不可同日論也。亮三分天下而
有其一。東連強呉。則又有其二。有其二而不能勝
其一。孰與公以千百疲卒。奪六十州於賊手。而挽
諸天子哉。亮上有專任之主。下有用命之將。子午
以南。南海以北。尺地寸艸。無不從其號令。擣焉而

木牛。諸葛亮與杜叡胡忠作之。象牛馬狀。貯米其中。而機巧使可行以運糧。

北出者六。終不能制曹丕一豎子之命。足利尊氏
之雄畧萬萬曹丕。而　延元帝之任人。不望先主
之萬一。公乃以河泉之卒。受新田義貞之節度。而
尊氏二十萬兵。遇公一擊。則京無人影矣。故使公
居亮之地。則尺組係曹丕頸。而獻諸雒陽廟。如刺
蜚矣。木牛流馬。無以為也。而　延元帝不知用。諸
我以定七道。命也。吁其遇多難。間關百折。垂成社
稷大功。則賊尊氏賊清忠耦。而陷之。想夫含憾入
地之時。其心固何如也。而後人亦安坐綫頰。欲以
議其失。天地之間。何多尊氏清忠之黨。而少公之

徒也
山縣禎曰北條高時罪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之驕横衆怨民畔天下思亂而　帝乗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　帝雖一遷海島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鑾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　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效不亦大乎
長山貫曰先輩論楠中將諸葛孔明優劣者頗多矣

申韓。申不害。韓非也。

孔明者王佐之才楠公者本朝名臣也其優劣未易論也然先哲謂孔明有五失其一蜀劉璋迎劉備而容焉亮勸備襲取成都蘓軾駁之曰反扼其吭而奪之國非義也其二街亭之敗馬稷違節度亮収而斬之羅大經非之曰蜀之人才日耗而失一將以為失計其三馬稷才器過人亮深奬賛先主臨終謂亮曰稷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矣亮不可舉為參軍果敗事胡致堂議之曰短於知人矣其四曹丕之廢獻帝亮勸備即帝位費禕以大義諫之亮怒黜之俞文龍著論曰不忠於漢帝矣其五亮訓後主使讀申韓後儒多非焉以孔明正大謹嚴而尚不免輿議如是矣如我楠公則至五百年之今未聞有容非議於其間者也由是觀之則其優劣自判然

菅野潔。字聖與。號白華。

鼎沸。言乱如鼎湯之沸也。

菅野潔曰或問曰諸葛亮者蜀漢之名臣也楠中將公者我南廷之忠臣也二人皆命世之英雄矣抑亦有優劣乎潔對曰鳳雞者非倫也何必於優劣孟軻氏不云乎尚論古之人於是論其世漢之季天下鼎沸而魚爛曹也孫也劉也謂之三國既已三國矣天下無復有漢也夫劉備者推埋屠狗之兒耳自稱為漢蕐裔唱闇左因以借恢復之美

曖昧。不明也。傖父。呉人謂中州人為傖。

名而亮能扶翊之以使成之名也蓋亮之於備猶備之於漢矣曰亮在草廬亦劉氏之民耳劉氏而起者亮豈不扶之乎亦何暇問其真僞曰使亮果慕漢若孺子之慕慈母則其真僞固不暇問而且何三顧之間又何扶曖昧傖父之劉備而擲頭然旧閥之劉璋耶是決知其不然也且三分鼎立之策亮已決之於草廬見備之初而謂之恢復者譎也故至其三顧相遇之際則曹亦可孫亦可又何擇焉瑾仕孫其兄也誕仕曹其弟也亮未嘗一言沮之則其情亦可以見矣若我楠中將公則首應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朱注。蹇難也。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蹇難至甚。故為蹇於蹇也。
從容。不迫之意。
尊文曰右文。
頡頏。飛而上行曰頡。飛而下曰頏。

夢賁之名。率敵愾之師。勵精金石。比身毫毛。所奉則神統無二之主也。所討則强梁逆匪之賊也。直邁亡論。奇計神算。待敵如鼠狗。即其忠烈義氣。運當孤守。位固不稱其德。而能効蹇蹇匪躬之節。其坎否廟謨沮格。而從容殉難。垂義訓于後昆。故其精氣炳㸌於天壤間而不衰。蓋若公則日月不足以爭明也。星辰不足以爭高也。而況亮乎。亮欺孤弱。損唇齒而數為魏兵所挫。受兩朝之遇。馮諸將之翼。而猶不能遂其業。亦獨何為者也。嗚乎自世之右文也。目擩西土之書。動輙頡頏彼我。殊不知彼之書。概過縟溢美。不可盡取信于史也。如之何其遽舉之優劣。以為尚古之論乎哉。

八葉

備後三郎高德
古賀㯨。字淳風。號精里。
論語朱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

兒島高德謀奪駕

古賀㯨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搢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山縣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

十葉

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范蠡越謀臣也。助越王勾踐。滅吳雪會稽山之恥。
治部太輔公綱
村田通信。字自新。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為范蠡。欲一為君雪會稽恥。為吾徒者。宜輕生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厲之所為。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乎其精忠義烈。歷艱難。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宇都宮公綱班師

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強。隨時而進退。因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如此也。

十三葉

易朱注。左次。謂退舍也。程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亡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
冨士名判官

山縣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避其鋭而不損士卒。更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非老於謀畧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左次。无咎。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冨士名義綱謀脫帝

源光國曰。冨士名義綱。憤後醍醐帝之幽辱。窃勸幸他所。事若發露。齏其身。而謀及此者。其心豈以帝為奇貨哉。蓋天理之存於人心。不容泯滅者乎。

十四葉

伯老守長平
大宰純。字德夫。號春臺。

名和長年迎帝

太宰純曰。當是之時。文武諸臣勤王者。不數人而足。

艆艪。海船也。

擢中納言藤房

岌岌乎。不安之意。

然帝還自隱島。所以車駕無虞。則長年之功居多矣。當艆艪泊名和津也。微長年殆矣。

藤原藤房舍官去

林道春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燔。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后果有建武之亂。嗚呼如藤房事君也。可謂忠矣。而帝使之不以禮。如藤房諫君也。可謂反覆矣。而帝變乎色。及其屢諫而不聽用。則去。惜哉帝之固少恩哉。嗚呼後嗣王其鑒焉。

山崎嘉曰。正成可謂諸葛孔明之亞也。藤房辭官。可也。為僧何耶。

佃六郎左衛門

藤井臧曰。或問世人傳稱藤房嘉遯之後。為浮屠。妙心禪寺第二祖授翁宗弼是也。非翅稱諸口也。為扶桑隱逸傳者。公然著之于篇。未知然否。曰不然。避世晦迹之高士。豈可主張於官寺。而禱寶祚。接檀越。訓道大衆哉。且嘗按吉野拾遺記曰。新田義助自越前朝于吉野。語諸卿曰。越前有山。名鷹巢山。山上宜搆城壘。故遣畑時義。歷視山中。其幽邃處有一道人。端坐樹下石上。貌似藤房。時義還告我。乃往視。至則無人。石上唯留倭歌一首。藤房之真迹也。其歌曰。袁毛又浮世乃人乃問來禮波空行雲尔宿求天牟。后又游海西云。其非授翁明矣。

巖村秩曰。世傳藤公逃入北山為僧。後主洛西妙心寺。所謂第二世授翁者是也。為浮屠之言者。又造其髮塔。撰銘辭。以取信於世。何其矯誣之甚也。或曰。藤公賢則賢矣。然未必聞道也。子奚必異於其為浮屠也。余曰。不然。余之於藤公。非異乎其為僧也。異於其主妙心寺也。夫藤公之心乎南朝。死生以之。其逃位。非得已也。推其心。巖居谷飲。未嘗一日忘其君也。吾聞妙心寺主。朝廷待之甚渥。賜

號國師。其出入禁門。趨瞻天顏也。不在五山諸刹之下矣。藤公嘗仕南朝。一旦祝髮披緇。恝視舊主而不顧。與北朝公卿百僚。駢肩累迹。出入禁門。其忍為之耶。況當時幕府尊氏父子。皆包藏禍心。以覆南朝者。藤公見之。將唾其面而罵之。安能低首甘心。以就下風乎。主妙心寺之事。可見其必無也。

昔後小松帝嬖一宮人。見蓐中藏刀焉。怪而訊之。答曰。妾舊南朝宮人。嘗受恩南朝。藏刀者。欲以報南朝也。不圖天威咫尺。畏惧不敢發焉。事既至此。請就顯戮。帝憫其志。赦而放之。宮人有身。生

林靖。字彥復。称春徳。

中興。王室中否而復興曰中興。

男後兒為僧。所謂一休者是也。使藤公而果主妙心寺。則有愧於斯女子多矣。

林靖曰。藤房遯去之。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　帝之驚而省。而驚而改之。蓋其或然。

齋藤馨曰。元弘中興之際。藤原藤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復亂。藤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正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比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為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藤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頓狼狽。不離　帝左右。至于避雨樹下。就囚東阪。而不辭。當是時。欲去則去可也。曷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難為哉。此其不欲去亦已灼矣。而天下既平。　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內。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　帝曾不聽褎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蓋謂我去而　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　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為。而無一藤房何害焉。且也

狼狽。猝遽失措曰狼狽。

詩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藤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　帝見其去。猶且恬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為鋒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赫赫皇統。亦終于委靡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則去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藤房辦去。招正成談論發時事。嘆息曰。方今喪亂之後。剥民之膏血。大興土木。善政無聞。牝雞司晨。豺狼當路。其論功行賞。宜以足下為第一。赤松父子。舍生苦戰。六波羅之亡。彼功許多。封拜不及尊氏兄弟。深指神器。蔑視朝廷。擢為一人。賄賂公行。言路梗塞。君臣嘻嘻。如燕雀處堂。大廈之將顛。非一木所支。我將去矣。人臣之禮。足下武將。義不可去。宜盡忠報國。正成流涕曰。其非不知時事。然握兵權。當與國同存亡。未幾。藤房去。正成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大亂將興焉。由此觀之。藤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一藤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存亡。何遽去之。而屛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為非。過矣。

源光國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待

諫臣。反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事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內相。其不失舊物者。贄之力也。笠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猶贄。爲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勳。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諫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生。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預憂

二十三葉

奥野純。字温夫。號小山。
觖望。怨望也。謂不滿所望而怨也。

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

奥野純曰。北條高時謀不軌。後醍醐帝發兵誅之。天下既定。帝行賞不平。將士觖望。適鹽谷高貞獻千里馬。群臣稱賀。獨藤原藤房諫之。帝弗懌。爾後屢諫。皆不納。藤房遂弃官而去。為僧不復出。夫人臣之事君。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固人臣之常規也。而有不必然者。世臣是也。世臣奕世為朝廷恩遇。位階隆重。任國安危。君存與存。君亡與亡。非若羇旅之臣。一朝不遇而可去也。若道不行。致仕則可。去則不可。雖則致仕。國有大事。猶當為輸心。不可一

二十五葉

席卷。謂速掩取也。

日忘君也。宋富弼以諫不行。致仕家居。然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夫弼非世臣也。猶且愛君如此。况世臣乎。今藤房言不聽。則致仕家居。若富弼而可。故羇旅之臣而不去。則有竊祿之誚。累世之臣而去。則有忘君之誹。此不可不察也。且也此時朝廷無人。藤房去誰能輔。帝匡秕政者。為忠臣者。就使其身不用。安忍視其亂而去乎。藤房自為謀則得矣。於世臣輔君之道。則未盡也。

正成奏言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鋭。席卷而東。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

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為失策。鄉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鋭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

正成死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

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

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覆。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源光國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

死之。巡先守雍丘。務軍堅。廢壘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郤賊。食盡。或欲弃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弃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

赤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鏖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衆推奬。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强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殺。

湯淺元禎。字之祥。號常山。

帶刀正季

室直清曰。或謂金剛山上有祠。曰南木明神。祀正成配饗孫呉。正成嘗有言。我立功於天下。祖孫呉也。故祔祭焉。嗚呼。正成遺愛存于民。不衰如此。但以正成之絕倫雄才。猶不學聖賢之道。而其致力者。獨止於孫呉兵法。豈非千古之遺憾乎。且如其七生滅賊數語。可謂不知性命之理矣。何其陋哉。

湯淺元禎曰。楠河州之功業不遂。致命湊川。其臨終。告弟正季數語。髣髴乎唐張巡。千載之下。凛凛有生氣。室師禮著書誹之。實由不知忠臣憤激之志也。先輩所謂理學之弊。抑謂此類乎。

梁田邦美。字景鸞。號蛻巖。

尾藤孝肇。字志尹。號二洲。

區區。小也。

梁田邦美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矣。楠子而傷勇。可謂忠乎。當是時。壬人制肘。朝無屈軼。即不死。戰必死諸。以故欲為社稷自玉。而不能自玉。爲悲夫。雖然哉。訓子以義方。克繼其志。既亡猶之乎存也。此之謂忠之至也。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原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逭。然彼亦截截諞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爲能使公死生哉。

中山忠義曰。保平以還。本朝為戰國。諸士進退得失。

大槻清崇。字士廣。號磐溪。

載於簡策。傳於口碑者幾何乎。特如楠判官。可謂三德兼備之名將矣。雖配祀諸葛孔明。孰謗議之乎。佑正統天子。而不顧身。合天理。無私心。可謂仁矣。運籌決勝。可謂智矣。破堅摧鋭。可謂勇矣。

大槻清崇曰。可以死而死之。吾邦武人恒態為然。曰。可以無死而不死。則未始慮及乎此。豈其勇敢剛烈之氣勝。而有察理未精者歟。嗚呼死生亦大矣。可以無死而死之。是之謂傷勇。可不思哉。史稱正成之敗於湊川。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走入民舍。擇鎧自殺。夫圍可潰而不潰。身可生而不生。雖公心未易測度也。抑非決於可以死一語。而不暇顧其他耶。當是之時。王室雖一朝復矣。國賊犯闕。海内擾亂。而天子塵再蒙。爲武臣之職。未可謂之盡矣。公不自云乎。吾死。天下盡歸足利氏。是知公一日不死。則天下一日未歸足利氏也。為公計者。宜以其當日所以懇懇戒児者。反自任其身。脱然抜軍。獨歸河内。招集義故。再據金剛山舊址。以遏賊東下之勢。則天下向背。未可知。而誅國賊。以復正統天子。尚有可望焉必也。百戰力盡。而萬不可為。然後以身殉之。未晩也。今乃先新田諸將尚在東西。義旗未戢而

女謁。婦女請謁。

俄自引決。所謂可以無死而死者非耶。雖然是求備於賢者之言耳。如公之忠勇義烈。今古無二。豈可容喙哉。

長年死

源光國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奮身槖鞬。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殉國之晩。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是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黜。女謁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効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輿人之誦。決其死生。則使之不可生而死。亦可為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

鎮守府將軍顯家

右大臣顯信

北畠顯家戰死

岡田僑曰。源顯家舉陸奥兵。敗尊氏于京師。再舉敗義詮於鎌倉。其功烈最偉矣。惜其不守要害。縣軍長驅。賊躡其後。一敗殞命。非由失地利耶。方顯家取鎌倉。關東與羽多屬尊氏者。未可遽出兵也。使其據鎌倉。招致東北官軍。蓄力養威。俟其兵集。使弟顯信率諸軍西向。則有應援之繼。而無回顧之患。尊氏既失關東之援。勢沮意惧。不能久留京師也。我因與楠和田諸族合勢。伺釁乘機。可以制勝。此萬全之策也。計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齊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譖。而戮于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之。

青山延壽。字季卿。號養齋。

不出於此。以無繼之兵。當猖獗方張之賊。宜其取挫衄也。雖然。當時至尊播越。顯家切於勤王。奉命即就途。不服其他。亦足以見臣節之純矣。

帝崩

青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鋭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怨。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之讎。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可為也。及其欲滿志得。極奢侈荒盤樂。信讒言。黜忠勳。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駕馭失宜而措置乖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鎮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畧不足。才知絕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青山延壽曰。百川注海。而海未嘗溢。及一雨至。溝渠皆盈者。其所容大小異也。是以君子尚其志之大。志不大則易盈。盈則驕溢放肆。何所不至。吾讀後醍

赤松次郎則村入道圓心

凌轢。蹴蹈也。

醐帝紀。未嘗不恨帝之志之不大也。嗚呼帝之才。足以蕩平宇內。而其量不足以籠絡宇內。故惟知有高時。不知有天下。其夙夜兢兢。勵精廢政。為有高時也。置記錄所。親自聽訟。為有高時也。開倉發糶。贍振窮民。為有高時也。引藤原資朝參預機務。為有高時也。欲以護良親王為太子。為有高時也。故一旦高時伏誅。帝亦耽酣宴安。豔后用命。前日之兢兢。果安在。武夫失望。往往歸鄉。前日之記錄所。又何用。護良親王之賢。以讒幽放。赤松則村之功。弃而不錄。何前後相反之甚也。是其志在滅高時。天下一日無高時。則沈酣怠廢。以一高時之有無。變易至此。是非其志之小乎。若使帝之志大。高時雖滅。我固自如。則驕怠何緣而生。讒間何緣而入。武夫何緣而懷觖望。奸雄何緣而生覬覦。故中興之濟否。在帝之兢惕與不而已。高時之未滅也。朝廷皆謂。縱能克之。不數年。未能平其巢穴。而北狩之駕。一旦南指。海內響應。數旬之間。鯢鯨以梟。皇威以張。上雪四帝幽遷之大耻。下振朝廷二百年之苟且。何其壯也。於是帝之志不得不盈。而廷臣亦凌轢。武臣皆謂天下無敵王師者。不知高時之亡。雖由帝之英略。亦彼驕

惓惓。劉向傳。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盈自取。而高時雖亡。我苟不兢惕。天下豈更無高時。是所以中興之業成而後墮也。向者 帝之討高時也。若成而復敗。敗而復成。憊心罷精。積七八年之久。而始遂其志。豈遽生侈心哉。唯其定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易。然則高氏之反也。 帝備嘗艱苦。若能誅高氏。則天下果能治乎。曰否。高氏舉九國而來。楠正成奏以奇策。廷臣沮之曰。九國之兵。不過八州。八州之兵。吾已殲之。高氏何能為。朝廷狃前日之勝。不復以賊為意。於是可知矣。高氏亡則吾恐朝廷皆謂高時之強。吾能殲之。高氏之奸。吾能破之。如此則廷臣益驕肆。 帝亦未必能如前日。然則能使 帝兢惕者。在誅高時之時。不在誅高氏之時。然是抑末也。苟使 帝之志大。高氏何以反。南北數十年之爭。亦何以生哉。

北畠親房保關城

栗山愿曰。是時也。乘輿播遷。賊兵四塞。閒關海道。危如累卵。雖三尺童子。知天下之勢無如之何。公惓惓曰。老至。齡在一瞬。區區一心。將以餘命報之 先帝。夫公同時有識而憂君者。咸曰藤房。藤房見危而諫。諫而不聽則去矣。公與藤房皆世臣貴戚。當與邦同休同戚者也。公之辛勤漂泊。雖似不若藤房之果決勇退。其忠厚惻怛。憂世之識。蹈萬危而益固。其忼慨懍烈。敵愾之志。瀆百死而不屈者。未必不出藤房之右。予於是知其才則真其才。其識則真其識。而非襃世才識者所及也。嗚乎南朝有臣如此。宜矣賊以烏合。陷天下。不能以天下犯吉野。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弃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屹。獨立壯武貌。

岡田僑曰。源親房之乞援於結城親朝也。源義公論

浮過也。

尹子奇寇睢陽。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貸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逹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下皆為泣。

之曰。關城之圍。急於睢城。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人或疑之。謂親朝罪浮進明。似矣。張巡守城而死。親房弃城而走。二賢之行相反者何也。曰所處之勢異。而所任者不同也。夫睢陽為江淮咽喉。無睢陽。是無江淮也。所係至重。故巡不可以去睢陽。唐因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則巡之事畢矣。關城之於朝廷。非如睢陽之重也。親房之所以去吉野而東者。用結城宗廣計。欲奉 後村上帝。如陸奧圖恢復也。不幸沮風船漂至常陸。宗廣路病死。親朝以父死懷異圖。小田治久亦叛。是以入保關城。非其初志也。親房為國元老。內輔佐幼主。外籌畫軍旅。實與國家共休戚。不可守一城而已也。其意以為與孤墉徒死無益。不若還輔君為後圖也。此大臣為國家深慮者。親房之不可死於關城。猶巡之不可不死於睢陽。使巡為親房。亦不過為親房所為而已。所謂死輕於鴻毛。亦重於泰山。非此之謂邪。

河內守正行

正行死

源光國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宗黨疏屬。皆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効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巡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遷延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益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慮其不成。遂輟以竢後日哉。廷尉已知 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齋藤馨曰。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偏海內。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是其重。而自視甚輕。遂死於未當死之日。使

高武藏守師直　山名相模守清氏

幾與之國家。輙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紛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不待我之離間。而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師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

以軍無紀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子。率二代訓練之部曲。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為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內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　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輙自以為當死之秋。拜天顏。題廟壁。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

左兵衛督正儀

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其不死而有為矣。是其父當不可為之時。猶留其子。而冀其有為。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惜焉

山縣禎曰。楠公嘗櫻井驛。誓正行曰。汝雖幼孱。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公家訓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楠正儀卒

賴襄曰。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恥。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為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為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為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恥。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為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

按楠家全書曰。正儀北降之說者僞也。若或北降。必一時計策。井澤長秀亦疑之曰。正儀北降之事。無定據矣。新井君美讀史餘論亦云。正儀之降。可疑也。

長良承芳著論曰。世所傳。如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之類。皆阿世曲筆。往往搆事誣人。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與大友少貳等諸叛臣同傳。可嘆夫。唯南朝紀傳一書。信而有徵。又曰。正儀之於足利氏。讎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謁。宜嚴修歸降之禮。以白日行事。何為故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花營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二日。楠木左兵衛督約降。仍賜書。二月七日。下令於和泉河內。告正儀歸降。三月十六日。令赤松大夫判官入道等南征援正儀。廿日。正儀退抵天王寺。四月二日。入洛。即夜謁管領賴之。三日夜謁幕府。廿二日。還河內。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賴之發兵河內。正儀據城防之。建德元年。即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二年。則此舉也。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乃一年餘矣。賴之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乎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為賴之詒也。後人議其不義者。徒信

妄傳也。其如夜謁之謀。密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優孟為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為出援師。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掩也。

按桑華記。吉野物語。南朝紀傳。將軍家譜。本朝通紀等書。不載正儀降事也。花營三代記。後愚昧記。細細要記。豫章記。其他後深草院關白記。櫻雲記。渡邊文書。三刀屋文書。三法師話等類。正儀北降。及戰爭之事。往往載之。則斷謂之虛傳。恐非。

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二十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為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

斥。○天授五年夏。賴之罷職。元中八年。賴之還再任職。中間十有二年。而山名氏入寇

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益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爲。而

細川相摸守清氏

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　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敎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　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

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覺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志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巖村秋曰。世傳楠正儀晚節叛附足利氏。余未敢以

爲信也。正儀。信義人也。其接人無狠。一出於信義。故其部下皆樂爲之死。至使讎人之子寧負其主與父。而不忍剚刃於正儀之身。唯其如是。故能據彈丸黑子之地。鼓疲殘脆弱之衆。以與足利氏相持二十有餘年。夫能信義於其部下。以及讎人之子。而獨不能信義於其君。此豈近人情耶。曰然則世之所傳者妄耶。曰此蓋訛傳爾。然亦有自來焉。建德之初。細川賴之相足利氏。既審時勢。又知名分。其有事於南方。文武兼用。媾和諭降之使。在其間。正儀亦量時揣力。依違往復。不敢鳴大義以郤其使。以絕其歡。楠氏諸人

彈丸黑子。喩地小也。

內訌。內乱也。訌。諍訟相陥人之言也。畠山阿波入道道誓

稍不悅其所為。遂疑其降志忍詬。辭服於賊。此其訛傳之所自來也。吾嘗論楠氏父子兄弟。皆盡忠王事者也。而其事則不同。大楠以興復天下為志者也。故興復可為。則建避鋭觀釁之策。策不用。興復不可為。則死之而弗疑。二楠以保護行在為事者也。高師直之來寇。衆寡不敵。正行宜襲其父避鋭之謀。而乃循湊川決死之策。幸而自死之後。賊庭內訌。北軍徹壘。不然。行在殆不可守矣。正儀唯知之。故他日畠山國清之大舉來寇。不敢與戰。知賊之犯。兵忌而來。故移皇居。徹保壘。退據金剛山。以觀其釁。既而賊遂延不出其所料。此其量力應敵。以能保護行在。可謂善學其父者。惜乎威望不及其父。才武可愧其兄。而又遭足利氏之方盛。故奄奄不振也。假使正行有正儀之持重堅忍。則正平之初。猶可以有為。正儀有正行之才氣勇武。則建德之末。必不招附賊之嫌。吾深為二楠。惜且悲之。或曰。正儀附賊事。載愚昧記三代記。歷歷有徵。而子獨以臆決之可乎。曰。二書皆成于足利氏時。惡保其可信。且夫正儀之子孫。無有顯者。野史載正勝正元。

按河州北山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勝。攝州寺內

巨擘。大指也。

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秀。一有正勝。無正秀。一有正秀。無正勝。蓋同人改名乎。按正儀降参考。載正儀子三人正勝。正元。正秀。不知其所據。又按南朝紀傳。載正秀謀伐義滿。遊高野。又楠氏系圖。有正秀無正勝正元。今無所考證。

古來相傳正儀之子正元。狙偵義滿。欲刺之。事發見殺。未知所出。後崇光院記。永亨元年。楠五郎左衛門尉光正。法名常泉。匿於南都。搜索見殺。或謂此乎。其後子孫相繼。奉行宮遺裔。屢舉兵。到于文明年中云。

若存若亡。要皆與諸楠同。改姓易號。潛匿草澤。以終其身。爾南北之時。諸將叛服亡恒。而其附賊者。大則受國。小則併邑。綿綿不絕。如結城。宇都宮。千葉。大內。皆是也。況正儀南方之元師。諸楠之巨擘。設使叛附足利氏。寧無茅土之酬。及其子孫者耶。正儀之後。寥寥亡聞焉。亦可以證二書之不足信矣。

松島坦曰。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則曖昧之跡。不能無疑于後世。假令其志不愧天地。亦知者鮮矣。唯天下闡幽之士。就其人而論其事。百世之下。足以明其疑矣。余讀史至楠正儀投北朝之事。竊有惑焉。及觀阿王事而有所大悟。阿王者。赤松氏之臣宇野氏之

孤而楠氏之讎也。詐降欲刺正儀感其恩不忍刺曰。刺之則傷恩不刺則背義有一于此生又何為抽刀自刺由是觀之正儀非有平居忠厚慈仁入人之深。曷能至使敵讎消滅其戕害之心。如是哉昔者趙盾驟諫靈公公使狙麑賊之乃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嗚呼麑不賊盾以忠臣有功社稷也阿王不刺正儀雖非為社稷然其感於誠則同矣苟有忠厚慈仁足以感寇讎何忍叛累世之君而降父兄之仇乎當此時南朝摧折之餘兵氣不振而　長慶好攻戰厭和議正儀懲父兄相繼決死大功不就故屢諫之諫之不納其勢違旨則怒逐之正儀深謀遠慮知已知彼唯唯諾諾不忍顛社稷故含垢忍恥不顧一時之屈而欲立千古之功譬之羸疾之人攻擊難投調養復元苟利于疾。不擇葠著與尿屎也。而或咎其汙穢特不察耳。惜乎　長慶之不明。不知其謀之所在使其功遂終于無成也。而後世徒見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而起疑於曖昧之迹是亦正儀之所笑而不辯也歟

長山貫曰正儀北降之論紛紛忠佞難辨然就其事跡而推之如當時史乘所載則正儀見危弃君

相軋。相傾陷也。

而降顯戮在不赦矣以故　長慶怒遣和田等攻之相持數年而其歸順也。後龜山不加譴責委任如故尋陞榮官何濫賞之甚哉要之　長慶立好攻伐君臣不和臣僚相軋細川賴之乘其機百方講和正儀亦察時勢私會賴之於東寺以議南北之和盖出乎　後龜山之密旨而非計正儀一身之降也不然正儀歸順何猝忝參議之任乎然與敵將私相會是正儀之所以不免反名而知其冤者止　後龜山耳北朝檄告正儀北降者出于離間之策而賴之出兵援正儀入之河內者欲使正儀居間謀南北之和也然　長慶佳兵強梁正儀陰翼蔽南朝含垢包恥苦辛經營者十有餘年矣天授五年夏賴之遭讒罷職正儀亦決志歸順矣無幾義滿悔悟召賴之而親信如故元中八年賴之復職尚執前議賴之正儀已沒義滿繼其遺意遣大內義弘六角滿高請和於南朝　帝敕許之神器復京南北歸一於是正儀之志始成矣嗚呼赫赫天朝萬世一系列聖相承以奉神器神器所在乃正統矣一旦雖正閏相軋竟致混一者抑誰之力耶夫南朝出乎　龜山北朝出乎　伏見

左京大夫義弘
大膳大夫滿高

自天與宗廟而觀之。則豈有南北分爪之別乎。天已厭其亂。祖宗誘其衷。神器復京。北朝具禮受禪。正閏卒歸於一。帝統連綿。至于今日。則正儀不特有功勞於南朝。而有功天下萬世於朝廷之上者。豈不偉哉。後世只見瑣瑣一時向背之跡。而論其曲直者。余之所不取也。

瑣瑣小貌。

成島讓曰。春秋之法。褒善貶惡。苟惡矣。而進於善則勸之。褒之。苟善矣。而趨於惡。則懲之。聖人之設法嚴。而待人寬。如此。正降之降。特出於同族相害。而不得已焉爾。故一旦北趨。以避其害。逡後反正。効忠觀

於平尾之戰。可識也。其去可懲也。其反可勸也。余於正行。責其蚤殉於正儀。許其自新。俱取春秋之義也。

野山朝陽曰。楠公之死。我不能間然也。蓋攀髯乎龍逄比干矣。其子正行不忍坐視朝政不公。遽促其死。最當其機。但其致南廷自此不振。則正儀有疾而死。可謂勝於乃兄矣。雖然三楠同一。忠烈義武。其論優劣抑亦末也。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日本外史評論卷四終

附錄

論楠正儀

牧園　豬

或問曰。吾疑楠正儀久矣。正平六年。行在使正儀之人賜書於足利直義。直義復就正儀之人上書啓事。不允復使正儀之人。卻其書。其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其使者曰。公家武家之和議。不可復成。以北畠禪門等拒塞之也。楠已屬於武家。若速發大軍攻吉野。楠竭力從事於斯。其取吉野不久時日矣。地藏院記圖大曆云。然則是時正儀已通於足利氏。圖行在者非耶。答曰。不然。初直義之乞降也。主正儀。正儀奏

請其事。故吉野事書曰。東條之徒。有請云。既而直義復叛。故賜書於直義。責讓之。直義復上書。乞舉軍國之事。委任於武家。而不允。卻其書也。其每使正儀之人往復者。正儀主其事故也。正儀之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云云者。是時尊氏直義外相和好。內實相猜猶矣。尊氏又欲講和於行在。故延正儀使者。寵賂之。要使正儀復圖和儀也。其使者知和之不就。故且為詭激之辭。以謝其事也。其言楠已屬於武家者。先是朝廷以直義為武將。赦官軍悉隸之。故云爾。非其使者有反心也。又非正儀之所知也。夫兵家使者。入

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

詭隨。詭隨人之善。隨人之惡者。

敵地。視其便宜。一時詭隨詐合。豈足恠乎。正儀忠事乎行在。終後村上之世。又尊氏直義相賊害。及尊氏義詮。懇懇乞和於行宮。太平記。園太曆。可證也。

又問。太平記載。正平七年。後村上在男山。敵來圍。爲潛出正儀等。圖繼援。其兵未發。城已危急。公卿嘲正儀曰。正成子。正行弟。而不肖已甚矣。果然則世人併稱三楠。不亦妄乎。答曰。不然。帝之在男山。既舉兵士從乎軍役。其留守者與有幾。而使正儀調餘兵擴大敵。豈四五日之所能辦乎。公卿無兵略。在于圍城中。怯懾匆遽。欲棄城而走。故喋喋云爾。此非正儀之罪也。（正平七年四月。義詮圖男山正儀及和田正忠還河內集兵。正忠急病卒。官軍聞急。宗良親王發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桃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堂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自伊豫。援軍未至。五月十一日夜。帝被甲御馬。潰圍幸南都。賊前後來逼。藤原隆資等三百餘人死之。一宮有種逼帝。藤原康長擊踣之。至木津川。敵矢及御鎧。康長單騎防戰。忽有兵百餘來。擊賊走之。十二日。還幸賀名生宮。）夫公卿每不罪已。而罪人。是行在之所以不復興也。夫正成正行。既知朝廷無遠圖。吾事之不可孤行乎閫外。一旦克敵。非國家之長算也。故相繼早決死矣。正儀亦有觀乎此。及此時。行在愈衰。正儀知已亡則行在不復支也。故以保內地。護行宮。為已任。不務攻伐進取。而納撫降附。贊成和議。每不欲自我啓

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兵釁。是正儀之本謀也。正成正行相繼死難。於此時。朝廷恐懼修省。遠念列聖之德。近恤兆民之苦。不罪人而罪已。以修德政。則正儀之本謀。或可擴及於遠。其功業儻有所立矣。夫內外不相副。雖有良將。莫所施其勇謀。故正成正行死。而朝廷不復振。及正儀策不行。而行在不可復為也。其時勢為然。正儀所謂冬日之日者。非當時諸將之所企及。併稱三楠。非妄也。

或問。豫章記載。正平二十二年。細川賴之為足利氏管領。以籌策降楠正儀。其說如何。答曰。南方紀傳載。賴之屢請南北講和。兩統迭立。意者此時正儀執奏其請。欲贊成其事。故北人夸大之。云云乎。是年。足利基氏死。公卿將士咸喜曰。基氏死矣。來歸者必多。正儀獨嘆曰。朝廷修德政。雖多強敵。必降服。不然。強敵悉亡。復相繼起矣。已不自修。幸敵之亡。難矣哉。其意見可觀矣。其事見於賴之物語云。

右京太夫賴元

建德二年。義滿使楠正儀還河內。圖吉野。（按正儀北降。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並係應安二年正月。）賴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為正儀不能自保河內。而來奔知南鄉乎。必無利也。義滿從之。賴之恥言不行。辭職屏居。義滿親臨起之。遣其養子賴元。率兵援正儀。諸軍數破王

師神器之復于京師。蓋本此舉云。

或問。三法師物語載正儀怨望行宮違其敕。又約降於足利氏。其說如何。答曰。此時正儀形跡。一擬于反人。其所記載。豈翅三法師物語乎。又花營三代記載正儀乞降。故許之云云。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正儀乞降。賜書許之。二月七日。正狗和泉河內。以補氏降附之由。四月二日。正儀入京夜謁賴之。三日。夜謁義滿。廿二日。還河內云。細細要記同。是 後愚昧記載正儀與南方向背。其親族離畔。相攻擊。正儀不克。出走。其與我約降。在去年矣。故執事欲援正儀云云。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與其本志。而已夫。 後龜山其貴宜立。其德宜君。 後村上之所屬意也。長慶好攻伐。厭和議。正儀欲奉 後龜山成其本謀也。彰彰然明矣。又 後村上崩。 長慶自立。是其所以為觖望也。又 後村上之季年。與北方和矣。又 長慶之立。敕四方舉兵。正儀驟諫之。 長慶不從。正儀慮 長慶昧乎攻伐。悉喪內地。延擁兵而不應敕。是其所以為違敕也。 長慶赫怒。敕和田撟本等舉兵逐正儀。於是正儀知 長慶之不可為也。欲終奉 後龜山。復講和保地也。延就賴之謀援據焉。是其所以為約降也。是時知正儀之志。欲濟其事者。賴之一人。其事有觸當時忌諱。又非他人意見之所及也。故不表顯其事。默契領意焉。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赤松律師則祐

又問。吾子言。 後村上之季年。南北講和。及 長慶之立。破和議。何以言之。答曰。夫太平記訖乎 後村上正平二十二年。後光嚴貞治六年。細川賴之為足利氏管領。條先是三四年。莫記纖句爭戰。其文尾以四海無為為結語。又題其書曰太平記。又按新葉集。正平十九年以後。 後村上屢行幸于住吉。其事有類於夏后游豫之度。以是觀之。是時南北講和弭兵必矣。諸書遺佚耳。按赤松則祐觀鼓瀑布歌序曰。應安之初。關東關西官軍。同時蜂起。故赴警衛于京師云。又喜連川系圖載其秋新田義宗脇谷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戰敗亡。是正當正平二十三年。 後村上帝崩。 長慶之時。以是觀之。 長慶新立。廢 後村上即位故事。敕四方舉兵。而官軍應敕舉兵可以知也。是余之所以云云也。

大內介弘世

左京太夫時氏

又問。吾子言。正儀持講和保地之策。及于正平之季。愈益執本謀以諫。 長慶舉兵。竟至於擁兵得罪也。吾未知其果是。答曰。吾子不見太平記載後村上正平十六年之事乎。其時大內弘世山名時氏石堂仁木

等降附。行在頹振。而義詮懦弱。其宰貪殘。其諸將不服。又會北京空虛。於是細川清氏來奔。言其虛實。請攻北京。自今觀之。似可為之時矣。然正儀建議。辨其不可。後果如正儀之言。及 長慶之立。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即位大內山名等。既悉叛去。外援如鐵。加之行宮多故。人心不一。而義滿賴之君臣際會。一時風靡。南北形勢。非復十六年。彼此易地之比也。先是畠山國清之入寇也。其諸將不和。尚猶內地失守。大事將去。正平十四年十一月。畠山國清帥關東兵。入京師。十二月。義詮發兵。與國清南侵。是冬。以賊將犯行宮。車駕移自天野入金剛山。御觀心寺。十五年正月。楠正儀和田正武據赤阪。福塚某河邊某等據平石。眞木野某。酒邊某據八尾。大和河內兵據龍泉峯。大納言隆俊守紀伊最初峯。二月。國清進屯津津山。丹下。服野。譽田。酒匂。水速。湯淺。志貴諸氏。皆降于國清。四月。隆俊與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大破之。紀伊守護塩谷某死之。尋隆俊與畠山義熙戰。敗走。保阿瀨川。是月。隆良親王叛。燔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關白師基討走之。閏月。龍泉。平石。八尾諸城陷。五月。赤阪失守。正儀退據金剛山。是冬。仁木義長歸順。今彼內和兵強。又非其時之比也。於是時。 長慶欲舉兵討敵也。正儀智謀老練。過絕一時。累世握兵權。為其藩鎮。義豈唯唯從其軍役。速國家顛敗乎。雖欲無諫爭之可得乎。其違敕非擁兵。豈又有他哉。是余之所以遂言也。又問。吾子係正儀之北投。非叛降也。吾未信之。答曰。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觀正儀之為人。雖其強勇

靦然。面目歟。

果烈。如不及正成正行。亦其慈愛惠和。深思遠計。與時消息。効忠于行在。不為紲劣也。豈以國之深悴。家之存亡。失其大節。靦然降於累世之仇讎。以忝其父兄者。若正儀及正平之季年。見行在之將墜。而實叛降於足利氏耶。至于弘和之始。國步愈蹙。人情益兇。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絕。而効忠于行宮。沒身不渝。其子孫世世殉節。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以是可觀正儀執本謀始末如一。未曾背行宮也。其見放逐而數年寓於敵地者。其奈罹時之不淑也。

又問。如吾子之言。正儀結納于 後龜山。然及 後龜山即位。其屢攻正儀何也。答曰。 後龜山新立。如其軍國小大之事。悉出于 長慶之手。故其徒來攻正儀也。其時 帝亦不得不受制乎 長慶。其事非出乎 帝之意也。

大日本史曰。文中二年八月二日。 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 孫吉野。徙御玉川宮。紀 稱曰太上皇帝。是年九月。親書願文。有禱于高野山。明年。猶以院宣號令紀之將士。薙髮法名覺理。號長慶院法皇。不知其所崩處。長山貫曰。長慶與後龜山。兄弟不和之事。見于諸書。高野山所藏願文。保己一論曰。疑是非南北戰爭之事。必兄弟生隙爭雌雄之事耶。又按。長慶好和歌。天授二年夏。

詠千首。而當時所撰新葉集。不載一首。是兄弟不和之一證也。又關白師基。及前大納言光有歌。有仕三代之語。則知長慶為閏位者。可知也。事見花咲松。

於是賴之數出兵救正儀。爲其他將士咸遷延不欲涉河。其後　帝如吉野。長慶上皇退于紀伊。其地戰鬪不熄。而大和河內攝津等無事。是時雖正儀未復歸。憑藉吉野保寧內地。可以覩也。其後復歸官至參議。非有功勞而寵獎得如是乎。

又問。正儀之北投也。賴之為正儀百方保護。其極至辭已職爭之。其故何也。答曰。是時為其主忠計而患海內塗炭者。有正儀。賴之而已。賴之當足利氏隆際。委任無貳。靡言不從。欲擁立兩統。平治海內。其於兩統。無所偏倚也。正行值行宮之陵夷。其策不見用。知其不可挽回也。欲維持世統。期丕時乎後代。故循循然為行宮謀。講和迭立。無視一時屈伸也。同類相求。同朋相照。其策并行不相悖。所以相依託也。不然。則正儀者。春秋三叛人之徒也。賴之自任以海內之重。豈為一叛人。如是汲汲棲棲。致力勞師乎。及賴之屏于南海。正儀亦與足利氏絕蓋。以失其耦。而事之不可保也。

或問。正成子立乎一圍城中。竟建回天不世之功。正儀失措胡尾。何與正成背馳乎。答曰。正成之時。北條高時恣暴昏亂。　後醍醐帝增修德政。海內翕然想望　帝德洋溢也。其確乎守一小城。有恃乎此也。果群雄崛起。滅北條氏矣。及　帝愆德。海內復歸武家。沛然不可禦也。及正儀之時。海內愈益親附武家。鄙陋公家。而朝廷無經世濟民之畧。正儀策不用。是其所以致胡尾失措也。

胡尾。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朱傳。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掘越。勃然起也。沛然。雨盛貌。

或問。諸葛孔明知漢賊不兩立。以出師討賊為已任。不逆料成敗利鈍也。如吾子之言。正儀至忠矣。正儀何不則孔明之事。敵愾攘地。興復為已任。而畏縮沮撓乎。答曰。孔明者天下之一人也。談何容易。正儀雖一時宿將。勇謀決勝。不及正成正行也。威風動衆。不及顯家義貞也。以勇謀威風不及四公。安能影響乎孔明之出師討賊。若使正儀強傚於孔明之故事。必踏姜維之覆轍者也。其持保境之策。甘憒憒之譏者。可謂知已知彼矣。亦是其善學孔明者。所謂魯人之學柳下惠。未有似乎此也夫。　長慶當足利氏最盛之時。欲驅周餘之孑遺。殉乎攻伐。以取大業也。譬如多年宿疾羸憊之人。氣息僅存。欲服峻劑。遠起也。藥力一激。不就木者幾希。故善養者。不過乎盡滋潤溫

補之道。以終其天年也。正儀老成沈深。含垢忍詬。流
離依違。如兼如失。以隱蔽行宮。保護內地。亦類也。故
余以為正成恢復大運。其業不卒而死乎始。正行纘
父之業。其力不足而死乎中。正儀妝合遺燼。維持澆
運而生乎終。雖有剛柔死生之異。竭忠乎朝廷。可謂
不相戾矣。嗚呼。奠行宮于南國。支持正統五十餘年
者。誰謂非楠氏三世之力乎。
或問。元中之季。大內義弘謀講和。約迭立。既而北人
反其約。南人屢起。竟以敗亡。先是使正儀能成講和。
亦如此。然則正儀之策。不亦左乎。答曰。夫事之成否。

在時。逮正平之季。行在雖衰。內地未裂。四方服者存。
斯時。南北約迭立。而有違變。則退保內地。煽動四方。
亦足以相持也。北人有所畏矣。至乎元中之終。內地
削盡。四方糜滅。時已去矣。北人視之。如贅疣。有何怖
畏。而踐其約乎。尚且致南人蜂起。畿甸騷擾。若逮其
時。北人安得反其約。是正儀之所以及時謀議諫爭
也。其事不行。亦天矣夫。
按。花營三代記。初。賴之處正儀于河內。和田湯淺
等來攻。爲賴之使賴元與諸將救正儀。終克之。賴
之又使其族氏春圖河泉。　後龜山帝如吉野。藤

大納言隆俊
修理大夫義理
陸奧守氏清
播磨守滿幸

原隆俊與氏春戰敗死。　長慶去天野。退于紀伊。
賴之又使其族業秀等圖紀伊。數年不克。義滿更
命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無幾拔和泉紀伊之數
城。連報其捷。既而義滿罷賴之職。出之就國。以斯
波義將代之。義理陷紀伊。氏清陷和泉。云。又按。明
德記。義理領紀伊。氏清領和泉。其他族人領數國。
強橫汰侈已甚。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山名滿
幸得罪于義滿。勸叔父氏清叛曰。今察京師舉指。
其意在翦我家族也。去年命吾輩墜豫州家領。今
又赦其族甚閒。吾輩可以知也。君盍先爲吾族殲

大一時無比。今圖國家。豈為非望乎。吾族同心舉
兵。諸家在京者。誰能禦我。一戰克京師。四方誰不
從。土岐富樫皆不得意也。最先從我矣。今舉兵也。
姑不旌圖國家。以修武州昔年之怨為名。亦可矣
乎。請君熟圖之。武州者。謂賴之也。武州常久臨終。
使賴元言於義滿曰。山名氏強梁蔑上。有年矣。老
臣每規使其戒愼焉。今既伏誅矣。老臣宿憂闋矣。
見有犯上者。老臣死無遺憾矣。如賴元廝大庸愚。
非當路之器也。君善處之。言未終而逝。今余以是
觀之。益賴之使已族人圖內地。使正儀謀講和者。

治部大輔義將

欲以漸撫定南國也義滿嫌其遲緩更命山名氏果有功賴之慮山名氏強横呑噬内地其後割據盤結不可復制也言諸義滿沮遏之山名氏亦許賴之於義滿斯波義將土岐等釀成賴之之罪賴之罷職義將代之與山名氏相控援其後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於是山名氏不得意爲滿幸以修舊怨爲言賴之亦臨終云爾乎又按須波部氏及通法寺文書倭漢合運曆弘和二年閏正月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見敗其族死者六人士卒死者百四十人保舊要害云蓋先是賴之處正儀于河内委以内地謀媾和也賴之罷職就國義將代之當路貶斥正儀（義將令澁川長壽王書可徴）使氏清侵奪内地於是正儀露本色與義滿絶鎮内地扞行宮與氏清戰不克保赤坂千早等乎併録備後考

日本外史評論卷之四　終

日本外史評論卷五

大阪 大岡 謙 纂著

新田氏

村上義光稱護良死

〔正平三年〕村上彦四郎義光

永井定宗曰。義光自從親王。間歷南紀之間。以往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為親王之紀信。真可謂千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黝。然黝也徒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黝之所能及也哉。

鹽谷世弘曰。世或以漢紀信比義光。然信死而劉氏賴爲以帝。則信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義光則先死以活。死而王亦抱大冤以死。義光之目。其得瞑於地下乎。雖然義光之死。予竊謂之幸矣。中興之業不終。非臣下之力所能囘也。以新田公之雄勇有衆。其終乃中流矢。殪於一無名賊兵之手。夫同一死也。中流矢殪於一無名賊兵之手。孰若當大軍之鋒。赫然稱皇子以死。而中興之事。暫舉乎哉。

楚圍漢王於滎陽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

〔同上〕刑部卿義助 左中將義貞

義助進言

齋藤馨曰。夫新田義貞。初圖千劒破。既有勤王之志。就護良親王。承綸旨而歸。則其舉義也。宜其豫謀素

〔十業〕

定。萬不容已。何於斬使之日。轉疑且惑。其計不能決也。且斬其使而欲其主之不怒難矣。則斬使之日。必有應敵之策。然後可斬。今乃激一朝之忿。斬大府之使。征討將至。方且恐恐然懼其不免。將取決於紛紛衆議而定之。豈其勤王之志雖定。而衆心未可測。故因斬使之事。以試之耶。為義助者亦不定其議於兄弟密邇之頃。而發之衆議紛紛之際。不幸義貞從衆議。不圖進取。則未可知其成敗之何如也。而衆議遂從義助者。豈非幸乎。吾反覆考之。而知其由爲。蓋此事也。義助與義貞。未斬使之日。計議已定。然發之事勢未迫之先。人皆見鎌倉之政體。雖既威權自若。而其心危疑不安。或將竊通於敵。而圖變於蕭墻。亦未可知。故今斬其使。而為之族者。知罪不免。衆心不期而一。我因是以決其議。乃率一心之族。而乘懷怨之敵。一鼓破之不難。是義助所以議于此也。義助之議發。而此舉始決。則謂義貞勤王之功。義助成之可也。

護良遇害

源光國曰。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絕倫。敵王之愾。誓殄强冦。艱楚崛嶔。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反正者。

反正。復帝位。

一

晉獻公信驪姬讒殺太子申生秦李斯趙高矯遺詔殺長子扶蘇隋高祖廢太子勇爲庶人初高祖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高祖性節儉勇服用侈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皇后深惡之晉王廣彌自矯飾爲奪嫡計后贊高祖廢勇三宅緝明字用晦號觀瀾

親王之功居多爲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威名讒構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猾通妻謁而設機穽帝不問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寃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爲之嗚咽隋太子勇爲弟晉王廣所陥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爲有司所沮不得奏寃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附勇於廣而帝附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隨奸人之計而招國家之亂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強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牢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而聰察之主材智之臣每爲其耽溺蕩不復返以至喪身覆邦其不知而爲之歟抑知而爲之歟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慮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又無之比而卒受欺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劊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

發縱謂解紲而縱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也

乎玆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衆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爲所魚肉何耶

川北重憙字儀卿

川北重憙曰護良王提烏合之軍濟元弘帝於屯難不匝歲而能成其功可謂希世之英才矣惜智不勝其勇才不勝其明察乎近少而昧於遠畧以不令其終爲初帝之蒙塵也王能挺身於桑門提三尺雄視東西既而義兵不振削迹四方千回百折強剛不屈豈不勇乎及帝復祚知足利氏必反勑奏請

艶旎。不安貌。

除害。豈不明乎。然而反陷其術中。而不自知。何耶。昔陳平之安劉氏。晦心跡於當時。郭子儀之保唐室。同制行於時俗。是其所為。雖如詭乎正。而深智大略。亦存其中矣。使王計出於匪躬。莫如上表還山陰。養勇智。舉海內勤王之師。運諸掌上。又陰陳誠於 帝。說 帝以袪故君撫新附。體大臣抑內權。至其 帝心不惔。神器艶旎。而禍機再動。而後擐甲再起。亦未晩也。此之不圖。與武夫悍卒。爭一旦之功。終殞其身。何其無謀也。

義貞討足利尊氏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

齋藤馨曰。王室衰而足利尊氏之霸成。然其所以成者。新田義貞成之也。其故何哉。用兵之機。如防火然。火之未熾。滅之誠易。我撲之未滅。而優游觀望。將待援至而謀。則死灰復燃。卒為滔天之燄。今吾兵足以致勝矣。然且遲疑而不進。則彼勢再張。不可復制。尊氏始反。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矢矧河。再破之鷺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逼鎌倉。尊氏懼。入佛寺。欲薙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

為禦者。義貞舞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心。變為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鬪。彼乃據函根竹下之嶮。我不得輒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下之事。不可復為矣。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顧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決。至義貞敗。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興廢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此也。使其乘累勝之威。疾馳而進。如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必與尊氏俱竄。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舉皆亡。何義貞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霸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故府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事出草創。人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氏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成再燃之勢。此世之所議也。然此時天下之心。嚮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

二十五葉　美濃守貞満

勝亦興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
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晩矣
故曰尊氏之覇義貞成之也雖然義貞致力乎王室
而鞠躬盡瘁圖恢復於垂死之餘則其一心貫日之
忠可以掩用兵百敗之罪矣

堀口貞満攀轅泣

源光國曰堀口貞満一介武夫而攀轅之諫忠憤激
昻能感悟人主致有慰諭之詔經畧之擧此豈野戰
為雄者之所能及哉

二十六葉

瓜生保母

左衛門佐義治

又曰瓜生保母不哀其子之戰没而激厲新田義治
杣山義旅得賴以振可謂女丈夫矣

二十七葉

義顯自殺

越後守義顯

又曰當今莊浄慶之徼歸路義顯欲以身代衆死浄
慶感其言而撤備將畧已見于此矣及入金崎城且
戰且守遂以衆寡不敵伏義而斃惜哉

二十九葉

義貞死

又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冑
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向若
疾風掃枯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搆難攻城野
戰互有勝負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
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嚮使　後醍醐帝
能用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畧而尊氏
之勢日蹙矣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欵請
還駕　帝亦知心墮其奸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
方決于此而面諭義貞奬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
此擧耳義貞之志不少解弛於匡復誓天地為心質
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
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
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

能伸於後世天果不祐忠賢乎觀其與足利氏爭雄
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
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
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貝原篤信曰新田義貞若殪尊氏而得其志則反逆
爭奪亦當如尊氏矣是以楠正成夙知恢復之難儆
也故於湊川先諸將速戰死矣愚謂是何言也司馬
公有言曰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
於無過中生有過義貞之事君上也始終勲勞于王家
未見謀叛之徴兆何以知其必反乎是所謂於無過

中生有過也蘓老泉作高祖論疑樊噲之將反其意亦與或人疑新田氏之説相似蓋叛迹未見矣其逆詐之深刻乎大抵事功之學文人之論往往以利害為主而不本仁義之正理故其説多慘刻讀之人可辨當否不可妄信而繆迷之也

中井積德曰義貞王臣也尊氏叛人也律以春秋之法則一順一逆如氷如炭豈容異議焉然論其世而繹其情則亦有五十歩矣百歩者蓋文治以降海内安於覇政不知名分者百五十年一旦王業再造世事一變德澤未加而横政剥膚百姓慕

舊武人思亂望叛者而歸焉猶水之趨壑也是二人者寵榮既就雄視乎一世自營之心未厭柔順於覇圖之日久矣卒然激私憤而交搏亦未遑辨順逆也尊氏兵起於關東拒王命為逆義貞奉王命徂征為順其事相反其心則一義貞尊氏易地皆然夫義貞幸躬在京畿不為叛人幸統聲罪之師為天下忠義之首幸死于王事遺聲百世使児掩泣其亦不幸不為叛人弗為百姓所歸焉不幸王師旅孤海内武人之心不幸干王事顛蹇相繼以隕其躬卒弗能酬素志矣不然義貞勇謀十倍

三十葉　三十一葉　三十二葉

於尊氏而為其所窘豈天云乎哉或曰縱令義貞叛姦謀忍心必不至如尊氏之甚也是言近之即謂雖易地必不叛則吾弗信也

藤原氏削髮

安積覺曰唐昭宗以宮人陳氏賜李克用後及克用没陳氏為尼　後醍醐帝賜宮人藤原氏於新田義貞聞義貞殞命亦削髮為尼守節而終克用惡朱全忠而志在興復唐室義貞惡足利尊氏而志在秉輿反正二帝之賜宮人皆所以褒寵其忠純而二宮人之志操亦可嘉尚也

腸長之字子善。號蘭室。旁午。一縱一横為旁午也。猶言交横也。

義助卒

腸長之曰嗚呼天下大亂残賊競興干戈旁午而臨機決策每以寡克衆彝倫一斁君臣父子昆弟叔侄朝夕不保而優盡其道焉自非智勇兼備而誠惻有餘者其孰與於此義助之不壽實王家之不幸矣義助而在耶南海之軍必振西州之兵必應之中原可圖也東北可服也豈可不深惜哉

児島高德欲襲尊氏不克

巨勢玄仙曰高德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庸惜哉

三十七葉

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右兵衛佐義興

山縣禎曰。初　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　帝幸舟上。而先至勤王。爲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尚潛身以狙擊大讐。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義興死

源光國曰。新田義興雄毅絶倫。為敵所誘。没於河水。石虎之尸。獨倚橋柱不流。況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勃如生。宜其為厲。至今血食也。

日本外史評論　巻之五　十一

同上　五葉

焦燼同。復火也。

足利氏上

修大内

三宅緝明曰。秦以天下之力。作阿房未成。盜賊起。為楚炬所焦。而　帝甫歸闕。命廣大内。成輒為賊火所燼。昔人已為秦憐之。而亦我將為　帝悲之焉。

武人糞賞

又曰。方　帝之維新海内之民。起而想其德音矣。若乃源氏以來守護家人。來萃闕廷者。如失林之鳥。虛聲。且驚思以偵政之向背。而措身之去就。雖一文書行下。傾耳潛聽。而號令之發。朝定暮改。彼奪此予。內批廷斷。每為矛盾。論功主吏。依違沮閣。往往以數人爭一賞邑。所在為之擾動。是將俾綸綍之言。反覆泛濫。不知適從。而究其所由。一不過出愛暱蔽冒之私。彼亦何苦坐受屈抑。容不待英雄創手。以蹶起也哉。當時已有妄綸旨之譏（有下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上。首曰妄綸旨。）而赤松圓心拒王師。亦以此為詔。帝之心表於天下。何如邪。

八葉

矛盾。或曰。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

赤松則村叛

源光國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　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為憤恚怨望。磨牙揺毒。肆其螫蠆。由中興初政倖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説尊氏。狗四國。略九國。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為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為也。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為。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新田義貞不追窮尊氏

日本外史評論　巻之五　十二

十葉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尊氏

安積信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可一鼓而禽。此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義貞顧妮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燄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為得天下而不為。今為一婦人而為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夫恒人妮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躓于泰山。而躓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獨為義貞道哉。

後醍醐帝以偽器傳新主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焉。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為賊。故別立　帝。譲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

信賞必罰。必審也。信而後賞。審而後罰。

尊氏慕右大將之信賞必罰

齋藤馨曰。史稱尊氏嘗謂直義等曰。右大將之信賞必罰。翕服人心。然用刑苛刻。殺戮骨肉。可憾。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不問深讐大敵。邑土安堵。況有功之臣乎。是尊氏之術之所由出也。尊氏生於頼朝之後。而其材不及。是以反勝頼朝也。頼朝之前。天下未嘗有若頼朝者矣。故見骨肉之逼。與士臣之強。是他日將復為頼朝也。及今不可不制。於是剗之鋤之。極其力。而外家唾手奪之。易於拉朽。尊氏生於其後。視之審矣。因自以為頼朝智勇絕世。且然。況不為頼朝者乎。是以反其所為。頼朝用刑苛刻。尊氏優賞多賜。頼朝殺骨肉。尊氏封子弟。遂以此術成其業也。夫無智勇于己。而欲役人之智勇。不可無以結其心。尊氏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而天下之智勇。為之傾囊倒囷而出矣。然取智勇於人而已。無智勇以制之。彼將侮我。而不為我用。尊氏封子弟於東國根本之地。使與京畿成本末相維之形。而彼不敢侮。然後彼之智勇。永為我用。而其背叛無足慮矣。是尊氏取天下之術也。

尊氏興天龍寺

十八葉

出雲判官高貞

巖垣松苗曰。尊氏悖逆獲罪。後醍醐帝甚多。帝崩後。思身後罪報。恐懼不自堪。因建此寺為帝修冥福。以贖己罪。波氏媚佛而不知罪上加罪。噫

鹽谷高貞讒死　高貞妻有姿色。高師直百計挑之。弗聽。事洩。都下乃欲殺高貞。以奪其妻。譖之尊氏曰。貳於南朝。高貞聞而大懼。挈家潜奔出雲。師直怒曰。憾不早發。然斯美女子也。還請尊氏。發兵追之。且囑必生致其妻。追兵及之。高貞妻道自殺。高貞既至出雲。亦自殺。

古賀樸曰。方後醍醐帝之反正。高貞歸順。出於不得已。帝輟宮人賜之。蓋欲收其心也。然不旋踵而叛降足利氏。忽以宮人故。遭奇禍致滅亡。良有以也。

二十一葉

寧馨。猶言如此。

岡田邦彦曰。鹽冶高貞。反覆小人也。初建武帝在隱岐。以藤名判官。為使召高貞。高貞持兩端。不奉勅。逮興復時。才從官軍。而不建一戰忠功。從新田氏東伐竹下之役。叛降足利。寧馨小人。遭讒死。以伏天誅亦宜哉。師直逞威權。滅人之家。後亦失勢。為人被滅其族。豈非天道好還乎。抑如翁主　西臺翁主。即高貞妻　為不忠不義之人所尚。又為不忠不義之人所殺。美人薄命。深可歎惜焉。雖然翁主貞女也。以誦戒姦古歌。不肯汚身。亡愧從一而終之訓云爾。

二高被殺

二十二葉

藥師寺次郎右衛門

三族。父母妻。三族。

越後守師泰

源光國曰。魏曹爽為司馬懿所圖。兄弟相對。計無所出。師直兄弟。一朝窘迫。茫然罔措。亦與爽相類。藥師寺公義。雖無智囊之譽。而勸二人引決。則勝於桓範之進謀矣。爽義不用範之策。竟夷三族。師直師泰不從公義之言。遺臭千載。小人之情狀。如出一轍也。然師直兄弟。藉尊氏之威。肆其凶暴。虜略子女。奪田宅。構陷諸將。傷害骨肉。欲得直義而甘心。以兵圍尊氏之第。驕汰悖逆。其罪浮於爽義矣。

直義暴卒

又曰。足利直義。以狡黠之資。挾強幹之才。見事敏速。

投機果決。其在鎌倉。輔正成良親王。在京師。肅清輦轂。皆有可觀也。然憸邪之心。終不能悛。勸尊氏。反計弑護良親王。皆出其謀。而酖殺東宮。及成長親王。實與謀焉。及其志滿意得。欲除高師直師泰。反為所逼。計究兒首。佯為歸順。以緩王師。當此時。朝廷從藤原實世之議。因其降而誅之。豈不快哉　直義上書南朝。請歸順。下公卿議之。實世曰。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窮蹙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讐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後村上帝從之。　或者贈書。雖以大義論之而歎附。非其本心。竟何益哉。卒之兄弟鬩墻。兵連禍結。養姪為子。使敵所生之父。凶悖極矣。

二十四葉　二十六葉

唆。使唆也。

世傳直義遇酖而死。天道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其殆然也。

尊氏為劍良基為璽

山縣禎曰。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俑。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尊氏甕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盛頼朝。而其罪相均也。以私怨訴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内。屠帝都。唆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唯其所

左兵衛佐直冬。尾張守高經。播磨守直常。統御。言難制御也。

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屬此則屬彼。不從此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玄乎。然讓附直義而鬪墻。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

源光國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讒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衂。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

膏腴。土膏肥腴之地。

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効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問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鋭。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殊以有權

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舩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匿爪。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奸。欲誅之。即賂寵姬。横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

伊豆守重能

駐蹕。車駕暫止曰駐蹕。

狀與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適入寺截髻劾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喩又陽為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乃率兵犯闕為王師所敗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 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

三十七葉

左兵衛督基氏

征夷大將軍大納言義詮

左京大夫義長

畠山國清說基氏

源光國曰畠山國清進南侵之策於足利基氏以釋義詮之疑其實不在犯吉野而在除仁木義長基氏方以不得於兄為憂故其術易售也及事敗奔還基氏數其罪而逐之終為反虜竄死山谷市權徼利之徒可以鑒矣

三十二葉

基氏薦細川賴之

齋藤馨曰方室町之初天下乏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敖戾之武夫即鄙瑣庸劣之胥徒求一有智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無人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耶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為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為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之賢駢首於武夫胥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幼主綜幕政鋤強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畫處置之餘是賴之之功即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為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余亦論室町之霸而以為霸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而并不

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義滿

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為室町之英主其設心處事迥出於父祖而賴之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概出于其手而顧容區區之讒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盡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宜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同上

賴之以義詮遺託輔義滿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

三四葉　刑部少輔憲春　左兵衛督氏満

輔翼之以聖人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至其極驕
泰肆僭逆則頼之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其
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覇基也將死握細川頼之
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満曰汝事之如父義
満自臨政克奉遺教而頼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
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毎取師範識
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呑南北如源頼朝
驕養一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哉有邦者勿忽諸
山縣禎曰頼之之相義満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

以須士臣欲以匡君徳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
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一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
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
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詼諧諂諛者人主之所悦若
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
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
曷足以為美談邪

上杉憲春諫死

藤井臧曰諫死蓋不必是社稷之臣之事上杉氏世
家大臣也氏満有過則當直諫若反覆之不聽雖行

三十葉　修理亮時直

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伊霍之事可矣至於殺身則未晩其死之當否不能
無疑矣

小林時直諫山名氏清

又曰人之所惡莫甚於叛君故周武以聖人行一時
之大權猶未免為夷齊所扣馬氏清以常人起無名
之師弃恩忘義專從己欲天下孰不之惡且夫師之
老壯在曲與直自反而縮則為壯否則為老安獲其
不遄敗而身死也小林時直豫憂而切箴之蓋亦有
所謂扣馬之心後世人臣之不幸遭此患者豈可不
以為準則哉至其不慕首陽之餓而致衛難之死亦

四十一葉　四十二葉

不可謂之過也大抵本邦士風之高乃不在彼而在
此也

頼之卒

又曰或云細川頼之卒足利義満親送其柩不過於
厚乎曰古禮君之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焉於士既
殯往焉因是睹之義満此舉亦必不可為過矣義満
之於頼之成王賜禮樂於魯之意乎

義満起金閣

栗山愿曰義満營北山第宏敞麗華光彩可鑒時人
呼曰金閣第宅之壯自古無有也僧雪渓對義満戲

四十五葉　伊豫守貞世

中務少輔仲秋

曰。乃西方極樂界矣。嗚乎爲義滿者。忍以一第之故。鏖大内之萬兵。火界浦之萬屋。而身卧金閣。以謂之極樂邪。初義滿起第北山。使諸將助之。且令曰。使士卒充役。大内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滿雖不之罪。而大噴憲。義弘亦不自安。遂反死。

今川貞世卒

源光國曰。今川貞世。能拒大内義弘之邪謀。而不能勝其讒口。卒被義滿之疑。幾墜鎮西之功。君臣之際。誠艱乎哉。然貞世以國讓於兄。既難矣。兄死又讓于兄之子。益難矣。觀其遺訓仲秋。莫非修身齊家之道。豈可以介胄之士概視之哉。

明主封義滿爲日本國王

山縣視曰。義滿稱臣外國。受其封爵。以爲榮。是謟臭千古者也。

四十六葉

一葉　征夷大將軍内大臣義持

虛器。不得有爲。徒尸虛位。

足利氏中

義持辭太上皇號

安積覺曰。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當是時。天子徒擁虛器。居萬衆之尊。而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幸而義持辭而不受。使其受之。則啓魏

二葉

晉禪代之心。亦未可知。岌岌乎其殆哉。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頼朝遂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覬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絶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蹱。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

義滿定三管四職七頭

新井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傚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輙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往如此。

四葉　大納言義嗣

義嗣暴卒

佐佐宗淳曰。義滿嘗愛義嗣。殆有廢嫡之意。然義持無一毫望之色。義嗣謀反。措而不問。至再反。則不得

八葉

安房守憲實

已而殺之孝友之至也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如弟雖有功不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況於無功乎義滿溺私愛使弟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上杉憲實自殺不果

栗山愿曰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之趨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為重事也一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披緇髠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容爲予特哀有愧於

左馬頭持氏

心有畏於名而窃恠其伏刃二而遂不決何也今夫婦女之居室生未手刀縄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伺守者怠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知勇謂曾不如閨閣之人乎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擐僧衣擒遺嬰則其不可復揜也他何名之議哉
永井定宗曰憲實為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為賢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乂安兇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

十葉

左京太夫滿祐

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汚穢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為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為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心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赤松滿祐弑義教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義教

刑部少輔義範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教以緇流入嗣好兵嗜殺滅同姓殺羽翼關東遂為上杉氏之有取於彼與於是仁者不為而況於取諸同姓與諸異姓者乎不仁之甚也數出兵於四方殺戮無辜殺一色義範而奪其妻水中之恠小人之妖不可謂無餘殃宜哉為赤松滿祐所弑可不戒哉
賴襄曰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所以遭弑者何在在其待將帥無恩意邪驕而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

越後守持貞

免焉。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為威權已立。為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狎。狎則輕。輕之之至。心齎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怒。不足恠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

右衛門佐持豐

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義教則以為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為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為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獨叛焉。莫我能誅也。令弑爲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剚刃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因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大膳大夫持賴

山縣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

究索其事義照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逭亦有其理焉耳。

熊谷左衛門尉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義政

簡子臣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也。

熊谷某極諫義政

藤井臧曰。夏禹聞善言則拜齊威王面刺己者上賞之上書諫之者中賞之謗譏於市朝者下賞之趙簡子以不聞其臣周舍之謇諤為己憂矣而今義政不拜之如夏禹賞之如齊威猶之可也憂之不若簡子亦猶可也至於大怒而逐諫者則已甚矣祖尹諫紂雖紂亦有不怒義政其何為者乎或曰陳洩冶能諫

芻蕘。毛傳。薪采者。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採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書。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孔傳。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執技藝以諫。失常。

靈公而死春秋書名且無褒詞是由洩冶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為上大夫也觀之則義政乃怒直純非其人而諫已亦恐有理也歟惡是何言也詩曰詢于芻蕘是雖采薪之言不弃也書曰工執藝事以諫是雖百工之人猶得諫也國語曰庶人傳語言卑不能直達傳語以達王也加之古者朝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鐘鼓之縣以待四方之士是皆以為擇人之貴賤與親疏而聽其言乎若洩冶之事不幸為姦邪所殺非靈公殺之春秋雖無褒詞而文定以為不愧乎史魚之直為忠士者豈可不取法哉曰

古者諫無官故人人得以言焉漢興以來置官既置官則非其官者何必敢諫曰明主不拘於官其言善則納之賢者亦不必拘官有當言者不得不言故如唐孫伏伽以萬年縣法曹諫高祖大見悅劉蕡以布衣諫文宗為論者所取我元正天皇亦命屬司令言意見廢帝乃令五位已上悉書意見密封奉之本朝中朝古來如此詎以非其官而言得罪也哉曰非其官而言之之不可得罪則聞命矣大雅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直純所進之言蓋許直而不和所以取忤也儻其溫厚和順則必洽乎惜夫言也曰不然主明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衣衵。杜氏曰。衣衵所以塞亓之鉀漏。泄泄。急緩悅從之貌。

則其言雖極許直亦不忤矣漢汲黯有陛下多欲之語而武帝反知其為社稷之臣唐張玄素有桀紂同歸之對而太宗不但從其諫也賜之以綵二百匹此屬不為不多許直何必其忤所患唯在義政庸暗之甚而已雖及人必寢背離武威將不振猶不自知衣衵之戒直純無然泄泄可不謂忠哉義政反放逐之而其所親信者多皆阿意順旨固寵持祿之輩及女謁茶道之徒爾烏乎憯哉

安積信曰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少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

么麽。細少之謂。斗筲。謂鄙細也。洩涊。邪媚之態。

倔同倔。剛直也。

啾啾。鳴也。

時政義政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朝廷者。皆么麽斗筲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洩涊。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為其戒。天下之勢。駸駸焉如弊舩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為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倔倔不少回避。雖駢首駢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正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闔朝皆斗筲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斂天下之脂膏。摧生民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乎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爲悼天下之將亂。怨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啾啾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嘆奇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建四聽。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惴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

惴惴然。恐懼貌。

足利氏下

義政起銀閣

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以擬金閣。移居之。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于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畫數張。茗讌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本多忠統叙銀閣記畧曰。義政為人嬾惰。不能親政。及壯歲隱逸。至今花閣猶存。死閣之事不足詳焉。余乃觀其蹤。識知義政之興茶

技忘其身也。

新井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況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之戒。尚有慕其風者何耶。

書五子之歌。孔傳。作。為也。迷亂曰荒。女。女色。禽。鳥獸。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盡此衆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伊訓。孔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淫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

三楽

規而不繩者年有德疏遠之意雖頑嚚親比之是謂荒亂之
風俗有一過則德義殺失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

修理大夫定正
備中守持資

上杉定正殺太田道灌

青山延于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呉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高室傾。岳飛死而宋師熸。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也。上杉定正任用貸長。國富兵强。威震關東。及一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同上

義政薨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政好奢侈。而不惠下。厚賦歛以奉諸己。屢興土木之役。徒勞畚鍤之夫。防忠臣之諫。納婦人之言。柔弱無斷。承制强臣。送義視於敵陣。兄弟鬩墻。遣政知於關東。同姓窺覦。上行下傚。理之常也。斯波畠山。山名冨樫之屬。悉皆本支分爭。骨肉相害。禍亂之大。未曾有如此甚者也。是以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四海長為戰國。宮室臺榭。家乘朝典。悉係兵燹。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墜露霑行人之衣。禽獸偪縉紳之居。其血食豈不幸虖。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志者矣。以八歳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内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侈。至花亭之甍。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値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横歛苛征。戸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歳四次。義教歳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

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概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内。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内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

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不亂哉

四葉　左兵衛督政知

茶茶弑政知

山縣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六葉　左京大夫政元　征夷大將軍參議義澄

賊殺細川政元

又曰。細川政元不修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衺。其取死宜矣。足利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或曰。職當作後。按續皇朝史略。細川澄之。怨父政元。潜與香西元長等謀弑之。義澄命為政元後）亦何失道之甚也

同上　左京大夫義興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義植　大内介政弘

大内義興奉義植入京

岡田僑曰。夫犯父君者。天下之所不與。其勢雖強。大難以成功。故善用兵者。以義聲為先。必有所擁戴。以號令天下。則雖其心未盡出於公。然名順。義正。天下之耳目屬焉。初應仁之亂。大内政弘屬山名持豐。拒

右京大夫勝元　筑前守長輝　左京大夫澄元

細川勝元。已而持豐勝元相尋沒。勝元子政元。遂專權。廢足利義植。而三好長輝又輔政元子澄元。以亂京師。則細川三好。不獨大内氏仇。亦天下之所同惡山陽山陰鎮西四國。響應皆受其指揮。長驅東上。莫之能禦。遂植幟京師。復義植。身任管領。以制近畿。是無他。故以義聲為先。其勢固足以鼓舞一時也。所惜者。義興失形勢之利。離根本之地。遠寓客土。粮食不繼。敵窺其虚。是以不久而復失京師。然後之豪傑起方隅者。無不欲為義興之所為矣

八葉

義澄薨

佐佐宗淳曰。義澄為細川政元所立。政不由己。拱手承制。猶嬰兒望乳。何夫懦弱。若其逮正政元罪。以迎義尹。讓職而退。則當免禍。惜夫

十三葉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義晴　右京大夫晴元　左京大夫義賢　修理大夫長慶

義晴薨

又曰。大樹之方顛也。非朽索之所維也。況天下之大亂也。豈庸才之所治耶。足利義晴孩提播遷。雖為細川常桓所立輔弼。非其人。繼之以細川晴元六角義賢。是皆不及乎凡庸之才。任之何所濟耶。三好長慶之明敏。若早用之不疑。則畿內不足治。然却以為敵豈不過虖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義昭
右衛門督義景
大膳大夫晴信
中井積善字子慶號竹山

義昭討織田信長

又曰。義昭去朝倉義景。任織田信長。可謂得人也。信長以命世之雄才。唱義起兵。取京師。如拾芥。夫任之而不疑。則平天下不難。然為武田信玄所間。不量其力。而欲滅信長。不復誤乎。信長之於義昭。有功無罪。義昭於信長。有德無怨。然畔之何。夫少恩耶。以義昭一朝之過。滅室町二百四十余年之基。落魄幽辱。寄身牧伯。悲哉。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爲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乃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速之乎。

日本外史評論卷五

五葉　七葉　九葉　二十三葉

日本外史評論卷六

大阪　大岡　譲　纂著

後北條氏

新九郎長氏

長氏窺伊豆

友部淵曰。早雲之陰窺伊豆也。堀越氏適有賊子之變。早雲聞之。授袂而起。遂誅其賊子。義烈之聲。激蕩八州人心。是以旗鼓所指。莫堅不陷。莫勁不破焉。

長氏稱北條氏

田口文之曰。北條老姦多智。伊豆是其本國。必有深結民心者。高時之滅。其民不無思孺子之意。長氏察而識之。假言同姓。冒稱北條。以收民心。其術巧矣。

荒次郎義同後陸奥守入道
三浦介時高
中務少輔持房

三浦義同弑時高

青山延于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左京大夫氏康
左京大夫氏綱

氏康卒

安積信曰。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

二十九葉

彈正大弼輝虎

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為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惰歸而出輕騎而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舉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慫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舉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勇勝者也。

輜重。軍裝什物雜用而載之曰輜重。

武田四郎勝賴

氏康頗通韜畧。故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賴。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愎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

左京大夫氏政

城門榜令

又曰。北條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耽宴游喜聲色。辟猶臥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燄燄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為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為可

左馬助英春
左京大夫相摸守氏直

貴。是以傫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况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松田英春固諫

淺見安正曰。英春之志固可哀矣。其告于氏直。亦不得已之擧。不為過焉。唐李璀是已。但李璀聞其父死。卽自殺。英春則不死于諫其父之時。亦不死于告父謀逆之時。又不死于其父被誅之時。亦不死于城陷之時。徒從氏直降敵獻城。以令氏政兄弟至死。終登高野山。以保遺息。此可恨也。或謂是時英春年甚少。

尾張守憲秀

以此議之過矣。然英春以年甚少志節之可觀。既如此。則責備之義。固不容已焉。

安積覺曰。直憲（一作英春）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弒。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﨑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璀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更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璀併論哉。璀言於德宗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璀之父）敗死。

加賀中納言利長

璀先刃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璀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没。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為恥。實為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璀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耶。蓋當其變。熟諫若諍。冀其一寤。

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豐臣秀吉以二總代豆相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及。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恥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故殺父

同上

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

氏政自裁

安積覺曰北條氏政席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秀吉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為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儻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槁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安積信曰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趣其入覲也趦趄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而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已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如乃父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麾下名將盡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霸天下不乘其危而反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為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朝即東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

（頭注）左衛門大夫氏勝

（頭注）秦攻趙趙王使趙括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後為秦白起所射殺

然則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箱根下一軍自韮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贏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徼倖萬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是為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箱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之殪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于上策又不出于中策顧以下策為得策其亡無足怪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

（頭注）沼部太輔義元

二葉

美濃守氏規

半歳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為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武田氏

上杉氏

晴信請殿

安積覺曰信玄不得於其父不悦於群下而善自韜藏一旦臨場決敵出人意表若齊文襄之在文宣時其智豈易量哉唐太宗年十六始應煬帝之募説雲定興以奇策竟解始畢之圍信玄雖非太宗之比出奇制勝如老成人則一也知人善使謀畫無爽卒能取信濃奪駿河東畧上野西徇飛驒凌跨五州世稱名將其機蓋見於此而其無父之心亦基於此

三葉

左京大夫信虎

晴信逐父

又曰孝者百行之本信玄逐父自立毀滅天倫大本既虧雖威震鄰境名垂百世不足觀也矣或曰子之論正而迂矣信虎凶暴天人之所不與且欲廢嫡易嗣武田之家不亦危乎信玄以不出世之資不忍坐

受其制故不得已而為此謀竟能興隆世業開拓封疆是雖不孝於親而孝於祖先庸可譏乎曰不然信玄既為世子略涉書籍當講問安視膳之義起敬起孝盡為子之道盡道而不我愛廢立唯命是從於我何有哉其在危惧之地順從謙黙者皆偽也夫兇悍如信虎者以誠事之猶未易感動況以偽乎推是心也商臣元凶之事亦不難為雖終身不敢讀論語果何益哉曰然則信玄被廢退就群臣之列壓為一隊之長才略無所展而老死于牖下後世不復知有信玄者其可乎哉曰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子之為也未聞逐父逞志貪功徼利而謂之令名者苟盡為子之道則名之不稱世之不知於信玄乎何損且信玄之戰爭專為富國強兵而非敵愾之事以天子之命父不可逐而況於私乎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孝子之處變如斯而已矣衛出公拒莊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當是之時曾有聖人晋有正卿故子路有奚先之問趙簡子有戚之師雖人心泯於彼而天理存乎此若信玄之為則群雄環視怙不知恠姻戚如義元亦

貪利于己。反擠而陷之。詐力長而仁義消。人心泯而天理絶。禍亂何由弭哉。曰。卑之無甚高論。舜與申生。信玄不能學也。曰。吾近取以諭。子燕劉仁恭自恃強大。驕佚貪暴。及梁將李思安攻之。非其子守光擊而卻之。則燕幾不守矣。然守光悖逆。囚仁恭於大安山。可以存燕之功。而解囚父之罪乎。此必無之理也。要之守光特庸懦之信玄。而信玄則英傑之守光耳。至其叛父則一也。雖百戰而百勝。烏能得贖其罪哉。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眞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絶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所幷。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

韮崎之戰　天文七年。諏訪賴茂與小笠原長時謀曰。聞晴信逐父。人心不附。將士樹黨。携異。不相輯睦。宜乘此釁以取甲斐。七月。二將率兵攻甲斐。逼韮崎。甲府以新逐信虎。見兵寡少。僅有六千餘。飫富兵部。甘利備前。小山田備中。板垣信方四將。採籌各定前後。兵部先與賴茂先鋒

同上

諏訪安藝守賴茂

小笠原大膳大夫長時

原加賀國房

戰。晴信以麾下兵。繼之。備前備中信方相踵而戰。然敵兵多。我軍疲頓。幾不能支。甲府留守原加賀。急驅市井丁壯五十許。擐壞甲。紙旗竹鎗。大譟而至。敵軍見之敗走。追斬二千七百餘級。自辰至未。戰合凡四。皆以麾下勝。麾下兵小幡山城每戰揮鎗先衆。獲首級。竟騎而與敵裨將。馬上相搏。斬之。被七創。馬亦傷疲。乃挂所獲甲首四於鞍。謁見晴信。汚衊赤血所染。赭白馬為驗。甲府壯士相謂曰。戰當令赭白馬為喩耳。

安積覺曰。賴茂長時勇將也。信玄年纔十八。處危難之地。能却強敵。其後用兵三十餘年。未嘗敗衄。雖四境鄰敵。而無侵掠甲斐者。可謂希世之良將矣。雖非加賀之方略。則勝敗未可知。倉卒之間。能出奇策。邦有人。此之謂矣。

板垣駿河信形

板垣信形賦詩諫晴信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同其嗜好。以得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孟子朱注。三年之喪。服之輕者

山縣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反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

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已。

戸石之戰　天文十五年。晴信攻戸石城。先此分遣諸將以備隣境。故兵頗寡。栗原左衛門。蘆田下野等。各率數十騎攻城。小山田備中為晴信先鋒。諸角豐後為後拒。甘利備前。横田備中扼嶮以備援兵。村上義清將兵六千援戸石。先鋒樂岩寺直衛。備前陣横田備中子十郎兵衛搏敵督將于馬上斬之。樂岩寺恚督戰彌厲。城兵見甲斐兵少。突圍出戰。信濃先方川上入道等皆敗走。備前備中前後受敵。力戰而死。義清乘勢欲擊晴信陣。山本晴行言於晴信曰。備前備中戰沒。義清將逼麾下。事急矣。得無良策乎。晴信應曰。信濃先方潰奔。勢不可遏。不如與小山田備中諸角豐後合兵。三陣為一。以決死。晴幸曰。設使敵從後隊南向。則我得勝。晴信曰。我軍且不聽號令。豈可使敵兵如意乎。晴幸曰。臣試出一策。請使豐後所將五十騎受臣指揮。晴信即喚豐後諭之。晴幸率其騎去陣可五町出其南。敵兵果南向。南向則我陣益整。不可復當。晴幸還白晴信。益歩騎將挑戰。小山田備中張陣而進。敵兵不能支。遂敗走。晴幸急馳備前陣告捷。備前士卒素習兵機。逐北頗有斬獲。晴幸又諭信濃先方將士。使還軍整陣。甲斐兵士。雖死傷甚多。而晴信遂得勝矣。

村上左衛門佐義清

山本勘助晴幸

安積覺曰。戸石之戰。義清軍鋒甚銳。信玄先鋒既敗。麾下亦危。非晴幸之進策。則豈能得濟乎。善戰者。因

敗為勝。其斯之謂歟。太宗與竇建德相持於虎牢。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因而乘之。遂禽建德。晴幸之致敵。其有髣髴于此乎。兵家所謂大星晴幸之所決機。而其功不可掩也。

上田原之戰　天文十六年八月。晴信攻拔志賀城。休兵小室。初小縣守將真田幸隆。知春原若挾及弟宗左衛門穎而有武幹。授以方略。使往更紿詐降村上義清。因稱離城為內應。請遣兵迎接。誓書定約。義清信之。簡驍兵五百。抵小縣。若挾兄弟引入子城。幸隆閉門盡殪之。義清居常憤懣。於是聞志賀城陷。謂其下曰。志賀巡屬也。今不出兵。部下諸將恐懷離沮。向鹽彈正之姦計多喪甲士。當與信玄會戰而決死生。不然則斬彈正之首貫之矛。衆不亦快乎。將校諫曰。本軍壯士。多為彈正所誘殺。新進輩未習軍旅。且聞信玄兵多。宜避其鋒俟時而動。義清弗聽曰。兵之利鈍。不在衆寡。我意決矣。遂將七千餘騎營于上田原。幸隆請為先鋒。晴信知義清淹恚不許。命使為右軍。扳垣信方將前軍與義清兵戰破之。樂部下兵乘勝逐北與後軍相去懸遠。不擇地形。向義清陣。撿所獲首級。敵偵知其驕惰。卷旗而進急擊之。信方方據胡床。兵不暇接敵。兵以槍叢刺。竟斃之。義清軍復振。整陣而進。典廐信繁。飫冨兵部等四將。迎擊破之。義清率精兵數百騎。突晴信陣所向披靡。後軍馬場信房。內藤昌豐横擊走之。諸角豐後。真田彈正遮其走路。義清單騎揮刀親與晴信鬭。晴信被創。已而義清墜馬。士卒擁之而去。是日。接戰互有勝負。晴信雖喪驍將而終

真田諱正忠幸隆

得勝斬首二千九百餘級。其後攻畧郡縣。併吞信濃。勢浸強大。実由此也。

又曰。魏相有言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義清不悟詐謀。亡失精銳。此雖非小故。而所以興戎者。忿兵也。信玄提師攻城。不得。謂之應兵。而義清拒群下之諫。蓄怒而來。則信玄反為應兵。變化無窮。勢在呼吸。而勝敗之機。蓋決于此矣。夫義清之摧堅挫銳。與信玄鬪者。雖能不食其言。此特隊伍匹夫之勇。而非將帥之事。幸隆之譎敵。則高季興謗李茂貞之故智。而若狹兄弟。亦馬景之流亞也。權略之士。

何代無之。顧在能收其用耳。

村上義清謁謙信乞援

又曰。信玄謙信。勁敵也。智勇略相當。適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所謂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智勇不足恃。而無以相勝者歟。雖小大之不侔。較其才氣。則譬如高歡之於宇文泰也。今其言曰。當戰則戰。不能復避來銳。而海野平之役。戰未及酣。俄收其兵。所言頗似相反。而實相應。何也。既曰。當戰則戰。明其不當戰則不戰矣。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謙信益達此旨。觀其談將略。信玄之謹嚴。謙信之果

宇佐美駿河守

長尾越前守政景

決。卒如其言。可謂知彼知已者矣。蓋信玄之兵。似程不識之部伍。而士卒不若謙信之兵。似李廣之簡易。而勇烈過之。世或見其剽悍驍銳。而徒目之為猛將。豈知量敵審已。未逮弱冠。而有老成之度乎。及壯管轄諸州。威震關東。如其事業。則反在信玄之上。兩雄並稱。豈徒然哉。

宇佐美定行溺死

岡田僑曰。宇佐美定行之死。余竊惟爲謙信命定行圖政景。定行獨殺政景而可。何必與之俱死。假令政景倔強。以定行之智。豈無奇策。乃輕死同溺。而謙信

太郎義信

不為少惜。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并疑定行也。蓋謙信圖政景。非以叛也。忌其能也。政景有姊夫之親。未嘗有過失。而猶不免。定行於謙信。非有骨肉之親。又嘗與其父搆兵。特以其有才略。收為帷幕之臣。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謙信既忌政景。是定行也。定行諫而不聽。而後知禍必及已。故寧死而不辭也。

義信自殺 永祿七年中元夜。武田義信托觀燈。詣飫富兵部家。密語過夜分而歸。唯其傅曾根某。近習長坂某從焉。監吏偵察其狀。明日。自晴信兵部弟昌景侍側進言曰。臣記世子年十六。初赴戰場。命兵部使衣我衣。閣下親行酒。世子觴其兵部原美濃小幡山城山本勘助四人。臣

梟獍。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獍獸名。食父。此以喩不孝。

等感泣。竊謂。未見如此盛事。閣下慈愛日隆。而世子何故包藏禍心。自河中島之戰以降。世子謀圖下以蓄異圖。兵部身為重臣。當謹言極諫。遂之以死。是兵部之分也。今既不能諫疑。又從而贊成之。罪在兵部一人。臣頗蹤跡知其事。自七月初。每日通書兵部。交結邪謀。然不計非急。臣欲假監吏發之。然後上言。故延至今。因探得進義信手書。有兵部應諾。誠可嘉尚之語。於是晴信陰為之備。猜防滋甚。至明年正月。數兵部罪而誅之。下義信於獄。殺曾根長坂以下八十餘人。十年十月。義信自殺。

安積覺曰。義信悖逆天地所不容。因之殺之。孰云非宜然。原其本心。則信玄有以啓之。彼聞其逐父以為為人子者。苟有才能而不得逞志。則雖逐父可也。殺之亦未為不可。一有萌于此。則梟獍之行。何所不至。嚮使信玄知愛子之道。則擇師傅。選僚屬。屏憸邪。遠讒佞。教之以義方。旦夕而輔導。則庶幾不陷於不義。而無父子相戕之酷矣。今既不然。自幼至壯。所講磨者。軍旅之事。所游處者。健兒悍夫。不服溫清之勤。不問仁恕之言。肆意嬰戮。不亦宜乎。信玄為子不孝。為父不慈。天性毀滅。倫理斲喪。菑不逮身。幸矣。夫兵部甲斐之驍將也。所謂赤備。隣敵震慴。當以功名令終。而為潘崇之行。凶徒之魁。罪不容誅。始與信玄逐信虎。又與義信圖信玄。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或曰。義信

山縣三郎兵衛昌景

反狀未露。事頗曖昧。信玄不推覈其實。而遽殺之。不亦過乎。曰。不然。昌景。忠勇之士也。其言不涉欺罔。雖以百口保之可矣。以弟證兄。其事實難。大義滅親。可謂公忠。又何冤濫之有焉。

晴信卒

尾藤孝肇曰。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

咆哮。熊虎聲。

中庸朱注。祖述者。遠宗其道也。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簒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蓋之深可知也。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爭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智力過絕。長于軍事也。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乎山東。數十年自以為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傚之。亂庸有極乎。後世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惡亦何心與。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

勝賴陷濃諸砦 天正二年二月。勝賴將兵入東美濃。拔二城。七月。略遠江。攻下高天神。凱旋宴諸將。昌宣與內藤昌豊相謂曰。我武田氏之亡。其兆於此矣。二發詰問其故。昌宣曰。向取美濃數城。今又有高

天神之捷。自是主公狃勝。不復用諫。與織田德川接鋒。一敗我輩皆致死。而後國從之。是非因此捷耶。

岡谷繁實曰。世人論曰。武田氏之亡。不在亡之日。而在長篠之役。余謂不然。其亡也。不在長篠。而在救美濃十八砦之日。昌宣之論。先獲余心矣。

長篠之役

斗入。斗絶也。
疲奔命。謂奔命奔走四方而疲極。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愎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而甲常有餘力。三擧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貫禍。失策爲甚。曰然矣。未也。其凉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爲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

凉德。凉薄也。

謙信卒

巖垣松苗曰。古今英雄之士。有才勇超于萬人。而終身之爲俘於兒戲者矣。如長尾謙信是也。夫永元之際。皇室衰崩。霸主喪權。勇將智士。割據群國。虎視狼吼。互相呑噬。謙信以大名庶孽。崛起於其際。摧堅挫鋭。前無勁敵。併據北越數州。而與甲之武田機山接壤。機山奕葉名將。身經百戰。跨有五州。世稱其用兵彷彿於孫呉也。謙信年未弱冠。與之爭雄。兵連不解者十餘年矣。未嘗挫衂其鋒也。如尾之織田。相之北條。帶甲十萬。疆七千里。莫敢與之抗。其他諸雄。猶群羊之於猛虎。垂頭搖尾。喘喘伏息而已。是可見其智足以決勝敗。勇足以懾群雄。豈可不謂之超出於萬人者耶。然觀其平生所爲。則祝髮披緇。不畜妻妾。不茹葷腥。儼然持律僧也。而至行軍略地。則殺人盈野。血流爲河。未嘗有勤王濟世之志矣。加之齊祖先之亂。養螟蛉之子。其屍未寒。生禍鬩墻。與國破祀絶者。僅一間也已。智計雖多乎。膽勇雖多乎。徒足以行强暴於一世已。自有道君子觀之。不亦兒戲耶。古人所貴於勇者。其以能立義也。所貴於智者。其以能知道也。謙信之才略。而苟能知道立義。則桓文之勲可建焉。惜夫其不學無術。而闇于此也。

葷腥。辛菜。世俗云肉食。
儼然。矜莊貌。
螟蛉之子。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螟蛉桑上小青蟲。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室中。七日而死。爲其子。
桓文。齊桓公。晉文公。

高坂昌宣死

高坂彈正
馬場美濃

岡田僑曰。高坂昌宣事武田氏。嘗得怯懦之名。其陷堅摧鋭。不如山縣昌景。應變出奇。不如馬場信房。而深慮持重。以國家爲憂。數犯顏盡忠規。則二人之所不及也。信玄之攻小田原也。昌宣諫之以危道。信玄雖

仁科五郎

蕞爾小貌。

不從。然嘉其忠讜。蓋亦知犯險深入敵地。非萬全之策也。信玄在世。號為勁敵者。無如上杉氏。海津城當上杉氏之衝。信玄舍二人。而獨使昌宣守之者。豈非亦以深慮持重之故耶。

勝頼城韮崎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呉。沈尹戌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呉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予也為甲亦云。

仁科信盛死

室直清曰。仁科信盛。以近親受外任。奄遇社稷之傾覆。獨能以蕞爾孤城。與勁敵相抗。以至死不變。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小宮山友信赴難

安積覺曰。小宮山内膳剛直數忤佞幸權貴。故勝頼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頼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日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内膳者。其

長坂左衛門入道調閑
三浦右衛門佐義鎮

躑躅。行不進。

民部太輔憲政
菅野大膳亮
跡部大炊助勝資

武田太郎信勝

可以為人臣之勸矣。

二嬖逃

尾藤孝肇曰。武田勝頼之於長坂。其今川氏真之於三浦。其皆寵任無二。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頼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闇主所為。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勝頼父子死

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之。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為凶父扶持。不數年。致内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

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鄰。衆力勝天乎一時。以勝頼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刧奪之事。是以淑慝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

同上

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諸勝頼而不知其既驚於信玄簒國呑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頼。而尤當鑒於信玄爲爾。

山縣禎曰。勝頼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頼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頼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尚知義哉。信玄無道。勝頼狂昏。獨有信勝能孰義。足以為武田氏遺光耀矣。

織田氏懸令復邑

四十四葉

上杉中納言景勝

蒲生参議氏卿

安積覺曰。信長之餌甲府將士。即武田信玄欺駿河將校之故智。而當時更事者。皆所目擊。而或參預其謀者也。距信玄死纔十年。豈皆忘之哉。唯貪利徼利之念甚重。而憂君報國之心甚輕。彼虓虎雄武之士。皆謂可以建牙堅纛。安富尊榮。延及子孫。而恬然不知坐於陥穽之中。可哀也已。

豐臣秀吉畏惡景勝

大槻清崇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卿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

八葉

後皆封會津。以為東奥鎮撫者。亦以此歟。

毛利氏

深野康澄宮川房勝諫死　初陶晴賢之反也。其臣深野康澄。宮川房勝偕諫曰。先公殺一子。以安社稷。樂國。因不感歎其忠誠。今公為其嗣。反與此師。不忠孝之極。何不得人之惡。受人之誅。切其罷矣。晴賢曰。事既至此。黨與亦衆。欲罷不能。汝助我以立勳。乃二人反覆力諫。晴賢不納。二人終自裁。

藤井臧曰。死於諫者。亦不一。爲有其主怒而殺之。若關龍逢。王子比干。及呉伍子胥是也。有覩人之諫而

同上

陶尾張守晴賢

詩毛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大納言義隆

陶兵庫頭興房

見殺。爭之而已。亦死。若周宣王時左儒。及後漢杜衆是也。有不待其見殺。而自殺死。若我越後能景。上杉憲春。小林時直。平手清秀。及康澄房勝等輩是也。皆難得也。就中康澄房勝。不敢違其先主遺意。而苟從晴賢。諫責極力。繼之以死。可謂純忠之士。晴賢乃欲令彼助桀為暴。甚哉。不知人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二子有爲。

陶晴賢弑大内義隆

岡田僑曰。義隆文弱。不能負荷先業。得陶興房扶持僅能守國。興房死後。政事廢弛。姦臣專權。終取簒弑

九葉　左衛門佐中納言隆景

大膳大夫元就

族赤。楊雄解嘲。將赤吾之族也。

之禍可勝歎哉。

隆景進言

岡谷繁實曰。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向。無堅不破。宜以微力滅勁敵也。隆景年僅十九。具是卓識。他日元就之呑十三州。隆景之功居多。且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識遠圖。洞見事機成敗者。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也。應仁以後。諸將中。余最推隆景。

晴賢伏誅

或曰。晴賢忘恩規利。弑君奪國。其大逆不道。天地所不容也。故身誅族赤矣。弑逆之報。豈可逭耶。

李善曰。赤謂誅滅也。

十六葉　大膳大夫隆元

解體。言乖離也。

十七葉　伎倆。智計也。

元就得隆元計

古賀煜曰。以元就之至仁。新喪賢子。其哀戚之情。為何如。今之夷然者。恐三軍解體。而奮厲以鼓作其勇也。行事則勇。而智在其中矣。

元就降富田

中井積善曰。嗟呼尼子氏受圍七年之久。而無他伎倆。坐以焚斃。可謂拙矣。毛利氏勞師勦民。取快乎必勝。喪亂之世。而四境亡他虞。得專力於一方者。幸耳矣。一時詑以為老謀良圖。豈其然乎。要之一成一敗。蓋君子無取矣。

二十三葉　鹿之助幸盛

二十八葉　清水長左衛門宗治

山中幸盛被殺

岡田僑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胥借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雖所行不同。皆能得為己所欲為。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時勢有難易。而成敗不可預期耶。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富田圍城中。盡守禦之術。百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以復尼子氏。奔走但因播備之間。流離顛沛。死而後已。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人也。

清水宗治自裁

山縣孝孺字次公。號周南。

三十葉

山縣孝孺曰。高松之役。豐王衆號十萬。宗治將數千兵。據彈丸城當之。不啻山岳之壓卵。百方攻之不克。百計招之不降。既而引水灌之。環城為湖。幾歿矣。及和議興。身死滿豐王之志。以濟一城之命。成二國之好。其處死也。從容愉適。歌且舞。如未嘗知死者。優矣哉。宗治之為將也。雖古詩書之教。無以尚焉。

隆景就封

中井積善曰。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亦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

金吾中納言秀秋

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

隆景請秀秋為子

巖憲曰。筑侯其暗於大義乎。鄫求嗣於莒。而春秋書滅。何則以祖先之國而屬之道塗之人。國也雖存與滅何擇。筑侯其暗於大義乎。孰謂筑侯知哉

隆景卒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爲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爲搆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與方夫

矍鑠。老壯貌。

倥偬。事迫促也。

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摧明人新勝之鋭。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爲撤營之策。無亡失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爲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講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爲

青山延光曰。小早川氏智將也。終身事業無非智者。而其智之明亦由其好義。此乃父之遺風。而諸將之所不及也。當此時。天下皆尚武。而小早川氏獨以智擅

参議秀元

右馬頭中納言輝元

名。然古人所謂真智大勇者。小早川氏近之。太閤倚賴良有以也。

秀元諫輝元

古賀煜曰。此時西軍敗形瞭然。萬不得已。而舉兵。惟有奉秀頼。以令諸將一策而已。秀元之外。大坂群帥無一人見及此。何其憒憒也。

又曰。關原之役。薩兵鏖戰。多所殺傷。其賠害于我實十倍於毛利之按兵觀望。而未嘗遭削地之辱。以其雄武悍強。克自樹立也。孱弱無所作為。望人不陵侮哉。難矣。秀元之見。可謂卓也已

王猛臨終謂秦主堅曰。晋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晋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争衡於天下。衡。秤也。言與天下争強弱。猶商較輕重者。争衡之低昂也。

輝元忘二叔言

安積覺曰。隆景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争。為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苻堅。以勿伐晋。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也。

中井積善曰。以藝是舉為無謀。曰黄門氏忘賢叔遺誡。信姦夫簧言。甘為戎首。争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勢。以决去就。則十國之封孰加朘削。豈不惜乎。惠瓊一

六葉

書孔傳。仡仡壮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云。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諭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為藝之明鑑矣。

織田氏上

平手政秀自殺

平手中務太輔政秀

藤井臧曰。漢武故事曰。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弗從。謂其子曰。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遠史魚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

右大臣信長

政秀之死。孰與弘之此行。皆後世人臣之所當知也。

大槻清崇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乎。侍臣之責諫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己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天正中。信長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侍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冒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我何以得執弓矢以至乎此。我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嘗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我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之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

九葉

嗚乎偉哉。

齋藤義龍弑秀龍

美濃守義龍

彈正少弼頼藝

長井藤左衛門俊盛

山縣禎曰。義龍之弑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秀龍本京西鄙人。以善歌謠東游美濃。因仕土岐頼藝。將長井某。既而弑長井直仕頼藝。又逐頼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秀龍以簒逆而興。其臣子亦傚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

信長使祠官鳴甲于龜中

十葉

安積覺曰。壬申之亂。吉野大將大伴吹負傳播高市。

牟狹村屋三神。保祐吉野之憑語。以勵衆庶一士心。遂使天武帝簒奪如其志。此吹負之將略也。如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教之類。自古皆用此術。信長豈能知前古之事者哉。特以英明之資。所施畧同。不期而然。此其將略過人者也。

十一葉

信長襲斬今川義元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盍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麾麥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延義元氏之不足與

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岡田僑曰今川義元因父祖遺業并駿遠參食足兵衆與武田北條二氏連和舉三國兵西向以伐尾當是時義元目中無織田氏而桶峽之敗身首異處將士瓦解強鄰乗釁嚮所修好結婚者盡變為飲血之讎終致失其國者豈非以恃勝恃衆而然耶自古恃勝者必敗恃衆者必危雖豪傑雄武之主不能免也

信長入京師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酧其志京畿風靡巣窟既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通不復以為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隳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覩信長恭謙之美法度之修猶可以有為也唯義昭碌碌

安積信曰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

松永彈正少弼久秀

碌會編作録注庸常也

征夷大將軍義輝

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

信長修禁内

山縣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營皇宮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實出乎當時群雄之上

大槻清崇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横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覩皇室之再造乎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信長焚叡山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敷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帯洛控湖岸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奠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輙舉甲要命壓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拘梟磔朝廷不能制爲使列聖旰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采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

同上

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剗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恵之所覃、為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益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葑菲采之可矣。

皇宮成

又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焉以興、不亦宜乎。

山縣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税、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三十葉

杝川彌三郎高盛

杝川先登

大槻清崇曰。宇水先登、世知有杝原佐佐木、而知有杝川者鮮矣。抑前杝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杝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三十一葉

石川丈山名凹。號六六山人。

信長曰今夜北師必走

又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嶮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三十二葉

備前守長政

朝倉義景淺井長政自殺

安積覺曰。長政藉父祖之資、雄視江北、兵精力完、而與越前相為脣齒。固信長之所深畏也。蓋長政不服、則信長不能越近江而窺覦京畿。故結昏以親之。倍約以斃之。其遇信長、實長政之不幸也。

岡田僑曰。余嘗咎長政不覺信長欺詐、恃婚信約、導其兵以啓西向之道。譬如開鎖鑰以納盜。夫江越脣齒之國、可相合以救、而不可離。離則勢孤。信長滅湖南、此脣亡之勢也。湖南亡、次必及越前。越前亡、則湖北安得獨全哉。此勢之必然者。長政非無疑於此、而當時將士、皆淺謀無遠圖、以其與六角氏世仇也、慫恿講和、欲倚信長以除六角氏、不知其助寇亡援也。豈非暗於見機之過耶。信長既滅湖南、定京師、勢益強大。及其加兵越前、事已不可為矣。然向使長政急

九葉

發兵出敵不意要擊其歸路或可以遏其志計不出於此猶豫不斷坐失機會及敵還向我而後乞援義景已不及矣且義景孱弱非父祖之比也長政不知其不足與謀而欲借其力以擊織田氏遷延之間使敵益得計計之失莫大於此然當是時久政猶議軍事多所牽掣雖有善謀難可得而行則非獨長政之咎也

織田氏下

松永久秀叛

山縣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于今其死也晚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十三葉

荒木村重叛

攝津守村重

悃愊實情也

又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悃愊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為恥也而及粮乏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士衆於卑賤而不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子非仁也而了了為義君子固不取焉

十四葉

日向守光秀

明智光秀送母為質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乃易肅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斁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諭實懵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夫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敻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賞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婞歟

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欲以汩之今日兇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慾善矣夫

十五葉

光佐自遜

又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為虐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為恥遽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誼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

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為業貪嗔殺生為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森蘭丸請賜志賀

岡田僑曰自古以面首被幸者大率恃寵弄權馴致禍敗矣織田右府父子皆有幸臣如森蘭丸頗有小心謹厚心然右府嘗陳珍玩謂蘭丸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願得賜近江志賀郡右府許之是時志賀為明智光秀屬邑光秀聞之疑懼則其弑逆之禍未必不兆於此也

明智光秀弑信長父子

中井積善曰嗚虖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霸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涘有狄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偬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慶章搢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猶相反矣且不眩乎異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擠大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

中將信忠

三七郎信孝

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汚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忍詬完躬脫阬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郎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

秀吉殺信孝母

又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況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

内大臣信雄

修理亮勝家

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為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衆釁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弃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為狂逆則謚為頑愚固不足乎列矣

柴田勝家自盡

賴襄曰豪傑舉事不可以成敗論也彼長其成而短其敗者非知豪傑者也本能之變太閤已討滅光秀

岐阜中納言秀信

立秀信佐之而柴田勝家舉兵而叛欲奪其權不能討君仇而嫉討者悖矣為此論者蓋震於太閤之成業而不知其他耳夫山崎之事雖太閤主之也信孝及諸將之功居多而太閤負其兵力已專其功妄自張大其舍信雄信孝而立秀信者利如孩也其篡國之勢不待智者而知則為勝家者惡得不爭而惡得目以叛叛織田氏者太閤也為織田氏討叛臣者勝家也勝家此舉不為織田氏而為奪權乎則必佐信雄不佐信雄而佐信孝其不為奪權亦明矣蓋信長諸子信孝最英武籍使勝家成此舉而仍列群臣受制信孝而已安得有其權哉勝家之老事機豈不豫知之是其舉事非為織田氏而何然則勝家何以不速討光秀不速討光秀適足以見其忠之優太閤爾何哉光秀一狂兇豎子或遲或速其斃必矣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也而太閤晨夜東馳急於斃之者蓋有說矣太閤之得計也其心必躍然曰機不可失矣若有先我而為者我志之成將期何日故其斃之也天下耳目悉屬太閤而信孝徒則落落焉故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而係太閤之斃否太閤不斃織田氏不安是勝家所以不能不舉事

同上

當是時強將悍帥莫不屈首於太閤者勝家一舉事而太閤破膽太閤以莫世之畧擅二十餘州兵而不速得志於天下者勝家沮之也可不謂豪傑乎不成而死何病知不成而成斯以見豪傑也曰勝家所為未可信其誠為織田氏也彼勝家嘗事信行者信行為信長殺而乃事信長其為人如此此亦非也士為知己者死信行不知勝家豪傑而信長則拔為元帥豪傑勝家也唯豪傑勝家勝家故死於豪傑之舉而答之固不同也彼繩墨之談安可規兇世豪傑哉

信雄殺信孝

中井積善曰嗚厚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閲卒惹奇禍甘蹈表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小早川知人之鑒夙曰以豚犬洵不誣也

三十葉

信雄招池田森堀

又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翻翻車來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故弗思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三十二葉

左近將監一益

瀧川一益降

中表之親。舅之子為內兄弟。姑之子為表兄弟。曰之中表之屬也。

前田與十郎種利

安積覺曰。瀧川一益當信長時。謀必中。戰必克。智勇無出其右者。及信長被弑。勢變事去。孤立無援。秀吉惜其才。使居木造城。而貪功徼利之心。終不能息。以中表之親。誘前田種利。使之叛信雄。而黨於己。奪蟹江城。以媚秀吉。而欲與家康爭鋒。何其不自量也。及至勢蹙計窮。則斬種利。以圖苟免。何其不義之甚也。智勇俱困。流死北越。謀之不臧。終無容身之地。豈天褫其魄。狼狽至此耶。

中井積善曰。瀧川左近。反覆小人。唯利之視。卒以取敗亡。當時正之典刑。以懲將來傾危之徒。實其宜也。乃得死于牖下。幸亦多矣。蟹江之敗。織田氏為之求生。亦婦人之仁已。不足多也。

秀吉執臣礼

又曰。羽柴氏嘗立孺子秀信。為君。今又立信雄。為君。將寘秀信於何地也。彼既不戴秀信。猶何有於信雄。其詐譎亦明矣。乃甘為其所愚弄。而弗寤。焉一時視其膝行之狀。扰然謂我能臣服秀吉。可哂矣

信雄辭封

又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甲申

詩箋。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安也。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

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德川氏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

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欲奪其封。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為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蒲生氏鄉卒

青山延光。字伯卿。號佩弦齋。

青山延光曰。飛州才器。髣髴織田公。公善用兵。而嚴於馭下。飛州蓋皆類之。公殞於叛臣。而飛州斃於讒黨。何其相似也。飛州料豐公之必能一海內。故舍織田氏而歸之。然飛州豈忘公恩者哉。其罹奇禍亦有

由矣悲夫。

織田氏削髮

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常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七大夫為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十萬人。遠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壓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為覇

學。

木造具康諫秀信

又曰。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憎姦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踐要盟而西焉者。疑於奬亂。或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內又懷一身之計。宜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奸黨賊類。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媿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為爾。木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仗大義。而首當賊鋒。則清洲為後援。萬無傾敗。且也凡豐家統屬多。其舊臣即馳檄四方。喻以名分。孰不聳動乎。

日本外史評論卷六終

關白太政大臣秀吉

日本外史評論卷七

大阪　大岡　讓　纂著

○豐臣氏

秀吉母夢日輪入懷

大槩清崇曰。世傳大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日吉。余嘗疑曰。天子象也。大閤雖位極人臣。既非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近閲松苗國史畧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懷而生余。秀吉嘗語侍臣曰。我出尾張民間。蒭蕘之役。素所熟知。文墨之業。未嘗夢之也。不圖今日爲天子關白。得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廊廟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奴入太內。爲廚婢時。得一近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祇。飛翔空際。自伊勢赴播磨。景景不絶。覺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府公命。西征平播磨諸州。會公遇害。反旆東上。一戰誅逆賊。然後朝命屢下。終得陞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偶然也。蓋隱然明其爲皇胤也。而當時不吐實者。憚朝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虛說也。

烱一作炯。明朗也。

小早川隆景進言

山縣禎曰。小早川隆景。烱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爲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弔喪助討叛賊。尤得交隣國之體矣。當是時。微隆景。則殆結怨啓禍。兩川之有功于宗藩。率皆如此。

明智光秀伏誅

漢高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漢高從之。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僅踰境而罷。枕干之義蔑若。信孝悦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爲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爲安土君。割髮素絹纏首。以討光秀。其事與漢高縞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教。此舉秀吉自爲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邪。所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大槩清崇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況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秀吉葬織田信長

山縣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使之爲主。而秀吉自爲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外觀。以收人望。素非出於至誠者

二十二條　二十四條　二十九條

易。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朱註。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程氏曰。任將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弟子非長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佐久間玄蕃盛政

定鼎。謂定都也。

也。其欲代織田氏之意。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賤岳之役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秀吉城大阪

又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阪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焉。内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為廢墟。王室既卑。覇王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為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為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于戈縱横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已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誚以蕭何後世無加之説也。

秀吉分金

又曰。豐臣氏以智力定覇。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畧絶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違則有威。從則

三十一條

逕庭。隔遠貌。

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掊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禄爵者。寛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秀吉造大佛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倣于　聖武帝。而後頼朝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傚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内繽分。戰伐無虚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産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為中人十家之産也。即停其擧。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惷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為人所不能為。以眩耀天下後世。故擧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歳。今也限以五歳。而木石之鴻大。夐軼上古。其厲民為何如也。古者惑而為之。今則不惑而為之矣。攷之其為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

或曰。外史。如建瓴水于屋矣。建猶翻也。如居高屋而翻瓴水。言向下之勢易也。

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後陽成帝幸聚樂第

又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擧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極。實爲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爲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箠以笞群雄。戡定之勳。茂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勞。爲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

矣。故曰。五覇功之首。罪之魁。善夫。

秀吉復分金

山縣禎曰。豐公頒分之擧。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爲美談也。然比諸 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所施亦狹少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秀吉東征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爲

節刀。節以牛尾爲之。今以刀劍代之。故曰節刀。大將所攬者也。

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鎮狄將軍。延暦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並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圮。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之制。邈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之盛擧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師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大道寺駿河守
加賀大納言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讐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讐。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覇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歆慊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覇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絶響。則斯擧也不可無焉。嗟乎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秀吉誅大道寺政繁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

丁公嘗窘漢高。短兵接。漢高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漢高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塑像。塑捏土肖象貌也。

關東。開創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强。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豊臣氏中

秀吉觀賴朝塑像

中井積善曰。英雄心迹。前後一揆。展矣。豊關白之尚友於源征夷也。抑其不善。孫謀身後。姦臣誤事。令生前之鴻業盛烈。以旋天斡地者。不拯忽諸之亡。亦胡相肖之酷也。是可嘆已。

太宗征高麗。拔十城。然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十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

晉世祖既平呉。謂天下無事。蓋去州郡武備。山濤獨以爲不可。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内諸郡。郭欽嘗上疏。謂宜及平呉之威。漸徙内郡雜胡於邊地。峻

朝鮮之役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伊藤長胤曰。嗚呼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縱己獨欲。窮兵四夷。卒速虛耗之禍。晉世祖狃平呉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冠帶之邦。鞠爲氈裘之域。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

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卒爲天下患。

戎器。戒不虞。蓋當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専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强卒武。猛臣謀將。雲集林會。豊公席累捷之積威。伐單虛之弱國。奔潰蕩盡。望風靡散。然而吾師之西也。使彼有豫備。豈至於如此哉。此由廢不可廢者也。吾師雖奏一朝之捷。遑目前之念。而墳土未乾。宗社顚覆。此由玩不可玩者也。猶之二者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弗戒耶。

中井積善曰。豊臣氏當韃虜之日。不知休息之誼。蓋錮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

皆川愿。字伯恭。號淇園。

主計頭清正

攝津守行長

侍從義統

治部少輔三成

下。禍加殊域。殄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勳。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德川氏。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爲之敺。於乎天也矣。

皆川愿曰。夫豊臣氏之伐朝鮮也。有三愆焉。蓋加藤小西不和矣。令爲先鋒。而不知其相嫉忌之。以誤軍機。一也。大友義統怯矣。令據要衝。而不慮其或退崩之。以致前軍絕援。二也。石田三成奸矣。令掌軍監。而不意其有欺誣之。使諸將切齒憤怨。而卒以媒其後嗣之覆亡。三也。此皆以其驕慢之心。勝不能辨其人

賊惡也。

之良策。而不慎其任之之初也。且朝鮮。明之屬國也。我伐朝鮮。是亦伐明者耳。捕獸必有掎角。攻城必以前後。嚮令豐臣氏別出支軍。大張聲勢。南却彼閩廣。以掎止其援兵之出。則朝鮮可取。而北京可襲矣。惜乎不知其宜爲之也。此亦失機之大者也。雖然自昔神后北征。三韓爲服屬我也久矣。中古已來。制馭失方。貢輸道絕。而我不能問其罪者。幾千年矣。元世祖踰海入犯。而我不能報其役者。五百年矣。外邦之謂我。豈不曰猶無有丈夫無有弓矢矣哉。豐臣氏獨能乘戰勝之餘威。以耀于戈於敵。竟咎責朝鮮。并及明罪。大兵踰海。一覆全土。俾外邦之民。迄于今側目於我武威者。要豐臣氏之此役致之也。豈可不謂之絕世之偉功矣哉。

河原懋成曰。初我乘勝席卷。奪取兩都。目中無朝鮮矣。自常情觀之。可急以重兵扼鴨綠江。使明兵不得渡者。然占地甚廣。散戍各處。則情形俱露。委而置之。廼其漏及遺喙。伺隙竊發。重爲所擾。加明兵日至。我師暮氣難以當其新銳。故平壤一戰之後。不較勝負。而從容引退。屯駐釜山西生間。如鷙鳥匿形。時出游兵。擾其耕稼。擣其空虛。彼出我歸。朝鮮殘破之餘。恐

久而不能支。是粘罕處宋之故智也。故秀吉不死。則諸將未可遽撤。而其封亦未知稅駕之所也。

秀吉投錢

中井積善曰。豐公似襲狄青故智。然公之不學。豈知史冊上有是事哉。英雄一時機鋒。偶然有暗合焉爾。亦可以爲一奇矣。

秀吉許和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阻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私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辦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怪。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紿。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爲使。而惟敬大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

二十三葉

彈正少弼長政

誤國家。其可畏也。

淺野長政進言

藤井藏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游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盤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盤。皆是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爲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憢悍不可攖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徒知致死於鋒

二十六葉

勘解由次官孝高

關白左大臣秀次

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黑田孝高說秀次

藤井藏曰。秀次人說孝順。而不肯服從焉。人勸戰伐。而不肯承當焉。其不仁不勇者。可見知也。亦全不知善善惡惡三德之蔽。乃如是矣。若人在人之上。所謂簪裾徒在廝養何殊者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宜其不久而裁及也。孝高讜言尤好。可謂忠告善道之者也。但不至三而止。爲可憾爾。

二十七葉

秀次自裁

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筲之器。居冢嗣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戮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塚。果何謂哉。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歟。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嗚虖秀次之昏椓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

池蘗池中編竹籬以養魚。

諸矣。殃及池蘗舉室魚肉甚矣諸人之害也巷伯詩欲卑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惑則雖有百譖人亦末如之何可不愼與

谷寛得曰太閤之寵三成與梁武之於朱忌唐德之於盧杞何異但於此獄不爲其所惑者可謂明矣雖然二世而宗廟不血食者三成不得不任其咎則長國家者好惡愛憎不可不愼焉

秀吉扯裂册書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暗於事體信以爲

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爲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山縣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谷寛得曰小人姑息之見亦可畏也承兌若從行長之言使太閤信以爲實得王明國則及他日事發不啻彪怒拋册書也

大老奉行爲誓

中井積善曰謂此盟也亡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兇於竹曰雪融之後毋挺然以興果有益乎哉

秀吉薨

又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閻自奮乎奴隷之中世傳其竊金霑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要高臺禀席而坐亢尊敗銅親酌而成儀甚矣如此之轂也然壯歳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畧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

後趙石勒嘗大饗群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徐光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陥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衂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游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顯翁張予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蝢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騃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非人禍機既動而不

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尾藤孝肇曰。豐國礌礌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畧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

青山延光曰。天下不能無强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爲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蹈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爲强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爲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强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畧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愼。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爲勞。其强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

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恠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爲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爲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修使於明。得其爵號。以誇天下。得其錢。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藩國。足利氏之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臣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

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恥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呑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懾斂手。不敢窺竄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友部溧曰。昔在漢武帝大舉擊匈奴。遂致府庫單竭。杼軸空虛。以是遷固皆譏切以爲黷武窮邊襲跡亡秦。後世儒者。以其言爲口實。獨楊子雲謂。孝武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浪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近時錢牧齋激賞此論。爲知天下大計者。溧亦嘗以爲太閤之征韓。雖極海内之疲耗。而促豐家之傾覆乎。夷狄至今震惧皇威。不敢輙染指於我邊界者。蓋以有是舉也。明史稱太閤之威。振於西域。豈可不謂盛也耶。

四十五葉　兵庫頭義弘

嶋津義弘大破明師

岡田僑曰。當是時。主没於内。兵連於外。天下洶洶。如蹈薄氷。向使義弘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

○豐臣氏下

三葉　右大臣秀頼　中納言秀家　左京大夫幸長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朱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前田利家卒

安積覺曰。關原記大全曰。家康在伏水第。召花山某問利家臨終何言。對曰。利家深以不見秀頼成立而死爲憾。瞋目大呼。而瞑。家康流涕感其志。后幾十年。加藤清正嘗語人曰。利家晩年頗志儒學。太閤薨后招宇喜多秀家。淺野幸長。及余。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目不識丁。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曉。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義。或謂利家不學之術。儒釋王覇之辨。茫然罔措。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就。不止于此。可勝歎惜。余觀此語。不特利家志於學。清正亦知尊崇儒術。戰爭之世。皆所絶而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學遠矣。

友部溧曰。利家。織田公之寵將也。織田公之所緘太閤遭際機變。一時勃起。遂陵蔑公諸子。當此時。利家不可不與瀧川柴田諸將。戮力協謀。擁護諸子也。而觀柴田就死。不之救。甘爲太閤所驅策焉。既已足以判其不可竭力於豐家矣。太閤晩年。欲託六尺之孤。老耄不亦謬也夫。

八葉　刑部少輔吉隆

大谷吉隆自殺

九葉

安積覺曰。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亂。自乘馬臨陣。左右射。反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竟平其亂。珽雖有膽畧。而讒慝之鄙夫也。大谷吉隆亦病盲。而其志操迥出珽之上。奇畧超衆。勇決挺群。始欲依德川氏立功名。而終黨于石田三成。爲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反謀已決。竟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許之。其經畧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北莊。馳咫尺之書。以卻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皆所不及也。豎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

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鋭。抗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恵。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群者哉。

大槻清崇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桓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

阿多盛淳代義弘死

安積覺曰。村上義光代護良親王而死。殆有紀信之節。大日本史書義烈傳。以爲人臣之勸矣。柳瀨之役。

十一葉

參議秀元
内膳正行家
越中守忠興
甲斐守長政
參議高次

毛受勝助。稱柴田修理亮。武藏野之軍。筱岡平兵衛稱瀧川伊豫守。青野原之戰。阿多盛淳稱嶋津兵庫頭。皆代主君之死。以救急難。忠烈亞於義光。名節不媿前古。後之秉史筆者。其亦有所考信歟。

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恵瓊被斬

又曰。石田三成便佞狡黠。長于財利。喜爲逢迎。故秀吉擢自微賤。居五奉行之一。授澤山城。裁決軍國事。寵榮極矣。其志不厭。一旦擧事。動揺關西。如豊臣秀秋。毛利秀元。氏家行廣。皆知其託言擁戴秀頼。以濟其私。況如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黒田長政。京極高次。

亦能審其情實。豫料成敗矣。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思善後之策。終與清正相軋。大爲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不與三成相朋比。錢鳳沈充之於王敦。傳亮徐羡之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其黨戰於青野原。行長一戰輒敗。束手就禽。爲世大僇。何前勇而後怯也。安國寺恵瓊以才能有寵于秀吉。建牙列騶。勢與諸侯等。遂忘其分。黨于三成行長。幢幡爲旌旗。厮養爲隊伍。終不能交一夫。望風逃竄。近世僧永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一切塵氛。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位乎。一切文事。尚不可

與。況可操武事乎。因論元劉秉忠明姚度孝爲佛門中萬世之罪人。況如惠瓊者。其爲大罪又當何如哉。

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

伊奈圖書自殺

中井積善曰。圖書之死。舊志所載各異。或曰。家康之命也。兵部氏諫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兵部氏之請也。家康惜焉而不能奪也。或曰。圖書自決也。家康兵部倶弗知也。要皆未得義之正。而莫詳其實。但其係福島氏之横也一矣。嗚虖福島氏新附之功。始乎是役。輒從以横。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愼者。猶且未易保終。矧始以不愼乎。宜乎福島氏之困於終也。

加藤清正卒

巖村秩曰。夫秦漢以降。任託孤之責者。若漢霍光。諸葛武侯。吾邦細川頼之。皆其君待之甚厚。任之甚重。舉其國而悉付之。生殺予奪之柄。舉在其手。以此從事。未爲甚難也。清正則異乎此。豐公眷清正。不爲不親。然特收其爪牙之用耳。朝鮮之役。屢樹奇勲。然動爲讒匿所中。然則豐公待之。未爲厚也。顧命之際。諸老奉行。布列要路。清正特與諸將。奉職閫外而已。則豐公任之未爲重也。然而清正不以豐公所以待己

自待。亦不以豐公所以任己自任。豐公既沒。慨然以擁護孺子爲事。關原軍散之後。執志益堅。方且淬厲其家衆。奮揚其勇武。内秉臣節於豐氏。外不失驩心於德氏。其意以爲德氏苟善待孺子。則吾謹事之。不然。吾亦將有以處之。如不撤大阪居第。從孺子於二條之行。乃所以微見其意也。譬猶國棊當局。少下棋子。徐覩其變。而謹爲之所。使敵手不得窺間投隙。清正之從事。其難如此。宜乎其誦曾子之語。有觸其心。感慨激盪不能自已也。昔者漢廷之臣。武帝獨稱汲黯爲社稷之臣。然使黯當大難之衝。唯有社稷與亡

東市正且元

耳。未必能使社稷存也。清正非有顧托付授之責。非有生殺予奪之柄。以區區之一身。爲豐家扞蔽者十有餘年。海内望之。隱然如長城巨坊。豐家舊臣宿將。亦倚以爲重。其爲社稷之臣。不亦優乎。清正沒三年。大阪難作。片桐且元。欲有支持彌縫於其間。而不能也。設令清正得其壽。則豐氏子母。必將有所恃而不恐。豐氏子母有所恃而不恐。則狂謀不入。狂謀不入。則兵端不啓。兵端不啓。則德氏無再征之勞。而豐氏之業。可以無墜焉。惜乎且元之不足以與於是也。

青山延光曰。肥州欲得良士。學相人之法。然竟不得

其要。嘗曰。惟質直之士。可共患難耳。此言也。可以觀肥州之爲人矣。葢肥州質直。故三成之徒。惡而羅織之。而肥州之所以免禍者。以質直也。肥州百戰。播威名於外國。雖百三成。有所不能。而欲以說譎斃之。是自破其干城也。讒人眞可畏哉。

大佛鐘銘

中井積善曰。談者往往言。家康欲除秀賴之日久。而病其無釁。故假鐘銘。興詛獄。以激其變。吁是何言之謬也。大阪異圖。在鐘銘前。如其占黑氣。修軍備。招賀藩。可以見已。且元之東也。詛獄既白。其所詰。特在繕

譊譊。多言也。

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掩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詛獄者審矣。家康務圖無事。而姦豎譊譊逐且元。啓兵端。西討之命。於是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矣。

和議成

又曰。大阪之役。議者往往曰。家康老謀雄圖。欲必取秀賴。而病堅城不可乎猝拔。乃托和議。設埋湟之策。以爲再駕之地。秀賴以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以取覆滅矣。吁謬哉。是言乎。此從成敗之迹。言之也。已家康之不薄於秀賴。予嘗屢談之。以解世之蔽惑。是役也。以順應逆。傾天下。圍孤城。夫孤兒寡婦。逋逃庶孼特机上肉耳。所謂地道橫穴。壁櫓崩陷。精兵百萬。雲梯齊登之日。猶何堅城難拔之病乎。然顧唱和議。而後威力其欲。終始相完之心。可以白于萬世矣。周詩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家康春秋甚高。朝不謀夕。而秀賴妙齡。苟欲除之。烏得望諸歲月之外耶。假令秀賴爾後潛伏不動者。十有數月。則家康固不及見其再擧也。議者必取之說。無所施焉。埋湟之約。固示易制之勢也。示易制之勢者。葢絕復畔之意也。勢不可復畔。而畔。是自作之孼。又誰咎也。

秀賴自刄

又曰。大阪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廁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萬一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降而復畔。以流臭於天下。身首虀粉。使宗社塵滅澌盡而後已。悲夫。抑城陷之日。家康能收烈火之威。而尚降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毋其深仁厚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以也耶。或曰。秀賴不死。於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祕。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爲之也。糯倉之迹。較然著明。不可掩焉。且家康

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遽旋駕於京師焉乎。

國松被斬

谷寬得曰。大閤嘗信石田三成之譖。斬關白秀次後房三十餘人於四條磧。以逞其忿。今去其時僅二十一年。併幼稚庶孫。爲有罪鬼。出乎汝者。反乎汝者也。噫。

片桐且元卒

中井積善曰。宜矣片桐氏之死也。其終身之經營。寸丹之傾奉。所以殫力竭智者。倏忽而壓斷澌盡。無復影響。以衰病之日。顧瞻興喪之迹。實有難爲情者矣。

或曰。其死非良死也。夫既有所逼。理或然。或者因謂談曰。淀臺右府爲厲也。其獰惡之狀。且元寤寐明見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死。記述歷歷。相傳爲信甚矣。世之好恠也。夫死也者。生之盡也。形神朽滅。漠然無迹。其死于病。猶火銷於爐也。其死于兵。猶火滅於水也。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爲銷滅則同矣。更留何物。爲厲哉。且也設令豊氏而果爲之。與自當有所讎。何有於桐氏。設令桐氏而果見之。與程叔子所謂心病是已。婦女豎子之談。奚足置諸齒牙耶。

德川氏一

世良田次郎三郎清康　彈正忠信秀　安倍大藏大輔定吉　出雲守長親　左京亮信忠

安部彌七弑清康

安積覺曰。其子弑君而其父居職自如。人皆疑焉。是不亮其心而論其迹者也。初内膳信定獲罪於清康。信定織田信秀妻之兄也。信秀因啗以利。使圖清康。信定欲忘君臣之義。棄叔姪之好。據上野城。以應信秀。清康欲班師討之時。有嫉定吉之威權者。流言與信定通謀。定吉懼其無辜受誅。蒙叛臣之名。作書誓以質鬼神而靡他。授彌七曰。吾見殺汝就執政而上之。頃焉營中馬逸驟擾。彌七躁妄。意父見殺。遽弑清康。及撿彌七之屍。得定吉誓書。諸將白其事於長親。信忠。

參河守廣忠　方面之寄鎮一方自當一面　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家康　杉浦八郎

長親信忠知其無貳宥之。定吉之冤始獲雪矣。然定吉患其子爲逆。欲自殺。藏人信孝抗之。既而信定果奪岡崎。定吉艱楚辛勤百折。不回抱負廣忠周流二州。有狐偃趙衰之忠。而不愧申包胥之義。竟能納廣忠於岡崎。復疆圉於往昔。不以其子爲累而至其孫正就受方面之寄。居鈞衡之任。定吉之忠久而彌彰矣。

家康納糧大高

又曰。織田信長驍將也。其鋒未易當。故岡崎諸將。以納糧爲難。獨杉浦勝吉。能察形勢。而家康決幾易如

二十三葉

魏闕。象魏也。言其高大魏魏然。蓋指朝廷。
披猖。縱裂貌。

又掌信長見家康軍嚴整。慮損士卒。故不邀糧道。知彼知己。豈徒驍勇而已哉。他年與家康媾和之心。未必不萌於此也。

一向宗之亂

中井積善曰。甚矣異端之害也。參人一聞邪誕之說。相率冥然。推刃乎君父。悖逆之辜。固不容誅矣。夫佛入我邦。千有餘年于此。其蠹國毒政。莫世無之。及王室之衰。叡嶽寧京之巨刹。動輒抗兵於魏闕。可憎之甚者。然亦唯姦僧猾釋。冒利詐屈。以恣其披猖耳。乃至列士大夫。一朝倒戈反噬。禽心獸行。若是之甚。則振古未之有也。吁嗟上失道也久矣。其御世帥民。長槍而已矣。大劍而已矣。禮教蓁蕪。學術湮晦。夫人茫然。罔所持循。足利中葉。威力亦衰。妖妄之辭。投間横出。構成一揆之難者。既三十年。時人慣見。或謂釋教所存。名教可廢矣。以致今日大逆之變。當初長國家者。不得辭其責矣。抑異一向之教。其爲說也。膚淺鄙俚。無足道者。而其蠱惑人心。比他爲尤甚焉。蓋以其單立成佛報恩之說也。亡學之人。皆能曉解。以流俗自居也。愚夫愚婦。易因易親。以子孫繼續也。天下人情。常有所繫屬歸嚮矣。是以自其肇祖至於斯時。三

二十六葉

百有餘年。其勢張皇輝赫。日甚一日。在昔唐時。蜀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也。李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惜矣夫國家初時。無德裕之見。不能制之於始。而終以至蕃衍盤互。未如之何。今也其支派布滿郡國。窮侈恣欲。傲然無所施爲。而萬姓傾貲奉給。仰以爲活佛。可怪可駭。吾懼後世滔天之患。其必在于此也。

土屋長吉倒鋒

大槻清崇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忽反其說。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士太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麴蘗。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仇視君之意也。

麴蘗。謂酒也。

二十七葉

大久保新八郎

大久保忠俊泣諫

中井積善曰。若是乎參國威刑之不立也。夫必罰之與信賞。竝行而不可偏廢者。雖三代之治。亦是物已。妖賊恣其毒螫。視勢不可。乃賣降市恩。家康英武。有意於正其罪。而大窪氏老謀。建匿瑕含垢之議。隨以虛喝之說。家康亦不能無恫疑。勉强從之。威刑一無所施。豈不惜乎哉。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

書皐陶謨。孔傳。言天以五刑討

百罪。用五刑宜必當。
胤征孔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羲和。魁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

天野三郎兵衛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未聞宥元惡之死。恣復黨與之官秩。令其與功臣駢肩翱翔。是不翅惡亡所懲。善亦無所勸。其曷以爲政。賞罰之柄。爲人上者。不可不愼焉。

家康置奉行三人

安積覺曰。鄭子產爲政。猛以濟寬。鄭國善治。唐太宗置相房玄齡善謀。杜如晦能斷。能致貞觀之治。家康得參河。始置奉行。剛柔相濟。寬猛兼施。規模之大。可以推而及天下矣。天野康景。幼從家康。往駿府。長而有斬獲之功。剛直明決。觀於其去與國寺城。可知矣。

詩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豈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如五代憑道者哉。家康之用人。益有深意焉。

大槻清崇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此。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濟也。

○德川氏二

三形原之戰

中井積善曰。武田氏用兵。髣髴乎孫吳。駕馭群傑。呑

夏目次郎右衛門

噬四隣。天下號爲强國。家康恃英特之資。角以智力之末。宜乎其侵軼難遏。而北門不啓也。三原之役。不勝一時之忿。輕挑勍敵。加以援師之畏懦。全軍覆沒。特賴群臣忠武致身之烈。得挺身而還。雖足以見平日得士心之効。而事亦殆矣哉。夫輸贏兵家之恒。而家康終身百戰。摧剛挫鋭。往往如振落。其大敗輿尸。唯此一役也。

夏目正吉代家康死

青山延于曰。齊桓公之於管仲。晉文公之於履鞮。漢高祖之於季布。吳孫策之於太史慈。唐太宗之於屈

突通。皆能忘其私怨而用之。故能濟其功也。正吉之黨逆徒。罪在不赦。家康宥其死而用之。正吉果能効紀信之節。嗚呼家康之宏量大度。可謂不愧五君矣。

大賀彌四郎伏誅

安積覺曰。軍國多事。必資理財之臣。然後能得經畧邊陲而控制强敵也。昇平之世。既不可闕。矧於疆場多虞。飛輓芻粟之日乎。然理財之臣。簡之實難。精敏捷給者。邪正叵測。詳審暢達者。忠佞難辨。苟非人君能燭心術之微。而察公利之分。則鮮不爲之所惑矣。大賀彌四郎以吏胥之賤。掌賦稅之重。家康委任之

而邦人皆以爲能此必精敏詳審其才有過人者而心術不正。賂權要以干譽。媚左右以掠美也。蓋小人之欲。溪壑難盈。非有飛揚跋扈之才。而陰蓄虵蜂蠆之毒。豢養妻子。庇護宗族。是誰之力。而其志猶歉覬覦非望。忘覆燾之恩。而爲弑逆之計。同惡相濟。逼謀敵國。幸而山田八造。幡然悔過。自首告狀。不然則變生肘腋。而其禍殆將不測。寘之極刑。未足償其罪也。

青山延于曰。甚矣小人之爲禍也。夫小人唯利是視。未嘗知義。以犬彘之行。豺狼之心。而懷溪壑之欲。甚極必至於作亂謀逆。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防微杜漸。如此也。以家康之明。而大賀以理財寵幾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甚矣小人之爲禍也。吁有國有家者。可以鑒矣。

十葉

鳥居勝高死

鳥居強右衛門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溪閻温之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杲。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温爲超所殺。崎爲魏人所殺。仁杲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爲勝賴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取義。勝賴之

十六葉

奥平美作守信昌

奥平美作守貞能

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凛凛猶有生氣。豈非烈大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信康自殺

三郎信康

中井積善曰。信康不爲無罪。而死非其罪。後人悼焉。且家康之屢遷徙信康也。竟覬人或竊奉以逃也。然酒井大久保以下。皆自愛而憚於信康之雄豪。靡有能出力共憂者。竟迫乎江威。以至大故。悲夫。世傳。家康嘗觀教坊幸部萬滿仲者。泫然流涕曰。忠哉仲光。殺子以免君之子。今也亡。夫左右皆泣。忠次忠世在座。汗泚額。剖席不敢仰視云。噫嘻其愧怍若是。乃當日自私之心。昭昭不可掩焉。人臣之職果何如也。若平岩氏。初能不負傅職。欲殞首以脱信康。反拱手於遷徙之日。是亦可異者乎。且不乎。

左馬頭滿仲

酒井左衛門尉忠次

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

平岩主計頭親吉

一葉

○德川氏三

長湫之役

武藏守長可

安積覺曰。小瀨道喜評曰。世人稱森長可爲似久可

左衞門佐知定

成之勇武。遂至有鬼武藏之稱。其能戰能勝者。皆對小敵也。以此擬大軍。此少年血氣之所爲而取敗之道也。家康數與武田信玄戰。老練軍事。長可宜審諜晝備銃矢於羽黑邑。彌林數擊其來進者。須日暮乘夜縱擊。則縱爲大軍。或能勝矣。寡兵而離邑。陣于八幡林。此其所以敗也。尾藤知定。矜己勇以侮敵。氣象與長可相類。以此監其軍。秀吉之過也。竊謂不然。兵無常形。變化在呼吸。紙上談兵。甚易。馬上指麾。甚難。彼能爲之。我必出彼智慮之外。以困之。家康英略明敏。豈陷彼之計。而夜戰取敗乎。秀吉懸筭不爽。馳書以戒之。其此言乎。然其論長可恃勝銜勇。則善矣。

池田紀伊守信輝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羽柴氏之用信輝。猶柴田氏之任盛政也。德川氏之斃信輝。猶羽柴氏破盛政也。羽柴氏聞敗即發。是賤岳已驗之策。而德川氏一捷即退。亦柴田氏收威養銳之說也。兩雄相值。奇亦甚矣。於乎德川氏與羽柴氏交兵。此一役而已矣。羽柴氏之雄畧天下無敵。而卒不能尙於德川氏焉。世或謂德川氏之武。不及羽柴氏。吾不信焉。

又曰。是舉良可惜矣。方此時。羽柴氏威令。猶未曁四陲。而前後受敵。內有攜貳之勢。德川氏以全勝之威。

券十六

券十七

乘釁而動。彼以其詐。我以吾信。彼以其力。我以吾義。人心所允。孰敢當乎哉。使織田氏有中人之資。進止一心。能供我一指之用乎。則羽柴氏之事去矣。不幸而和議速成。東面無事。羽柴氏乃得肆力于南北。異日席卷之勢。關西無立艸。於是乎德川氏亦末如之何。機會之難得而易失。如此。豈不惜乎。

豐臣秀吉奪佐治室妻家康

又曰。以日向之死爲可愍。曰。來之坎坎。一死以塞責。雖非義理之正。亦不爲不知恥矣。惜乎第取從令之決。卒以成大邦之醜矣。惡在其多智慮也。

又曰。豐臣氏囬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是苟能蕩滌前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氏之不龍焉。乃區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壞婦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秀吉之行。險僥倖。豈不殆乎哉。

大和大納言秀長

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

秀吉送大廳爲質

又曰。豐臣氏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爲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爲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說。指

者。故曰雷同。

以爲非常之權。何繆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内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爲是不順之擧。恬然不恥何也。苟以是心。當忧惑窮蹙之際。幾何不爲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氷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

家康入朝

青山延于曰。自古國家之興亡。未有不由仁與不仁者也。秀吉以梟雄之姿。席卷天下。逞其智術。以籠罩

天下。耀武於異域。以殺無辜之民。竭力於土木。以殫四海之財。蓋其亡雖秀頼之闇劣。以致傾覆。亦由秀吉之不仁失民心故也。家康行仁修德。攻取戰克。四海翕然。天命歸之。所以國祚長久。萬世無虞者。亦由其深仁厚澤。浹洽人心故也。觀其與群臣言。未嘗不以生民塗炭爲憂。至欲以一身代億兆之命。眞王者之言也。非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與於此哉。

石田三成攻忍城

中井積善曰。三成虺蜮小人。豐公之入駿府也。既進邪説。以間德川公。幾誤國家大計。淺彈正之降忍也。又以忌刻之私。壞其垂成之功。隨恃擔板之見。不復存博謀灌城之策。踈拙自屈。即此三事。其所操持施設。可概知也已。爲之上者。宜擯諸四裔。以懲將來矣。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反寵任之。以爲爪牙。終啓慶長滔天之禍者。獨何與。意其洟涊側媚之態。足以蠱惑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況於其下乎。異日豐家之鬼之餒。實自三成發之。君人者。不可不愼焉。

○德川氏四

增田右衛門尉長盛

三成長盛離間二家

安積覺曰。讒人構陷善良。其術多端。增田長盛之離間家康利家。巧言飾詞。即楚費無極讒郤宛於令尹子常之故智也。子常賄而信讒。遂滅郤氏之族黨。而禍楚國矣。利家仗義明敏。能察其姦。而納細川忠興之諫。終與家康修好。戮力擁護秀頼。不然。三州之地。恐爲他人之有。而子孫不能血食。危矣哉。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矣。

谷寛得曰。讒間之入。古今賢哲之所難免。但於其早覺而不爲彼所壞也。賢哲之異乎庸愚。天地懸絶。夫

自太閤之時。至關原之役。石田氏之行。譏家康者。其麗不億。而家康雖時或爲動心。然其於鴻業也。一無所害焉。而石田氏幸爲天下之大戮也。嗟哉太閤亦非庸愚也。而不投畀之豺虎者。其明不足歟。曰否。特喜其諂諛也。由是觀之。二世而宗廟不血食者。決非豐臣氏之不幸也。

七將請誅三成

又曰。或曰。家康於是乎從七將之請。則三成机上肉耳。何起他日關原大役之爲。曰不然。仁人之誅人。不得已也。而今而後三成服家康之德。知己之不當歟

而翻然改圖。使黨與皆喩其意乎。不戮一人。而天下平。且此時秀吉之墳未乾。石賊藉孺子以爲口實。而其黨亦多。如從七將之請。恐動天下兵。是家康之所以爲家康。而豈容喙於其間哉。

彥右衛門元忠

鳥居元忠留守伏見

中井積善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孚誠相感與豐太閤威力駕馭之方。不亦異乎。元忠審勢而量敵家康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于死而雍容如此。可不謂偉丈夫耶。

明智氏自裁

安積覺曰。細川忠興夫人。明智光秀女也。及光秀弑逆。忠興出之。流落丹後村里。以太閤之命。爲夫妻如初。當其時諸侯之妻。入見側室淀夫人。忠興夫人恥其父爲逆。託事辭之。其志固已可稱矣。及大阪奉行。逼之入城。首倡死節之大義。晉沈勁死於洛陽之難。以殉邦。不以其父光爲累。而稱其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丈夫既難得矣。矧在閨閤之人乎。其恐陷犯上之罪。嚴禁部兵。不得拒鬭。臨難周摯。自處決烈。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兩得之矣。

土佐守一豐

山內一豐室

大槻清崇曰。夫人齊藤氏。擘書爲笠紐。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二十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內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伊豆守信幸　安房守昌幸

眞田信幸室

安積覺曰。眞田昌幸之設心。甚於孟門大行之嶮。父子既不相保。豈能存乎祖孫哉。信幸夫人。能折其謀故使信幸不失城壘。可謂女丈夫矣。及信幸從秀忠征上田。夫人以爲父子構嫌隙。兄弟爲仇讐矣。忿室家則戰必不歇。乃謂保母曰。良人不在。無以慰岑寂。須使將士之妻子來此。妾與彼曹共叙處守之情。出

主殿頭家忠
内藤彌次右衛門家長
松平五左衛門近正

告之妻。皆喜。各携其子。入城。起居夫人。接遇款曲。留之。不遣。其實以爲質也。由是士心純壹。得以無返顧之心。而用力攻上田城。其機警過人。如此。宜乎不墮昌幸之計也。世傳昌幸不愛長子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歸。然方其在犬伏。議去就。昌幸不强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而信幸終能建功策勳。得贖父罪以傳茅土於子孫。亦可謂既忠且孝矣。

元忠自殺

又曰。舍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蹈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受

留寄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内有反者。勢屈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伏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烱烱上貫霄漢。真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豐臣秀秋。島津義弘之歸欵。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爲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家康。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辱。故守大經而不爲動。此乃所以爲人臣之勸。而或者收變之說。非所以垂戒者也。

常山大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安祿山數其反。已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恚。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絕口。

參議輝政

中井積善曰。嗚呼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顏常山張睢陽肝膽相炤。奇矣哉。至於鳥居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大事。如離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孤兵當廿倍之衆。挑虎捌之威。以支驁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臣子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

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爭功

安積覺曰。將而爭功。忿戾狼鬪者。自古多矣。晉之王渾。王濬。宋之沈田子。王鎮惡。隋之韓擒虎。賀若弼。是已。渾將攻濬。田子殺鎮惡。若弼至相詬挺。亦已甚

兵部大輔直政
中務大輔忠勝

調停。調和也。停。安定也。居中間和解彼此也

藏人頭廣弘

矣。然提鼓擬金。制三軍之死命。自非有藺相如。馮異之德量。則鮮謙遜讓功矣。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爭岐阜之功。幾至交鋒。苟非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之正言曉譬。則田子鎮惡之禍。殆將起。當時兩雄俱斃而乘其弊矣。由是觀之。德川氏以二人爲軍監。豈啻料敵制勝而已哉。亦欲調停諸將。而師克在和也。

西軍大敗

又曰。宮腰秀興曰。一書記關原之戰曰。大垣赤阪兩軍。相待二旬。終不交戰者。東軍待德川氏之至。西軍待輝元之來。而吉川廣家通欵關東。使輝元不出師。

三十八葉

兵部少輔吉政

秀家三成不知其謀徒曠時日至九月中旬三成覺輝元不出勸秀家戰于關原余謂不然三成縱料輝元不出而攻大津田邊二城其兵未下五六萬宜待其至而安勸秀家出戰秀家亦不能堅守前議而輕信其說此其所以取敗也一書又曰關原之敗全在秀秋秀元之懐貳歸欵是則然矣然徳川氏謀畧天下無出其右者待其至而急欲戰皆失策也又曰三成賂書田中吉政使爲内應吉政上其書徳川氏曰可秉此機以紿敵宜佯諾吉政不敢奉命徳川氏曰旣上其書何嫌之有吉政作書報之旣而敵將議軍事島津義弘言於三成曰内府屯岡山吾今夜密遣親兵放火陣營乘其擾亂縱擊之蔑不勝矣三成拒之曰此危道也田中兵部有内應之約明日之戰取勝必矣義弘爭之不得余又謂不然關東諸將屯赤坂旣適浹辰嘗聞秀家三成多方計畫不於此時誘致吉政而必欲待徳川氏之至乎且吉政非大藩强宗縱爲内應無益於事三成不可恃以爲援而拒義弘之謀畧也

岡江雪請凱

青山延于曰古之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

四十五葉

詩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九鬼長門守

下之務周公之東征也叙男女室家之情以閔從役之勞故其民悦而忘死家康之克關原也諸將皆賀而家康獨以諸將妻孥爲憂仁厚惻怛之意感動人心雖周公之東征何以尚玆異日家康再起大師諸將所以不敢辭破斧缺斨之勞者正以此也

九鬼守隆乞父命

中井積善曰舊志有言守隆氏歸嚮之深至於豎父交鋒而家康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湮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搆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

四十九葉

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

黒田長政請誘門徒撓京畿

又曰黒田氏所言豐太閤旣施於紫海之策而獨家康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葢家康英明洞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氓其害尤甚葢在參之日其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勲舊畔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㧕之威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家康親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勲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

同上

觀之曰。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不聽。於黒田氏。非特勝筭既定。不俟佗援也。家康之思。豈不深遠乎哉。

天下門徒分屬東西

又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家康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家康審知其盤錯之勢。未知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爲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

五十三葉

易程氏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之柄。常在我。消天之禍。或可默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

豊臣氏以白綾覆城内道途

安積覺曰。夫儉者。人君之德。儉則可以長久。易曰。藉用白茅。敬慎之至也。大坂群臣。狃太閤之奢靡。欲以白綾藉席。斤桐且元一言以折之。可謂能知家康之尚儉矣。宋武帝挂葛藤籠麻繩拂。以訓子孫。孝武譏之至。謂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子孫不能遵其軌轍。率如此。且元之言。不亦善乎。

五十四葉

黒田孝高卒

中井積善曰。百戰百勝。兵家所難。唯如水氏。其無遺策。以平定九國。可謂殊勳矣。祿爵不辭。禮義而受。人之通情。唯如水氏前後退然辭避。如怯夫然。可以爲勞謙矣。記所謂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者庶矣。蓋如水氏之爲人。非有才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天資沈勇。而有大慮。故所忖度。能不失其當。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徼倖之危。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家康也。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秀忠目以子房者的矣。世或

五十七葉

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謂如水氏實有爭天下之志。特以年已老也。厭多事而不爲焉。家康慮之亦深。爲之備。蓄志遂爲紛紜之說。是野人喜談之之過爾。既不知時勢。亦不知其多智善自處也。皆在予所削焉。

韓使入貢

安積覺曰。太閤秀吉。竭天下之力。以攻朝鮮。不能得其一道之地。以爲郡縣。慘酷之悲。遍於雞林。號哭之聲。喧於鯷岳。太閤徒耀威武。築耳塚以擬京觀。將士七年之功勞。僅止此耳。家康反是。還俘遂生。撫以恩信。國王李昖懷其德而嚮化。遣三使以獻方物。奕世

同上

來聘。其儀不忒。可謂規摸宏遠矣。以力服人者。不能久遠。以德服人者。萬世不易。仁之與暴。其效果何如哉。

家康設茶會

又曰。古無茶湯。自足利氏開霸府。將士往往作茶會。以相娛。義政逼於權臣。孫于東山。憂感無聊。日聚古器名畫。以爲燕間之資。張皇茶事。通於貴賤。然未有定式。而其稱茶湯者。亦借禪家茶湯之名也。至珠光。紹鷗。酷嗜之。其法寖備。盛行於世。太閤秀吉亦嗜之。千宗易領袖當時。而法度大備。遂爲享禮之一。茶盧之制極小。纔容三四人。主人點茶。繾綣欵曲。其要以敬爲主。以儉爲先。至於奢靡相矜。簡傲相陵。乃其弊也。夫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强藩也。以黨于叐徒。則奪其國。雖威武所加。勢不得已。而其心未嘗悅服也。今家康享秀忠。而景勝義宣與伊達政宗。促膝接伴。禮遇懇篤。合驩聯交。二將焉得不感激而銘戢哉。

六十三葉

佐竹常陸介

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秀忠

中納言政宗

本多忠勝卒

大槻清崇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皤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忠。君越恩遠盤。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大久保忠隣被放

六十四葉

大久保相摸守

本多佐渡守

安積覺曰。本多正信以元從之勳。膺樞要之寄。謀畧決機。贊襄盡忠。訏謨彌縫之功。莫與爲比。松永久秀所謂不柔不剛。不野不飾。逈出常流者。殆非過譽也。然其蹇蹇匪躬之節。不勝錮寵弄權之心。席勢乘機。歆傾大久保忠隣。曰己久矣。昔齊管仲對桓公之問。相不以非人情者爲可。夫父子天性也。忠隣喪子。悲慟不能視事。此人情之常。而不能自已者也。正信喪子不哀。矯激莅政。此豈人情也哉。其欲借公私之說以排擠忠隣。識者有以窺之矣。蓋庚子之亂。正信。忠隣。從秀忠攻上田城。議既不合。而釁隙自此生矣。一旦得馬塲忠時之告密。幸其投機。巧言加簀。組織成錦。漢絳灌之讒陳平。其言淺而易見。故高祖立辨其誣。晉馮紞之陷張華。其言深而難測。援據古今。從容近理。武帝聞之動心。正信之說。殆與沈言相爲表裏也。日月之時。浮雲有時而蔽之。自古傾陷大臣者。皆用此術也。忠隣幽囚。端居思過。不欲申理寃枉。以傷君上之德。能得大臣之體矣。正信辭封大國。善以功名自終。則誠智矣。其與正純相繼秉政。威權烜赫。謀

馬塲八左衛門

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喩讒人集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六十四葉

書孔傳。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蜚語。飛揚誹謗之語。無根而至也。
謇諤。直言也。
詩箋。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

不軌以覆其家。忠隣竟得昭雪。而子孫復其舊封。世秉鈞軸。正信讒慝之迹。自不能掩。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斯之謂歟。

中井積善曰。大窪氏奕葉股肱。而忠隣醇茂。正信父子。恣虺蜴之毒。蜚語陷人。以二帥賢明。而弗察於此。殆乎不可曉也。當時謀臣林立。正士踵武。而不聞謇諤之言焉。諍之者。僅僅二人。有浮屠焉。一人而已。是亦不可曉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興隆之運。而見此不祥之事。嗟乎悲夫。

家康購求遺書

青山延于曰。皇朝建國二千餘歲。歷朝載籍。莫不悉備。應仁以後。天下日尋干戈。京師數罹兵燹。秘府所藏。焚蕩無餘。其在人間者。皆散佚。及至家康定天下。首慮及此。購求天下之書。於是壁藏帳秘。往往而出。皇朝載籍。賴以得存。昔漢武即位。購求墳典。六經乃出。自古英主之所爲。固非常人之所及也。

十三葉

○德川氏五

番氏明號哭

德川家康引見氏明。詰責之。氏明蒲伏對曰。尼崎要地。戍臣奉固守之命。不敢失墜。片桐豈宗

中井積善曰。偉矣番氏。批逆鱗而白大疑。至誠動人。置其國於山岳之安。其功愈乎搴旗斬將陷堅挫銳

十六葉

桂石雖新歸順。而誠僞未的。其陽抗大阪。陰合謀。發要地。亦未可知焉。君救之。溺之陷其姦計。戍臣嘵嘵。莫能及矣。且城中寡單。苟分兵助之。餘衆不足以備不虞。果其非僞。而拘於職守。不知変通乎。亦唯喪狹城一支兵而已。要地之固自若也。與其失職速殃。上辱大命。下累吾主。不猶愈乎。是以戍臣熟圖。以從事

者萬萬矣。

板倉勝重巡行

又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任專斷。無同僚可咨諏。無上司可禀受。當時又未有理官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亂僅定。人心危疑之際乎。又況於慶元淆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絕群之才。孰能當之。

二十八葉

夫人出城

又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大者。

三十四葉

爾。伏冀賜財察。家康辭色俱厲曰。從命華辨支吾。雖娓娓可聽。而武州當日心事。實不可測。乃起將入。氏明拔佩刀。進曳裾攬淚曰。武州公雖吾大夫人氏之出。亦是殿下外孫。祖孫恩義。豈有他乎。何見外之甚。此事今日不白。更俟何日。因大號哭。家康降色曰。孤既諒之。武州其愼後。氏明稽首曰。有愆于前。宜剖父

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顛沛中一時所睹聞。宜矣其致紛紜也。唯有友山叟據米權老來所具說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鑿乎可徵矣。故余采而錄之。或曰。父老談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巹也。秀賴絕不相見。淀氏亦不以婦視之。乃名昏而實幽矣。果然則其係逃難。亦未足深罪焉。矧不然乎。曰。薄乎云爾。夫昏之名公也。幽之實私也。公可以揜私矣。私焉得廢公哉。抑茶丘之命也慈矣。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之言也。

秀忠答家康

以鎮撫武州公忠誠謹恪。終始如一。前無愆。後更何慎。是礙下猶有仰疑也。勝臣萬死罔攸受命。家康曰善矣。武州赤心暴白。孤無復微疑。氏明九頓首而出。
番大膳
板倉伊賀守

青山延于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人君在位。戒慎畏懼。慮其危難。察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而後可以持盈保安。若恃治安驕泰自肆。莫不致禍亂。秀忠時兵革已戢。天下無事。然其對家康以亂之將生。則可見其戰兢惕厲。不狃治安。夫如是。禍患何自而生哉。

家康欲官一士

又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國之存亡。係俗之美惡。故士重禮義。俗尚忠厚。國必長久。士無廉恥。俗尚諂諛。國必危亡。譬之人。元氣未衰。則五臟雖病無害焉。元氣已耗。五臟雖未病。不斃者幾希。家康之治天下。崇廉恥。厲忠厚。以養國家之元氣爲務。國之所以長久。非徒然也。

家康見源頼朝榜牌

又曰。昔周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蓋因其風俗而爲政。用力少而見效速也。家康之治甲州關東。因其故俗。修其舊制。可謂善爲政者矣。

又曰。漢武帝用張湯。而更高祖之法。幾亂天下。宋神宗用王安石。而變太祖之法。禍溢數世。自古更變祖宗法度。未有不致禍亂者。家康諄諄以變法爲戒。後世人君之所宜佩服也。

家康三慮

孟子朱注。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之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以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

又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蓋爲國家者。慮患而爲之防。思難而爲之備。然後國家治安。無傾覆之患也。若患生而防之。難至而救之。則無及矣。自古人君。無永圖長慮。而國家久安者。未之有也。秦毀兵器。陳渉乘之倡亂。晉罷州兵。五胡乘之猾夏。夫禍常生於所忽。而變常起於不虞。故天下雖安。忘戰則危矣。

本多正信辭封

中井積善曰。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斯言也。忠藎無私矣。身際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爲難得焉。抑予因有感也。蓋上下千歲。彼此萬里。而時勢人事。有合一契焉者。予嘗南游。至芳山。覽上古壬申龍興之迹。乃歎言此何與明初靖難之兵。相肖之酷也。又嘗閲常藩之史。論北條時政。以曹宋司馬懿心迹。實一其揆焉。今本多佐州之爲創業謀臣也。宛然趙普之於宋祖也。皆可謂奇矣。業已趙普視之。則佐州終身之功罪得失。不待辨而後明矣。

同上

天野康景出亡

新井君美曰。天野康景。上不害公誼。下不傷私恩。以殺一無辜爲不義。而不屑棄萬石之祿。獨行其志。以潔其身。賢矣哉。

四十三葉

酒井雅樂頭
土井大炊頭
青山伯耆守

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爲傳

青山延于曰。先王之教太子也。設四輔三公。選正人端士。以輔翼之。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及小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既冠成人。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其教之也有素。故從之也易。其導之也有漸。故化之也速。夫生而見正事焉。長而行正道焉。雖欲不正得乎。後世教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修。其教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而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教太子爲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臻此。觀秀忠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家光之克承洪基。恢廓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家光
佐藤坦。字大道。號一齋。

佐藤坦曰。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爲一體。然後爲之任。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爲一體。然後爲之使。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徙焉。其爲一體而相爲用也如此。此三輔臣之在當時。以三德爲一體。協和而合并。相待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軌矣。

五十葉

井伊掃部頭

井伊孝高扯裂家康手書

安積信曰。夫以人臣裂公上璽書。非深慮遠識。爲社稷致身。圖天下安危者。不能也。

同上

板倉周防守

勝重薦宗重

青山延于曰。古稱内舉不辟親。苟赤心報國。至公無私也。孰能與於此哉。祁奚之舉午。謝安之舉玄。狄仁傑之舉光嗣。韋純之舉纁。後世以爲美談。若勝重者。可謂不愧四子也。

或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東照公也。從勝重之言而用重宗者。台德公也。終始任重宗而不疑者。大猷公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太平之基宜矣。

日本外史評論卷七終

明治十年二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一年一月出版

定價金壹円三十錢

編輯人　大阪府平民　大岡讓
第一大區一小區十二軒八番地

出版人　廣島縣士族　賴又次郎
京都府上京第廿三區三本木上ノ町四百五十七番地寄留

同　大坂府平民　和田次郎兵衛
第一大區六小區博勞町二丁目五十六番地

同　同　田中太右衛門
第二大區四小區安堂寺町四丁目三十八番地

同　同　岡田茂兵衛
第一大區七小區博勞町四丁目四十六番地

中村正藏 著

日本外史新論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大阪松雲堂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大阪松雲堂刻本影印

毫髮無遺恨
波瀾獨老成

辛巳夏日書　賴渡

日本外史新論

賴復先生題字

日本外史新論序

萬國交通。蟹行字盛行。則漢文或廢乎。惡惡然。哉三府三十六縣。三千五百萬人口。言語應酬。悉雜漢字而後行。況於詔令刑律學校事務學

日本外史新論　片山氏序　二

是日本外史之所以大行於世也。而漢几亦飜刻以傳焉。吾縣圓龜中邨君三薰。余畏友也。詞章締交有年。而未知有此外史新論二十二篇也。所謂韞櫝而待賈者乎。頃者

應書肆之請。得　官許。將梓行。乞余序且批。余受而閱之。行文縱橫馳騁。寓言竭論。而綽然有餘裕。其所發揮者。於本編有光。九原可作乎。賴翁必有起予之歎矣。余更有所

希望者焉。三薰老成。猶在教官。曰取所謂正則者。鞭策生徒。使拾級而進步。而本編實在其餘課中。然生徒之業。不過記誦耳。今出此新論。以鼓舞之作新之。轉俗文爲雅文。

駸駸乎入古作者之域可必矣。果然乎。則自一校及諸校。自一縣及諸縣。而此二十二篇。或遂越海而西。使漢人與本編並行。施及蟹行萬國者。亦未可知也。是爲序。

明治辛巳之夏

高松　片山達撰

堅田基書

日本外史新論自序

距今二十六年前、安政乙卯之冬、余之寓江戸茗黌也、與執友數輩謀、開日本外史〻論會、始臘月朔、終念二日、每日一篇、以得論文二十二篇為程、西歸之後、蔵在篋底、徒供蠹魚之餐、明治丁丑之春、適過丸龜書肆入江氏、主人謂余曰、先生文名夙著、盍出新著以驚人、上梓之任、小子當之、曰余嘗有日本外史論文之著、欲用

日本外史新論　自序　五

副子之望何如、曰方今盛行之書、莫日本外史若、而貴著攀附爲勝尋常新著萬〻、請速決之、余許諾、乃拂篋上之塵、驅冊中之蠹、浄書整頓、乞批序於高松冲堂片山君、〻一閲批且序而見還、頗有揄揚之言矣、巳卯之春、德島春暉都志君以司法局之吏、派出在丸龜分衙、退食之暇、詩文自樂、余一見如舊相識、乃出視本篇、以乞月旦、君一瞥擊節曰、風馬牛相及之地、而未

嘗知有文人如兄者、兄其自愛、其冬君乞數旬之暇、養痾於阪府、既而府書肆鹿田子以君書為介、突如來訪曰、小子聞諸都志公、先生所著日本外史論文、天下奇文也、小子欲梓而行之、請允之、曰嚮與入江子約、宜就爲而謀之、謀諸入江氏、曰成於我與成於人、成則一也、宜取決於中村先生、於是乎上梓之權遂歸鹿田子、約既定、竊以謂余之不才淺學、如立德立功、素非

日本外史新論　自序　六

所企及、然少小嗜文章之技、好論古今成敗得失、則至立言不朽、不能無意乎萬一、然而既遇片都二君之賞音、又得二書肆之慫慂、則半生鉛槧之勤、不全屬烏有、豈可不謂窮措大之大幸乎、及將得官允、從事於上梓、粗叙顛末、併記私心之喜云爾、

明治十四年五月　中村桑撰

愛石亭書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上

圓龜　中村正藏著

冨士河之役。平軍五萬。源軍二十萬。其兵既有多寡。而維盛又庸將也。其聞水禽起。大敗走不足深恠矣。方其初至駿河。齊藤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若從其言。速壓源軍。其勝敗何如。

敵之所計。與我之所策。出乎一轍。則先者必制人。而後者必制於人。制人者必勝。制於人者必敗。是必然之理也。保元之役。為朝義朝。皆建夜攻之策。頼長不用而敗。平治之亂。義平重盛。皆發相先之議。清盛速決而勝。如實盛之策亦然。實盛欲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廣常亦欲及平氏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因是觀之。取武藏相摸。我亦所欲。彼亦所欲。源平勝負之所決。實在此一舉。惜乎忠清之沮。而維盛之不用也。使忠清不沮。維盛用之。則頼朝石橋敗走之餘。豈得遽服八州將士乎。維盛五萬之騎。加以武藏相摸之兵。其勢之盛。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且實盛之策

片山仲堂曰。擬孟子之語而取法於孫子

行。則涅髮鬪死之勇。不奮於他日。而發於今日。不輝於故鄉。而暴於東國。維盛雖庸愚。輔以實盛忠度智勇。而乘先制之勢。則雖不能獲奇勝。必無敗走之理矣。頼朝至得十餘萬衆。在武藏相摸豪傑相告來降。以重忠重長等為之倡也。然重忠父重能在京師。則重忠重長等亦特察天下之勢。急從頼朝耳。苟使維盛先取武藏相摸。而有駸乎日進之勢。重忠重長。以從彼之心。改從於我。以為彼為之倡之舉。反為我為之倡。武藏相摸豪傑相告來降於彼者。必更相告來降於我。苟如此。得十萬之衆。不在頼朝。而在維盛。不唯無敗亡。必獲奇勝矣。頼朝敗於石橋。雖兵勢復振。非有武藏相摸兵來降。十餘萬之衆。何由立辨。且頼朝不用廣常之策。徇上野下野。然後進。維盛乘其間。取武藏相摸。則不特獲一時之勝。八州將士。一西一東。或信或疑。平氏之亡。不如此之速。而頼朝之覇。安得六年而底於成乎。予故曰。源平勝負之所決。在取武藏相摸一舉。

　為義之適東國。欲因義朝請降。為朝曰。骨肉不

冲堂曰。果然乎實盛不失鄉導之任矣。惜哉

冲堂曰。因糧於敵者蓋亦如此

可恃。不如赴東國。倚其豪族。及為義不聽而降。為為朝者宜別有好處置。諸彥所見何如。

沖堂曰著著實際

有臨機應變之智者。不必有克敵戡亂之勇。有克敵戡亂之勇者。不必有孝親悌兄之仁。吾閱史考源氏累葉之人。有智有勇者指不遑屈。然大率骨肉相食。難得所謂仁者。義仲所謂源氏相肉者。非虛言也。義光舍官赴義家之難。似有仁者矣。然惡侄義忠美名高官。使盜殺之。賴朝之初見義經大喜曰。猶見頭公也。相對涕泣。亦似有仁者矣。然及義經有功。猜忌益

深。遂起兵誅之。今求有智有勇有仁者於源家累葉之中。蓋得二人。曰義家也為朝也。義家濶達英果。承父祖之業。征伐東國。前後十餘年。誅夷封豕長蛇。八州草木。無不知其威名。其智其勇。固不待喋喋稱揚。吾獨欽恩信孚於人。而遜順奉於上。而有所謂仁者也。親信宗任。遂使其傾心事己。聽匡房之言。而禮之學之。喜義光來援。以為猶見先君。是固仁也。至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請留其子弟。擁戴之。欲獻武衡家衡首。廷議斥以為私鬪。而無怨上之心。則仁莫

大焉。為朝之勇智仁。果何在也。為朝之見逐在豐後。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大戰二十。小戰二百。遂盡伏九國。豈非勇乎。九國守介交訴為朝侵伐。為義坐免官。為朝聞而病之。至京師待罪。豈非仁乎。保元之亂。為朝建夜攻之策。及敗走。勸為義欲走東國倚其豪族。豈非智乎。夫其勇其仁。已得能行其志。其智則賴長不用而敗。為義不從而見殺。不能遂其志。豈非可惜之甚乎。然賴長不用。有貴賤之別。新舊之等。其勢有不得已者。而為義則父子之親。急難之際。力請切諫。

以死爭之。勸之豈有不從者。為朝之智且仁。而計不出乎此。吾甚惑焉。噫吾得之矣。語云。觀過斯知仁。計之不出乎此。即仁者之過。而遺夫智者也。以智言之乎。決不可降。決不可不走。而不以死爭之。勸之者。吾知為朝之心矣。為朝欲射殺義朝。既而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為朝能孝能悌。以我推彼。雖骨肉不可恃。義朝必不至忍於父。萬一見罪。不過流謫。於是乎別父而去。其不與父同出降。疑於不仁。而吾察為朝之心。即用所謂智也。

沖堂曰仁者之過一語立論骨子前後皆顧之

沖堂曰史眼如燃犀

為朝之心曰。父若見罪而流。吾走東國。募諸源之兵。再圖恢復。拔父於幽厄之中。以復平氏之讎。義朝至忍於父。豈非為朝意外之事乎。其流大島。遂併有傍五島。又進琉球。嚴然為開國之祖。亦智勇兼用者也。且夫以為朝智勇。平氏不致之死而流謫者。亦保其仁者而不作亂也。嗚乎如為朝者。有勇有智有仁。其無好處置者。仁者之過。而即為朝之所以為為朝歟。

源平之亂。其成敗則不待論而明矣。因春秋之法。明其是非曲直。正其褒貶予奪。則義仲義經

沖堂曰是條例

之入京師。西狩之輿不返。其書法何如。

義仲之入京師。非義仲之罪也。平氏之罪也。乘輿之西狩。非義仲之罪也。宗盛之罪也。義經範頼之入京師。非義經範頼之罪也。義仲之罪也。西狩之駕不返。非義仲之罪也。非頼朝之罪也。義經之罪也。自保元平治之亂平。平氏威權日盛。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暴虐。自重盛之沒。悖逆益甚。誅罰公卿。遷徙天子。驕淫奢侈。罪惡貫盈。神人所共憤。天下欲啗其肉。義仲奉以仁王令旨。名集

義兵。不獨復源氏之讎。討天下皆怨之平氏。以拔法皇於幽厄之中。救萬民塗炭。名正事順。吾故曰。義仲之入京師。非義仲之罪也。平氏之罪也。義仲乘連戰累勝之勢。進至近江。如大川之決而沛然不可禦也。然為平氏計者。宜宗族一心戮力。衛護宮闕。邀而決戰。刀折矢盡而後已。縱令平氏敗亡無噍類。萬乘之尊。豈有西狩之禍。而宗盛恇怯。未見白旗之動。膽落魄褫。固執西奔之策。不用知盛教盛之諫。遂致西狩之禍。吾故曰。乘輿之西狩。非義仲之罪也。宗盛之罪

也。義仲之逐平氏。宜恪謹奉於上。寬和接於下。務反平氏之為。以執臣節得民心。而恃功驕汰。奉法皇不遜順。法皇頗厭之。則義仲憤懣。四出鹵掠。法皇益屬意於頼朝。屢使使召之。義仲聞而怒。乃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法皇及帝於別宮。於是乎頼朝之討。師有辭。兵有名。加以義經範頼猛將。從兵如雲。電馳雷擊而至。義仲不支。遂戰死。吾故曰。義經範頼之入京師。非義經範頼之罪也。義仲之罪也。頼朝戒範頼曰。在軍務綏撫衆心。乃至進戰。慎勿犯先帝

沖堂曰。是斷案。

太后。願使二位尼奉帝而至。因是觀之。西狩之駕不返。決非頼朝之意。而義經不學無術。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不知犯上之為大逆。窮追疾戰。如鷹鸇逐鳥雀。遂致龍宮之幸。吾故曰。西狩之駕不返。非義仲之罪也。非頼朝之罪也。義經之罪也。夫四罪已有所歸。則是非曲直。從而明矣。是非曲直已明。則褒貶予奪。從而分矣。褒貶予奪已分。則春秋書法。不待筆而昭昭矣。

沖堂曰。真個春秋書法矣。

承久之變。泰時勸義時納降不聽。臨發問若遇

親征則如之何。義時曰。降之。泰時遣安達景盛立後嵯峨天皇。景盛問。有新院皇子之立。則如何。泰時曰。廢之。夫義時泰時。悖逆無所忌憚一也。然而一則曰降之。一則曰廢之。且泰時初勸納降。而及後則有廢之之語者。何耶。

沖堂曰。用奇正二字。立論在軍。既然在國亦然。

用兵之道。有奇有正。正正之旗。堂堂之陳。由大路而進。以全力克之。是正兵也。仆鼓卷旗。馬束舌。人啣枚。求間道而出。以詭計陷之。是奇兵也。我國富兵强。有必勝之策者。正兵可用也。我國小兵弱。無必勝之計者。非用奇兵。殆矣。良將之用兵。將伐東。乃曰西。將侵南。乃曰北。將進示之退。將退示之進。務匿我意所向。而示我意所不欲。及其發也。欲東者東。欲南者南。進者進。退者退。於是乎戰克功成。是亦奇道之巧者也。義時曰降之者。用奇兵者也。泰時曰廢之者。用正兵者也。泰時初勸納降。後曰廢之者。奇正兼用者也。然則降之之言。即廢之之心。廢之之言。即降之之心。義時之心。泰時之心。初非有二也。納降亦此心也。廢之亦此心也。泰時之心。非有前後之異也。由大路而進。

亦欲克敵也。求間道而發。亦欲克敵也。將東曰西。將南曰北。進示退。退示進。亦欲克敵也。曰降之。亦欲執國命也。曰廢之。亦欲執國命也。納降廢之。亦欲執國命也。降廢之異。非有異於義時泰時之心。因時勢而異也。義時之時。官軍之强弱未可知。人心之嚮背未可知。必勝之計未可知。其勢不得不用奇兵。故曰降之。泰時之時。京師已定。人心嚮背可知。必勝之策可知。其勢可以用正兵。故曰廢之。且夫義時能知泰時納降之諫。求名之為。而非本心也。故及對其問。曰降

冲堂曰北條氏不臣之罪斷得無餘

之。泰時亦能知義時降之之言。掩惡之擧。而非誠心也。故遂不顧而行播遷之事。諺云。蛇能知蛇。又云。同穴之狐。嗚乎義時泰時之陰謀詭計。不待容語深詰于曲室之中。而色授意受。目使心應者。抑亦可惡可畏哉。

足利尊氏敎官軍擊走之。尊氏入鎭西。未幾九州悉附尊氏。是必非得其民心者不能。尊氏非有旧恩於九州。而得其民心者何也。

冲堂曰權之一字治

治天下者。曰權而已矣。權之所在。民歸之。權之所移。

亂感衰所由也曰恩澤曰威武非得權則不可矣善寻其言之

民趨之。自王室之權歸於外戚。朝廷之政。生殺予奪之柄。在其掌握。公卿百執事。知有外戚。而不知有王室。自王室之權落於將門。天下兵馬之政。盡出其手。國司領家變為守護地頭。而守護地頭皆將門所置。稍成封建之制。故天下之為守護地頭者。知有將門而不知有王室。將及百五六十年。欲以百五六十年一變將門之治。復之王室之政。欲以百五六十年稍成封建之勢。復之郡縣之制。非有恩澤加於萬民。而威武震動天下者。非能也。而建武中興之業。曰恩澤乎。欲以守護地頭所受土地。分與中興功臣。在廷衣冠之族。及妃嬪近習。非有加於万民之恩澤也。曰威武乎。賊勢之盛。如火益熱。而官軍之衰。如日方傾。非有震動天下之威武也。非有加於萬民之恩澤。欲以收萬民之心。非有震動天下之威武。欲以攝伏天下。是所以中興之業不遂。而天下之民復思將門之治也。故九國之民歸尊氏。非歸尊氏。乃歸將門也。非思尊氏也。乃思將門之治也。使王室之政果如將門之治乎。九國之民歸尊氏者。將改歸王室。使義貞居尊

冲堂曰是得權者

冲堂曰是其反說

氏之地乎。九國之民歸尊氏者。將更歸義貞。其所思非其人也。其政也。其所歸非其德也。其權也。不然中興之業。而輔以義貞正成忠勇謀畧。以鼓天下勤王之士氣。尊氏敗走之餘。安得擧九國之兵再來犯京師哉。

勝敗之數。固在機會之得失。亨元二年十二月之役。義貞討尊氏。連戰累勝。勢如破竹。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義貞至伊豆府。遲山道軍數日。於是賊軍復大振。若義貞長驅直至鎌倉。尊氏

必可擒也。而反為尊氏所敗於竹下。豈非失機所致乎。

冲堂曰承前篇来言機之不可失也

天下之民。十之二三有戴王室之恩者。十之七八有思将門之治者。十之四五欲従義貞。十之五六欲従尊氏。戴王室之恩者。知名分者也。思将門之治者。忘義理者也。欲従義貞尊氏者。慕家聲而攀附者也。以知名分之兵。當忘義理之兵。宜若拉枯摧朽。而不然者。時勢也。以攀附之兵。當攀附之兵。勝負未可知。勝負之分。實在機會。機之會焉。福在前。而禍在後。得機則福從矣。失機則禍從矣。用兵之道。有乗勢。有持重。乗勢亦有機。持重亦有機。吾觀義貞用兵。乗勢亦失機。持重亦失機。義貞討高時。八州豪傑。響応争応義貞。義貞直入府中。乗風縦火。合兵鏖戦。高時擧族遂伏誅。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方此時。使義貞養威力不苟發。以成持重之計。與護良親王東西策應。與親王共奏曰。尊氏有異圖。請誅之。天子未必不允。設令疑親王不遽允。尊氏挾天子以臨我。親王擁重兵在南都。有追躡之憂。則尊氏力分勢離。必

冲堂曰既得機而又失之

冲堂曰好喩

不能擧族来攻也。而義貞棄鎌倉不守。使尊氏得占據焉。襲頼朝之業。何異乎熊出其穴。使虎據焉。以圖己之勢哉。尊氏之来躡而犯京師。其兵數十萬。其鋒甚鋭。而義貞善軍。以寡擊衆。已走定禪。以三萬騎乗勝追之。遇夷遥射。伏尸狼籍。餘衆走合於尊氏軍。而尊氏軍充塞京師。義貞乃用詭計夾擊之。尊氏遂大潰奔。尊氏迫蹙。欲自刄者三。方此時。使義貞乗勢直逼。尊氏必可擒也。而義貞自桂河還陣京師。使尊氏返襲。不支而退。誠可惜也。若夫竹下之敗。与不窮追西奔而致使尊氏擧九國而来。是失乗勢之機。尤其大者。不復待辨論也。

冲堂曰真個失機之甚者

尊氏歸官軍。討北條氏。率直義之力也。開鎌倉府。破義貞。亦直義之謀也。其他密計陰謀。無不資直義者。然他日兄弟搆兵。大致禍亂矣。為尊氏計者。直義可除歟。將不除耶。

甚哉尊氏勃興之勢。與頼朝相肖也。南狩之駕。猶西狩之駕。義貞滅高時。猶義仲逐平氏。尊氏居京師。猶頼朝居鎌倉。而直義經營鎌倉。猶義經守護京師也。

冲堂曰余讀外史謂足利氏之姦仲甚於伯今得此篇乃知伯

之姦莫大焉

勃興之勢。相肖則然。然義經將才。直義謀臣。賴朝忌害義經。居京師尊王室而討之。尊氏則依賴於直義治鎌倉安人民而信任之。如不相肖然。曰。吁是見其跡。而不知其心。知其始。而不察其終。尊氏不忌害直義者。其跡也。非其心也。其始也。非其終也。不見忌害之心於跡。不使其疑我。而我收其用。是尊氏之大姦也。不生忌害之跡於始。我姑用其才。而功成除之。是尊氏之深謀也。大姦深謀。不唯不使當時知之。不使天下後世知之。是不唯愚直義。并天下後世愚之也。

沖堂曰所以為大姦

愚直義。愚天下後世者。何以言之。義貞奉勅討尊氏。直義及諸將。請邀擊官軍。尊氏曰。有削髮遁世而已。我終不能西向關弓。乃逃建長寺。切髮而未剔也。直義持偽詔泣諫之。尊氏不得已而後出戰。使尊氏誠不能西向關弓乎。何以不告而發京師。何以不見允而稱征夷將軍。不孝不悌之人。毆擊父兄。見逐於父兄。而後揚言曰。我不能抗於父兄。人豈信之。尊氏之言。何異乎此。而直義諸將。瞶眧惶惑。纔能起之。嗚乎此術也。不唯直義諸將信之。天下後世或為其所欺

矣

罔。尊氏忌害直義之心。見於跡於終者。何以言之。由不置直義於鎌倉。而使與師直并執政而知之。初直義居鎌倉。修北條氏旧政。遠近歸心焉。為尊氏計者。宜以直義為鎌倉管領。與京師相輔弼。而令基氏領關東。基氏雖有才幹。不如直義得鎌倉之心。而不用之。忌害直義才畧也。狡兎死良狗烹。所謂功成除之之時。於是乎至焉。且使與師直并執政者。非使其同心戮力也。蓋伺候直義也。故至與直義構兵。豈待師直之讒哉。亦猶賴朝討義經。不待景時之讒也。雖然

沖堂曰應起乎為結

直義謀臣。使直義而不叛。足利氏定天下之業。當及尊氏在時。骨肉相食。而誤肥家之策。豈特賴朝而已哉。故為足利氏計者。固應不除直義。而必至除之。尊氏之心也。世知賴朝必於除義經。而不知尊氏猶賴朝矣。予故不惜喋喋辨論也。

尊氏與直義謀。以義詮不武。使基氏領關東。鎮護之。其慮可謂遠矣。及後世。其兵力倍於京師。於是義滿義持。始有滅之之志。至義教乃能成之。夫尾大不掉者。除之固其所。然鎌倉滅。而京

冲堂曰天下之事有智略所不及者故曰人不勝天

師亦衰。則鎌倉似不可必滅。抑处之如何而可。
尊氏使基氏鎮護關東。其為當時計得矣。為後世慮則失矣。知子者不如父。尊氏已知義詮不武。難寄以重任。又必知基氏才畧忠義堪輔弼之任。而無背叛之志。故能斷然使基氏擁重兵。而據八州形勝之地。基氏亦能為義詮鎮護關東。奉京師約束。不敢失墜。臨終猶且諄々託氏滿於憲顯。莫或倍畔。可謂不負寄託之任矣。然使後嗣子孫。才畧忠節皆如基氏則可。而忠臣之子。不必忠臣。故氏滿乃忘遺訓。欲圖義

滿。及憲春自殺而驚悔。謀解。後又聞氏清叛。將發兵為其黨援。氏清敗乃止。設令憲春不自殺。而氏清不敗。則氏滿之兵。必交於京師之郊。而後已。補義弘之反將與滿兼約西上。不及而敗。義持之薨。或屬意於持氏。持氏亦冀立義教。立而不得其志。則慍曰。何屈於還俗將軍。冠其子亦不受其偏諱。憲實屢諫。持氏怒欲發兵攻憲實。憲實告急於義教。義教遣諸將討之。持氏遂敗死。而關東之權。遂落上杉氏矣。因是觀之。氏滿以後三世皆欲圖京師。而終及於敗。尊氏所謂

冲堂曰好厳應

相輔勿相背者。適足以相害矣。夫關東兵力倍於京師。而圖之。京師亦不得不圖關東。已圖之則勢必至滅亡之而後已。然則義滿義持義教欲亡關東而遂亡之者。雖非計之得者。亦有不得已者。若夫京師之衰。蓋不在鎌倉之亡。而在義政廢義視立義尚。而名山名細川之亂也。

永祿三年。長尾景虎來京師。三好長慶導之謁義輝。義輝班景虎於長慶之上。景虎啓義輝曰。長慶輕蔑將軍。臣請擊殺之。以除將軍患。景

冲堂曰頗子詩云稜稜俠骨高千古景虎之請義輝不許不亦遺憾乎

又曰韓非曰吻

虎之請之。義輝之不許如何。
景虎之請除長慶久秀。雖出私忿。亦為室町氏計者。夫有人為我除夌上之姦人者。雖無彼之請。固將厚禮就焉而請之。況自彼而發乎。自非喪心病狂者。孰不知其利害得失。而義輝之不許何也。有人於此畜一犬於家。不知其風也。愛之而將有為其咋手足之患。於是乎有人進一狗曰。馴而毅。必能噬殺咋手足之犬。而除子之患。而主人猶豫不決。遂為其咋手足。豈不亦過乎。吾觀應仁以來室町氏之勢。非為畜狗

所反噬幾希矣政元廢義植而立義澄義興廢義澄而復義植高國廢義植而立義晴晴元奉義輝而長慶迎立之久秀弑之嗚乎義輝能察前事如此則其得失利害不待景虎之請而可知而況有其請乎吾竊察義輝之心蓋有所懲而失其機也所懲者何曰義輝初召晴元欲誅三好氏反為長慶所逼出奔近江頼義賢講和纔能得歸京師以為景虎雖智勇雄於北國長慶久秀亦勢烜赫事之成否未可知故危而不許也然則雖許不能必其克而曰失機者何也

又曰二語能洞服其心事矣

曰吾觀義輝後容使使召景虎而逢久秀之弑則義輝未嘗不依頼景虎吾又觀景虎之心固有建幟於中原并吞四海之志然不與無名之師不為不義之舉為義清屢與信長交兵遂復其地為憲政與氏康搆難遂迎憲政居厩橋非信長欺義昭秀吉愚信雄之比也故使義輝許其請不唯免見弑之難必得再興室町之業也及義昭走近江託景虎以恢復之事則已晚矣故景虎不遽許也彼請而我不許我請而彼不許未嘗不在義輝之失機也

長氏初依今川氏今川氏之亂也長氏有功故使居八幡城後徙居高國寺城其得謁伊豆而奪之者以有此資也然則英傑如長氏者無所依不能肇基業乎敢問

沖堂曰其勢險其節短是孫氏之兵也而此文克肖之

英雄豪傑之抱大才雄畧欲徒手圖天下者非有所因不能成功業也所因者何人與時與地是也得人矣未得時其功小且遲得人得時矣未得地其功之成雖速且大不能保長久也頼朝之興人與時與地皆得者也故功成速且大雖源氏三世而亡北條氏

資焉以保九世之久秀吉之興人與時皆得矣未得地故雖成功速且大二世而亡如後北條長氏者亦人與時與地皆得者也故成功速且大保五世之久長氏依今川氏所謂得人者也平今川氏之亂與乘兩上杉之弊与冒北條氏所謂得時者也據箱根之險制八州形勝所謂得地者也雖然人與時當時之人與時也非後世之人與時也以當時之人與時欲當後世之人與時抑亦難矣譬諸獵獸而獲多者曰犬乎韓盧也曰時乎大雪也曰地乎形便也其役韓

冲堂曰全篇四百六十許言無一語散漫余竊謂可以壓此卷矣

盧已死而時亦非沍寒。同者唯地之形便而已。而欲獵獲如前時。不為人所嗤笑者幾希矣。夫長氏之時。得人得時得地。故能得雄視八州。及秀吉之興。所謂得人得時者。在彼而不在此。彼挾得人得時之勢。以来逼我。而我之所占。唯地之形勝而已。而猶欲以前時得人得時之威與彼角遂。不知前時之人與時已去。而地之形勝不足恃。故遂并地之形勝輸於彼。以至於覆亡。嗚乎人與時與地。不可幸而得。適得三者。以立功業於一時。保其長久甚難。況不得者乎。

冲堂曰風水之喩鍼線彌縫無隙可投

謙信有入京師之志。大發管内八國兵。期以月日。京師震恐。惜哉先發疾作。然余以為。使謙信不歿。决不能破右府。而建旗京師也何如。

力争不如智闘。力争有形。而智闘無形。有形者猶水。無形者猶風。今夫水之決。雖有東西南北之別。奔放衝突之患。其性有定。而其来有形。故善治水者。觀其来之勢。為之堤防。為之疏導。東西南北任所之。而乗其衰。奔放衝突避所向。而遠其害。今夫風之發。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倏去倏来。倏止倏起。有時乎發屋拔木。有時乎飄紙漂毛而已。其性無常。而其来無形。舉天下智者。未見有能治風者也。謙信之用兵。每以力争焉。而信長之用兵。每以智闘焉。信長先置天下形勢於胸中。孰强孰弱。孰可與孰可用。强弱之形。前後之畧。已了然於胸中。而後先弱者而加兵焉。後强者而用謀焉。可與者和而殺敵勢。可用者収而為我用。或戰或和。或進或走。不論區區一隅勝敗。而収天下之利於全局。如怯而實强。如愚而實黠。故避武田上杉之强。與德川連和。伐淺井朝倉亡之。信玄死而武

田弱。又與德川北條約。夾擊而亡之。京畿大定。而後及毛利。其和戰之機。前後之序。未嘗紊亂。故智謀有餘。而兵力無屈矣。謙信未嘗不觀天下形勢。而有樹幟京師之志。然不論强弱之形。前後之序。以取勝為先。以赴難為義。故為義清与信玄交兵多年。使信長得乗間專用力於京畿。及信玄死武田弱。其釁可乗。守區區信義而不決。使信長得受斃而取之。為憲政代氏康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不知恩威相濟以服之。使已服諸將復附氏康。及京畿大定鄰敵粗平。信長

無東顧之憂。而後始欲與信長爭衡於中原。亦已晚矣。使謙信不死。果出京師。不無所謂奔放衝突之患。而其性有定。其形可見。信長必避所向。而遠其害。或為之堤防。或為之疏導。以徐制其後也。謙信雖欲以必勝之策。斃之。信長以詭計應之。或戰或走。一東一西。倏起倏止。其性無定。其形無見。謙信左顧右視。必疲於奔走。而無能為也。設令謙信獲一時之捷。舉動迅速。無老成之計。必不能服京畿人心。猶關東諸將。已附復叛。不能保久也。雖然信玄死之後。信長以所

厚禮卑辭。媚於信玄者。事於謙信。聞其死。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則當時所患。唯謙信一人而已。謙信而未死。信長之枕不安。嗚呼謙信亦一世英雄哉。

沖堂曰結學范增論

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羽翼毛利氏。其功烈歷歷皆足以驚人。詳論二人之功。則孰優孰劣。

氣力豪爽。指揮將士。知進而不知退。逢勁敵不屈下。隆景不如元春。以兄順弟。能納忠諫之言而不拒。以扞衛社稷。隆景不如元春。至深謀遠慮。周旋敵國之間。不動聲色。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元春不如隆景遠

沖堂曰外史氏以毛利二子比孫氏兄弟而判優劣。則在此篇以下語

甚。信長之見弑。諸將將破和議。隆景獨固執以為不可。與秀吉和。夫敵國有釁。我之幸矣。彼發將領軍氣沮廢。及此時。掩擊秀吉。未嘗不奏奇捷。以常人觀之。諸將之議。未為失。而不許。是隆景深慮遠計。而非他人所及也。元就之興。因舉義兵。誅陶賊。是隆景所目擊。信長之死。復讎之任。莫如秀吉者。然則秀吉之所以暴大義於天下。而勃興之機。實在焉。故今日得奇捷者。安知不為他日召禍之地乎。是以不來禍難。不破和議。功名富貴。將與彼相同。以傳於無窮。秀吉亦

沖堂曰深謀遠慮四字。射徹前後

深德之。而厚遇之。果如隆景所策。雖然是時秀吉遭遇變故。軍情危疑。雖強辭接我。頗有追捕之慮。故其事知有易處者。秀吉已代織田氏。執天下之權。四方諸侯盡俯伏聽命。於是乎欲以外甥秀秋。為毛利氏後。彼陽示厚意。陰欲弱其勢。拒名其怨。不拒汨我宗家。事甚有難處者。而詭辭容計以拒之。使彼無怨我。而我亦得不斷血胤。所損在隆景一人耳。其遠謀敏機。非他人所及也。秀吉憂毛利氏彊大。欲徙封於九州。其意雖惡。而其名美。辭之甚難。而隆景以訴諱之

言忠厚之意拒之。秀吉之威。亦不能强也。嗚呼此三者。國家安危盛衰之所係。而隆景從容處置。而不失其機。使元春居此地。恐不能如此善計善處也。二人之優劣。於是乎見矣。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上了

冲堂曰曰黠曰詐是信長一生作用也照

得如秦鏡

冲堂曰妙譬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下

圓龜　中村正藏著

義昭黜忠近佞。掠民財。賣私恩。其他又多失行。自其取禍敗。固亡論也。若從信長言。所為所行。曾無可議。則信長處之何如。

信長之奉義昭。非真奉也。取奉之名也。信長之諫義昭。非真諫也。假諫之名也。人之奉是人。有可奉之實也。無可奉之實而奉之。非愚則黠矣。謂信長愚人。天下豈信之。諫是人。有進諫之愛也。無進諫之愛而諫之。非迂則詐矣。謂信長迂人。天下將笑之。信長惡足利氏有將軍之名。而無將軍之實。不足以号令天下。志在混一宇內。屈服諸侯。以取將軍之實。彼義昭者。特奔走流落一寓公耳。其持將軍之号。猶冨者破産。懷無償主左券。問其名則千金。而其實不抵半文錢。信長不欲未有其實而冒虛号。故天子任將軍之命。猶且固辭不敢當。而奉無實義昭。豈非黠乎。信長與

冲堂曰照應

義昭成而歸。耳語長秀曰。室町氏必再舉兵。預修兵艦備之。已而果再舉兵。夫諫之者。欲其遷善也。諫而不用。至舉兵。是諫不行也。然既已成。則諫將再行。諫將再行而不復諫之。知彼再舉兵。而不預止之。其志將待惡稔罪發。而後斃之。有將斃之之志而諫之。豈非詐乎。然詐之與黠。亦非徒詐徒黠也。取奉之之名。以収上下之心。假諫之之名。示無惡心於天下。因是觀之。信長之志固在斃之。而不在奉之。是故義昭多失行失政。則禍速而小。勵行修政。則禍遲而大。何者行失政失。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將軍之名。不抵半文錢。行勵政修。則人心服。人心服。則將軍之名。將生千金之價。信長之志。將攫千金而収將軍之實。而彼有將得千金之勢。勢至百計搆之。千方陥之也必矣。幸義昭多失行失政。而不得人心。故其禍止出奔。不然不能免死亡也。信長処之之術。蓋在此矣。

信忠聞本能寺變。急保二條第。衆或議曰。及賊未来。馳歸安土。建我旗鼓。則數萬騎立至矣。討賊復仇。一舉可辦。信忠不聽。遂死二條第。使信

沖堂曰真個遺憾

沖堂曰再用熊死之喩各有所當也

忠從或議歸安土。其討仇不必待秀吉兵何如。

信忠之死京師。固盡臣子之道。而吾不無遺憾焉。均是死也。然死京師。得死之道而已矣。欲歸安土而死敵兵。死生未可知。歸安土而死。不唯死生未可知。或得斬仇人之首。而弔亡父之魂焉。熊出穴遊林。虎出其不意噬殺之。熊之子急歸其穴。與群熊合力。則虎可斃。而猶豫不決。又斃於丘。惜乎信忠之不歸於穴也。或曰。光秀之反。固出倉卒。蓋未暇遣兵扼歸路。然是信忠所不料。以為歸路梗塞亦宜。且夫以赫々右府之冑。若死士卒之手。必取笑於天下。信忠所深慮。蓋在此矣。曰。不然。事圖萬全而動者。平常之舉。君父之弑。天地大變。苟有可復讎之道。雖冒天下至危至難而行之。宜不顧而發。況萬一可成者乎。安土距京師一日程耳。有正路。有間道。由大津者正也。由滋賀者間也。縱令光秀置兵。安得正間皆置焉哉。故或正或間。與衆議其宜。電發風趨。歸於安土。大呼倡義。将士響應。數萬之衆可立而辦。信忠於是乎發哀斷髮。毀身先士卒而進。士卒憤怒。勇氣倍常。雖百萬之衆。

沖堂曰文如建瓴

沖堂曰起手虛實互用是樊閼文法之遒緊者

不足破也。況光秀從兵。不出二三萬。而事出卒遽。衆心不一乎。不出四五日。光秀之首。可致麾下。而山嵜之捷。不在秀吉也。凡英雄之行姦。其初未嘗不假義而濟之也。故雖秀吉智略出於天下。非有山嵜之功。不能容易奪織田氏之權矣。信忠智勇兼備。屢從信長立戰功。為諸将士所親戴畏服。非一朝一夕。而討仇之舉。出乎其手。則秀吉豈得以愚信孝信雄之計。擬於信忠乎。然則歸安土之策。不唯討仇不假秀吉之手。使織田氏之業不落秀吉掌握者。亦在此一舉。惜乎信忠不用或者之言也。

秀吉受西征之命。請信長曰。中國已定。則乘勢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一歳之入。遂入朝鮮。取明國。夫信長所命。止於中國九州。而秀吉所請。及於海外者何也。摘出秀吉胸算而見示。幸甚。

大風飄瓦而觸吾頭。吾不能怒也。天下之事。有以虛致者。勇夫佩刀而立吾門。吾不能侮也。天下之事。有以實成者。夫虛則無意。無意則洞達恢豁。無生疑之路。實則有形。有形則沈實充塞。無招侮之釁。其唯不

沖堂曰前虛後實

疑。故不及禍。其唯不悔。故不至叛。秀吉發外征之議於信長之時。意不在外征。而在信長。起外征之役於信長之後。意不在外征。而在諸侯。不在外征。而在信長者何。曰秀吉憂信長外寬而內忌。故功高而禍及。其心曰是可以虛致。於是乎及有西征之命。忽發外征之議。其言誇大而無惡。其志濶達而可愛。信長猜忌之心。渙然氷釋。不復置意於秀吉。是無他焉虛也。意不在外征。而在諸侯者何。曰當時天下之事將大定。而所患在諸侯強大。謀臣猛將。碁峙星列于六十

沖堂曰以實為虛

餘州。將復叛亂。其心曰。是可以實成。於是乎以天下已定之勢。起外征之役。使夫人知鄉者之言非虛。而畏服於吾。大志雄略。費其兵力。糜其糧食。疲勞其謀臣猛將。削其強大之勢。殺其英果之氣。使天下諸侯生厭苦兵革之心。吾可以乘其獘而徐定天下叛亂之心。是無他焉。實也。萬一外征之事。奏其功乎。吾可以多割與土地於功臣。遂宿昔之志。然凌千里之波濤。用十萬之師。攻守異勢。主客勞逸不同。安能保萬全之勝。故外征之役。所謂孤注一擲者。其虛仍在焉。

沖堂曰虛實雙收

秀吉俄薨。外征之役。未見其利。然天下諸侯。厭苦兵革之獘。德川氏代而收其利。則與秀吉收之何異。嗚呼。如秀吉者。巧於用虛實哉。

孝高見外征無功。論其所由。似有所見。及再征。大閤以孝高充其參謀。以此也。然遂無功。如前征之時。孝高所論不當乎。將非前田德川氏則不可乎。

征韓後役之無成。與前役不異者。不在孝高之論不當。在孝高之論不行也。以秀秋為大將。孝高充其參

沖堂曰司命之任不可不慎重焉真個允論

謀。以清正為先鋒。而不復以行長分其權。秀吉頗似用孝高之言。而曰不行者何也。以用其小而不用其大也。用其小而不用其大者何也。曰兵之強弱勝敗在將之賢愚。將賢乎。變弱為強。轉敗為勝。況素強素勝者乎。將愚乎。強者轉乎弱。勝者變乎敗。況素弱素敗者乎。故軍旅之事。以擇將為先。以任將為大。孝高曰。秀家非統御之才。而秀吉以秀秋代之。秀吉豈以秀家為非統御之才。以秀秋為統御之才乎。秀家雖非統御之才。其智其勇。堪方面之任者。非庸才如秀

秋者所企及也。秀家猶不堪其任。而代以秀秋。猶謂彪不猛。而代之以羊。三軍之氣。何以得振。前役之無功。何以得償。使秀吉誠用孝高之言。欲償前役之功。宜以擇將為先。以任將為大。苟欲擇將任將。宜莫前田德川若焉。凡為將者。當以度量之大位望之高為先。不可專恃區區智勇也。況無智無勇。如秀秋者乎。且孝高所謂若孝高云者。望以己為將也。不唯參謀議而已也。謀臣之與大將。任之大小。大有輕重。謀臣者。運計於帷幄之中。補大將之闕。拾大將之遺者也。

孝高雖智謀有餘。素非統御之才。然其所自期在大將。而使其充參謀而已。則孝高之論不行者。非特不以前田德川為將而已也。嗚呼使秀吉自行則可。不然非前田德川無堪大將之任者。秀吉之智謀才略。而計不出乎此者。豈非所謂為野狐所憑者乎。

（沖堂曰絕妙結語）

家康之成鴻業。其神筭偉略。固雖非藉人力者。而非其父祖之創基輔佐之得人。恐其勃興不如彼其易也。諸君所見何如。

夫搆九層之閣者。必厚其基。堅其礎。故久而不傾也。

（沖堂曰取譬基礎以）

（論興亡語雖較陳而理則不可易矣）

有拙匠人。欲速成其功。不厚其基。不堅其礎。而搆九層之閣焉。久而不傾者。未之有也。治天下之道亦然。吾觀豐臣氏之所以速興而速亡。而益知家康之所以久保天下之故矣。秀吉起於人奴。秉討光秀之機。欺罔織田氏子孫。唾手以取天下。非有祖父創業之基也。非有臣民煦濡之舊也。天下諸侯服從者。亦唯畏其兵威之強。而貪封爵之榮耳。故雖一時能攝伏天下諸侯。及秀吉之沒。柩肉未冷。諸侯多懷離心者。關原一敗。天下之權。遂歸關東。其所以速興。即所以

（沖堂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速亡也。譬諸致千金之富者。一朝而得之者。必一朝而失之。家康則不然。因祖先積德累功之創基。加以戴恩感義之將士。而介乎四隣强富之敵國。用心甚勞。拓土甚難。甚勞則智慮周密。舉事不苟。甚難則政令寬厚。治民不暴。有積德累功之創基。而加以智慮周密。舉事不苟。有戴恩感義之將士。而加以政令寬厚。治民不暴。故苟不舉事則已。舉則功必成。苟不拓土則已。拓則民必服。是以得尺土則我尺土也。得一民則我一民也。雖無旦夕之功。至歲月積久。基業牢

沖堂曰遲々澗畔松鬱々含晚翠

固不可動搖故義名之高兵鋒之銳遂雄天下譬諸闢百畝之田者寸寸而墾之尺尺而治之其勤勞之功非一朝一夕故必至傳之子孫嗚乎九層之閣其基不厚其礎不堅是秀吉之所以二世而亡其基厚其礎堅是家康之所以傳巍々之功業於二百餘年之久也豈特一時勃興而已哉

大阪諸將後藤基次眞田幸村木村重成屢陳籌策大有所見而大野治長等輙沮之若秀頼以軍略專任此三人等以拒東軍勝敗如何

沖堂曰轉用不勞力

蘇子有言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吾觀古今國家治亂與亡之所由生莫不皆然故關東之興吾不曰大坂之役而曰關原之戰不曰關原之戰而曰小牧之和不曰小牧之和而曰清洲之盟清洲之盟信長與家康約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為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為之屬國由此觀之非織田有天下德川必有天下而信長已略近畿十餘州奉天子以号令四方殆有有天下之勢而禍生肘腋將成之業中道而廢若守清洲之約家康宜代信長執天下之權然信長子孫嚴然守遺業助以秀吉雄才大略故不敢發也及秀吉叛織田氏家康助信雄而起於是乎有小牧之和而小牧之和不自我而發自彼而起則天下之權隱然在於家康然秀吉威勢益熾諸侯爭歸之代織田氏執天下之權故不敢發也秀吉疾篤名家康慇懃諭以託天下之事家康辭謝不敢當三成長盛等聞之交諫其不可秀吉已薨而家康威權獨熾諸侯多歸心者三成行長等屢

欲害之不成悒憤不勝遂與長盛正家相謀移書遠近糾合諸侯欲與景勝夾擊於是乎有關原之戰其釁不自我而啓自彼而發故諸侯多不心服者皆陰送款關東大旆西上西軍倒戈一敗塗地西軍諸侯爭先乞降而賞罰黜陟皆出於關東則天下之權全歸家康矣勢已至此為大坂計者宜保護秀頼謹事關東不失其歡心關東必有善處之矣而以無謀寡慮之臣誘導寡婦孤兒輕躁發事天下無頼不逞之徒爭應其募亦唯貪一旦之利耳夫以天下無頼不

冲堂曰以二短句收之奇

逞貪小利之兵。當天下諸侯日歸之師。猶驅羸羊。以抗猛虎。勝敗之決。雖三尺童子知之。然則秀頼以軍旅之事。專任基次幸村重成。不使治長掣肘之。亦一旦之勝。而至恢復之事。萬々不能圖也。嗚呼池中之鯽。水將涸矣。與數升之水。與否其命之延不延。有二三日之別耳。任三人乎。與數升之水也。不任乎不與也。

德川氏將士皆忠勇。信長所謂何多佳士也。其德果能得人乎。別有由來乎。諸彥幸敎之。

冲堂曰養士二字徹頭徹尾

士之忠且勇者。非生而忠且勇者也。陶冶敎育得其道。爵祿恩澤有其漸。而後佳士出矣。吾觀家康多佳士。雖出其恩澤入人之深。亦未嘗不由祖先養士餘慶也。親忠嘗誦信光之言曰。養一士。多於獲一邑。然混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耳。至哉言也。夫以利爲利。一士安得多於一邑哉。然以利爲利者。未嘗得利。而害從之。以義爲利者。一士之利。豈唯一邑之利而已哉。士卒強也。甲兵利也。率以侵伐人之國。苟得一勝。則一邑可唾手而取。若夫士則非可唾手而得者

冲堂曰證左

也。世其祿。擇其才。勵以忠孝。施以恩澤。而後始得之。然獲一邑者。唯收一邑之利而已。服一邑之民而已。惟士也。得一士則足以養國脉。振士氣。喪一士則亂亡從而至矣。以士之一身。繫乎三軍之強弱。一國之盛衰。持資在也。扇谷上杉氏益盛。持資亡也。上杉氏頓衰。均之一上杉氏也。持資之存亡。上杉氏盛衰係焉。此可以知士之權也。泰親幼時曰。人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至哉言也。夫上下之情不通。則人君渺渺於上。群臣泛泛於下。士之忠姦無

冲堂曰如讀韓非書

得而辨。忠姦不辨。則賜予濫。賜予濫。則人才何以得養。人才不養。則國之亂亡。可立而待也。上下之情通。則人君耳目聰明。無蔽壅之患。無蔽壅之患。則忠姦可得而辨。忠姦辨。則人才可得而養。人才養。則國家可得而興。嗚呼德川氏祖先。用心於養士者。其道不一而足。然觀此言。則可推而知也。信定簒立。廣忠出奔。國家岌々乎危矣。而定吉能保護於流離艱難之中。與諸臣通謀。遂納廣忠。廣忠歸則將士爭謁。國事乃定。家康質於今川氏而歸。參河父老爭出迎之。己入延

沖堂曰、掉尾有刀。

見将士。忠吉曰、臣為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及家康益盛、恩澤益深、養士益多。所謂酒井榊原井伊本多之族、以父以子、其恩如金石、其義如膠漆。是以戰則必克、攻則必取。義勇之名、遂雄天下。夫當廣忠出奔、家康出質之日、國家多故。非有祖先預養忠勇之士、安能得轉累卵之危、為高枕之安哉。家康殲總藏之孤也、喜其父忠烈、載歸附之秀忠、謂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是亦養士家法之一端也。

秀吉使柴田勝雅請徳川入覲。勝雅委曲説之。家康起色曰、何岌岌也。秀吉雖衆、不過十萬。我兵雖寡、可得三四萬。要客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勝雅等復命。秀吉曰、家康言良然。

夫秀吉實以為不能敵家康乎。抑又有説乎。

秀吉以奇、家康以正。奇正之相為勝敗、初無一定。然家康之正、出於義。秀吉之奇、發於詐。家康所恃以勝秀吉者、義耳。秀吉為信長、復不共載天之讎、以出於義。然禍艱已平、欺遺孤庸弱、而奪天下之權、假義名

沖堂曰、彼以奇與詐、我以正與義、而勝負決乎筆下矣。

以濟私、行詐耳。家康思信長恩顧、為信雄起兵。大義暴白於天下。小牧之役、西軍十二萬、東軍二萬八千。以衆寡言之、東之不敵西明矣。然而有長湫之捷者、亦唯以義與正耳。秀吉奉天子、号令四海、天下諸侯、争為之用。而元親貞政、皆應於東、欲夾擊秀吉。亦唯以義與正耳。秀吉能用詐與奇。故見東軍難必於克、則又乞降於信雄、養家康子為義子、卑辭厚禮、百方請和。及略定南海北陸、奪徳川氏左右臂、則以為是可屈喝恐之。於是遣勝雅委曲説之、嚇以兵力形勢。

所謂用詐與奇者。家康知其詐與奇也、以義與正、正言却之曰、要客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帰語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也。方此時、秀吉威權益熾、南海北陸、已属秀吉、則徳川氏左右臂實已斷。雖有主客勞逸之別、以寡兵邀大敵、必勝之策、恐不能保也。而家康斷然保之。秀吉亦以為良然者、無他、家康恃其義與正、而秀吉亦知詐與奇之不能敵義與正耳。於是乎秀吉休兵力形勢之虚喝、而用卑辭厚禮之詐術、遂嫁其妹、質其母、以成和親。予故曰、家康所

沖堂曰以義之一字結局妙

沖堂曰當局而不迷者乎

恃以勝秀吉者義耳。家康嘗有言。問義如何耳。至勝敗之數。則乃公自計之。亦可以見其意矣。

景勝與三成。約東西舉兵。及西兵果起。景勝勒兵不動。何。諸彥有說。幸見示。

吉隆謂三成曰。子不見夫奕棊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為皆出我意表。內府國棊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矣。善哉其言之也。景勝之與三成約者。欲與義宣合謀。下兵於八州。以撼根本。待家康自將來討。使輝元秀家等長驅踰箱根。夾而擊之。是所謂算成者。若與中手相對。必獲勝矣。而不知家康之策。出我意表也。家康將討景勝。會政宗請馳歸備會津。家康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慎而勿遽戰。西兵起。又諭政宗固守四疆。使景勝不敢尾擊。因啗以大封。是出意表者乎。曰是固意表之事。然未也。義宣觀望持兩端乎。曰是亦意表之事。然未也。家康不討景勝。而急反大旆乎。曰是亦意表之事。然未也。然則意表之事何在。曰發間使遺書兼續是也。書之言曰。西兵起。內府將反大旆。子請制主君。勿使尾

沖堂曰果出意表

沖堂曰兩用本志二字如見其肺肝然

擊。果然事平之後。必保無禍也。兼續陰許諾。夫兼續者景勝謀臣。而與三成通志者也。景勝之起兵。蓋率出兼續之策。主謀之臣。已陰與東通意。為自全之計。則必諭景勝以禍福。使其按兵不進。必然之勢也。然則家康之西。兼續請悉兵躡之何也。曰與東通意。遽成陰謀。而不可使群臣知之。故請躡之者。陽揚言示群臣耳。景勝不聽。即兼續本志也。且夫秀康來請戰。宜會戰。輝威武。而以不乘人危荅之。亦可以見本志所在。然則攻義光者何也。曰與東陰約不追躡耳。此計也。不可使群臣知之。況鄰國乎。而已不追躡。又不伐鄰國。將受怯懦之名。於是乎攻義光。陽示不屈下於東之意耳。不然他日降東之時。設令宥景勝之罪。不宜赦主謀兼續。而不唯赦之。賜以五萬石者。乃陰賞不追躡之功也。嗚呼兼續。為國與身謀則得矣。然謂之不負三成難矣。

慈之一字。恐未足盡治天下之道。而家康臨薨。名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敢問其意之所在。

冲堂曰傳曰慈者所以使衆也此篇擧田可以充其衍義矣

天下皆知喣喣然布小惠之為慈。而不知蕩蕩乎行大道之為慈。慈者仁之用而愛之發也。發於愛而不原於仁。是喣喣之小惠。而遂陥於私。原於仁而發於愛。是蕩蕩之大道。而皆出於義。執一國之權者。一國之父母而一國之民擧我子也。執天下之權者。天下之父母而天下之民擧我子也。經曰。父慈子孝。故為父母者。欲子之孝。則不可不行慈於子。慈行乎一國。則一國之為子者皆起孝。慈行於天下。則天下之為子者皆起孝。吾觀鎌倉開府以來。執一國之權。執天下之權者。能行慈於一國天下者蓋亦鮮矣。頼朝之置守護地頭似矣。然以陰謀詭計攘王權者。不免於私也。而致勃興之業者。無它由頼義義家嘗行慈於東陲耳。北條氏以陪臣執國命。弁髦天子将軍。大逆無道罪不容乎死。而保九世之久者。無他由泰時時頼等盡心民事。行慈於天下耳。室町氏十三世兵亂相尋。而義滿之時。致小康者。無他由頼之佐義滿。行慈於一時耳。至室町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方隅。以攻伐殺戮為先。而長氏元就等。能行慈於一方。故

冲堂曰方今維新東照廟列祀典豈偶然乎哉

皆雄視東西。織田豊臣二氏。雖乗機勃興。而不知行慈於天下。故其亡忽諸。家康蓋有見於此。故臨薨遺言家光曰。治天下之道在於慈。家光能遵奉遺訓。不敢失墜。以傳之子孫。子孫之所以保二百餘年之業者。亦能遵守遺訓。不敢失墜之故也。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下了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下了

明治十四年四月廿六日版權免許
同　年九月　出版
定價四拾錢
愛媛縣士族
著述　中村正藏
愛媛縣下讃岐國鵜足郡
土居村五百八十七番地
大阪府平民
出版人　鹿田靜七
大阪府東區安土町
四丁目三十八番地

石川鴻齋　編

日本外史纂論

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東京金昌堂刻本

據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
東京金昌堂刻本影印

國史之盛行於世者。莫若外史。而其紕。謬失實。亦外史為甚。劉原父云。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山陽賴翁。殆有類焉。故考據雖疎。至其叙治亂大勢。論王霸隆替之故。則慷慨淋

漓。一唱三嘆。視之嗚呼史。未易輙辨其優劣也。石川君華。抄本書所載人物。附以先儒論説。間述己見。上下數百年。忠奸智愚。利害得失。犀燃燭照。歷歷辨明。而年月姓字。瑣瑣異同。置不問之。蓋善學翁風。益傳其美。可謂

勤矣。余嘗課兒曹讀外史。黎以舊史矛盾齟齬。不一而足。甚至引稗官小説。認假為真。乃著辨誤若干卷。以付諸家塾。然訐以為直。孔聖所惡。攻短之與揚長。君子小人判焉。今讀斯編。忸怩愧赧。欲焚筆硯。囙題數語。以自

誡云。

明治十年冬十二月上浣

甕江川田剛撰

大域成瀨溫書

自叙

保平以還。氣運寖衰。衰亂荐興。至足利
氏。反覆相尋。禍敗接踵。求官者。以彎弓
盤馬。干祿者。以聲劍扛鼎。士大夫。擐甲
竭力於戰鬭。黎民就徭役。陷身於塗炭。
於是。文物典章。一委緇流。所紀録。往々
咸於庸陋之手。動傳會災祥。或誘導佛
理。冠屨相雙。薰蕕同器。謊誕無稽。舛錯

亂實事。可復徵者尠矣。慶元以來。奎運
循環。諸儒輩出。於是義公。慨然奮起。參
考古書。始脩日本史。富贍浩穰。殆與史
漢相頡頏。可謂千載不刊之書矣。爾來
修史者。陸續並起。或有編年。或有紀傳。
有擘要。有畧史。　皇國之史。於是乎備
矣。雖然。於忠臣勇士烈婦義僕之迹。則
其所徵。不過于殘編朽簡。先喆雖務擷

摭。或不能無遺漏焉。余少時好讀史。每
得一部。輙閲了。雖稗史野乘。不終卷未
嘗就寢食也。隨而讀近世諸家論史者。
覈微闡幽。備綜核之。辯難攻擊。無一遺
為。千百載後。英雄事蹟。恍如親睹。以為
天藉後進之手。亹々懇々。泄其所蘊蓄
者歟。遂有漫遊之志。壯歲擔簦。經歷諸
州。東馳西奔。殆十餘年。每遇名山大川。

討幽探奇。躋桓畧日。莫不極其攀躋。或
列城墟營跡。感王霸之盛衰。或過戰地
鬬場。思英雄之興亡。即其實地。而體究
之。與向讀史所料度。有如符節者。復有
大異者矣。因自俯仰今昔。按諸家議論
中可備考證者。上自平源氏。下迨德川
氏。擧忠姦賢否淑慝邪正。槩節畧其傳。
各付論文。欲以為讀史之羽翼。昔屈到

嗜芰。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屈。建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宋蘇子瞻又非柳。夫宗元。與退之並稱。為文章巨擘。若微蘇子辯駁之。屈建去芰。果為非乎。是議論之所以不可缺。推其理之所極。必有相符而不戾者。嗚呼。後賢之所以有功於前賢。其發揮之也。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余所纂。在欲藉後生之文。補前人之所未說而已。書肆金昌堂。請梓之。因又自述所會得心。以付驥尾。冀貽諸童蒙。以裨讀史之萬一焉。

後學　石川鴻齋撰并書

例言

一近世史學日隆。纂修之學月盛。或倣班馬。或擬溫史。或有以國字插繡像者。其他畧紀纂要。不可勝數也。特主議論而作者。不甚多。此編自平源氏。至德川氏。畧錄諸傳。係以先哲議論。名曰日本外史纂論。近時學術日開。議論亦隨而起。悉集之。豈數卷而止哉。其中擇佳者而載之。讀者勿尤其遺漏。

一宗家雖分傳。有非其姓者。或如平氏中收藤原氏。源氏中插和田畠山。有論文者。概錄之。

一此書以議論爲主。故不審事跡。雖有名之人。無先

輩論文者。省而不載焉。

一論文或踰千言者。或前後不關其事者。節畧記其要而已。如賴氏巖垣氏。其文普世人之所知也。故不錄之。

一此編至德川氏。論文甚少。先輩憚忌諱。無筆書公世者歟。顧慷慨激烈之士。作爲詩文。藏秘篋者。可不復少。憾余謭陋寡交。未得見各家之集。若有得佳篇。當俟他日而綴後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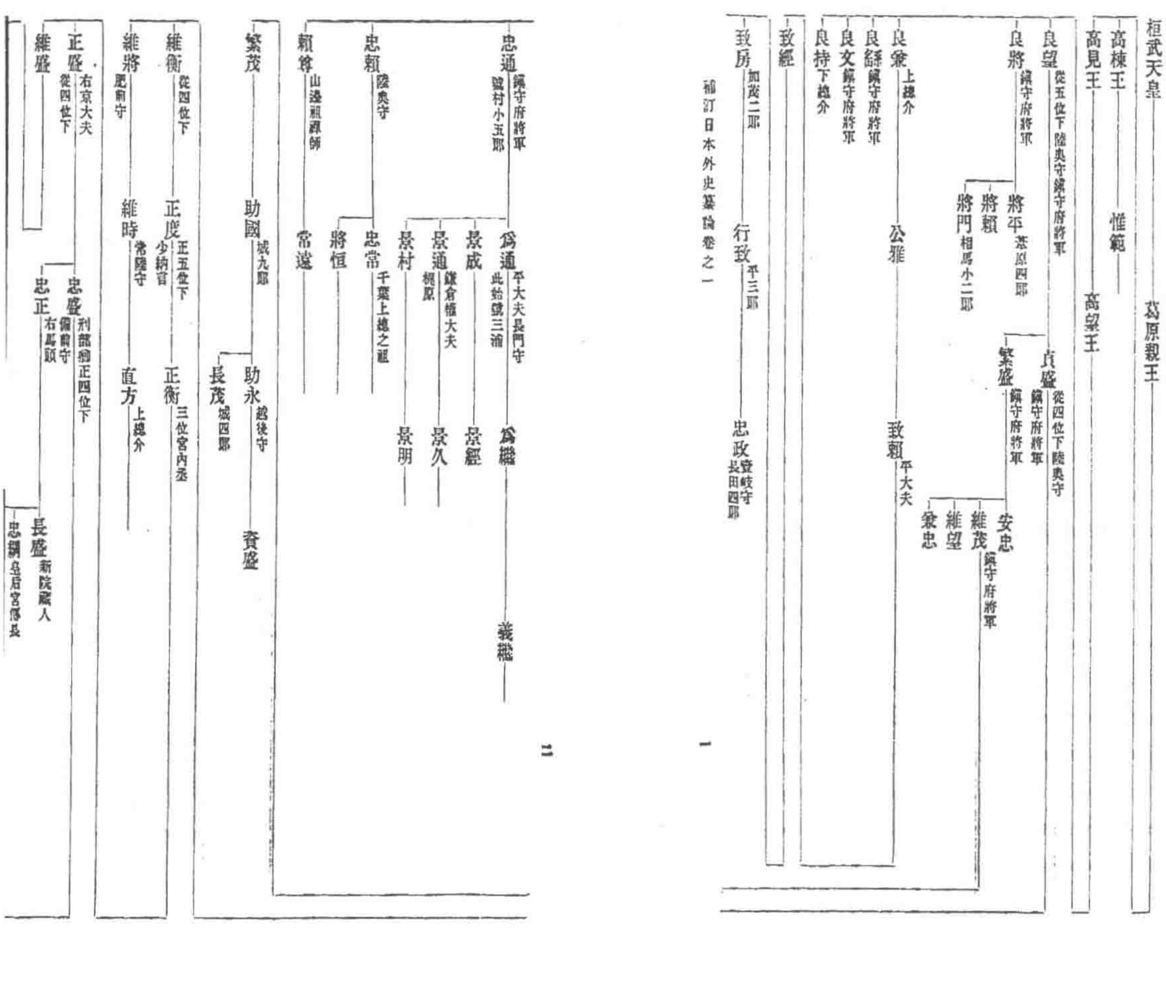
引用諸家姓名

大日本史賛論　林　道春
林鵞峰　安東省庵
藤井蘭齋　安積澹泊
栗山潜峰　三宅觀瀾
貝原篤信　新井白石
雨森芳洲　永井定宗
室鳩巣　中井積善
中井積徳　古賀精里
尾藤二洲　古賀侗菴

青山拙齋　青山延光
佐藤一齋　山縣太華
佐々木延之　西尾言忠
藤森大雅　大槻訥菴
安積艮齋　齋藤竹堂
阪井虎山　岡田僑
齋藤拙堂　松本奎堂
塩谷宕陰　安井息軒
朱舜水　清鴻濛陳人
日本畧史跋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一

●平氏系圖



- 貞度 從五位下
  - 盛房 從五位下
    - 業房 從五位下
- 業兼 從三位
  - 業光 正四位
- 正綱
  - 通正 平九郎

- 清盛 大政大臣 法名淨海
  - 基盛 安藝守
    - 行盛 左馬頭
  - 重盛 內大臣正二位
  - 宗盛 內大臣從一位
    - 清宗 正二位
    - 能宗 副將軍
    - 宗親 土佐守
  - 知盛 從三位
    - 知章 武藏守
    - 知忠
    - 知宗
    - 女子
  - 重衡 正三位
  - 知度 三河守
  - 清定
  - 清房 淡路守
- 家盛 右馬頭 早世
- 賴盛 權大納言 正二位
  - 保盛
    - 賴清
    - 保業
  - 光盛
    - 長盛
    - 女子
  - 爲盛
  - 靜遍
  - 女子
  - 女子
- 敦盛 肥前守宰相
  - 通盛 越前守 中宮亮
    - 通衡
    - 女子
  - 國盛
  - 忠快
  - 敎經
  - 業盛
- 經盛 加賀越中等守
- 祐圓 阿闍梨
- 詮眞 二位僧都
- 忠度 正四位下 薩摩守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一

三

四

- 維盛 正二位中將 春宮權亮伊豫守
  - 妙覺 號六代 爲文覺弟子
  - 女子 夜叉御前
- 資盛 右中將 越前守
  - 盛國 長崎祖
- 清經 左中將
- 有盛 左少將
- 忠房
- 師盛
- 宗實 土佐守
- 重眞 僧
- 行雲 僧
- 淸雲 僧

- 宣元
  - 女子 宗盛室
  - 女子 成經室
- 女子 判官代親政室
- 女子 中山顯時室
- 正明 兵部少將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一

三河　石川鴻齋編

平家 出自桓武天皇。天皇諱山部。曰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尊。光仁帝長子也。母夫人高野氏。以天平九年生焉。天應元年四月受禪即位。延曆三年遷都山背〔後改山城〕國乙訓郡長岡村之地。二十五年三月崩。壽七十。葬紀伊郡柏原陵。世稱柏原天皇。夫人多治比莫宗〔一作眞宗〕參議長野女也。生葛原。佐味。賀陽。大德。四親王。因幡。安濃。二內親王。進正三位。弘仁十四年薨。年五十五。詔贈正二位。

葛原親王。幼而穎悟。有令譽。延曆十七年。與淳和帝同加冠於禁殿。授四品。任治部卿。天長八年進一品。

承和二年。賜甲斐巨摩郡。五年兼上野太守。十一年兼常陸太守。嘉祥三年復爲太宰帥。仁壽三年薨。年六十八。葛原久在式部。閑習職務。凡在舊典。莫不達練。舉朝重之。敕賜輦車入宮。儀異諸親王。子高棟。善棟。高見。高見子曰高望王。寬平元年賜姓平朝臣。

平貞盛。父國香。爲鎮守府將軍常陸大掾。承平中爲將門所攻殺。叔父良兼。爲下野介。素與將門有隙。諭貞盛曰。汝父爲將門所殺。資財爲其所掠奪。盍與我勠力復讐。雪恥。以報先人於地下。貞盛曰。此小姪之志也。遂從良兼。與將門戰。不利。既而爲常陸掾。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發兵擊之。以功敍從五位上。天曆中。任鎮守府將軍。

藤原秀鄉。左大臣魚名之後也。稱俵藤太。驍武有籌畧。天慶中將門反。陷關東諸國。凶燄甚熾。秀鄉時爲下野押領使。與平貞盛協規同力。攻將門破之。以功授從四位下。賜功田。子孫歷下野武藏兩國守。拜鎮守府將軍。

○齋藤竹堂 名馨字子德 曰。秀鄉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則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

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鄉不敢舉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喋欵語。畧無威儀。秀鄉出謂人曰。輕卒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說者曰。秀鄉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然。秀鄉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舉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鄉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

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鄕之謂將
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爲王可也我藤原氏也
相王而爲關白爲大臣可也聞純友旣以是與將
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
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爲故去而
討之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畧脩威儀則秀
鄕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鄕未謁之前其心有
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將門耳純
友耳秀鄕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
經基故曰幸也雖然秀鄕之所以至此者亦未嘗

無由也自藤原氏擅權以來下情壅塞武人將卒
蓄怨抱憤環視于海內若將門者求一撿非違使
而不得卒至於叛令秀鄕亦以傑出之材沈滯州
邑安得無憤且怨乎爲之上者曾不加恩而欲其
戴恩其待之也無異於將門純友而欲其所報者
不與將門純友等葢亦難矣將門之亂藤原忠文
受大將之命不及事而歸朝議不酬其勞忠文憤
之至不食而死噫忠文不叛耳使其叛則亦非一
將門純友耶朝廷待天下之士以將門純友而天
下之士幸不盡出于將門純友之爲故秀鄕之不
忠其心而忠其迹者亦非特秀鄕之幸也尤朝廷
之幸也

○山縣太華（名禎字文祥）曰貞盛秀鄕共討將門而有
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
其心則有黑白之分矣貞盛察將門有覬覦之心
欲誅之以除害之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
官軍而襲其處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鄕則初欲與
將門之反及其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
從貞盛是見勢以爲進退者而變逆以歸正者也
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鄕亦必與之俱反是固

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
又曰余後讀東鑑則曰初將門之反秀鄕陽請爲
門客以候其動靜焉將門大喜髮不遑理匆卒出
見之秀鄕見其輕躁無量而知其必敗也因討之
而速成其功果若所察也則秀鄕亦非與叛者也
以其誅將門之功著於當時傳於後世與貞盛並
稱而無甲乙觀之則東鑑之說亦或得其實歟

○鳩齋曰魏徵告太宗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
爲忠臣蓋徵初事建成欲屢除世民建成敗之後
革面事太宗乃協心論治遂以致貞觀之盛其君

臣相信之深。猶管仲於桓公。所謂眞良臣者也。嚮爲建成謀事。死生不更節。成否不變心。而如召忽於子糾。則可謂忠臣矣。初秀鄕在下野也。詣將門見其輕躁不足與濟事。翻然更志。勠力貞盛以討之。所謂持兩端而就其可者。稱之忠可乎。而朝廷顯賞。拜高官。賜功田。威名與貞盛并稱。豈可不謂幸哉。然不辱鎭守府將軍之任。亦不爲易。雖不與廟議。比仲父鄭公。不甚遠。然則稱之良臣可乎。曰未也。單稱之武臣可也。

平將門。高望之孫。鎭守府將軍良將第二子也。稱相

馬小次郎。勇悍過人。最工騎射。天慶二年。將門據下總。適有人來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蔭子將門。可奏樂來迎。將門再拜受命。一軍忻躍。將門自稱平親王。於是造僞宮於猨島郡石井鄕。置大臣以下文武百司。唯曆博士不得其人。以弟將賴爲下野守。將文相模守。將武伊豆守。將爲下總守。多治經明上野守。興世王上總守。藤原玄茂常陸守。文室好立安房守。諸國長吏望風逃亡。世呼爲外都鬼王。三年。以參議右衞門督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討之。募東海東山建殊功者。賞以不次。將門巡武藏相

摸。留守課賦役。聞貞盛在常陸。率兵搜討。久之不知所在。以爲無虞。歸下總。放遣兵士。所留可千人。貞盛聞之。與下野掾藤原秀鄕。率兵來襲。將門倉皇出拒。遂大敗。貞盛秀鄕乘勝攻之。將門常選精兵八千人以自衞。時未集。衆僅四百餘人。拒戰甚力。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斃之。傳首京師。黨餘皆伏誅。

藤原純友。權中納言長良曾孫。父良範。性狠戾無行撿。初爲伊豫掾。率群盜抄掠郡邑。應將門。潛圖犯京師。屢與官軍戰不利。遁至太宰府。小野好古。藤原慶幸等。海陸攻之。擒斬略盡。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斬之。子

重太丸。年十三。殆如成人。從父爲盜。同時被殺。遠保齎純友父子首歸京。命畫工描寫。帝臨觀之。

賛曰。平將門與藤原純友。含謀鴟張東南。圖睨而奮擧。僭號新皇。蠶食鄰境。乘封豕長蛇之勢。震竊奴胡雛之威。安倍賴時。貞任父子。狼顧虎視。資奥羽之饒。驅勁勇之兵。陵蔑鎭將。煽亂邊塞。源義親以山屬攻剽州縣。而斧鉞所加。卒皆歸於勦除殄滅。恃力負固者。可以鑒焉。賴時貞任等。詳于本書。故不錄之。

平忠盛。鎭守府將軍貞盛六世孫也。父正盛。以驍勇著。嘉承中。爲追討使。擊源義親於出雲有功。忠盛徵

時居伊勢伊賀間。世呼曰伊勢平氏。歷事白河堀河鳥羽三朝。叙正四位上。任播摩伊勢備前等守。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天承元年。擢刑部卿。聽內昇殿。嘗入直。有官女過忠盛前。美而艷。摻其袪挑之。女詠和歌。問誰何。忠盛答歌。寓以己名。女乃上皇所寵兵衛佐局也。既而有身。出而賜忠盛。生清盛。平家物語為祇園女御仁平三年卒。年五十八。有十八子。署不錄。

贊曰。平忠盛僥倖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勳績可以鎮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割符郡國。雖由清盛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夜勤恪積之有素耶。及宗盛挾帝而西。勢變事去。何其衰薾之速也。經盛敎盛忠度。以至經正經俊敦盛業盛。或戰死。或自盡。而無有一人偷生苟免者。比之宗盛之怯懦。相去不啻霄壤。敎經雄勇絕倫。臨死自奮。不愧累世將種矣。經盛敎盛敎經等傳錄之下

平清盛。忠盛長子也。母白河帝宮女。忠盛後娶藤原宗兼女。生二子。有寵。清盛出依播磨守藤原家成。久安二年。進正四位下安藝守。將拜熊野祠。路經伊勢阿濃津。有鱸魚躍入舟中。衆賀以周武之故事。清盛喜。手割之。與從者共食焉。平治之亂。信賴伏誅。義朝走尾張。爲平忠致所殺。清盛急捜索其諸子。獲頼朝。流之伊豆。時義經尚在襁褓。與二兄從母常盤匿龍門里。清盛覓得常盤母。訊問之而不得。常盤聞之。携三子自來就囚。常盤資性辨慧。進退詳華。清盛悅之。納爲妾。由是三兒皆得不死。仁安元年。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聽輦車出入宮中。三年。剃髮名清蓮。後改淨海或作靜海受菩薩戒于明雲。約爲兄弟。養和元年閏二月。疾熱而薨。歲六十四。荼毘愛宕。藏骨經島。在攝津輪田崎。淨海所築。寫佛經於石以沈塡之。因名焉。凡其一門。公卿十六人。殿上人三十餘人。諸國受領衛府諸司。六十餘人。守領郡國過天下半。淨海嘗作高野山大塔。六閱歲竣功。又因夢感。修葺嚴嶋社。窮極壯麗。凡天下有事。則必禱焉。

贊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爲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往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耶。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己也。平治之亂。首爲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擧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已。清盛不必效其所爲。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

轍。攝關公卿。屛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結董承种輯之黨。源頼政。擧劉崇翟義之義。而皆不能克。子孫反爲源頼朝所夷滅。豈非天耶。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自咎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世傳清盛爲白河帝之子。援鳥羽法皇之語。以實之。蓋天語泛言之。而非謂其皇胤也。彼見清盛之强大古今少其比。野乘稗說從而傅會之。果其皇胤耶。頼朝不得以父仇視之。而清盛之對靜賢。極其悩慢。豈無一語及之哉。此最易曉者也。觀者審諸。

○坂井虎山名華字公實曰。治者常也。亂者非常也。善者性也。不善者非性也。是故居亂而思治者有之矣。未有居治思亂者也。爲不善而恥者。有之矣。未有爲善而恥者也。然自古治者恒少。而亂者恒多。善人恒少。而不善人恒多。於是乎。荀卿之徒。曰不善。性也。其善。詐也。噫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下固多父子相賊者矣。然父子之道。不以此而廢也。多君臣相害者矣。然君臣之道。不以此而滅也。夫其所不廢不滅者。孰敎而孰使之也。王莽能移漢祚。而不能使父老不墮涙於司隸威儀。祿山能傾唐室。而不能使子弟不慟哭於梨園管絃。而寗殖賈充皆自愧於身後之名矣。故觀治於治世。未可知其果爲常。觀治於亂世。而後可以知其爲常也。觀善於善人。未可知其果爲性。觀善於不善人。而後可以知其爲性也。是以其治愈失。而其思愈甚。其善愈喪。而其恥愈深。我請假平相國以證之矣。天下之亂。極於保元治承之際。子殺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亦有之。擧天下之人。不夷狄禽獸者。幾希。而其尤無道者。莫平相國若也。執天子。而君臣失其義。殺叔父。而父子失其道。其它淫暴肆虐。千百

年所絶無而僅有者。相國盡具諸其一身。我意相國之於不善。宜如飢者之甘食。渴者之貪飲。不暇復恤佗人毀譽。孰知其不善愈大。而其恥愈甚乎。何以知之。相國既擅天下。擇京童數十人。巡察畿內。有一言及己者。輒夷其家。周厲王使衛巫監其國人。秦始皇坑儒生於咸陽。無佗。其不善甚於佗人。故其恥深於佗人也。相國之於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歲。而其所爲如合符節。是亦孰敎而孰使之也。吾是以知其性之不可滅也。夫既有恥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而天下

一本此字下有過之於口不知息之於心之十字

之治亦隨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相國亦終於亂亡者。何也。徒知恥其不善。而不知充其善也。夫心一也。爲善斯心也。爲不善亦斯心也。相國既勇於爲不仁矣。豈不能勇於爲仁乎。既力於爲不義矣。豈不能力於爲義乎。誠令相國一旦翻然自反。知禁之於彼。不知止之於此。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天下方苦於其不仁不義矣。豈不樂於其仁義哉。則天下與相國。皆將趨仁義。而莫之或禦。寧有不治者哉。雖然是特吾儒聖賢克己之說。固非相國之所知也。假令相國而在。豈能聽而從之。

而理則不可誣也。嗚呼天下之亂。莫甚於保元治承。而尚有向治之道。天下之不善。莫過於平相國。而尚有趨善之方。況於治且善於此者乎。故余嘗曰。古今無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有不可救之人。

○竹堂曰。兵殺人之器也。殺人而至於殺無辜之人。故曰兵有罪。而不知其加於當殺者。未始無功也。平清盛幽天子。黜公卿。侮蔑朝廷大典而不顧。後世稱無道者。以清盛爲首。是兵之有罪。而照然無惑者也。而其加於當殺之功。固有之矣。曰清盛之功。在保元耶。將平治耶。曰皆非也。保元之役微

義朝則清盛必敗。而平治之亂。亦以信賴怯。故僅得勝。不然。將避義朝之不暇。而何功之圖。且也保元之初。清盛殺叔父。激義朝。故義朝不勝憤。而平治變起矣。然則清盛無功于保元。而有罪于平治也。縱有功于保元。而平治之後。擅公卿之位。蔑天子之尊。其罪不足以掩功。故余以爲保元平治之事。皆功不在清盛。而清盛之燒南都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是清盛之功也。兵之加于當殺者也。自王政之衰。緇髡狂橫。南都北叡其尤也。當此時。雖有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說。靡然屈手折膝。而

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則是僧徒者。蠹國害世之姦民。而南都北叡者。百世不拔之巢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亦足以落狂髡數百年張大之膽矣。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其爲心也。私論其事。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姦賊之巢窟。其爲功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比叡再燒於織田信長。自是已來。雖有餘姦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昔者秦政築長城而塗人

膏血。豐臣秀吉征韓而民苦於瘡痍。其心雖出於
好大窮遠之私。而其奮威于遠。後世因免外侮。爲
功皆鉅。觀秀吉秦政之功。而清盛之功亦見矣。
平重盛。清盛長子也。資性忠謹。沉勇有度量。中外屬
意。久安六年爲藏人。敘從五位下。仁壽二年任中務
少輔。保元二年敘正五位下。任左衛門佐。兼遠江守。
以戰功兼伊豫守。永萬元年。累遷爲參議。仁安二年
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治承元年轉左近衛
大將。尋拜內大臣。嘗啓事中宮。有一蛇至膝下。恐其
驚中宮。徐捉其首尾。召藏人源仲綱。收之。其度量如
此。常愛松。庭中植數百株。世稱小松殿。又其室中置
十二佛。每佛掛燈籠。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時
人稱燈籠大臣。後寢疾。剃髮名證空。尋薨。年四十二。
贊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
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
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
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歿
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
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愼
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
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
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固於釋敎之過也。使之
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艮齋。名信。字子順。曰。平重盛。今古所稱爲大賢。
也。然議之者。不少矣。蓋論人與待人不同。當諒其
心而恕其罪。論人當責備賢者。以求義理之至當。
非敢徇俗見而阿古人。又非敢好爲高論而毀先
賢以自侈也。故予擧議者之言而折衷焉。論者謂
清盛欲殺賴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爲賴朝所滅。
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
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然。彼傫然
孤兒。何所能爲。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
之事。仁者不爲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逞凶
虐。雖有百賴朝。安得濟其事。不幸蚤世。清盛凶虐
益熾。賴朝得投釁而興。是非賴朝滅平氏。平氏自
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爲諸侯。武庚
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
乎。議者謂清盛無道。致族滅。塗之人擧知之矣。重

盛獨不知耶。平氏滅安德帝獨能立天下乎。重盛宜幽清盛以安社稷宗廟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計不出于此可謂賢乎。予謂此乃重盛之所以爲賢也。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聵夫子拒父不孝也。然衛即祖宗之衛。非出公所得而私也。蒯聵入則衛亡。不入則衛存。社稷爲重君爲輕。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此亦大義所在。雖冉有子貢之賢不無疑焉。故子貢擧伯夷叔齊之事質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夫伯夷叔齊讓國賢。則出公據國拒父不可爲賢也。何則人之爲道。莫大於君臣父子然君臣義合。故君無道則伊尹可以放太甲霍光可以廢昌邑矣。父子天屬也。故父雖無道宜曰不可以囚幽王申生不可以幽獻公矣。孟子曰瞽瞍殺人皐陶捕之則舜竊負而逃視棄天下如脫弊屣蓋父子之親。有重於社稷者也。由是觀之。平氏雖滅社稷雖亡。重盛不可幽其父也決矣。故曰此乃重盛之所以爲賢也。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爲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擱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

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擧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爲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槪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史記載武王觀兵于孟津以威殷紂。是齊東野人之語。馬遷採焉陋矣。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議者之言不可廢也。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傚士爕之祈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孝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幽天子不止。當此時從父乎。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爲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喩父於道。清盛未必不

從其言。或不從而舉兵犯闕。則移牖下之死。而死于清盛戎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爕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竹堂曰。墨其名而儒其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愚夫愚婦其外。而君子其內。吾未聞其語矣。而見其人矣。其人爲誰。重盛是也。吾嘗歷觀古今佞佛之人。苟非罔世欺民之術。則必爲悔罪贖過之資。卽正人君子而崇信之者。未之有也。而重盛有之。吾以爲是愚夫愚婦之爲也。而其心則君子

矣。蓋重盛內有暴戾無狀之父。而外有庸暗輕動之君。君父交惡。莫能相容。自臣子言之。君固不可違。父亦不可絕。重盛之苦心至斯極矣。然則不得無取於佛。何者。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諭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今之諫。特在藉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廻之說。則懼。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爲此道也。足以化吾父矣。於此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覬

覬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爲險。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爲深。意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屠之荒誕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爲。而其心則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謂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眞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卽愚夫愚婦之心也。卽亦君子之心也。源平之間。世所稱君子。前爲重盛。後爲北條泰時。而泰時承父之役贊父

而成其犯闕之謀。他日修佛教。欺天下之耳目。而攬愚夫愚婦之心。視諸重盛之所爲。則智也。非愚也。雖然。吾唯恨泰時之不愚也。

○太華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豈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却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擧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傅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平維盛重盛長子也。仁安中爲美濃守。任右近衛少

將承安二年兼中宮權亮叙從四位下爲人美容姿安元中法皇五十算賀維盛舞青海波名曲觀者皆艶賞呼曰櫻梅少將治承四年頼朝起兵維盛爲追討使忠度知度副之進陣于富士川頼朝屯賀嶋武田信義夜自陣後襲維盛營未發平軍聞水禽驚噪以爲敵兵大至軍中騷擾人馬相騰蹴棄器械輜重而走明年與叔父重衡擊源行家於尾張墨股壽永二年討木曾義仲不利收潰卒歸京師京師失守帝幸西海擧族皆從焉維盛眷戀妻子潛出八島既而登高野山剃髮爲僧平氏殄滅後至熊野乘舟浮那知

海佯爲赴海死匿于牟漏子孫遂爲土人維盛子六代與母同匿遍照寺時政捕之神護寺僧文覺請爲弟子名妙覺連文覺圖不軌捕斬之年二十二

賛曰維盛恇怯見敵未戰而潰此與梁蕭宏自洛口遁歸何以異哉所危難之地而圖苟免愧于清經有感之明决多矣

○鴻齋曰忠盛扈白河上皇雨夜過祇園祠忽覩妖鬼髮如銀鍼身有光彩且明且滅衆皆愕然上皇命忠盛射之忠盛直進徒手捕之諦視則一老僧戴藁捉燭也上皇以爲忠盛膽勇可倚益寵焉余曰是武臣常事耳何必稱膽勇忠盛果有雅量盍徐步訊焉矧忠盛以驍勇之姿當衰老之僧彼反驚愕可以忠盛爲妖鬼乎然不被其箭亦幸耳程伊川槩以見怪爲心目之病所致夫人神氣昏亂則不能辨眞假齊襄見豕爲彭生杜宣見弩爲蛇妖皆是心目之病所以觸物而發也清盛築第福原夜見髑髏之怪意是亦忠盛見僧爲鬼之類而占者以爲爲義義朝之祟遂以一家懷怖心其餘悸所傳佗日維盛忠度等驚水禽起以爲敵兵棄軍而逃詒笑千載者乃祖病根蔓延子孫竟及

三軍也

平基盛不詳其所出清盛養以爲子保元元年年十七以檢非違使率兵守宇治防兵士齎甲入京師路値宇野七郎源親治應上皇召來基盛呼曰奉敕禁兵士齎甲入京師汝若欲奉官家從我去否則不令得過親治荅曰赴上皇召非子所知誤爲妨礙速爲泉下鬼基盛怒欲圍擊之親治彎弓射之基盛兵披靡既而援兵四合基盛指麾士卒盡生獲之致之闕下基盛飛矢如蝟流血淋漓滿身染朱帝壯之卽日叙正五位下再往宇治後爲大和守赴任路溺於宇

治川溺水而死。有子曰行盛。爲正四位下左馬頭。從藤原定家學和歌。及從帝赴西海。遺平生所著稿一卷而作和歌別定家。讀之感泣。以謂佗日奉敕撰和歌。必當載之。其父俊成撰千載集。載薩摩守忠度歌而沒其姓名。定家爲惜之。後更歎朝選新敕選集。載行盛歌。書其官銜其姓名。

平宗盛。歷遠江淡路美作等守。治承二年進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兼春宮太夫。壽永元年拜內大臣。賜隨身兵仗。二年敘從一位。文治元年闔族戰沒壇浦。宗盛彷徨不能自刃。兵士醜之。故爲失手相觸而擠之。

縱橫浮游。東兵鉤而捉之。遂爲義經所虜。有二子。曰清宗。曰副將。清宗敘正三位。任右衞門督。與父俱斬於篠原。副將（後名能宗）斬於六條河原。

贊曰。平宗盛庸鄙嵬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能幹父之蠱乎。其能不覆公餗乎。獨其對後白河法皇。寧取敗絕不與源賴朝講和。寧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直氣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辦。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決計奔逃。延旦夕之命。以取笑於天下。此知盛之所耻。而宗盛之所冀也。賴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賴。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裴樂而明矣。源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爭不可。水島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賴朝之圖己。與之連衡以敵賴朝。則事雖不成。未至覆亡如此之速。豈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奉皇西犇。不能取法皇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宋元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況法皇乎。設使挾之而西。則討敕從何而出。四宮從何而立。賴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

天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焉。

平知盛。平治元年敘從五位下。任左近衞中將。治承中敘從三位。任左兵衞督。爲院廄別當。壽永元年拜權中納言。文治元年。養和帝崩于西海。宗盛見虜。知盛聞而垂泣。深耻之。遂與叔父教盛並坐自刃而死。年三十四。子知章。爲武藏守。戰死一谷。知章弟知忠。匿伊賀山中。後潛居法性寺側。平氏殘黨來屬。後藤基清圍而攻之。知忠度不可免。自裁而死。時年十六。

○竹堂曰。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

幸而敗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哉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君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

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釁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冠於明日不智但求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尚以其竟敗故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舉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爲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平重衡應保二年叙從五位下尋任尾張守除左馬頭治承二年任左近衞權中將四年補藏人養和年間叙從三位一谷陷重衡馳至須磨浦東人莊家長追而不及放矢射馬馬斃重衡有副馬令親臣後藤守長騎疾呼索之守長不顧而走重衡窘急遂爲家長所獲以南都興福寺僧請斬之於木津川上時年二十九僧徒梟之於奈良阪

平經盛工和歌善吹笛久安六年叙從五位下治承年間進正三位任參議壇浦之敗潛入山剃髮旣而

赴海死。年六十一。（或曰自刃而死。又曰與敎盛携手負錨沒海。）
平敎盛。父安四年任左近衛將監。養和元年任權中納言。三年拜正二位大納言。壽永二年從帝赴西海。帝崩於壇浦。自刃而死。年五十八。
平忠度。生長于熊野。膂力過衆。驍名震于一時。要善和歌。就藤原俊成學焉。仕至正四位下任左兵衛佐薩摩守。戰死一谷。年四十一。
平經正。工和歌。善琵琶。少小入仁和寺。給事守覺法親王。賜其所愛琵琶名青山。仕爲皇后宮亮但馬守。進正四位下。一谷陷。爲東兵莊高家所迫。經正度不

可免。下馬自刃。（或爲川越重房所獲。又云佐々木高綱。又云成田五郎。未知孰是。）
平敦盛。敍從五位。以其無官世呼無官太夫。一谷陷。單騎赴水濱。東兵熊谷直實馳馬大呼。敦盛旋馬與直實交搏。墮馬展轉。直實遂騎其上。加膝於鎧袖俯視其面。婉然美少年也。直實心憐之。不忍施刃。乃問其姓名。敦盛曰。唯速斬。直實曰。若不詳姓名。厠之卒伍。不亦辱乎。敦盛乃告實。遂爲所害。年十七。
平通盛。初名公盛。永曆元年補藏人。敍從五位。累遷越前守兼中宮亮。敍從三位。一谷陷。走逃過湊川。佐々木俊綱追及之。力戰而死。年三十。

平敎經。敍從五位上。任能登守。壇浦之敗。東兵素聞敎經驍名。爭先欲獲敎經。敎經血戰。與敵沒于海。死年二十六。（或曰爲遠江守安田義定所獲。又曰自刃而死。）
○栗山潜峰（名愿。字伯立。）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顓四宮遞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呼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于頼朝。以微乎頼朝。蓋危邦之臣。罪

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魑魅於震霆。螢爝滅於大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么麽賊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鴟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

○太華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爲本邦亂世之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流竄崇德上皇。使清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叔父爲太子。而彝倫紊敍。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劍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矣。當是時。彝倫全廢。爭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三爲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覇業一成。而天下之權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爲武人之有。天子徒擁虛器于

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人主之失道。未有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權。不亦宜乎。但實祚尚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也。

○艮齋曰。儒者有恒言曰。治天下之本。在於脩身齊家。聞者笑曰。此老生常談耳。古人糟粕耳。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功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邪。盍亦通觀宇宙。而察之神武帝而下。至于後白河帝。凡一千八百餘年。其間或叛臣擧兵。或梟雄倡亂。或蠻夷侵邊徼。非無騷亂也。然皆在遠鄉僻陬而京畿晏然。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則僅以二三數。是以海内清平。民不知兵革。巍然出漢唐之上。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自保元元年迄慶長之初。凡餘四百四十年。騷亂相尋。寰宇悉爲戰場。積骸如山。釁血成川。死者不可以萬億計。是無佗。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夫人主之於萬姓。尊卑之分雖異。而疾痛痾痒。莫不相關。譬如一身。然彼叛臣擧兵。蠻夷猾夏。是手足癬疥之病也。

心腹之病。必發于五臟不和。然或傷其一。或傷其二。猶可以湯藥補之。及五臟全傷。則雖俞跗扁鵲復生。將望顏色而却走。保元之亂。何以異此。鳥羽帝强使崇德傳位於大弟。近衞以致憤怨。而父子之親壞焉。近衞崩。鳥羽爲美福門院所蠱。又舍嫡孫重仁。立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近衞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昆弟相惡。而長幼之序壞焉。三公燮理陰陽。翼贊萬機。乃天子之師友。而居其職者。婾惰洩沓。不能獻可替否。而朋友之信壞焉。八省諸寮。皆所以治天職致啓沃者。亦徒依違其間

不敢致忠諫而君臣之義壞焉有一于此未或不亂而五倫之道全壞國家元氣日耗其敗亂四出癰決疽潰而不可救無足怪也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上所好下有甚焉者也藤原忠實憎仁厚之忠通而愛凶險之賴長平清盛貪功賞而殺叔父忠致源義朝父子兄弟相戰遂至其父爲義自是以降禍亂相接閱四百餘年之久天下塗炭極矣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尚謂之老生常談乎管輅有言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

不談世之爲人主者能脩身齊家勿以老生常談忽之則天下治矣

○青山拙齋（名延于字子世）曰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爲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爲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厲階當是時爲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鑾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鑾輿於京師哉萬一鑾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

○西尾言忠（稱河內介巖垣松苗弟）曰我邦古來向關彎弓者稱曰朝敵朝敵即逆賊之謂也凡爲朝敵者未嘗有全其終者也當時源氏西討雖假名王師其實私戰耳非爲朝廷也要之平氏有罪則可伐有讎則可復唯此安德天皇雖謂故相國平公之外孫身擁三器位居萬乘儼然我臣民之主也豈可向帝舟發一矢乎先是一谷八島之戰平氏族屬

殆盡及逃壇浦諸將存者無幾其亡可計日待也方此時義經宜命軍士不用急擊千思百計奉迎天皇而後討平氏殲之縱使上皇詔義經有前帝亦可害之言至尊不可害焉若強詔之則身宜死之至尊遂不可害焉況上皇命西討非與前帝之事而義經不學無術不思此義唯以奮擊爲快遂逼帝沒海而不知身爲朝敵或曰抱帝沒海二位禪尼誤之咎不在義經也余曰否是時東軍急擊連射帝舟與手刃弑之僅一間可帝將沒海驚歎曰何往唯此一驚一語遺恨滿天地讀宋史至八

歲如主没海以其慘同帝雖爲異邦之事悽然淚下況我皇國臣民志忠義者讀此條孰不感傷悲泣乎孰不恨義經不盡心力邪故義經自誇軍功可謂善戰服上刑者是故六十六州無地容身奔走潜匿生涯辛苦遂爲人所害豈非神明罰朝敵乎安德帝在天之靈後現于東國使鎌倉右大將恐懼墜馬死所謂天定勝人者善惡報施昭昭明于世苟志于道者唯當思此義謾貶亡者專褒與者淺之丈夫哉

藤原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也長門守高階經敏子

養之歷鳥羽崇德近衛三朝叙正五位下任日向守通憲善相法一日自照鏡梳忽見有劍貫頭之相心惡之欲爲僧法皇不允天養元年任少納言無何薙髮更名圓空又改信西平治之亂義朝焚通憲第通憲走過石堂山復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受災之象今君弱臣强忠臣代君者其將在我乎成景覘京師消息歸報其變通憲惶窘不知所爲乃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出雲前司源光泰率兵索通憲遂斬之。

○竹堂曰藤原通憲初欲薙髮自嘆薄命既爲後白河所用一時朝廷大權皆歸其手則其命未薄也然余謂使通憲不用而終則天下必深惜而痛恨之耳及其用始致平治之亂身死名辱則知其命非薄於不用而薄於用也曰平治之亂藤原信賴致之源義朝致之安見通憲致之耶曰即通憲之所以致也通憲抑信賴而不與近衛大將之任尚可也蓋無賴小人固不可以朝廷官爵妄與之而彼欲叛亦徵義朝則曷克濟焉故其踈義朝而使其怨望則吾以爲平治之亂之所生也夫天下之權歸武人久矣先是屢令諸道禁兵士屬源平

則朝廷固知源平之可患也然天下有事則不能不借源平之力是以源平常擅將師之權而兵士愈成役屬之勢方此時徒禁之而不可止吾恨通憲之不以虎狼視之也虎狼相鬪獵者縱其力爭而不問及其俱傷輒制之一擧手力耳倘其初扶虎而逼狼狼必怒而向我於是獵者先斃於狼而虎乘其後併食之清盛與義朝等耳而通憲於清盛則結姻於義朝則不聽於清盛則授重賞而不惜於義朝則請一昇殿而拒之宜其爲義朝所斃而使清盛乘其後也豈以義朝之不孝不可任耶。

義朝不可任。清盛之不忠獨可任乎。通憲能察于此而豫爲之計。并存而並立之。彼將淬厲自奮爭結朝廷。以謀自存。而朝廷控制其間。可以藉其力而無驕傲反亂之患。今通憲唯知無父之義朝不可任。而不知無君之清盛亦不可任。撥此而擠彼。至於招怨生亂。轉養大患。則義朝之助信賴而叛者。固通憲致之也。而清盛之得勢。佗日而侮慢朝廷者。亦通憲致之也。通憲以經濟之才自任而不能爲之計。則其遁世而安於薄命可也。即用而致天下之大亂。乃知其所嘆之命未薄。而其所以爲薄者。反在於大用之日。

○源白石（名君美字在中）曰。信西嘗警賴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學以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令終。此由以才智爲學之謬爾。

○潛鋒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太華曰。信西察天文。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爲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爲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辯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而一旦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爲全身之計。不復顧國家者。往々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憸利小人而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平家貞。鎭守府將軍貞盛之裔。家房子也。長承中豐明節會。群僚將辱忠盛于殿上。家貞與子家長。衷甲横刀候于階下。鋭氣勃勃。衆意大沮。不能敢發。忠盛亦以詭計欺衆。竟得免矣。日向太郎通良反于肥前。遣家貞討之。踰歲城陷。傳通良及子通秀親能等七人首于京師。上皇御鳥羽殿觀之。家貞從騎二百餘。整隊而行。姿儀端潤。進退可觀。上皇使人問姓名。家貞馬上應對。觀者爲美。

平貞能。家貞子也。爲筑後守。清盛特以爲腹心。宗盛奉帝西奔。貞能迎謂宗盛曰。呼何至此。令播遷鎭西爲賊所逼。則悔而莫及。實爲可耻。請速回駕京城。以決成敗於一戰矣。宗盛不聽。乃詣重盛墓。收骨藏之高野山。後削髮更名以典。

平盛俊。清盛之族父也。為人長壯多力。任越中守。一谷陷。力鬬而死。父盛國。壇浦之敗。就虜。送于鎌倉。自斷食而死。盛俊二子。盛綱盛嗣。盛嗣為右兵衛尉。屋島之戰。挺身持鐵搭。鈎義經冑。幾獲之。小林宗行救義經。盛嗣復鈎宗行。斷其錏錣。及戰敗。匿京師。後圖恢復。不成。為氣比道廣所獲。斬于由比濱。

藤原忠清。事清盛。為侍所別當。任上總介。屬維盛軍。于富士川。聞水禽喧騰。擧軍大擾自潰而還。及平氏滅。削髮匿于志摩。為源兵所擒。（子忠光。潛謀刺頼朝。事不成而就刑。）

平景清。稱上總七郎兵衛。世呼曰惡七兵衛。平氏滅。

與知房（維盛ノ子。一作忠房）據紀伊湯淺城。為熊野別當湛增所攻。知房被捕。景清亡走。後又被捕。絕食而死。弟景家剃髮逃亡。不知其所終。

妹尾兼康。備中人也。從維盛攻義仲。為倉光成澄所擒。義仲奇其狀貌。釋之。後殺成澄弟成氏于備前三石。驛走保備中板倉河。追兵驟至。力戰而死。

○鴻齋曰。余讀國史至平氏殄滅之際。未嘗不掩卷而歎。蓋其盛也。雖由忠盛之功。實以清盛白河之血胤。得殊寵也。其衰也。雖胎清盛之惡。實子孫驕傲。不知守成之難也。小松内府雖有賢明之稱。徒佞於佛。祈死而歿。宗盛庸劣。不似父兄。其佗經盛維盛。皆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吟花嘯月。風流自高而已。安得挽弓揮戈決雌雄於鋒鏑下耶。然當其退都之時。經正還琵琶於仁和宮。忠度遺歌稿於俊成。清經吹笛於舵樓。其風尚文雅。殊可愛。而其文不以足治内。其武不以足制外。如燕雀處堂。不知竈突焚棟禍之將及巢窟也。蓋保元之後。朝廷日衰。武臣跋扈。文治之亂。則源平之私鬬。而天朝之所不關也。然以平氏擁幼帝移西國。源氏迫戰壇浦之役。兩鏃及御船。終與女官沉

歿于海矣。嗚呼齠齡之主。何知兩氏之舊怨哉。若用經盛維盛等之策。禦之京畿。雖不免敗殘。未至使至尊葬魚腹也。猶宋昺滅厓山。雖有秀夫世傑之忠勇。無如之何。矧於平氏乎。噫得之佚樂。失之板蕩。生於青雲。歿於蒼海。天之予奪。固不可測也。然彼所爭在土壤。而此所鬬在私怨。一念之私。終亡闔族。怯恇之失。禍及至尊。歐公所謂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乎。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一終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二

●源氏系圖

清和天皇 — 貞元親王 — 兼忠 — 重之 — 女子
　貞純親王
經基 上總介 鎮守府將軍 天德四年六十五 賜源姓弓馬武畧長號六孫王
　滿仲 正四位下 攝津守 鎮守府將軍 昇殿許人號多田
　滿政 — 忠重、忠隆
　滿季 — 致公
　滿重
　滿快 — 滿國
賴光 正四位下 攝津守 鎮守府將軍 大將守護
　賴國 — 賴資、實國 — 行實、賴實、賴綱、國房 — 光國
　賴家
　女子
明國 下野守 多田太郎 — 行國 — 賴盛 — 行綱、基眞、高賴

仲政 兵庫頭 從四位下 — 賴政 從三位 — 仲綱、兼綱、仲家、賴兼
　賴行
　光重
　女子
國直 — 國基 — 國能
賴親 從四位大和守 — 賴房 — 賴俊 — 賴風、賴治
　賴遠 — 有光
　賴基
源珍
賴信 從四位下河內守 — 賴義 從四位下 伊豫守 — 快譽、義家 八幡太郎 正四位下、義綱、義實、義光 新羅三郎
　賴淸
　賴秀
　義政
賴平 — 忠秀 — 忠尋
賴範
義親 — 義信 — 義實
義忠 — 經國 — 盛俊 — 延明
　遼俊
義國 式部大夫 — 重義
　義康 — 義房
　國康
爲義
義時 — 義基 — 義兼
　義淸 — 義範

義高 — 賴高 — 賴定
　義廣
　義資
女子
義兼 — 義純
義朝 左馬頭 下野守 播磨守 贈內大臣正二位
義賢 帶刀先生 — 仲家 宇治川戰死 — 仲光
　義仲 — 義隆、義基、義宗
　女子
義廣 志田三郎先生 檢非違使右衛門權少尉
賴賢 左衛門尉 四郎
賴仲 掃部助 五郎
爲宗 六郎
爲成 七郎
爲朝 鎭西八郎
爲仲 九郎
行家 從五位下 備前守 — 光家 從五位下左衛門尉
乙若丸
龜若丸
鶴若丸
天王丸

義久 淡路冠者
義次 賀茂冠者
慈應 號護念上人
義平 惡源太
朝長 中宮太夫
賴朝 正二位 大納言 征夷大將軍 — 賴家 從二位 左衛門督 征夷大將軍 — 一萬丸、千壽丸、公曉、女子
　實朝 右大將 正二位
　女子 淸水冠者室
義門
希義 土佐冠者
範賴 三河守 蒲冠者 — 範圓 — 爲賴 太郎
　　　　　　　　　　— 脩範 若宮別當
義春 — 義世 彌太郎 — 脩賴、義成
賴宗 — 賴隆 — 氏賴 治部少輔 — 詮賴
　賴有 — 賴繼 — 範直
賴氏 三郎入道
全成 安野法橋號惡禪師 — 賴全 播磨公
　時元 阿野冠者
　隆元 阿野二郎
義圓 號槇川卿公
義經 伊豫守太夫 判官 — 千歲丸 三歲於奧州衣川之役者
知家 八田四郎左衛門尉 從五位上
女子 一條入道能保室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二

三河　石川鴻齋編

源家出自清和天皇。天皇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也。母皇后明子。稱染殿后。上年九歲即位。貞觀元年。男山始建八幡太神宮。元慶八年甲辰。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叙四品。歷兵部卿。中務卿。上總常陸大守。延喜十六年五月薨。年三十二。稱桃園親王。子經基。經成。共賜姓源。

六孫王經基。貞純親王長子也。歷筑前信濃美濃但馬伊豫武藏等守。下野上總介。太宰大貳。拜鎭守府將軍。叙正四位上。天德五年。除王籍賜姓源朝臣。

源滿仲。經基長子也。延喜十二年生於攝津多田館。累遷伊豫陸奧等九國守。兵部少輔。治部大輔。左馬權頭。拜鎭守府將軍。至正四位下。爲人有勇略。自王公以下皆貴重之。朝廷賴以爲爪牙。性好漁獵。其子僧源賢患之。與僧源信誘導之。滿仲大感悟。遂剃髮更名滿慶。臣屬五十餘人亦從剔髮。天祿元年創多田院。長德三年卒。年八十六。敕贈從二位。

贊曰。源滿仲。抱將帥之器。護衞國家。賴光賴信。雄勇絕倫。皆以將畧冠世。賴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卒能覆彼巢穴。平盪強虜。覈其忠純。志貫金石。宜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

源賴光。滿仲長子也。爲人英武驍勇。累歷攝津伊豫等守。至正四位。拜鎭守府將軍。長保中爲東宮大進。弟賴信剛果明決。練達兵法。與賴光齊名。歷伊豫陸奧等諸國守。爲上野常陸介。至從四位上。永承三年卒。子孫相繼。名于世。賴光子賴國。賴家。賴基。皆有傳畧之。

源賴義。賴信長子也。沉毅勇決。自幼有將帥之器。以功叙正四位下。爲伊豫守。天喜元年兼鎭守府將軍。永保二年。剃髮尋卒。年八十八。世稱伊豫入道。

○松本奎堂名衡。字士權。曰。吾嘗怪源賴朝。以孤孽流竄之餘。一振臂。八州響應。終能殪木曾氏。殲平氏。數年之間。戡定四方。官至右大將。職統征夷將軍。何其起之暴也。又嘗怪朝朝開府鎌倉。諸將趨走。儼然如朝廷儀。又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使天下之權悉歸于己。何其僭之甚也。今而知賴朝之所以起與其所以僭。皆由祖先之餘烈遺謀。而莫足怪者也。雖然賴朝之起爲其祖先之餘烈。世已知之。賴朝之僭爲其祖先之遺謀。世未知之。故吾特表而出之。史稱天喜四年。安倍賴時反。朝廷命源賴義討之。至康平五年。寇悉平。七年賴義始歸京師。其間蓋十一年矣。噫以賴義之英武。藉朝廷之威

靈受閫外之寄行鈇鉞之誅名正事順於擒豎子何有然而遷延依違彌九年之久始克平之猶不即還待任滿而後歸是其中必有不樂爲京官而樂外任者也何則當時朝廷權歸戚畹政出私門取青紫者皆藤原氏之屬而非其屬者視之不啻奴隸輿儓故諸宮之於藤原氏非阿諛求之則鞱光晦跡或捨身於桑門或寧反不肯爲其下而賴義家世武弁且爲相家所驅使顧其心必不屑之但因襲至此亡如之何及其奉命東征而後喜可知矣恩威并行寛猛兼施關東八州奥羽之土豪

稍稍來之懷之得之盡爲我爪牙數萬之兵可立聚而縱之收之靡不如意恃此而行奚翅與賊之可滅雖曰衡行天下而無敵可也豈不快乎賴義一日在京師則相家之奴隸一日在外則三軍之主帥人誰不知奴隸之卑主師之尊卑則不樂尊則樂人情之常至于賴義獨不然哉山嶽之高其始一拳石爾江河之大其始一勺水爾賴義之樂外任其心不過一時之快而其子孫之僭竊皆依其祖而作俑之罪賴義固不得辭則曰賴朝之僭出於賴義之遺謀不爲過矣雖然賴義之心正大明白固非如賴朝之貪惏猜忍也使賴義居賴朝之地必不肯爲賴朝使賴朝居賴義之地必不能爲賴義何也不能爲者其心私也不肯爲者其心公也

源義家賴義長子也小字源太年甫七歲加冠於石清水神宮號八幡太郎爲人勇武有深畧最善騎射永保三年爲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擊清衡家衡歷左馬允左衛門尉叙正四位下天仁元年卒年六十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親叙從五位上爲左兵衛尉任對馬守以罪流于隱岐義親逃自隱岐至

出雲殺國吏掠官物朝廷詔平正盛發兵討之天仁元年伏誅義國爲式部大輔以罪蟄居於下野足利別業久壽元年薙髮世稱荒加賀入道（義宗義忠皆有傳畧之）

賢曰安倍貞任之亂源義家從父征討歷十四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眞衡搆難擾亂奥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討鋤廷議以爲如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鬪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諉言私鬪遂沒其功其實不過怯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

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武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

○竹堂曰。源義家過藤原賴通。語陸奥軍事。大江匡房隔坐聞之曰。惜未知兵略耳。從者告之義家。謂其或有之。遂就學兵書。吾嘗怪之。以為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兵書。自以為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

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教。在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為亦然也。義家身為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為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鋭太露。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温而告也。爲臣者且慍。而義家夷然不敢慍。即待其出。禮之。是其虚心聽人之速。不待如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教矣。蓋義家嘗自以爲是矣。及聞是言也。陷然自歉之心忽生。自歉則臨事而懼。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敗事。匡房所謂兵略。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役。義家見營外鳥亂。曰有伏。探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吾不學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餂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雖然。義家有希世之功。而朝廷不酬其勞。至以私鬭。是在佗人。則不勝忿忿之心。而義家終始一節。不肯少怨。然則匡房之所教。豈獨兵略哉。

義綱加冠于加茂社。號加茂二郎。從父討貞任。叙正四位下。後流于佐渡。

義光加冠于新羅明神社。故號新羅三郎。勇敢有謀。爲右兵衛尉。聞義家伐武衛家衛。辭官從之。爲伊豆相摸守。叙從五位上。（子義業。義清。盛義。親義。祐義。）

○竹堂曰。源義光殺義忠何。殺之好名之心。殺之

也。義忠爲義光之姪、有罪則責其罪而殺之可也。何殺之於他人之手、隱微之間。蓋義家死、而義光武名高天下。然恐義忠之勇武或奪之也、而欲殺之無可殺。故使人殺之、則善忠者、以死成義光之名也甚矣。好名之害人也、誰不好名、而名之於人、未爲無益。欲有爲者、必思揚名、而果之怯懦者亦思墜名、而自勉。是宜若無害也。曰名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得者。夫不求而得者、固有是實而不欲有是名。人見其實而名之、曰某勇也、某武也、而聞者榮之、亦非榮是名也、榮是實之著于外也。是名

也有益而無害。若求而得者、不然。無是實于己、而欲是名見稱于人。欲之不得、必忌人有是名、甚至於殘害之殺戮殄滅之而止。若此而名之害著矣。義光誠有勇武絕世之實、則其名亦必從之、而彼義忠者恃以子姪視之可也。子姪之不加於父叔固也。所憂於義光者、勇武之實或未至耳。乃不此之憂、而憂子姪之有名。至以敵國外患視之、惑矣。然吾觀義光之平生、不若此之忍也。初義家征賊于奥、不克。義光聞之、奏請往援、不允。遂辭官而往、則兄弟之難、不忍置之不援故也。今義忠亦兄弟之子耳。兄弟則辭官而往援、兄弟之子則無罪而殺之、非其厚於兄弟而薄於兄弟之子也。其初也、骨肉之情專而好名之心無以間之。是義光之眞也。後好名之心勝而骨肉之情失、則其私也。非眞也。方其眞也、但知有兄而不知有身。然其思兄之誠、赴義之勇、天下稱之、是得名于不求也。至其私、則但得殺姪之汙名耳。豈復有勇武之名。然則義光者、謂不好名可、謂不好武名而好汙名亦可。

源爲義、義親子也。保安四年、任撿非違使、叙從五位下、家于六條堀河、世稱六條判官。保元之亂、與崇德

上皇據白川殿、戰破伏誅。年六十三。

源義朝、爲義長子也。驍武多勇略。任下野守、以功除左馬頭。聽昇殿。平治之亂、逃至內海、爲忠致父子所殺、傳首於京師梟之。迨賴朝開府于鎌倉、後白河法皇勅索義朝政家之枯髗、使大江公朝送于鎌倉。賴朝創勝長壽院收葬之。子義平・朝長・賴朝・義門・希義・全成・義圓・範賴・義經

賛曰、源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賴誘

之使反則反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義平勇力絕人頗有文鴦姚襄之風臨死不撓眞壯士哉賴朝錄鐮田政家之後可謂厚矣然勸義朝殺父者政家也祖孫一氣父子同體念祖則嫌於父慕父則忘祖爲賴朝者殆難乎哉

○潛鋒曰虓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父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

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忍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宮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曾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爲邦誅賊未聞爲下殺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爲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眞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太華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殺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教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爲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毒螫不亦宜乎

源賴政賴光五世孫兵庫頭仲正長子也天資穎敏

該通衆藝尤精騎射工和歌仁安元年敘正五位下聽昇殿承安年間敘正四位下治承二年敘從三位三年剃髮改名眞蓮世稱源三位入道四年五月奉高倉王謀討平氏平氏以二萬騎擊之宇治賴政戰敗入平等院與子仲綱皆自刄年七十七。女讚岐。仕二條院。嘗詠澳石之歌。世稱絕唱。呼澳石讚岐澳。俗作沖。

源行家爲義第十子也保元平治之亂行家潛匿熊野稱新宮十郎養和元年與平重衡維盛等戰於墨股川其子行賴及義圓等戰死行家壓以身脫走依義仲後黨義經匿和泉遂爲賴朝追兵所捕

贊曰源賴政勸以仁王以擧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特憎兵爲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于急遽倉皇非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行家將畧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屈三軍之師宜其及矣。

○潛鋒曰以仁王之徼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

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表上昇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擧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此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隷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以仁王之子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履軒名積德字叔處曰賴政之擧事爲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以仁王曰王宜立者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爲然耶是求爲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擧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竹堂曰中古以來天下之兵概歸源平二氏號稱武人者非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爲義父子平氏有清盛各相抗而不屈至於治

承之亂宗盛亡賴朝霸而天下兵權始歸于源氏矣吾嘗怪源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爲義父子亦不肯屬清盛初與清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爲義及義朝叛則誅義朝而助清盛既與宗盛有隙興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爲人役激絲髮之忿猝然興無謀之師一敗即亡何進退之無據也吾熟料當日事情而知其不然也賴政與爲義同其氏而異其出爲義出於賴信而賴政出於賴光賴信之後賴義義家世襲爲將威名遍天下而

賴光之裔。寥乎無聞。其宗雖嫡。其勢不能不爲支庶。下賴政慊然于內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而吟咏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爲義父子之徒。勇無謀。而不知禮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爲義逆則誅爲義。義朝叛則誅義朝。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恤。平氏雖世僕。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後清盛跋扈。天子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賴朝義經。皆將執旗鼓而從之。則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我矣。是賴政之志。而非絲髮之忿激之也。然則

賴政之舉。固出于英雄之見。而事未克。一敗不救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爲義死。義朝叛。而無復源氏之迹。賴政以孑然無援之身。而舉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據險要。而欲決勝於畿甸之郊。安得克濟。必使賴政退京。而東據毛信之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則賴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將以他日從賴朝者從之。則吾見其不數月而天下之鎭皆白矣。而嫡宗之權。誰能爭哉。雖然當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者。而賴政一紙之檄。諸道響應。竟以亡平氏。則未可謂非其倡之力也。噫此可以稱嫡宗之家。賴光之裔。而亡媿矣。

○鴻齋曰。賴政之舉事也。可謂源平私鬬之嚆矢矣。蓋仲綱爲宗盛所辱。賴政憤懣。不忍坐視。勸以仁王。以興事。遂亡其身。幷使王罹禍。抑亦王之罪人也。賴政文武之材。起衆而年過古稀。假令有廉頗馬援之勇。思慮薄迫。不復比壯時也。顧仲綱寡慮。睚眦之怨不能自忍。欲挺身以死必報焉。是時賴政既辭職。優遊吟詠。不復關世務。及仲綱有此舉。自以爲老憊前途不長。寧與生而見辱。不如死而唱義。事成則子孫之福也。不成則父子俱死耳。

遂決意舉事。惜未臻其期也。若俟賴朝起躬在良平之任。而謀事不啻報怨。王亦免禍。議者曰。使賴政據毛信相武之地。山東將士。皆不招而集。是後世之論。不察時機也。賴政雖嫡宗。門閥微少。宗族亦不多。故以王之令集兵。欲使南都北叡屬王也。若單騎據毛信相武之地。賴朝潛匿未起。兵四方人心不可測。庸得爲事遠地哉。故特僧侶以舉兵。其據平等院。爲敵所逼故也。而僧兵不應徒爲無名之軍。悲夫。然以王之令。撽賴朝義仲。煽動諸源。皆賴政之功。猶陳涉於漢高。然則雖身死族亡。源

氏再興之勳亦可以賴政爲魁將矣。
源賴朝義朝第三子也小字鬼武者。幼有器局義朝異之愛過諸子文治元年殲平氏于西海以功敍從二位五年敍正二位八月伐泰衡定奥羽建久元年朝京師敕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十二月上表辭兩職二年七月朝廷遣使拜征夷大將軍正治元年正月薨年五十三。

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以倡大義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然智算有餘乘勢

徼利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乎己其術深矣窮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敕賴朝籍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而蹊田奪牛敲糠及米賴朝之罪亦已甚矣然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號令嚴明懸算無爽察平宗盛之怯弱必欲生致之知由利維平之忠義策其必死將畧固其所長而知人之鑑亦有過人者矣。

○青山雲龍名延光字伯卿曰天下數百年之所因襲一旦起而變易之亦難矣然天下之勢壅於此則决於彼熸於西則熾於東唯知天下大勢者能乘其勢而爲之則其難者亦未嘗不易爲而天下大勢豈易知哉天下利害紛然陳乎前而我將爲之所利必趨害必避則天下大勢不可得而見此其所以難也權臣之爲患也久矣昔蘇我氏以外戚擅權凶威震天下及天智帝誅之藤原鎌足與有力焉而其子孫遂專天下之權天子不能得而制一二英主非不憤激而藤原氏根幹盤固無可奈何

彼遂以驕侈相尚骨肉相殘平氏乘之奪其權以制天下平氏武人而擅權勢其凶虐殘鷙不可勝言唯其挾天子以臨天下故天下不得不從蓋朝廷任蘇我氏則蘇我氏虐任藤原氏則藤原氏專任平氏則平氏横權臣之患如此而天下憤嫉亦已久矣顧彼挾震主之威而據天下之根本雖人主無奈之何及源賴朝討平氏已破之於富士川聲威震天下自常情觀之宜長驅而進撲滅平氏直擣京師以號令天下而賴朝乃用諸將言旋師據鎌倉以定東國何哉彼權臣之於天下徒挾天

子以臨之耳。問所以經畧天下則不知也。是天下未必服而徒爲天子所憤嫉。雖乃專天下之權英雄之所不顧也。唯賴朝則不挾天子。而天子不得不倚焉。不爭天下而天下不得不服焉。彼其據東國以爲基本也。夫我邦之俗。果敢好武而東國爲尤甚。故東國又尤難服。而源氏固嘗鎮撫東國。國人固已服其威名。賴朝定之。固不爲難。東國一定天下莫不服其威武。而平氏固墜其掌中矣。唯其不爭京師。故天子不以權臣待之。雖不據京師而天下莫能當者。以據天下勁兵地也。如義仲則不

然。一破平氏。遝進入京師。志得氣滿。悍然以爲天子則我挾之。天下之根本則我據之。天下誰敢當我者。此其所以驕横暴肆不畏賴朝。而殊不知天子不必挾。京師不必據。此賴朝之所以控制天下也。挾天子而據京師。藤原氏爲之於前。平氏承之於後。其爲患也。非唯天子知之。天下皆知之。此勢之可變者也。故創將府於東方。而據天下勁兵之地。天子欲制而不可制。天下欲圖之而不可圖。言其地勢則天下之險要。言其將士則天下之豪俊。有所攻則必克。有所請則天子不得不許。故不襲權臣之迹而天下之權歸焉。鎌倉遂爲天下之大鎮。而天下之勢鎌倉爲重。嗚呼賴朝可謂知天下大勢矣。夫方權臣之專也。天下猶知天子之尊。而天下之勢。京師爲重。賴朝一擧而移之。內輕外重。而天子孤立。天下不知其可畏。海內悉爲武人之有。賴朝之罪大矣。雖然彼其據天下勁兵之地。以鎮海內。故北條氏藉其餘業。鏖元寇於西海。以震揚皇威。世皆知爲北條氏之功。而不知賴朝之餘業有以致之也。無賴朝則北條氏何繇經畧天下。又何繇摧破元寇。則賴朝之功固在北條氏之上

矣

○艮齋曰。治亂衰盛之機。非一朝而發焉。其所從來者遠矣。雷霆之震。人聞其轟々然起于天半。以爲暴發。而不知陽氣久已鬱積于地中。乃乘時而出也。大山之崩。人見其暴風劇雨之震盪。以爲其所致。而不知土壤已朽。釁隙欲裂。風雨動其機也。王室之衰。兵權之移。亦已久矣。賴朝投其機而得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昔日皇朝以文武爲一途。有事則天子親率大軍征之。或大臣受節刀以討之。天戈所指莫不摧靡。可謂盛矣。自釋氏之說盛行。

乃以殺爲戒凡戰鬪之事委將帥而武威始衰矣自有遣唐使倣李氏制度禮樂典章文物之美雖備而文武之官始分矣左右近衛大將即武官之長而任之者不諳韜畧其討叛亂皆差遣下僚武人不肯親監臨其弊遂貴文賤武惟以詩歌絃匏蹋鞠相尚此亦襲漢土風習而武威益衰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執凶器臨危事天下之大難也今公卿峩冠長裾趨蹌于殿陛之上視武人如奴隷一旦有事則使之蹈湯火冒矢石犯天下之大難矣其成功而歸也不過加一階半級此豈人情

所樂也哉平將門之叛平貞盛藤原秀郷之功大矣而褒賞不過四位平忠常之叛源頼信討平之而亦不過四位猶之可也至若頼義父子征陸奥則前後十四年百戰而僅克之尤爲殊勳竟亦不過四位衛尉甚者至朝廷吝賞而將卒不沾一爵其不重武臣率如此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平清盛自武臣起位極人臣而頼朝遂專兵馬之權此理勢所至非一日之積也抑頼朝之興又有所從來矣其祖頼信以來三世相繼東征輙率關左將士與之同苦樂施恩信將士感戴如父母故頼朝舉兵檄八州三浦義繼讀檄揮涙使子孫致死力事之其他八州豪傑群起應之如迅雷一震百蟲啓戸而出焉此祖宗遺澤所淪浹者亦非一日也不然頼朝雖智安得勃興于旬月間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人主者觀古今治亂盛衰之理可以自警矣

又曰北畠親房有言人每歎王室之衰而歸罪於頼朝然向微頼朝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耳親房盡忠於王室而其言如是蓋審天下之勢者也夫勢之所至如河水東注滔滔汨汨雖神禹不

可遏故隨其勢而導之鑿龍門決呂梁捎數百里之地播爲九河豈好犯大難勞數十萬人之力蓋不如是不足以除水害而天下之民將淪爲魚鼈也王權之移勢也頼朝隨其勢而操持之上以安社稷下以綏萬民耳不然政出于朝廷則河決堤壞泛濫衝突天下之民竟不知所底止也其功亦大矣哉自時厥後騷亂相尋英雄互興然皆因其綿蕝而爲之區畫莫敢問鼎之輕重者王室雖微尚有萬世不抜之固此亦不可謂非頼朝之遺烈也若親房可謂能審勢矣且頼朝以流竄之身倡

大義於伊豆一敗塗地志氣不少撓服廣常於一言開覇府於鎌倉使義仲入都而徐制其後遣諸將討平氏策無遺算其大度雄才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及天下甫定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以帷幄重臣其知人亦明矣蓋驍將猛士可與摧堅陷陣而不可與圖大計何則能圖大計者非博涉經史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不可也彼廣元者頗讀書通古今凡賴朝之所經綸擘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盡出于其手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然則賴朝更無可議者乎曰否昔足利直義

謂楠正成曰佐佐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佐木諸士暫置之且道賴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其將器者不能也直義悅因問賴朝用士之術何如曰賴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畧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并可以誅賴朝之心矣孔子稱管仲之功為仁以其一匡天下也孟子擯五覇為三王罪人以其尚詐力也出于忠厚則後世受其慶出于詐力故殺二弟戮功臣卒之外戚專權子孫魚肉三世而亡悲哉

○竹堂曰源賴朝之猜忌其性使然亦其業使之然也前賴朝者雖義家之勤勞邊事官不過四位右衛門尉而平清盛以保平勤王之功始任大臣且猶居京而奉朝廷至賴朝則以海隅一流人起據八州形勝之地斃義仲殲平氏闢鎌倉府置諸國守護地頭坐受征夷將軍而不辭至於自制朝廷黜陟之典於千里外是自有武人以來未嘗有之業也蓋賴朝無甚勞之功而成未嘗有之業則其有大功於天下而人心服之朝廷倚之且其骨肉兄弟之位甚逼如義經者苟欲代吾而為所為

顧不易乎當此時雖大度善容之人不能無少忌而況忌克成性之賴朝耶於是忌義經至其黨與皆已殺戮無遺而其猜忌之心未已也故其獵那須富士之野也世皆以為出於治平無事取樂遊觀馳騁之餘而吾知其猜忌之心為之也其故何哉我忌人而其事未發可也即已發之人人自危不測之變階是以起賴朝今殺義經而天下人心為之搖動其功名素著者皆將危懼不安變且不測向者義經之未殺也可忌者唯義經而既殺之舉天下皆義經也是賴朝之所以日夜思慮欲以

制之也。是以大張田獵。使猛將勁卒奔走驅逐於山澤草野之地。吾執麾而決進退。制閒闔。以試其服從與否。誠服則已。倘不服者戮之。是不出遊觀馳騁之間。而可以定天下矣。及其獵也。有若曾我二孤之變。而諸士皆翕然致力禦之。無敢生變者。則其心誠服無疑。而猜忌殺戮之心。蓄而莫逞。及聞範頼之言。其心一發。不可遏。故雖有萬誓書。亦不釋。必剪滅之而後已。故曰。那須富士之獵。皆猜忌之心為之也。而有是心者。以有是業耳。然則欲保是業而用是心可乎。曰。不可也。

○潜鋒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頼朝攘一臂。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袵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頼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林鵞峯（名恕字之道）曰。頼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大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頼倜而無害。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欺泰衡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讒愬。辱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撥邑。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頼者。甲陽藩鎮。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及。其忍七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頼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鎩其羽翼。絶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異姓之姦也。頼朝不知親親。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

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頼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爲之。如北條氏。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頼朝之謂乎。

○鳰齋曰。頼朝之得天下也。大屈之感。大信也。初見放東海。其乳母餽遺僅全命而已。以伊東祐親監視之。屢往反。遂通其女。生男。祐親怒殺其子。欲圖頼朝。頼朝逃依北條氏。又挑其女。匿伊豆山中。辛苦艱難。困于葛藟。于臲卼。未嘗有大志也。當其

起兵革然豹變豪傑羼集如雷出地奮立平闘求使二弟滅義仲尋蹙平氏於西海然未有覇天下之志也至於養和帝没平氏滅其志始大矣而開府鎌倉任征夷將軍置守護莊園手握兵馬之權於是朝廷失控馭之術徒擁虚器而已天下之勢自此一變矣夫將軍之職有事則命事平則罷唯奥羽邊僻置鎭守府將軍以守邊然不以土壤私焉及朝威寖衰武臣跋扈名實相反君臣失序賴朝以來父子世襲不復選才器征夷之職遂為總轄之名蓋其祖賴義義家征討逆賊平定奥羽暴

露原野既十一年朝廷悋賞不酬其功五世之後至於賴朝始發餘慶者歟而賴朝為人猜忌酷烈骨肉功臣多遭戕害死後未幾内訌鼎沸鬩闘仍起賴家以闇弱幽修禪寺為下所弑實朝驕奢濫冀顯官遂罹乃姪之刄源家血食至此告絶是亦乃父所積蓄發餘殃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賴家實朝之謂歟

源賴家小字一萬賴朝長子也正治元年為左近衛權中將詔總守護地頭一如賴朝建仁二年累叙從三位兼征夷大將軍三年七月為時政所殺年二十有二有三子長一幡次公曉次千壽

源實朝小字千幡賴家同母弟也建仁三年叙征夷大將軍建保六年叙正二位進右大臣兼久元年拜賀于鶴岡為公曉所殺年二十有八

賛曰源賴家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親信狎邪奪人妾婦將佐怨望禍起蕭墻之内實朝襲職驕泰不恤軍政其發號施令雖有可觀皆北條氏之所為而非自己出變生肘腋不保首領權歸舅氏而覇府之業不復振矣公曉弱齡能報父讎其志固可嘉尚然殺賴家者北條時政之志而實朝不與知

焉義時姦猾多詭計安知其非嫁禍實朝而假手公曉乎骨肉相殘叔姪俱斃而賴朝不得血食此北條氏之本謀也實朝恬然曾不之省唯以官爵起于父祖為榮宜其速禍矣

○履軒曰初義朝殺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乙若。龜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存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行家。）弟二（範賴。義經。）從兄弟三（義仲。光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重）賴朝死之後其二子（賴家。實朝）三孫（一幡。千壽。公曉）一弟（全成）二姪（全賴。時光）亦更相賊殺以絶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

有國者可以鑒焉。

○太華曰。殺頼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爲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啗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源範頼稱蒲冠者。（範頼母遠江國池田妓。於蒲生御厨生。因稱蒲生御曹司。）義朝第六子也。幼而爲藤原範季所養。及頼朝起兵而歸

焉。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後違頼朝意。拘置修禪寺。景時勸殺範頼。乃遣景季景高襲之。範頼不及擐甲。肉薄拒之。殺傷頗多。遂放火自屠。

源義經。小字牛若。義朝第九子也。爲人皙白反齒。形體不甚偉。然神彩秀發。拳捷軼人。母曰常盤。仕九條院。後歸義朝。產三子。長今若。次乙若。次則牛若也。文治元年。滅平氏于西海。任伊豫守。兼院廐別當。爲景時所讒。逃陸奧。依秀衡。文治五年。頼朝使泰衡誅義經。遂刺妻子自殺。年三十一。或曰入于蝦夷。

賛曰。源義經。神機武畧。智勇兼備。出奇制勝。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哉。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是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已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絕

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以鎮壓人心。不必究詰其實也。不然。何其稽緩至此乎。盖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于義經之罪而取之。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胷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也。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畧。義經最爲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闇大義。誇功侮士。遂爲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大過。頼朝棄其太

功而廢天倫何耶顧賴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擧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為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拙齋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

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擧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

○竹堂曰源義經西征有功而賴朝信梶原景時之讒致竄逐以死吾謂賴朝之忌義經也蓋必有所由矣非必景時之讒致之也何者義經不亡天下非復賴朝之有義經亡而賴朝之天下定矣是義經一身而天下之勢係焉欲免賴朝之忌得乎雖然義經但知討平氏而報父祖之宿怨散法皇之蓄怒而已天下之形勢固非所知也則義經之存亡何係于天下而賴朝又何以忌之也曰義經固無意於天下而天下之勢不得不係于義經焉何也義經討義仲而護京師任撿非違使聽昇殿法皇與義經君臣之交方堅朝廷之重皆倚賴之而賴朝乃欲乘朝綱之衰方脅制之者也故坐鎭鎌倉未嘗馳一馬西向彷徨觀望見釁而動義仲逐平氏而法皇生隙則聲背上之罪討之義經討義仲殲平氏而自驕則又聲背兄之罪討之然後訴所欲訴請所欲請天下之事皆其所為而莫之遏義經而在其偉功既暴天下而戴廷親上之誠又與賴朝相反向使法皇任而用之朝廷處分皆

出於其手則賴朝詐譎之謀脅制之術無所由施而守護地頭不得置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不得任吾見賴朝之竊據一隅為奧之藤原秀衡越之城長茂而終耳是賴朝之所逆睹夙察而陰為之規畫也故聞任撿非違使則怒聞聽昇殿則更怒後不復遣西見範賴獨力不支乃遣之而其功僅成即解其兵權意皆在忌其寵也忌其寵者恐其為朝廷所倚也不然賴朝之多智何有于區區之讒而雖有百景時吾知其無能為也昔者菅公立朝而藤氏之權不擅今義經在京而賴朝之覇不成

故菅公去而朝廷之權歸于藤氏義經亡而天下為頼朝之有故知藤氏之所以逐菅公則知頼朝之所以忌義經矣

○艮齋曰凡用兵之法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為難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我整隊伍嚴號令以臨敵敵之變化每出於吾意料之外其勝敗未可必韓信以背水勝申砬以背水敗田單以火牛勝邵青以火牛敗馬燧以車戰勝房琯以車戰敗戰之不可素定而逆料如此故曰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為難正

正之旗堂堂之陣龍蛇虎豹變幻百出戰必勝攻必取孫呉韓白諸將皆優為之而守道秉義之心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功蓋世而身益危威震主而不善其終遂賜杜郵之劍受誅於鐘室故曰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令語人曰我與汝千金汝當為我仰一盃酖雖三尺童子掉頭而不肯嗚呼運籌出奇制勝於千里之外而其智曾三尺童子之不知不亦大可哀乎義經之於源右將親為骨肉其亦知右府之為人矣乎右府外寛而内深阻每自知用兵之不如義經忌之次骨況擁精兵數千儼然為帝都守護是益觸其鱗甲雖尤梶原之讒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且義經之討平氏豈獨為右府竭力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讎也平氏既滅平生志願畢矣若能追子房之辟穀尋范蠡於五湖風蹤雲影莫知其所之則梶原不能容其喙右府無所用其忌心迹雙清功名俱完巍然起于韓白諸將之上孰與夫流離困頓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天下之治亂盛衰何常之有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天下之忠臣義士扼腕憤歎而力莫能制焉義經於

是時自山澤起攘臂一呼羣雄雲從如疾雷擘山而神龍翔紫霄之上區區時政一豎子誅之易於刲豕然後輔幼主令天下撫羣臣安百姓桑榆之功與伊周爭光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嗟乎挾百戰百勝之威而不能自克其私函首千里為天下笑何也

○虎山曰義經英武絶倫用兵如神遂誅義仲滅平氏興復源氏之業而頼朝乃忌其成功俾之流離狼狽無所容身不酬勞恩不施親天下皆知惡頼朝之虐而不責義經之罪也義經在西海不遵

頼朝節度既克平軍窃奸建禮門院其所以為罪邪曰不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奸院之事曖昧不明皆不足以罪義經義經之罪在于迫天子請院宣而討頼朝夫義仲所以滅平氏之所以亡皆由迫脅天子而得罪於天下故義經奮起得以聲其罪而致其討其所以戰勝攻取成功於瞬息雖出乎用兵之剏抑亦有名義為之資也。令頼朝未有可討之事。而天子亦無討之之心。乃兄弟私怨。圖相殺害欲強天子以其所難為名不順而為義不直嚮之所以討於義仲平氏者。一旦取而加其

身固既足得罪於天下矣且頼朝之於義經以親則兄弟。以義則君臣也。縱使之有罪。固非義經之所得而討況於無罪乎。兵戈搶攘之際。人固不屑於順逆曲直之名義若其心則未嘗不欲去逆而就順違曲而順直。特迫於勢而不能耳。令頼朝之義得以誅義經而其勢又足制義經。於是乎擧天下皆其敵矣。以故西走則行綱要之。東奔則泰衡圖之扶桑萬里無所托身。安得不去而投絶域無人之境。是所以世俗有蝦夷遁逃之説也。其本出於請院宣而討頼朝請院宣誠有罪矣。果使之不

請頼朝不得而誅邪是亦不然頼朝之欲誅義經非一日也但其奸計深至欲得其罪而誅之故竢院宣而後發耳蓋頼朝視同氣如路人苟有害於已焉誅鋤無擇親疎範頼之死可覩已。範頼素頼朝之所愛其討平軍未嘗失頼朝之意乃一言之謬隨以重誅無佗焉彼亦會誅義仲滅平氏而聲威頗暴天下故惡而除之耳況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兼天子之寵任其所忌害莫甚於此假令其事事遵頼朝之意豈能置而弗問哉。是義經有罪亦死無罪亦死其勢不得不挾天子而自重。以有院宣之請也。然則請院宣者義經也使之請院宣者頼朝也。勸妻使奸奸則責以其奸教子使盜。盜則罪以其盜義經之不弟即頼朝之不友也。義經之不臣即頼朝之不君也。我之所以深罪義經乃所以深罪頼朝也。

○佐々木延之曰。凡戰也者。不憂糧之不足。不憂兵之不衆不憂策之不奇。所憂者唯在斷之不足也。源豫州之勲平氏世稱其策之奇而不知其斷之使然也。夫蹈百仭之絶壁犯波濤之洶湧其策非不奇然使佗人出於此彼將氣褫膽戰逡巡而

退或狐疑猶豫。僥倖萬一。衆心已不一。必有顚仆覆溺之憂。豈保其勝乎。豫州則不然。唯見其敵。不見其險。勇決果斷。不少遲疑。於是衆心齊一。有進死之心。無退生之念。夫衆心之所向。天亦不得違。況於絕壁波濤乎。況於平章乎。古人有射虎飲羽者。已而見之石也。又射之。遂不能入。是向見其虎。不見其石。精神齊一。而發之以果決。雖鐵石之堅。不得爲之不開。及知其石。唯見其石。不見其虎。於是精神渙散。不能如前。何以能入石哉。故豫州之勝。吾不言其策之奇。而言其斷之果也。

○鴻齋曰。丁酉秋日。余探東奥之勝。留於一關數旬。卜晴尋平泉古趾。詣關山中尊寺。寺有金色堂。鎭守府將軍藤原清衡所建。距今殆八百歲。螺鈿金彩剝落失半。尚足想當時富盛。山北橫田間爲衣川。濶僅數十步。清澈瀰々。可褰裳而渉。東流入北上川。爲丁字形。北上川一名櫻川。百川注入。汪洋如藍。舟筏來往。蓋東奥一大河也。其西岸屈曲之處。有小阜。老杉蓊鬱。榛莽蒙路。中通一徑。里俗稱判官館。又曰高館。則爲源義經所居焉。隅川里餘。有東稻山。巉峻綿亘。高數千仞。以爲一郡之望。昔時安倍賴時。植櫻樹一萬株。北上川古流其麓。故有櫻川名。今則水路變遷。與衣川合。遶平泉東端。故衣橋以南。總稱北上川。實流判官館下者。則衣川也。故曰衣川館。凡平泉以北。衣川以南。是稱衣里。案史。永承七年。賴時反。據衣川關者。則爲中尊寺山麓。今其地稱衣關。里語幾奴登米村康平五年。貞任保衣川險者。則上流山谷之間也。蓋此所爲古官道。文治五年。藤原泰衡襲義經於高館。顧是時義經雖智勇。衆寡不可敵。且館後絕壁數仞。三面受敵。蕞爾之地。不能免。因出於館北而戰。龜井重

清鈴木重家等殿而戰沒。義經得間北走者耶。今龜井鈴木二士之塚。植松標之。是時弁慶立於河水禦敵。敵憚其勇。射之。箭蝟集滿身。終立死河中。今有稱弁慶立死之地處。或曰。當箭者藁人也。弁慶與義經比走遠逃于蝦夷。想逃逸遠地者。着甲冑則不便。假製藁人着之。且僧兵皆以迦裟裹頭。南都北叡之僧皆然。謂之裹頭衆。百步之間。深覆面不能詳辨。是時河水暴漲。遮斷數百步。藁人之說似當焉。且龜井鈴木及增尾兼房等塚有之。而義經弁慶之墓無有焉。此二人決非死於衣川者

也。案中尊寺古記、杉目行信者、代義經而歿、送鎌倉者則行信頭顱也。或曰、泰衡密告頼朝之命、陽代義經、陰走之也。恐然乎。

附言、高館義經祠、天和年間、仙臺藩河東田氏所建也。距高館數里、栗原郡沼倉村有義經墓。係沼倉高次者所築。其傍有山、名弁慶峰。想後人追慕之餘所名也。中尊寺所藏有弁慶手寫經文及獨鈷。六字名號鍔等。尚有弁慶手栽松及稱薄墨櫻者。且案平泉古圖、初義經居嘉樂館、傍其右則爲弁慶邸。由是觀之、弁慶武勇雖

不顯源平爭戰之際、至奥頗有武功、爲藤原氏一藩所畏敬者。遂喧傳後世也。今中尊寺有弁慶長刀一口、長三尺餘寸。鏽澁如土。極爲拙作。蓋土工所鍛、與鎌鉅相同。雖眞僞不可判、以拙工爲當矣。何爲彼優婆塞形、逃遁于奥時、如偃月刀、不必携之。然則至奥使土工鍛之者、不遑擇良否也。如偶像、在弁慶堂、長六尺二寸。雖係後人之作、非無據也。但容貌猛惡、與中尊寺所藏自畫像相似。畫像亦非近世之作、與三河國岡崎淨瑠璃寺所藏義經畫像稍似。雖眞僞不可辨、爲四五百前作必矣。或曰、弁慶美僧也。非猛惡之相。是事難審。世書辨慶誤也。分弁之ムサ、自稱武藏坊。物徂徠論之。

平政子。遠江守時政女也。時政有二女。長女政子、先妻之所生。次女、後妻之所生。次女一夜夢身登峻嶺、袖日月、手持橘枝垂實、寤而語之政子。政子出粧鏡一枚衣一襲、買之。是夕政子夢白鳩銜金函來、啓之、頼朝書也。旦日書至、遂私通焉。頼朝薨後、薙髮爲尼、建保五年、詣熊野、過京師、叙從三位、數月進從二位。嘉禄元年薨、年六十九。政子嚴毅果斷、有丈夫之風。建

曆承久間、内外兵興、斟酌群議、裁定禍難、爲功臣宿將所畏敬、天下稱之曰尼將軍。

賛曰、源頼朝妻、權畧智算、固非女流之所能及。制頼朝以妒悍、馭將士以嚴明、識慮深遠、頗有妻妃述律后之風。北條氏之得政、與有力焉。

○竹堂曰、甚矣平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吾求古之女主幹事敗家禍國者、無如漢呂氏唐武氏。而政子之禍、甚於呂武。呂氏負高祖約、遂王諸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於絶滅、而無餘。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武氏雖奪位于一旦、而竟以自悔、反號復

辟唐祚尚存此皆處心積慮之所為然且有所憚
而不敢壞亂敗滅也如此政子乃以將家一老婦
而扶持二子以守先夫被堅執鋭之餘業當內外
兵興覇府紛擾之時坐為之鎮主取舍群議蕩定
禍亂置關東於不拔之固是其智丈夫之所不及
比諸呂武而不媿雖然政子所守者先夫之業也
非私親兄弟之業也繼先夫者非二子而誰哉二
子令終而先夫之業固矣政子之責亦塞矣不幸
長子荒淫不堪其任奪而與諸季子尚可也季子
能繼覇業而不失是政子之責也今也賤孫弒季

子于肘腋之間而政子不能防私親兄弟日夜昏
議于外以為奪覇之計而政子不之知他日克守
關東於兵興之日然其所守者為私親兄弟也非
為夫家也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猶呂
武之於漢唐則其事雖逆其志尚雄謂賢不可也
謂智則可也顧政子之志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
失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乃奪實朝而逐時政其
所以逐父而不恤者為子也所以為子者乃所以
為夫也苟有為夫之志豈無處之之術今乃憒然
託其子於包藏禍心之父僅脫其命于鼎俎而又

託諸大姦似忠之弟使其借手他人以殺之忍視
先夫為不食之鬼而莫克救猶且抗顏稱主自率
先夫訓練之將士播遷天子為私親建不拔之基
是無呂武之志而成過呂武之禍然則智耶愚耶
梶原景時鎮守府將軍平忠通裔太郎景清子也為
人材武狡獪隱慝有口辯又嗜和歌建仁元年舉族
奔京師賴家使能員等追擊戰死狐崎
・賛曰梶原景時為源賴朝所親愛任其智數善揣
人意賛畫軍謀有汗馬之勞一谷之戰縈攬敵壘
拔其子景季於萬衆之中殆有周盤龍父子衝突

魏軍之勇然佞媚傾陷排擠英俊讒搆源義經遂
使兄弟不能相容賴朝使已擊之則嫁禍昌俊以
避之何其巧也及譖結城朝光竟為諸將所訟反
迹既露父子奔竄死于道路為天下笑未及投畀
豺虎而身首橫分亦可以為讒夫之戒也
○虎山曰景時之讒義經史以為本於壇浦之怨
固然然亦有所恃也誰恃也恃時政也時政老姦
雄桀以賴朝之親據軍國之權其有志天下蓋非
一日也而平居所忌害莫義經之甚也義經智勇
無雙新有大功而諸將畏服雖欲除之其方無得

而施也猶計以為景時曾與之怨爭使之惡之必其所欲而景時亦以為時政勢位强盛可倚以報舊怨於是風旨微情不約投合而讒遂成矣夫小人之於利害講之極明無利於己雖惡其人而不敢讒及其有利反是景時即小人之最者豈無所恃而遽讒至親大功之人以自失其利哉袁盎辱趙同於文帝之座而同不能復讒盎景時之與義經爭三軍所齊覩頼朝亦聞之而遽讒之於頼朝頼朝亦以報怨而不信矣且當此時頼朝與義經嫌隙未明特藏之於意中耳而景時謗讒一無所

避豈無所恃而能哉蓋時政與政子日夜媒蘖義經之短顧其奸謀深至人不能得而覺而景時狡獪多智投其機而報其怨是以深言切讒而頼朝不疑耳曰讒義經宜恃時政讒重忠恃何人乎曰亦恃時政也讒義經未見其實恃時政讒重忠始見其實恃時政也何則時政所最忌義經也次莫如重忠重忠親為時政之子壻而勇武出於諸將之上故讒之以反逆外如為頼朝削北條氏之党者而實以適時政之心也當是時北條氏之勢方熾諸將不敢出一言以議其事意頼朝之聰或不

能無疑於其大盛而景時獨剌其党而不顧於是乎見嚮之讒義經者出忠國家而非報私怨也是以頼朝之寵日隆而時政之計亦始成矣景時既得頼朝之寵於是讒虐橫肆無所不至是亦小人之常情也卒之至諸將連訴走死道路而不能復恃時政之勢蓋時政陰扶其用以成其志而及其志既成則不復顧之以令嚮之使之讒謗者如已一不相知此其所以奸謀深至傑出萬人而奪頼朝之天下於指顧中也嗚呼景時當其得意陷人也肆虐可畏如彼而及一旦自陷則橫死可憐如

此凡恃人而不能自恃者孰不蹈景時之禍哉

畠山重忠幼名氏王丸其先出自葛原親王七世祖武藏守平將常居武藏秩父子孫遂以秩父為氏父重能為畠山莊司故稱畠山二郎以勇武聞元久二年為北條義時所殺年四十二重忠天資敦厚且有異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幹力曰當今於關東八州無敵我力獨所慮在與畠山二郎優劣何如而已頼朝聞而疾之令重忠角力重忠乃壓長居之肩令至地骨碎氣絶頼朝創永福寺諸將自營築重忠挽棟梁敵役徒數十人嘗捧持一大石丈許置之池中觀者莫不驚愕焉

賛曰壽永中畠山重忠屬源賴朝而其父重能與弟小山田有重在京師從平氏擊源義仲于北道父子各盡忠所事不懷異圖蓋策名委質不復顧其私親固其分也重忠勇武絕世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其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西木戶之戰讓先登功于儕輩又捕叛黨不矜其能而責詐為直者非有過人之度其孰能至此哉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然重忠不能救比企能員之難以張幕府顧為時政攻其族而滅之豈以其為時政之子婿乎士之特立獨行如重忠猶累於妻黨遂受其殃況他人乎此君子所以議婚而擇於婦家者歟

比企能員稱藤四郎不詳世系姨夫掃部助為武藏比企郡少領掃部助歿姨薙髮為尼世稱比企禪尼禪尼初乳養賴朝其流在伊豆禪尼資糧二十年未嘗匱乏賴朝德之禪尼又養能員為己子及賴家生以能員妻為乳母既而賴家立能員女有寵賴家生子一幡建仁三年將滅北條氏謀洩為時政所殺

○竹堂曰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攻比企氏也蓋曰累於妻黨而弱公室耳吾則謂重忠唯欲張公室故攻比企氏縱使時政非妻黨亦必助之何也人臣有為於國家必無營利圖私于己而後可也觀夫比企能員之謀時政豈專為國家而不為私耶彼見時政之專權曰彼前日之外家也我今日之外家也前日之外家專權於今日而今日之外家今日無權又何用外家為是其所以謀除之也故能員此舉託名於國家而圖實於私使其有成亦一時政耳然則重忠

攻之非攻忠國家之人也攻他日之强臣也其助時政者非助妻黨也助其除後患也蓋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而重忠獨從賴朝是其義所在父叔且不顧而曾謂累於妻黨耶雖然比企氏滅而後患則除矣北條氏之權愈熾而公室因以不振是未必非重忠為之也重忠既除害于他日之比企氏獨容害于今日之時政乎但時政之老奸巨猾深謀遠慮不可以朝攻而暮拔之故重忠之不急于圖時政者欲徐起而全獲也而時政之殺重忠亦由有所忌矣非必以繼妻之讒故時政

為重忠之外甥。知其志氣節慨已素。令見其助而攻北條氏。曰是非助我也。特為公室計耳。苟為公室。必復以北條氏視我矣。時政以此忌之。是所以致繼妻之讒也。不然。婦女閨閤之私。安能欺智數絶人之時政哉。令時政從婦言而不疑。是可以見重忠之志矣。而尚謂其累於妻黨。非獨不知重忠。併不知時政者也。

和田義盛。三浦義明孫也。稱小太郎。為人豪邁多力。善射。建保元年。為北條氏所滅。子常盛。義氏。義秀。義直。義重。義信。秀盛。義國。皆與父同死。義秀獨脱。義秀

稱朝比奈三郎。驍勇矯健。膂力絶倫。賴家嘗遊小坪。聞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入海游泳。多時遂沉没。衆皆怪焉。頃之。提三鮫魚而出。賴家驚歎。及義盛攻幕府。義秀倒門進入南庭。力戰博鬬。勁捷如神。所當無敵。既而義盛兵敗。義秀師士卒。駕舩走安房。不知其所終。

贊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内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已死地。猝然發兵。鋭意一戰。子姪彊梁之徒。惟恃勇力。無復籌畧。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惟不能忍。遽發忿兵。義時忍之。實為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決矣。其子義秀。勇冠三軍。雖高昂彭樂之徒。不能過也。

○竹堂曰。奪源氏之覇者北條氏也。破北條氏之膽者和田義盛也。義盛之前。比企能負有滅北條氏之志。而無輔公室之忠。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

忠。而事未發。輒為北條氏所陷。至其後。力能掲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獨義盛爾。義盛宗族強大。子弟皆傑驁勇鬬。一麾而起。府門不守。義時奔走免死之不暇。是亦足以破其膽矣。而義盛之志。則可知也。曰請赦胤長。而義時面縛過前也。曰賜胤長第而義時奪之也。於是不勝忿忿之心。決志一戰。思以報之則固。非若重忠之專心公室而不從也。亦非若能負之挾外戚而謀代之也。唯無能負之志。故吾有取於義盛。又無重忠之忠。故吾有惜於義盛。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志。則怨可報也。公室可

張也。一擧而公私兩得。顧不可乎。吾嘗謂實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世以其好和歌疎武事故稱愚弱。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無所猷為。故自託和歌以為排悶計耳。然其英悍之氣或見於吐属。而非尋常文弱公子所道。且其超爵位與造巨艦。皆不可謂無豪壮之志。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絶於我之語。則察義時之姦亦已久矣。以英悍之氣豪壮之志兼察姦之智。而無能佐之者。故卒斃於外家陰狡之手而莫能救。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則實朝必倚焉以為腹心。潛協其議。見時投機而起。予

姪之罪不必請也。第宅之利不必争也。舍忿怨之怒而就遠大之謀。吾見源氏之統未絶於實朝。而陪臣所執之命亦不待田樂入道而盡也。是知人臣報怨於私。則怨未報而事敗。苟謀忠於公。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義時無輔公室之忠。乃無報怨之志者也。

静白拍子也。為義經妾。及義經去京師。從匿吉野山。山僧將攻之。義經賜静金而別。使卒護送。卒奪金而去。山僧捕送京師。致之鎌倉。既而生男子。頼朝命安達清經殺之。放静於京師。政子憐而遣之。賜賚頗多云。

賛曰。雖無氷雪之質。亦有松柏之操。

○齋藤拙堂名謙字有終。書静女緒環歌後曰。中古宮嬪以才色聞者。聯翩輩出。衆美相映。然治容之誨。微詞之誘。靦然行之不為醜。公卿以下馳花鳥使。通慇勤。鑽穴隙。唯恐不當。於是槐棘之地。化為花柳之巷。欲求一貞静女於其間。不可得也。誰知閭里之選。有名實相稱如静女者耶。方源太將軍之得志。下乃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為悲歡者。獨静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捋虎鬚。不為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源太將軍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戯静女。不獨貞静之德可稱。其義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况當時諸姫乎。然諸姫之歌。家有集。朝有選。彤管之貽。芍藥之謔。為世艶稱。而静女之歌。不得預於其間。豈非其為妓流之故歟。雖然諸姫嬪而妓。静女妓而嬪。假使静女齒列於諸姫之間。静女其耻之。

源義仲。小字駒王丸。為義孫。義賢子也。幼孤。中原兼遠容鞠育之。及長。軀幹偉麗。膂力過人。好善騎射。甫十三。名義仲。稱木曽二郎。迨以仁王令下。擧兵伐平

氏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爲伊豫守聽昇殿前關白基房之女有殊色基房鍾愛之以女御皇后自期義仲逼娶之元暦元年叙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範賴義經以大兵擊義仲追至粟津原（近江）會飛箭中其額顛眩伏馬鬣遂爲追騎所殺年三十一二子義高義宗義高稱志水冠者賴朝以女妻之及義仲伏誅遂殺之其妻（賴朝女）悲動以憂死

賛曰源義仲恃功狼戾蓄無君之志平族將滅又生一秦法住寺之亂極其慘虐而粟津之敗終取誅夷

○竹堂曰木曾義仲起信濃而入京師爲征夷大將軍亦已貴矣然儀容鄙野語言傖陋京人傳笑朝廷亦輕侮之遂致君臣生隙爲賴朝所討而死吾嘗思之義仲生長山野而用兵決策之智得之天性當時諸源無能及者乃儀容語言進退動作之微豈不能勉強比擬京紳之萬一耶是鄉閭鄙人僭飾自喜者所能爲而義仲不能爲鄙野無禮取笑侮於朝野而不辭此其心有所大恐而假是以自防也曰其所恐者何哉曰恐賴朝也蓋其在信濃也賴朝既忌之將搆兵義仲百方和解至以子爲質而僅免則令一戰殲平氏於西海報闔門累葉之讎於賴朝未報之先其功非同日比而朝廷官爵亦適在其上是其可忌百倍於前日矣且後乎此義經護京師寵于法皇賴朝忌之卒至以殺之則使義仲僭儀容愼語言以取悅於朝野不翅義經之護京師而寵于法皇也故義仲不敢爲易爲之事自處鄉閭鄙人之下務用自晦京人笑之而不顧正欲其笑也朝廷侮之而不恤正欲其侮也賴朝聞其不爲朝野所悅將有所自安而猜忌之心因是以消也於是掠市人辱廷臣幽天子而不疑其心固謂取怨於此不足恐足恐者賴朝而已抑不知欲自防者必先居身於無罪之地使

忌者無所聲其罪而可矣今義仲欲自防而幽天子辱法皇先已陷身於大逆無道之地雖微賴朝誰敢不討是其自防適以自害也乃知義仲之鄙野不在儀容語言而在此矣

○太華曰賴朝之擧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暴及義仲跋扈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摧陷殘滅孰敢當之是其所以開霸圖也

○鴻齋曰士之有良馬猶農之有耕牛士以之樹功農以之扶業苟傷之必虧其功失之必敗其業余讀源氏之史有所感焉其祖貞純親王薨也時人多夢王入桃園池為龍蓋龍也者未知其為何物古御馬曰蒼龍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馬與龍名相混而貞純子孫興亡與馬者多矣基經滿仲最長弓馬頼光射狐殿上太子賞以馬大振家聲頼信見盜馬於東人頼義夜追射盜得馬而還請為已乘衆服其勇天喜年間頼義伐貞任矢中馬腹須藤景通得一馬而授之壓得脫圍義家從父而

戰箭復中乘坂戶則明以所乘授之義家奮戰大敗敵兵平治之亂義平逼重盛壘及馬跌重盛跳塹逃義朝之敗也與數騎奔途會大雪馬不能前釋甲而步遂與頼朝相失頼政之亡也初宗盛奪仲綱馬仲綱憤怨與乃父舉兵其臣渡邊競又欺宗盛奪馬宗盛慚恚集兵擊之範頼義經之西上也頼朝以池月磨墨兩馬賜之景季高綱兩士先涉宇治遂敗義仲義經之東走也途斬馬盜而秀衡賞其勇其踰鵯越也放鞍馬而試可衆騎齊下遂陷之蓋其興也駑馬不必跼躅其亡也騏驥不

復迅速義仲之歿也馬陷淖中終斃流箭頼朝遊相摸川途踣馬而疾不得復起源氏盛衰由馬如此其多可不謂奇乎顧其祖以馬示禍福子孫者歟武臣自古稱弓馬之家若高時喜狗義敎愛猴抑亦汗矣非武將所為也宜速其禍也近日都鄙或有賣犢買嬔者不知其為何祥也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二終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三

●北條氏系圖

時政　遠江守　建保三年正月卒于伊豆奥山　既所年七十八
- 宗時　北條三郎　治承四年八月打死
- 義時　江間四郎　執權二十年　陸奥守　貞應三年六月卒六十二歲
- 時房
- 政範　左馬權助　早世

義時
- 泰時　幼名金剛　執權十九年　仁治三年六月卒
- 朝時
- 重時
- 政村
- 實泰
- 有時

泰時
- 時氏　修理亮　寛喜二年六月十八日二十八歲早世
- 時實

時氏
- 經時　彌四郎　左近將監武藏守自仁治三年執權五年　寛元四年閏四月朔日卒三十二歲
- 時賴　彌五郎　左近將監相摸守　幼名戒壽　執權十一年　弘長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卒三十七

時賴
- 時輔　相摸三郎時利式部丞文永九年二月京都ニテ逆心於六波羅被害
- 時宗　相摸太郎　左馬權頭左京大夫相摸守　弘安七年四月四日卒年三十四　執權二十一年
- 宗政　嚴政トモ

時宗
- 貞時　左馬頭　相摸守最勝園寺　宗瑞　應長元年十月廿六日卒　四十一　執權十八年
- 宗頼　相摸七郎
- 政頼　相摸六郎

貞時
- 高時　相摸守宗鑒　元弘三年五月廿二日於東勝寺自害
- 泰家　左近大夫　惠性入道

高時
- 龜壽
- 時行

●楠氏系圖

楠正玄　澄圓
- 俊親
- 正成　童名多門丸兵衞尉也人號多門兵衞
- 正氏　與兄正成死于湊川　三十二歲
- 女　和田正遠妻
- 正季　七郎　爲正氏養子
- 惠秀　律師　住越前永平寺

正季
- 正忠　四條繩手打死　右近將監
- 賢快　新發意

正成
- 正行　帶刀左衞門
- 二郎　多門丸　庄五郎
- 正時　正之大和守左馬助　與兄正行戰死四條繩手

正成
- 小次郎
- 正儀　左馬頭
- 次郎左衞門

正儀
- 正秀　次郎左衞門尉　左馬頭
- 長成　次郎左衞門尉　主水正
- 正元　左馬頭　小次郎
- 正平　新平
- 正光　和田平右衞門尉

正秀 — 正盛　號大饗次郎左衞門　入道西法 — 盛信　新左衞門尉 — 盛宗　新兵衞尉 — 盛秀　隼人正

長成 — 隆成　右馬助 — 正虎　次郎左衞門尉　左馬助

正平 — 朝成　和田左衞門尉　入道淨水 — 政高　和田新左衞門尉 — 正直　和田平八郎 — 成時　和田掃部助

正光 — 楠正俊　右馬助 — 正長　右近 — 正虎　楠河內守　入道長譜
- 女子

- 正廣
- 女子

- 多門丸　早世四歲
- 敎正　池田九郎敎依養子
- 池田佐正
- 池田六郎

三河　石川鴻齋　編

北條家

姓ハ平氏、伊豆北條人、其先ハ出自鎮守府將軍貞盛。貞盛子曰維將。維將生維時。維時生直方。直方生維方。維方生時方。時方生時家。叙從五位下。時家生時政。

平時政。時家子也。為人外厚重而内文深。能以權畧收衆心。叙從五位下、為遠江守。兼政所別當、總軍事。後薙髮、老于北條。號明盛。建保三年卒。年七十八。傳云、初、時政詣江島辨天、祈子孫蕃殖。滿七日夜、夢有一婦、容貌端麗、告將來言。訖為龍入海、留三大鱗。時政大悅、取粘旌旗。從是以三鱗為徽号。其說怪誕、雖不足信、三鱗之所起、由是乎。說乎。

贊曰、事有小大之殊、而情狀之同者。司馬懿曹氏之重臣、而功蓋一世。至其子師昭、馴致篡竊。北條時政以婦翁之親、託源賴朝、為之羽翼爪牙、以成霸業。性陰鷙而善謀。情深阻而莫測。殆亦懿之流亞也。懿誅曹爽、而政統于一。時政殺比企能員、而權歸于己。姦雄所為、其揆一也。其子義時、兼師昭之英邁、而權畧或過之。卒滅賴朝之胤、以握兵馬之權。其所由來漸矣。然時政惑於後妻之言、不得令終。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歟。

○竹堂曰、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殺將軍賴家、已而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放於伊豆。天下知其殺能員殺重忠之皆篡國柄、而不知廢實朝立朝雅之欲奪天下也。不知者曰、能員與賴家親近、圖撓其權。重忠專心公室、而不肯黨私。皆不利于北條氏。則殺之宜也。至實朝與朝雅、則此孫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顛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非欲從賴朝而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紿賴朝於衽席之間、使其盡除同室骨肉、而獨已是倚。剪其手足、而已為之心腹腎腸、將待其死、而為所欲為。於是賴朝已死。輒廢賴家、立實朝、無所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遭賴家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成權在己。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為、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

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
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曷用此
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視之。時政者。老而益狡
也。非悖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
其謀雖妻妾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
實朝。而身爲其所逐。則已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
之謀。已亦不能知也。乃謂之老悖可矣。
平義時。時政第二子也。稱江馬小四郎。沈深有膽畧
度量過人。時政嘗有憾賴朝。不告而歸北條。賴朝大
怒。謂景季曰。江馬志操循良。必不相從。第往視之。景

季還言果在鎌倉。賴朝喜勞義時曰。汝善測度我心
他日爲子孫之輔佐。元久元年爲相摸守。叙正五位
下。爲右京權太夫。代父執政。元仁元年卒。年六十二。
一說爲臣下所弑 義時嗜蹴鞠。屢入仙洞蹴鞠。上皇頗稱得
其法。子泰時。朝時。稱相摸二郎、 重時。歷駿河相摸陸奥守。至從四位上。 政
村。時經。實泰。尚村。有時。時尚。
贊曰。北條義時。承久擧兵。以抗王師。迫脅三上皇。
遷之海島。悖逆之甚。古今未有。今不列之叛臣。而
置於此者。蓋亦有説焉。方幕府絶嗣之後。義時雖
內懷姦邪。竊弄權威。然外藉尊王之義。不臣之迹

未著也。後鳥羽上皇。肆驕亢之志。施不善之政。殆
使生靈墮於塗炭。而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是以
屢格詔旨。觸犯天威。而上皇赫怒。遂加之兵。則義
時有辭於天下。故三道進兵。直犯京畿。而將卒赴
難奔命。無一人後者。幕中元老臣。如大江廣元三
善康信。亦陳謀畧。以贊成之。斯可以見衆心之所
嚮矣。及官軍不守。一擧輒克。遂奉新帝。纘皇統。以
定天下。此其始終與夫叛逆之徒。謀不軌。傾國家
者。殊科異等。豈可槩以叛臣而視之哉。若謂人臣
之義。死不負國。盡亦束身歸闕。延頸就戮乎。則是

忠臣之事。君子之行。有學問議義理者能之。非所
責於義時也。兵難已平。得志天下。當是時。何求不
獲。何欲不成。然終其身。位不踰四品。子孫世守節
儉。以致海內無虞。家給人足。後三條之治。不在京
師。而在鎌倉。若義時者。亦不可謂無功於天下也。
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
京。謝罪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
後命吏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
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今也大兵長驅。騷擾輦轂。竄
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

於是有以歎世道之大變。而據事直書義時之罪
不待辨而明矣。斯亦所以垂戒於後世也。
○鹽谷宕陰（名世弘、字毅卿）曰。承久三年。下詔討鎌倉執
權北條義時。義時舉兵犯京師。官軍敗績。義時廢
新帝。立後堀河帝。遷三上皇于隱佐土三州。北畠
准后以為鎌倉無罪而朝廷加兵。其曲在上。水戸
義公修史。亦不列義時於叛臣。其論猶北畠氏也。
鹽谷子曰。異哉二公之言也。有人于此。暴怒鞭其
子。其子勃然邀而搏之。因縛而幽之。語人曰。吾無
罪而父鞭我。吾是以執。聞者以子為當乎。君臣猶

父子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順。臣獨曰。君之不
仁。而報之以不義可乎。古之聖人憂夫亂賊之間
出而彝倫大斁也。常嚴其名分。使知臣之必不可
畔。畔必不免誅。趙盾之罪。不過不討賊耳。而春秋
書之曰弑。趙鞅之罪。不過保邑自全耳。而仲尼書
之曰叛。夫弑者非眞弑也。叛者非眞叛也。而聖人
尚且原其情誅之。而況於眞叛且弑者乎。義時以
陪臣敢抗天朝。舉兵犯闕。一日而執三天子。置之
窮海絕島魑魅之境。其悖逆無道。天道之所不容。
億兆之所共讎。而君子允之何哉。抑義公之所以

允之。謂其元老謀之天下為之用也。謂其奉新帝。
纘皇統。以定天下也。謂其事成志得。而位不踰四
品。世世能守節儉。以安四海也。夫所謂元老者。廣
元康信之輩。視利而避害。知便其身圖。而不知有
朝廷者。而天下之為之用者。亦視其勢之强弱。而
已。始非問義之當否者矣。皇統之在於世。猶日月
麗天也。纘與不纘。非人臣之所得而與也。則其奉
新帝。豈義時之功乎。至其位不踰四位。與世世能
守節儉。則亦畏多陰謀禍被後嗣。故焉耳。安在其
為安四海哉。若必如義公之所取耶。則是足利尊

氏得人心。與其位不過亞相。亦出公正之心。而立
光明帝。則為忠義之為耶。且義公立叛臣傳。舍義
時而收源義仲。夫義仲雖暴。未至如流天子之甚
也。義時而既赦。則義仲不宜誅。義仲既誅。則義時
豈獨赦乎。今有二人焉。一人罵父。一人囚父。斷獄
者罪罵者。而舍囚者。其為得當與。吾嘗謂義時姦
賊之左者也。公曉之弑源右府。義時使之矣。故稱
病避之。以成其事。若以春秋剌心之法論之。則公
曉之事。義時已可受首罪之誅。而況於承久之變
哉。嗟夫亂臣賊子幸而得志於當時者。自古有之。

所賴者。賢人君子誅之以筆札而垂之萬世。足以落亂賊之膽而防彝倫之斁。彼北畠水戶二公者。世所謂碩賢偉人。天下之所仰而取則。而其言論乃如此。安知亂賊之禍不由是滋矣哉。義公又義時比魏司馬昭。夫昭之心雖路人知之。彼義時者乃獨免君子之責。嗚呼是其所以為姦賊之左也夫。

○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擧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此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

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上皇若欲討北條氏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懷。而後擧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擧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豈不痛乎。

○拙齋曰。自古人君愎諫違衆。輕遽擧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衄。是以人君無聽廣納。然後擧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平泰時。義時長子也。幼名金剛。稱江馬太郎。寬厚詳雅。識量過人。嘗為賴朝所愛。嘉禎二年。進從四位下。尋兼右京權太夫。仁治三年。四條帝崩無嗣。以問至于鎌倉。泰時適與時房歡飲。起席歎曰。吁事去矣。天

位至重。神人所主。不聽廷議。所嚮則安危難保。乃閉戶沈吟。幾忘寢食。意不出土御門帝子。然不敢自決。謁鶴岡社。探籌。籌協。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于京師。義景途還曰。佐渡院皇子既立。則將如之何。泰時曰。煩卿為此擧也。若爾可廢之。義景入京師。啓泰時意于前內大臣源定通。遂立土御門帝子。是為後嵯峨帝。是歲六月卒。年六十。

贊曰。和田義盛之攻幕府。剽悍精銳。其鋒難當。北條泰時力戰克之。幕府得賴而安。及其代父為政。清廉公直。屏去聲色。務以謙冲自處。而與諸將遞

番宿直幕府。至老不更其節。此尤不可及者也。諸將俛首聽其處分。怨讟不興。卒乘輯睦。蓋由操心如秤衡。輕重在彼而已。無所與也。勵精圖治。專尚節儉。折券棄責。救荒賙急。哀矜惻怛。發于至誠。故民思慕之。如赤子之仰慈母。而聽訟折獄。中理究枉。不侮鰥寡。不畏强禦。貞永式目。至今立爲標準。可謂文武全才矣。承久之變。諫爭義時。言雖切而不聽。其將兵抗王師。遂至指斥乘輿者。非其本心誠不得已也。至四條帝崩。則採籌決策。翊戴土御門之皇胤。乃心王室。亦可從而知也。源親房謂承

久之事。其曲在上。泰時承義時之成績。勵志治安。毫無所私。斯可以爲定論矣。

○竹堂曰。此條泰時之用術。可謂巧矣。蓋歸叛名于父而已。若不得已而從之也。然此術也。非始于泰時也。泰時之祖時政。爲賴朝之外戚。而使賴朝剪滅兄弟親戚。則託孤之任。時政若不得已。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弑實朝於幽隱之間而已。復其讐于顯灼之地。則霸府大權之所歸。義時亦若不得已也。然時政義時之術。咸用之他人。而泰時乃用諸父。則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何以知其然也。

承久之役。泰時諫父曰。宜束心詣闕。天威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義時不聽。泰時遂進犯京。途還問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曰。若遇乘輿可免冑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有進勿退。據斯言也。泰時志固不欲犯闕。而父命萬不容已。罪在父而不在泰時也。然余謂泰時之諫者。泰時之迹也。非泰時之心也。欲知其心。則觀其立後嵯峨而可知矣。當斯時。安達義景。受其命問曰。順德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廢之可也。是後嵯峨者。土御門之皇子。而有私恩于己之皇胤也。而順德

乃有私怨于己者也。故不立其皇子。至欲立己所善之皇子。而廢既立之天子。則謂其心有君不可。且其於皇子尚然。況親圖滅己之天子耶。此其欲犯闕而放之。固也。苟無犯闕之志于其初。則其後安有廢天子之言。豈其心今日有君。而明日無君耶。吾以此知泰時固有斯志。而歸名于父也。唯歸名于父。故議者責義時之罪。而有恕於泰時之術。之所以勝于父祖也。雖然。泰時術勝。故其自悔亦勝。於是日夜盡心于民事。恐恐然唯失其心是懼。將以自償其罪。此則泰時之實。不得已也。

○拙齋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圳粢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誡梏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況

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太華曰。泰時行己之恭儉。為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為國忘其身。賢大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為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為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霸圖之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平經時。時氏子也。稱彌四郎。早孤。為泰時所鞠育。叙正五位下。為武藏守。寛元四年。以疾讓職弟時頼。尋卒。

平時頼。經時同母弟也。小名戒壽。稱五郎。叙正五位下。為左近衛將監。康元元年。嬰病薙髮。號覺了坊。創最明寺退居。其在職守古法。士庶歙然。天下稱治矣。七子時輔。時宗。宗政。宗時。政頼。僧時嚴。宗頼。

賛曰。北條經時。以世嫡掌軍政。因父祖之成規。濟以通敏。時頼修明泰時之治。勤儉賡平。威惠並行。薦文武士于幕府。及進貞觀政要。兼使頼嗣得知

尊士嚮學。皆當時所不講明。其規摸有大過人者。世謂時頼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太華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頼以病去職。使北條長時代之。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耳。夫天下之廣。郡國之大。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壊衲敝屨。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体。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

○拙齋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頼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内又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頼。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傚之哉。

平時宗。小名聖壽。稱相摸太郎。文永二年。叙從五位上。累遷相摸守。弘安四年。伐元寇。七年卒。年三十四。

賛曰。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烏乎可。曰不然。彼挾强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

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脇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率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戰艦覆沒。亦時宗堅忍不抜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太華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大橋訥菴名順。字順藏元寇紀畧序曰。天之所覆。地所載。萬國森羅。而華夏蠻貊分焉。何謂華夏。四時百物生。彝倫叙而風俗醇。是為人之人也。何謂蠻貊。其所載之天。五氣不順布也。其所履之地。五穀不並生也。其食則腥羶。而其服則左衽。輕賤君父。

崇重貨利。篡弑相踵。爭奪不絶。是為人之物也。人之人與人之物。其尊卑妍醜之相懸。不亦彰然著明乎。維我神聖之域。據帝出之震位。鍾乾元之精華。淳厚成俗。忠武為道。而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是以皇統一姓。鴻基不動焉。求之萬國。未有如斯之美且正者。猗歟盛矣哉。然世有汙隆。道有顯晦。當聖明在御之時。一彼此於胸臆。欲取堯舜周孔之教。以修潤我神聖之道。乃有乞經肄文之事。始與隋唐通。而未嘗自貶。比外藩。必以抗禮者。固宜然也。及世紀漸降。皇綱解紐。則豪族私遣使介。受

封爵貪虛名。以壞損國體者有焉。邊隅逋逃之民。載方物而颷逝。或事貿易。或稱朝貢。以不顧醜辱者有焉。於是乎。蠻貊往往生慢侮之念。以窺頤於華夏。豈非可惡之甚耶。當龜山後宇多二帝之閒。蒙古忽必烈奮起朔漢之濱。長驅深入。并吞趙宋。九夷八蠻悉在驅內。遂挾其强大之勢。欲使我懾服致使寄書諭。以招撫之意。鎌倉執權北條時宗憎其驕傲不荅。又執其使誅之。而大嚴沿海守備。竟殲其十萬師於西陲。以絕蠻貊覬覦之患。是其英風偉烈。千載之下尚凜凜有生氣。則眞足以與

頑而振懦矣。苟欲淬勵正氣扶植綱常。以助邦家隆盛之運者。可不激讚稱述而慕效哉。下畧

○鴻齋曰。胡元亡趙宋。幷國四十。遠及西域。勢將席卷宇內。促我使聘使臣屢來。時宗惡其不遜。皆斬之。元主憤恚。大發舟師屢寇西陲。時會大颶。虜艦多破。我兵進戰殲之。元史所載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中畧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

案一艘載百人大抵七千隻可以載七十万百万兵非虛語也然元時人口爲五千八百八十三万餘非蒙全國精兵百万恐不可得也姑書俟後考証

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鄭思肖元韃敗北歌云。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其序云。大船七千隻。僅廻四百餘隻。二十萬人爲倭人盡剿。由是觀之。忽必烈所大舉幾十萬。不可知其數。而一敗大率失其衆也。時時宗在鎌倉。使西國守將少貳景資等擊之。雖藉颶濤之力。胡元全國之精兵。盡爲邊將所殲。顧不亦快乎。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北條氏養士之術。可謂能得其法矣。比之義滿義持受明封。其志胥壞矣。嚮微時宗。雖不至被髮左衽。則胡塵將汚神州。其不受

辱而赫威于海外者。特時宗之英邁果斷。雖陪臣曰之社稷之臣可矣。

平貞時。小名幸壽。弘安五年。任左馬權頭。七年代父時宗執權。時年十四。除相摸守。正安三年。轉從四位上。尋辭職薙髮。名崇演。應長元年卒。年四十一。貞時慕尚祖時賴治迹。辭職之後。襯衣僧衣。歷遊郡國。觀察風俗。內大臣源通基蒙譴屛居。貞時往而訪之。東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感悔。復通基。貞時風餐野宿。備嘗艱苦。凡三歲而還云。二子高時。泰家。

贊曰。貞時。遏於後宇多上皇之詔旨。建二宗迭立

之策陪臣敢議皇統。其勢不得不然。北條氏之禍。實基于此。而其去職之後。慕時賴之風。巡視郡國。亦有志於為治者也。

○竹堂曰。天下之寇出於無形。不若有形之寇之易防也。有形則人知其為寇。故防之也易。苟無形矣。雖有寇亦不可知其為寇。乃至魚爛瓦解不可收拾而後已。胡元之寇我之大寇也。然唯有形。故雖十萬之軍蔽海而至。我亦防之有餘。此時宗之所以斬使待寇而不顧也。及貞時之時。元僧一寧來諭通好。貞時執而放之伊豆。余謂是無形之寇

也。元主初乘滅宋之勢。以為日本可以聲勢取。使者往來。遂不得志。於是用兵征之。一敗蕩然。生者三人。亦已悔矣。乃謂是出於有形故耳。不若出於無形。襲其不知之地。攻其不防之隙。此必勝之策也。觀彼所紀有曰。元主以日本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不願行。共殺積翁。不果至。既而速塔兒乞用兵。主曰。今非其時也。又遣僧寧一山往。據此觀之。我之尚佛。彼聞之熟矣。故用佛徒之有材者為之使。陰授其計。使敷佛教於我。化之以虛無寂滅廢人倫毀國典之道。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人。翕然皆信之。淪骨髓。浹心腹。遂忘其君父而為嚮彼之心。然後可誘以納幣進貢。其不從者亦可以征討而取之。是以先遣積翁如智而不果至。遣一寧而果至。其間有速塔兒之乞用兵而不從。曰。今非其時也。是其謀之已定者可知矣。貞時知之。故先流之伊豆。亦不為其所惑也。既而赦之。至於天子引之以聽其法而不禁。若曰。汝挾邪謀。故流之。若其教則吾固敬之也。彼一寧者。自駭邪謀之已暴。又感其敬之見敬。因亦自悔向之所為陰賊變詐之心。轉為懷德歸化之民。香火念經

務濟度人。亦足以助風俗之萬一。是彼之寇出於無形。而貞時一舉措之間。能消方萌之禍。成化民之資。雖配時宗覆滅之功可也。微貞時。無形之寇蔓而不除。將至滔天之形。其誰防哉。

平高時。幼名成壽麻呂。貞時子也。敘從四位下。為左馬頭。文保五年。為相摸守。為人頑放麤野。舉指無度。元弘三年。義貞起兵伐鎌倉。高時逃入東勝寺。終自殺。從死者八百七十餘人。其他戰死者六千餘人。北條氏亡。

贊曰。後醍醐帝。初年皇太子邦良既薨。天下咸知

冊立皇子之為正也。北條高時不奉帝之詔。立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及帝討已。遂使皇太子踐祚。承其旨。以遷帝於隱岐。彼將以為承久無所稟命。而遷三上皇於海島。我奉新主之命。不敢自專。以帝廢帝。有何不可。故率意行之。無所忌憚。孰知天下人心之所歸。不在新主。而在帝。正閏之分。自不可犯。叛逆之罪。無所逃也。不旋踵。而義旅四起。鎌倉崩潰。百年之基。一炬焦土。高時昏憒。不修泰時時賴之政。朘民膏血。窮奢極欲。此固不足道也。抗拒王命。無復人臣之禮。自招天誅。終致族滅。北條氏

世以陪臣。執國命。其禍至是稔矣。

○拙齋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大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蠱。然身以陪臣。遂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為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

青砥藤綱不詳其所出也。事時賴及時宗。授左衛門為引付衆。食邑數十所。家貲豊富。而立身清約。每食不過乾魚一斤。粗衣布袍。斂室不髹。為人廉潔剛直不憚貴權。性又好施。所入俸悉賑給貧困。於是姦吏斂迹。風俗頓改。至今談鎌倉美績者。咸稱時賴時宗。藤綱所補益多云。

○履軒紀青砥左衛門事曰。北條時賴嘗舉青砥左衛門於野。寘于賛畫之列。藤綱好學剛直。食不重味。刀劍不飾。布袍以朝。好賑恤貧乏。時賴之邑嘗有訟。其對為公文賤士也。政人皆阿附抑公文。獨藤綱公平為獄。以故公文竟獲直。乃深德之。苞錢

三百緡。宵從後山投于青砥氏之圃。藤綱忿曰。吾為主替否。主有慶可也。我烏取獄之貨焉。使人負擔數十里。送公文之鄉。嘗夕焉遺錢十枚于水。即出數十錢。就市買炬。以撈遺錢。人或嗤其不償。於喪藤綱蹙頞曰。十箇錢弗取。遂喪買炬之錢。出於我而入于人。何喪之有。時賴夢有神告之曰。願治者。善視藤綱。旦日書邑而賜焉。辭乃語之故。藤綱曰。即有神言斬藤綱之頭。則如之何。請固辭焉。以免于死。時賴儉勤率下。而風俗日媮。姦宄橫發。訟獄益繁。時賴憂之。一夜召藤綱而咨焉。藤綱對以

政人不公下情不達其所陳列悉切中時弊時頼歎息久之。潜廢訪都下一如其言。乃籍政人以下有罪三百人一時斷決號令一新之。分遣使者按諸道守令又斷二百人。然後老于家。謝絶世故。不視人者三年矣。蓋自此時也。發間使數十人。裝為行脚僧分巡諸道以故發擿隱伏如神。後至貞時之時間使為姦利而罷之世傳以為時頼貞時皆親出也。

○鴻齋曰。時政以平氏之命監護頼朝知其非池中之物。密輔之遂背平氏。一舉斬八牧兼高招豆

相豪傑使頼朝覇天下其功最大矣。及頼朝薨自執國命以恣黜陟。子孫奕世。襲職握權。噫復有何積德而至於九世之久乎。蓋政子翼頼朝開鴻業常為諸將所畏服迨請頼經為鎌倉主聽政簾内百事取決。於是義時之威特盛矣。後鳥羽上皇。疾其暴慢討之事不成而有隱岐之行順德土御門及兩親王。亦蒙塵徙遠陬。當時義時排泰時諫曰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若關東夷滅。政出一途。則如蒼生何。廢昏立明。固皇統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哉。非褻驚宮闕而芟鋤

僥倖耳由是觀之其曲非復在義時而已也方是時北條氏聲威出於帝王之上而身尚在陪臣之地位。未嘗望顯官高爵。不識不知暗合謙德是所以其永世者乎。泰時儉勤。雖屢係内訌銳意求治賢聲夙著其子其孫皆能守其法不敢墜家聲時頼舉賢内外稱治時宗用武威震海外北條氏之有功天下豈淺鮮哉。至高時驕傲悖逆。宜速其亡不復俟論也。夫隋末豪傑並起李密竇建德蕭銑之徒壓畧數國動稱帝號未有可為之力而爲不可為之事故其亡忽諸北條氏反之有可為之力

而不為之忍不可忍之事而處焉。是祖先之家法。子孫能守之。所以其及九世也。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三終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四

●新田氏系圖

- 源義家 ― 義國（式部大輔）
  - 新田義重（新田冠者 大炊助上西）
  - 足利義康
- 義俊（大新田 里見 新田太郎）
  - 義成（里見冠者）
  - 義淸 ― 重政（田中）
  - 家貞
    - 貞義（堀口）
    - 貞政（一井）
- 女（爲源太義平妻）
- 義基（里見）
  - 氏義（里見）
  - 義秀（竹林）
  - 重基（中澤）
- 義繼（大島）
  - 氏繼（大嶋田）
  - 時繼（大島）
- 時成（鳥山）
  - 經成
  - 賴成
- 義直（里見）
- 義兼（小新田） ― 義房 ― 政義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四

一　二

- 義範（山名伊豆守）
  - 義節
  - 重國（山名）
  - 重家
- 義季（德川四郎）
  - 賴氏 ― 敎氏（世良田）
  - 賴有（德川）
  - 賴成
    - 敎氏（世良田）
    - 滿氏（江田）
- 經義（合戸五郎）
- 義光（新田冠者）
- 義佐
- 政氏 ― 基氏
- 家氏（大舘二郎） ― 宗氏 ― 氏明（左馬助）
- 朝氏
  - 義貞（左中將）
  - 義助（脇屋 刑部卿） ― 義治 ― 義隆
- 義顯
- 義興
- 義宗（少將）
  - 貞方（氏）
  - 義則（新田相摸守 入道行啓 父子應永十年四月廿五日相摸底倉ニテ打死） ― 刑部少輔（大草紙子息トモ從弟トモアリ）
  - 滿純（岩松治部大輔 入道大用）
    - 脩兵部卿（新田六郎）
- 貞氏（横瀨祖）

●足利氏系圖

- 源義家 ― 義國
  - 新田義重
  - 足利義康（藏人）
    - 義淸（八條判官代 足利矢田判官代） ― 義實
      - 實國（仁木）
      - 義季（細川）
      - 義宗（戸ケ崎 荒川）
    - 義長
    - 義兼（足利三郎 八條院藏人）
- 義純（足利太郎 遠江守）
- 義助（左兵衛尉）
- 義氏（正四位下正義 左馬頭）
  - 泰氏（宮內少輔 平石殿）
  - 義繼（足利左馬四郎 吉良）
  - 長氏（足利五郎 上總介 吉良 三河）
    - 滿氏（吉良三河）
    - 國氏（今川 駿河國 入野 木田）
- 義胤（實義助子）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四

三　四

- 賴氏（足利正統） ― 家氏 ― 貞氏
- 家氏（斯波 尾張 吉田 廣澤 大阪） ― 宗家（斯波）
- 義顯（板垣 澁川 刈田 小柴）
- 賴茂（石塔）
- 公源（一色）
- 義辨（上野）
- 基氏（加古 和田）
- 高義
- 尊氏
- 直義
- 竹若
- 義詮
  - 義滿
    - 義持 ― 義量
    - 義敎（爲吉試逆）
    - 義昭（大納言 義嗣トモ）
  - 滿詮（大納言）
- 基氏
- 直冬
- 義勝
- 義政（應仁大亂） ― 義尙（延德元年死）

義視　今出川殿
政知　伊豆堀越御所
義植　義材再任　義尹島公方
茶々丸　延德三年弑父政知
義澄　義遐　義通　義高
義冬　阿波御所
義親
義助
義任
義晴　初託赤松義村後細川高國奉之
義雄　義維　阿波御所　細川澄元晴元奉之
義榮　阿波御所
義輝　義藤　永祿八年五月十九日爲三好松永所殺
周嵩
義昭　南都一乘院門跡覺慶　義秋
僧高山
義尊　實相院
常尊　圓滿院

●後北條氏系圖

伊勢守氏貞
駿河守輝康
早雲　伊勢新九郎　氏茂
氏綱　新九郎
氏時　駿河國竹下ノ住人葛山備中守養子　駿河ニ在テ今川氏親ニ仕フ
幻庵　箱根別當　長綱

氏康　萬松軒　元龜元年十月卒
氏政　雪柳軒五十三歲
氏輝　陸奥守　大石源三　八王子榎本兩城主
氏邦　安房守　秩父新太郎　鉢形箕輪兩城主
氏規　美濃守　舘林三崎兩城主
氏忠　左衛門佐　足柄佐野兩城主
氏光　左衛門佐　小机城主
景虎　上杉三郎
女　今川氏眞妻
女　北條氏繁妻
女　喜連川河内守頼純妻
女　岩付太田源五郎妻
女　武田勝頼妻
氏直　文祿元年卒　三十一歲
氏房　太田十郎　岩築城主

○永正二年北條早雲入小田原迄天正十八年氏直降于秀吉五世凡九十六年而滅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四

三河　石川鴻齋　編

楠家出自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為左大臣。賜姓橘。楠氏係諸兄裔。世居河內國金剛山西。莊園多楠樹。因以氏焉。

橘正成。父正康。母某氏。禱志貴山生正成。（山神奉毘沙門天）幼名多聞。元弘元年。後醍醐帝幸笠置。以夢徵召正成。正成詣行在。旣而集宗族。城赤坂。屢與大佛貞直等戰。無幾新田義貞諸將。滅北條氏。車駕還闕。以功為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延元元年五月。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將五十萬。水陸並來。京師震駭。正成以七百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從騎。潰圍入湊川民舍。與弟正季耦刺而死。年四十三。族十六人。殘兵六十餘人。割腹並斃。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子正行。正時。正儀。

贊曰。楠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劒破。皆嬰孤墉。鞕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奬。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凶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强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嘆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跳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敎導訓練之效歟。

○朱舜水（名之瑜。字魯璵。明人。事水戶侯）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强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

死。雖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哉

○安東省菴名守約字魯默曰鑾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揭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平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為己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為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

曰有子有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為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身殲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雨森芳洲名東字伯陽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二洲名孝肇字志尹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追然彼亦截截諞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劇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竹堂曰楠正成奪天下於累世強霸之手而歸之朝廷其功高出中興諸將之上而朝廷所以報者官止一撿非違使而任不過攝津河內守護特以結城名和諸氏視之而已。然正成不敢怨甘為

義貞之偏裨至於一身肝腦委為原野不掩之骨骼而止其忠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後之稱正成者。但知其有中興首倡之功而不知正成當時之志不若此而止也。其言曰正成方北條氏之衰首唱勤王萃精銳於一城而使義貞尊氏乘虛以拔其本是義貞尊氏之功。正成使然也故正成為首功信斯言也。正成必待義貞尊氏而後有功。微二子吾見一城為百萬精銳所圍拱手待四方之援而赤坂之敗又在千劔破矣顧正成之智不至此。觀其發上宮太子讖文曰日沒而天三百七十餘

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所謂讖文、必出正成之權造。而非其眞也。則其謂三百七十餘日者。亦有所見爾。豈預知有義貞尊氏之事耶。抑正成自有一定之略。必勝之策。可以期諸三百七十餘日而無疑也。然則正成之策如何。曰。方此時。百萬之兵攻一城而不拔。如是閱月。攻者必懈。我可以潛軍窺間而出。於是陽張旌旗於城上。而一軍已衝六波羅之空虛。可以拔諸尊氏未倒戈之日。六波羅拔則千劔破之圍不擊必敗。非曳兵而走。即釋胄以降。我奪方鋭之鋒。加以新降之兵東向而下。勢如

破竹。諸道望風降。高時既聞敗卒之報。膽落氣沮。而將士皆無敢戰者。我鼓而乘之。北條闔族。不待義貞之兵而死矣。然後迎皇駕。舉兵權歸之朝廷。而蓋世之功業已暴著。上將之任不得不歸其手。乃率海内武人而待禁衛崇朝廷。一變源平以來僭上亂分之習。上與藤房協心。可以格君心而止其宴安怠政之非。雖有尊氏直義之姦不敢叛。即叛滅之易耳。若此則正成之功。被天下浹一世而有餘。不幸其志不成。六波羅拔于高氏。而鎌倉破于義貞。故正成之功。反出義貞尊氏之下。是天下

之早定。乃天下之不幸。吾恨天下之不少遲其定而成正成之功也。然正成致身於有功不報之朝廷。而大節灼然。為與人于萬世之賢將。則其勝於為一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

○鴻齋曰。世以楠公為忠臣。又為智者。水府義公。倣季札墓樹石勒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蓋以重君命戰沒原野也。論者或比諸葛亮。以其能知人任使運智計禦強敵也。眞忠眞智。豈如此也哉。請嘗論之。昔者晏子謂景公曰。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

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孟子曰。敎人以善謂之忠。荀卿亦曰。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正成有難而死之。不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可乎。謚法云。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是人臣常事。苟食君祿者。可臨危險而逃避耶。殞命利於君。則不辭難。也若不利於君。而徒殞命。則不為忠也。中心曰忠。不偏不倚。竭誠不私也。然竭誠而死。是一人之事。負天下大事。已獨竭誠。亡君之股肱。使君益陷於難。是豈可謂忠哉。正成殞命于湊川。余以為非死處也。夫以七百脆兵。當十萬大敵。假令有三頭六

器正成與之親。遂以女妻之。然以門閥不相應。假為其臣上田長門之女。遣之河内。時正平元年也。此事詳於楠氏末裔楠次郎左衛門家譜云。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

橘正行。正成長子也。叙正四位下。為帶刀擬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内守。南朝正平四年正月。與高師直兵戰于四條畷。從卒畧盡。正行正時體中數箭。兵卒皆重創不可用。乃呼弟正時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年二十二。宗族二十三人。從兵百四十三人。悉戰歿。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官女辨内侍。遣卒迎之。内侍在輿中啼。正行悉斬師直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内侍。正行辭以國詩子多門麻呂先卒。

○竹堂曰。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偏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譬若無柱之屋。坐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斯其重。而自視甚輕。徒死於未當死之日。使將與之國家。輒

臂金鐵鍜身。安得抗之。制勝況不據險阻。不修濠壘。於海岸平坦之地。僅以弓刀戰乎。自入死地。自速死期。是妄死也而已。正成之智。曾出於義貞長年之上。言既不用。謀既不行。不為退身避難。反棄命奮敵。謂之智則未也。余想正成不死于湊川。必也授秘策於子弟。逃身待時。陰保護南朝者。而正行正儀之屢克北軍。咸出於正成謀畧者乎。若正成死于湊川。是為尊氏所籠絡。陷其術中也。何正成敗于湊川。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内。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報天恩之時也。遂與弟正季。耦刺而歿。尊氏姦智。實欲使正成促死耳。知非用其言而退者也。設從尊氏之言。退兵河内。是放虎於山也。素非尊氏本心。而以甘言諭之。非口腹相反乎。正成之智。出於尊氏之上數等。陽為不用尊氏之言。佯死竊退身者歟。嘗聞尾藩有上田帶刀者。博通古史。常疑是事。以為正成決非死于湊川者。然苦無證跡。余前年遊于西京。一日遊八幡正法寺。寺有金瑜論一卷。係僧大我所著。慶安年間人 其中有言楠正成

晦跡于河内國螺谷。百壽而終。所手書法華經一部。今猶傳於觀心寺。卷末有自跋。且自叉者。村上義光也。云々。古賀侗菴所著劉子。引國學忘貝。又載此事。爲壽九十七歲。由是觀之。正成非戰歿者也。且正平十三年。後村上帝逃幸觀心寺。推而算之。爲正成六十餘歲時。豈得非托逃避。見正成詢問軍機哉。葢正成巧於佯死者。初佯死赤坂。以欺東軍。再佯死京師。以泣卒欺足利氏。三佯死湊川。竊匿河内。其養泣卒者。則佯死計略。夙在胸中也。嗚呼正成。有難不死。逃而晦跡。陰右其子。使護南

朝。數世傳神器。即忠矣。爲死于湊川。使天下人臣知臨戰不惜命。退隱山間。以壽而終。即智矣。諸葛亮事蜀漢。言而見用。諫而利。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忠矣。不貪多。不恣志。桑田八百株。僅遺子孫之計。可謂智矣。蹈危險。運危策。術盡力極。暴骸骨於原野。謂之忠智。與彼斷臂截鼻。傷父母之遺體。爲貞女者。無相異耳矣。

附　楠公夫人。曰季子。藤原季房之女。則藤房之妹也。嘗聞楠公居河内也。屢伺候藤原氏。時北條高時跋扈。勢威凌蔑王室。季房知有喪亂之兆。

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葢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爲安身之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紛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不待我之離間而内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爲之統帥。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以軍無紀

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爲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長。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爲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内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而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爲當死之秋。拜天顏。題廟堂。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

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其不死而有為矣。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惜焉。

○藤井蘭齋名臧、字季廉、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速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

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竢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橘正儀。正成次子也。歷任左衛門尉左馬頭中務大輔左兵衛督。至參議。南朝天授四年卒。為人遅重好謀。其行軍蒞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二子正勝正元。正勝以兵士八百守千劔破。弘和五年畠山義深陷之。正勝及弟正元出城逃。正元潜行。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贊曰。楠正儀運籌決策。捍禦強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竪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無面目以見正成于地下。正儀於是可

謂無耻之甚者矣。蓋以材短力弱。無以任負荷之重。不忍坐視國家之傾。計出於不得已耳。議者謂。正儀不似父。信乎其然也。

○太華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為楠氏深惜乎。

○鴻齋曰。楠公之忠勇義烈。不復俟論也。但恨義貞遷延失機。與清忠陰險不用公之策而已。蓋失機者不特義貞也。初花園帝將以後二條帝子邦良為儲嗣。龜山上皇愛後宇多帝子尊治穎敏。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為後醍醐帝。帝即位八年。太子邦良薨。帝欲立子護良。高時不奉詔。於是帝疾高時驕暴。決意欲滅鎌倉。事不成而見移隱岐。時在位十三年矣。既而高時伏誅。鳳駕還闕。然戰功未酬。恩賜及內寵。何也。至若崇宮室溺聲色內帑日減。賦役荐起。藤原藤房數諫弗聽。以尊氏為參議幽護良。流鎌倉。取捨皆違。政刑日紊。於是天下將再亂。嗚呼復非失機之甚者乎。管子曰。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暴主迷君非無腹心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夫高宗於傅說。猶帝於正成。然說言行道達。正成言不行道不達。若使正成在說之任。天下可不復分南北。使義貞為正成之褊裨。天下恐非足利氏之有也。噫嘻帝之英明於是墨墨者何也。由是觀之。帝之舉正成也。實非夢徵也。偶聞其英名。託夢招焉而已。若由夢卜而求之。豈唯一撿非違使而止哉。雖然當時輕賢良

重門閥。遠忠諫。昵佞幸。猶得騏驥與駑駘相駟焉致其能千里哉。故曰失機者不止義貞而已。抑帝失登庸之術也。夫上失登庸之術。下安得不失機乎。

名和長年（村上帝子具平親王十五世之裔。以故又姓村上。祖父行秋。承久之役。隨王師禦東軍於宇治。為北條氏所奪領邑。）初名長高。為名和地頭。以功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延元元年官軍破。自閑後門以絕走路。與兵卒二百人力鬭死。三子義高。基長。高光。

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託身馳驟之秋。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狗國之晚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乱。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謁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效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輿人之誦決其生死。則使之不可死而死。可為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義高高光。亦能以死狗國。豈非父子全節者歟。

○森田節齋（名益。字謙藏。）畫像記曰。均是武夫也。生於漢土文明之邦。而有不讀書暗於大義者。生於本

邦文運未開之時。而有讀書明於大義者。以余所聞徵之。如梁王彥章我故伯耆守名和公是也。彥章為梁猛將勇冠三軍。功蓋一世。然其所事逆賊未溫之朝也。所為死逆賊之子孫也。事逆賊之朝死逆賊之子孫。雖勇冠三軍功蓋一世亦一逆賊耳。然彥章亦美質。使其讀書必能全節矣。唯其不讀書所以不全節也。清湯來賀以彥章為殺身成不仁。可謂知言矣。名和公方元弘之時。與新田楠諸侯。共扶正統天子誅滅逆賊。遂成中興之業。及天下再亂以躬殉難。公忠義固出於天性。然其全節亦有所由矣。聞作州真島郡雲南寺有公手書宋詩。余觀摸本雄勁高逸。頗有晉唐之風。公文采風流如此。蓋其平生讀書講義理也必矣。唯其讀書講義理。所以能全節也。所謂殺身成仁者。公有焉。夫彥章暗於大義。如彼其肖像後人可不必記。而歐陽修記之累數百言贅矣。公明於大義如是。其遺像後人宜記而未有記之者。豈非千古之缺典乎。伯耆名和莊神祠。公木像安焉。因幡人赤石必以影本來請記。余展觀之軍裝嚴然。英風可想。顧非一代之大手筆不能記之。余非其人而不

敢辭者。蓋欲方今之士明大義如公。且補缺典也。

兒島高德 本姓三宅氏、父範長、氏和田、任備後守 夙好讀書。方後醍醐帝在笠置謀衆勤王。後為備後守。不知其所終。

贊曰。兒島高德智畧過人。能出奇計。殆似劉鄩用兵。而時不諧。偶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志。湼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勇。有以成之也。

〇太華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尚欲潛身以狙擊大讎。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土居通治 稱彌二郎 得能通言 稱彌三郎 並河野氏支庶。元弘時起兵應官軍。通治子備前守通鄉。通言子彈正某。並壯悍。後不知其所終。

贊曰。通治通言挺勇悍之姿。當馳競之際。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宜其為當時所稱也。

護良親王。天姿穎敏。為帝所寵異。拜兵部卿。嘉曆二年敘三品。為延曆寺座主。居大塔。時人因稱大塔宮。

號尊雲進敘二品元弘之亂逃至南都般若寺賊兵圍般若寺尊雲匿經函賊兵搜索適開他函戲曰不見大塔宮唯見大唐玄奘耳（玄奘三藏譯經者唐塔國音同）遂避吉野既而北條氏亡車駕還闕帝封護良以北條泰家食邑足利氏疾護良誣以謀反詔流護良鎌倉鑿土牢幽之終為直義所弒年二十八天下聞而冤之子興良謀反犇南都不知其所終

贊曰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絶倫敵王之愾誓殄殭寇艱楚嶇嶔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返正

者親王之功居多焉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威名讒搆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獪通裏謁而設機穽帝不問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冤有申生死而晉國乱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為之嗚咽隋太子勇為弟晉王廣所陷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為有司所沮不得奏冤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付勇於廣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墮姦人之計而招國家之乱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彊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牢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其子興良居閒職之重而昧興復之機反欲乘危作乱徼幸一時大有愧於乃父之烈焉

○三宅觀瀾（名緝明、字用晦）曰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蘐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艮齋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

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跣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冤。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

○太華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為無所見也。然當此時。尊氏有功而悪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初。而遽戮功臣。人人懷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禍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末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躬。人君常戰競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迩。政修民懷。則尊氏何由得肆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為天下深慮。則宜說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豈更無尊氏哉。親王輙圖事。因為姦雄所陷罹奇禍以死。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

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為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是。欲天下弗復乱得乎。

○鴻齋曰。建武中興之業。可以護良親王為冠冕矣。而帝信讒。幽之鎌倉。終罹直義毒螫而薨。慘酷不可言也。初帝欲以護良為儲嗣。以北條高時不奉詔。雉髮為比叡坐主。蓋欲以結僧徒之心。賴其力除北條氏也。爾後艱苦萬狀。遂得滅凶焰。平逆賊。使龍駕再還鳳城。假令護良有叛心。帝曷足憂之。使護良繼大統。帝之素志。固所欲也。况有大功無少過。忠孝兩全者乎。而信尊氏之讒。投之鬼蜮之域。方是時。朝廷無一苦諫者歟。藤房陳列古今以斥天馬。而於護良之事。未聞諫之。義貞正成之徒。皆股肱之臣。於是黙爾何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於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荀卿亦曰。逆命而利君。謂之忠。然則知利君而懼逆命。豈謂忠可乎。藤房知不可諫而去之。正成知不可諫而死之。果不可諫歟。抑不諫歟。吾恨無諸臣不避死而諫者。夫帝與親王骨肉之親。非他人之所間也。而間之者。特有内寵而已。尊氏賂寵

姬以行讒帝若不溺於內尊氏逞姦智不能得而
施焉。若使親王在世尊氏雖凶逆未至以作亂也。
嗚呼中菁之言。不翅割骨肉終使天下生大亂所
謂亂匪自天降生自婦人後世其可不鑒焉乎。

源親房。大納言師重子也。具平親王之後家称中院或北畠永仁元
年。叙從四位下累遷拜大納言兼淳和奨學兩院別
當陸奧出羽按察使叙正二位為世良親王傅元德
二年世良薨親房悼傷剃髮號宗玄元弘二年准大
臣叙從二位三年親房子顯家為陸奧守奉義良親
王出鎮奧羽親房輔之。延元元年尊氏犯京師親房

從幸延曆寺後歸吉野正平九年薨。前是顯家戰死
安部野次子顯信繼焉。所著有職原抄東家秘傳元元集古今集註神皇正統記

贊曰。所貴乎儒者以其博通古今有裨世教。而記
誦詞章。素不足尚也。源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
而出處進退。不失其宜其退也。以皇子之薨其進
也。以王室之多難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結城親
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
不囬。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
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正統記
之作。辨數止閏扶植綱常雄深該博。足以攘斥僭
偽則其所學從可知也豈非所謂通儒者耶。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輔佐幼主屹為南朝元老。蓋有諸
葛亮之風焉。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
盛矣哉。

○艮齋曰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
過五城。而或潜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
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粮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
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
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
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

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
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
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
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
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奈天威決不
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
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呼若親房謂之
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竹堂曰。源義朝之殺父也。雖出于君命而未嘗
無救之之道。苟欲救之請損已賞而贖其罪則聽

請損己命而代其死。則聽義朝計。不出此而忍殺之。其罪亦甚矣。嘻是北畠親房之論也。親房為南朝元老。輔佐正統天子於一隅者數十年。稱為維持名教。宜其議論之正如此。而視之當日所施何又相反之甚也。當此時。有足利直義者矣。尊氏之弟也。有足利直冬者矣。尊氏之子也。有山名氏清者矣。有細川清氏者矣。皆尊氏之臣也。直義以弟背兄。直冬以子背父。氏清清氏以臣背君。皆義朝之類耳。而我甘納其降。延為上將。置諸累世忠士之上。何親房之明于論義朝。而暗于此數子也。意

者其心曰。尊氏賊也。背賊而來者。我之忠臣也。且此數人者。名望皆著。延為我將。足以制彼。我取其制彼。而前日之事不足問也。殊不知尊氏之視我地廣兵強。不翅什倍。而我所與之抗者。不過名義之正而已。我以名義為天下唱。有以激忠義之心。是偏安皇業。所以歷數十年之久也。而今延彼不悌之弟。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而任之。所謂名義之正安在。我不責其不悌不孝不忠于彼。而求其為悌為孝為忠于己。難矣。且背彼而來者何心也。豈知正統所在。故棄君父而來耶。將得罪於君父不得已而以我為逋逃淵藪也。是故昔日彼之子弟臣僕。今日彼之寇讎也。今日我之將帥。又安知非明日我之寇讎哉。擧明日之寇讎。而使我世臣宿將受其驅使。將卒不和。人無戰心。是今日既不可用也。宜乎。恢復之師。屢出屢潰。致南風不競委靡而後止。吾以親房之論義朝。而責親房之處直義諸子。而親房之過決矣。

源顯家。準三宮親房之長子也。元弘元年。歲甫十四。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三年兼彈正大弼。尋詔為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鎮陸奧。建武元年。以功叙從二

位。兼鎮守府將軍。延元之亂。與高師直戰。中流矢薨。年二十一。贈從一位右大臣。子顯成。顯親。

贊曰。陸奧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賴義。戮勍虜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王化。能應徵發。元弘建武間。出皇子為元帥。源顯家為鎮將以副之。所謂鎮將府者。猶晉之太原燕之范陽。士馬精悍。率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奧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藉其全衆。而一擧復京師。再擧拔鎌倉。厥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奧之兵。席卷而來。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天不裴忱。隕

命於安部野。惜哉。

○竹堂曰。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畧奥羽。及尊氏叛。舉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為一方倚賴。而無幾敗衂。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應賊。獨奥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浹。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略撫治。敎練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以用者。可惜焉耳。然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奥羽之地。近

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武。有過無不及。昔者賴朝開府鎌倉。欲西征平氏。而恐奥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隻歩西向。是雄才大畧之賴朝。且可以奥羽制。而況年少未更事之義詮乎。如以士馬勁悍敎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鐵石之宗廣諸子。為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壓是其一擧。所以走義詮。而奪鎌倉也。鎌倉既奪。則據以為基。坐而經畧。傍近納降。征逆八州之地。可以旬日而定。然後稽賴朝之舊典。修北條氏之遺法。恤庶民。攬豪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為一府元帥。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興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與宗廣。可以圖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據鎌倉。連八州。控奥羽。亦足以謀再擧。顯家此之不務。而懸軍長驅。但知赴京師之為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出而無繼。一敗不收。既拔之鎌倉。又為義詮所奪。後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東方千里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權大納言宣房長子也。任左大辨。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兵衛督撿非違使別當。

叙正二位。後醍醐帝時。屢上言。帝不聽焉。藤房以為臣之道於我盡矣。入北山為僧。後復召之。不應而去。詔關吏。物色求之。弗得。脇屋義助詣芳野。家臣畑時能嘗入鷹巣山。有僧。巖棲草席。石上安經。其面削。藤房也。問之。不答。義助乃與行實急詣菴。僧不復在。石上書國歌而去。藤房手跡也。遍索竟無所見云。

賛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侍諫臣。反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事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内相。

其不失舊物者。贊之力也。笠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不減於贊。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勳。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兆。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豫憂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孔子賛之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其藤房之謂乎。

○太華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耽宴遊。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勲。疎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墜。屢切諫不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為。乃脫縦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

○竹堂曰。元弘中興之際。藤原藤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復亂。藤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政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比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為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藤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頓狼狽。不離帝左右。至干避雨樹下。就囚東阪而不辭。當是時。欲去則去可也。曷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難為哉。此其不欲去亦已灼矣。而天下既平。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内。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褎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

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盖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為。而無一藤房何害焉。且也藤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帝見其去。猶且恬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為鋒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赫赫皇統。亦終于委靡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

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
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
則去可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由此觀之藤房
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
一藤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
存亡何遽去之而屏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
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為非過矣。

○鴻齋曰。藤房與帝俱苦艱。一懲武臣之横暴知
天下危險驟納直諫而帝竟弗聽焉。乃以為臣道
於我盡矣。脱然棄金紫逭山林遂不知其所終蓋

其宜也。非知將亂而避難。知諫不可救。而去以冀
回帝聽乃可謂微諫之精矣。李師中送唐介詩曰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其藤房之謂
乎。嗚呼名臣莫多於元弘建武而姦賊亦不少苟
得黜陟之術可不復有顛覆之憂。夫天下之治。衆
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況君子去
而小人進安得不亂乎。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巻之四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史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65
SS号=14664165